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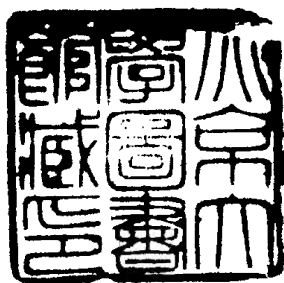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6/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八冊目次

經部·易類

周易宗義十二卷(二)

〔明〕程汝繼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自刻本

.....一

周易象義不分卷讀易雜記四卷

〔明〕章潢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一九八

周易會通十二卷(一)

〔明〕汪邦柱 江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江氏生生館刻本

.....五三六

周易宗義十二卷(二)

〔明〕程汝繼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宗義

十二卷》提要

周易宗義卷八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巽三三巽下兌上兌三三兌下巽上

陸庸成曰前爲震艮取一陽之下而上也後爲巽兌取一陰之下而上也巽順兌悅皆陰德也以陰爲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以從剛而兌以剛中按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程傳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爲巽也

周易宗義卷八

巽之人

馮氏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于陽順以其承于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爲風亦以其委曲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張氏曰巽與謙相類而不同謙主陽中實而若虛其至也德盛而禮恭巽主陰內柔而性入其弊也諂畏而失已蓋有時乎巽而不可過也

胡氏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者指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既自夬至比方見巽兌之重巽之繇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之萌聖人每抑之如此八卦之重上經乾

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巽兌次之皆重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天下事惟大力量大才識方能大有為巽陰為土故亨小巽陰能從陽而得陽助故利往往而從陽剛中正之大人則可資以磊大而利見也潘雪松曰巽順不干大人未必不為過也

程敬承曰巽與旅皆小亨何也旅道用柔巽亦主柔也柔皆順剛故吉利稱焉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

周易索義

卷之八

二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朱子曰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申命非是兩番降命只是丁寧反覆之意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陸庸成曰姤之巽曰施命告四方渙之巽曰渙汗其大號蓋至柔而入人深者莫如風故命者君之風也

朱子發曰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卦體陰陽雖不交而陰皆承陽有命令下之象

程敬承曰命之入人也右在末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間

兩情睽隔而徒以命令申之誰其信從故曰重巽以申命巽人也重巽深入也易達曰人心其孚命乃行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申言之耳

章氏曰小亨利往利見皆指初四之柔以為成巽之主然其所亨而利者非上從二五陽剛之中正其能然哉柔順乎陽剛剛巽乎中正此所以為巽乎

李隆山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徧隨而為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為諂故柔順乎剛剛順乎中正者所以為巽之體也

唐凝菴曰巽性柔志常失之不果而不行以二之剛猶

周易索義

卷之八

三

居柔也必巽乎五之剛中而且正者以為之主而後巽當其道而巽之志斯行巽志行而攸往之无不利可知矣大人指二五柔雖有得位不得位之別要皆以巽順為道而能順乎剛之中正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則併柔之過巽而就乎中正矣其為利見也何疑

程敬承曰此節還重首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明九五之為大人也柔皆順剛順乎此耳蓋偏剛不可有為惟巽乎中正而志所欲為無不可行者則安見柔之順之不可資以磊大也苟非陽剛中正之大人見之何益是以巽雖小亨猶得陽之助而利往而利見此大人也故

論成卦則以柔為主論卦才則以剛為貴

聖孝胡氏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兌之重巽之繇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八卦之重上經乾先而坤次之坎先而離次之下經震艮先而巽兌次之皆崇陽意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荀爽曰巽為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為上貴其必從故曰行事蘇紫溪曰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於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進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無其心而徒鋪張于命令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

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廉恥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藩之弊雖申命何益耶洪覺山曰風隨風而不相逆隨者相繼之義隨風何以申命言也蓋天下之能感人者莫如命其尤速于感物者莫如風巽雖以二陰成卦而二五陽剛皆大人中正之體故以申命行事言之如蠱之振民育德觀之觀民設教姤之施命誥四方凡卦之有異者莫不皆有此意故曰風者天之號令命者人君之號令也然隨風之命令乃聖人盛德化民之事而振民育德之類皆不能外之矣

程敬承曰行事即行其所命者也命之不行必其心有

不相入者申命然後行事貴其人也入不在詔令之煩明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初六卦之所以為巽者也陰柔居下卑巽太過進退不果何所利乎惟利用武人之貞所謂文人治身當如武人是已羅整止曰進謂從於陽退謂安于下進退不決強之象也以陰居陽故利於如武人之貞則有以濟其不及而果於從陽矣理齋曰志治所以治其疑心也巽在內心故傳累以志明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

程敬承曰志疑則亂武人之貞易亂而治也仲虎曰此與履六三皆以陰居陽故皆稱武人此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勉之辭也履之三以陰居下卦之上武人為于大君危之辭也故小象于此曰志治于彼曰志剛張雨若曰武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為貞矣

陸庸成曰巽於處事則為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巽於承君則為靖恭故過則諛而貴其精

誠一得中故也。

九二異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宋衷曰異爲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床之象也異義伏二與九五兩剛不相應退而據初心在乎下故曰異在床下床人之所安異在床下不安所處過於卑異者也然九二剛中其心之懇到意之丁寧无非欲通其誠於九五非過諂也象禱祀者用史以祀用巫以報至于紛若之多此只是道達誠意雖煩不厭事君以之吉又何咎說吉又說无咎正恐有議其爲畀之已甚者耳陸庸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

成曰異之至也其反爲兌兌爲巫周用齋曰夫人之遇異者非誦諛則懷詐耳二有中德非爲邪也使異由中出惟求通其誠以行其志則無惡于異矣故曰紛若之吉得中也陽在中有中實之象姜廷善曰九二以事神之禮事上故得中而吉。

九三頻異吝象曰頻異之吝志窮也。

敬仲曰以九居三剛而過中質非異者異不出於本心勉強而行之故曰頻異吝不足也夫其實不能異至于不得已而後異其志亦窮矣唐凝菴曰三剛而不中居巽之中有巽之疑兼巽之躁時躁時異故謂之頻巽。

三在上下巽之間巽而又巽有頻象猶復之惻惻復皆有作輟之謂位雖未若上之窮而巽之志則已窮而元可往益以其不能取則于五之中正也安得不吝汝吉曰九三頻巽巽貴用柔亦美能下三剛居剛操上入之心焉巽非其本體也即勉爲巽能無頻乎頻能無吝乎以其剛而不能柔也非中也故謂之志窮志疑者可以治按之志窮則有吝而已。

胡仲虎曰復六三頻復厲巽九三頻巽吝聖人不重无過改過屢失屢復復在失後故无咎三之剛非能巽者屢失失在巽後故吝。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才弱勢孤處二陽之間宜其有悔而悔可亡者用柔能下所謂柔順乎剛者也順剛反得剛之助且用有獲焉田武事有剛德之象于以濟柔之所不足也正初所謂利武人之貞也介甫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以大有功巽乎正而德所附也陸庸成曰巽爲近利三倍故獲三品蘇紫溪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子也三損三益之辨其嚴哉。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傳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能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始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庚也庚更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變更之道當如是則吉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事之變也十干戊巳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蠱者從新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行權以更新言之故取諸庚出令以變更其舊見天道運行之不容已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八

游讓溪曰巽者蠱之漸也巽而止則蠱矣此爻之詞與蠱相似五居巽體主卦于上而剛健中正所謂剛乎中正也貞之義也悔主巽而言貞則於事有飭治振起之義故吉而悔亡无不利也有蠱之漸无初也治之有終也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程傳善慮善救之說是也張中溪曰易于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居位發號施令更革事宜者也處巽出令以中正爲善九五巽體剛德居中履正有通變宜

民之本貞而吉也凡巽之可以致悔者皆亡矣則何不
利焉巽以行權權在五也无初有終以巽入也先庚三
日恐其无初也後庚三日欲其有終也更革以順民心
與之慮始未有不駭聽者故未令而先示之詳未至已
日則必有不孚者故既令而申示之審則巽乎中正而
能如此所以吉也又曰凡有所變更未能申命行事而
遽然更新之爲快者有初也而有終則難主終而言故
有取於重巽之義先庚後庚是謂申命所以有終也

王註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
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九

而无咎怨矣此重巽申命之謂盡乎中正之道也邵
寶曰先後甲三日重甲也甲者始也先後庚三日重庚
也庚者更也蠱亂而治有復始之道故曰終則有始巽
變而通有尚終之道故曰无初有終或曰先庚三日
巽之下三爻行事之初我與民皆未敢信也後庚三日
巽之上三爻行而又行我與民皆信之故曰後庚三日
吉明初猶未吉至終而後吉也以人事言以吉終之
程敬承曰此爻全重貞字先庚後庚中正之道貞之謂
也夫變更之事大矣非巽以行權不能權而不離乎中
正所以吉也

上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陽剛本足有為而居陰無位極巽過甚有巽于床下之象二巽乎初以得中也巽而不失其剛也上過中失正乃亦效二之所為欲圖六四以為用過巽而失其剛有喪其資斧之象雖貞而凶矣在卦剛巽于柔本為貞上九過巽無斷何貞之有凶也斧剛斷之物謂九也為上所資故云資斧又曰二巽床下巽初六也上巽床下巽六四也二得中而吉上上窮而凶也紀聞曰上者巽之極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

則其過也甚矣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斧何也旅貴于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强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

洪覺山曰巽在床下與九二同而吉凶異焉何也二得中而上六窮故失其所以為巽者矣上窮者巽體之終極也是故行誦與恭似言遜與諛似而誠偽邪正不同可弗審乎正乎凶者于理為必凶也

丘建安曰巽之為卦以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

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也與經繹曰初進退自巽過也上巽於人過也三不能巽四能巽而未中也二五中矣二巽於人而中五巽於道而中矣

兌三三

兌上

仲虎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于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于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感兌取无言之說趙汝楳曰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一

卦以象得名說者象之義坎流則氣行故能通兌止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兌說也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析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說不以正也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无象辭亦簡嚴與它卦異象肯兌說也不謂之說而謂兌者胡翼之曰聖賢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為兌也

兌亨利貞

孔疏說卦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

以兌爲名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莫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爲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故利在于貞正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張雨若曰此釋名義類咸兌者無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爲說特以其說不在言而稱兌耳此說字要看得廣凡人感應處定有一段淡洽意思此卽爲說後面爻中所用皆是此意陸庸成曰上下皆兌是兩情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三

亨可知矣王道不令人喜纔說悅便涉驕虞故必利于貞貞者何也悅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悅自當得其力并得其身何不忘之有忘所以爲勸勸民與民勸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潘雪松述曰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爲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爲剛德其中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者三才一道故也如此說以先民則民咸從之咸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咸赴之咸忘其死說之大至于

民咸勸矣哉此說非有術以使之非違道以干之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之人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應之幾乎神矣又曰說有天道有人道上下

兌之象訴合交暢天道之說也由畜而通其誠一無妄之體也欣喜歡愛人心之說也由豫而生其大公至正之情也說而能貞天人合矣則于民何不得逸之說也勞之亦說也生之說也死之亦說也民孰不憚勞亦孰不惡死忘勞忘死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爲而說也則聖人之逸我而不欲勞我生我而不欲死我者有以先之也是以說而自歡也民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三

以說自勸天下皆在歡欣鼓舞之中矣是以聖人大之項氏曰革與民皆言順天應人順天理之正應人心之公則革無私意說無邪心革者天下之大利說者天下之美名此二者最易于失正故革曰元亨利貞兌曰亨利貞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潘雪松述曰兩澤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講兌象兌爲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與說資朋友而得也孔疏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程敬承曰兌取無言之說朋友何以講習爲也講明義

理而習之不輒自得其解如論語所云時習而說說固在語言文字外也。洵詞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復紬繹或衆論而參比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爾若獨學無朋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一時之見自誤且以誤人論語首篇即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即此義

程敬承曰坎言習兌亦言習何以別也坎取水洊至之象故初厭不倦爲工夫其習也治已治人以成性也兌取麗澤之象故以共聞共見爲學問其習也麗人濡已以悅心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四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潘雪松述曰象言兌六爻以相比取義初和兌者比九二剛中之人兩陽相與和而不流故吉

程敬承曰人情一着於世故則不和和說初體發於自然者所謂中即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張雨若曰重初字居初則是隨觸即應從本性上一直發出來更沒些兒粘帶未有所疑累也若有所疑累便不是和了所以和兌只是行未疑行即發見流行之行陸庸成曰兌而行之以和則是非可否交相濟而无抵牾之謂也凡疑起于理與心不相和與之初以陰居之

故疑兌之初以陽居之故未疑初曰行未疑二曰信志者未疑即信也惟和就行上見孚必自其志言之則和孚之別也剛中之孚彖所謂貞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志信志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爲說體宜有悔也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克則非妄說者君子同德相信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所以吉而悔亡象曰信志也志存乎中者也說由中孚于已爲憚于人爲當雖不說者亦信而莫之忌矣大都誠實之人難說而易事其志無纖芥可疑而亦無不信之者游讓溪曰行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五

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則人信之矣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兌主柔易流故貴剛初剛正二剛中孚兌誠和兌公也六三爲下兌之主陰居陽位過中失正以說爲事不能自己者也上無應者乃來就二陽求與之說夫已能守正雖不即人人將即我來而說何爲者哉凶已程傳之內爲來上下俱陽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質卿曰來兌者和不能如初以已同衆孚不能如二以誠感人欲孤立也則妄說之情不能自己欲相說也則非道之求人所不契故不免于

來兌章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說于人卽此便爲凶德

唐疑菴曰三位不當者不能與五當應之位也三雖成卦之爻以位不相應不能與剛中相表裏則君子不與也居下兌之終上兌方來獨上與之同類故欲以來上兌爲說之不正失利貞之義矣安得不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商度未寧不決與不安之心合也九居四位不中不正非有特立之操而下比六三柔諛之小人易爲所動正在商度擬議之間蓋心知其非正而實樂

周易索義

卷之八

十六

其易悅故有商兌未寧之象然體本陽剛能介然獨斷知柔邪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如是則進於兌說之正而有喜也又曰商謂隱度介俞氏讀爲句四與三上下異體猶疆介然疾者疾二陰邪也四位柔而才剛故象如此孫氏曰三之來兌本下趨四重兌異體自有介限之別而人情昵邪則遠正疾惡則親善此理欲公私之大分不可不審所從也故決之介疾有喜質卿曰四之所可嫌者在商兌所可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邪心也敬仲曰有慶者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繫焉能不近小人則澤

及民矣汝吉曰其疾惡若決其進善必果其有慶也能無喜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然所比者上六陰柔之兌主上體純陰居卦之外善匿其情以爲說非若六三來兌顯然來說人得以非正而拒之也最能惑人最能陰剝善類害既不顯而每爲剛正者之所信說蓋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不能不徂于匿情矯偽以不求說爲說者故九五有孚于剝之戒象言剝謂剝卦兌爲正秋過此則爲九月之剝

周易索義

卷之八

十七

而有威嚴尚未受剝也以在說時故爲之戒四曰商兌五曰孚剝皆以時取象商八月剝九月也洪覺山曰剝者陰剝陽也陰之剝陽非能顯然爲之賊害也巧于媚悅以蠱惑其心而後其悅可入至有名位顯貴才智庸下而又遇剛明之主無所可爲則亦不過掩蓋其奸順承上志以求君之悅已而非其中之光大如上六之引兌者其能爲剝一也故于六爻之中九五獨不言兌以見剝爲兌之別名耳夫說之者將以剝之也此說之感人最爲可懼也

剝指小人以一剝字當小人何等辭嚴義正陸庸成

曰履之九五有夬之厲兌之九五有剝之厲俱以位正當之故易述曰夫五位正當者也卦章貞由之以本說禮待其剛正有孚剝之危聖人畏孔士遠佞人良有以也

上六引兌象曰引兌未光也

游讓溪曰上六為說之主九五近之而正其名曰剝者其說移人聖人之所畏也故夫憂竟陸兌戒孚剝聖人說以行險防之甚嚴而尤不忘法家弼士之助者誠懼人心之易危也張婁東曰致人就己曰引以已動人曰來周用齋曰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八

人入於其說而不自知也故曰未光謂之未光則小人之心術亦可畏哉蘇氏曰夫難進君子之事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建安丘氏曰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爻當戒蓋引兌之吉凶在九五也九五知厲則上六其兌矣

潘雪松述曰兌六爻以六三為主凡諸爻稱兌者皆謂三也初九與之同體為和兌九二與之相比為孚兌六三來而成兌為來兌九四當三五往來之衝為商兌上

六與三相應為引兌九五不稱兌而稱剝者卦中獨此一爻與三非同非比非應捨三而去自與上比也陰來比陽為兌陽往比陰為剝其戒深矣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辭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辭也陽為實中實為孚二五皆陽在中故二為孚兌五為孚剝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

渙三三三下節三三三坎下

陸庸成曰渙離也節止也井困之反也前由困而井鬱極而通也后由渙而節散極而聚也渙者不私己以得民節者不侈己以裕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十九

程傳為卦巽上坎下風行于水上水遇風則泮渙動盪所以為渙也按渙卦凡陰爻皆從陽凡陽爻必宗五初六用極極二也六三渙躬應上也九二奔机就五也六四渙羣奉五也上九渙血渙陰之盡遠陰之害全也渙亨主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潘雪松述曰渙坎巽合體水得風則渙也陰之渙皆歸陽陽之渙皆歸五故知卦主九五又言而陽剛在坎中者則主渙之本蓋有誠為主于內至于渙汗大號而仁恩遍及于天下如風行水順渙之所以亨也渙雖有散義以人心離散言舛矣又云渙亨渙有亨通之道也

剛在陰中故爲王假有廟之象與木坎水又有利涉大川之義與坎二卦皆剛中渙之所以亨在此故曰利貞程敬承曰渙散也散有聚之機卦剛柔得中得位有聚之道故亨而其道將何先收人心次談經濟此時神州變亂九廟震驚於焉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是使人知反本而有係屬誠收拾人心一大機括也人心既收何渙之不可合而卦象又有濟渙之才故利涉大川假廟涉川雖是渙亨中二大事而最大莫先聚神故大象專言之利貞單承涉川言蓋涉川未免行險而假廟豈至淫祀觀彖詞不單什利貞則知貞在涉川中矣李

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爲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爲招携之術皆所以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游讓溪曰亨以卦體言能濟渙而亨也濟渙之道在遠則據形勝以收人心九二是也在近則竭忠貞以襄王事六四是也是以亨也假有廟謂誠孝者萃渙之本涉大川謂免天下於難者萃渙之事也利貞者仗正而大義昭于天下乃可以係人心而萃之也唐疑菴曰渙何以亨也渙者渙天下之難也下卦坎險風一渙之但見其無而不見其險矣此所以亨也蓋震

之爲解猶以震雷動之而后解與之爲渙直以巽風嘘之而渙矣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按剛柔以漸之九六言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來而得所憑藉以爲安不致窮困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四固能渙羣者已自足安集戡定而又得三爲之助可共濟渙矣之兩者所以亨也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

程敬承曰萃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此何以曰王在中乎蓋九五在上卦之中是剛實在中爲中心誠實之象以至誠亨廟故神來格也游讓溪曰當渙之時王在廟中豈惟聚已之精神已哉昭假以揚謨烈之盛哀痛以作臣民之思而後大義布昭羣策畢集蓋濟渙之首務也萃曰王假有廟蓋王者萃天下之至德渙曰王假有廟謂欲合渙以成萃也其道一也

潘雪松述曰王假有廟祖考之精神既渙散假廟所以聚之王者爲渙之主須明聚散之義爲教化之宗故曰王假有廟九二在下卦之中有剛中之德可以格廟故云王乃在中也若止云王在廟中其義淺矣程傳中者

心之象剛來而不窮，得位而上同，卦才之善皆主于中也。特取王假有廟之象耳。渙二大號王者之事，卽坎中之陽發見于巽之九五者，王乃在中中之作用也。

唐凝菴曰：謂之乘木有功，大都歸其功於巽也。

傳：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險之功。洪覺山曰：乘木有功者，巽時順勢無所艱難多事之詞也不見。今之乘舟楫而走江湖千里者，乎順風而往則儉失其所以爲險矣。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者，以此。汝吉曰：井渙具體，巽坎極木之用于水也。井水與水而水上水養而不窮，渙木乘木以涉水用濟不通。

周易宗義

卷之人

二十二

人官物曲之利于天地乎通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播蕩披離之象。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於享帝立廟。此仁孝之道，尊尊親親之教，所以示天下之有本始而聚精會神于此，不至渙散也。王龍溪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彭山曰：收拾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享帝立廟。卽王假有廟之意，蓋精誠聚而有以爲統一人心之本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六爻大意：洪覺山曰：彖詞因渙以求其聚，爻詞則因聚以喜其散，是故上下三陰所以俱善而无咎者在渙之時，爲其能散小以成大，散已私以成濟渙之功也。

傳：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無應，無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極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也。蘇紫溪曰：渙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泄泄然悠緩因循而不知拯焚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也。彖曰：涉川初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三

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爲濟險之具一而已。

張雨若曰：舉初六見其才弱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濟渙要務固在得才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約說曰：奔者來之速也。机所憑以爲安者也。二剛自外來有奔象，二本九之所安有机象，得中而安是奔其机也。當渙之時，來得所安，故悔亡。易述曰：二剛動乎險中，不窮于險，雖有二陰阻隔，不爲遲疑猶豫，故言奔。程敬承曰：二象壯馬，故能奔奔其机，非剛得中者不能。夫既得中而安，則得所願矣。當渙時人皆有願安之心。

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約說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志在於外不有其私渙其躬之象也故无悔夫人之所以膠執蔽固終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无悔矣何也渙其躬而后可以明匪躬之道也朱子曰大率此上三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程敬承曰天下國家非身外物特對私已者言則躬屬內而天下國家屬外耳六三能渙其躬則已之私可散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五

以成天下之公心乎无內者也无內故謂之志在外

諸理齋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少顧其私即不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周宴曰躬者一人之私羣者朋黨之私三以陰居陽所私者小故渙其躬可以无悔四以陰居陰所私者衆故渙其羣得无吉也悔小而吉大躬與羣之辨也

六四渙其羣无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无吉光大也

潘雪松述曰四與下二陰爲羣而獨居正志在上同心

無私係能渙散陰類之羣所以大善而吉也成彖之主同體五陽渙羣獨往衆知嚮方而渙成聚矣大聚曰丘故曰渙有丘蘇洵曰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盖當人心渙散之時而各相朋黨不能混一唯六四能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然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二四皆成渙之主而四爲大故故爻極稱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五

蔡虛齋曰天下之渙常由人心之畔上而締其私交然

後王命堯而下權張六四當渙之時下無應與是能散其朋黨而專心事上者也故元吉汝吉曰卦乘木有功四與主濟渙所任也卦三陰初二皆失正有羣象四體柔正有渙羣象渙躬不私已也渙羣不私與已也公已公人之盡也

游議溪曰大臣而能下絕黨與表正羣辟一德奉公以濟天下之渙非其心之光明正大何以能之故曰以光大也象傳贊此爻之詞與泰九二同者濟渙之烈亦與保泰同也

程敬承曰咸之四爻其朋從也所思狹也故曰未光大

渙之四爻其羣渙也所思遠也故曰光大

楊止菴曰語曰君子爲羣小人爲黨夫子曰君子羣而不黨是已然君子爲羣者以其羣然而處雖有小人在中則亦化爲君子所謂非無小人難乎其爲小人也羣而化之謂也渙之爲道正欲散小人之黨又欲散君子之羣又能盡化小人爲君子是爲大羣如君子自能羣置小人於度外而不散之反欲以其散者聚於已是亦黨也大道爲公異乎此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約說曰異體有號令之象謂之汗者蓋人君之號令當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六

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心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陽實爲居積象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人君當渙之時非散其號令與其居積无所收天下之心必如是乃可以免咎耳

潘雪松述曰五剛中正其德足尚故能渙汗其大號令之出如汗之渙言其周浹四體无不至也羣邪之所未散疾苦之所未解皆由此而散矣所係雖大非正位天德者不能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易述又曰醫家謂陰陽表裏閉隔不通者得汗而解解則二氣和暢腠理

浹洽四肢百骸無不調適流通以汗象渙極形容之妙

唐疑菴曰險難之渙而至于渙躬渙憂危丘則湯湯乎平之極矣政教號令一出于上渙汗其大號汗乃心之液一發而不反者汗一發則百骸九竅之蘊結盡解矣當大險既渙之後朝廷之德意盡發之號令則民心之蘊結无不渙矣曰大號者見其爲九五之號也

程敬承曰渙王居即渙大號內事蓋天下之渙始于人心離而人心之離由於財聚傳曰財聚民散是也而何以聚人曰財則濟渙不當散其居積乎如徒空懸號令而內儲如故則何取于仁言正位只重陽剛中正居尊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七

位位字不重蓋大賚而天下歸心世主所難難在居位而正者耳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沈翼亭曰陽剛才可爲渙極時易爲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傷害者安憂懼者喜渙可以濟故无咎 周寒栢曰當渙時海內分裂而民生塗炭所謂傷害也國家危急而人心搖動所謂憂懼也程正叔曰上應于三三居險極險有傷害畏懼之象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爲功獨九居渙外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爲善也

按坎爲血卦又爲加憂故血惕皆取於坎

總論蘇紫溪曰渙之爲義以人各有心不相聯屬貫通天下之事至于破壞皆由此也故勢隔九閭則與利除害之情壅事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養交則背公死黨之徒出小臣顧身則分猷胥感之念微此等皆人心陷溺世道坎險而不收拾渙也者渙去下險而與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冰釋而水流溫也是故初六乘壯以極二九二奔杭以就五皆渙也三渙其躬四渙其羣小臣不背公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其血絕陰私之盡也而五位王居則渙汗其大號日降其德意以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八

煦待澤之民而後天下四海關節脈絡無不貫通精神意氣无不聯屬茲渙也固所以爲聚與而本原于格廟在中之一誠

陸庸成曰合渙之六爻而濟渙之策備矣其一曰得人初无才而能順猶吉也二曰得地二因奔而遂願故悔亡也然人臣非無才無地之患所患私已以愛力植党以背公則渙不濟若三之渙躬四之渙羣真可謂矢靖公之忠堅從王之誼者然天下非無羣臣戮力之患所患君意鬱而不宣君澤壅而不流則渙不濟若五之渙號繼以散財斯可謂激忠義之心廓浩蕩之恩者以諸

臣之助勲而有五之正位坎之害所以遠而斯民咸極於水火之中矣今而後得觀大平何咎耶正位者正居尊位而不疚也

節三三

坎下

章氏曰卦取坎爲流水澤爲止水下澤以注平上水之流故爲節坎爲兌所節也所以初象不出戶庭水初積也二象不出門庭則過于節矣三象不節之嗟兌上缺也四安節五甘節惟上則節之極而終于坎陷之苦也丘輔國曰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戶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爲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二十九

節亨苦節不可貞

潘雪松述曰坎陽兌陰分上下而陰陽不偏聚者節也故以名卦節之大者莫若剛柔分也節以中爲界其道乃亨過則苦矣節至于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朱漢上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案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儉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按全章首節亨二字是據理論而剛柔分剛得中則以卦體釋之見節之所以亨次節道窮又是據理論而三節行險當位中正則又以卦德卦體釋之見道之所以窮處至末節則極言節道之大

蔡汝楫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無用中之人耳故王弼曰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違中所以得亨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

大抵剛主裁制柔多縱濫卦體剛柔均分是豐儉適宜也而又以剛得中爲言者何蓋節道剛爲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剛得中以明節道之善吳應回曰剛得中而能節乃爲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爲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其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夏官明曰時解說以行儉句俱云人情易流遇險則止若此則行字將安着乎且此句特係在當位中正之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愚想夫子蓋謂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閑以限制之與險何異然其所爲險者以和說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一

平易之心行之故曰說以行險耳隨接當位句見如此爲節却是當位以節之也又接中正句見如此爲節却是中正以通之也語意本流貫而混成奈何人弗察乎約說曰節者艱難之事故有險義說以行之則不苦矣五以剛居剛得正位也如是以節節得中正其道通也通則不窮矣唐疑菴曰何言乎說以行險也欲之隱人甚于川險人之節欲甚于防川勉強節之行能節也祇見其爲原憲之難耳惟以兌之說行坎之險欣然以節爲說而節之可也總之以止水節流水之義象吉卦所以爲節者兌也兌施節于坎故曰說以行險九五居

尊能受兌之節而五又成坎之主坎爲通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程敬承曰中節之謂和和者物情之所說也其也不悅則苦矣和者天下之達道也通也不通則窮矣中正以通非即悅以行險者通之乎處險而能說困之所以不失其亨以說而行險節之所以不旁於苦又曰當位中正不可分德位兩對言九五居尊主節而其道惟中正所以能通通者坎流之義窮之反中正以通即所謂剛得中者五之甘節是也稼穡作非五之數乎

敬仲曰天地亦有節夏暑之極秋節之冬寒之極春節

之故四時成無節則失序矣故一年四季皆稱節焉聖人之制度以爲節所以法天地之節也蓋國有制度則財不妄用不妄用則不瀆歛害民天地與聖人並言何也人道即天地之道節以制度即四時寒暑溫涼之宜也自然而非若過節者之不可貞也 紀聞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節來節剛剛上節柔猶黃柔來文剛剛上柔柔也黃以剛柔純實而無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無節故節之大抵節意于剛一邊尤重剛最易至于過故又舉卦體得中爲言以見節貴亨其道指苦節底道理窮謂窮極而難通故不可貞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一

陸庸成曰天地之節即于兌坎見之兌金肅殺坎水嚴凝惟秋冬之藏閉固而後春生茂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潘雪松述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節下保其潤上得其安汝中曰君子觀節之象知民事民行不節則過而流故爲之節以制數度數以爲度度辨于數也多寡大小惟分所限而貴有章章賤有衰序焉裁制于心一天道秩然之品節也以議德行德以爲行行軌于德也進反盈縮惟裏于度而賢不得過愚不肖跛而力焉擬議自心一天則自然之中節也制數度定萬用之限議

德行嚴一身之限楊氏曰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也約民以制爲節也先民以身爲制也故曰制度數爲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敬仲曰數度所以爲節也議德行擬之議之以求中節耳如孟子議禹稷顏子曾子子思同道之類 林云程傳數多寡也愚謂數不出度之外數謂多寡之法度也蓋法度之多寡皆有常數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六爻大意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二

可以知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徂於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於五之甘塞極必潰故三受焉其不反苦故二受焉

胡雲峰曰初九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得阻寒在前未可以行故爲不出戶庭之象易述曰知節之早能謹於微可免於咎矣象曰知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節之道也知時之不可出而謹守不出此初之所以中節歟

洪覺山曰初九何以知之也初念無塞故知塞知塞則

知節而不必于塞焉爾也是故不出戶庭可也不出門庭不可也 蘇紫溪曰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然自有節而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關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關戶之坤也時乎時乎其道義之門乎初居卦始正當關戶之時閉其父塞其門知時者也二以剛居中正當關戶之時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失時者也極中也失時極猶言失其時之中云耳按卦象一爲門一爲戶初前遇九二

程敬承曰通塞之通即象云節道之通通也者自一身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四

而通之天下者也塞而不通於節道垂矣此不出門庭所以爲失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金汝白曰初前遇陽塞而不通二前遇陰无所礙矣乃

與五兩剛不相見故九二自賢所以致凶 張南軒曰處

節之時安知非節之時之通則出爲是其不可出者非

也時之塞則不出爲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

節而通者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

節者也洪覺山曰極則也通塞之準則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徐進齋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

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

劉牧曰節之義惟居中得正者能立節二當節而不節

有後時之凶三過節而不節有悲嗟之嘆 項氏曰三

兌主說說以行險則成節不說則成嗟嗟與說相反者

也 彭山曰象曰又誰咎也非謂三之過不可免而无

所歸咎也曰不節之嗟嗟則能節矣又誰咎之聖人貴

人善補過也又誰咎也凡三同人初九解六三與節之

六三三辭皆無褒貶但言人當自謹而已出門同人我

所當擇致寇之端我所當慮得失由已我所當省不節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五

之嗟皆无所歸咎也雖與他爻无咎小異然亦得補過

之方於本義无悖矣觀需九二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則解之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亦教之以自反非必謂之

貶辭也

洪覺山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蓋自咎之詞也常人之

爲不善一遇險困未有不懲艾嗟嘆而思反其所爲者

故聖人以无咎補過與之所以勉也況六以五來居三

而成節則其終之至于節也可知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胡雲峰曰節本人情所難此則安于節而自然無勉強

者也故其象爲安其占爲亨 蔡晉江曰五之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由不忘其言中安言順上下皆得其道矣

程敬承曰凡事須辛苦喫力做的雖勉強而行終覺不安惟上節之而其故下由之而使六四柔順得正其于節道豈待強乎承者順之義也順承卽安矣 楊氏曰六三之不節上六之苦節皆不中節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九五之君方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六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說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胡雲峰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其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无攸利在即之五則人自說於我故行有尚陸希聲曰聖人性平情故達節賢人制乎情故守節苟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禮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節以中爲貴中

則不過而至於苦九五居位得中節之所以甘而吉耳 楊止菴曰中則四安之過則上苦之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胡雲峰曰五位中故爲其上位極故爲苦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蓋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也 蔡虛齋曰大過上六凶矣而又曰无咎節上六凶矣而又曰悔亡蓋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 蘇紫溪曰苦與甘對其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僅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七

嚴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衰衰之嗇可以共德礪礪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無其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無苦節之心

苟彛曰道易有窮節之苦者窮之也或可艱難困阨於一人而未可公行於天下或可勉強植立於一時而未可通行於萬世皆窮之凶也

建安丘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爲善不當位爲不善上雖當位而亦凶者以其當節之極宜通而非中通之才故也若以相爻兩比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

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爲凶三與四此四柔得正則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其上過中則爲節之苦聖人於爻象用意之精如此

程敬承曰節者中也所以節天下之過而歸於中也中則其故可行而通過中則苦苦故不可行而塞九五主節而吉通六四安節而亨承中也不節之嗟毋論已上六過節而苦方且行之一身而艱安能通之天下而順此夫以不中而成塞者也君子所以貴知通塞也知通塞者知時者也時即中也節道貴中洵哉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八

中孚三三

巽上小過三三

巽上

陸庸成曰乾終于夫姤坤終于萃升而後皆六子迭爲卦矣今卦之將終也以兌巽爲中孚以艮震爲小過而坎離互終焉又通中孚因重之畫則中虛似離通小過因重之畫則中滿似坎此既濟未濟所以次也程傳爲卦二陰在内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爲中虛以二體言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鄭東鄉說中孚外實内虛有卯之象變爲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孚之至也李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一五俱中

故五有孚攣如鶴鳴子和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于幽隱之間也聖人名中孚之義如此

章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翰音亦然二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爲巽風故曰于天孚于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于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爲與之哉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敬承曰朱子曰中虛中實不是兩件事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惟虛故實也人心內欲不萌廓然太虛虛之中惟是天理滿腔耳此便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三十九

是實至虛而至實中孚所以有取也中孚則何物不可感何往不可利雖豚魚躁魚真至信亦感及之況其他乎又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利貞貞即在信中不是信之後又用正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潘雪松述曰中孚有信在中也六三六四以柔在内是中虛所以受信九二九五以剛得中是中實所以爲信此中孚之義說則和順而易從巽則漸漬而不迫下說

九之信窮而不孚

程敬承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一串說心无私欲中虛也
无欲處純是天理即中實也虛而實毓化之原也又下
說以應上上與以順下上下交孚天下靡有不化于孚
者註云信立而后邦乃化是也又曰孚合虛實而虛爲
主故柔在內先焉什利涉而曰舟虛虛之爲貴尚矣利
貞應天天无形虛之象也天無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
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 潘雪松述曰
巽兌本各以陰在上下卦而皆有取于剛中中孚本合
以巽兌二陰成卦亦謂柔在內而剛得中所以三得敵

四馬匹亡不與其中孚而鳴鶴子和有孚寧如則在二
五

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
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真人則情聖人
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爲吉 潘雪松
述曰中孚爲何豚魚亦吉蓋聖人在上天地鬼神亦莫
不寧及鳥獸草木魚鱉咸若以能爲之主也中孚之人
隨在爲主隨在爲物之主則隨在爲物之天物得其天
未有不熙然而遊快然而育者此豚與魚之所以吉也
蘇紫溪曰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僞海客忘機而鷗鳥

相忘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游而物相忘於无競
之天矣何豚魚之不可感虛舟觸舟雖偏心之人不怒
故舟惟其虛也則可游於水人惟其虛也則可游於世
宋人曰平生伏忠信今日任風波涉世之道盡於此矣
程敬承曰木在水上舟楫之象也舟外實內虛是爲乘
木舟虛諸說分乘木爲實爲才舟虛爲虛爲誠誤矣舟
惟虛故乘之者可濟陸庸成謂乎乘才而出虛其中以
運之是也 唐凝庵曰中孚取虛中相感之義澤爲止
水風至斯動與人心之虛感至斯應相類故稱中孚君
子于事无所不虛于鞠獄尤貴於虛乍見孺子之入井

皆此虛爲之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潘雪松述曰汝中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君子體中孚之意以議獄緩死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然後盡于人心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議獄兌象緩死與象獄成而孚輪而孚皆中孚側怛之意也

潘雪松紀聞曰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感得人心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二

人物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 諸子相曰議獄緩死不是兩事議獄正所以緩死也蔡虛齋曰議生於疑不疑何必緩哉故又曰不置獄二義並行不悖

進齋徐氏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貴豐旅中孚離爲戈兵有刑獄象又取離明照知情實則刑不濫也中孚原書武離噬嗑豐旅取旅兼取良者明以察其情動以震其大噬嗑去間則多及非震以動之无以威重也貴旅于文旅不留獄非良以止之或輕于用刑也且明貴旅于五卦離明不易威有時而止貴旅噬嗑旅次豐震皆反爲良矣至于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震以議之與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見於謹刑如此五卦中又王惟于噬嗑取象夫丁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陸庸成曰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變矣

初爻只就居卦之初上說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也凡孚信之道貴乎審初初所可信无如六四能度其所可信而一意信之則始合以正志定以寧吉之道也如有他焉則二三之心非所以定交而成其孚矣寧得燕而安乎虞吉從初孚得來初念最純係心于一志未變而信无他孚之至也變志相從何由得吉七謂六三程敬承曰兌之四商其所可說而决之以守正嚴其介也孚之初虞其所可信而戒之以從他審其始也四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三

未寧只是猶豫意初之不燕則懂懂不自安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敬承曰爻意主感鳴先而和後吾先而爾後鳴鶴在陰喻幽隱之誠也誠無幽而不達故和者遠好爵无人而不有故靡者衆靡者孚而不可解者也曰我又曰吾與爾我實有以孚彼耳 動也如鶴鳴者天理之自孚也潘雪松述曰誠之感人妙在幽隱之間誠不徹於幽隱猶外餘非中孚也王註處于內體又居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不徇于外任其真者也立誠篤志雖在闇昧初

亦應焉故爲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象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九二陽剛有實仁義忠信皆其所具好爵也好爵我所自有誰惟我好有與同德詎无同我好善與爾皆靡之有孚于心若縻係而不可解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何彼何此何我與爾一鳴和如鶴與于而孚五之本其矣鶴知夜半亦有信之鳥鶴之聲長而遠聞由其發之中者大故孚之遠也

洪覺山曰何以爲好爵爾縻也二五上下俱陽居中无應中心之願已各自有之矣而又二陰内虛无所間隔故其爲孚也若各得其所願而非以爲應援若各縻于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四

懿得而非以爲授受若各相師于善而非以爲君臣如舜之善與人同初无物我之間孚之至也游讓溪曰君子脩身於人所不見而人莫不知者誠之不可掩也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于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於中中乃孚之至也象言鳴鶴者肖震體爲鳴爲鶴在陰者師曠禽經以爲鶴愛陰惡陽又兌有鳴象鶴亦爲澤鳥靡與縻通與爲縻係之意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程敬承曰天下事今憑自家作主六三陰柔不中正无定操守居說極亦无定性情而乃與上九信之窮者爲

敵夫謂之敵原非配而助我者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是以作止哀樂漫无常度而顛倒舛錯乃爾象曰位不當也正罪其陰柔不中正也洪覺山曰雲峰胡氏曰凡爻以柔居陽者多以或言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則其信由人而非由己矣何也陰不能爲信受陽之實以爲信六三柔說不正亢陽在上爲敵而非爲匹其无所自丰宜也按敵者均敵之稱豐之遇配是以賢遇賢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以愚遇愚故謂之敵又三與上居上下卦之極體均力敵者也上不中三不正德亦敵也所以曰敵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五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潘雪松述曰六四體巽應說柔得正位而處中孚之中以誠信而孚于上者也陰德月象月本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六四柔體之虛而承剛實如幾望之月于日光無所不受以位近五而原與五同體也故其象爲月幾望三陰不正與已爲匹如馬並驂有牽係之意四則惟知上從乎五而不下係乎三又爲馬匹亡之象履正承尊絕無私累得中孚之義所以无咎象曰絕類上也係三則從上之心不純無以成孚之功也洪覺山曰四雖以陰居陰然亦柔矣而又能亡其初之

匹配以上從于五何也蓋月幾望者近中也近中則近五之陽矣故能不係于初而上進于五以成有孚之功蓋信自中出所謂應天者也傳曰月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

唐疑菴曰四惟得正其中孚之虛體幾與中孚之實體相當如月之幾望然一意孚五三雖同類以其不正不能應天不恤其疑與之絕而獨上孚五此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於君者故有馬匹凶之象二馬曰匹謂對也經釋曰无以有已无以有人咎安從生忠之篤者歟

胡仲虎曰六三與上九爲亢故曰敵六四與初九爲配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六

故曰匹三陰柔不正不能捨上九以從剛中之二四陰柔得正故能絕初九以從剛中之五然則三之得敵非所以爲得四亡其匹乃所以爲得也坤以喪朋爲有慶中孚之中以絕類爲无咎類謂應也絕其類而上從五要非柔正不能

王伯厚曰幾望者在小畜之上以抗陽凶在歸妹之五以應陽吉中孚之四從陽故无咎也程敬承曰在初一意從四而防其他在四則一意從五而絕其類何也初重謀始四戒植私始交費正私交非正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胡雲峰曰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爲攣如在九二則曰縻九五則曰攣皆固極不可解之象其一德之所致乎

易述曰人君之孚當洽於臣隣而后貫於億兆爲孚乃化邦之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諸子相曰位正當者取人以身也不以剛健中正居尊位則雖有臣亦疑之而不能用矣唐疑菴曰五止曰无咎反不若初之吉者五猶待位而行初則最初一念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易述曰仲虎曰鷄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七

信故于中孚言之象言鷄與象居異極在卦上登天之象中孚之卦取中之孚飛而求顯鳴而求信非中孚之道侯果所謂窮上失位信不由中是也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橫渠張子曰上處中孚之窮不久將變爲小過初六故小過初爻曰飛鳥以凶趙氏曰信由中則此感彼應雖幽隱而必和信不由中則聲大實喪雖揚詡而不長故邦家之聞不如內脩之達達者鶴鳴在陰之類也聞者翰音登天之類也邵國賢曰鶴知夜半鷄知旦皆有信之物故中孚取之九二澤體故有在陰之象上九風體故有于天之

象 或曰鷄之鳴未嘗不信但當乎道之終居外卦之外即有可信非由裏之信也虛聲外飭中實內喪天下其孰信之哉曰何可長見誠於中者之可久而飭於外者之不可繼也

程敬承曰乎貴中也中不足以語乎二曰縻五曰攀在陰之和中心之願也斯其乎乃化邦之原乎初重始交無他則乎矣四戒私交匹亡則乎矣六三茫無定主而徒取信於旁敵上九膠不知變而徒執信以求通豈所語於乎之中哉奚以應天奚以格豚魚非化邦之道矣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八

小過三三 震上

陸庸成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君臣俱弱矣上動下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說爲君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防君子故先歆之以亨卽戒之以貞而且曰貞者就小事吉也才力只可小就故也若大事則俟大者爲之然大者亦于時有不可矣所謂可小事者如飛鳥遺之音非小過之象乎四陰爲翼而外張二陽爲腹而中實宜下不宜大者上則震動下則艮止也故已過而上則大亢爲逆下則雖過猶順也其曰大吉非爲小者許也小者

能貞于小事而安于下之宜則大者吉吉不在小也小既順大大何患矣

蔡汝楫曰聖人立小過卦以見權衡之妙可小事宜下孔子獵較鄉人讎麻冕從衆之類皆是此理當之小過卽是時中關朗曰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游讓溪曰陽大陰小陰陽之分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然過於陽而已非若浸長之消陽也故曰小過陰雖過盛而用柔得中故亨利貞者安守其分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四十九

義之正而不越也柔中非若剛中之才故可小事而不可以當大事費禕曰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此小過之貞也勢盛而其心能下猶飛鳥遺之音志於在下而不上乃大吉也 潘雪松述曰周宴曰小過亨者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利貞者可過而不可過乎常也故其道又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小過之所宜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小過之象也大吉非常之吉非一物一事之吉也陰不過陽其吉甚大洪覺山曰大事必陽剛君子而后能其所大吉者亦就陰中之大而言耳 陳紫峰曰卦辭許多說話不外可

小事而宜下也又總之不外利貞二字而已小事而宜下正所謂利貞也大意謂小過固可以得亨而又必利貞利貞者何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惟爲吾陰柔才力之所能爲而不強其力之所不及且其小事又必收歛退抑而不至于過甚宜卑下不宜高上乃得大吉也方獻夫曰大壯取羊象者以全體爲兌兌爲羊也小過取飛鳥象者亦以全體爲坎如鳥橫飛也此象故就飛鳥爲義 雲峰胡氏曰易貴陽賤陰故陽亟陰爲順爲中孚皆美名也陰亟陽爲大過爲小過過非美名也大過以陽則猶許其往小過以陰則利貞以下无非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一

戒辭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下順也

唐疑菴曰彖曰小過之亨何也小者過因其過而善用之亦有亨之道也約說曰時當過而過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傳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中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大事非陽剛之才不能濟三四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

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失位謂四失正以此見凡言得位者皆得正位也易道貴中正如此 彭山曰小事吉謂小者可過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當小過之時而過于大則力不能任而爲所不當爲矣有飛鳥之象焉鳥適風而上則爲逆此與人之力小謀大者同隨風而下則爲順此與人之量力安常者同見小過之爲順而不當強爲其大也 蘇紫溪曰卦辭只是發出小過之意彖傳提一時字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爲貞是可上而上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爲貞是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二

可下而下也宜也時當小事而欲爲大事是不能下人而強欲上人也非宜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譬原无二層意彖傳非鳥之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也而觀之於物有飛鳥之象焉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也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陸氏曰中孚卦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鴈實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飛鳥之象卦之全體象之內二陽象鳥身外初二五上象

鳥翼而初上其翰也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此又以鳥首取小過之象象首上則乘剛故不宜上下則承陽故宜下唐凝菴曰宜下不宜上即飛鳥所遺之音大小過爲飛鳥而其音如此則其能下而順可知故猶得大吉耳艮喙而震鳴鳥音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朱子曰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于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于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又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二

三者皆是宜下之意 潘雪松述曰吳氏曰山上之雷震于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于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懼避世无悶乃大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汝中曰時有踰禮而忘乎恭治喪而忘乎哀用奢而忘乎儉者君子矯之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慢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爲不可甚過恐恭之慎爲足恭哀之甚爲滅性儉之甚爲吝嗇也雖小有過而不害其爲過所以爲善體易 項安世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

以象艮也 洪覺山曰山上有雷雷出於地而未升于天故曰小過謂小事過而所過者又小也恭哀而儉敬慎收斂動而止之有陰道存焉皆小之義宜下之意是過之宜者也然於震而言之何也曰矯時俗非有堅忍之志過人之性不能也 晁嵩山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子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救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纂言曰三者非有取於過也恭以救誼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趨於平而已是過至此所謂時中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三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徐進齋曰初柔本下而上與四應四動體初從四而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又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之義故凶按初六不好全在一飛字鳥之音宜下而飛則上也 朱氏曰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四動體而躁初艮體不正柔則止不當過也有應在四爲四所以不當過而過其過至如飛鳥迅速雖欲救止不可如何其凶必矣與鼎信如何也同象是謂惡成而不及改者 仲虎曰大過有揀撓象揀之用在中故于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

然初二五上皆翼也何獨于初上言之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于初已凶發乎上可知矣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凶有咎 陸庸成曰初凶而上加災青焉不宜上之故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三爲父四在上故爲祖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于三四故過三四而遇五是過其祖遇其妣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四

輔嗣曰過而得之謂之遇在小過而當位遇而得之之謂也

按祖妣只作陰陽象陽亢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非實以三四六五爲作兩樣人也如此則不凌及於君而適當臣道之常矣无咎相過之謂過凌迫之謂及過相當之謂遇不及其君遇其臣宜下宜順也盧進伯曰介夫謂不進亦樂之以皆過者何在小過者故也愚謂過其祖是往高亢的一邊過却又過妣是不過于亢也不及其君是往界與處一邊過却又遇臣是不過于與也 游讓溪曰臣過其君非坤道

矣小則有專恣之嫌大則有僭偏之禍故不可也或曰此與不可大事之不可同所謂宜下者 洪覺山曰二以柔應五未爲不可而以不及其君爲善何也小過陽皆失位而五非剛中故以不應爲助以不及得柔中爲可小事也

潘雪松述曰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居下得中率陰之分而不過乎則者惟此一爻故以小事之可得而過者發明六二之不過乎陽所以无咎也一張雨若曰及即過春秋書法我所欲曰及則不惟與之齊而且所主在我矣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五十五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按弗過防之還從本義作一句讀爲是張中溪曰凡事不可過惟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爲之慮也當小者過時衆欲害陽須過防方免而自恃其剛不過爲僭而反從之防檢一疎傷害立至或者不虞之意也蔡虛齋曰唐五王惟失此義中武三思之害故爲人君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尤不可不知易 胡雲峰曰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程傳曰防小人之道正已爲先

程敬承曰九三剛正衆陰欲害曰防亦以正爲閑耳防

踈而反從之所謂剛正者安在乎夫陰性之害人甚矣
雖過防犹懼不免况乎防之不至至小者或過而一肆
害於陽凶將如之何象曰凶如何此危之之詞所以聳
動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
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按九四當過之時以剛處柔只可小事所以得无咎者
寧安於下而順母過於剛而逆也既弗過剛則適合其
宜矣故云遇之若去柔而更以剛往弗遇則過故有厲
而當戒戒其上也然則將以處柔終乎剛不可過柔亦

周易卷之八

卷之八

五十六

不可過如戒往厲而執柔之遇以為常是天下事无時
可用剛也烏乎貞貞有時在柔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
勿用固執也蘇紫溪曰遇如遇臣之遇弗過則遇時之
宜也弗遇則過非時之宜也 蔡虛齋曰周公係此爻
上句言弗過遇之又曰往厲必戒說得似太重了故復
着勿用永貞一句以裁之然後於理為盡也

位不當言四之位則然自守免咎可矣安能進而為大
事而曰弗過遇之者蓋時當小過過柔乃其宜也朱子
曰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係詞曰文不當則吉凶生
九四位不當而遇之是文不當而吉生焉者

仲虎曰戒三之從者從在下之陰也戒四之往者往而
從上之陰也吳氏曰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
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
上則凶不可免矣 陸庸成曰三四俱剛失位而不可
大事者故均止之曰弗過又三做其防踈則召灾四其
遇往則致咎亦為大者慮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
已上也

潘雪松述曰雲升而不為雨者陰陽和則雨六得五位
是小過大陰之盛也而艮之陽爻已止于一卦之下而

周易卷之八

卷之八

五十七

不交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西陰方陰雖極盛
不能成功而僅取六二同類之陰以為已用故有公弋
取彼在穴之象程傳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同
類相取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謂不宜上也已上則過之之意
亢者過之極也又曰初上象飛鳥在穴不飛者也陰類
也中虛穴之象不言射而言弋不言獲而言取不言于
高墉而言在穴皆謂陰小之不足大有為也言畜以小
畜大而諸陽不為六四用小過以小過大而一陽不為
六五用也故詞同繇 中溪張氏曰小畜以一陰畜五

陽則不能固乎陽曰不雨言陽尚往不與陰和也小過以四陰包二陽則不能制乎陰曰不雨言陰已上不爲陽和也朱子曰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青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胡雲峰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陰弗能過而過乎陽四无心之遇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青無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張雨若曰是謂二字有味无妄之災君子以爲猶福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平八

惟孽自我作是謂之災青耳

王註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也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托災自已致復何言哉

俞林屋曰六五已上謂其已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已亢兩已字俱是已甚之已 仲虎曰此文與四正相反四曰弗遇過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此曰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遇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無復遇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

遇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

纂言曰初六之以凶其辭若急至九四曰无咎曰厲勿用則其辭緩何也九三之或戕其辭猶疑至上六曰離之曰凶曰災青則辭决何也蓋柔之盛陽剛俱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此六四之辭所以先急而後緩三上之辭亦以始疑而終决也

程敬承曰卦名小過而以小者爲過越大者之事則不可也是聖人所深戒也故六爻中惟取其弗過而遇者不取其弗遇而過者何也過則已上已亢逆道也此飛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平九

鳥之所以凶密雲之所以不雨也聖人弗過之訓於三四倦倦焉揔之則不可過之一言盡之矣

既濟三三

離下坎上

未濟三三

坎下離上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且取義于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 陸庸成曰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天地之用見于水火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否未濟之純未濟者否之雜以

卦畫觀之坎離錯綜卽是否泰互見耳

按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故爲既濟謂萬事已濟也六爻初與二交三與四交五與上交陽爻于陰則既濟知矣又卦水上火下有既濟之象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潘雪松述曰既濟亨小亨於陰柔之小也小謂三陰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言亨小六爻剛柔正位故利貞章氏曰初吉終亂以柔在二則吉在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內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象治極而偷安亦陰柔爲之也

周易叢義

卷之八

六十

陳潛室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既濟終爲未濟故又曰終亂張雨若曰既濟亨小只緣既字不好好時節將過了故但可小小得亨而已此時正當着意謹守而利於貞不可謂既濟而遂忘戒懼邵子論易每到中半處便回頭却顧正是此意此何故蓋既濟之初心尚警懼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變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胡雲峰曰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

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洪覺山曰既濟六爻不惟皆相濟而剛柔无一之不當其爲既濟豈不大哉而彖以爲小者豈焉何也初之吉與終之亂皆由于小也夫天下之事陽主之陰成之其成其敗未有不由于陰者故觀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豈但濟極則小也哉是故泰者時所有爲者也治之未成羣陰未伏雖欲止焉心弗止也治之既成水上火下陰陽大小各歸其所无所有事止心于是乎生矣

周易叢義

卷之八

六十一

故雜卦曰既濟定也可知終非能亂而亂之者止心也止則窮矣思患預防所以通之爲不窮也按小亨者亨而漸微之意見亨之大者既通而不足恃也此時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能保乎貞只是憂動謹畏卽下所謂正與中者是已而卦體初三五皆居陽二四上皆居陰是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剛不至好大生事柔不至好逸滋敕此保濟之善道所以維治亂之運者也而惟其初終有兩念故治亂无定時其初柔而不過憂勤而不輟得中吉也後來柔漸靡怠荒无所事事而止心生矣止者道之窮也卦詞曰終亂彖曰終止

則亂其旨微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洪覺山曰水在火上則水火相交相成而又坎體在外則內險已過是爲既濟既濟何以思患預防也水性常下火性常上既濟之尾卽未濟之首思患預防雖明知險所以常濟而不敢有終止之心既濟之功也既濟无功惟思患預防以爲功晦翁所謂此卦及六爻皆有儆戒之意泉翁以思爲治亂之原得失之幾是也

劉調甫曰大抵亂世之主其心多困治世之主其心多逸逸則生亂困則生治此東隣之殺牛反不若西隣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二

受福其所處使之然耳聖人爲戒每于防盛之時其旨深哉

程敬承曰既濟本无患正惟無患乃生患患生於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于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於无亦卒而不及持故貴於防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无患矣豫防不過是守貞蔡子木曰只憂勤便是豫也天下原无必可防之法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邵國賢曰既濟之貞言乎其既濟也其道有三故尾可濡弗可喪鬼方可伐也未濟之貞言乎其未濟也其道

亦有三故尾可濡輪可曳大川可涉也持重審察因時而動並行不悖如是哉既濟之窮則之於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故亦曰濡其首言平之不可玩也與險之不可不戒也至矣哉

洪覺山曰既濟六爻何以也初吉終亂盡之矣初吉何以義在于曳輪也輪在下尾在後初象也獸行必揭其尾曳輪濡尾未濟象也蓋既濟之初有未濟之意而九又以陽剛中正明幾慎始欲進而未敢遽行故車爲曳輪孤爲濡尾如晦翁引老子所謂與今若冬涉川涉則畢竟是涉只是畏寒未敢輕涉是也車行而常若曳輪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三

孤涉而嘗若濡尾只是一點敬慎之意慎則終能前終能濟矣陸庸成曰濟因坎險而得名故既未之六爻其首尾俱以濡爲義又坎爲輪亦濟險之具也初九又大才而操小心當既濟而恐若未濟義之所以无咎也蔡虛齋曰此全是憑初字說道理初則逸欲未萌止心未起故能謹戒如是義當得无咎也象加一義字正與道窮相反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胡雲峰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于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剛中反爲中滿故曰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

雖不汲汲于二三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然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其在我者矣夫我先有失鳥乎七日得父凡六七則復始七日得即自勿逐得也 趙氏曰其稱婦者以陰適陽一之所以行也人情以得喪動心不免逐逐失其所以自守者六二柔順中正不干乎時不失其主久而正應者合又爲勿逐七日得之象王肅曰體柔應五履順承剛婦之義也婦人出門必有弗自蔽而后行喪弗退不可行喪弗勿逐不亟於求行也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而二中道在我久之將自定不得行於今必

周易象義

卷之八

六十四

得行於后

象曰以中道也中道在二舍我其誰語中亦有勿逐意陸庸成曰一即離之六二與黃離之中道同二即離之上九故亦有出征之義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潘雪松述曰九三在內卦之上內治已濟動而之外亦陽剛當位之所有事者故以高宗伐鬼方之事明之以中興賢君伐遠方小夷不貪近功不幸苟勝三年而後克之蓋盛世勤民之難也高宗可謂善用剛于既濟者

矣既濟之時啓多事之端者必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也九三離日昃剛得正而位不中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爻詞致警深矣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爲戈兵有伐之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或曰高宗之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也又曰三年克之德也程傳言德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汪咸池曰此聖人重用師也辛苦得之則當兢兢業保之知其德則知其所安矣

周易象義

卷之八

六十五

盧中菴曰三年克之有箇周悉萬全慎而持久意思小人勿用必如趙克國郭子儀者用之一則言其不可輕動衆一則言其不可輕任人也鄭東谷曰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倖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故三伐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唐疑菴曰小人即上以其爲終亂之人也師之小人勿用言于行賞之日既濟之小人勿用言于用兵之時何也師以毒天下言似當天下之亂也天下方亂歸者如市焉能擇人故用舍在行賞之後既濟以伐鬼方言似一方之亂也一方之亂威命方行用舍由已故勿用在

震伐之時各有攸當也爲戒如此不免于終之亂小人之害其甚哉

仲虎曰六爻皆警戒意于初則勉其戒謹于二則戒以勿遂于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既濟之時惟欲其持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朱子曰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柔善底人心不粗便慮事細密張中溪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錯漏必生於此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爲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六

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易述曰終日者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之時也

按大象思患在預防之前此終日戒在預防之后約說曰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疑故不敢自恃其有備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於心終止則亂能疑則濟程敬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患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治其爲思患預防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剛居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而位在

儉體中而易滿故借東鄰西鄰兩家祭禮以示警懼夫

祭時爲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于合時不在物豐也蓋卽兩鄰而言其一既濟者非時特殺而誠不足有止而不進衆其一未濟者時舉常事而誠有餘有進而受福象言鄰以省五使知所戒也既濟之事其盛无以加其終不可反懼之甚也孔疏吉大來者非惟當身福流後世也紀聞曰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于望之時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六十七

蘇氏謂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卦詞初吉終亂東西卽初終之意也或曰東陽也謂五西陰也謂二

雲峰胡氏曰夫文王與紂同此一時耳在紂則爲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爲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于紂而私于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則无受之之道耳

程敬承曰凡物彼來此受吉之大來以二之實受也實受者誠實以受之禴祭可享非誠不能格也蔡虛齋曰象傳提出時字而又義自明吉大來也此正以時言

大來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汪咸池曰五當濟時不肯思患預防至時不在我而卒使二收其福則亦可爲人君之炯戒矣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潘雪松述曰坎爲濡上爲首既濟之極水火反覆之變必矣陰柔處之忽而不戒以之於其窮有濡其首之象危可知矣彖詞所謂終止則亂也 洪覺山曰濡尾則猶有可爲之時至于濡首則身首俱在坎中吾見其弱而已矣是故君子之濟世必須以身在濟之中如六爻

周易宗義

卷之八

本八

尾首俱濟而又能自拔于逸欲不至以身沉溺乃可成也誠齋楊氏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無風濤之虞矣不知既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無善游蹇裳濡河濡至于首則溺其身可知矣既濟之窮則之于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于既濟故亦曰濡其首張雨若曰何可久愈見患當豫防至此則無及矣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底端倪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好時

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蘇紫溪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免以利貞危以終亂聖人獨有深憂何哉良以未治易治也既治難保也吾觀席全盛之勢者多支吾於目前之英際恬熙之會者多苟且於一時之安此經營禍亂不足以爲憂而養安無事深足以爲畏也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袽日戒慮其終也喪弗勿逐堅其守也禴祭受福昭其信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不然濡尾不戒至於濡首終止之亂

周易宗義

卷之八

本九

人自爲之天何尤哉嗟夫猾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寶深淵之隕不在濡首而在迷心于逸于樂動色於虞庭玩人玩物陳規于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爲易之大綱程敬承曰六爻之義初吉終亂盡之時遂分下三爻爲初吉上三爻爲終亂似太拘泥愚謂保濟之道惟思患預防勝矣初之曳輪濡尾慎動之始也二之喪弗戒行之亟也三之勿用防外患生也四之衣袽恐內治疎也五失時而不戒故受福不如西鄰上止極而終不戒故濡首而不可久其防其防其君子所以保濟而永无不

濟者乎汝吉曰噫既濟矣經幾終而六爻之辭危乎危无吉亨利之文故易懼以終始也

未濟三三

坎下離上

崔憬曰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夫易之爲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以未濟終者亦物不可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于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于處濟也

周易宋義

卷之八

七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按水上火下不相爲用而三男又皆失位故曰未濟未之爲言非終於不濟也特云未耳有待而濟也未濟有濟之理故亨然而致亨有道焉時方在險撥亂爲難以謹畏之心求濟則終濟矣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銳然冒險漫无所畏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无攸利

程傳狐能涉水濡其尾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氷而聽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懼故勇于濟勇于濟必至濡尾而不濟矣周用齋曰凡事每成於老成練達之才

而多敗於少年剛銳之輩故聖人以小狐象之 易述曰小者才不足狐者志不果之稱狐尾豐於身濡則身隨以溺小狐力未强汔濟而尾爲之濡濡則不能終濟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按卦辭以未濟將濟之理言亨彖却歸重人事蓋未濟之時非小心慎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此六五柔而得中所以致亨也小狐以象人之才小力弱者汔濟而尚未出險中此時正須畢力維持謹始圖終以收永濟之

周易宋義

卷之八

七

利而乃曰濡其尾无攸利者始乎不謹卒乎不克濟而无所終也然則天下事將遂已乎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相應則相須力協功成而終有濟矣此見未濟之必亨特在人之續終耳 項氏曰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到亨之理此夫子所以於易也洪覺山曰未濟之亨何復以柔言也曰重離也五行之所難伏者火七情之所難制者燥易之性也五柔得中則能下與陽應而有可交之漸矣是故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未濟之五卽既濟之二也既濟之險在外未

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終則不利故二之不出中卽五之未應二也 經釋曰既濟敬終未濟亦敬終大易貞勝以敬勝始終教萬世無窮焉程敬承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不自一念謹畏中而回者也既濟而曰終止未濟而曰不續終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不自一念堅持中底績者也 唐凝菴曰既濟之濡尾以離而受坎之濡爲濟未濟之濡尾以坎自濡其尾而不濟尾在一身之終一身皆濟而尾獨不濟有身尾不相續之象蓋未濟之初卽既濟之上其在上則以止而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十一

不能終離之功其在下又以汔而不能繼離之濟六十四卦中剛柔之不當位无如未濟惟其六爻皆相應則剛柔相濟猶有可濟之道者也 周用齋曰柔得中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濡其尾故不終濟也雖然剛柔應也天下豈終於不濟乎聖人之情見矣得中則舉措富相應則心力協此濟世之道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歐陽永叔曰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象言水火異物辨之使羣分水火異方居之使

類聚夫始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適其用其未濟者終濟矣洵詞曰或問曰此與同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也未濟致之各異

按天下未濟時物多易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孰爲辨之使各居方所也者濟世之君子觀象于水火而得是道矣辨非專指水火也物字所該甚廣蓋君臣上下各止其所之意慎辨慎字重不慎則不能辨矣時當未濟无事不要謹慎况辨物居方乎 經釋曰易首咸虛无心以受人終既濟思患豫防表无心之心不可无也首恒立不易方終未濟慎辨物居方表无方之方不可過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十一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潘雪松述曰象言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卽濡與既濟登岸而濡尾者異矣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續終之難故曰亦不知極也 王輔嗣曰未濟之始始于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于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猶曰無休已也 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以濡尾爲終濟之象而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

卦坎體陷也陷則肩險以進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潘雪松述曰敬仲曰曳其輪未濟也時在險中勢未可濟不敢欲速貞正之道也故吉中者无過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不犯險而過涉不畏險而不涉中以行正與時偕行其出險而有濟必矣 熊氏曰曳輪一也既濟僅无咎而未濟吉初不中而二中也

程敬承曰坎自有輪曳象所以曳輪乃其自曳也本義自止而不進是也此豈其才不足以進正以柔君而處

周易系辭

卷之八

七十四

艱難之時非過剛冒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毋躁急者濟之正道也所以吉也夫二何以能貞吉也艱難之時以慎密不急濟爲中九二居柔得中所以能審慎而行其正也得正故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旣言征凶又言利涉何得失相矛盾若是蓋其陰柔不中正以淺才涼德之身欲往而求濟徒取禍耳然以柔乘剛藉其力可以共極而在坎上亦將出乎險矣故有利涉大川之象 王註二能拯難而已比之矣已爻二載一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胡氏曰旣濟六爻不出

卦名獨未濟六三揭出卦名而曰未濟征凶者以六三柔居陽不當全體所以未濟者以此洪覺山曰征者自征涉者乘物也征則不能而利求得所乘以濟此在夫三之自審之

象曰位不當揔是才力不足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故獨征則不可聯二以涉則利也纂言曰未濟諸爻皆位不當而獨於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周易系辭

卷之人

七十五

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却又不可過中九雖陽而居四動必未正故戒以貞貞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也九四之動爲互震也震用以伐鬼方用之得其正者蓋旣出內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事然始出於險其德未盛未可遽求成功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有三年賞於大國之象如是之謂吉而悔亡志行云者未濟時志存必濟以其正故得行其志也鬼方之伐九四之所爲貞也 隆山陳氏曰旣濟之三離之上也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按未濟之四卽旣濟之三故鬼

方之伐既未皆用之然四六有不當位之悔者何以能貞吉而悔亡也志在用震之動出坎之險以行正也此所以吉而悔亡也又曰伐鬼方即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事伐鬼方用剛者也故曰震未濟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世利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愆

按此爻舊說有以變化氣質言者似與濟時不合程傳說是已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十七

陸庸成曰六五僅柔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貞正而吉孚以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備三吉而無一悔其盛乎他卦何也爲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推誠以任用賢佐故諸臣戮力大君端拱安得不變未濟爲濟而四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孚醞之而發越暉即光布之而炳耀非有殊也潘雪松述曰六五以柔居中虛其心而陽爲之應得君道之正也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無不待于亡也五文明之美發揮于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體本有光而秉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什物以能而

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是已離體中虛陽剛之所以附故曰有孚吉五爲未濟之主終能无不濟而吉者以有孚也夫以誠交物者物亦信焉物皆竭力功則克矣上言貞吉下明貞吉之在誠也洪覺山曰林氏栗曰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后亡五應在二故貞吉而无悔光者離明之謙光也孚者孚二之陽實也暉者實之發濟之善也唐凝菴曰孚在內則光有體光在外則孚有用表裏相稱實德充盈光輝昭著莫非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貞吉之吉吉在五暉吉之吉吉在天下

周易宗義

卷之八

七十七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孚於陽剛與之共濟功成矣時至上九自未濟而之濟正當與時安息休以无事以待天命之自至有孚于飲酒之象即需所謂飲食晏樂也不妄生事何咎之有若自以身處事外不以事警心而事將廢既濟之所以失也人心易放故聖人諄諄項氏曰既未濟皆取義于濟故兩卦初上皆稱濡然得失不同者既濟自二始濟則初雖濡尾而不害其爲既濟也故无咎未濟正坐濡尾不爲終所以爲未

濟也既濟之中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爲人事之危未濟之中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人事之失也六五以九二爲孚則上九之孚者六三也濟以孚爲美然而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六三以坎泛離九自下升而入于上則飲食之象也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而入于酒則濡首之象也彼濡我則併我而入于險矣患難將終天下將濟當此之時上之舉動豈可有失失則敗矣此君子所以謹于辨物居方之事所謂亦不知節者正謂不明于辨也夫人居患難之久幸其將平方欲相與以樂其終而反因樂以壞其終此何等時而作事

周易卷之八

卷之八

主人

如此亦可謂不知節矣

唐凝菴曰亦之爲言對初之不知極而言也家人之三于互離互坎之間曰失家節未濟于坎下離上之卦曰不知節則節正在水火之交矣上九陽實之孚未嘗不在失位之咎不能終免故聖人不與之以貞有以也四以震而成功上以濡而失是則治亂安危之機一怠惕間耳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有以夫 誠齋楊氏曰既濟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澤水之害小于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于平澤水

張雨若曰是字對非字看義所當爲之謂是是字最大易所言不過教人成箇是而已胡氏曰學易在求得真是焉斯其爲未濟終濟也歟不知節卽爲失是陳思獻曰義自有制度法則故謂之節節也義也是也一理也王應麟曰易之始終皆陽也始乾之初九終未濟之上九程敬承曰乾之初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無用爲用而卷舒操縱總歸於是斯陽德完局也 胡雲峰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時卽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之節節卽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

周易卷之八

卷之八

主人

畧可見矣

總論馮文所曰未濟之爲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爲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爲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倚藉也若初之濡尾三之曳輪皆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避而不急濟未可語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而德不可不脩獲禍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

吉者勉其脩德也。濡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人之道盡於茲矣。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周易卷之八

卷之八

八

蘇紫溪曰：上經終坎，離以其為天地之用也。下經終既濟，未濟以其為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既濟如花之既開，生意將盡，謂之未濟如花之未開，生意尚含。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生不窮之機乎？夫欲生生不窮，舍水火無繇矣。水生於天而成於地，火生於地而成於天，以水之潤濟火之燥，則非以火濟水以火之烈濟水之寒，則非以水濟火。一陰一陽互為其根，此天地人身所以生生而不窮也。然水火非外物也，吾心之中其津津然下潤者皆屬之坎，其炯炯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體無處而不融；離之燭也，四肢萬化隨處

而有光輝，故其明也。為知極，為知節，其誠也。為貞，吉為行，正其誠而明也。為有孚，君子之光。萬古此坎離，萬古此生生，其何窮之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應則交，相資而未嘗無辨，則不相射而未嘗不應，生生之易，盡於此矣。

周易宗義卷九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上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一

金汝白曰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學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於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於卦爻之中可見易大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非有所安排造作也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乾道易故易知坤道簡故易從知與從以君子學易言非謂他人知我從我也既易知自不能離故有親言與道相親也既易從自日加益故有功不離道則德自久日加益則業自大君子體易之實功也胡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

雲峰曰此章首言天地有自然之易繼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郭青螺曰孔子係詞開口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見易只一乾坤耳而貴賤而剛柔而吉凶變化種種悉具於其中此非聖人之杜撰也天尊地卑乾坤之分已定而卑高動靜方物象形悉具而罔缺是故聖人本此剛柔二畫相摩相盪以成易則凡天地間之鼓者潤者運行進退無非是勿之流移主日人勿之散殊來乾成男坤成女分別乎陰陽乾主始坤作成實歸於易簡人能體此易簡之理便成賢人之德業由

此純乎乾坤之易簡便與乾坤合而成位天地之中此孔子通章之意總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為聖賢以與天地參耳

陸庸成曰易首乾坤乾坤之始止是剛柔二畫而乾坤交錯不竊亦總是剛柔之變化此便見易簡之妙矣易簡者聖人于剛柔變化中剔出精奧以示人也故下傳首章亦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而繼之曰示人以易示人以簡也

蘇紫溪曰統一部易書只有剛柔二字耳剛柔具健順之能曰乾曰坤此乾坤非聖人之強名也天尊而上便

有健的意思在地卑而下便有順的意思在則乾坤未名之前却已定定在于兩間了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按天地只重健順不重形體恐碍下卑高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爲高爲卑自然陳列于兩間則六爻中上者貴下者賤乘者貴承者賤若位之定列於此不可移易故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按卑高不止天地凡人之尊卑長幼物之高下大小皆是卑何以先高史氏曰卦畫自然之序也

彭山曰動靜者乾坤起伏之勢也動顯於外而靜中亦有動靜藏于內而動中亦有靜此動靜之有常也乾本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

剛德剛則常動坤本柔德柔則常靜動而無常則易衰不得爲剛靜而無常則易躁不得爲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雜乃爲不已之德此言乾坤之德不過一剛一柔之斷而已斷者虞翻云分也置陰陽言剛柔俞氏琰曰質可見氣不可見也

韓康伯曰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趨則凶故吉凶生矣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蘇紫溪曰方嚮也人

心一向於善則善念聚一向於惡則惡念聚類聚處便有箇吉凶在物人也善人與善人羣分於其惡惡人與惡人羣分於其善羣分處便有箇吉凶在吉凶本善惡而生如有根必有枝葉者然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易述曰方其各止於一而不相與則無失無得貞而已矣或類聚或羣分則得失隨之此吉凶所以因動而生以爲得失之報也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

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真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張氏曰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思假若日月無往來星辰無顯晦山川無聳伏潮汐人物無老壯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亦幾乎息也故日月星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聳伏潮汐老壯榮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物極謂之變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化然後成形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顯矣蔡虛齋曰此節是夫子從有易后而追論未有易之前見易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非聖人鑒空所爲不過據六合中所自有者

而模寫之是易雖未作如易中許多物事色色皆備於六合之內先儒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開眼即見者也如云乾坤之卦未盡觀天地尊卑乾坤之位已定矣吳因之曰首節不是畫前之易只是造化即易意故易一作而造化之象形無不具于其中朱子發曰乾坤貴賤兩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

是故接上以起下之詞聖人見得天地間只乾坤二義而天下事物之理莫不悉備於其中故畫一為剛畫一為柔用此二畫兩相摩而為四為八即就此八卦之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

上各加八卦相推轉盪出而為六十四卦摩盪既成則易道大備而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無不在其知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的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陽少陰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放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摩是兩箇物事相摩盪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員轉推盪出來有八卦以後事要之伏羲畫卦時只是一每加二而已何曾有相摩相盪之實摩

盪二字特假借以明其意耳此聖人作易之事即易之變化也

質卿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是一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卦有八卦也不能不相盪相盪而斯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於乾坤哉紀聞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后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交易之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六

鼓之以雷霆四句俱在造化上說二之字輕不宜着物搏擊為雷震則雷之疾而威者風亦曰潤帶言也一者循環不窮之謂程竹山曰雷霆風雨等項蔡氏以震為雷又為霆巽為風坎為水以圓圖方圖各貼日月寒暑說固是但覺拘泥看來易只是一陰陽易書既作則陰陽之千變萬化無所不有就其陰陽之相搏擊者看則見其為雷霆之鼓就其陰陽之周旋和暢者看則見其為風雨之潤就其陰陽之往來運行者看則見其為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蓋天地間只是一陰陽陰陽之變化無窮橫行直撞盡皆做得豈可執定一件如蔡氏所

云只把當一證佐則可就以此爲實說則不可男女亦然

陸庸成曰相盪之際得剛畫者乾道也於是爲三男得柔畫者坤道也於是爲三女八卦之成也則乾坤亦兼於剛柔而剛柔之始也則乾坤實統乎六子故相摩以下止乾坤言之

彭氏曰乾坤者天地生物之大德而人得之以生者同此德也乃以男屬乾道女屬坤道者蓋自陽之生而言則生於陰也陽在陰中勢必發揚故得乾初爻爲長男得乾中爻爲中男得乾三爻爲少男自陰之生而言則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七

生於陽也陰在陽中勢必退縮故得坤初爻爲長女得坤中爻爲中女得坤三爻爲少女男女雖同稟陰陽之氣而主於陽者必健主於陰者必順其勢各有所重焉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蘇紫溪曰此二節言既作易之後見宇宙之間徹上徹下俱是易理本義所謂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李九我曰本義實體二字指造化言實體卽象形

也成象成形卽見於實體也變化之成象成形此二變化字亦就陰陽實體上說易理緻在後不必以爲承上易之變化以爲造化在易也陳紫峰曰若主易書既作造化在易之說則當云易之具乎實體不可謂見於實體也見於二字要說得通蔡虛齋曰雷霆風雨固是實體但不可說是易中之實體其曰易之見於實體者只是要明易中具有此等物事耳

蘇紫溪曰乾坤之道最是廣大又最是要約此三語承上接下最精

說旨曰知猶主也作者發動鼓舞之意始始其氣也成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八

成其質也洪覺山曰知者主宰也知也作者作爲也行也乾之德健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要生便生更無礙滯故曰易坤最省事更無勞擾只承受那乾的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簡只順從而已張常甫曰事莫難于造始而乾以易知能常見於多故而坤以簡能是故厚於力者力不費周於才者才不顯力不費故動而不測才不顯故功成而人不知焉胡雲峰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蓋人之心本自明白正大本自與乾坤同體

天下事不可一毫着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則不着一念而人可與知是良知也簡則不着一力而人可與能是良能也良知之真人人同也故以易示人則得人心之同便有親非人來附我之謂也良能之真人人同也故以簡示人則得人力之同便有功非人來助我之謂也有親何以可久人信我我亦信我萬古一日良知之本體如是耳有功何以可大天下事皆吾身事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如是耳曰有親曰可久只是一箇易知之妙曰有功曰可大只是一箇易從之妙

程敬承曰本義云有親則一於內何也蓋易知之心既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九

天下共知則一而不貳其精神更無今古當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當時而在也千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后世而在也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茲故曰可久若說因人之信而自信益堅則遞世不知不將自悔乎

陸庸成曰知始作成天地之大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變化化之內而易簡之精窺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簡也法乾坤者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賢非下聖人一等也惟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之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人所密藏如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

變變化化者一以貫之矣夫是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

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乎其中者其孰能與于此

哉蘇紫溪曰賢人猶言過人德業宰我所謂賢於堯

舜即此賢字如曰賢而未聖則可久可大之外豈復有

所加乎湛子曰理一而已易簡非二體久大非二功

德業非二事蘇氏所謂隱顯之別也此乾坤之辨也

張常甫曰所謂天下之理者何也卑者高者動者靜者

類聚者羣分者成象成形者雖萬有不同而其實不外

陰陽而陰陽之德易簡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天位乎上而始萬物地位乎下而成萬物人位乎中不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

能兼體萬物不足以配天地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其中云者承乾坤之理應天尊地卑而言也夫天一形也地一形也不啻千萬其形也私其形者其形幾何故不足以當三才之一若謂其不才也

程敬承曰天下之理一也衆人以艱深煩擾失之聖人

以明白要約得之得字最難看理本自然純乎其理之

自然則得矣所謂我無心理便是心我無事理便是事

理得之謂也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也

夫生於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如此方能成人之位而

無愧於人不必說到贊襄處

淮海曰天尊地卑以下其易之定體乎剛柔相摩以下其易之運用乎皆自然也。自然者易簡之謂也。天地所以爲天地人所以爲人其理易簡而已。賢人可久可大是得此易簡即可作聖人也。聖人之成位乎中是得此易簡即可參天地也。所以中庸提出率性二字。惟率性則易簡。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二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程敬承曰上章言先天之易原始於剛柔摩盪而歸諸易簡之理至論君子體易而不言工夫曰久大德業曰理得而成位亦從先天論也。次章言後天之易究析於辭占象變而歸諸三極之道至論君子學易而不廢工夫曰居安樂玩曰吉而無不利亦從後天論也。

此聖人指文周設卦是取伏羲所畫之卦而陳列之重係辭上如列出乾卦看乾是這樣象因係乾是這樣詞餘倣此卦內兼爻言象者物之似如下文失得憂虞之

象是也象之所該最廣。究其要旨不過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已。吳因之曰自有易以來吉凶之理雖具却未嘗明白說出來。自文周聖人觀象係辭而吉凶始大明於天下要發吉凶得詞而明意。

吳因之曰易之所有剛柔而已。然是剛柔二物迭相推盪非剛推夫柔則柔推夫剛絕不是拘泥執定的此變化之所由生也。若死穀的東西從何變化出來剛柔相推全要發出活動的意與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又自不同。推是自內推出外底意思非有兩物對待而相推盪也。如陽窮於九自然有箇八隨後而來陰窮於六自然有箇七隨後而來就如推出的一般柔推剛則陽化爲陰而化生矣。剛推柔則陰變爲陽而變生矣。相推即是變化生無兩層是推字生字諸景陽講得奸剛柔無迹豈有爲之推盪而前之所移若追于後故因而謂之曰推。奇偶無心豈有爲之生出而彼之所易若根于此故因而謂之曰生。

胡雲峯曰易之道不外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係詞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象由變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要知剛柔相推之時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於此聖人之所觀觀於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二

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於此也是故其係詞也有吉凶焉
卽其失得之象也有悔吝焉卽其憂虞之象也蓋吉凶
悔吝雖係于詞而其原實起於變

張雨若曰吉凶者二節時說都云一是申上觀象繫詞
而以人事明之一是申上剛柔變化而以造化明之愚
意不必如此分頂只須過云詞占象變具而易道備矣
天下之理有不摸寫於其中乎看來吉凶就是人事的
得失悔吝就是人事的憂虞變化剛柔就是造化的進
退晝夜六爻之動就是三極之道總之是要見易之至
實至精而人不可不學也所以下文就接以君子學易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三

之事如此是脫洒多少爽快三極理也故不曰象
而曰道其實只是象字意都是從有易後形容說其曰
之象者言是這樣子相似非實指觀象之象

是故字貫下節憂虞分貼亦自明白虞安也凡人行事
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而憂則能自
訟而爲悔安意肆志而虞則必召辱而爲吝朱子曰悔
吝是吉凶底交互處悔者吉之漸吝者凶之端又曰吉
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
便凶凶了又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
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

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
了化化便是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

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進退者造化
之消息晝夜者造化之幽明陽化爲陰只恁地消縮去
便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爲陽是其勢浸長漸有頭面故
曰變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爲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
爲剛柔動卽變化所謂剛柔進退也三極之道亦只一
動故以六爻之動爲道非把六爻爲三極也虛齋引一
陰一陽之謂道句來看更明透象言柔變爲剛進之
象剛化爲柔退之象剛進柔退明晝象柔進剛退晦夜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四

象蓋卦爻剛柔相推以成變化而變化將來又成剛柔
猶是晝夜相繼焉其柔之變復爲剛者猶晝之仍繼乎
夜也剛之化復爲柔者猶夜之仍繼乎晝也

程紀曰剛柔變化曰象不曰道惟是六爻之間一剛一
柔變變化化周流不滯則動也動卽道也道至極也極
一而分布於天地人爲三故曰三極蒙引曰易中語道
體則謂之太極語太極流行則謂之道又曰易有太極
推原於卦爻未生之先此言三極之道是推究於卦爻
已動之後

孫質菴曰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繫詞不惟盡造化

人事之形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不學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在乎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乎吉凶悔吝之爻辭其躬行心得只是一簡易理

居安樂玩不是君子去居而安樂而玩也上文說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則此卦爻之序列處分明三極之道之昭陳此卦爻之條辭分明三極之道之闡發次第燦然義理瑩然足爲君子之居安樂玩耳故君子居則觀象動息於斯而不能舍也

蔡虛齋曰只是義所在便是序君子終身有終身之序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五

一事有一事之序今日與昨日所應又各自有其序終不越乎時之一字時卽序也序字中切不可涉潛見惕等語如此便是爻之詞矣孔疏辭有吉凶悔吝君子見善則思齊其事見惡則懼而自改所以愛樂而耽玩也卦爻皆有詞但爻有變化取象旣多以知得失故君子尤所愛樂

吳因之曰瞬息頃刻若非易序那事就走作了怎得不居安然亦非繩趨墨守之謂只是左來右去千翻萬覆却做得恰好至當不泥定卦爻之迹而運用精髓處渾是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究竟居安易序亦無他

道時而已矣爻辭雖不如彖辭之約却一爻自爲一義一事自爲一理其員轉推移周流活潑處不啻烟雲過目頃刻萬狀蓋易道趨時而趨時之教尤盡洩于六畫若以隨時從道之心思潛思暗想真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故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

程敬承曰居安惟易序循之而便故安也樂玩惟爻詞味之而永故樂也又有非是則不安非是則不樂之意乃其玩辭而并玩占何也聖人係詞以明吉凶占之所值卽詞之所示也又何以分動靜也詞以概示其理占則更切于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六

朱子曰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詞筮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象占其變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詞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詞而決焉其示人詳矣故君子居則既觀象矣又玩詞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則行否而凶則止是以動靜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盧云觀玩還重卦爻上謂之由詠筮而得所值卦爻之變則可謂之在揲尸上看則不可胡雲峰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也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

變與占之宜動靜無非易卽無非天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吉一而已凶吝悔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此獨言吉一者欲學易者學此一也學得此一卽吉也易述紀聞曰觀象繫觀諸卦爻之象觀變只觀所變卦爻之象耳占以揲而值之將用之以爲決斷故謂之占易以變爲占于占言變蘇氏曰至於占而君子之慮周矣是以自天祐之卜子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卜之明也聖人極陰陽之度窮變化之會而得其易是以合於天而自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七

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汪都山曰上言伏羲之易此言文周之易上只言易觀而此言三極之道有許多變動太古與中古之氣象可見矣三極之理何理也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在所謂理之正者貞之謂也然不變之中又有至變者在所謂理之貞者時之宜也聖人本此以係詞定占君子學易有得於趨時之貞焉於易思過半矣蘇子溪曰君子身與道俱便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爲象心與道契便與易之辭契而忘其爲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玩辭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於道則三

極自我立而天且弗違矣陸庸成曰三極分之則三合之一天也易著之有吉凶君子體之惟吉也故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吳羔曰首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前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此章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八

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

程敬承曰通章重辭是統言卦爻之詞之通例也彖詞言乎象爻詞言乎變自吉凶悔吝无咎之詞係而卦爻之精蘊闡矣要之聖人係詞其言吉凶甚辨其憂人最深其震動人最切其指人以所之之路最明無非欲人謹其介而防之於初知所悔而改之於后所之者向易不向險向吉不向凶而歸於无咎耳此卦爻之詞之通例也係詞之功大矣哉其實辨吉凶一句足以繫一章之旨指其所之卽辨之以示人處而憂悔吝震无咎無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吳因之曰言象言變言失得言小疵善補過猶只是易書平易通達之教至憂悔吝震无咎則聖人所以潛移天下默奪人心尤開物成務之至妙而用意之最深者也須知此章非徒叙列通例全是發明聖人憂世覺民之心每句中要看得此意卽如辭有險易一句當講云不險其辭則使天下懈怠而無震懼之心不易其辭則使天下危疑而無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兩存而不廢故

洪覺山曰彖者文王明一卦之辭爻者周公明各爻之變皆指其所以示人從太而趨易也悔吝憂虞吉凶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十九

攸繫而但曰小疵何也言小疵以見其可爲也夫天下無不可爲之理時有難易遇有善惡爲之則在乎我而我無所主以蹈于惡而入乎難其得諉之于時與遇而謂非我之過可乎无咎善補過是作易之至意也故曰詞也者各指其所之也者之於得之於吉之於無過之地而且危之險之所謂爲君子謀者是也

姚鳳梧曰聖人觀象而係彖辭故彖以言乎象象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象乎物之宜者也聖人觀變而繫爻辭故爻以言乎變變者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趨乎時之變者也 孫質菴曰象在全體尤渾淪明白

故專以象歸之彖彖非無變也變在逐節隨時可見故專以變歸之爻爻非無象也

潘雪松述曰爻之所以吉者言乎得若元吉征吉貞吉往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爻之所以凶者言乎失若征凶貞凶終凶見凶有凶之類彭山曰得正言吉心之安處也失正言凶心之不安處也悔者不肯自安於不正心切悔悟此趨吉之路然未至於吉吝者不能自克其不正心竊羞鄙此趨凶之路然未至於凶故曰小疵小疵者未成失得猶許其改也无咎本亦有過以其善補過是以无咎朱氏曰止於當則其德全全則人以爲休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

而依之過於當則其行缺缺則人以爲咎而違之惟其缺而補之然後无咎吉凶悔吝无咎皆舉爻辭以明通例其人心皆安於天理之正而不正者自覺其凶少有不自不容已於悔且吝此皆反正之幾欲人自得其本心也 沈翼亭曰曰失得曰小疵曰善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卦爻所以有此者以時位才力之不同耳卽所謂象與變也

程敬承曰善補過善字極重人既有過卽如玉有瑕疵永有破碎非磨碎極工則瑕疵未淨非彌縫極巧則破碎之痕尚在不得謂之善補善補者反之早救之力改

之又改以至於無之謂也

張兩若曰列貴賤二節舊說相承以位申變以卦申象吉凶悔吝无咎各申上文其說亦通但聖人當初只是看得易中通例有如此的又有如此的遂項數出原非有意爲文故只須散散講去不用牽連承接及分截段落爲是列貴賤二句輕是引起下三句下三句爲一例楊龜山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大小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貴賤者如以貴下賤大得民之辭皆爻位之所列也小大者如小往大來大往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十一

小來之辭皆卦象之所齊也余四明曰列齊辨非是人去列齊辨乃易自列之齊之辨之也徐魯菴曰爻有定位而上下各就其承乘之分而觀之則凡居上而尊者皆貴也處下而卑者皆賤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卦之陰陽各有所主故以陰爲主者其才弱其道私其類慝而有依阿渙忍之規模則皆謂之小以陽爲主者其才勝其道公其類淑而有光明俊偉之氣象則皆謂之大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此二句只是起辨吉凶一句非是應象者言乎象二句也

朱子曰悔吝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

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

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彭山曰憂者危

懼之意介者辨別之端善惡所由分之界也當初悔初

吝之介而不憂則必至於凶矣震驚動也當其過時惕

然驚動此即悔心之萌也能悔則復于無過矣龔氏曰

悔則无咎介則無悔不近於知幾乎張氏曰易三百

八十四爻憂悔吝而存乎介者多矣唯豫之六二介于

石不終日貞吉在豫之時能介而自守者乎震无咎而

存乎悔者多矣唯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在復

之初能悔而改過者乎胡雲峯曰前曰悔吝者言乎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十二

其小疵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謂當謹於其微不可
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无咎者
存乎悔蓋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
天理萌動之機不悔則人欲沉痾而不自知也洪覺
山曰吉凶之見乎辭易見也辨其吉凶而知其所之難
見也故玩辭觀變所以辨也介也者悔吝之幾小之意
也憂之於小則小疵可免而況於大乎悔者悔過也處
時與遇有爲之善心也人孰無此心也有此心而不能
震動以決焉則不覺爲怠心所勝而无咎者終不可免
故曰震无咎存乎悔善補過之謂也故非震不善也

朱子曰卦有大小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楊誠齋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蔡虛齋曰辭之所以有險易者豈聖人故爲是險易哉隨其卦之所向耳所向處是情情則有險易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大卦所向者易辭則從而易小卦所向者險辭則從而險聖人繫辭只依那象據本章通例看卦字皆兼爻說張雨若曰此節還是總結大意上文散碎說箇通例此則總合說以見辭出于卦正所謂彖言乎象也而又可推見爻所向處是情卦有大小則情之所向有險易了故辭亦隨之大卦辭未必皆易小卦辭未必皆險此亦只是大槩說耳質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之也辭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有定準就理者無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信有易地

而不可惑以險途者全在於此周用齋曰此可見聖人係詞無非示人之向往當由乎易而不可入於險也淮海曰君子之居而動也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于不善之謂過盡善而得則吉盡不善而失則凶覺其小不善欲改而不及則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可以改或不及改或不肯改則爲吝當悔吝之萌不以小疵自恕以求補過則爲无咎言積疵則爲失積過則爲疵積疵則爲凶積補過則爲无咎積无咎則爲得積得則爲吉此其一念之微而其著甚遠君子之所以貴慎獨與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孟子之所謂間卽大易此章之所謂介參天地在此盡人物在此淪夷狄在此入禽獸在此可危也哉可懼也哉所以學易之道全在憂悔吝者存乎介一句君子有終身之憂其此悔吝之介乎胡雙湖曰第一章夫子論伏希畫卦而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係詞而有望於君子之學易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泛示夫衆人之用易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陸庸成曰前三章畫卦係辭則易之事備矣故易與天地準及一陰一陽以下俱是贊易此章與下章非二也此章曰天地之道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曰神無方下曰不測之謂神此曰易無體下曰生生之謂易但下章用謂字以申之似別爲一章也此章看數故字下章看數謂字道統神易而得名神則兩者一之易則一者兩之此三字又二章之目也 又曰彌綸天地之道是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五

綱下三節至晝夜之道而知總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天地曰天文地理曰天地相似曰範圍天地其生死鬼神知仁化育流行皆具之天地者也神易者易之神易是總結而贊之

程敬承曰易與天地準於聖人用易處見得聖人用易以窮理盡性至命亦只是一套事窮理處即是盡性盡性處即是至命不必阨把理性命三字牽纏須要說得渾融活潑蘇紫溪曰首節是知天地次節是似天地末節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以謂之彌綸也極看得好要之三節亦自貫

串與天地相似承上文來知之明則體之至也知仁合一猶天地之動靜始終聚散合一也道至此則何不可範圍曲成通知乎通知是渾融爲一之意非漫曰兼之而已故贊之以神無方易無體其曰用易者聖人一身無一非易猶易爲體而聖人爲之用非必用易畫而后能爾也潘雪松述曰此直贊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有卦畫而無言無言而無所不貫無所不在精示意見而不可以形迹貌象窺測者人全具之人不得而執之故言易與天地準朱氏曰乾準天坤準地九準陽六準陰與之平等無低昂輕重之閒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象旨彌以反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六

本言如弓既張而彌之愈反愈合綸以致用言如絲既分而綸之漸合漸大也 準準其道也道莫大於天地苟非易與之準不免有空缺處又有鶻突處安能恁地彌綸今易惟與之準所以於天地之道能彌之綸之彌包綸外綸在彌中舉幽明生死鬼神仁知化育流行之道無不包羅而其中一一脈絡不紊也

惟天地之道彌綸於易故聖人以易証之天地間見得易道透徹故於天地間更無障蔽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故知幽明之故苟爽曰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也幽謂天上地下之不可

得觀者也。明謂天地萬物陳列於耳目者也。朱氏曰：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爲氣，明而微也，氣聚成形，幽而顯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於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理。洪覺山曰：天顯易明，故曰觀地幽難見。故曰察。

朱子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折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荀爽曰：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楊止菴曰：始以未生之前言，終以既死之後言。原推本也，反歸覆也。推本于未生之前，則知始者以此故始也；歸覆于既死之後，則知終者以此故終也。說者究竟之謂，始必有終，終必有始，死生究竟如此而已。故曰死生之說詳具于程張朱之書。

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爲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吹爲魂。精氣合則魂魄合，而疑結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爲變。變是魂魄相離，此雖獨說游魂而離魄之意，自見矣。本義聚字不是二者合聚之聚，乃凝聚之聚。對散而言也。魂漸漸散去，無所不之，故曰游。蓋魂原是氣，本無形也。魄是有迹底物，本是精血，只乾枯而已，非實降也。對魂遊則爲降耳。章氏曰：鬼神之情不可窺。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七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八

鬼神之狀不可見，何從而知之？精氣爲物，物則有象，有象則終壞而爲鬼。遊魂爲變，變則無方，無方則不測而爲神。是鬼神之情狀，不干精氣游魂而知之乎？楊止菴曰：自無而有者，神之伸；自有而無者，鬼之歸。合而言之曰鬼神。情者，張子所謂良能、中庸之能使者是也。狀者，張子所謂造化之迹、中庸之如在是也。又云：精氣魂魄，凡天地間風雲之類，皆然。或以耳目口鼻四肢爲魄，視聽運轉噓吸爲魂。此特就人身言，未詳。張子正蒙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斯言得鬼神之情狀矣。陸庸成曰：其聚其散，可知鬼神之狀。其條聚條散，有所以聚所以散者，可知鬼神之情。情卽狀而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是也。非物變便是鬼神也。鬼亦能神，神不離鬼。鬼之伸卽神，神之屈卽鬼也。章氏曰：精氣卽遊魂之所凝聚，遊魂卽精氣之所運用。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着者，謂之變。魂之于物也，直寄焉耳。精氣遊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惟精氣全而遊魂定，則發揚昭著，雷動風散，鬼神之變化其非我也。聖人只教人從自家身中認取，故曰：人者陰陽之變，鬼神之會。又曰：精氣爲物形之謂也。遊魂爲

變神之謂也。形有生滅，神止往來耳。於此了徹，修身以俟，不以天壽貳其心。斯命自我立矣。情狀猶言氣象，情無形而狀有象也。張雨若曰：「故字說字情狀字，虛齋俱看得太深，都說做所以然的意，看來不必如此。」本義云：「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可見朱子是就把幽明死生鬼神為陰陽之變，初未嘗以所以陰陽之變為故，為說為情狀也。存疑最透，可看幽明即故觀，察即知下做此。

與天地相似，承上言幽明陰陽之顯晦死生陰陽之消息，鬼神陰陽之聚散而皆盡之於易，可見易之道即天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二十九

地之道也。聖人體易，故其道與天地相似，相似故不違。程敬承曰：「知周即上知其故，其說其情狀之知，無物不知，是謂知周萬物。天下者萬物之會也，道濟是有道以濟天下萬物也。隨知周之所至而處置得宜，非增非減，無偏無陂，何過愆之有？蓋道本無過，道濟故不過也。道濟似不必扼把仁字代他道，蓋合仁知而一之者，旁乃旁通之旁，非旁蹊也。旁行不流，王註謂應變旁通而不流，渾是也。知周之人，經權常變隨其所行，無不通達，豈其溢於理之外而流焉如水之在孟，稍過則流，不過而何流乎？聖心旁通而不流，豈有所係累而不樂何者？旁

通理之通也。通於理即通於天而樂矣。

樂天自爾，知命命即幽明死生鬼神屈伸代謝於天地萬物之中者是也。非吉凶禍福之謂也。曠然天游之心，直透徹於理之所以然，而渾忘乎感遇之適然焉。得有憂到此無憂地位，覺在在自得處處皆安，何土非適何適非仁？故曰安土敦仁安土，乃所以敦仁也。辟如桃仁杏仁，必安之土中，而后能厚培此生意。生意培得厚，自然暢茂條達，而無彫瘁之患，所以能愛。

吳因之曰：「旁行不流，蓋於員活通變之中，不失萬世經常之道。此特謂之善用經，便是不說權也。罷樂天知命

周易宗義

卷九

又三十九

者，心即理，理即心，直與此理潛孚然契，而至於吉凶禍福順逆窮通，直付之兩忘，十分見得透徹如此，則胸中只有一段天理怡然之趣，絕無分毫客感走入我懷，故不憂。蓋天下事本不必憂，亦自無可憂，且天理精微之極，內本未嘗有憂字，憂自是俗情，自是世態，若養得卓然之職，超世之見，以其心立於昭融洞徹之境，任是外邊震撼，我只坦然泰然，何憂之有？

潘雪松述曰：「非樂天何能安土？安土者，隨寓而安心，無係累。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不能安仁，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有己，不知有人。」

何以能愛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遇其敦仁一也其能
也一也其知天知命一也洪覺山曰樂天知命知之
實也安土敦仁道之實也學之功在知與仁二者功之
實也安土故敦仁能愛所以濟也能愛能字宜玩博施
濟衆聖人豈能必哉本義下不忘字最有斟酌上二句
是合言知仁此二句是分言知仁本義云益深益篤者
非真箇有漸次蓋上所論尚涉行事上此就他心體說
故云至耳句句都要見用意下做此

周易宗義

卷九

三十

經釋曰知其說其故其情狀是三知者知天知人之盡
天下之大知也於易焉知之易而知也不憂能愛情反
之性性復之命也於易焉具之於體易焉能之簡而能
也

朱子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
人則爲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
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
無過差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
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員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
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
也通是兼通晝夜之道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
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神無方而易無體神

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
或爲陽或爲陰如爲春又爲夏爲秋又爲冬交錯代換
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潘雪松述曰範者形之所自出圍者數之所能周天地
之化有形數故可得範圍相成也而開物相克也而成
務於形制於數而未始有窮也無以範圍之則天有
愆陽地有伏陰五行之氣拂鬱而失其性其發也有不
得其平而甚至干過易將天地之化如用範來範成各
就圍裏都沒過遮攔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纂言
曰如範模在外圍達得天地之化在其中也即此就是

周易宗義

卷九

三十一

不過 龔氏曰範者形之使有體圍者制之使有方春
則生夏則長秋則斂冬則藏一寒一暑終則復始天地
之化也使之各因其時而成功此之謂範至于寒不陵
暑暑不奪寒陰不至于太肅陽不至于太溫而萬物各
得冲氣以生此之謂圍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是皆中
節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程子云模範出一天地固非在
外也如此即是與天道相合之意所謂不過者在聖人
朱子云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
道所謂裁成者也如此則所謂不過者疑若指化育然
義雖天地之化消息盈虛而已其妙雖不可測而理則
有常聖人裁成之云亦惟因其時順其理爲之節度以
遂生人之利非能有所損益
也程說較簡而明故存之

鄭氏曰天下之萬物出入死生之不齊而不可爲量數由其道得其宜莫不安其性命之情而致曲以成之易而已蓋帝之於萬物所以出齊相見與夫役說戰勞而遂至於成也蓋一理而足哉此之謂曲成萬物而不遺也王註曲成者乘變以應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宜得矣孔疏聖人隨變而應屈曲委細成就萬物而不有遺棄細小而不成也

程敬承曰曲致則無所不致而誠之量滿矣曲成則無所不成而物之生完矣曲之一字固盡已盡物所不可少者哉吳因之曰講範圍要得主張天地意講曲成

周易宗義

卷九

三

要得提挈萬物意言範圍則曲成亦在其中然範圍實際處畢竟在曲成萬物上

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爲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蘇紫溪曰晝夜之道句要玩一道字又要玩一通字晝有晝之道乾爲動直坤爲動闢於人爲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爲靜專坤爲靜翕於人爲宴息晝

非自晝而爲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爲晝之根道固然耳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此道也聖人夜氣有息旦晝有爲靜而復動動而復靜直與晝夜之道相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復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非聞見之知也陸庸成曰自吾人呼吸之近以至元會運世皆幽明也皆生死鬼神也則皆晝夜也析分之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合之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此莫非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道故易之神以方求之不得易之易以體執之不得而易與天地準也神即易而寓故無方易隨神而化故無體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

象旨神者何易之道也隨物而在故無方也何以爲易理之變化也易何以無體變化故無體也葉少蘊謂凡易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體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無體淮海曰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萬物知命知晝夜如此乎言知之詳也總之只是知易耳幽明即死生死生即鬼神鬼神即萬物萬物即命命即晝夜曰故曰說曰情狀曰道曰化皆易也此知放而彌六合卷而藏于密吾心不慮而知之知是也若一入於慮便不神便不易便不能放不能卷便入聞見便落見解非德性本然之知矣德性本然之知乃同於天地萬

物而能生乎天地萬物者故大學之道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合天地萬物而為一體是為格物妙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而通於知是為致知致知則得易易者心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心之不測便是神心之生生便是易非致知其何以哉故知致知則理窮則性盡則命至按神無方二句有在聖心說者有在易書說者俱可只相命題何如耳如單出一節或二句可就聖人至命上講蓋神易是命神無方易無體聖人之至命也若出全章則宜以此贊易道之妙正所謂與天地準者也

趙震潛曰範圍天地三段須要識與上下兩節相貫串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

處如上文止說道濟天下敦仁能愛而此則萬物盡屬其曲成上止說知幽明知死生鬼神而此則晝夜盡屬其通知此正聖心之神無有方所聖心之易無有形體處自存主而言為神自流行而言為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第言彌綸天地之道耳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第言神無方易無體耳此則直指陰陽之生生謂易陰陽之不測謂神生生之易無體也不測之神無方也總之見一陰一陽之道所以為至妙也故章首一句是通章之大綱下文不過歷數以示人耳若曰此一陰一陽之道也在賦受上見得則為善性在造化上見得則為盛德大業而總謂之易在物生則曰乾坤在人事則曰占事而總謂之神神易道之至妙至妙者也皆道則皆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一陰一陽一字最員活是旋轉不窮意所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

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道之所由名也陰陽相禪則相繼繼則流行於天載極純而無雜善也陰陽相繼則相成成則體具於人物各正而不偏性也性則合仁與知而一之者也仁者見之云鮮矣曷不於造化顯藏之機觀焉仁而曰顯顯即知之用也用而曰藏藏即仁之體也顯而藏藏而顯以鼓萬物之出入而不與聖人同憂此盛德大業所以為極至乎夫大業外也而就所藏之富有者探其大盛德內也而就所顯之日新者徵其盛此見內外互根陰陽迭運其生生寧有窮哉陰生陽陽生陰生而不已如環無端是之謂易也成象效法

何物而非陰陽極數通變何事而非陰陽只一陰一陽耳而兩在卒不可測也則謂之神而已矣論道而至於神斯其爲至妙至妙者歟上章論易彌綸天地說到神無方易無體此章論道不外陰陽說到生生之易不測之神蓋惟其生生所以無體惟其不測所以無方也陸庸成曰自天尊地卑至與天地準遂句言道則逐句都是陰陽却秘此二字並不說出至此乃點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韓註道者何无之稱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體不可爲象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故至乎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

神无方易无體而道可見矣孔疏一謂无也无陰无陽乃謂之道一得爲无者无是虚无虚无是太虚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以一爲无也張雨若曰首一句是通章頭腦直管下文道以運行而得各故一陰一陽方謂之道虛齋云兩一字最法迷運意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恁地迷運而道不外是矣蓋孔子本直串說下而朱子則恐人誤指氣爲道而失其所爲形而上者之意故別而言曰陰陽迷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正所謂當離合看者也此說最融王伯厚曰先陰后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開靜而動也

程敬承曰陰陽原非兩物故總歸之於一而不分所以顯而藏藏而顯所以陰生陽陽生陰所以在陰又在陽在陽又在陰孔疏所謂無陰無陽乃謂之道是也楊止菴曰道者一也即太極也一不可言即此一者靜而生陰是爲一陰動而生陽是爲一陽可言也故曰之謂道

潘雪松述曰易以道陰陽天地人物萬般不同其實不越陰陽兩端陰陽原不相判渾合而成此一元太和之氣自於稊自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乃所謂道也又曰繼之者善天命之本然乎成之者性人之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三

得於天命自然乎繼者陰陽相續貞又爲元此太和渾淪之體所謂善也成者陰陽化生成男成女此秉彝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無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體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得性之至善而不滯於意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體未免失其中正落於偏倚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或偏於陽或偏於陰仁與知遂分而爲二至於百姓則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一陰一陽之道皆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陸庸成曰陰陽

二字不容分屬。纔分屬便是仁。知之偏故一陰一陽就交處言之。陰陽交然後生物。故隨說繼之者。繼字還是兩個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成性則所謂物與无妄也。元統天而爲善。善生心而爲性。其陰陽流行初無斷絕。曰繼其陰陽稟受各涵生理。曰成故夫善者性之原也。性出于善。而性則已落於質中矣。乃知孟子之論性善。亦論其繼者耳。性落於氣質則人遂緣氣質而爲見仁。知兩家各自謂道之全在我。而却是一偏。其謂之仁謂之知者。由人指其所見名之也。非君子之道也。張雨若曰。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過人物去了。周易宗義

亦自知其偏矣

朱子曰。繼善成性是于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是於人氣稟有偏處分屬陰陽。爾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也。謂之二字須看得有下落。言他偏了。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之止於此。非謂此道爲仁爲知也。吳因之曰。究竟無仁不成。知不成。仁他在所見之中者。亦未爲全是。今只大槩就偏全論。亦是得了一邊失了一邊。故曰君子存養鮮矣。潘雪松曰。此皆落於成性之後。而未親乎繼善之初也。淮海曰。聖人之見。即仁知之見。但聖人不落於仁之見。知之見。仁知者。即落於仁之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日用。即人情物理也。人情物理。易理也。除却人情物理。何者爲日用克己復禮之學。全在視聽言動上做發。有峻極之體。全在三千三百上見。曰知曰見。知此合一見。此合一之易理耳。其知也。無所知。無所知則無所不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其見也。無所見。無所見則無所不見。故曰望道而未之見。吳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爲真。蓋未到之害。猶可言也。即未到以爲真。則終蔽矣。所以仁者見之謂仁。知者見之。知聖人把這兩

樣人直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類同看。蓋一偏之蔽。甚於全體之蔽。全體有蔽者。一悟便是開朗。猶有可望之。日。惟蔽於一邊者。那一邊頗知略似有見。必自謂透徹。自謂了悟。比諸茫無所見者又多一番障礙。故即未到以爲真。聖賢所重戒也。

潘雪松述曰。君子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在天地爲元。在萬物爲含生之仁。造化以貞復而肇生物理。以歸根而反生。顯諸仁也。一陰一陽。妙合而凝也。然而莫測其出機焉。莫測其入機焉。藏諸用也。一陰一陽。機緘不露也。仁即生理之根柢。而於是乎顯。所以綿綿而不絕用。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十一

即發育之盛大。而于是乎藏。所以混混而無迹。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道之妙也。又曰。仁言顯。即用是體。用言藏。即體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總是一陰一陽之妙。蓋顯即明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體呈露。而不落聲臭。藏即陰之靜。而附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無所作爲。顯而藏藏而顯。不可以意見見。不可以耳目知。此所以仁者知者。滯于偏而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不知。程敬承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何以曰顯也。宇宙間種種功化。無一非大德之生所發露者。所以爲顯。用又

何以曰藏也。蓋其所藏乃有用者。即所謂體也。惟以藏用爲用。故其用大。如徒曰藏。諸體而已。則藏不偏於寂乎。朱子謂顯仁是用底跡。藏用是仁底心。是也。一顯一藏。萬物由之以化。故曰。鼓萬物也。孔疏言。道之功用。能鼓萬物使之化育。聖人化物雖體道以爲用。不能全無以爲體。猶有經營之憂。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道則無心。無跡。聖人則無心有迹也。或謂聖人之盛德大業。雖不能無憂。亦不可謂不至也。曰。此姑抑聖人以揚天地耳。天地盛大之至。於顯藏三句。總見得不必於盛大外。又別尋個至也。吳因之曰。天地德業只盛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十一

大兩字便說盡了。又曰。至矣哉。乃申贊之詞。不可以顯藏鼓物爲盛大。不憂爲至也。程敬承曰。顯仁爲用。知之用也。藏用爲體。仁之體也。仁而曰顯。就於顯仁時見得日新。而曰盛德。用而曰藏。就於藏用時見得富有。而曰大業。止謂陰陽互根之妙。仁知合一之道也。蘇氏曰。造化不自以爲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自以爲有。此其富有咎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新者物耳。易述曰。故者。不留積盈而來者。不匱也。是日新也。胡雲峰曰。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即所以爲生生之易。

王子衡曰易即時措之道隨時變易無有窮已故曰生生之謂易 蔡虛齋曰陰生陽陽生陰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為動靜榮瘁之類其變皆無窮也易字該得廣 史泉南曰此句亦一章柱子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相照應見得上五節是分言陰陽動靜之兩端此則合言陰陽動靜之無端也 趙震潛曰此節之意徹首徹尾是中間一個大關鍵處若專就本節論兼造化人物相生之理立說若兼上文言則繼成之相乘仁知之相用德業之互根皆生生所在若兼下文則法象之相禪占事之相因亦皆生生所在易者變易之

名陰生乎陽是謂陽之易陰陽生乎陰是謂陰之易陽易以理言并及書者以其理一故耳

經釋曰有生者有體生生者夫何體之有故生生謂易也無體之體物無不體成象者乾乎而何象非道也效法者坤乎而何形非道也事之未來極尸之數以知其來占乎而人與知皆道也占之既決即占之變以通其變事乎而人與能皆道也皆一陰一陽之道也在陰非陰在陽非陽方陽條陽方陰條陽此豈有方哉有方可測無方不可測也故不測曰神也

朱子曰乾只畧成一個形象造化方有此顯露處坤便

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却細了萬法一齊出見則大段詳密矣效如効忠効力之効有陳獻底意思 蔡虛齋曰法象就生物言二字有微著之分象只是一團氣耳法是坤元資生之後乃氣之聚而形體已具也余四明曰乾坤即陰陽二字成者物之端倪成也效者物之形貌見也不是乾成坤效也 通上文而論繼善成性以付受言有在天在物之分顯仁藏用則專主在天之化言成象效法則專主生物言

丘建安曰數尸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數可以知來事行事也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潘雪松述曰有象有法則數行矣易逆數也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有以極其數道無數也故未嘗有窮物有數也故可極焉數為可極則來物為可知此占事也象旨占者窮過劫之數遂知來物事則貫十有八變因變以成務矣孔疏凡天下之事窮則須變萬事乃生故云通變之謂事 楊止菴曰數極則窮窮則變變必通變通者通之變此生生所以不窮極數知來即是占通變即是事故曰之謂

程敬承曰生生之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數乃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非實指占筮

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有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恐未及畫卦筮尸以後事也。

楊止菴曰：凡上文所列皆陰陽之所爲，而所以爲陰陽者，則不可測。此之謂神。章內一陰一陽之謂道，指本體言。生生之謂易，即變易指用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指體之微用之妙言。蓋有本體乃有是變易之用，此皆陰陽之所爲。欲測之有不可得而測，則至微至妙，故曰之謂神也。

朱子曰：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

周易宗義

卷之九

望五

走來走去，無處不在，所謂兩在故不測也。趙震潛曰：

兩在不測，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是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爲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爲陰。神者變化之極，不可以形詰者也。總上文而言，則綱維于繼善成性之中，迭用於顯仁藏用之際，變化於陰陽生生之內，流行於乾坤占事之間。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

丘建安曰：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托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無窮，其實不越陰陽兩端而已。龔氏曰：初言

道以一陰一陽爲宗，中言易以乾坤爲序，末言神以陰陽不測爲妙，則易果道陰陽而爲理氣之別者，亦太刻畫矣。業德易乾坤占事神是一陰一陽之道，隨所在而得名者，非二理也。

夫易廣大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陸庸成曰：說易者未說破陰陽，縱自天尊地卑說到與天地準，俱以懸空一說破陰陽，便覺上上下下無時無處無物，不是這箇故。前章贊造化曰：盛德曰大，業曰至矣哉。而歸之生生之易，此即贊易之廣與大。又曰：其至矣乎，皆不外陰陽之道也。前曰繼之者善也，此曰易簡之善，前曰成之者性也，此曰成性存存，前曰顯仁藏用，此曰專直翕闢，前曰盛德大業，此曰崇德廣業，前曰生生之謂易，此曰大生廣生，曰易行乎其中，總是天地之所有者，皆易之所有，非易有之也。陰陽有之也，此聖人所以用易爲效法之書也歟。

按此章三節一氣相承，說首一句是冒子以言乎遠三句虛虛狀他廣大的模樣，次節推廣大本於乾坤而未

節遂承之曰配天地至配四時日月至德皆配天地中事也郭青螺曰論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說到四時之運行日月之照臨則天地之所為廣大處猶未見得不推極到至德處則天地之所以為廣大處猶未盡得故究極言之見得易之廣大原本乾坤廣大而來而其理之精微實通極于乾坤之所為乾坤處非直配天地形體之廣大已也承上章說來天下之道不外陰陽而易道陰陽之書也故其中含蓄得多而廣外面包括得盡而大愈遠則愈見其充周不禦也愈邇則愈見其精實靜而正也謂之靜正言此理自然各足不待安排和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六

置而無所偏缺也胡雲峯曰靜而正本義以為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無非此真實之理也
孫質菴曰不但言天言地而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事物物巨細畢現無一不在其中矣開字要義經釋曰無體無方而無體非其體無方非其方也而安所不備也

陸庸成曰靜而正者即不禦中之真際也所謂寂然不動而天地全收意念不形而萬物咸賴其遠之所磅礴處纖悉呼吸種種各足故天地之間何不備焉是易之

廣大也欲說易之廣大乃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易本乾坤而作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此以性情言上文天地則以形體言

朱子曰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故云一而實地形雖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面發出來故云二而虛天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專直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個翕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四七

則合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潘雪松述曰易之廣大出於乾坤二卦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專謂專一直謂直遂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于此闢謂開而氣之直者出於此俞氏曰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直者坤之德而乾合之坤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乾之德而坤合之是已彭山曰乾靜專坤靜翕譬如人之在家乾則端居於內而坤則為之闔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之出外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為之闔戶此皆乾為主而坤從之之義也大者自內而達於

外廣者自外而包乎內此皆以動而爲用者言然必以靜爲之體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蘇東坡曰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絕意于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欽之無餘翕也發之必盡闕也。註云乾統天首物爲變化之元通乎形外者也。坤則順以承陽功盡於已用止於形者也。故乾以專直言而云大生坤以翕闕言而曰廣生對則乾爲物始坤爲物生散則始亦爲生故總爲生也。張常甫曰專而後動則如遊刃餘地迎鋒輒解故直翕而后動則如源泉未泄一決沛然故闕以不專之心應物是以塊解牛

周易宗義

卷之九

車人

也以不翕之心應物是求鑑於湍也。吳因之曰其靜也專專字與靜字相連若在靜時稍有些未必純乎靜的意思便是騎牆便是夾襖不可言專專者一之謂也。他收斂凝固至于萬有俱息群動俱消連那生生之意却似滅息一般何等專一不二。故云翕者合也聚也言舉萬有之生意皆翕合凝聚于其中不可窺測無少滲漏也。及乾氣一施把向來許多關閉的生意盡數發洩出來如倒囊而出如決堤而潰不容留亦不遲滯故云。又曰廣字要說得細如天氣十分而地氣之承受者止得九分九釐九毫便是欠缺便是包裹不來不可

言廣坤惟翕闕相因任憑天氣充周溥博不可窮蓋坤能盡數茹納盡行包裹不令絲毫走失放故曰廣。虞中菴曰上言易之廣大此言乾坤之廣大到廣大配天地却合龍來也乾以專直而大生坤以翕闕而廣生此乾坤之廣大也易不過模寫乾坤之理而已故曰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此節以廣大配天地作主變通陰陽易簡皆廣大中所有一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間所有配非配合只是相似意。彭山曰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顧魯齋曰四句皆要就乾坤上來其義乃貫廣大生於乾坤之動變通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車九

於乾坤之交乾陽也坤陰也乾易也坤簡也。蔡虛齋曰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不可以陽變而通於陰陰變而通於陽說義是名義之義卦爻之剛者稱陽柔者稱陰即所謂義也。配至德即乾易知坤簡能之至德不必拘定本義人事二字而謂至德爲人性也。吳因之曰廣大配天地是易中有天地而天地爲易之所包也變通配四時是易中有四時而四時爲易之所包也下倣此言彼此相配正見易中有造化有人事以明廣矣大矣之意。蘇紫溪曰天地而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象形人心而

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虛器况物物而雕事事而擾文豈能廣且大耶此廣大而易簡易之所以為至妙也

彭山曰廣大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為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贊之曰易其至矣乎 胡氏曰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固不徒在乾坤而自在於吾之心也

項氏曰夫易廣大矣此一章之總目也遠而不止即直與闢也靜而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矣即大生廣生也易之為道一與兩而已乾即一也靜而守一即其氣專而無不閑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無不利此乾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一

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開者為翕言與乾俱開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闢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大者無不統也廣者無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約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為陰陽者至易至簡也陽者一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易至簡者兩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簡乎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簡者四時至簡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其占也無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此所謂不察也其未占也寂然不動無思無為此所謂靜而正也其形則靜其德則正靜者坤之翕也正者乾之專也其海曰易之廣大於遠不察邇靜正天地之間無所不備見之而其所以廣大者則出於乾坤二卦專與翕所謂靜正也通與闢所謂不察也天地之間無所不備即大生廣生也惟專而後直惟翕而後闢天地雖廣大其至德則甚易簡矣人心之靜正如乾之專如坤之翕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自專則自翕是所謂靜正也

程敬承曰按此章諸說中有重靜正一句者泥程傳必

靜為主之一言也不知傳特就乾坤節言亦是言外之意因而并前節專重靜正則瑣碎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易簡至德說來故曰易其至矣乎易理之至於聖人崇德廣業處見得謂以易而崇之廣之也以乾之易知為知故知崇如天以坤之簡能為能故禮卑如地易知簡能即吾人已成之性也成性存而道義出非即所謂易簡理得者取 陸庸成曰上天之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二

載無聲無臭至矣易之至况可得而言語形容乎故不言聖人之用易不足以見易之至也廣大之內極其精微又極其切寔而精切處又極其變化日用之民固焉而不知仁知之士徃焉而各執夫非易知可久易從可大德業如聖人孰與於此哉故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極高明者莫如智之崇為易見道中庸者莫如禮之卑為易見崇卑合一知禮渾融便是成性獨存而聖人之心其日新富有者已畢具一天地故曰效法非真效而法之也即以易之配天地者配之也觀天地之易則知聖心之易故又從天地設位形出聖人來天

地設位便是天尊地卑而易行乎中便是爲卑高爲動靜爲聚分爲象形者即送運於尊卑之內乃易之原而性之府也聖人用易而知禮一貫則成性存存者同於穆之不已而道義之門一變化之不測矣率性之謂道措而宜之之謂義

潘雪松述曰紫溪曰易是易理非易書上章云生生之謂易是理也在天爲天道在地爲地道在人爲人道聖人所以爲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者即此生生之理而已非請用易以爲德業也 註疏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知者通利萬物象天陽无不覆故以崇爲貴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三

禮者卑敬於物象地柔而在下故以卑爲用也極知之崇象天高而撫物備理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易道之大豈有出於其外者哉 朱子曰學只是知與禮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着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着實去做又曰識日多則知益高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多業便廣禮纔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有欠闕便不廣了地雖極卑無所欠闕故廣又曰禮要極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非卑底事又曰至細至微事皆當畏懼戒謹惟恐失之便是禮之卑處卑便廣也卑便廣高則狹了 吳因之曰不曰行而曰禮蓋禮乃天理節文至

當之則毫不可過毫不可及我行出恰好至當不增一分不減一分適與天理節文相湊合故曰禮謂之禮卑則毋論弘綱大要不踰準則雖細微曲折極沒要緊却一一歸到天理節文之內不遺失而疎放也知崇是如何蓋天下固有識見明敏知識通達者矣只是徇象而揣摩依形而測度終只落在匡子裏惟曰知崇則獨契玄關印正道始蓋非徇象而得依形而會者也天運於萬物之上而聖心之知亦獨超於象數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細微不遺一針不走一線而聖人之禮亦不忽於纖悉細微之際故曰卑法也 聖人所以崇德廣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三

業豈一一模放易理爲之天地間只有一箇理明得此理透徹便是知之崇行得此理切實便是禮之卑卑下也實也卑下纔着實無虛浮效天法地不過形容其知行之至耳非比上又深一步也 陳潛室曰知崇即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禮卑即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欲高明故崇如天禮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專着實則窮臆索幽流於清虛而無執守依憑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禮者履也即人之躬行實踐也楊止菴曰禮即理不曰理而曰禮者以其有實地可據也

天地設位因上文效天法地而來是承上聯下之詞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天地不過此陰陽陰陽有許大變化在顯仁藏用是易行乎其中的實事楊止菴曰此中字即義畱中程子所謂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者也朱子曰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天地設位一似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又曰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又曰成性是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體也義用也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眾人公共底葉敬之曰德崇業廣即道義之在人者也道義在天地則謂之易易在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居門謂有門可出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潘雪松述曰聖人體易於身知窮萬物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物之則踐而行之則坤之成萬物也有天地之位則有陰陽之變行乎其中人有此性則有知禮之德存乎其中但患人不能存之耳苟能存其所存則道義皆自是而出矣門言其出也成性即上文成之

者性也至存存上一存字方言人爲之功程敦承曰易之行有變化不窮之妙而曰行乎其中是天地崇卑之外無易也因以知知禮崇卑之外無道義夫知禮一也以性之本體言則曰成以率性之功夫言則曰存存而又存即在知崇禮卑中見得蓋非以一知見一踐履爲存以知與禮合知禮與天地合而謂之存存也知禮與天地合而道義尚有遺於其中者則是故存則一定不易之體立出則千變萬化不窮之用行故曰道義之門吳因之曰成性存存即所謂至誠無息說亦不已者至此更不須着力把持求合道義只任意隨心發出來那件不是這當然的與那合宜的欲即道用即義故曰道義之門又曰道義之門正至神無方至易無體所謂化境也正見聖修之極意聖修處說得越精微越奧妙則易道之精微奧妙自可相形並見故說聖人便隱隱是說易道之至了蔡虛齋曰此章當以首一句爲主夫易聖人句又一章大綱目知崇至末皆詳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以見易之所以爲至也本義雖以知崇禮卑分屬崇德廣業其實德崇業廣至道義之門處方見不然豈有知崇而德崇禮卑而業廣矣然後又以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乎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金汝白曰承上章言君子體易道於言動之間也上章存存本原之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惟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合一者也

程敬承曰道義之門有無窮之變化變化之成即道義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五

之時出陸庸成曰惟聖人能周易亦惟聖人能作易非聖人強作之也聖人能見天下之所不見於同見之中而又便見吾之所獨見故立卦生爻非聖人不能作也夫天下之至賾至動非人所同見乎而聖人有以見之何以也以陰陽之理也見至賾于至一見至動于至定則聖人之所以也易卦之老少天下之賾該焉擬其可象象其所擬總不出於見如龍馬風雷之屬宛然取象之物與形容相宜故云象也易爻之相雜天下之動具焉觀其可行行其所觀亦總不出於見其衆動會通處即是典禮係辭之斷即是行典禮所謂易以貢也故云

爻也夫理無形而有形者恃易之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恃爻之辭也誰得惡之而誰得亂之是象辭也擬議之原而變化之府是使天下得見其所不見而與聖人同見者象辭爲之牖戶也象出爲變詞決爲占擬議之情恍然見物宜之從來而不泥於象躍然見典禮之通行而不悖于詞則易之所謂不可惡不可亂而變化無方者不在易而在我之言動間矣擬議之準下七爻其例云

程敬承曰仁知之見徂於一已見其偏也聖人之見通乎天下見其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十六

朱子曰賾只是一箇雜亂冗闕底意思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擬諸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也擬形容未便說那水雷風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其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 胡雲峯曰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而象乾坤之宜於是爲奇偶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擬乾坤之形容而取象於天地首腹牛馬以至爲金爲玉爲

釜爲布之類皆象也

朱子曰會是衆理聚處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用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典禮常理常法又曰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那道理如何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說他觀會通後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八

動亦未便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便是動也 沈蛟門曰觀會通行典禮妙在觀行二字觀有昭徹無遺意行有活潑不拘意聖人教天下只在典禮二字典禮不由會通來如何可常行得又畫中時有消息位有當否不可爲典要總只是一理然有宜如此行者有不宜如此行者有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有不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神而明之全在昭覽之昭而后可立爲定則行之天下萬世而無弊故曰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按會通會中之通也會中可行者便是通通即可常者也聖人據其可常

行者立爲常法而曰典禮典常也禮是天則之不可易者亦常也胡雪峯曰通是時中典常是庸最有味得失之異吉凶之別也係詞以斷之天下之動始可知矣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吳因之曰首節不重畫卦全重畫卦本於陰陽二節不重係詞全重係詞本於一理蓋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張本全在此處

俞玉吾曰惟能見天下之賾故能言天下之至賾惟能見天下之動故能言天下之至動潘雪松曰象自賾之不可見處名之是言天下之至賾也辭自變之不可窮

周易宗義

卷之九

五九

處通之是言天下之至動也卦名與辭皆言也程敬承曰至者理之極至處也賾之至處有至一者存不可惡也動之至處有至常者存不可亂也不可惡不可亂只在物宜典禮上見得易述曰此承上文言聖人所言至賾至動之理皆本於實見而人心所由安定也楊誠齋曰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玄虛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玄黃雨於何地日中見斗災於何時載鬼一車證於何人然衆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

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

彭山曰此以學易者言也擬者見之定也議者擬之詳也胡雲峯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程敬承曰聖人作易自物之宜會之通得來擬之議之即擬議於其所宜所通也得其所宜所通者爲言動則語默動止各適其可而變化成矣成變化分明是易之變化了非徒拘拘象爻者之所能也故擬議之功至精

周易家義

卷之九

李

也吳因之曰擬之議之不是一一求合他全把我心神意念運用這段精髓奧義而獨會於意言象數之表者也要之一時盡之矣時然後言即是擬之而言時然後動即是議之而動隨時變易時措皆宜即是成變化張雨若曰變化以人事言變化總只一時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孔子之動靜語默無往非易孟子之辭受進退自與易合故曰孔子聖之時又曰孟子善用易此便是成變化之謂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合下六條

張邦奇曰至賁而不淆諸物故不厭至動而皆貞夫一故不亂中孚言誠其身則物自應同人言正其心則人自親白茅過慎勞謙致謙亢龍惡居亢戶庭教密負乘戒慢皆迫人以自反而敬畏之也張叟東曰舉七爻以見例所以發明擬議成變化之意雖若散漫而實有條理鶴鳴言言行之感應其極至於動天地故不可不慎慎即擬議之謂也同人言感應之道在於同心心同

周易家義

卷之九

李

則不害其異是心也者又言行之本而慎之所出也白茅節言所以慎之之道謙亦慎也勞謙謙之至也亢龍則非謙矣密亦慎也不出戶庭密之至也負乘則非密矣陸庸成曰擬議者將若之何孰爲居室而召千里孰爲以異而成同孰爲可久之術孰爲可居之功孰知亂之有階孰知盜之自致能使千里應者莫如善也能不嫌於迹之異者莫如同心也慎之至則薄物可重用矣厚之至則德禮可存位矣言語之慎密杜亂者杜其階也名器之不假弭盜者弭其招也知此而言動何變化之不成乎

鳴鶴

辭

朱子曰鳴鶴四句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 潘雪松述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質卿曰言之善否在居室而言之應違在千里此何以故蓋君子之言非徒出乎身也出乎身者一定加乎民言之加乎民者一定見於行行之發乎過者一定見乎遠故言行爲君子之樞機戶之運全在樞弩之發全在機樞運而戶必開機發而矢必遠君子

周易宗義

卷之九

空

之運動全在言行一發動自然加乎民見乎遠不可已也榮與辱爲言行之實言與行爲榮辱之主主善而實自嘉主召而實自集識榮辱者先要辨其主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就是此言行夫安得不慎
方魯岳曰一言善而千里應一言失而千里違非應違於言應違於心也周子曰誠存於此機動於彼機在吾心誠存而機握矣何待於彼哉
按居室照在陰字則凡言行俱是隱微沒緊要的以命令政事講非是言出而天下屬耳便是加民行發而天

下屬目便見見遠游讓溪曰中孚謂誠積於中而信孚也慎獨以脩其言行所以進於誠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爻詞本謂二五先異後同孔子則以迹異心同者言之先後字勿泥二人猶言此二人也不指二五

楊誠齋曰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出處同道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

周易宗義

卷之九

李

可裂金可折蘊猶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維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蔡虛齋曰既是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而猶得謂同心者蓋各隨其分各安于義而已非有意於相戾也 洪覺山曰出處語默之所不同者時焉耳時有君子之所難者故必審于其難不爲物奪而后其心可同也是故顏陋巷而禹跖足猶可言也箕子言而微子默微子出而比干死謂之自靖又何說乎若以迹論比干則又號咷之矣是故或遠或近或先或後或遠而千里之外百世之上不知其何爲面目而出處語默彼此可以相質不

疑者心之神也精神所至可貫金石馨香所製不速而通此理至微見聞莫及而況于人乎 吳因之曰同心斷金蓋兩人各各是到理上去信理愈直則兩人相知相信亦愈篤其交如攣固景象真是割不斷截不開故曰斷金同心之言兩人各自說箇道理理中之言極耐咀嚼極耐涵泳我所言正彼所欲發而彼所言亦我所欲發故曰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六十四

蔡節齋曰物置於地亦可安矣而又藉之茅過於慎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慎則無所失故无咎 潘雪松述曰誠齋曰錯物於地無以藉之可乎薄莫薄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故非幣不烟非贊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也泰欲盡去先王之曰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答何

程敬承曰天下事類成於慎而敗於忽况當大過時時事艱難慎心稍有些子不到處便有所失故有取於慎之至言寧過於畏慎也 張雨若曰無所失只說不失於理而不敗意自在其中只中間插入夫茅之爲物句

文字便波瀾有頓挫此亦可見聖人妙筆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張南軒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 楊誠齋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六十五

能之 蔡虛齋曰方勞於事之謂勞事既成有利於人之謂功不德謂不以德自居也厚之至是贊辭言猶僉也原君子立心說德言盛則欲其日進於有餘也禮言恭則欲其若有所不足也致恭存位非謂君子之致恭欲以存其位也能致恭則位以之存耳存其位是有終意 蘇紫溪曰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冲然而天下之事功一无所與在外者晃然赫然而吾心之性分一無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勞

爲德大非 孫賓菴曰德盛禮恭要相承看大凡薄德之士恒以所得自滿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故以所得凌人不自知其禮之當降惟德欲增而日進則禮欲減而日恭此必然的道理

吳因之曰自古英雄豪傑所難者不在萬世之勲猷而在胃中之德量德量須有大涵養大造詣全在性靈中淘洗得淨精微渾然無迹即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無伐無施字面還在口中咄出則是伐與施之念雖已消磨畢竟未能盡化其意念與之相忘只是卓爾地位的說話故此節厚之至三字是一節議論根子盖有厚

周易宗義

卷之九

李六

字則勞謙特其剝技耳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丘建安曰爻義主出處之節言此及於言者盖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故亂之階全起於言語下一則字便見亂不自他生也下三則字亦緊俱着言語上唐高宗謂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是君不密則失臣也陳

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是臣不密則失身也寇準欲去丁謂被洒漏言是幾事不密則害成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幾事泛論衆人事曰幾事則利害伏於隱微成敗係於毫忽尤所不當洩者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害成害其成也語曰國有五寒而水凍不與焉三曰謀泄此君不密之謂也 楊止菴曰慎密不出非一于閉藏也詳擇審處可出而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

周易宗義

卷之九

李七

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潘雪松紀聞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與上慢下暴者皆春秋諸侯之所爲也奪之伐之者誠是也非盜也然皆不由天子之命故曰盜思奪之盜思伐之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知盜知其所從起慢怠情忽忘暴不思輕發害及人物也強取曰奪執辭曰伐伐者雖不免於爲盜而所以致伐者我也故曰慢藏誨盜責在誨之者矣

程敬承曰居上則慢施於下則暴聲小人之罪難免於盜也慢藏二句其喻也大抵天下事只要看我自己我

自不停不當不安不穩外人必群起而共至未有能自脫者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楊氏曰司馬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此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治如陶冶之治謂習其容也 擬議之道當量力而為不可以小撓大以賤貪貴

周易宗義

卷之九

六人

周易宗義卷之十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上繫辭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程敬承曰此承上章擬議成變化說來大意謂人之用易不外揲著求卦之法而著法之變化即天地之變化蓋大衍之數原從天地之數而得揲著之法即大衍之數之用也夫圖數只二陰陽耳聖人衍而用之著法亦只是陰陽之變化耳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揲四而必歸奇變化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皆

天地之數也三百六十變變化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五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皆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引伸觸類變化之極畢能事而酬酢佑神變化之妙用也總皆天地之數也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變化之道卽是神此指著法之變化爲神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張雨若曰易爲揲著求卦而作然著數原於河圖故首卽河圖論之而後舉著策之數與夫求著之法贊之以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

示夫天下萬世之用易者要曉此章不是推畫卦源頭乃是明著數本末虛齋謂此爲易數而發孫吳江所謂數起於天地由圖而載法備於聖人由圖而出者得之首兩節是箇圖說天地之數也大衍句正指著策大衍之數也自分二至能事畢矣皆言揲著以求卦之法而顯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而祐神與前數之功用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相照應然卽揲著求卦內意也未節總嘆其爲神見易之作起於自然非聖人所造爲也

吳因之曰天一地二九節詳敘數法全把變化二字作

骨言河圖之數具造化之功用是固極其變化了至衍河圖中宮之數而爲揲著之數則有四營又有十八變有引伸又有觸類所以畢天下之能事而有功于神人豈不極其變化之至乎

張雨若曰天一地二兩節逐句逐字却是就河圖上指天畫地說箇分曉非泛論道理之文卽是河圖的圖說也總只是這箇自一至十之數上節分屬天地意已盡了下一節只是重把此數分來一看積來一看而積之說就是天地間變化鬼神總之不出此數自此而五十而四十有九而三百六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都從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

圖中衍出可見圖者易之祖宗也又要曉得天地間只是一箇理做主一團氣化渾淪理與氣打成一片數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如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只是一氣流行其間略有箇節次如此非真有此數圈子寄寓在天地間做造化之主宰也按天地之數隱於無形本不曾有此一二三四等項數目然陰陽自然之節限總不出奇偶之次第故其分屬若此此處且分別其爲天地之數註中中五爲衍母卽說下文大衍之數自此圖衍出來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等語是說下文乾坤二篇之策自此圖計出來且未

可露出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者六老陰數在一
老陽位外七少陽數在二少陰位外八少陰數在三少
陽位外九老陽數在四老陰位外各以陰陽之類相錯
於外也 張雨若曰河圖五數原卽是天地之數但當
初羲皇雖得此圖數作易後來人却不知道故夫子據
了圖中圈子歷歷指點區別出來大抵陽氣輕清其數
奇故九奇皆屬天陰氣重濁其數偶故凡偶皆屬地圖
數只是氣之痕迹微爲少著爲多然天地五數各分微
著不然是十多于五矣仔細論來天地之數又只止於
五其六七八九十不過一二三四五之下半截耳至究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

竟之五只在一二三四中三四又只在一二中二又只
在一之中一之祖曰無而已深思之令人真有箇欲忘
天地意思 吳因之曰首言河圖之數皆天地之數正
見圖數卽造化意下面相得有合成變化行鬼神根子
全在上節先要把上節意思看得好言憑他左來右去
交錯互見却是天地却是造化 游讓溪曰嘗觀河圖
之位與數蓋天地之法象無不具焉自一至十天地之
全數也一六居下云云五十居中大塊凝聚於中四氣順
布於外此天地行氣之象也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
處其方此五行專氣之序也以四象之位連四象之數

而互藏其宅此陰陽無始之象也陽始於北而終於東
南在內皆陽之位而在外者陰之數也陰始於南而終
於西北在內皆陰之位而在外者陽之數也此四時消
息之象也天地之撰理實主之而數者理之紀故理無
形而數可知此河圖之所昭示也

張雨若曰上面把河圖分別明白此則摠而兩之曰天
數五地數五又積而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合之五十有五兩段雖有分積之說其實相得而有合
正是成變化而行鬼神此處意已盡了下文但明言之
耳非謂相得而有合了然後去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不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

曰五數曰五位者數在圖中原有定位且以位說相得
有合尤易見耳相得以序言如一居先而二次之之類
是也有合以配言如一生水而六成之之類是也其實
只是聖人看得如此圖數何嘗有次第配偶於其間上
面分天地之數五只是就奇偶分之至二十有五是把
奇之細數積起看三十是把偶之細數積起看五十有
五又是摠把奇偶之細數積起看其實不過只是上面
五數是數也卽所謂相得有合者也就此相得而有合
處所以成變化者在此所以行鬼神者在此此處變屬
陽化屬陰與前後不同鬼神卽變化自有屈伸往來而

名之則曰鬼神耳初非有兩物也數何以成之行之蓋變化鬼神只是箇陰陽奇偶陰陽奇偶又不過是自一至十之數故着此所以三字正指圖中之數言也五行物物都有如虛齋說甚透卽元亨利貞之謂但不可以四時當之四時以行之序言此以生之質言大不同又要知成卽生之結裏處只是上下半截看一三五之生水土陽之變也而六八十之陰則化而成之二四之生金火陰之化也而七九之陽則變而成之變生於天者化成於地化生於地者變成於天變化不於此而成乎一二三四五之生數來而伸也而就生數之中方生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六

者爲來旣生者又爲往六七八九十之成數往而屈也而就此成數之中方成者爲來旣成者又爲往來者向有而爲神往者向無而爲鬼神不於此而行乎蔡虛齋曰天一地二兩節當作一片混淪看蓋天一節旣零碎說就繼之以天數五地數五而着一句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把前面數略說出主意了然後只總計而說出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一句明白此是造化之秘也河圖之數盡是天地之數也吳因之曰相得有合重有合上相得特原起之辭耳言這五位原是秩然有序陰陽各得其分于是陰得陽以爲偶而不患於獨陰不

生陽得陰以爲偶而不患于獨陽不戔兩相配合之妙出乎其間矣惟相合則天數合于地地數合于天天地之數已完全大備而無遺舉天地之全數而不出于有合之內豈不足以成變化行鬼神乎

程竹山曰成變化非以此數能生成水火木金土也生成者陰陽而此數所以發陰陽之義者故能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生成只在奇偶上見得屈伸往來只在生成上見得講行鬼神處只將生成發屈伸往來便了不必更涉變化字蓋生成卽變化無二理也有合只在相得中抽出行鬼神只在成變化中抽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七

出觀兩而字可見郭青螺曰變化在陰陽似無成迹可見而盈虛消息之機可驗於物生之榮枯生悴故於變化上着介成字然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來有迭運而莫可端倪者故於鬼神上着介行字成變化而行鬼神全在相得有合上天地間惟兩故化惟一故神兩相得而各有合神化豈可勝窮哉要深味所以二字折衷曰五行物物都有資始時屬水故爲一流形時屬火故爲二向於實則木故爲三實之成則金故爲四舉全體而言則爲土故爲五而居中此五行本數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生數之副耳猶一之一二之二意也故

曰一變六化二化七變非謂一既生水直待二三四五都一一生了方六以成之也此卽虛齋說而槩括之者按大衍之數承上河圖而言此數之祖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得五十卽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九不用者乃所以爲不用之用也其始平分而爲二則象兩而兩儀列矣取右一策懸掛于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三而三才立矣隨取左右之策四四而揲之所以象四時也隨取左右所揲之餘歸而扐于左手三指之間所以象積月之餘之閏也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於此矣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八

然後別起一掛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掛扐已備其揲過去的似皆無用之策然就此過揲存尸數總六爻而計之則爲乾坤之三百六十可當期日矣又總六十四卦凡陽凡陰之爻而計之則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可當萬物之數矣玄矣哉衍之爲法也卦爻之變化天行之功用萬有之生成豈離夫五十虛一之神乎是五十虛一者著數之所以妙易變之所以成也故以一變言則四營成易以十八變言則成卦以九變言則八卦而小成引其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觸其變之類而長之則每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夫其

始不過四營耳變變化化變無窮用亦無窮天下之能

事不已畢於此乎至於道顯行神云云此正所謂畢天下

之能事者也此尸變妙用之極與數之成變化而行鬼

神者何以異故曰知變化云云變化者衍也深贊夫衍之

玄也夫陸庸成曰五位是生數是參兩之所以定位

也爲天地之正數五十者皆五所衍故天地之數總之

五十有五併五位亦在焉其大衍之數則除五位而止

曰五十又聽一不用者數生於一就五十之內又以一

爲宗示尊也有一之不用以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

卦一至于爲三百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九

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無非生於一然一不化而爲十百千萬也故一正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無用之地已哉象旨宋咸易難曰天地是自然之數大衍則推衍之數也五者著之小衍故五十者著之大衍衍母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王註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當於物有之極也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京君明曰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乘實故

用四十九焉 張雨若曰衍必於中宮者圖從中起之意且五爲生數之極舉五而一二三四該之矣十爲成數之極舉十而六七八九該之矣故聖人起數以五爲衍母以十爲衍子者就母數起子數布算推積之謂小衍之則一箇十而大衍之則五箇五各衍一箇十而爲五十其實大衍者小衍之合也只一起事五十卽是著數蒼生百莖而止取五十者所謂人事居造化之半也其用用字直貫到底總言其用之妙虛一不用者只是道數成不動故損一而爲用卽邵子之學所謂動處起數也啓蒙象太極之說不重 西山蔡氏曰虛一掛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

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各正性命於天地也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爲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然其掛一何也人與天地並立爲三天地非人則無以裁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人極之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掛者人因天地以爲用也兼山郭氏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者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無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于其中而無象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而六子無畫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

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無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七八無象也

中石呂氏曰大衍五十天地之全數也虛一天五之土也掛一地十之土也初掛不用何以掛也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一生一成必兩其四不掛一則僅餘五策而生成之用廢用掛則五九之數已併其虛一之土而奇偶之義乖矣初掛不用再掛後用何也曰初變之掛爲地十之土靜極而動氣質未成命在天也再變以後屬氣屬質各正性命而極行其中矣初變之掛四十九策之一再扐之掛已屬四十八爻之數爻用九六不用七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一

八何也曰觀變玩占必於其動太陽始於一而極於九太陰始於四而極於六極則變變則動故古用九六凡著揲之以四一四爲奇爲陽二四爲偶爲陰陰陽過揲之策除掛一不入筭三變得三四一十二策是謂三奇三奇爲太陽九變得策三十有六是爲太陽者三乾之策也約凡得四者九是爲三三陽九之極故變若用七則得二十八策初二爻除得六四二十四策僅餘四策一奇不成老陽爻象乾所以用九不用七也陰策亦然所以用六不用八也

按四揲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

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扚之也先左而后右者先天也象閏者積分而成閏月也然歸奇之必有再扚者蓋一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而餘日凡三十有六則去其六而用三十日爲一閏積五歲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而又得三十日爲再閏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以爲後閏之始如揲尸四營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起一掛以爲再扚之端也氣盈朔虛之說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中數天行疾於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爲氣盈月行緩于日一歲月

周易宋義

卷之十

十三

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一十二朔常不足爲朔虛故一歲共餘一十二日積分者積餘而分爲一閏二閏也余四明日歸奇於扚以象閏一句扚字已兼初扚再扚閏字亦包三閏五閏但渾言未明白分配故又言五歲再閏二句以申其意也蓋曆法五歲之中有再閏故筮法五者之中亦有再扚或謂歸奇句在三年一閏上言再扚后掛在五歲再閏上言非是 盧中菴曰五歲二句見得再扚后又與造化相合如此非再變之例亦非明象閏之義也

朱子曰策者尸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者是也 郭白

雲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也

洪覺山曰乾坤二篇之策者掛扚之外見存之尸數也易用九六不用七八故此獨以二老計乾坤六爻之策如老陽一爻過揲所餘三十六策合乾六爻筭來其策得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一爻過揲所餘二十四策合坤六爻算來其策得一百四十有四總之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也期之日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

周易宋義

卷之十

十三

胡雲峯曰前則掛扚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獨曰乾坤之策者猶用九用六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獨於乾坤言之也 伊繼山曰此與下節策數皆生於四象者也尸數生於河圖之中數策數生於河圖之外數各有所準象者數法之妙也洪覺山曰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然此特自乾坤二卦言之耳通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二凡陽皆乾通以乾之策三十六計之總得六十九百一十二陰爻亦

百九十二凡陰皆坤通以坤之策二十四計之總得四千六百八總陰陽而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合而觀之筮法之妙皆於造化之歲功有準焉非數也曷從而成之行之哉 沈德培曰前篇剛柔摩盪之變化一出乎易簡剛柔相推之變化一準乎三極然則今之著卦所象所當一一與三極合者夫孰非易簡自然之妙乎三節總是四營之事故下直接四營而成易一句雖云過揲之策卽是揲之以四一項中策數也

項平菴曰此以是故發詞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而論揲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四

尸求卦之法於以總括一章之旨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易卽筮也謂分二卦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著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爲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爲一卦也

既言成易成卦矣又言八卦者有內體而後有外體由小成而後爲大成蓋其序也 蔡虛齋曰上言一變遂承勢說到十有八變句中問內體一節未及發也故翻足之以此句此句實帶上文其引而伸之乃更端向下文矣 程竹山曰此兩條似重一變字四營而成易者

一變也十八變成卦者十八變也八卦小成九變也變之所在正卦之所由成也引伸節又是成卦之終考變占也

余四明曰引伸觸類只是一意俱是已成六爻后事天下能事依啟蒙作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吉凶悔吝便是天下能事不作成天下之務說 羅氏曰此主卦變說視變不變以爲動靜蓋變得多則不變者爲動而變者爲靜變得少則變者爲動而不變者爲靜皆以變言乃變動之變也

盧中菴曰引伸據一卦之變說觸類是觸引伸之類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五

長之比度擬議推廣將去則卦卦皆可變也一卦可變爲六十四計其變數非四千九十六卦乎非真六十四卦外又有許多卦方定吉凶畢能事也 郭青螺曰尸用其變妙處全在引伸觸類畢能事故復着此數句引如引水之引謂加長也伸謂舒展之也以此抵彼曰觸物之相同曰類長謂增益之也畢猶言盡也 天下之事已矣何以云天下之能事盡天下事皆是人所能爲的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謂之能事 陸庸成曰引伸觸類非待人之能也此十八變者逐爻之端可引如變在某爻則旋引而之彼卦之爻逐卦之爻可觸如變爻

與某卦之爻類則旋觸而卦卦之類無窮故卦卦可變
爲六十四卦也道者能事之所以然德行者能事之當
然顯而神之者使之然寔不知其所以然

語類曰此是說著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
却由取決於著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
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未佑助神也
程紀道在天德行在人在天者幽顯道闡幽也在人者
顯神德行微顯也道一而已順則吉逆則凶是其所以
順逆之而成吉凶者爲道非吉凶卽道也神德行卽鼓
舞盡神之謂如或吉或凶因數推出來自然一趨一避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六

脚輕手快行得順便故曰神德行如是則若告百姓以
吉凶而顯與之相應對者可與酬酢也李鼎祚曰先舉
爲酢報答爲酬
之謂也若鼓百姓以趨避而默與之相贊助者可與
祐神也本義謂祐神化之功則神非指鬼神神明矣本義
曰詞曰數皆從樸尸所值之卦爻說來郭青螺曰六爻
之動三極之道也豈不是顯道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
之神豈不是神德行顯道固所以神德行此語意原一
串說下只就尸變言

程敬承曰通章節目雖多其大綱二語盡之前言天
地之數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后言聖人本天地之數

而大衍之有以盡天下之變化而佑鬼神要之成變化
乃所以行鬼神酬酢乃所以祐神非兩層事蓋百姓顯
蒙孰識吉凶非尸數之變若顯與之相應對孰神趨避
故一酬酢足以成天下之變化而卽此是神之祐也鬼
神之行也嘻又何神也經釋曰妙哉乎尸卦爲無爲而
無不爲也無不爲而一未嘗爲也人知其爲而不知其
所以爲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蓋
歎之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七

按顯之神之而酬酢祐神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者而
其始不過四營之法耳然則尸法之妙一變化也變化
者道也卽神也故夫子贊而歎之非重要人知意言人
知變化之道方知得他妙處頗似苟不固聰明聖知節
意陸庸成曰惟此尸策之數無不與天地間之數合
故其成易成卦而引觸爲六十四亦皆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矣可見尸數卽圖數也圖數卽天地之數也天
地之神見於變化而神之爲變爲化其理莫著于圖而
用莫效于著能于著得數知變化之道者有不知神之
所爲乎又曰神妙變化而爲言故知鬼神之行卽在
成變化處蘇子曰神之所爲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
爾變化之間神無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爲神則不

可又曰此章點醒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無非變化鬼神之妙用總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宛然可見聖人卽數以用之著法其各有象準者若天地之數默運于法中故能成易成卦引伸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發歎而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蓋指著法之變化卽是神之所爲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教法而並贊其神也 王宗傳曰營求也用著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與二篇之策亦皆求以四而得之則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 象旨八者天地之體故小成之卦八大成之卦八八也天地之用六故爻止於六六十卦除四正體六六三百六也而策亦極於三百六所以象之也卦立則道見卦用則德行神妙變指陽化指陰爻者卦畫自然之妙用也

通章總言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啟聖人之獨智聖人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八

因數以作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大抵天地數之原也尸策數之行也卦畫數之聚也河圖則所以洩天地之秘而開尸卦之先也此皆一神之所爲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九

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神之所爲句說來蓋自四營以下辭占象變俱有了辭占屬卦象變屬著至精至變已極變化之道矣尚未發明易道之所以神爲聖人極深研幾之功故直接上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者一之爲也有者無之歸也至精至變皆聖心之神之妙用也知此者其知神之所爲乎陸庸成曰前章言尸法生於河圖之數而變化一歸於神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爲也聖

人之功幾泯矣功之泯者道不彰則所謂極深研幾吉凶與民同患與立象設卦係辭變通鼓舞這段精神總屬于空豈易能自告而著能自神耶故下三章隨繼之曰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見易之神寔賴聖人而著也每章貫之以神俱是神之所爲句生出耳

此言聖人之道四欲人一一崇尚而不可忽也尚取也其字指聖人言是平時議論酬酢之常不關利害吉凶成敗者故尚其辭若事關成敗幾涉善惡須用剖析的則尚其占辭是概舉道理而言占則辭之已決有吉凶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十

可審者也制器亦只是常行事例不待思索裁度只據見成道理行將去的故尚其象若有一事偶值是非利害兩塗未決須用商量經度隨幾應變的則尚其變象有一定之則變則象之未定者也以言不是空言是欲擬議其事也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制器器字只取有定理之意制乃心之裁制也凡事皆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故曰制器卜筮是假借字只取決疑之意卜如卜相之卜筮如原筮之筮卜筮無非求合於至理非真以尸龜言也孔子此處實兼動居兩端不專主筮易言下文問焉以言及參伍以變只就

筮易上發明耳 楊止菴曰作易之序有變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占學易之序有言因有動動而有成爲器言動制器求明則卜筮簡端曰易言四道而獨後占後之者重之也故下三節皆以占言 沈德培曰將有爲將有行二將字有味天下事有未然者其機寂而未然而將然則離于寂而已向于動有已然者其機顯而將然而猶未必然則涉于顯而尚屬于微故須用問易云

林云問焉而以言當作問易之言朱註言是命龜之說當從受命卽問焉之命如响言其應至速也聞之曰在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十一

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應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莫測其所以然之妙也遠近兼時與地言幽則造化鬼神之不易明者深則人情物理之不易測者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言其周知而且速也至精者彖言其象文言其變上窮天道之懿下惟民故之原細微曲折縝密詳盡無所滲漏之謂也朱子學易篇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可味至精之意 耿希道曰物之來者遠自八荒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此則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所謂至精者也 陸庸成

曰至精者渾融合一之妙遠近幽深所不得而析亦不得而淆者也精故自深

潘雪松述曰且君子方其問焉而以言之時所用於著者既參伍以盡其變復錯綜以明其數從參伍之變而通之則陰陽老少粲然以明遂成天地之文也即錯綜之數而極之則卦爻動靜昭然以著遂定天下之象也若是者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尚象之事而變在其中參伍錯綜只是假借字眼不可泥殺朱子所謂參伍如云什伍其民或相什伯之類非直三與五而已也最是參伍以變凡變都是如此此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一

但就一變時說四營而成易了此時便有箇多寡之數必舉左之所扞者而考之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又舉右之所扞者而考之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就如算家又五箇五箇數也錯綜只是錯綜那參伍的凡六爻皆如此此亦但以一爻言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三變既成此時奇偶既定以一變互於再變以再變互於三變格上一左一右交錯審看是之謂錯把這三變總起來看或三箇通是奇或三箇通是偶或是一奇二偶或是一偶二奇挈那一低一昂打總來看是之謂總參伍只是一變猶未通也至合三變而皆用此參伍則變通

矣文即老少之文遂成謂即成於通變之中錯綜只是

一爻猶未極也至合十有八變而皆用此錯綜則數極矣象即動靜之象遂定謂即定於極數之中兩遂字不

可放過虛齋謂變到完處而天地之文已成數到完處而天下之象已定最透至變只以不變形看自明變惟

妙於無方故能爲奇爲偶爲老爲少爲動爲靜而變化不測如此非變則局於典要焉能與於此哉此指成文

定象 沈德培曰天地之文如日月星辰山川土石總

是陰陽老少之變變既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雜宛如天經地緯燦然成章天下之象不過陰陽動靜數到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二

處則動靜已著宛如人事紛紜而天下之象遂定上云通變成文雖已成陰陽老少之畫然此時安知老者爲動少者爲動乎未定也唯極數然後象遂定

天地間陰陽變遷本無定在之可拘而消息盈虛自有

至理 於其間象變本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文遂

成數一極而象遂定 胡氏曰至精者精之無以加也

至變者變之無以加也潘雪松曰非精則粗非至精則

猶未離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精猶可比擬非變則滯

非至變則猶未離乎滯非天下之至變則變猶可方物

此最剖得明

潘雪松述曰至精者無壽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同此豈象數之所能得哉蓋有妙乎其問者矣易理也無爲也方其未感言在冊象在畫著在積寂然不動已耳及其有感則凡天下萬事萬物吉凶悔吉之理無有不通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神而又神謂之至神故寂然無時而不感感通無時而不寂精者精此也變者變此也 夫子欲形容其感通之妙故先以無思無爲起語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易之本體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妙用耳妙在寂而能感上究極其所爲感通處直是無思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四

無不思無爲而無不爲却原歸於無思無爲去呂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鍾在簾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沈德培曰人所憧憧而不得靜者非爲天下耶人所憤憤而不得通者非天下之故耶故者天下所固然也不動也其動者事變之日新耳亦天下所以然也至寂也其不寂者靜露之迹象耳謂以未問未命未通未極言寂者境之寂也易之寂精之中又含精焉精之又精而能物焉變之中又包變焉變之又變而孕有焉故一發其絨一觸其機而遂通遠近幽深造化人事之故此誠

天下至神也神故無思無不思無不思而卒無思無爲無不爲無不爲而卒無爲非天下之至神安能妙萬物而無方如此哉 陸庸成曰章山前後四易字同前曰遂知來物遂成文遂定象便是遂通天下之故已含有神意不知其神全在寂然內推勘出寂然是形容不動之妙所謂洪鍾之音叩時卽未叩體寶鑑之用照時卽未照體惟寂故能無不通其無不通處常是寂此易之神所以無方神不在精變之外 按上四節首一節辭變象占雖云四者而其下文所論則皆占也自是以君子將有爲也至天下之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自參伍以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五

變至天下之至變言占之法也自易無思也至天下之神言占之理也此承上章而言易何以若斯之至精至變至神也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個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 蔡晉江曰辭以極天下之賾占以斷天下之疑是聖人之所以極深也深不至精究極

而著之詞占則精貫乎人心之微而可通志矣變以求老少之端象以定動靜之極是聖人之所以研幾也幾本至變研窮而裁之象變則幾決乎萬事之宜而可成務矣

朱子曰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爲道理淺若是深便能開通人志蓋當時之民遇事多閉塞不知所爲故聖人作易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如此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爲如此則凶而不可爲所謂通天下之志 又曰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幾便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通天下之志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十七

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也故其下對成務

程敬承曰志之弗通必有深求而不得其解者深一極於聖人而天下之迷者開矣故能通志務之弗成必有幾微而岐於兩可者幾一研於聖人而天下之急者奮矣故能成務務以事之所就言 陸庸成曰註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淺也深無不濬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也幾無不中之謂研志不引之深路則不通務不協於幾宜則不成惟深惟幾卽是至精至變自聖心言故曰深曰幾至于神不可得而二也故總之曰神不疾不行卽由通志成務上見之

蔡汝桡曰極深研幾總謂之神神則聖人之於天道也非假思慮所及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若思爲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爲之擾便觸途成滯

按不疾卽上文遂字意只是說那通志成務處都不用人力耳程子曰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楊誠齋曰易何爲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爲治未亡知亡轉亡爲存自一心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十七

而成天下之務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與變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變而半武不出戶豈待疾而后速行而後至何爲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也

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易宗義

卷之十

三九

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程敬承曰通章專言卜筮只重興神物以前民用一句上章言易道之神皆聖心之神此卽接上言聖心之神寄於神物之神洗心退藏興神物之本也其始則造化生之而其體則太極立之者也定吉凶成亹亹神物之

功用莫大矣合而觀之神物之興也上因乎天而爲則之象之效之下利乎民而爲示之告之斷之總所謂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者也乃其本則聖心之神智先之矣

蘇紫溪曰此章書若層見疊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之道也易之用周乎天下民之故也天人之理盡於太極太極之理具於聖人之洗心此易之原也而其實則皆神之所爲者也

夫易何爲者也無思本無爲而天下之爲莫非易爲之也開物成務本上章通志成務意總之謂聖人作易爲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九

通志定業斷疑設也 朱子曰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之趨吉避凶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是人物務是事務目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出不得他箇 潘雪松述曰民之生啞啞耳不嘯其衷孰爲之開夫易吾見其開物矣開物者知其未然也事之初起冥冥耳不決其趨孰爲之成夫易吾見其成務矣成務者定其當然也天下之道前而已往後而將來無窮極矣而不示其歸則統之無宗會之無元夫易吾見其具天下之道如斯而已天下萬事萬民之

終始無能出乎此也。是聖人以其開物者通天下之志，以其成務者定天下之業，以其冒天下之道者斷天下之疑。彭山曰：此言易道之大，所以佑民而聖人用之以化天下，蓋爲卜筮而發也。

是故承上而言聖人自有作易之本也。尸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心矣。首三句輕引起。潘雪松述曰：著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卦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韓註：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著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也。惟變所適無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貢告也。六爻有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

吉凶之義變易以告人也。羅康洲曰：尸卦何以下箇德字？爻何以下箇義字？尸得之爲尸之變卦得之爲卦之體，爻則因時之宜以爲動耳。洪覺山曰：義者德之用也。大凡天下之物員者不滯，方者不移。故如此下字，員卽神方，卽知非員神之外別有方與知也。貢取貢獻之義，謂把吉凶獻出與人看也。

聖人一心原具有此尸卦爻之理，更沒些私意在內。何等瑩潔澄徹，恰如把此三者洗濯其心至潔淨至精微也。洗心中淵涵神知却渾然不見有神，知其退而藏之於密也。與天地之靜專靜翕一矣。朱子曰：密是主靜處。

萬物出焉。又曰：心中渾然此理，乃無他物也。退字藏字俱有味。如人退入去，藏在密室中，誰能窺之？

語類曰：聖人胸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湛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更無些跡。所謂退藏於密也。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却神以和來，知以藏往，是誰人會恁地？非古人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神武不殺者，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推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這便是神武不殺。

程敬承曰：聖人妙處，惟藏之密密，卽寂然之體，神知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

舍也。德合天地鬼神，而心涵宇宙民物，民所患者吉凶，聖人隱隱通之矣。蓋聖心自有卦爻吉凶，故吉凶與民同也。吉惟患其不卽凶，惟患其或罹，乃其間幾有先而未兆，理有定而可據，惟取諸此心密藏之神知，一一坐照之。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卽員神也。知卽方知也。朱晦翁謂用神而不用尸，用知而不用卦是也。又曰：退藏於密，是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也不犯手。

洪覺山曰：洗心退藏於密，自然心合卦爻，與民同其吉凶，而無二理，故能與民同患，故能如易之知來藏往，故

能明天道察民故能與神物以前民用藏往以上言其理與神物以下言其事也凶宜患矣而吉亦云同患者聖人憂民之心也蘇紫溪曰聖人視斯民之吉凶如我自家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蔡虛齋曰神以知來即占事知來知以藏往即象事知器藏者素明於心以其既往自有素蓄的道理在故謂之藏不待推者也陸庸成曰夫神內啟知故言知來知含于神故知來之知即以藏往蓋知出于神縱可坐照天下之來而知不離神其未來之理在退藏中莫非往也是感遂通未嘗不寂聖心與著卦之易一而已與於此者指伏羲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一

方魯岳曰聖人之德能員能方能山能貢兼著卦爻之德于一心純理無欲若或洗之純理之心藏于至密而神智自出不察而明不殺而武一德之運也神武不殺承聰明睿知來聖人之聰明不以見聞睿知不以思慮即神武之威不以殺伐神其武也是無卜筮而知吉凶之喻也楊止菴曰神武不殺是妙其神武之用無以作為意總之以四字言則曰聰明睿知以二字言則曰神知不著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為心易一也又須識得此條通是聖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此猶中庸所言容執等意直至下節方是作用之實語錄

甚明朱子曰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

朱子曰天之道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民之故曰民生日用皆是吉凶與民同患三句皆已具此理但却未用於著龜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甲處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聖人自有此理又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按是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二

以字承洗心來惟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尸卦爻之易也明察即上神知之用是自然的非必如何明之察之也與神物前民用不必分承天道民用與神物正所以前民用前民用正所以承天心也張幼子曰以為神耶則既物于物以為物矣則神所寄焉夫是之謂神物前民用即上文通志定業斷疑也前字下得好顯蒙之俗昧於趨避得神物而前之耳龔氏曰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體幽以遠故欲明之吉凶悔吝使然之故也其用顯以近故欲察之明察者聰明睿知之符也著植而知數龜動而知象神物也其用則得人而後興彭

山曰聖人以百姓迷于吉凶之故雖父兄臨之師保誨之官法之亦不知畏也所畏者惟在鬼神且如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各信其神以知來事而況于百姓乎故因其明而通之以卜筮也民用前而聖人之患釋矣其以此齋戒又以此洗心之符也神即知來之神明即藏往之知彼則無待而此若有待非有待也著之物不自神也其靈即在人心也吾之心能神明夫著之德則著亦神明而應之吾之心將草芥大著之德則著亦草芥而應之故著德圓神非聖心之神明不能召其神明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

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程敬承曰聖人以此齋戒諸說謂聖人自用易恐與上下不貫愚意是言神物之興非徒以卜筮推測而謂之神也以聖人齋戒神明而謂之神耳聖人之心豈待卜筮焉齋戒聖人之德豈待齋戒後神明想其洗心密藏守其湛然肅然無念不與鬼神通亦無息不與著卦之神知合真若以此之神助我之神以我之神啟此之神故曰神而明之存乎聖人沈德培曰洗心不可知強而名之曰齋戒密藏不可窺強而尊之曰神明總之一境耳洵矣神物非聖人不能興以聖人之德故自神明也

潘雪松述曰有思則興物雖故欲齋齋者所以齊不齊之思有爲則興物敵故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啟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敬天下也德神而著卦之用神矣

陳定菴曰此節正見尸龜之爲神也如云聖人明天道而與神物以前民用則盡天之道周民之用者神物也天之道乾坤變通盡之見象形器而神物生則乾坤變通之意盡之於神物矣神物本具是道而聖人修之以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五

立法神物利用出入而百姓用之以盡神民生之用周之于神物矣王註此言易從乾坤而來故更明乾坤也凡物先藏而后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洪覺山曰閤闢動靜之機也戶一也先靜後動歸藏先坤之意也孔疏閤闢相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爲陰開而更閉或陰變爲陽閉而還開是謂之變須往則變來爲往須來則變往爲來隨須改變不有窮已恒得通疏是謂之通見乃謂之象者前往來不窮據其氣也氣漸積聚露見萌兆乃謂之象言物體尚微也體質成形是謂器物故曰形乃謂之器言其著也

陸庸成曰乾坤以陰陽言戶生生之戶也同一戶而開關便分陰陽故變者一而二通者二而一也二不能一則往窮於伸來窮於屈矣乾知始僅乃爲民中作成斯乃爲器是開關變通之機生乎習而善其之則用神之用包含而未剖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其法在用之者由之而不知卽爲神至是則乾坤開闢之妙在斯民日用中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于天下萬世矣 按此節制用咸用利用三用字應與神物以前民用一用字

潘雪松述曰上言聖人用易以化天下此推言易道在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五

天地間而聖人之用易不過盡乾坤變化之神也

朱氏曰知闔闢變通者明於天之道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察於民之故也游讓溪曰制而用之謂定陰陽老少之象卦爻尸數之法皆本於乾坤化育之理民咸用之亦以神易之理體事而無不在爲人所共用也語類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易有太極二節是言卦畫所自出不可分上節爲卜筮之體次節爲卜筮之用游讓溪曰合闔闢變通易之流行

太極者其主宰也如此承來極妥按易有太極句虛提以爲下文張本易者陰陽之變說箇易字已含兩儀四象八卦在了太極亦卽易中之太極不可泛指造化之理言蓋卦爻之理卽太極也兩儀四象八卦都是影此理名目兩是陰陽謂之儀者以此奇偶二畫卽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四是陰陽老少謂之象者以此再加四畫卽是那陰陽老少之模象也儀象二字都虛影字眼卦字亦然謂以此理懸卦而示人也三生自然都在畫卦時說下節八卦已兼六十四卦看了六十四卽八卦之因重耳定吉凶卽通天下之志生大業卽定天下之業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五

但此都從卦中自有的說不涉卜筮 潘雪松述曰此推言卦畫之所自出也全重易有太極一句汝吉曰大之言大也惟一爲大惟一爲大爲至極莫加故畫亘然都者象之曰太極爲氣之元爲天之天一實孔神而萬有萬形之生所自出故易有太極者一而命之曰乾也一生二而一則一而二者也配一而一曰兩儀儀之言匹也太極無對卽所形擬之若其對焉耳兩儀生四象奇以象剛之七偶以象柔之八重以象太剛之九交以象太柔之六四象生八卦項氏曰凡係詞之稱八卦卽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爲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

之伏羲始畫八卦亦謂六十四卦也朱氏曰八卦定吉凶開物也吉凶生大業成務也張南軒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其生生者所謂闢闢而變通者也太極之所以生生者乃其所以闢闢而變通者也至於吉凶既定無疑趨避生出極大之事功此生生之妙非有所以生生者爲之主宰耶義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有者易中之所有也極者理之至處太極曰太者大之至也易有太極謂一陰一陽之相易有至理以爲之主宰也承上言定吉凶生大業此卦中自有者耳至用之以定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八

吉凶成慶豐則非尸龜莫與也故此節專贊尸龜功用之大與天地參四時同明並日月尊倖富貴而功齊聖人

潘雪松述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歸重于蓍龜之大邵二泉曰天地日月四時三者盡乎造化矣富貴聖人盡乎人事矣富貴以勢言聖人以道言二者所以造化天下者也是故非天地不立非日月不著非四時不行非富貴不尊非聖人不信天下之吉凶縱橫萬變不出乎是是故蓍龜與參焉尸龜所以盡人事之變也蘇氏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制之

富貴 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 徐

進齋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者爲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爲利而物無不備用無不致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惟聖人爲大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賾者陳而隱者顯矣鈎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三十九

下之豐豐者莫大乎蓍龜胡雲峯曰六者之功用皆大也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尸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物與器有別物是天地見成之物如五谷六畜之類器則聖人以意而待制者也致用與爲天下利一例賾隱深遠總之是天道民故分作四項看者固脫洒而二之亦未必非彭山曰賾者藏於隱之與故賾與隱爲一類以理之不可見者言也探如以手入內而取之索則盡其所求也深者發於遠之源故深與遠爲一類以理之不可窮者言也鈎如以鈎垂下而取之致則極其所至蓋卽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也

朱子曰探賸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

語類曰人到疑而不能自明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疊疊者是卜筮成之也

蘇紫溪曰法象一節只要玩一箇大字易之理本於太極天下之至精也易之用通乎天下天下之至大也

潘雪松述曰蒼龜立而天道人事之用以備固不至神矣哉是故天生神物蒼龜是也聖人則之而立卜筮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變化卽變通效天地以闔戶開戶效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

變化以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垂象卽懸象見吉凶卽著明象此以示人吉凶之占也當其時龍馬負圖出于河神龜負書出于洛九宮八卦皆兆其數陰陽進退皆居于中而道之變化幾之吉凶於此而顯天蓋以此理著于圖書以示人而聖人則之心易之術一天道之自然也傳曰聖人以蒼龜而信天地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圖洛書而信著龜之象數信矣其不疑也於是乎作易

蘇紫溪曰此節總括上文言聖人之易無一而非天也齋戒神明出入咸用神物之功也而生是神物者天也

天生之而後聖人興之也有神物則有合辟往來之變而是變化也效之天者也有神物則可以定天下之吉凶而是吉凶也象之天者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是卦也觀圖書而作者也河圖洛書當以易書之文爲據易言聖人作之爲作易而發胡爲無叙疇也書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卽維皇降衷之意何與於洛書也程子謂聖人見河圖而畫八卦分明有獨見者經緯表裏則漢儒誤之耳聖人則之非規規然模倣其方位與數也圖書之縱橫黑白不出陰陽易之儀象卦爻不出奇偶卽擬形容象物宜也卽觀象觀法取身取物也悟一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一

陰陽字使助破圖書之義矣數中有理豈必虛中儀中卽卦豈必分其合補其空其矣啟蒙之支也游議溪曰聖人卽著龜以立卜筮然而易之爲書仰觀俯察所取不一故陰陽之變化天地之變化也卦爻之吉凶天象之吉凶也奇偶之成文定象河圖洛書之文也

聖人之作經其大指在明天道以若民性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故能通其大指則雖卽洛書亦可以知易卽河圖亦可以明範由五行之義同也如以四方四隅

爲八卦之位數九爲一爲九時之數虛其中或總其實率合此疑雖詳而聖人法天之指乎無可據非知本之學也

羅康洲曰世謂河出圖聖人則之以作易洛出書聖人則之以敘書不知此河圖洛書相爲表裏無非易之理也蓋天地間無非是箇生成河圖陰陽共居其位主成數而爲陽也洛書陰陽各居其位主生數而爲陰也生成之數合乃爲易理之全愚故謂則圖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作易彭山曰河圖洛書本圖表裏但不若世儒經緯之說而取義於以圖畫卦以書敘書耳又謂河圖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二

者陰陽推行之正洛書者陰陽混合之中會而爲一則正在中分而爲二則中在正其理未嘗不同雖名河圖爲洛書洛書爲河圖亦何害耶陸庸成曰抑考之庖犧氏時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書之數一三五七九皆奇也于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屬耶二四六八皆偶也于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屬耶若置陰陽而徒其數之九又奚必縱橫其數黑白其文耶今按書與圖實相表裏其中五卽圖之中宮數也圖以生數統成數書以奇數統偶數故圖主合書主分分者未始不相連也圖一六居下書則一六連矣圖

二七居上書則二七連矣圖三八居左書則三八連矣圖四九居右書則四九連矣圖太陽一連九者書一九對位也圖少陽三連七者書三七對位也圖太陰四連六者書四六對位也圖少陰二連八者書二八對位也然何以缺十圖之中原爲成數之終以衛五而居沉書之八位相對皆得十數者故缺也五獨在中凡往來交錯數各十五以分陰陽老少則向者乾鑿度之說不可廢也余四明曰則密於象象顯於效效則彷彿之而已尸龜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月有象故曰象變化屬氣故曰效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三

陸庸成曰尸之神天人參焉者也聖人又因天地者也用蓍以筮卽則天之所生蓍策之變化卽效天地之運著卦之吉凶卽象天之所見著數之大衍與參伍錯綜卽則天地之圖書於是樸蓍求卦之後民得以見所示聆所告知所斷而天地之用無不前矣

潘雲松述曰此篇專言蓍之神然尸之所以神者以其能取出卦之方知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

朱氏曰易有四象聖人所以示吉凶也係辭焉而命之所以告吉凶也易于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

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一以貞勝而不顧非聖人不能定也定之者所以斷之也 游讓溪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變化之道立象以盡意故曰示即上文示之定理以通天下之志者也係辭焉以盡其言故曰告即上文裁之典禮以定天下之業者也定之以吉凶則趨避之機決矣故曰斷即上文立之太筮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此結上數節之意也 張婁東曰告之斷之皆所以終示之之意也無非欲趨吉避凶以奉天道而已

陳紫峯曰統而觀之可見聖人作易本於一心原於造周身宋義 卷之十 四十四

化以立卦爻之法象而裁尸策之變化者無他道也不過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而已始之以開物成務終之所以示所以告所以斷也故曰易爲卜筮作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鄧伯羔曰按疏自天祐之非錯簡也疏云人於此易之四象所以示係辭所以告者能依其吉凶斷而行之則鬼神無不祐助無所不利故引易之大有上九爻詞以證之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詞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大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五

按此章只重一意字前三節言聖人作易之事總之立象以盡意而以乾坤二節申之三節言用易之事貴於得意而忘象而以極賾四句引之作易用易皆非聖人不能也張雨若曰愚按一部易書却只乾坤兩畫包得及論到極處則又弁乾坤而忘之所謂聖人之意亦只在一窺神明中會之耳噫語易至此亦精之精矣程敬承曰前數章贊易之神曰無方曰不測曰不疾不速利用出入蓋詳哉其言之矣而尚未及用易者之以

人而神也故語立象盡意而歸諸神語得意忘象而歸諸神明之人不有其人而易道豈能自神耶故神者道之入於無形者也神明者德之體於不言者也人之神與易之神合其斯爲至妙至妙者歟敬承又曰通章發明聖人作易惟立象以盡意君子用易惟得意而忘象夫象僅奇偶二畫耳而意盡焉卦爻變通鼓舞有一出於象外者哉故乾坤兩象易之緼也不兩則不交而易不可見也何者象非形器之粗也有道存焉道有形而無形者也道與器合而變通行事業著意之盡也當初聖人見道於至賁至動而聞之爲卦爻詞豈僅可用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六

以極賁鼓動已哉卽化裁爲變推行爲通猶未神明其所爲變通也必也其默而成不言而信乎得意象中游意象外故默而不言也自成自信自變自通斯所謂神明其人卽前立象盡意之聖人也故又曰存乎德行程子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至於不言默成則微妙而又微妙者矣

潘雲松述曰朱子曰言之難論者不能盡形之於書意之難傳者不能盡見之於言然則聖人之意終不可見于天下後世乎夫有意斯有名有名斯有象意至賁也聖人于無形之中建立有象因象而得名因名而得意

則言之所不能見者盡矣賁卿曰立象以盡意指劈初奇偶二畫言立一奇以象陽而名曰乾立一偶以象陰而名曰坤自有陰陽二畫而言之所不能宣意之所不能盡者無一不在其中由是卽兩象而設之爲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所以盡情僞也從兩象而係之卦辭又係之爻辭所以盡言也爻至於變通以盡利辭至於鼓舞以盡神則聖人之意無餘蘊矣

蘇子瞻曰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爲有不可勝言者故立象以盡之朱子曰立象盡意不獨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盡情僞不是聖人有情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七

又有僞自是卦上有這情僞看來只是箇好不好如剝五陰是要害一陽這便不好的情便是僞如復如臨是好卦便是真情盡利者占得此爻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使有通之之理盡神者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得則無疑自然使人腳輕手快行得順洪覺山曰言所以達意也反覆言之猶不足以明易而夫子乃反曰立象以盡意何也象者易之原也天下之道所由生者也因象生卦而天下善惡見矣善惡見而意盡矣善惡者情僞也言情僞而不言善惡者善惡之所由分也意爲之也斯其足以盡易之道乎然恐猶有所未盡者故又

曰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利者善之得也神者意之微也係辭既著之矣而又舉之大之懼之危之扶之抑之或發其微而闡之皆所以盡神而天下之心使之審意研幾以得善利而不自知也

蔡虛齋曰書不盡言繫辭亦書也如何能盡言蓋易是箇稽實待虛之言只依卦爻之象說箇道理在隨甚樣事都該得隨甚樣人都應得所以能盡其言也楊止菴曰自卦設情偽可盡而未有辭則情偽不著故又繫之以辭情者吉辭偽者凶辭盡其言矣盡意盡情偽盡言者皆所以爲天下利利卽爻辭中之利無所不宜是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八

也又恐其利有所未盡也則又于上下往來之變有以通之
易述朱氏曰變通者陰極變陽陽極變陰當變而變則通不變則窮窮非通也又曰陰陽之老者必窮窮則變

盧中菴曰有象有卦有辭而無變通則易爲確定之物不能相通其不足與適用明矣何利之盡利是便利之利無適不順也言隨時變通而適於用也
游肇源曰象言消息進退惟聖人能通其變使之不窮則足以利而盡利若夫太剛復其用不同皆時變之所爲也連山首見其意也雖藏其用而實也周易首設其文也皆順風氣以開其此變通盡利之大者也
姚承菴曰鼓之舞之聖人固無是法也象昭於卦辭利

顯於變通中間自含一種躍然趨避之意在此種意思民咸用之而不知誰之所爲之謂神荀爽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人心無疑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不知其孰使者所謂盡神也

程敬承曰聖人何意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此意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默喻吾意則有立象以盡之而已情偽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中摩盪之機也鼓舞象內自然之用也鼓舞不出變通之外卽鼓舞之以變通之利耳蘇子瞻曰孰鼓之歟孰舞之歟莫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十九

適爲之則謂之神神盡則聖人之意無弗盡矣
按上文立象盡意只說得一箇大槩而立象之所以盡意處未曾昭晰故復提乾坤其易之緼以申釋之以見乾坤二象之不可不立也其實乾坤二卦是聖人觀天觀地模寫出來有天地而雷風山澤水火皆在其中矣有乾坤而六子及諸卦爻之變化皆在其中矣若無乾將何物變爲陰若無坤將何物化爲陽故易不可見易不可見則乾自爲乾亦止於一乾坤自爲坤亦止於一坤而乾坤或幾乎息矣乾坤變化那有息的時節乾坤必不可息則必不可無乾坤二象之立也張初子曰畫

以兩而相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
中畫不列則道無由自見道不著則畫不能自行 張
雨若曰縕與門別縕是從他包蓄處說門是從他生出
處說易之縕卽誠齋所謂乾坤二象乃六十四卦之奧
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是也乾坤成列以下正見其
爲易之縕惟其爲易之縕此二象之不可不立也形上
節正見畫意處形卽象也而道器融貫變通事業出焉
則意盡矣

是故字承上乾坤來形而上形而下所以俱言形者見
得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只言上者道下者器郅成二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

片矣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朱子曰明道謂截得分明
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
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又曰只是一箇道理但却形器
之本體而不雜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
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
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裁行
措這道

程敬承曰象形也奇偶二畫是也當初聖人畫象本以
該載道理特理無形而奇偶有形有形者卽以形天地
間之無形者故形一耳非果有上下兩層也道與器亦

一耳非果有精粗兩岐也盖自易之理言則爲形上而
曰道自易之畫言則爲形下而曰器言理有成象如成
器也大意謂此象一立而天地間之無形者有形者都
該載其中以明乾坤二畫有許多包蓄云耳是故有自
然之變通有自然之事業特因化裁推行舉措而后見
原非待此而後有也此二象之足以盡意也 方魯岳
曰道形上器形下道器本不相離也凡人所學總屬之
下莫載莫破皆下也其理不可見間則上也不徒曰上
而曰形上形卽器也安得求道於器之外乎 楊止菴
曰道本於無形器形于有象器不涉于一體局于一隅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二

是一變通而道之用行矣舉而措之于天下之民得以
成事定業故謂之事業 潘雪松述曰形者謂動而可
見之時自此以上則無體故謂之道自此以下則有體
故謂之器道器二字分明說出乾坤陰陽奇偶之妙仲
虎曰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
之故謂之變理無窮畫之生也亦無窮聖人則裁制之
爲六畫爲上下爲內外裁有定體行無定用如乾之變
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潛爲通當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爲
通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蘇氏曰道者器之上
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

之者器也推而行之有一之也龔氏曰有道有器則乾坤全而易見故化而裁之謂之變易之與物化也推而行之謂之通易之與時行也有道器以爲體有變通以爲用故曰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張雨若曰化是陰陽本有的經聖人裁過便喚做變化已是漸次將變的了變便變了他如陰窮於六將化爲陽聖人就裁之而爲陽盡把那陰的頭面都改換了所以謂之變孔疏陰陽變化而相裁抑之謂之變也陰陽之化自然相裁聖人亦因此而裁抑也朱子曰裁是裁裁之義謂如一歲裁爲四時一時裁爲三月一月裁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二

爲三十日一日裁爲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而推行之卽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乾乾不息是我當行者措此于民則謂之事業也事業當屬聖人晏雲石曰推行是陰窮則推而行之於陽陽窮則推而行之於陰故曰通韓註乘變而往者無不通也孔疏因推此以可變而施行之故謂之通游讓溪曰變謂道之時變化流行不無盈虛消息之異聖人因而裁之若寒暑剋復否泰損益之類通則時變之大用也道之宜民而無弊者是也變而通之與天下之民共由之使之利用厚生而爲聖人之事業也張幼子曰謂之變謂之通者變通之義理存乎變存乎

通者變通之功用其要在乎通不通不足以成變也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無悔便是通

陸庸成曰惟乾坤爲易之緼故形上之道卽形下之器而有惟易行乎中故遂接化裁之變變通非徒數也數樂道往道與器偕舉措非徒法也緣法得器緣器正道此聖人之意所以盡也然未及卦詞故復提象爻以申言卦係詞之意因爲用易者地耳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三

意斯盡故得聖人之意而後得聖人之象得象而後得聖人之爻是故夫象接上文申言象之所由立也張氏曰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係不得與象並也程敬承曰聖人見天下之賾見賾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之皆道也惟見道於賾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賾惟見道於動而係詞故詞可用以鼓動洪覺山曰極者極數之極鼓者鼓發之鼓道無可見可聞辭以鼓發之使聞于人人也正義以鼓爲發揚是也胡雲峯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語類曰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

子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爲其所當爲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

陸庸成曰卦象天下之至賾故極賾者存乎盡情僞者也又效天下之至動故鼓動者存乎盡言者也化裁就尸策內陰陽自然之化或七八或九六裁之爲用動用靜之準所謂惟變所適者乎而變始有所值則行有可推矣前謂之變通者變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存乎變通者化裁推行因變通而施也此作易用易之別神明者神明乎變通得其意而忘其象也默成二句正其神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四

明處成卽成性之成固有之謂也信乃信心之信合一之謂也德行得於心以爲行所謂知來藏往之人歟說作易終之盡神說用易終之神明信乎變化之道一神之所爲而已

雪松曰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裁有定體行無定用皆所謂意也存乎變存乎通卦爻之妙原如是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而人之所以神而明之者存乎德行曰默成則得意忘象貫道與器有渾全完具之妙曰信則冥孚幽契之意前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此曰默成前言問焉以言受命如響而此曰不言而信有如是之

人斯易道不虛而聖人立象之意始盡自形上而放諸事業由微而達于著也自至賾而極於德行由著而歸於微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微矣哉

按六存字猶言在也此皆用易之事然極賾四項亦止引起下文之語須迺重神明句用易而至於神明則意得象忘有超然卦畫之外者矣張氏曰神明是吾心本體神妙萬物何象之困神無不通何象之拘化裁推行不過吾心之用耳夫是人也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凡理以神悟而實得于心道以神合而實體諸心者必不事於言說也此以成德爲行故曰德行陳紫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五

峰曰以德爲行涵養深而神化備矣張勿子曰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于民后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已方魯岳曰成于默信於不言不以微乎而存乎德行故君子育德果行以俟其成而無取於窈默者

程敬承曰默深潛玄邃之謂聲臭俱無之境也默則神完而德全故曰默而成之不然稍有泄漏便有虧欠矣信何以不言也人心疑則有言不疑而何言焉見之真而行之篤得諸心而體諸身不徒言也亦不容言也道還於默而心冥於神至矣哉所謂神明其人乎上係未

章歸重德行下係末章亦首揭出德行二字合而參之此之德行倘卽所謂乾坤易簡者乎不言單就言上說敬承又曰成變化猶事擬議曰默成則并擬議忘之矣形上之道渾無形聲默卽道之真體也默而成之神之所爲如此耳此章一篇雖雜出其大旨不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楊誠齋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首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而終之曰神而明默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五

而成不言而信則易果非書言之所能盡而人當得意忘言求之身心之外矣 約說曰上係詞十二章前六章贊易之道後六章贊易之用易之道在造化易之用

在著卦也

周易宗義卷十一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下繫辭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道曰仁曰義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一

禁民爲非曰義

何宗伯曰通章重貞夫一句而一卽易簡言固由此貞勝而卦爻實效而象之大生之德非易簡而何聖人以義治天下治之以易簡也見得此理在易書不爲小天地不爲大而憂世覺民之情繼天立極之政其功用一而已按上下兩傳首章皆舉易簡字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對天下事變固爲至約而自虛明一竅言之猶是未易未簡故聖人三致意焉愚嘗欲以至大至精四字括十翼之旨緣易本是占筮之書聖人恐人小

了他故動則贊其理之大且懼天下後世有泥其粗迹而支離爲學者故以易簡之精喫緊示之嗚呼深矣陸庸成曰上下二傳皆夫子贊易之辭也道因辭顯辭以數神易也者其天地聖人德業之府乎故曰可久可大在天地爲盛大在聖人爲崇廣上傳終之以功業德行此復曰功業曰大德易所爲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仁義禮智信性命盡之矣子之贊易何不備焉

程敬承曰係辭上章言易之剛柔變化因乎造化之自然自然者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體之爲久大之德業所以成兩間之位也下章言易之卦爻吉凶貞夫天下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二

至一至一者亦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運之爲仁義之功業所以符生德之大也張雨若曰八卦成列兩節總是正說卦爻不可分象辭變占亦不可以上節說卦爻下節說吉凶緣剛柔即是上爻象而動亦只在卦爻之中有箇動的道理在尚未是占之已決而爲吉凶者也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橫圖聖人作易自兩而四自四而八有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序便是成列象與設卦觀象等象字不同只是說卦之奇偶的形體猶言模稜云耳此時只說得是象說不得是爻緣爻有變動之義非六畫完具

未見變動故必因重而後爻在其中因重是大橫圖謂因此八卦之列而重之也只是爻象之奇偶便是剛柔剛柔便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爻象見成的說卦爻中凡剛皆柔之所推凡柔皆剛之所推而變自在矣變亦只在卦爻上說不涉動義與相推而生變化同卦爻有變而變之中時位自然有消息當否聖人觀變而係辭以告之則凡所值當動之卦爻亦已具於其中矣此還未動乃預計其動也數在其中字皆非外至之辭於此亦可想見聖人作易自然處

朱子曰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

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成列是自一奇一偶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看便有乾兌離震之象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數有六九而爻在其中矣胡一川曰此與下節皆相承說因重是因八卦之成列而重之相推是因因重之剛柔而推之係辭是因相推之得失而係之又曰剛柔相推二句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同是據見成卦爻言不在占著上說至下動在其中方是預以占筮言之然亦只是動具於此其實未曾動也係辭焉而命之謂逐卦逐爻

各繫以辭而命其吉凶也此時只謂之辭未謂之占動後方見占係辭焉而命非動也然動已在其中矣楊止菴曰舊以動屬占未然蓋此條未言占也

龔氏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易之義緼乎乾坤而已矣故乾坤成列而易之義立易之象則乾坤不足以盡之故八卦成列而易之象見方其三畫以象三才之定體則謂之八卦作无所因至於兼三才而兩之以象三才之變動則非復有所作也因之而已矣故曰因而重之成列者八卦而已曰象在其中者蓋八卦相錯則六十四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

卦成也因而重之者成卦而已而曰爻在其中者蓋爻者九六之數也九六之數定而成卦成卦則爻亦隨之也象者亦卦之成體也故天下之賁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在其中矣係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在其中矣一闔一闢而不可以常言者變也征行作為出入往來而不可以靜言者動也命之定吉凶而不易也猶天之命萬物也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重爻則兆於變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孔疏上既云動在係辭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吝生在乎所動之中也夫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必因卦爻之動而後生者何蓋卦爻之動乃操尸之所值者如元亨利貞必因乾之動而見潛龍勿用必因乾初九之動而見也楊止菴曰動以用言即變之所之而變之位有當否故其辭有吉凶悔吝所謂生乎動者也林次崖曰此句是足上文之意蓋占以辭寓辭以占顯爻相成也姚承菴曰此句依上下文宜如此解若論道理凡人之吉凶悔吝皆生於動動不可不慎也潘雪松述曰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之所從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辨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

幾者正在此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當其不動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各始生其間矣程敬承曰上數節言卦爻剛柔變動與卦爻辭之吉凶悔吝矣此即承上而言卦爻之剛柔立本者也各有定位而不易也剛柔之變通趨時者也隨時變易而不窮也剛柔變通之間而吉凶悔吝生焉貞勝者也正則常勝而不已也說到貞勝而歸於一此足盡卦爻吉凶之妙也潘雪松述曰剛柔有變故謂之易自成列重卦而言則畫定剛柔如木本之植故曰立本自相推係辭而言則

著有變通乃隨時之適故曰趨時剛柔變通之間則爲人事之吉凶吉凶至變而天下有不變之常貞是也貞者正也事所歸結之處也動於有覺之幾則爲吉之先見而無有於凶守此真常之理則雖紛紜雜擾而要歸於吉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 蔡虛齋曰本義一剛一柔此一字不可拘但以易之有所不過剛柔二者而已故云一剛一柔 朱子曰剛柔者陰陽之質是易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通變之用又曰變通使只是其往來者義曰變通者隨時所遇趨而就之 盧中菴曰變通只據卦爻相推上見或以著象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

上說不惟不知此只是論卦爻抑且不知卦爻有自然之變通而非尸策之所能及也 質卿曰夫是卦爻也卦爻之辭也剛柔也剛柔之變也總之皆明乎天下之吉凶也是吉凶者豈曰循環而無定者哉亦豈曰對待而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貞正也常也吉凶無常而貞有常此天下趨避之準也是何也理一則不容有二至常則不容有變也 按貞勝貞字極妙貞正也惟正可常故常相勝周用齋曰正則吉不正則凶惟天下之一正爲能勝天下之萬變故曰貞勝惟正則勝非吉凶貞相勝也如此說貞字

方有下落 游讓溪曰以上言卦爻吉凶皆生於剛柔之變化下文則推言吉凶之故皆定於乾坤之理所謂以道義配禍福也

陸庸成曰貞勝貞觀數貞字解者皆觀面失者也夫貞之爲義上傳未發而特揭於此蓋貞者二篇係辭之權輿非卽利貞之貞乎既云吉凶迭勝則何以爲貞又何以謂之一夫言吉不言貞令人有幾幸之心言凶不言貞令人有苟免之意而貞蔑矣二篇之辭以貞吉者十九以貞凶者亦十一猶有既吉而貴貞有雖凶而必貞者有小貞吉大貞凶者有貞而不期於吉凶者要之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

凶萬變惟是貞爲勝蓋約吉凶於貞則吉凶之辭始可通之萬世而無弊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而不觀之天地日月乎消息盈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運非貞觀者乎晦朔弦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照非貞明者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勝非貞夫一者乎貞則更無二故後章釋成四爻之貞吉曰一致而百慮噫微矣

潘雪松述曰天地之道有升有降然上下之觀不動也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有往有來然晝夜之明不動也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吉凶

之變多矣。而以一貞勝。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此家辭爻辭所以貴貞也。然則動焉可不慎哉。聖人指此以開明人心。使知有至一之歸而不迷於非幾也。

天地之道端正。只有箇觀。故其爲道常觀者也。日月之道端正。只有箇明。故其爲道常明者也。孫質菴曰。天地貞觀。不止謂形體如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與夫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顯道以示人者。沈德培曰。天下豈有兩路並馳之理。堂堂正正。止是一條大路。只得一箇吉。那凶不是與吉持衡的。乃吉之反耳。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要見有箇獨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人

无對者在。所以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而常以貞爲勝也。朱子曰。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甚妙。按此數節。當以天地貞觀二節爲關鍵。自吉凶貞勝節以下。是從卦爻吉凶推本到乾坤上去。自爻也者以下。是從乾坤易簡說轉到卦爻吉凶上去。言乾坤易簡正所謂一以貞天下之動者。而卦爻吉凶端不外此。是故因而重之。爻固在其中矣。而爻非他。倣乾坤之易簡也。有八卦成列。象固在其中。而象非他。像乾坤之易簡也。有爻象則可因尸以求卦矣。尸方揲而卦方求。則參伍錯綜。而爻象隱然動於尸卦之內。尸既揲而卦既求。則成

文定象。而吉凶昭然見於尸卦之外。夫爻象動乎內。所謂剛柔相推。變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基開物成務之功。可以爲通志定業之本。故曰功業見乎變。吉凶見乎外。所謂係辭動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見憂世覺民之心。故曰聖情見乎辭。此二節句句與首三節相相應。至功業二字。又轉生到造化功業上。

陸庸成曰。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至一之精。不容出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可見。則就確然隤然處。無非易簡之理。可效可像者。因重之。所以有爻。而成列之。所以有象也。潘雪松述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

承上文貞一來。乾坤皆恒一其德。故曰確然示人易矣。隤然示人簡矣。乾得一以爲乾坤。得一以爲坤。凡卦之爻。不過效法乾坤之理。凡卦之象。不過肖像乾坤之形。而安有不出於一者哉。此吉凶之所以爲貞勝也。按易簡就生物上說。與上繫易知簡能同。確然隤然是順健之德。所以爲易簡處。蔡介夫曰。爻之奇偶。所以倣夫易簡者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理。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爲陽卦。諸陽卦在內而爲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

易凡坤巽離兌爲陰卦諸陰卦在內而爲主者皆陰長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

爻象動乎內節此承上卦爻并吉凶而合言之通節都在機著上看爻象卽所值當動之爻象曰動則未值也故曰內吉凶卽前所命之吉凶曰見則已定也故曰外內外字當先後微顯字看機著求卦之先參伍錯綜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躍然動於其內機著求卦之後通變極數則占者所值吉凶占決之辭顯然見於其外爻象之動是變而行以數神百姓所以通志定業者見於斯功業不見於變乎吉凶之占是辭而道因辭顯聖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

人所以憂世覺民者見於斯聖情不見於辭乎功業只是趨避然非已成之功業亦只據變而預計之耳蔡虛齋曰爻象動乎內此時猶未有爻象也故曰動而不見曰內而不見外動則變而未成內則隱而未見也故曰變卽動乎內之象楊止菴曰爻象言動而不言吉凶以其在內爲變之所從出也朱子曰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

姚承菴曰爻象二句緊緊說爻象一動於戶卦之內吉凶便見於戶卦之外此何以故爻象惟本此一理來理順處便吉理逆處便凶所以一動而卽見也前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是此意程敬承曰爻象節緊承上文效此象此而來大意謂聖

人本易簡以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無非恐人迷於趨避而教人利於出入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要以爻象吉凶功業總以一理爲貞動乎內者乾坤闔關之幾也見乎外者順逆得失之報也而變在動中何以有可見之功業變自不窮於趨避也於是而聖人之情見矣吉凶貞勝之理托之乎辭以闡明於天下使人得以占爻象而成事業而其情始釋然矣如此說覺明妥何必牽合於上文承應又何必拘泥於本文對偶乎因本義戶卦二字而遂云通節都在機著上看誤矣潘雪松述曰天地以生生爲德故爲大德聖人之位爲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一

生物之主故爲大寶財者生之本理財乃導民生養之事正辭乃教民脩德之事禁民爲非乃防民淫蠹之事凡此皆義也義以理財正辭禁非以生萬物而已自大寶曰位直讀至禁民爲非曰義方與大德曰生相當朱子曰乾大生也坤廣生也乾坤合而成德生物而已聖人成位乎兩間有其德無其位不能兼善天下於其位也慎之重之在卦則尊位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之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仁被萬物取財於天地則財不可勝用其民養生喪死無憾可以保四海守宗廟社稷矣鄭氏曰欽聚有經費

出有法兼并無所肆其開關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垂法於象魏讀於鄉黨著之話言布之典冊上言之以爲命下守之以爲令此之謂正辭奢不得僭上賤不得踰貴造言者有誅僞行者有罰有以率其怠倦有以鋤其強梗此之謂禁民爲非凡此皆義也 象旨聖人在位象易簡而立功業不過一仁而已義以理財損過裁偏準於中正義以正辭上命下令當於道揆義以禁民爲非止邪息妄歸於一是皆所以全其生生之德也 陸庸成曰以易簡生生者天地體天地好生之德者聖人天地之大德顯仁藏用是也顯仁爲仁固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三

也藏用爲義亦生也第不與聖人同憂耳聖人之德必以業顯故位爲之寶而仁育義正並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歟

程清溪曰財者民之欲無厭則爭聖人分田制里俾有定分正辭立法禁止其非曰義者仁之用也 洪覺山曰財者人之心天地之所以生人人之所賴以生者功業之所重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之類是也

程敬承曰聖人憂世之情一也其作易也闡吉凶以覺民其用易也合仁義以生民理財者導之利使天下蒙

其福也正辭禁非防其害使天下免於禍也無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雲峰胡氏曰上繫首言易簡此亦言易簡上末言位此亦曰位其有望於有德有位之聖人如此也竊謂後儒言夫子言仁不言義於此則並言之程敬承總論曰此章論卦爻之吉凶而歸諸易簡因轉到造化功業固知聖人本易簡而立爻象其以闡吉凶而弘功業也乎故究竟歸宿於聖情見辭一句何言之易有爻象因有剛柔剛柔迭變因有當否消息故聖人因而係辭係辭者原本於憂世覺民之情而辨吉凶以詔天下隱然示人以所當動也惟動也故吉凶悔吝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三

焉剛柔立本動之根也變通趨時動之妙也動而妙之乎時時而準之乎貞惟貞則吉匪貞則凶故曰貞勝言以貞爲勝也貞也者動之所以一一卽乾坤之易簡也當初聖人立象係爻無非像此效此故爻象一動而吉凶遂見焉所謂定天下之吉凶也功業亦遂見焉所謂成天下之亹亹也讀聖人之辭因可見聖人之情總是不忍人迷於吉凶而欲生天下萬世於不窮耳故天地以易簡生萬物德之所以大也聖人以仁義生萬民業之所以弘也聚人理財利使天下趨也正辭禁非害使天下避也何莫非吉凶與民同患之心爲之是故聖人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四

淮海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觀十三卦之器與象餘卦可知矣觀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制器尚象餘聖人可知矣聖人不能先天而強爲不能後天而不爲皆循其天理之自然耳天理之自然者何也時也易也

潘雪松述曰聖人之作易無大不極無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近取諸身物理咸備遠取諸物性命各正驗陰陽之消息爲卦爻之法象神明之德不外乎健順動止八者之德曰通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變化往來不測之妙也萬物之情不

止乎風雷山澤水火之情曰類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感應生生不已之機也 朱子語類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 洪覺山曰觀物而及於鳥獸者伊川所謂觀兔可以畫卦朱子謂魚脊鱗三十六陰數龍脊鱗八十一陽數具卦氣之類是也鳥獸之觀與君子居則觀象之觀其心一也故予嘗謂觀察法取是伏羲終身之學以天地鳥獸爲書初非專爲畫卦也其畫卦者不得已教人之事有八卦而後人之學假於象矣

周易宗義

卷十一

十五

梅氏古易考原曰仰觀象于天而作卦如乾天離日雷
雷與風坎月雲豐斗沬之類俯觀法于地而作卦如坤
地兌澤艮山坎水之類觀鳥獸之文如乾爲龍爲良馬
爲老馬坤爲牛爲牛震爲龍爲馬善鳴騶爲雞坎爲羊
爲馬美脊雉爲牛爲雉爲龍爲虎豹艮爲畜貨竹萑葦
之類觀地之宜以作計如乾爲木爲聚坎爲堅多心棟
檼爲反生爲蕃鮮艮爲木爲堅多節之類近取諸身不
但八體而已凡八屬皆是如爲君爲父之類遠取諸物
不但服食器用而已鉅計物之數曰萬皆是如爲闔玉
金寒水大赤之類伏羲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個今止云
作八卦者舉經以該別也易爲書之舉經以該別乾爲
經卦舉一乾乾之乾而充乾乾乾震乾乾坎乾艮坤
乾八別之乾皆該之矣充以下卦皆然故乾乾大有
大壯小畜需乾大畜泰曰始作乾乾乾兌睽歸妹中孚節損
臨曰始作兌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齊明夷曰始作離
無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曰始作震姤大過鼎革與井
蠱升曰始作巽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曰始作坎遯咸
旅小過漸蹇艮謙曰始作艮否萃晉豫觀比周坤曰始
作坤義聖心胸天象地法動動植植近身達物莫不備

蓄于中然後作八卦以垂示天下後世故其卦之妙天地象法動植身物萬理咸備於是幽贊神明而生蓍以還神明之德制器尚象隨足以類萬物之情

游讓溪曰神明之德至幽易由微以知顯故曰通萬物之情至廣易由粗以知精故曰類謂各從其類而大小淑慝之情分焉 蘇紫溪曰神明之德重在神明二字是陰陽不測之妙天地之所不能窺人物之所不能窮者象立則意盡若有以潛而通之矣萬物之情要玩一情字只是箇相應相求生生不已而已有卦畫則陽倡而陰和陽感而陰應而萬物生生之情若類聚于其間矣通神明而不爲幽類萬物而不爲迹顯微無間此易

卷十一

十六

所以爲冒道之書也纂言曰天開地闢之後不知其幾萬年矣而洪荒朴略未有文字至羲皇始畫八卦實肇人文之端故將言制作之事而首言此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朱子曰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蘇子曰諸蓋取之卦以義求之則不合以象求之則獲故但擬其象不必深求其義也

張南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爲之網罟
佃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
也

潘雪松述曰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漁朱漢上曰佃離爲雉漁互𠬪爲魚兩目相麗而虛其中網罟之象也一陰麗於二陽之間物麗網罟之象也 胡雲峰曰民以食爲先自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

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程沙隨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惟網罟佃魚之制立然後耒耨之利見於天下沈翼亭曰耒耨者執耒而耘

教人之爲其事也利字內猶有百谷用成意 潘雪松
述曰耜者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耜之柄也屈

卷之十一

七

木之直而爲之耒耜取益卦體下震動上巽入皆木中互坤土木入土而動也

市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盜取諸噬嗑

按前二節言民有貪魚之利有菽粟之饒則貨財殖矣貨財殖則有無可以相易矣故神農教以日中爲市都丹陽曰五十里爲市而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無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無不聚矣蔡節齋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義潘雪松述曰動取噬嗑翟玄曰離象在上故稱曰

中震爲足又爲大釜致民象也離中虛可藏貨市之象也上古人質而自守其居自費其用而不相往來財貨之有餘不足不知其均也故爲之市日中之時取其遠近之人皆得以相及也各得其所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各得以遂其願而濟其所用也鄭合沙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蘇紫溪曰書曰暨益奏庶鮮食即佃魚事稷播奏庶艱食即耒耜事懋遷有無化居即交易事此三者據書則始於堯舜據易則始於羲農堯舜持因羲農之舊而益經理之耳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八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潘雪松述曰通其變所以趨時也變而無迹曰化言能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者以其通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便於民而民咸宜之耳易之道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變則通而不窮可久而不息黃帝堯舜之通其變者易之道也制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大備故程子曰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垂衣裳者無爲之意衣上服下裳之說但曰乾坤變化而無爲然衣裳之

上下別乾坤則此章諸卦取象之本旨也 盧中菴曰只一衣裳之垂便見變化處只一垂之而天下治便見無爲處天地之變化時至而行無所作爲聖人之通變亦因時順理無所容心此善取諸彼也

建安丘氏曰十三卦制器尚象皆變通宜民之事特于黃帝堯舜言之者羲農之時民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爲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饔殮而治蚩蚩蠢蠢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觀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有義截然于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然非通變宜民以至天祐无不利則堯舜之無爲幾非其時矣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九

程敬承曰變者時而已矣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聖人因其變而通之通之也者通乎其所欲趨者也故其民習之而不倦通之也者通乎其自便者也故其民安之以爲宜宜之故不倦也神化即通變也特以其通變妙于自然故申贊之曰神化非兩層也神而化之有若或使之之意故下二使字要之天地間變化自然之理一易也易一天也聖人順易理而通其變所謂后天而奉天時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

天且佑之而況於民其有不宜者乎天佑民宜神化之妙也

姚鳳梧曰易窮則變三句泛論天地間變化之理要在世道看大凡事物之理終始相仍衰敝之極其行不通處便是窮窮則數盡必更勢重必反豈容襲故定然一變了變則可乘而通之通則法宜於民自然守之豈不可久黃帝堯舜之時民厭朴鄙漸入澆漓是其窮也窮卽是風會之一定於是三聖人以禮義之教通之是變則通也自此一通之后衣裳之制不復更易何其久也此所以使民宜之而天下治吉无不利也 陸公紀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二十

陰窮則變爲陽陽窮則變爲陰天之道也庖犧作網罟教民取禽獸以充民食民衆獸少其道窮則神農教播植以變之此窮變之大要也窮則變變乃通與天終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也弧矢之利威天下則有不利存焉此其最變也

陸庸成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將衣裳治之乎傳曰服之不衷詩曰彼已之子此以知德有之以爲治也嘗考其衣裳之制矣繪于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綉于下裳有宗彝火藻粉采黼黻焉夫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已无爲山之鎮也雖

名莫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華蟲之文也宗廟之享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火之明也六府九脩烝民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內華外夷黼之辨也故服以象德非聖德之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爲之昭焉故也德之不足而垂拱何以能神化且民使天下治乎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主

十二卦分而乾坤合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襄養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无爲六子自用 蘇紫溪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于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爲善發義農之精蘊也 程清溪曰此上用天之道此下用地之利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盖取諸渙 潘雪松述曰剡空其內剡薄銳其首也渙下坎水上巽木木動水上舟楫之象上古山無蹊澤無梁至是舟楫

之利以濟不通承上言衣裳既垂則遠通觀化然川塗阻隔則文教不通故與舟楫之利楫櫓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潘雪松述曰調習牛馬負重致遠施諸塗以利天下隨之取義以其前動而後說也凡卦畫自下始故以震下爲前動象 李氏曰牛以順爲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行爲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遠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楊氏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無所以禦之之術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

至 纂言曰郭門城門爲重門擊柝以警夜而防姦盜也暴客謂姦盜豫前二偶畫重門之象又坤爲闔戶九四以奇畫震動體擊柝於門內之象 郭氏曰豫本無備豫之意孔子又明豫於此者以見諸爻卦之象無窮不可一義盡也 張幼子曰待暴客待人之變待風雨待天之變以此二卦見例待其變見其常也易之以官室易之以棺槨易之以書契此三者窮則變也如宜於官室故不倦於官室宜於棺槨故不倦於葬宜於書契故不倦於同文同事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潘雪松述曰杵以舂臼以容用之擣去粟殼而得米利濟萬民亦猶渡水之得濟也取小過者下止上動也象旨兌爲毀折斷與木爲杵也與木入坤土掘地爲臼也坎陷有臼象而又下止上動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蒙引弦木爲弧以絲弦木也剡斬木而削之使木銳也 纂言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爲長兵威天下者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

蔡介夫曰弧矢之用相睽不可以相無而卒所以治睽也 姚承菴曰弧矢凶器也曷以利言威暴所以仁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

良也 余四明曰暴客是害之小者雞鳴狗盜之徒是也此是害之大者欲窺伺乎天下者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姚承菴曰上文要看數爲字爲者始爲之制也此下要看三易字易者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者也

陸斗南曰此三條俱用上古字亦有謂蓋弦木以上是制古所未有而不可無之器穴居以下是變古所已有而不可用之器

徐子與曰冬穴居无以待風夏野處無以待雨故官室

不得不興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帡幪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意也 潘雪松述曰棟屋脊標也宇室兩邊垂下者卽椽也周禮棟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以階下爲宇是也震一陽在上卦之下而承二陰上棟之象乾三陽在下而相比下宇之象以蔽風雨二陰在上而動四陽在下而壯故二陰不能凌也 都聖與曰杵臼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莖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五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潘雪松述曰厚衣以薪積薪以覆藉之也不封不封土爲墳也不樹不樹木爲識也喪期無數无祔練祥禫之日數也爲棺以周身爲槨以周棺棺槨取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潘雪松述曰書契取夬書以刀筆畫木簡爲文字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予者執左取者操右合之爲信也契但記數書則有指事象名之變退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

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言有不能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蓋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端而防其欺也隆山李氏曰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策與十三卦之象皆終于夬

鄭氏曰黃帝堯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化爲民而已執久則釋視久則瞬事久則弊不更則敦故通其變者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變黎民懼焉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川行而洩陸行而塗也爲之舟車以通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爲之宮室以居之爲之棺槨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五

以易繫裡之陋爲之書契以革結繩之簡爲之衣裳以辨上下爲之弧矢以威不恪患至而爲之備事來而爲之應法之所未病聖人不強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凡此者所謂通其變也如天之運如神之化在而不示其所以在之迹宥而不示其所以宥之事其效至于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此之謂使民宜之物則備而有窮道則通而無弊易者道也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朽而極壞者變而不能通也道之所以自古而固存者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者天地之道而自然無間莊子謂之命

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歟

蘇紫溪曰以其序推之食貨足而人文興矣人文興而舟車輻奏矣足食足兵區慮周矣養生送死必無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文矣五者之道何者而不在易書中哉然其要則由於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而通通而久皆神明之妙自然而然耳神超乎器而器寓乎神謂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饑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於文淳而趨於漓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爲之安之人情欲養爲之遂之人情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六

避害爲之去之人情厭常爲之新之卽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楊萬里曰作書契以上等事非聖人之私知也取于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所能爲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金賁亨曰此章雖爲尚象而然此十三卦者皆聖人經世大法卽上章理財正辭禁非之事也程清溪曰歷五帝而治具始大備蓋由風化漸開神教益密三王

之世用與統殊生生爲易者大較未貳孔子效之曰今用之吾從周夏時殷賂周冕雖有損益夫亦以通其變歟

是故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金汝白曰此章言象彖爻之義是故字是承上章言易者是象天地萬物之理是以聖人制器而象之也彖象詞也爻爻詞也彖以象枯爻以象動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故以是故字承之非悔吝由吉凶而著也吉凶悔吝亦象也吉凶失得之象悔吝憂虞之象徐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七

魯菴曰此章承上章尚象之意而并及辭占蓋舉全體而言亦以明象之無所不該也朱子曰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胡雲峰曰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變也

潘雪松述曰是故承上取象來彭山曰易者陰陽變易之名則陰陽變易之象乃所謂易也卦爻皆在其中故統名之曰象象之所擬皆實理之形容故曰像也材質也言一卦之全體如木之材幹也材兼有善惡而辭亦因之故曰彖者材也道有變動曰爻可見爻以動爲義

動亦爻中所具者如愛惡情偽利害得失之類動本至煩故辭亦至悉也效呈也謂據其理而模寫出來呈獻以示衆之材呈於爻爻之動具於象其實一理也象爻發卦象之蘊則本體貞勝之幾自不能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吉而向凶則以吝凶而趨吉則以悔皆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著此所以能貞天下之動也 蘇子瞻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 姚承菴曰吉凶悔吝無非此理此理之未形者聖人像之象此理之未發者聖人闡之辭復何隱而不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九

明故曰吉凶生而悔吝著 蔡介夫曰天下之動紛紜輻輳善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建侯或行師或涉川或有攸往皆天下之所有者此章合上先言包犧觀物制易中言聖人觀易制物皆尚象之事也至此乃言尚辭尚變尚占之事而易之四道備矣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章言易之卦畫有扶持世道之殊指焉邵堯夫曰易

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書也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亂世多耶君子少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朱元晦曰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成恁世界聖人論德行指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則扶抑之意亦嚴矣楊誠齋說極得此章口氣云陽卦宜多陽乃反多陰陰卦宜多陰乃反多陽故仲尼自問曰此其故何也於是自答曰陽卦奇陰卦偶故也又自問曰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是又自答曰陽爲君子之道陰爲小人之道也一者奇之別名二者偶之別名一君二民非謂二民共事一君也陽卦以奇爲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九

君故一陽而二陰陽爲君陰爲民也所謂一君而二民也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非謂二君共事一民也陰卦以偶爲君故二陽而一陰陰爲君陽爲民也所謂二君而一民也小人之道也 韓註陽君道也陰民道也孔疏陽卦以一爲君以二爲民得其尊卑相正之道故爲君子之道也陰卦以二爲君是失其正以一爲民乖反於理上下失序故稱小人之道也 質卿曰道在君子則微陽猶足以御世道在小人則獨陰不能以自持此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作易之微權也歟

陳潛室曰二偶一奇即奇爲主是爲陽卦二奇一偶即

偶爲主是爲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潘雪松
述曰彭山曰陽卦震坎艮也皆一陽二陰陰多於陽陰
卦巽離兌也皆一陰二陽陽多於陰陽以一奇爲主故
多陰陰以一偶爲主故多陽重于一奇一偶此其故也
故以象言爲重成卦之主而以陽主一奇陰主一偶則
剛柔各定于一畫矣 蔡虛齋曰凡陽卦以一陽爲主
一陽爲一畫其二陰各二畫合之則爲五畫五奇數也
陽卦奇此所以陽卦多陰也凡陰卦以一陰爲主陰畫
已二畫其二陽又各一畫合之則爲四畫四偶數也陰
卦偶此所以陰卦多陽也質卿曰奇乾道也獨立乎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陰之表而物莫之與偶者也陽卦皆乾以奇爲主則陽
之常尊者自在故謂之陽卦也偶坤道也不附乎陽道
之尊不能成乎偶者也陰卦皆坤以偶爲主則陰之依
附者自在故謂之陰卦也 胡雲峰曰論其故則陽卦
五畫陰卦四畫陽與陰一定之分固如此論其德行則
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易之扶陽抑陰又
如此 姚承菴曰別君民以正名分而辨君子小人之
道以維世教則奇偶畫數之多少蓋實有義存焉
周曰齋曰數則有奇偶道則有淑慝奇偶是粗迹所謂
卦象也 小人之道是精義所謂象者像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曰往則月來月往則
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
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
朱子語類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
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
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
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
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
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
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程敬承曰天下所以不用思慮者蓋原理本無二故耳
曰同歸曰一致總言理之一也造化同此一氣故日月
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屈信相感而利生聖學
同此一理故精義入神以致用內與外一故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外與內一故也從精義利用以往便與天地

之神化相契合。天與人一故也。得乎其。故自可以致用。可以崇德。可以窮神。知化何用思慮哉。通章只明感應之理。出於自然。以破咸又憧憧二字。而造化物理。聖學總不外是。程子曰。感應外更有甚事。蓋心即思。思得正。即學。學即事。事即道也。此外寧復有所謂感應者哉。洪覺山曰。思以體統言。慮以應事言。同歸殊途。以理言。一致百慮。以用言。思爲聖功。何以何思何慮也。思存同歸。一致而不在殊塗。百慮所謂精義入神。以致利用。安身以崇德是也。至于窮神知化。則何思何慮之體。以復而自然者。不可知矣。故予爲之說曰。君子之學在致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

其一一。致而百慮者。何思何慮也。用百慮以求致一者。朋從爾思也。何思何慮。一思也。無所從也。朋從爾思。二之乎。其思有所從也。二斯爲朋矣。欲其致于一焉。不能矣。是故雜思之生也。其必有所從起也。屈伸相感。往來自然。有感而無思。利生而不以生利觀天道。則物理可知矣。觀物理而君子之學可知矣。往來者。屈伸也。利生歲成者。利也。往來屈伸。雖皆流行自然。而其所由本者。屈爲往耳。故復以尺蠖龍蛇言之。噫。君子之學可知矣。朱子曰。感有二。一往一來。此只是一物。先後自相爲感。如人語極須默默。極須語是。內感若有人。自外來喚自

家。則是喚做外感。張子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僞也。

陸庸成曰。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無不同焉。無不一焉。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者。至虛而至變之。名從無起。有皆由心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宿處不妨交錯。寧一中何碍。因應彼憧憧之思慮。所爲迷其歸一之源。祇逐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下。故冥會於一與同之朕。則宇宙間神化飛揚盡露太極。可使人心造物通爲不二。實力於一與同之宗。則心極內圓。神變化總完太虛。可使下學上達共爲兩忘。天下何思何慮。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

乎。吾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吾觀之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過。蓋前之屈。即後之伸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烈日流金之暑。不生于暑。而生于堅冰。蓋今之伸。即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爲伸。龍蛇之蟄。以蟄爲存。屈伸則亦有同矣。則亦至一矣。可見天下自往自來。寧必憧憧哉。然則吾人之心。豈其置之無用之地。惟用之于崇德而已。德崇于用。而不知其所以用。畢竟是何思何慮之天。乃爲德之盛歟。

潘雪松述曰。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精理之所約謂之。

歸得理之趣謂之致同歸一致一本也殊塗百慮萬殊也先言同歸一致所重在本體也夫百慮之殊途者亦思也而曰何思何慮者蓋小德之川流皆本于大德之敦化凡幾之所覺能通于微者亦皆天命之自然豈容起一毫思慮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程敬承曰人之憧憧往來不過馳思天下耳而孰知天下空體也天下寥廓盡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處可容吾思慮哉歸本自同奚役役於塗之殊致本自一奚營營於慮之百人第因天下應天下以天下還天下可矣而憧憧思慮安所用之夫子兩言天下何思何慮至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五

論無適莫而亦曰君子之於天下豈非以天下二字囑醒往來世路之人心哉蘇紫溪曰往來二字是吾人所不容无者所病者憧憧也如以一日論則前日之事爲往後日之事爲來以一事論則已行之事爲往未行之事爲來以終身論則已知已能者爲往未知未能者爲來人孰無往來哉但順理以往來者則思而无思慮而无慮如造化之自屈自信着意于往來者則營營以思營營以慮殆不覺其繁且擾矣同歸二句正明其不必思慮也同歸殊塗无二理也一致百慮無二心也卽所謂一以貫之也无思无慮者一也有思有慮者二也

不得其歸而索之殊塗則岐路愈多不得其一而求之百慮則膠擾愈甚矣憧憧思慮者之害也言造化往來物理屈伸皆自然而然正爲吾人學問張本韓康伯

曰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明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致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甯春溪曰理本一也而曰同歸一致者蓋對殊塗而言則爲同歸對百慮而言則爲一致其實同歸一致只是一自然之理在吾方寸中而已故曰理本無二也若以歸爲歸宿致爲極致則朱子當別解而不曰理本無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五

矣且曰同歸一致卽夫子一貫之一所謂渾然一理者也而歸宿極致則是着方字眼覺有不同蘇子瞻曰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越之蠅墨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慮皆得也夫何思何慮

按殊塗就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天下事原只是一箇理但行將出來有千蹊萬徑耳人只是一箇心但用將起來有千條萬緒耳此都是自然而然而順此自然一了百了何用思慮哉何慮與百慮不同何慮人爲之慮百慮自然之慮也方魯岳曰同歸一致者理也思慮以理而無理外之思慮故終日思而未嘗思終日

慮而未嘗慮也

朱子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蔡虛齋曰日往則月來一轉便是月往矣月往則日來一轉則又日往矣不必是一一皆往者感來也所來亦為往所往對前則亦為來矣往則自來不待思而來也 余因明曰往來就序上言序在外其可見者也信就氣上言氣在內不可見者也相感相字不必泥只重屈之感信意楊止菴曰往則氣息矣故曰屈所以感乎來來則氣息矣故曰伸所以應乎往其感之往而屈者必有其應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六

應之來而信者亦復為感相推之而功用不息亦謂之生焉不感則不應即非利矣故曰利生此造化往來感應之自然利猶功也此功利之正者也即指明生歲成言

潘雪松述曰日月之生明即寒暑之成歲所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其往來不息所以成功也以屈伸發日月寒暑往來之義天道之自然也又尺蠖龍蛇證屈伸之義物理之自然也此皆易中之蘊人心感應之妙非思非不思而幾微自通非慮非不慮而天能自動其神之所為乎

楊止菴曰尺蠖不屈則其行不能伸是屈者乃所以求伸也龍蛇不蟄則來歲之身不能奮其蟄乃所以存身也問屈伸相感而利生今但言屈之利而不言伸之利何也吳一源曰人皆病在知伸而不知屈故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靜以一動无感以待感也而伸之利亦在言表矣

朱子曰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間无一非義不問小大事物千變萬化咬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 姚鳳梧曰利用安身乃一項事利用故身安也使用不利豈能在于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七

安而處之太然如今人處事件件都能迎解將去他身之所處自然安閑順適 潘雪松述曰精義而入于神乃所以致用蓋得其同歸者而殊塗皆合得其一致者而百慮皆通自无憧憧之擾矣存體自然致用發用自然歸體體用俱存動靜如如身安而德崇矣 韓注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理入寂一則精義斯得乃用无極也又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妙於入神以致其利用妙於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于其宗事各本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也

陸庸成曰精義正於一致處透其本原故義既徹則義之窟會至神而不容思慮者無不精到是爲入神神故泛應不測其曰致用者乃一致之所自致也

蘇子瞻曰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致于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爲一不知其爲水入神者也與水爲一不知其爲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也其心間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安身也事至于身安則物莫吾測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九

德崇矣

程敬承曰精義利用二段辭若平對意實聯合精義二字是一頭顧義者入而出出而復入者也精義而入於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此微妙處卽千變萬化之所自出而用自致矣用自精義中出來件件做得停妥此身自不受桎梏之病而安言安身而心在其中矣精神寧謐萬理凝焉殊合爲同百融爲一德之所以崇也看來利用乃致用所就德卽精義而有得于心者語精義至于德崇將復何所施吾力容吾心哉故下文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謂過此不必更求知也過此有知則

非自然之知雖憧憧奚益矣未字或字皆是不必然之辭正蒙云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此之謂也

紫溪曰精義二句重在入神利用二句重在安身精卽惟精之精神卽合一不測之神精義而至入神則往屈來伸不見其迹只是箇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無心於致用而用自致矣利用卽不習无不利安身卽靜而能安利用而致安身則其神不勞其形不擾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閒無事中來無心于崇德而德自崇矣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九

方魯嶽曰學以義爲主精義以致用則用利而身安此皆所以崇德也聖學止于崇德不必過此而有知至于窮神知化則德盛自致所謂下學上達何必過之而談神化乎

潘雪松述曰德至于崇則精義之功成若此以往不可得而知也窮極微妙之神通知變化之理乃德盛而自至也張橫渠曰入神僅入于神窮神窮盡其神淺深之別也吳一源曰入神而融貫純熟卽窮矣窮神默契无間聖人上達事也朱子曰此德字只是上崇德之德德崇後便能窮神知化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只

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亦只是德盛之自致何思慮之有 姚承菴曰窮非窮究之窮窮極之窮也窮極則神由我主分明是箇神知非知識之知知契之知也知契則化自我出分明是箇化德之盛者養到極盛處 沈德培曰看來殊塗百慮往來屈伸處都是義之條分縷析處從此只管精入神去直到窮神地位則一者同者在我始見天下之不必於思故聖人不思而得謂之天道

項氏曰按十卦以咸九四為主意大抵論感應之一心屈神之一形往來之一氣出入之一機也精義入也乃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早

所以利其出利用出也乃所以安其入自此以下困解噬嗑鼎否皆言利用之事像復損益皆言精義之事困不利而解利噬嗑初九福而上六禍鼎凶而否吉自一人一事而至于天下之用皆盡于此矣豫言知幾之早復言省過之速損言心之當一益言道之當豫精義入神之功亦盡于此矣至于神然後能窮神之所由起至于化然後能知化之所由推知化猶知大始之知非萬物生于其手者不能知萬物之始也非萬物生于其身者不能知萬變之幾也孔子言知天命子思言知天地化育皆至乎其地者也上繫既舉七卦之爻辭以發明

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舉十卦焉必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德盛仁熟而後學易之道盡也

程敬承曰咸後九卦總是發明理之真夫一而不必懂懂云耳往來屈伸无二致也天地之所為化也內外出入无二致也聖人之所以臻神化也推之事物物何莫不然故知動靜之一致則能藏器而時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其安知微顯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復知損益之一致則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擊皆昧于屈伸之義以取凶懂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早

懂往來之害大矣哉此本吳一源說程敬承又曰咸九四心學也无心之心至一也一之體微而思慮焚焉則危屈伸往來之間有微危之幾焉得其幾則藏而動危而安昧其幾則不度勢而困不懲小而滅不量力而折矣大哉幾乎非精義入神孰能知之故曰知幾其神正以幾之動最微一之乎微而无危也吉之見最先一之乎吉而无凶也若顏之庶幾亦以其心還而一於善而其行反而一於吉也一於吉則用利而身安矣故知幾者致一者也致一者天地萬物之道也得此道則損即為益失此道則莫益而或擊之矣何

者立心勿恒也。勿恒之心，乃憧憧之思，所必至者。危乎。就與識幾之微，而致之一者乎。噫，夫子舉十一爻，以明事物之理，而以无心之成始，以立心勿恒終，益可見咸恒一遵一之乎。何思何慮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朱子曰：此爻大意謂不可做的，便不可出頭做。如石不能轉動的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所以云未入而圖其出，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三

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人，便道自我無力量，便是辱了名。

羅一峰曰：六三前遇九四之剛強，如石壓吾上，不宜惹之以致困者，乃不量力而欲去之，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矣。下乘九二之剛強，如蒺藜刺人，豈可據以爲安，乃不量而欲據之，其能安乎。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矣。劉備違眾論而伐吳，卒爲陸遜所折辱，豈不辱其名。劉表不可依而依之，卒爲曹操所攻，奉身无所妻子，離散豈不是危其身。

程敬承曰：非所困而困以下，雖是什六三爻辭，似不必

拘泥爻下本義等語。困亦人所時有，有困得其所困者，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也。志不降身不辱也。善乎程清溪。翌曰：居易俟命，行所困也。六三行險僥倖失其所矣。故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夫困不可僥免者也。小人以不善致困，乃欲別有所據以求安據，非其所又益之困耳。是據于蒺藜而求不刺難也。身且不保而能保其妻耶。臧紇陽虎之事可以觀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三

程正叔曰：苟無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爲而無成功，或以顛覆者，皆繇此也。朱晦翁曰：孔子于本爻外發言外之意，甚透。藏器藏字極妙。天地藏諸風，聖人藏于密。君子藏器於身，邵子說人之精神貴藏而後用。苟銜于外，鮮有不敗者。惟藏器而不輕動，自然時至則動矣。何不利之有。老子曰：廉不剝，光不耀，藏之謂也。

程敬承曰：藏從德性涵養中來。涵養深，磨鍊熟，斯大器成矣。器之不成，毀於輕試也。成器而動，動斯不括。藏大

好謂人橫撐在天壤間極重極難得故當時堯舜惟憂不得人得了一箇人這箇宇宙便坦然無事此其人卽藏器於身之人非自恃才具急忙幹事之人也洪覺山曰陰主於成物成器者陰之得正者也藏者陰體也正以待時故藏也時者解終之時也動者震體也君子器成而藏藏而動動而又時然則小人之去其可以不慎乎雖然夬決之道存乎速和解之道存乎緩上六之待時亦緩之之意也

潘雪松述曰諸爻曰必在我者真有解悖之德又當小人爲悖之時故其動利動利者動而不括者也是以獲周易宗義卷之十
四

之而悖可解也故夫子於上六言獲言德勝者也有禽無矢則不可射故君子慎動彭山曰括結碍不通之意藏器既久則能通于變而無所礙故出而有獲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潘雪松述曰馮奇之曰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爲仁不以不義爲畏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懲惡在初改過在小人不仁可恥而小人不恥犯義可畏而小人不畏然則小人其以禍終乎而非也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其趨利避害之關猶自明白如使小懲於

前將終身不進於大惡而免重禍矣其小人之福乎聖人一片生物念頭就是小人必開以自新之門而動之以福歆之以无咎蓋小人重禍更甚於重仁義也見利二句不平說利本禍胎人世之陷阱也見利而勸不復顧仁義自然觸忌犯怒直到干冒三尺禍害迫膚而後知痛戒夫必待于利與威者小人之惡萌也而猶知有勸與懲者小人之福階也故止惡于初乃所以福小人也洪覺山曰小懲而大誡謂小懲而後大誡也懲之于其小者以其離初心未遠也過此則惡積而不可掩雖欲懲之莫能懲矣小人之福對罪大而言之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

孔氏曰卽精義以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卽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于其始事至而後懼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噬嗑之初九是也過而不能止則爲噬嗑之上九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朱漢上曰精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而滅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錢融堂曰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洪覺山曰小人之初爲不善

也猶有畏忌解釋之心焉以爲是小惡爲无傷也及其无所懲誠果于无所傷而後浸浸不已敢爲肆惡之心生矣故惡積罪大者一敢之心爲之也小懲而大誠所以使之不敢也

程敬承曰小人弗去弗爲之心卽不恥不畏之心也

張雨若曰惡起于微禍成於著小人非不畏也其心蓋謂无傷耳小人只爲无傷二字做成許大禍胎是以惡小而懲則罪大而不可解滅趾不防必至滅耳豈不凶哉 沈德培曰管寧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爲平生罪過曾子以伐一木殺一獸不以時爲不孝吾故信積

之爲言甚有力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六

程敬承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積善豈爲名乎而敗名亦君子所忌也故善不積至成名田地積猶未滿也小善弗爲善於何積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或問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爲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朱子曰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

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林次崖

曰曰危曰亡曰亂不是虛空無事徒有危亡亂之心其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必自有道矣 洪覺

山曰安危以位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世言君子身當休否之時既以自處其艱而又有見於安危存亡治亂

之機循環未已故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不敢忘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皆不忘其今日所以休否者而已故處否所以處泰也

程敬承曰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所以能休否而保國祚則不忘之一念係之也 敬承又曰前章言身安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七

德崇此章言身安而國家可保至末章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利用安身一句足以貫九卦之旨而懂懂思慮者非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龔氏曰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也鼎上體之下而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堪也是以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受之任 項

氏曰德之薄知之小力之少皆限于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厚責以自能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能勝

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辨而受其足不折今鼎足弱而實豐有不折足覆公餗者乎自取之也餗何辜焉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朱子曰最要看箇幾字只爭此子纔過此子便至於流便是不知幾知幾者恰好便佳及早回頭不令過這些子也凡人上交必有些小取奉底心下交必有些小取傲底心所爭又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

能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八

潘雪松述曰龔氏曰豫之六二幾神之事也精義不足以明之象旨上交指二于六三下交指二于初六過于恭則諂過于和則瀆故有幾焉見幾而守之介石者果而確也蘇氏曰無守于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失之太早畏者常失于太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堅上交不諂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上无畏下无忽事至則發而已矣夫知彰者衆矣惟君子于微而知其彰知剛者衆矣惟君子于柔而知其剛故萬夫望

之以爲進退之侯也

蘇紫溪曰曰幾曰神皆心也神所以運乎其幾者也周子曰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蓋自動靜有無之間而至幽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無而不可窺也則謂之神非神而明之不可以言知幾也言知幾而明之以上交下交何也豫之時上下皆溺於豫故上交者多失之諂下交者多失之瀆而不知逸豫之甚凶咎之媒也此非知幾者也上交不諂不以逸樂之情而諂乎上也下交不瀆不以逸樂之情而瀆乎下也不諂不瀆何以爲知幾舊說謂諂與不諂瀆與不瀆之間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四九

非也此心未上交而知上交之理當如是此心未下交而知下交之理當如是此正知微之顯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不宜多一凶字孔穎達云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肯凶違凶而就吉先復有凶故特言吉也微字如中庸之莫顯乎微舜之道心惟微也動而顯者其吉已見人可得而知之動而微者其吉先見非聖人不能知也知微知彰二句亦以孔穎達及程子之說爲當孔穎達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程子曰知微則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大都微者彰之始然未有微

而不彰者也柔者剛之始然未有柔而不剛者也君子知其微又知微之必達於彰知其柔又知柔之必達於剛此所以爲知幾也項氏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嘗基于諂梁竇之客是也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嘗起于瀆竇灌之交是也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真所以知幾者矣欲進此道惟存察之密疆介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於介如石者歟程紀曰今人指恭與諂和與瀆初分處爲幾非然也幾其在上下交之初乎君子正當上下方交時和敬初發念處就轉頭禁足不令過這些子落在諂瀆窠臼中是之謂知幾幾者動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十

之微欲動未動之間也此時此心只有箇天理只有箇吉正當吉之先見而隣着凶此處便須理會正好及早回頭若到形見勢彰更怎生奈何得故君子凡事一見其幾即便幹旋轉不善而就于善不俟終日之久而後知也此便是見幾而作寧用字斷字何等喫緊此從介字上來確然介石之心體而有不斷然先見者哉沈德培曰柔勝剛弱勝強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猶有規避之巧心焉孰如君子之至誠前知者耶程敬承曰上交下交非有高遠難行之事而語知幾之神止以不諂不瀆當之何言之易也抑不獨此也所惡

於上下大學以之論繁矩不陵援不驕倚中庸以之論素位論尊德性而乾九三龍德亦止曰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已也則信乎一上下之交足以盡道矣一知諂瀆之幾足以盡神矣雖甚神奇不越庸常始念一差竟墮陷阱當上下交之初可忽其介而莫之早決哉或曰幾字便是介字凡安危休咎之間不差一髮達人早見此分介處甚可畏力持而固守之不落到第二着去古人高絕人羣只如此耳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十

句所謂神生定也衆人見昏於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於無欲故識在幾先初見其幾之微則逆知其後之必彰即於微處圖之初見其幾之柔則逆知其後之必剛即於柔處圖之此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處萬夫之望以其知幾合神也經繹曰微也者道心之體動无動動之微者也動以天不動以人動以物不動以己有無微乎微以動則有吉而无凶有平康而无悔吝與危以動異由焉是吉之先見者也此焉見之視於无形察之未兆保之宜冥貞之眇眇而何俟終日矣

程子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陽生而不溫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識之君子不識而氣機識之陸庸成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真知得也總之幾一而已知幾則神庶幾則復幾者動之微惟微者道心也最初一念止有天理萌動故有吉无凶先見其端之謂幾稍后一念便涉惟危遂吉凶互見能見於先見者行與吉會知幾者也能見於互見者趨吉避凶庶幾者也然在豫貴守固故曰貞吉在復貴覺早故曰元吉又曰石者至靜無欲故靈明變化石不如心之圓堅確凝定心當如石之介心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

惟凝定則靈明自生知微不知其彰非知微也知柔不知其剛非知柔也潛元無二義霜水不二時困刺在垢壯夫在復非超凡入神者其孰知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潘雪松述曰淮海曰知幾其神乎人人謂心爲神明卽此神也不神則物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知幾則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只先見便是知幾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先見也先見者心之所以爲神也故曰顏子庶幾若顏子有不善方知非庶

幾矣惟能先見於善不善之前故能知不善不復行不善以常知也此心體當下便是故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常人不能當下默識此體故遠于復故悔則有不善不能知知而復行矣是謂不神則物聖人得易者無他只得此先見之心體耳蘇紫溪曰庶幾卽上文知幾聖人幾微故幽而顏子善學聖人亦近於聖人之幾者也幾者曰吉之先見而顏子之庶幾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何也曰此正所謂動之微也一念之中吉之先見如大明將升魍魎畢照何不善之不知哉蘇紫瞻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故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世所以不食烏啄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烏啄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游讓溪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顏子之力行以致其知也洪覺山曰顏氏之子全在不善未嘗不知知幾爲難知則不復行矣拳拳服膺知先之功也故曰顏子無形顯之過失而後有復初九復之最初者故未形也張雨若曰竊謂此不善卽夫子所謂非禮乃在三月後亦只是微有不中節處所謂已也而名之曰不善言常以之所謂不善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二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潘雪松述曰天地絪縕謂乾坤陰陽之感男女構精謂六子陰陽之合不言陰陽而言男女于實謂什六三之辭主于人物是也義海曰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漓劉牧曰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萬物化醇者言其一未始漓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無窮曰男女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則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矣何氏曰天地兩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五

絪縕二氣相與之專也男女兩也構精兩情相與之專也重天地男女兩相與上化醇化生不過帶說致一謂專一合二者而爲一也朋友之道天地萬物之道也洪覺山曰乾往坤來有天地絪縕之象絪縕氣之交也氣化故曰醇艮上兌下有男女構精之象構精形之交也形化故曰生醇厚也專一也不一則離而散之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武擊之立心勿恒凶

淮海曰安其身而後動身之恒也易其心而後語心之恒也定其交而後求交之恒也順道則安不險則易道義相與則定只是得一箇天地人之常理楊止菴曰欲勝理則心多懼而不足以率人故動之而民不與氣勝志則心多懼而不足以感人故與之而民不應無交而求則民弗與者无以固結其民于先而求其報上則民不助之也

潘雪松述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姚承菴曰君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五

子修此三者修之於平日也修到安身易心定交處其動其語其求自行无不得矣故曰修此三者故全全是完全无欠缺處危以動以下正反此三者言或云易者平易近民之意懼以語是以恐喝之言威天下也周用齋曰夫以上下相接而曰交若有敵已之思焉以上取下而曰求若有俯求之意焉聖人下字之間其義味深矣陸庸成曰惟損乃得見致一之爲真幾求益反凶見無恒之爲妄幾總引之以示安身之道於義貴精不誠不明憧憧何補宜身名之俱失罪惡之難解危亡之相踵

歟此十章之旨也

趙人齋曰自何思何慮起至立心勿恒凶當作一章貫之方是聖學之一貫俱是利用安身之道困于非據者不能自存其身以崇其德者也思慮安用之藏器待時用之所以利也屢校滅趾小人有所懲而能轉禍爲福以安其身何校滅趾小人無所懲而積惡罪大以滅其身不忘保存能安其身者也折足覆餗不惟不能安身矣介于石寂然不動安身也知幾其神利用安身之道也庶幾貫上知幾知幾其神仲尼之一貫乎庶幾其類子之一聞乎无祗悔安其身致一安身之道也言君子

周易宋義

卷之十一

五十五

得友如天地男女化生之合一然後可以言致一而干涉思慮之憧憧也安身本于立心之恒利用安身在立心有恒而已有恒則致一無恒則不能致一故聖人儆之不占 約說曰上篇舉八爻明君子言行之法此篇舉十一爻明天下事物之理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

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陸庸成曰天地間至賾至動無非陰陽變化化究歸只一人日圓其陰陽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情僞錯出趨避皆迷聖人像其理以立象復闡其象以盡言衰世之意即是無言之蘊不過於陰陽道理剖決示人則寧獨聖人之情見乎辭哉體撰通德意之示人固已深矣又曰陰陽合德其門內之細縕總是一機爲互根而剛柔有體其從門而出者則摩盪之變化遂成諸卦而不窮矣乃知雷風山澤皆乾坤之无盡藏健順止悅皆乾

周易宋義

卷之十一

五十六

坤之无二道離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无自禪之機撰者憑陰陽以效質德者妙陰陽而寓靈此立象固已盡意也哉夫惟有種種之物各有種種之名稱名雖雜不離陰陽之變態不包羅悉舉則所以道陰陽者不備要知於體撰處立名即于通德內示意此非聖人憂深慮遠挽衰世之風復上古之盛則立象足矣亦何俟于煩稱乎乃知易冒天下之道則彰往察來盡之耳天下之來其得失憂虞之未然者總不出於往之理蓋盈虛消息理有固然往者來之朕也惟以往兆來即來藏往故顯著處却是淵微幽深處却又

闡發名必稱寔物各有所論道理毫無回互論占決初
无兩可體撰通德言言皆陰陽則皆陰陽之往來何不
備焉惟其彰往察來者無不備如此故擬形容以象物
宜則名小而類大矣觀會通以行典禮則旨遠而辭文
矣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隱于肆者乃通變之門民雖
貳失得雖殊天下之動不貞于一乎哉

此章論後天之易備夫理而妙夫用也通章陰陽二字
是骨子本義云无不出于陰陽之變一句道破此章之
旨諸卦皆乾坤之變化皆從乾坤二畫裏生出來故曰
乾坤易之門既云易之緼又云易之門何也緼以乾坤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八

所包蓄取義門以諸卦所生出取義也蔡虛齋曰闔關
言戶此言門戶一也以流行言門二也以對待言而又
何以謂之物乾坤指起初奇偶二畫畫有形質故曰物
猶言天地之爲物不貳也朱子曰乾坤只是當奇偶二
字或以奇而合偶或以偶而合奇有一箇奇便有一箇
偶如門有一扇開便有一扇閉以此交錯而合便有諸
卦剛柔之體此與乾坤成列二句互相發也 蘇紫溪
曰四句重合德二字宇宙間無獨陽獨陰之理陽之動
卽陰之根陰之靜卽陽之根未有不合於陰而能成箇
陽者亦未有不合於陽而能成箇陰者故或剛上柔下

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也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
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使陽自爲陽陰自爲陰則
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爲神明哉姚承菴曰陰陽在天
地間其德本合一而不離易模畫其所爲陰爲陽者却
便有互根而不已者在姚鳳梧曰天地之撰神明之德
總不外一箇陰陽易本陰陽以立卦則一卦一象模擬
造化之形容故曰體一卦一理發揮性命之蘊奧故曰
通體識一二體貼出來與丹青描畫相似通卽曲暢宛
通之通是發揮其義使通達條暢也惟乾坤交錯然後
陰陽之德合陰陽之德合然後剛柔之體立知陰陽剛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五十九

柔之合而成體則知易之道所以體天地之撰通神明
之德而陰陽无遁情矣
潘雪松述曰天地以形言易無物不具故曰體神明以
德言易無用不神故曰通 楊止菴曰撰中所具者也
謂以此體天地之所具蒙引曰撰如雷起風散之類神
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在天地爲撰在萬物爲情體
雷風山澤爲物雷動風散山止澤流則其中之所具者
也
蘇氏曰陰陽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

合德故雜剛柔有體故不越 朱子曰稱名只謂卦名於稽其類是說稽考其事類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之類若不是經歷如何說 徐進齋曰上古之世俗朴民淳迷於吉凶之塗而莫知所趨避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無疑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迷謬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稽類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無餘蘊而聖人憂患後世之

就以稱名而稽之也 游讓溪曰上言成卦皆本於陰陽之交此言繫辭皆主於健順之理 孫質菴曰夫易易字只承稱名之易來蓋彰往察來大都是詞上發揮就是下節也着詞一邊 孔疏往來必載來事豫占彰往察來也姚承菴曰彰往而察來者蓋未至之事總不出已定之理彰明其往而昭察其來耳往是理之已定者來是事之未至者 朱子曰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雖是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便就上而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如此微顯所以開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楊止菴曰微者顯之謂推本其所從出也幽者闡之謂究極其歸處也 潘雪松述曰開而當名者開釋卦爻之義使當所象之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之類是也辨物正言者若辨健物正言其龍若辨順物正言其馬開而當名辨物正言九昧三昧之辭則備具矣 張幼子曰開者于各卦爻之下皆繫以詞而開陳之開而當乎名辨乎物正其言斷其詞以見其開陳之備備矣總承上言其精粗隱顯俯仰遠近兼總無遺非是視先天之易

爲尤備也

蘇子瞻曰道之大全未始有名而易實開而賦之以名以名爲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爲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爲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言者辭之約者也辭者言之幽者也斷辭卽茅辭也 徐魯菴曰天地之間各各有當物以類分皆不可使亂者是故名則因陰陽上下之分而稱之使名當其實物則因陰陽生成之質而別之使物從其類言有是非可否皆本陰陽典常之道以發之而无偏曲回互之言詞有吉凶趨避皆本陰陽得失之故以判之而无兩可不決之詞洪覺山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一

正言者言其理斷詞者斷其用也如言乾之潛龍而以勿用斷之也

胡雲峰曰稱名雖小而取類於陰陽也甚大不可以淺近卑吾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言雖委曲而又皆中於理豈高遠之書哉事雖橫陳而實本於至隱豈淺近之書哉

孔疏若豕負塗噬腊肉之屬是以一小物比喻大事也若近言龍戰遠明陰陽闢爭聖人變革其旨遠也不直言得中居職乃云黃裳元吉其辭文也變化无常不可爲體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易之所載之事

其辭肆而顯露而所論義理深而幽隱也因貳以濟民行者欲使趨吉避凶行善不行惡也以明失得之報者失則報之以凶得則報之以吉也 胡云文者道之顯對遠字說只是顯出其理以示人耳非謂本旨渾朴而詞却文彩也

蘇紫溪曰其稱名也小六句正與雜而不越相應取類者陰陽之類也其辭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陽之精也此後天之辭不越乎先天之卦也因二以濟民行二句亦與衰世之意相應上古之世人心出於一故其俗淳其事簡有得而无失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一

吉而无凶衰世之後人心出於二故淳者漓簡者繁愛惡情僞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於其間矣聖人因民心之而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凡以開成務而使天下之人不迷於所適從也 質卿曰古之爲民者一今之爲民者二一則渾以朴而民心不惑于多岐二則眩以疑而是非多昧于兩可此衰世之意聖人之所憂也以爲民既二矣則趨避必惑民行將何以濟民行二矣則得失必迷其報豈可以不明故稱名于雜而稽類于同要以明得失之報此報一明則疑于行者明徵于辭二千心者會歸于一聖人之爲世道至

矣。又云君子修身治行得失之聞寸心自知何必言報。至于言報而世事可知矣。報明而猶然不信。至有前因後果之報。累萬言而不盡。聖人之心戚矣。戚矣。雲峰胡氏曰。上古之時惟有易畫以明失得之報。而民无疑。至于衰世不得不于民之疑而明之以辭以濟其所行。行有失則凶。有得則吉。明以報之。卽此六十四卦所以始于乾坤。終于未濟。易之以濟爲終之義如此。

程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也。此其所以爲衰世之意。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四

耶。蔡子木曰。彰往察來微顯闡幽。當名辨物是天地

之撰。因貳濟民明失得之報。是神明之德。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潘雪松述曰。易之爻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但其

時理尚質。素聖道凝。叙直觀其象。足以垂教矣。中古之時。事漸澆淳。非象可以爲教。故卦爻之辭。起于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無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管作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于後。以防憂患之事故。繫之以文辭。明其失得與吉凶也。蔡虛齋曰。當中古之時。世態日新。而作易者。又身歷乎憂患之事故。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而所以反身修德者。自無所不用其至耳。故今易卦之中。多是處憂患之事。蘇紫溪曰。作易者有憂患

不必扯文王與紂。卽憂悔吝者。存乎介。及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聖人之心。無日不爲一身計。尤無日不爲世道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五

計。吾德未進。吾業未修。其憂患在一身。民志未通。民務未成。其憂患在天下。是故日乾夕惕。無怠無荒。皆此心之憂患。不能自己耳。

陸庸成曰。上曰。衰世之意。夫世衰而易興。則世之衰者。道之隆也。非有憂患。易未必作。則遇之難者。天下萬世之幸也。惟處憂患而作易。適當小畜之時。故次小畜之後。有履而修德者。自履而下。其九卦中之有困。正始之修德。於此乎證。而後之體用于此乎始也。困與憂患相應。困非所以修德。故爲諸德之辨。又曰。窮而通曰以寡怨。又曰。聖人無憂。憂德之不備。不以所遭爲患。而憂

所以處患者無其德自履而下錯舉卦名其首節即序有不吝者次節則贊其德之妙于數而字見之末節則發其德之用于數以字見之聖人所以弭憂患者誠至而所以與民同憂患者誠預也此易之與于中古也又曰易興於中古宜及卦名而但舉卦名何也義皇止有書而已未有名也卦名由中古閱歷而後備小即畫之所示以定名也如六畫奇即是乾字皆偶即是坤字之例至如小畜明夷蹇蹇等名豈是上古景色况有板虎之詞人于野比之匪人辭連名以爲句者蓋信卦名爲天子所命故但舉九卦之名以驗中古之易也姚承祚曰六十四卦皆可處憂患而特取九卦云者凡人當憂故于其身自然收斂樽節從履謙約束其身心以至於神明變通處故取九卦言耳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六

按履德之基基如築土之下基積累之所始也履以立禮故曰基蘇氏曰基者厚下以自全也謙何以爲德之柄驕心傲氣始基不足恃也謙卑則知敬謹而此心有所持循故曰柄復德之本本根也復者陽之始生良心爲道之根也恒德之固者物莫能傾也恒立不易方故曰固損德之修修謂治其惡懲忿窒慾以修身也若無德之裕裕謂兄長善端有餘裕也德至於裕工夫已到非困安所驗之處困而亨養之說也故辨德必以困也井德之地蘇子瞻曰地者所在之謂也无喪无得動靜常定廣博之澤所由出也故曰地與德之制制裁制也翼

順而入所以制也象利刀之裁制布帛隨其長短而裁之无不如意也陸氏曰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成德之事也

程敬承曰九卦之序先履德以下爲基也踐履之始所積无幾謙以持之有基無壞矣又履爲德基亦是危機處憂患時何可矯亢自高須當執持此謙故以執言而曰柄踐履如是執持如是斯善端可得而復復即存養本源也過此又要守得住又要修得力又要克得滿夫萬善完滿亦萬境順適何處困之不亨是可以驗吾德矣德至於處困不移則常永貞固有居安資深之意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七

德之地也所謂可與立也立則可與權矣然後能與順於理以裁制事變夫與何以難也順理制變妙在善入與順而能入徹於幾微非有一定不動之見者不能此井所以先與也楊子雲曰君子以禮軌以義止正合此章之始終

盧中菴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根脚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陸庸成曰基所蹈也本則其原也一以行言一以心言也困言久也地則合衆德而承載之存體以待用者也此四字之別也復何以云小非來復者僅萬念之

一念也。舜曰：惟微。孟子曰：幾希。此心全體自是小而不容涸也。并以辨義。惟至靜者觀衆動而不亂。異以行權。惟善入者妙出機而不詭。張幼子曰：先八卦皆治已而以實踐爲先。末一卦始應物而以順理爲主。蓋濟民行之最要當先者也。

程紀履和而至。游讓溪謂平於人情而止於天。則是也。謙之成卦在九三。以剛下人。上承下綏。衆皆歸之。故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小幾也。幾動善生。雖微而不亂於物。故辨也。所謂幾希之微。聖狂之路。人禽之關也。人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生厭惡。是不恒其德。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八

者也。能恒者。風雷交變而立不易。方所謂雜而不厭也。損先難而後易。忿欲之害性損之爲難。覺而宜焉。是卽性也。何難之有。益長裕而不設。長而至于裕。其益孰禦焉。豈以飾爲事哉。陸子曰：設者。侈張也。不設則无侈張不誠之意。乃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處險而說也。窮其身不能窮其心。心超乎困之外。不謂之通。而何并居其所不動也。遷者移此及彼之謂。泉之用也。惟不動之爲動。君未便說到并養不窮上去。特就全體內預許其能待天下之用耳。吳稱而隱。張幼子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實爲權。

故能稱隱者。委曲善入而不露形迹。所以爲德之制。朱晦翁曰：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與之行。權正惟其稱而隱耳。彭山曰：小者事之微物者。幾之動復于微小之幾。而能辨則理爲主也。雜者事之繁厭者。心之擾恒于繁雜之事而不厭則心有常也。又曰：損以去惡。用力爲難。先其所難。以待其自得。不計功也。故曰：後易後易。猶言後復也。益以長善。改過爲大。日新不已以求其自裕。不急用也。故曰：不設。猶言无所設施也。蔡虛齋曰：蓋着力處都在損之先難時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九

潘雪松述曰：履以柔履剛。以說應乾。故以和行。則不至于不可行。謙稱物平。施故以制禮。則不至于失節。復以自知心獨覺而不蔽也。恒以一德。心不貳而能久也。損以遠害。損其害于德者。益以興利。益其利于德者。寡怨困而心亨之驗也。困以剛中爲體。自得于心而怨尤之意消。辨義并養不窮之用也。并以安靜爲體。中有定主而等度之慮。精與以行。權權者。稱錘前却无定。以等物之輕重而取衡之平時中是也。程敬承曰：進德以行始。却非可矯強爲者。復和而至。故用之以和行耳。制節制也。何以言制。人情驕亢多違制而失禮。惟謙則卑以自牧。可以制伏驕亢之氣。而歸於。

天理自然之節故曰謙以制禮謂謙乃得禮之本然非謂禮過於矯強而用謙以制之也自知猶自主也善念既復則中嘗惺惺而自家有主矣王伯厚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因窮時節人所易動非學力之至識見之定未能大然无累故不曰无而曰寡亦以見无怨之難也害之遠遠其有害於已者非修到易處未必遠也利本已所自有自有自裕無待外索故無不利也

強求其利利未必興矣物不照于流水而照于止水井之所以能辨義也此是即其動之體而許之非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七十一

正應用時也虛齋謂重所以能辨義良是強在辨義之後辨到精微委曲處細心以入自能從心以出所以說與以行權行不定在一處行權即善通乎義而自適其輕重之宜不泥亦不離者也朱晦翁曰與只是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不少與順如何行得洪覺山曰德始於踐履而終於行權權之爲用大故未易言也游讓溪曰行權者大過人之業蓋處憂患而能拯天下之憂患者矣乃其爲德則曰稱物之宜潛隱不露彼以英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才哉九卦不言屯蹇者困甚于屯蹇也

程敬承曰處憂患之道非必身當憂患乃以是道處之觀德必辨於困則平時修德工夫在未處困之先可知又曰九德稱制者兩與曰制所以制英心銳氣而取衡之平也謙亦曰制所以制矜心傲氣而歸禮之節也象旨九卦之陳履謙復恒損益所以豫其內困井與所以利干外基言乎其立之位本言乎其養之始地言乎其行之處若曰無入而不自得云耳陸子靜言于鴛湖

其意又曰復而先以謙履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持使精神收聚于內則此心斯可得而復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七十一

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左右逢原蓋至此則順理而行无纖毫透漏如與風之散无往不入此以其義言之三陳皆有辨困之辨辨于已復之辨辨于幾井人已之間兩極其辨三陳九卦初德次體大用

經緯曰夫是九卦也在上經者三在下經者六其反對者四其非反對者五雖尊天親地而上下體爲乾者止於一爲坤坎艮者二也爲兌與震者三而重卦惟與也尊乾而重與兌震也重震重戒懼也戒懼德本也重兌

貴說重與貴其深入之也德莫美於與美其能稱而終
潛隱不露也其有坎坎也者陷也其無離不用離也蒙
大難者晦其明懼心知存焉其必躁以動矣豈顧離用
哉故稱隱至明之極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
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
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何振潛曰此章是承上章說來上是論處憂患耳此却
論憂患之故欲人常自戒懼如臨師保而不涉憂患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三

塗也孫質菴曰通章重變字易一變也易之有辭亦
變之所爲也人能不遠乎易則變不在易而在我矣此
章如臨父母總裁是明易之不可遠末節則以不遠易
望人而致其責望之意沈德培曰此章要着不可爲
典要與既有典二義融透便無碍了不可爲典要者
固此卦爻之也既有典常者亦此卦爻之變也卦爻
固未始有定變而變實未始無定理所謂會通典禮是
也易中言員神易貞即言方知言貞勝即言貞一言立
本即言趨時道理原是做不定的却是定的做是定的
又却是不定的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也故曰易

爲書也不可遠

陸庸成曰易之爲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也道不可離
也然人不能遠易而亦鮮能行易者何也至變而至常
人但日鼓舞于易之中未有神明默成者也凡百家之
言不可爲常則亦不可爲度其可以爲常則必不可爲
變皆非道也道則有定體无定用故屢遷者變也不可
爲典要者也變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典常者也體三
極之道于變動之際會貞一之理于趨時之間非其人
孰能行之又曰此章總是贊道之屢遷其曰度曰故
曰方即不可爲典要內未始無典常在也非變則圓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三

辭則方也遷故不居不居故虛如乾之初九忽上而居
坤之上六則坤變爲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于乾之初
九則乾變爲姤是位之屢遷也如乾之一陽與坤之一
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
焉是質之屢遷也何典常要約之有惟變所適而已適
即遷也適於出入之間則貞其度而外內之知懼適于
憂患之際則明其故而尊親之如臨何也屢遷之中遂
生得失大抵束于度則得背于度則失憂患之故由度
乖也率辭以揆其方則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者森然
既有典常矣此作內作外之準而非語夫行道者也道

何以行亦行道之人能言之耳

程敬承曰不遠二字諸說多影响易道最難體貼至變也而至常也不即不離與之爲一始得稍差些子便覺隔遠遠之則非是耳如此說方與苟非其人二句意相聯屬 蔡節齋曰屢遷謂爲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變動不居以下正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 蔡虛齋曰易之所有九六而已是九六也變遷不定周流於卦之六位在此卦爲剛上而柔下在彼卦又爲柔上而剛下在此卦則此爻爲剛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七十四

在彼卦則此爻又爲柔在此卦此爻爲柔在彼卦此爻又爲剛上下剛柔皆不可爲典要惟其變之所趨而已變而在上則在上變而在下則在下變而爲剛則爲剛變而爲柔則爲柔變之所在道之所在道之屢遷如此則體事而无不在體物而不可遺矣易之爲書其可遠乎哉

語類曰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都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畫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

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

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蔡氏曰以典冊載事名典后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今典常爲常法只是上文典字同要則其要約也 沈德培曰說一箇適字要見適之所在是无定中之有定所以下文直接其出入以度程敬承曰其出入以度二句緊承上惟變所適來適出適入即道之宜出宜入而確不可渝者故以定則言而曰度度之所在順之吉逆之凶令人凜凜有懼心焉潘雪松曰知懼謂獨知之地戒謹恐懼也使謂神幾自動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七十五

若或使之也又辨凶咎青災傷嗟惕厲之所自來曉然明于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无有師保而嚴憚之得失之報也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蔡氏曰此言易書之不可遠也 韓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避以遠時爲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爲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

彭山曰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躬也此以禮法繩于外者言臨父母以敬愛本于天性者言以明知懼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者非生于外之嚴憚也

程欽承曰此二節總是明屢遷之道所謂度卽道也其出入各有度。正其道之屢遷。而無不度也。此條築日用之常言之下條專主憂患言又者言卦爻之變明于其事故人知其爲憂爲患而避之也明于其故欲人知其憂患所由致而得其所以避之方也亦以其道之屢遷體事而無不在也。此就變言言道之不可逃而括以一懼字正猶中庸言道不可離而以戒懼謹獨言本懼者易之大綱也。但言出入猶參禍福兩途專言憂患更覺喫緊警策而後人戒懼之至比上深一步矣蘇子瞻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六

怠於避禍矣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憂患之故又曰去父母遠師保而不敢忘畏者知內外之懼明憂患之故也楊止菴曰憂謂終身患一時卽聖人與民同憂與民同患二字

程敬承曰憂患之故何在在乖出入之度也乖出入之度則憂患立至此內外所以知懼而嘗若父母之臨也孔疏易雖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言惟變是常旣以變爲常其就變之中剛之與柔相易仍不常也故上云不爲典要也楊氏曰其初率其辭而不敢違

揲度乎道之方而不敢離玩味於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躬而行之執而有之則易之道自我行矣

程敬承曰時說每每謂變无常而詞有常故聖人教人沿詞以求卦爻之義似此則變與詞有二矣不知詞之所指卽道之所遷道以屢遷爲常可率詞而揆也故知常者通變者也無二理也方卽上度字典常卽方也沈德培曰其有典常者卽是不可爲典常者也卽就是不可爲典要如何可以泥得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說一箇初字便含終意說一箇既有字便含未了意說一箇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七

方字便含無方說一箇常字便含未始有常夫無方之方必負神者能肖之無常之常必超脫者能貫之蘇子瞻曰達者行其道无出入无内无外周流六位无往不適雖爲聖人可也惟聖人實實能行而不爲虛行行有活潑潑的意思不然踰度固遠也卽斤斤循度稍有拘泥所謂毫釐而千里亦遠也始終是發明不可遠也敬承又曰人非泥辭拘方而謂之人以會其典常於不可典要之中而謂之其人也蓋易道以變爲常行道必通常爲變未適於變而徒襲其常迹雖行而實非行也些子稍差終涉遠隔故易之遠遠於無其人耳有其人

實能行而易在我矣

尸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意亦要存凶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張雨若曰此章都是從有易後論說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都重爻一邊首節舉卦以及爻而自二節以後俱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七本

發明時物相雜之義雖有彖辭一句亦抑揚反覆言之非正申爲質意也 胡雙湖曰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體之中也

程敬承曰時謂上二句是論卦下二句是論爻不知六爻不出於一卦首舉原始要終以爲質正論六爻之所由成耳 蔡虛齋曰始終卽初上也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矣不可謂下三畫爲始上三畫爲終也 時謂

六位之時不是超時之時蓋時物就指此卦中逐爻言超時是自此卦變入彼卦也 陰陽二時以時不同故稱時物時當剛而剛便是剛之時物時當柔而柔便是柔之時物此節揭一箇實字以定其大體又揭一箇時字以看其妙用體有定而用无定也

蔡虛齋曰難知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擬卒成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辭而然也

潘雪松述曰初者本之所由始事未有形非知幾不能擬其象故難知上者末之所由終在事已成功之後而易知故初辭則費于擬議卒則決以成其終而已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七五

按此節承原始要終而言本末句則辭上而起下惟本末也故料得聖人當初初繫辭時必擬議其當假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以詞至於上爻之詞不用更着心思別立主意只消因初爻之意而爲之卒成耳雖上爻所繫亦或別有道理畢竟由初及上卽始見終是箇徹首徹尾的 卒竟也竟初所擬之意以成其終也如乾初爻擬其陽之下曰潛龍至于上之亢不過因乎初而言陽之極耳坤初爻擬其陰之生曰履霜至于上之戰不過因乎初而言陰之盛耳餘可類推 孫質菴曰若夫二字承初上來錯舉陰陽之物體具陰

又若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下文所云是也

蔡清曰以互體論雜物撰德者曰如震下坎上其體如屯雜而撰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爲地有順之德焉自三至五互艮也其物爲山有止之德焉互陽位也而以陽居之則當位而吉固可辨其是互陰位也而以陰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其非

程清溪曰本義以卦中四爻釋中爻旁註迺引晦菴互體未定之說實其下以盡義殊無見也互體之說戰國以下天官術數之家妄爲邪說割裂聖經卦之三畫者三才之名卦之六畫者三才之道全體渾淪那容分裂

陽之理又因時位以明失得之報而物與德之是非判焉若此者初上非不有之然擬於初者未詳成於終者幾盡備則未也惟合中四爻則其時物之相雜者不一而詞占之擬議者甚詳以類萬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以昭淑慝之辨无一不備者矣游讓溪曰雜物謂博取物象若屯之女貞卽鹿蒙之金矢童蒙困之酒食金車蒺藜赤紵是也撰德謂形容其德之大小美惡若中不中正不正過剛居柔之類是也辨是與非謂卦才之宜稱時位之當否若井以及物爲功鼎以靜重爲貴壯而用壯則凶巽而過巽則吝此非中爻疊見不能備也

豈成造化哉果夫子爲互體而言之則下文必不復言二四三五同功異位云也明經不信仲尼而信戰國以下術家邵子曰觀象徒勞推互體孔子之徒也洪覺山曰易不主於互也以上文言初上下文言二四三五而知中爻之爲中四爻也陶說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則初九陽剛在下九三剛健中正之類辨是與非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將爲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見矣物亦有然者未詳論之爻中所具惟物與德而已

潘雪松述曰象旨要與要終之要同崔憬謂中四爻亦能要定卦中存亡吉凶之事者是也辨是與非原中爻之始也要存亡吉凶要中爻之終也蓋有是非則位之存亡事之吉凶要之則可知矣要者得其要也以辨是與非爲要則存亡吉凶居可知矣言無待于動也以彖爲要則知者觀其彖辭而思過半矣言無待于爻也蓋所要者愈約則所見者愈易矣中爻者六爻之要也彖者一卦之要也韓康伯曰夫彖者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彖之爲義存乎一也一之爲用同

乎道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半之益不亦宜乎 倪云
此節朱二句不重在觀象上只是甚言六爻不可不備
之意蓋觀象而知存亡吉凶此惟知者能之而百姓之
愚未能也使六爻不備則人將有貿貿焉者矣故未復
以中四爻論之

約說曰二與四同功二節申言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
非之義時位物也剛柔中正德也得位有德則是而吉
失位無德則非而凶也此觀象詞者不可不玩爻詞也
按功者力量之所能善者時位之所值二與四功同乎
陰而位有內外之異二遠於君雖在下而多譽四近於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八十三

君雖在上而多懼夫柔道本不利遠者仁遠而譽要之
无咎耳其用柔中明其无咎之故蔡虛齋曰用者德之
用也柔中之德行之於身而措之事為即謂之用也周
用齋曰柔中只重中字柔字應上柔之為道一柔字直
其才質雖柔而其用則中也苟徒柔而不中安能多譽
哉 潘雪松述曰二與四三與五皆同功異位二四言
其善不同而三五不言者二四皆臣可以比量三五君
臣之際善則稱君不敢較也 纂言曰譽懼雖不同而
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為善矣故不言也 或問五君
位也何謂事任與三同也曰君相總以天下國家為事

故其任大責重同也柔剛指九六也須知此仍是以三
五之位為主而謂其以柔居之則危以剛居之則勝耳
蓋三五皆剛位也以九居三以九居五是謂以剛居剛
其才力更無陰柔之雜者也以六居三以六居五是謂
以陰居陽則其才力便有未到處矣 質卿曰亦要存
亡吉凶言中爻之變是與非若是其備者無非欲人之
存其亡吉其凶也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道以恐懼為
本也存亡吉凶易之辭而欲人存其亡吉其凶者則辭
各指所之之意故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此其
要也是以有吉利而无凶咎 與說可備者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八十三

韓康伯曰三五陽位柔非其位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則
勝其任也夫所貴剛者閑邪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
所貴柔者含弘居中順而不失其貞者也若剛以犯物
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也 侯果曰言邪
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剛居而凶
者私其應也曰剛則勝柔則危從其多者言之爾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
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
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胡雲峰曰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爻言卦必舉始終

而成體故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爲用故曰文

金汝白曰此章言卦爻立而三才之道備吉凶之義明物卽唯其時物日物不廢之物文如剛文案柔文剛之類此與上章皆言周公分爻之事

陸庸成曰廣莫知地道大莫如天道悉備莫如人道其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而得之者也故三畫已具三才不兼兩則不見其迭運之妙雖六不出于三有妙於三者是畫卽道也分之則三才各別合之則三才互見亦有天在下卦而成壯亦或有地在上卦而成泰五爲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變動不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上

居所爲易以貢者此也故曰爻爻者效三才之動者也承乘比應宛然卑高之陳剛柔雜居燦然文章之著其文之當者無論已惟不當而時位之得失滋多故吉凶生焉亦三才貞勝之理乎 潘雪松曰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言易書廣大而天道人道地道悉具其中也陸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也乾陽物坤陰物古註以類釋等謂爻有陰陽之類易蓋陽貴陰賤以其有等也故曰物物云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陽物入陰陰物入陽更相雜成六

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若純一其色則不爲文矣文旣相雜則必有當位與不當位者在焉爻卽九六之爻是也位卽初二三四五上之虛位也不當爲陽物居陰位陰物居陽位當位者多吉不當位者多凶吉凶之生正其變動之機所不能息者也

彭山曰天道地道皆就人言三四憂動作用之時故爲人位初與二則潛藏含蓄之時故爲地位五與六則成就無爲之時故爲天位其實天地人一理也淮海曰知三者之爲一物聖人所以主靜立人極而天地之道歸矣 孫質菴曰天道地道人道道字內已該剛柔陰陽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上

仁義了但到兼而兩之則天道各兩人道各兩地道各兩而陰陽剛柔仁義等物更覺分曉耳

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差等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雜則爲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 不當二字非謂當則吉不當則凶不當內自有吉凶之不同也不必兼當位說葉氏曰以剛居剛以柔居柔是爲當位然亦有以剛居剛

以柔居柔而不當位若大壯初九同人六二是也 楊止菴曰陰陽交錯謂之爻三畫之卦不曰爻者以其卦體小成未見其更移也既有六畫而三才之道更移然後初爲地之陽二爲地之陰三爲人之陽四爲人之陰五爲天之陽六爲天之陰陰陽往來于其上于是爻見焉爻者交也以交而變也故曰爻

又曰道有變動曰爻以位言爻有等以畫言亦有剛居陽當如同人九三者柔居陰當如蒙六四者而未必盡善則觀其乘承比應與卦主何如也汪咸池曰文既相雜豈能皆當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八十七

有以柔居柔以剛居剛而位未必皆當者則或時當相濟也而不當者爲吉或時當以正也而不當者爲凶吉凶於是而生矣總而言之爻者三才之迭運物者三才之散殊文者三才之錯綜吉凶者三才之貞勝信乎易之道三才之道也其廣大悉備以此 方魯岳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天不能覆萬物非才也地不能載萬物非才也人不能一體萬物以天地之心爲心是不才也希聖人法天地庶幾免於不才也已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要請平聲是

要歸之要也

陸庸成曰前原易興於中士遂連贊易之爲書者三則以有辭而變始有歸一則以有辭而蒙爻始著一則以有辭而三才始顯皆未直指文王也故復原易之興而以文王之盛德當之又復因其憂患作易而繫之以辭危使天下知懼而咸納于无咎之域則衰世之意其在斯乎 又曰盛德備九卦之德也當紂之事正處憂患以作易也故其詞危情見乎詞也或人情嬉豫之時而陡然若患禍踵至或人情錯愕之秋而穆然若思維獨到危者平之幾也危言之不足則反其辭而爲易傾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八十七

蓋以惕人之危也夫福莫大于平莫平于无咎觀乾爻皆聖人也更不言吉而三四僅稱无咎蓋可知矣聞有言吉而後无咎者矣未有无咎而後吉也聞有言吉而後言凶者矣未有无咎而復凶者也此聖人雖繫詞以明吉凶而要歸於使人无咎也 仲虎曰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平安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過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韓康伯曰夫爻不當而吉凶生則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

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于无咎安危之所由爻象之大體也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柴中行曰非末世則情偽不如是之滋非盛德則易道無自而興 洪覺山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文王易嘗以爲无咎乎故明易以明咎也 易述曰聖人之情見乎詞其詞危正是聖人用情處蓋當其時人陷溺放逸爲非皆由不知天命之足畏故特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蹈凶幾非謂遇禍而始懼也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危便使之平易便使之傾詞何等危危其詞正懼人以終始使人不敢生一易心其總要使人歸到无咎處此其道之大而百物俱不能廢也故善用易者存一懼心而已周用齋曰常人始乎憂卒乎怠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爲難而以終爲貴故不曰懼以始終而曰終始程敬承曰无咎平福也懼以終始其要无咎總是危平之意故易之道究竟教人以危懼求安平而已傳云前以九卦見聖人憂患之意此以易辭始終見聖人危懼之意可以爲萬世訓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胡氏曰上下繫各十二章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深切矣方獻夫曰上篇多言功用之盛下篇多言憂懼之意皆贊易也 張兩若

曰上傳言聖人立象盡意爲天下之人不能忘象得意耳至聖人自家何消用易但傳言聖人自家无卜筮而知吉凶何消用易但要百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意正相發 陸庸成曰上章言无咎此章又言吉凶吉一而已凶乃多途故吉之先見止云吉事有祥耳至于爲險爲阻而凶害悔吝轉轉相生非乾坤聖人能早知之又易能預定之其能悅能研之能由知險知阻之知也故成能之能由知器知來之知也知以啓能能以示知皆恒易恒簡中自呈之靈明自運之變化无非各指所之以告天下而已八卦以下乃聖人本獨知以成能者

也象變不一則其情亦不一易情無窮而總窮於吉凶卦象之告情之蘊也變動之利情之符也爻象之情言因卦象而有定吉凶之情遷因變動而无定然无二情也即情遷之中自有不遷之情故凡易之情于相見可概見也

程敬承曰易簡知險阻是此章骨子說之研之者易簡也定之成之者易簡也象之占之者亦易簡也成能與能所以使人就易簡之歸而出險阻之途也至未段反復發情遷之義蓋情即險阻之情而天下吉人恒少其餘若叛若躁若誣若疑若失守皆險阻之類也吉凶情

周易宗義

卷之

九

遷无非教人就人情中知險阻耳易簡理得則聖人作易以教人之本也

彭山曰健之極而不見有健之迹謂之至健順之極而不見有順之迹謂之至順恒者久而不已也若乾不知險其爲易也不能恒若坤不知阻其爲簡也不能恒不能恒易恒簡則亦非健順之至矣又曰險有危懼不安之意阻有退避不進之意知險者乾之所以兢兢也知阻者坤之所以抑抑也此承上章危懼之意而言朱氏曰乾健而爲萬物先莫或禦之其德行恒易坤順以從乾无二適也其德行恒簡以易也故知險之爲難

以信也故知阻之爲疑程紀德行謂以乾坤之德爲行恒專一也健則遇險亦易是爲恒易順則遇阻亦簡是爲恒簡知險知阻全自易簡中得不必有言知之大文云易簡以知以字何等現成若要去知便不是易簡

蘇子瞻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无隱情矣胡雲峰曰乾健而易宜无險矣坤順而簡宜无阻矣此復曰險阻者爲上文有憂患而言也以乾坤健順而又曰險阻其

周易宗義

卷之

九

詞危也健而知險則其健也不陷順而知阻則其順也不阻此危者之使平也不能知險阻而或陷焉此易者之使傾聖人憂患之意至矣陸庸成曰夫乾坤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秉乾之健則會易知之理而恒易自其秉坤之順則會簡能之理而恒簡易本无險故險之幾舉歸坐照簡本无阻故阻之幾尤不前知觀于水天爲需義不困窮則乾之知險也險莫如水也山地爲剝順而止之則坤之知阻也阻莫如山也平日之悅心易簡渾渾臨時之研慮險阻灼見悅心者洗心之境也研慮者研幾之致也盧中庵曰悅心研

慮定吉凶而成疊疊只是歷發乾坤之能事正見至健至順者知險阻而不陷於險阻處非險阻之所以然也下文方是所以然處

按說心以无事時言研慮以應事時言朱子曰悅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懽悅是平素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研磨他蘇紫溪曰悅心研慮便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說者自得于心也研慮卽幾也說非安排研非強探一易簡而已朱漢上曰天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疊疊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三

潘雪松述曰變化卽乾坤闔闢往來之變化變化顯設于人心則云爲也人心應感至神言云行爲无停機无滯迹如天道闔闢往來變化之自然此幾也善之先見而爲吉端者故言吉事有祥祥未有形而已見于心故謂之象象之所見卽事也事之所成爲器故云象事知器占者因象而占驗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卽象事也事應未至其幾甚微考究而知故曰占也蘇氏曰此言易簡者无不知也陸庸成曰惟聖心之簡易藏往知來故无不可象得无不可占决也姚承庵曰天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出皆是吉事祥者吉之先者也皆

了吉方稱凶事耳吉事句不必增入凶事楊止庵曰易中皆稱吉凶此獨稱吉者未事時吉一而已有祥卽吉事也洪覺山曰凡吉事必有禎祥之見此乾坤前知之理也知器知來以此而已

彭山曰天地設位則乾坤變化而見吉凶者天地之能也但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定吉凶耳聖人體乾坤之德而定之是成其能也人謀以聖人之設卜筮而定吉凶者言鬼謀以天地之生神物而見吉凶者言吉凶之幾乃人人之所同有有以開之則人人皆能趨吉避凶就易簡之歸而天下无事也故曰百姓與能仲虎曰天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三

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爲卜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之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楊止庵曰百姓之智愚賢不肖不同而皆得與聖人之能此之謂易簡而天下之能事畢也邵子亦曰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皆吉也韓康伯曰人謀凡議於衆以定得失鬼謀凡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於慮而自得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性沐浴之故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也

程敬承曰聖人彖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知阻趨吉避凶耳而吉凶何自見也當初聖人畫爲八卦僅以陰陽之象告耳未必百姓之愚遂能知險阻之情也惟有爻象之詞乃始以情言情亦象中所具爻象所言即言此卦畫中剛柔交錯而當否互異者此吉凶所以可見而百姓所以與能也陸庸成曰象告是剛柔之畫而雜居不一含有吉凶則所謂情言即言象之所告而已

潘雪松述曰上古觀之于象可見後世非爻象以情言不可也彭山曰象謂畫爻告告人也爻象謂卦爻辭彖辭剛柔雜居象之交錯有得有失有正有不正而吉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四

可見爻象所發乃其情之所不能已耳剛柔交錯即所謂變化情即所謂險阻也見聖人之繫辭皆本于卦畫自然之象而以人情言此百姓之所以與能也歟姚承庵曰變動是卦爻之變動變動雖无利之可見而其人趨吉避凶却在于此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者也曰變動以利言情遷之情即上文情言之情情具卦爻中屢遷而不定若下文云云是其辭之遷以情而遷也潘雪松述曰變動以利言謂爻之變動本欲人趨吉避凶而无不利其有吉有凶之不同則以情而遷易益以爻詞明人情之險阻必參之下四者而後知所以趨變

動之利也康伯曰泯然同順何吉凶愛惡相攻然後順逆者殊故吉凶生也蘇氏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之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爲凶矣凡吉凶之紛紛者生於愛惡之相攻也相取言相求也遠謂兩體上下相隔近爲比爻共聚非正應而以私情相求謂之相取取之不以理故悔吝生矣情僞虞翻謂陽情陰僞以情實而相感者已信而人皆信已則利生焉以虛僞而相感者已不信而物莫能信則害生焉相感情之始交利害則吉凶悔吝之端也近謂比爻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適者也陽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五

乘陰承謂之相得近而不相得則必有乖違之患而凶或害之曰或且然之詞其不免于悔且吝必矣害之而悔則趨于吉且利也吝而不悔則遂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知遠害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詞徐子與曰易道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詞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

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婚媾往吉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偽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偽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項平庵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總之則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近相取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十六

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者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只據此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備此三者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言之朱語類曰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爲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個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鄰近則有害矣蘇子瞻曰悔吝者生於不弘通者也天下孰爲真遠自其近者觀之則遠矣孰爲真近自其遠者觀之則近矣遠近相資以爲別也因其別也而各挾其有以自異則或害之矣或害

之者悔吝之所從出也邵寶曰爻應于遠則于近者不能相取偽而不情惡而不愛感通絕而相攻之釁生矣故曰凶或害之悔且吝苟比于近則于遠也亦然近者得禍于勢遠者得罪于義得罪于義者人得而攻之然不若得禍于勢者之迫也辭言近者其理如此非姑以爲例也動尚變筮尚占其道一也又曰觀變動者存乎應應遠者也陽唱陰和是謂相得故屯六二之貞君子取之否則爲比之三矣變順逆者存乎比比近者也陽乘陰承是謂相得故復六二之休君子取之否則爲遯之四也雖然感莫大于正應而比不與焉應有正矣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十七

而苟焉以求相得可乎故曰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此之謂也故遠而相求有如睽之三上者久而相待有如屯之二五者變而相守有如同人之二五者難而相濟有如蹇之二五者此所謂相得也如其无正應也則近有相取之道焉如賁之二則以承而貴須如復之二則以乘而下仁此亦所謂相得也其不然者反是邵寶曰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有合散如萃之六二者有屈伸如乾之初九者有躁靜如歸妹之九四者有剛柔如履之六三者是曰體與情反質以願違情偽之道不越是矣合散合而散也屈伸屈而伸也躁靜躁

而靜也柔剛柔而剛也

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爲六十四故例以八卦稱之八卦以象告謂卦爻之以象示人也爻象以情言謂係詞之以言論人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此再言象之所以示人者明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所以論人者殊也自彖辭觀之卦體本以變動而成故彖辭專言其變通之利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是也雖睽蹇明夷至不美之卦其彖皆有所利蓋其初皆困窮而變變而成卦則以成卦者爲利故曰變動以利言自爻辭觀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十八

之據逐爻之情而處事則吉凶皆異于本彖矣故有在彖爲主爻而在本爻則爲今稱近者此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也又曰相攻相取相感近而不相得四者人情之見于動者也而卦爻之變動如之慙枝多寡游屈六者人情之見于言者也而爻象之辭如之所謂爻象以情言者如此動與辭與上文云爲正相應程竹山曰遠近相取句專說二好者蓋遠相取則或至於遠寔近相取則或至於妄求皆足以致悔而取羞也

程清溪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_云並由剛柔雜居之相推者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吳幼清曰上文言易之辭皆由情而生此又以人譬之入之辭亦由情而生也今按虞翻云將叛者其辭慙坎人之辭也中心疑者其辭枝離人之辭也吉人之辭寡艮人之辭也躁人之辭多震人之辭也誣善之人其辭游兌人之辭也失其守者其辭屈與人之辭也又曰叛謂背實棄信言與實相背故慙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九十九

自敗皆相反對守謂所依據吳王失國故其辭屈于晉夷之失對故其辭屈于孟子皆失其所據也將者守不定也失其守則既叛矣慙猶強言之屈則无能強言矣中心疑者以爲是又以爲非以爲可又以爲否竟莫適從誣善或云本无而自誣爲有本不能而自誣爲能夫由其誣也竟不見其歸着矣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默勇者謹能言者寡信善與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盡於此矣上繫以默而成之爲絀下係以諸辭之不同者爲結吉人辭寡其默成之爲默真希元曰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數陳元隱者亦近乎多聽

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奸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漸三將叛之辭睽上中心疑者之辭臨二吉辭睽三躁辭中孚三誣善之辭節上失其守之辭六詞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

沈德培曰先天只說得箇象尚未經險阻如何有許多情後天既云以情言又云以情遷種種愛惡情偽遠近攻取之類皆痛發世上奇形怪相崎嶇險阻聖人雖處變而不失其常他變怪百出吾心只是平常所以謂之易簡而知險阻也默成不言此易之祖而後面只管不能已於言情轉多險阻愈甚其能忘於无言相視而

周易宋義

卷之十一

一百

噶乎愛惡相攻節吉人辭寡節皆以發明末世之多情多變此險阻之途所以滿天下也聖人到此烏得不盡言也
張常甫曰夫不知言无以知人不知人其不陷於險阻者鮮矣聖人擬之彖爻而人情見君子學易以知人情則知險知阻是故易而不輕簡而非率又曰吉人之辭寬易簡故也其餘五者不易不簡而險阻存焉可不畏乎 陸庸成曰知人之詞因情而遷者吉一而凶則多其所謂吉詞者又主于寡而不主于多則知不言默成者其吉人之所以知險阻與上繫終之以默下繫終之

以寡噫善學易者其在得意忘言者哉

經傳曰大哉乎大傳是天人貞一之統也二傳之苞原天地之知能一神明之德而贊其易簡易簡者天地之至德也雖然憤然貞一爲觀以知始而作成卦以象此爻以效此而聖人之知能出焉進而本諸天也二傳之終極卦爻之注象盡變通之利而歸之德行德行者在聖人之易簡也至健至順知險知阻以神明而默成象卦所象效爻所效而天地之至德存焉及而約之身也又曰天地之道貞夫一聖人之德以致一貳者疑之易也者明天道察民故因貳以濟其行反之使貞於一者也

周易宋義

卷之十一

一百一

繫辭總畧

程敬承曰作易以道陰陽成變化是聖人前民本旨而實非聖人杜撰之書也乾坤變化之理先見於天地而妙於自然自然者易簡是已在天地爲無心之造化在人爲率性之知能成位天地惟其易簡理得也而此理之得失分則吉凶悔吝之途異矣聖人觀象係詞係此者也而象因乎變變妙於動動卽爲道道分三極而合之爲一天詞判吉凶悔吝而君子體之惟一吉得此一者易簡之功也出乎易簡便入於險阻故詞有險有易豈別有指耶無非教人憂悔吝震无咎以趨易避險云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百二

耳固知易之道盡於易簡準於天地而用於聖人聖人以易而知故合天地而無不知以簡而能故與天地合而無不能範圍也曲成也通知也聖心之神易以易道故自神易而能彌綸天地也夫彌綸天地之道何道乎一陰一陽之道也无體之易乃從陰陽生生而名易无方之神乃從陰陽不測而名神洵矣易爲道陰陽之書廣大而易簡者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其至矣乎豈非聖人之所以德崇業廣者乎存之於心則道義之門也擬議之於言動則變化之成也而變化之道何以知之觀天地之圖數知之也聖人衍天地之數於

尺而致天地之用於人故尸數之變化无窮而天下之能事已畢酬酢祐神卽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而易道之所以神則聖心之神爲之也易其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而神通志成務之用者耶向非本之乎洗心之神知何以明天道而察民故何以興神物而前民用而所謂立象設卦係詞變通鼓舞誰之功乎故曰此聖心之神爲之神盡則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盡而會其意得其神是在神明默成者耳夫神明默成知變化者也卽能成變化而无庸擬議者也所謂易簡理得斯其人乎吾固謂易道只一易簡盡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百三

之故下傳復原象爻以論吉凶而歸之於貞一一卽易簡之謂也象像此爻效此此外別無造化功業別無神明物情別無通變神化亦別無所謂吉凶悔吝而辨君子小人之淑慝者貞于理之一而不容二也是故咸戒憧憧一致故也豈獨屈伸感應之致一而動靜一也小大一也安危一也微顯損益亦一也小人失此一如困三鼎四噬嗑初上均凶之屬也君子得此一如射集苞桑知幾而復損一而益均吉之屬也乃知聖人作易後天不若先天之無言者曷故哉懼衰世之民不明于理之一而其心貳其行罔濟不得已剖吉凶報失得令不

罹於憂患云耳是故九卦皆處憂患之道也道之屢遷
又以明憂患之故懼人心也而統一卦之時物則是非
辨而吉凶決兼六爻之變動則當否異而吉凶生大哉
易道未有危不平易不傾者此何莫非懼人以終始而
免人於凶咎乎總之聖心本易簡以知險阻知以理之
一也係爻彖以決吉凶情遷雖不一而究歸於理之一
也其惟辭寡者乎斯之吉人卽前所謂默成其人而易
簡理得者乎嘗總爲之說曰乾易坤簡天地之所以成
化也是天地之易也亦聖人之所以成象爻也是聖人
之易也易簡而理得聖人卽天地也易簡而知險阻則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百四

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之得以與能也係詞二
傳以易簡始以易簡終嗚呼盡之矣

汪都山曰繫辭之言易簡三其義一而已矣上篇言天
地以易簡而生人物易之原也中言聖人以易簡而模
之爻象易之實也此言聖人以易簡而具爲德行易之
本也天地也易書也聖心也一而已矣聖人成能百姓
與能者與其易簡之能也

周易宗義卷之十一終

周易宗義卷十二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說卦傳

吳幼清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
其說意者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
以爲傳爾首章次章則夫子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爲
說卦傳之發端也何振潛曰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
業變化及法象所爲不及也蓋易有三畫之卦有六
畫之卦三畫卦有三畫之象六畫卦有六畫之象六畫
之象如頤噬嗑及井鼎之類合上下兩體而成之者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一

畫之象則說卦所列是也先說尸數卦爻爲作易之本
次說六畫兼兩盡三才之道次說伏羲八卦方位先乾
坤後六子以明六子之功用皆出於乾坤次說文王八
卦方位始震終艮而又盛稱六子之功用次說八卦之
德次說乾馬坤牛之類以明遠取諸物次說乾首坤腹
之類以明近取諸身次說乾坤爲父母所以得男女之
由終又以八卦爲八條而廣說之所以類萬物之情也
陸庸成曰從前只說著之神數之妙卦爻之變化不曾
說著所以生數所以定卦爻所以值此章一一詳究之
故名說卦傳又後章或言卦圖或言卦德或言卦象皆

陳說之謂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陸庸成曰此章生蓍得數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奧無不具焉則知易之作也原爲道德性命而作使非蓍數卦爻何以洩其藏而盡其蘊乎故下章遂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陸庸成曰闔闢變通天地之生蓍也分揲掛扚聖人之生蓍也聖人之生蓍無非闔闢變通之機自然而莫知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二

其所以然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也亦聖心之神明有以默助其神明也河圖之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爲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爲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依也天地之道不在數也依之而已孔疏云此倚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前蓋用蓍得數而後布以爲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取奇於天取偶於地故以參兩爲目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以一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數既形矣卦斯設焉特觀變而立之耳卦既設矣爻斯生焉特發而明之揮而指之耳

潘雪松述曰幽贊者龔氏曰顯相之反也賓主之言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以大衍之法而推天地之數此之謂生蓍有著則因蓍起數故以數繼之

纂言曰幽謂微而不顯也生卽推出意與上文坐變化下坐爻字並同著神物也天地能生之而不能使之著顯幽也聖人以其包括性命之理至神而明乃幽贊而推出之如下文所言蓍法及天一一章也義曰龜英傳曰天地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此蓋據龜蓍傳而論蓍之爲物如此非謂蓍因幽贊後始生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

張幼子曰倚倚靠參天兩地謂五也數之者必以五鍾窮乎什百千萬必以五數之所謂倚數也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此立卦生爻之本也蔡虛齋曰參天兩地未是指蓍言倚數之數則是蓍數矣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爲三卽爲參天地數本二從而定其爲二便是兩地參兩字不甚着力潘雪松述曰數寓於蓍而蓍非數故得數者忘蓍卦托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昔者子路問於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菹鞞毫毛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

耆舊也。

朱子語類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參之則爲九，此天之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爲三，止于兩而已。三而兩之爲六，故六爲坤。又曰：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湏合來看。然要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又曰：天下之數都只始於三，二謂如陽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陰數六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三才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

朱子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孔疏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於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既觀象立卦，又就卦發動，揮散於剛柔兩畫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也。朱語類曰：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

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廬中菴曰：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看，若作著數之變說，却是用易了。朱子謂未用說到著數處是也。變字還據卦上陰陽而言，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也。惟陰陽無一定之常，則卦無一定之體，而名隨以別矣。故六十四卦於此而立，統觀之也。又細分之，則見其中。一剛一柔，昭布森列，或在初，在二，在三，而內卦之爻以生，或在四，在五，在上，而外卦之爻以生。此又各就一節觀之也。潘雪松述曰：陰陽卽所以爲爻矣。復言剛柔生爻者，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龔氏曰：剛柔之爲物，始隱而終明，始聚而終散者也。方其隱也，發之使明，方其聚也，揮之使散，或以剛推柔，或以柔推剛，其時則爲晝夜，其道則爲變化，其事則爲君子小人。此之謂生爻，則作易之體具矣。道德義就易言，和順言因其自然而無矯強也，和順於道德，統言一卦之體理治也，理於義，各指其所之。析言六爻之用，如乾爲天道。

而健爲其德又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也

朱語類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上一句是離
台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
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逐事上各有簡義理
又曰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
便是窮理盡性卽此便是至命 陸庸成曰道卽三才
之道也德則易簡之德也義卽道德之時宜燦然各別
者也陰陽剛柔之在卦爻者既有以彌綸之則于天下
之理無不窮到而理統于性無不曲盡且至極于天命
之精微矣聖人作易之功何如哉道德與義只是一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六

而成性又道德義之門也命又性之原也 張敬夫曰
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
不作矣惟夫不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著倚
數立卦生爻凡以爲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邵國賢曰
義命二字人事天道具矣吉凶於是生焉而天下之大
業成矣

姚承菴曰此章總言聖人作易之功大偶自著說起耳
謂此章重著非也立卦生爻亦不當就揲著上說或疑
觀變變字遂從揲著言不知著數起而變自在其中不
必既揲而後有也

程敬承曰作易之聖人畫卦之聖人也生著未可便謂
尸法本義原說得明參天兩地自然之數也倚數謂著
數倚此而起非卽就揲著說也觀變易中自然之變也
發揮亦易中自然之發揮也立卦生爻非從四營後立
之生之也和順云云俱就易說窮之盡之至之乃卦爻
內自窮自盡自至不必以用占言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
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
而成章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七

朱子曰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個物
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個物事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
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
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
太極也仁義看來當作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
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
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又
問如何以仁比剛曰人施恩惠時心自是直無疑憚心
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有一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

氣舒自是剛秋則氣收而漸衰自是柔 楊止菴曰上言窮理盡性至於命此遂言性命之理以明上節易中具有性命之理之意纂言曰立者兩相對之謂天地人之道無獨必有對故天之氣有陰與陽地之質有柔與剛人之德有仁與義皆兩者相對而立朱子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性本於命一也陰陽剛柔仁義兩也理者條理自一而條分爲兩也道以兩之行處言 蔡虛齋曰立天之道非有立之者謂天道之立以陰陽也非陰與陽則天道廢而不立矣二者如車之兩其輪缺一則不立地人道倣此分陰分陽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八

迭用柔剛二句一串意謂將六畫而分其何者爲陰何者爲陽則見初剛與二柔相間三剛與四柔相間五剛與上柔相間陰陽間雜卽成文章矣重在迭用柔剛上方切成章意要之分者陰陽之自分迭用者剛柔之自分迭用非有分之用之者也 余子華曰分陰分陽只是說三個陰三箇陽然使三陰挨倣一處三陽挨倣一處不見得有文惟三陰三陽間雜迭用所以成章成章全在相間上潘雪松述曰八卦小成但有三畫於三才二體之義未備所以重三爲六然後周盡故云昔者聖人之畫卦作易也將以順天地生成萬物性命之理也天

地生成萬物性命之理湏以兩而備是以立天之道有三種之氣曰成物之陰與施生之陽也立地之道有二種之形曰順承之柔與持載之剛也天地既立人生其間立人之道有二種之性曰愛惠之仁與斷割之義也既兼三才之道而皆兩之作易本順此道理故因三畫而重之六其畫而成卦也六畫初上無位中爻分二四爲陰三五爲陽遞用剛柔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故易分布六位而成爻卦之文章也繫辭物相雜曰文卽此成章之謂 又曰性命理一也故云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九

卽天地人之道五陽而上陰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與云者相與爲用不可廢一也陰陽者剛柔之象剛柔者陰陽之氣仁義者剛柔之善仁義立於人則陰陽合德剛柔有體故下言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而不復言仁義見用天地之道惟人能也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守貴行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非仁義之外又有中正得仁義之貞爲正得仁義之時爲中 纂言曰上文以陰陽爲天之道其位屬五屬上此陰陽二字則總言六位之中分初三五爲陽位分二四上爲陰位上文以柔剛爲地之道其位屬初屬二此剛

柔二字則總言六畫之中奇畫皆謂之剛偶畫皆謂之柔位無質故以陰陽名之畫有質故以剛柔名之 陸
庸成曰天地總以氣爲升降者也人得天地太和之氣
因秉天地一中之理而爲性性之本原卽所謂命也性
命獨屬于人以參天兩地者人爲之也故位之成章止
言陰陽與剛柔而不及仁義仁卽天之陽地之剛義卽
天之陰地之柔也三才曰立者賴道以植立不毀也必
立而後運行不窮耳天雖以陽爲主必與陰而參用故
通復無端地雖以柔爲常必與剛而迭行故翕闢無量
人雖以仁爲心必與義而並運故喜怒哀樂卽是陰陽
周易索象 卷之十二 十一
剛柔之循環而性命不二分陰分陽而剛柔爲之迭用
是適均之中有錯雜之妙故曰成章蓋陰陽剛柔相通
爲一而仁義在其中謂之六位成章卽三才之章也正
是易順性命之理處
程敬承曰天地人三才許大世界單獨一箇陰一箇柔
一箇仁如何撐得起來是故陰必與陽合柔必與剛合
仁必與義合方始相補湊而成道而三才始有所植立
而不墜要之有陰不可無陽有柔不可無剛則世道所
重可知矣可以人而漫無斷制乎
敬承又曰上章第言立卦生爻耳而卦之六畫全備又

之六位分布尚未明言其所以故此又發揮之謂三才
之道原以兩而立故易兼兩而爲六非聖人故爲之兼
兩也三才之道亦交相爲用故易迭用而成文章非聖
人故爲之迭用也此所謂順性命之理也分陰分陽便
是剛柔迭用當相承看不可平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
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甯春溪曰天地定位是小圓圖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
卦卽成大圓圖數往二句就是按小圓圖數之易逆數
也又是推本小圓圖八卦當先生出之序如此不可以
橫圖入講雖此八卦卽是橫圖所列者然聖人更置之
而爲圓圖則就是圓圖中之八卦矣故須俱就先天圓
圖上說 張雨若曰適章專解圓圖虛齋自有明說指
末句爲橫圖者此未定之見也兩條一意蘇紫溪兩節
並重之說亦未是前條只是分布先天卦位出來定位
等帶說不重八卦句亦不過欲挑剔此卽六十四卦圓
圖耳非上四句爲對待此二句方說流行也後條正解
圖意必着逆數句者聖人當初將橫圖規而圓之本欲
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息之數又恐人拘順逆分半之
說而不知易之所由出故云云見其左右各別寔不曾

相斷也。林性之曰：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聖人作圖，何嘗擬其方位而填八卦於此？只是因八卦橫列，無以象陰陽消息之運，故中分八卦，左右圖列，而卦位適當其處，若出於安排布置者耶？此先天之易所以爲妙也。邵子曰：圖皆從中起，諸儒皆謂圖乃橫圖，規而圖之。韓苑洛曰：規圖之說是，乃易圖以就位，非畫卦自然之本旨是也。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乾坤定陰陽之位，六卦之相交者，皆本於此，則乾坤雖對待而未嘗不交者，亦默寓於其中矣。薄與泊同附也，射害也。以射之殺物言也。山澤通氣者，假山澤之象以明艮兌故，以通氣言。山之水聚于澤，澤之水浮于山，是其氣之相通也。見艮有資于兌，兌有資于艮矣。雷風相薄，假雷風之象以明震巽故，以相薄言。雷之行附于氣，氣之行附于雷，是其行之相薄也。見震有資于巽，巽有資于震矣。水火不相射者，假水火之象以明坎離故，以不相射言。水太盛則熯，以火火太盛則濡，以水是其不相射也。見坎有資於離，離有資於坎矣。其所以相資者，卽其相交也。相交則兩相爲用也，而不可相无矣。蓋陰陽本二體而實一體，相爲變化，故八卦相錯，而可變六十四卦也。

此言六十四卦變皆本於乾坤之交也。項平庵曰：八卦既成，按而數之，天地以上下直對，水火以東西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錯，瞭然有倫，是也不言八卦而言八物，非物无以見其相與變化之理。陸庸成曰：先天之圓圖，大小一也。八卦之圖，由相錯而因重之，遂成六十四卦，則凡所以彰往察來者，無不備矣。往者來之券也，故易以前民用，皆逆數也。天南地北，然後下濟上行而易立乎其中矣。此吐彼茹，則山澤互其氣，此迅彼烈，則雷風鼓其機，此躁彼濕，則水火配其用，是八卦之變化，既兩相爲資，必且旋相爲運，故交錯不窮，而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亦錯出于其際焉。就其數之在往者，則往既彰而知之爲順，其數之在來者，則來必察而知之爲逆，然易正爲知來而作，故卽往皆以兆來，非逆數而何。蘇紫溪曰：天地定位一節，言易之卦乃造化之功用，數往一節，言易之書所以前天下之民用也。首節雖言先天圖位，兩兩相對以成化工，而要上下經之成始成終，其文畢具。上經首以乾坤天地定位之象，下經首咸而次恒，咸者山澤通氣之象，恒者雷風相薄之象。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濟未濟，又水火不相射之象。至八卦相錯而天地之運无有終窮矣。已。

往之事耳目之所共知故數之順而易將來之事非智巧之所能及故知之逆而難易之爲書乃知來之書故曰易逆數也 龔氏曰陽而輕清者爲山陽陽也下而深者爲澤陰屬也是皆以止爲體也雷陽也故動風陰也故入水陽也故內景火陰也故外景是皆以動爲用也以止爲體故其相絕也爲定位其相屬也爲通氣以動爲用故其同功也則相薄其異德也則不相射其定位也故其縱爲上下其周爲四方其上成象其下成形其交爲泰其塞爲否其通氣也故其蒸爲雲其降爲雨其凝爲水其泄爲電其離此以感彼則爲咸其隆上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四

殺下則爲損而相薄者反相與也相薄則相勝相與則相親不相射者反相逮也相逮則相致不相射則不相入始則相薄而終不相悖則爲益始雖不相射而終於相逮則爲既濟然則之八物也其成體也則各有用若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八卦是也其定位也其通氣也其相薄也其不相射也則以相交爲用若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之八卦是也相錯則不特上下相交而已矣縱橫相爲用而六十四卦備然後可以數往而知來往有體故順數之來无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事也逆知者神之事也易具神知者也此所以於來不特知

之而又數之也

天地定位節孔疏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無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今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无不備矣故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八卦之用變化既如此故聖人重卦今八卦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成性命之理吉凶之數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卦爻之中矣程敬承曰數往者順節說者以爲歸重八卦生出之序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五

非也大意謂聖人作易正爲知來而作知來者逆故歸之乎逆數玩註疏自明註云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聖人作易以逆睹來事以前民用疏謂聖人用此易適以逆數知來事也是也沈德培曰本義易之生卦一句妙甚生生之謂易若統論生起初都是未有的偶然生出來夫子提出是故易三字此論易之居要處家大人云全要發出易爲知來之書故皆逆數所以上面如此推敲不是先說了一順一逆又統說其皆逆也圖從中起如中午之想上午爲順想下午爲逆又云上章言順性命之理而此言逆數

蓋理順而數逆也。此章按圖說義，此八卦八方排列，便是世界中千古一箇大局。當其作圖時，圖從中起，雖則有順有逆，其實生生者皆起於未生，總一逆入之數耳。逆者言其未生而難知也。

程敬承曰：沈德培理順數逆一語，雖似有見，然而先天圖義非數也。逆數數字，卽數往數字，還當讀上聲。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順者從其勢之往也，逆者迎其幾之來也。已往而利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安公石易牖云：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六

因下句而並舉之，非謂易有數往之順數也。楊用修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暵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金汝白曰：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後，總成功也。上以體言，此以功用言也。張幼子曰：上章以乾坤爲始，後言六子。此章先言六子，以乾坤居終，而復始造化無窮之道也。程直方曰：天地定位，圓圖乾坤從南北之中起，雷動風散方圖震巽，自圖之中

起。按天地之變化，皆從中起。圖震巽居中，巽居左而

向于東南，震居右而向于西北。震象雷，巽象風，是乾坤初畫之交，易動則物萌，其生意散則物發，其鬱結二者言生物之功。次坎者，艮次離者，兌艮德止，兌德說是，乾坤三畫之交易止，則物以成。欽說則物以欣，裕二者言收物之功。次艮而位極于東南者，坤次兌而位極于西北者，乾乾千萬物無所不統，是君之也。乾以君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暵，艮之止，兌之說是，皆乾之一職也。坤于萬物无所不容，是藏之也。坤以藏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暵，艮之止，兌之說是，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七

歸于坤也。蒙引曰：乾之主乎萬物，象君之主乎萬民也。言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主也。言藏以巽坎艮之陰得坤而有所歸宿也。自動至暵，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陸庸成曰：夫天地猶一人之身也。雷者，天地之聲欬也。風者，天地之嘘呵也。雨者，天地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之煖氣也。惟聲欬足以鼓動萬物，故潛者見，隕者敷，噓呵足以揮散萬物，故釋者挺，鬱者舒，膏液足以潤澤萬物，故稿者滋，瘠者腴，煖氣足以烜燠萬物，故幽者晰，沍者蘇。由是秋而止焉，則各正性。

命冬而說焉則保合太和乾何爲哉六子有所由矣其君之者歟坤何爲哉六子有所從出其藏之者歟又曰震與坎離之用各以其象言之而艮兌不言山澤以山澤之象于四時之功用无與也乾坤不言天地隆其德也

程敬承曰坤之藏也入以收出之功也而藏取於坤者靜爲物府也商歸藏所以首坤也艮之成也入以儲出之倪也而成取於艮者止爲動因也夏連山所以首艮也要之坤之藏卽藏其生出之根與艮之成終成始亦無異義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人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金汝白曰前後兩段或古有是語而夫子什之或夫子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九

何更置都與造化合符耳

陸庸成曰後天之圓圖非更置伏羲之圖也卽其圖之流行是當一歲之運蓋先天後天相表裏者歟又曰帝者天之主宰猶易有太極之謂也欲證帝之出入必于萬物見之然指萬物之生成卽認爲帝之出入亦不可故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楊止庵曰程子曰以主宰言謂之帝朱子所謂太極者萬物之樞紐品彙之根抵是也邵子曰太極不變夫變者陰陽也帝言主宰則不變而出者謂陰陽從此變動而出也太極初分陽始于震陰始于巽變動之始一陽

生于二陰之下。故曰震。朱子曰：出者發露之謂，出則必齊。朱子曰：齊者畢達之謂。一陰順乎二陽而與之並行，以畢達于外也。齊則必見陰積于中而陽獨盛，光輝發于外。朱子曰：明德皆相見也。見則必役坤陰盛，代陽有終也。致至之也。役猶使也。坤地道，臣道，母道，妻道，故至之役使乎坤，乃養之于既見之後。有養則必說，允陰將收斂以從陽，自為忻裕也。言語辭也。說極則必戰，乾純陽當亢極，摧折陰將生日盛，陰將疑之，故戰也。疑，鈞敵也。陰疑陽，故陽戰之也。胡氏曰：自巽至坤，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于陽，必戰，亦是戰則必勞，勞去聲，勞動之餘。

周易象義 卷之十二 三十

而休息之。坎陰而陽蓄藏于中，為之休息，既勞則有成者，完全之謂。艮陽止于外，而陰在其中，前變從此，完後變從此，起故曰成。始蒙引曰：起震至艮者，一歲之周也。而循環在其中矣。又曰：復自東南至西，母與三女之位，自西北至東，父與三男之位。蓋此以陰陽之變流行所至為位，而下文則以象與時德言之也。

程紀曰：卜子夏曰：帝者造化之主，天地之宗，无象之象，也不可以形智索。因物之生成始終而顯其出入焉。參而主之者，陽也是故出乎東，春之建也。陽動於下，萬物震之而生也。故震東方之物，齊乎巽，巽東南也。潔齊者，

生意畢達，鮮潔整齊，非復向之始出未伸也。離也者，明也。物至此，形色種種可觀，煥然明盛也。則以其卦居南方，時當正夏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者。離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豈不宜哉。聖人握乾符，奠坤維，震與坎，允皆取以為治，而獨於離言者，重明之一字也。沈德培曰：首提震而中忽說出聖人體離之治，可見文王全重出震繼離明以動之道。即乾之乘龍御天，百凡宜嚮明振作，以大其緝熙之光，方能剝落其浮華，以收之本根，而為包舉地耳。要見先天首乾與後天首震若合符然。楊誠齋曰：坤於帝言致役而萬物言致養，何耶。蓋坤臣位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役物以養己者，物也；役己以養物者，地也。人皆知地稱乎母，莫知其疲于乳哺，故曰致役乎坤。坤若以一身為萬物役者，畢其力而无所靳也。夏秋金火之交，物之生意全賴土涵育以向於實，故以地言而曰養。生意不向於實，則神情不遂，故說言乎兌。兌，正秋也。養而至此，堅好具足，物物欣暢也。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于陽，必戰，故曰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殖，所以

周易象義 卷之十二 三十一

謂之戰者言陰陽交相搏擊也陰陽相搏之後非復長養之氣萬物必得水以歸息而坎於五行水也北方之卦乃安存慰勞之卦也萬物各保合太和以歸休於此故曰勞乎坎物既勞而休矣而豈遂已乎艮居東北時介冬春萬物之所成止於艮也止則復生終則含始也終始之間嗣續承接故稱成焉蘇紫溪曰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兌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北之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移艮於西北移巽於東南者豈無謂哉即天之所以生成乎萬物者也先天之易主於對待而成象成形之變化見焉後天之易主於流行而四時五

行之妙用章焉可見易之書縱橫進退无往而非自然也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皆尊陽之意也楊止庵曰此節釋上文八句帝謂萬物由帝以出入不可見而物可見即中庸不可掩之意故以萬物言之說者因本義萬物隨帝以出入之言遂謂是氣機不知氣機之鼓者孰爲是也本義于帝曰

主宰千萬物曰隨蓋辨之當矣其內以八方八德四時

五行明變畫之意蓋就卦位已成而見其如是耳纂言曰潔謂新鮮也相薄者猶言迫近非戰也薄而相勝乃戰出齊相見說來七者皆言萬物惟戰非指萬物言故曰言陰陽相薄與前章同前謂雷風對位交相薄也此言陰陽相薄陽極陰將進陰薄陽也猶朔之月薄日纂言曰日月之薄曰薄蝕二所字即在此之意非助辭內震巽離艮坎言方離言德與治允言時坤坎言象又曰坎水似言五行益各舉一其餘可推也諸儒皆以夫子欲備數義互言之以見其未嘗相離之意又曰八卦以

方言則有周游之義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也以象言則有通變之義震雷巽風離火坤地兌澤乾天坎水艮山以德言則有立體之義震動巽入離明坤順兌說乾健坎險艮止也以治言則有致用之義易傳曰握乾樞闢坤維繼離照主震器甲巽命平坎難得允心光艮德以時言則有迭王之義以行言則有相生之義項氏曰後天之序播五行于四時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爲南方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爲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爲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爲東北方

之卦木金土各一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于陽坤旺季夏義在中央故言地而不言西南兌以物成爲說故言秋而不言西亦以例餘卦也

魏相傳云五方之卦各有所治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革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電易述曰兌不言正西而言正秋者萬寶告成實在正秋不特在西也坤不言西南而言地者地即土也萬物皆產於坤土而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二十四

正四象不可以一方言也坎爲正北方之卦又兼言水者天一生水實在於此所以爲生物之根也他卦皆言萬物乾獨不言者戰不係於物也他卦皆无所取離獨有所取者以其居中而正當南面之位也陸庸成曰震于方爲東于五行爲木于時爲春與者震離之交也離于方爲南于五行爲火于時爲夏坤者離兌之交也兌于方爲西于五行爲金于時爲秋乾者兌坎之交也坎于方爲北于五行爲水于時爲冬艮者坎震之交也惟土寄旺于四時而獨旺于夏秋之間故坤當之且土膏脉起于冬春之際故艮當之然坤土顯而艮土隱故

艮不言土坤言地者土功之最著也又曰震巽離皆以生長爲事而夏秋金火之交有坤土則出之中爲入之始兌乾坎皆以收斂爲事而冬春水木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爲出之始蓋火氣太熱物無由成水氣太寒物无由生惟土氣中和故爲萬物之所由出入也

胡雲峰曰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生金順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爲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五

无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蘇紫溪曰上數章分言先後天此則合言先後天而統之一神也後天之易流行以爲用而神則无定用先天之易對待以爲體而神則无定體能變化而莫窺其變化能成萬物而莫測其成物此神之所爲而爲先後天體用之妙也舊說以神屬後天以化屬先天非是簡

端曰神一也乾坤兩在六子六在萬物无不在惟无不
在乃見其爲一也

潘雪松述曰孔疏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萬物變化
應時不失无所不成莫有使然者而求其真宰无有近
遠了无晦迹不知所以然而然况之曰神也然則神也
者非物妙萬物而爲言者神既範圍天地故此之下不
復別言乾坤直舉六子以明神之功用也故水火雖不
相入而相逮及雷風雖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澤雖相懸
而能通氣然後能行變化而盡成萬物也艮不言山獨
舉卦名者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三

於山義爲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上章言水火不相入
此言水火相逮也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物之功
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也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
相悖二者象俱動動若相悖逆則傷害亦无成物之功
明雖相薄而不相逆也 龔氏曰八卦以序則有時以
居則有方以象則有物相繼以爲衰王相推以爲變化
相繼以至无窮也若夫神者則无物也其用无時其居
无方其實則萬物以爲體其用則妙萬物以爲言也虞
翻曰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變化則乾坤備矣
陸庸成曰神之妙萬物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非去乾

坤也六子皆乾坤之功也所以然之變化則不可見故
名之曰神也六子有各一之用故自有互濟之機先後
天之圖學其爲造化之理則一也非以後天之流行本
于先天之對待也 雷以發其生意風以散其鬱結久
濕則腐故火以燻之火日也久旱則枯而物不得成故
澤以說之澤天澤也雨露之澤也水北方水德用事之
水也說者生意向內由澤之沾濡而始鬱潤者根抵既
堅由水之滋息而始疑也元氣一奮而物隨以動噫氣
一發而物隨以撓故俱着個疾字終始萬物惟艮兼主
其事故獨下一盛字惟專一其用而又互合其機然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

陰變陽化爲動爲撓爲燥爲說潤爲終始而既成萬物
也此非神之至妙至妙者歟 楊止庵曰諸儒或以此
章合先後天之體用而言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莫
盛乎艮此以流行之卦氣言易之用也然而用必有體
是以水火爲不相射而相逮也離不得坎則物无以歸
藏坎不得離則物无以昭著雷風雖相薄而不相悖也
故巽不得震則物无以萌動震不得巽則物无以潔齊
山澤惟相接而通氣也故艮不得兌則物无由刊遂兌
不得艮則物无以成終而成始此以對待之卦位言易
之體也前以四時之次序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後

則推其所以成用在于陰陽各得其偶也是也特謂伏羲八卦之序則可而謂以先天立體然後以後天爲用體用岐言之則不可也汪咸池曰此節大意是有對待然後有流行陰陽之合而相濟然後可以生成萬物不必逐句拘泥不然則山澤通氣然後澤以潤而艮以終始如何說得通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朱子曰謂之性者其性體如此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此在卦畫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九

陽上說其性情不可涉人之性情上去下若爾則似象於人矣性情俱說好一邊楊止庵曰乾純剛上健坤純柔下順震陽生于二陰之下則上進故動坎陽在于二陰之中則其上爲陰所溺故陷艮陽出于二陰之上則上而无所往矣故止巽陰成乎二陽之下則以下而伏故入離陰在于二陽之中則以下而附故麗允陰出于二陽之上則以下而見故說仲虎曰夫子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真也彖傳于巽不言入而直言巽坎不言陷而言險離不言麗而言明得其真矣項氏曰動陷止皆屬

健入麗說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有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於動而終於止順者始於入而終於說陽之動志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說者其志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楊止庵曰乾數奇而行不息馬蹄圓而能致遠也坤數偶而順能載牛蹄折而馴伏以勝重也纂言曰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于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于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九

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于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雞之行首動于前足動于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前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前後皆陰之污濁而中心剛燥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相說而內剛狠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也

潘雪松述曰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折陽病則陰故馬疾則蹄陰疾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

足卧先而足。邵二泉曰乾之象龍此乃以屬馬而於震稱之震乾之物也其德動故曰震爲龍坤之馬猶乾之龍也坤之牛猶乾之馬也。楊止庵曰朱子曰卦象皆易畫所本有義易此象周易此象同也以其理同也雲峰胡氏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天子以爲牛或以體取或以象取或以變體取。幾湖胡氏曰夫子八卦取象有括之王周公彖父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于說卦別取者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父例周公于大畜乾父稱馬大壯以兌爲羊中孚巽父稱雞睽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于說卦始見即前聖未言要之无非象則隨其所取皆同未可因前聖未言遂謂其異也計前聖必言後不傳爾今當隨象而觀皆從太極理生出卦象者也如必欲執彖父之象盡求合于說卦則多不通者吳無障云聖人直是看得无好醜相假如舜與鹿猶清遠之物乃豕則負塗汚甚舜且不揀擇同羣共侶都是好的今夫子不覺得寫性情處是精遠取處是粗即所取中亦不覺得龍馬爲起羊豕等爲汚只這件狀得這卦逼真便是人格之畫王荊公曰此只以一物象一卦至廣八卦

則天地間物物可以取象以此悟得聖人无所謂卦畫有有无有之間皆寓言耳白雲滿山庭草交翠目中何者非易耶。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楊止庵曰乾積陽在上而覆物首則會諸陽尊而在上者也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則藏諸陰廣而有容者也震陽動于下足則在下能動也巽陰偶居下股則兩垂而下也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象之離陰麗陽中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象之手剛在前艮以陽

止于上也口開于上兌以陰折于上也此以人身之八體擬八卦也息齋余氏曰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子以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于下爲動手持于上爲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其在物乾坤與二少皆取走二長二中一走一飛龍者走之飛雞者飛之走各以序對首君腹藏天地定位足動股隨雷風相與耳目通竅水火相逮口與鼻通山澤通氣雙湖胡氏曰夫子于此章取象坤爲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爲股與咸九三同兌爲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

又曰一身之中无非易也豈特八者爲然哉九家易又謂兌爲鼻者亦是也游讓溪曰股附於身而已不若足之能動也故爲鼻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潘雪松述曰介夫曰乾天也物所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地也物所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乾坤有父母之道六子則皆本於乾坤而成也震是坤初求於乾而得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二

乾之初畫故謂之長男巽是乾初求於坤而得坤之初畫故謂之長女蓋從前爲父爲母爲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稱此則解其所以稱之義俞玉吾曰三男之卦以氣言之則得乾一爻之奇以體言之則得坤二爻之偶三女之卦以氣言之則得坤一爻之偶以體言之則得乾二爻之奇是故一爻爲氣二爻爲體伏羲卦位則以體相聚而女從父於東南男從母於西北文王卦位則以氣相依而男從父於東北女從母於西南不可槩觀也姜鳳阿曰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爲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爲

女稱者尊之之詞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於尊之詞也大抵男女分於所得之陰陽少長列於所得之先後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易誠正名定分之書乎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水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程子曰說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玉爲金以至爲良馬爲駁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各以例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三

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由之朱子曰廣八卦之象也積陽爲天爲圓天之體也統天者君知始者父也爲玉德粹也爲金堅剛也爲寒位西北也爲水寒之凝也爲大赤盛陽之色也良馬純陽善也老馬老陽瘠馬純剛也崔憬曰骨爲陽肉爲陰故瘠謂骨之峻非羸弱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爲木果以實承實也若良爲果蘇則下有柔者存焉吳臨川曰坎中陽爲赤乾純陽加大字以別于坎也馬加老良瘠駁四字以見純陽无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潘雪松述曰乾爲天而貫四

時故在秋冬爲寒爲冰在夏爲大赤純陽而律爲馬在
春爲良夏爲老秋爲蒼冬爲取象无所不包其於
地其於人其於物其於稼其於與其於木惟乾无之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
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潘雪松述曰象言坤積陰爲地作成物爲母旁有邊幅
而中廣平南北經而東西緯皆布象是也或以泉貨爲
布取廣布流行之義非也虛而容物又熟物而能養爲
釜靜翁而不施故吝嗇均崔憬曰生物不擇善惡亦動
闢廣均之義性順而蕃育爲子母牛項氏曰乾馬老瘠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四

故坤牛特犢明少且肥皆與乾反也三畫虛所容載者
多故爲大輿爲文爲衆奇爲質偶爲文奇則寡偶則衆
三畫皆偶故爲文爲衆也楊止庵曰坤以中黃之質
出精華之氣自下而昭升于天爲文偶畫多如物之生
于地上者衆也爲柄解謂有形可執者是謂生物之權
者非俞氏曰柄一作柶乾性圓轉而曲坤性勢方而直
故乾圓坤柶相反也乾極陽爲大赤坤極陰故於地爲
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虜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黃
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

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爲雷雷與
龍二者俱從下忽然起震之一陽動者似之剛柔始交
天地之雜故爲玄黃得乾初爲玄得坤中上爲黃也陽
氣始施故爲萑葦萬物出乎震故爲大塗又一奇連且動
於內而二偶開通於前无壅塞也震一索得男故爲長
子陽進決陰其動也躁此躁字已藏巽卦究爲躁卦之
義矣蒼萑竹色青而美也萑荻也葦蘆也蒼萑荻葦皆
下本實而上幹虛震象也朱漢上曰萑葦震之餘氣發
已過者故竹堅而萑葦脆竹久而萑葦易枯也其於馬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五

也爲善鳴陽在內爲聲二陰上折一馬之開口善鳴也
蘇君禹所云合陰陽之畫而取之也一陽下動如馬之
馵足而懸起作足而起也馬直伸一足而擎起一足
若懸故謂之馵的顙古皆訓白與震色不同吳幼清訓
如射的之的顙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
也陽反動於陰下故於稼爲反生言萌芽自下生也陽
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竟中上二爻皆變爲乾健也出震
之時未必蕃鮮既變爲健則陽氣極盛蕃即天地變化
草木蕃鮮即上章鮮潔整齊之鮮也六子中獨震巽有
其究二字蓋陰陽之始也然震之一陽望其究歸於乾

巽之一陰望其究歸於震則扶陽抑陰之義可思

胡仲虎曰震爲長承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於陽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爲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肺爲姤於陰之少者卑之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象旨巽有下入者木根奇上升者木幹又其性可曲直亦順巽之象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本

制木也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巽少陰故於色爲白木下入而上升故爲長爲高陰性多疑故爲進退爲不果吳幼清曰陽長陰短陽高陰卑中陽積而達於上故長而高前二陽欲進後二陰欲退將進又退不果於進者也荀爽曰風行无常故進退風或西或東故不果爲臭者臭以風傳陰氣在下盤鬱而不散二陽達之於外也髮陰也陰血盛髮多陽血盛髮少巽陽氣上盛陰血不升故爲寡髮廣顙承寡髮而言髮稀疏而顙廣也二陽在上故也多白眼凡眼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勻停巽目上中白而黑

者在下上白多於黑也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

義理主於內也故一剛爲主於內之卦爲无妄巽在內利欲主於內也故爲近利又南方離日之中爲市巽居東南與離相近故云近利市三倍唐詩言賈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至者也游讓溪曰深於人情而算多也或曰坤主利吝吝而長女得母氣之多原肖其善利故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巽三變成震也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故其卦皆有究極之義也仲虎曰有一卦之中相因取象者巽爲繩直因而爲工坎爲隱伏因而爲盜艮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七

爲門闕因而爲闕寺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輳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青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水也爲堅多心

按水內明外暗坎內陽外陰故爲水又其象爲雲爲雨亦水也溝瀆者水之所由行江海河渠之總名也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陽陷陰中光采不揚在人則心術微隱事機藏伏或曰陽在中而陰蔽之曰隱在下則可起陷於中則伏矣曲者更直爲矯直者更曲爲揉水流有

曲直故爲矯輳弓輪者矯輳所成也猶杞柳栝捲必待矯輳而後成之謂乃所取義則謂其中之勁耳弓中勁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也陽陷陰中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故爲病爲痛張幼子曰坎心亨而此爲心病何也曰有孚則心亨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孔疏曰坎爲勞卦聽勞則耳痛亦是也爲血卦爲赤血在人身水之屬赤其色也吳臨川曰坎得乾中畫之陽故與同色也其於馬也剛在中央其脊孔嘉又以剛心不馴性急難馴上畫柔首下而不昂下畫柔則爲蹄之薄而行且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八

曳程沙隨曰坎於馬爲曳者陷則失健也吳臨川曰其於輿爲多眚者謂有險陷而多阻碍也蓋行於險道不若坤輿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胡雲峰曰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无力也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坎爲水則當之以通與月宜也或又曰坎受乾爲體月借日爲光一也爲盜謂坎外陰柔而內剛狠象盜也又爲隱伏有穿穴踰垣乘墉伏莽之象沈德培曰盜字要說得高妙卽陰符人天地萬物之盜夫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其爲用也陰矣所爲疑鬼疑神卽偷取日月之精陰竊木爲之功若季子之揀練揣摩也者此得天地

之殺機而陰用之者也堅多心中剛也潘雪松曰坎爲心中實心之體也離爲心中虛心之用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稿吳幼清曰火中虛麗於實物中黑者陰光明而上下赤者二陽也日者天之火故陽燧可取火於日中一陰象日暗虛上下二陽象日外明也火麗木日麗天電麗雲鄭玄曰大明似日暫明似電也中女者謂再索所得甲冑吳幼清曰上剛象冑下剛象甲中柔象披甲冑之人也俞玉吾曰冑字與冑字相似皆從日從月者冑子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三十九

冑也兵戈者上剛象張南軒曰甲冑外堅所以象離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鄧伯羔曰坤爲腹以德畜離爲大腹以象言容德莫大乎地故坤爲地爲腹離中虛有腹之象焉故亦爲腹爲乾卦火日乾燥物也爲蟹五句皆外剛內柔之象若細分之蟹性靜而柔蟹性動而躁巖取中虛蚌取內含者貴龜取外見者文宋衷曰陰在內則空中水中空則科上稿也彭山曰科鳥之科巢以木枝結構而成也巢中之木已无生意爲日所燠則稿矣姚承庵曰日秉陽精何以屬離而中虛月秉陰精何以屬坎而中實曰惟陽爲日而陽中有陰含光

以爲明惟陰爲月而陰中有陽借日以爲光此日屬離而月屬坎固陰陽互藏其宅之至理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闔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鄭正夫曰靜以止者山也艮一陽隆起於地上山之象也吳臨川曰徑者路之小也艮首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陽大陰小艮之陽畫爲山故陰爲小石郭子和以爲山與小石如坎水溝澮之類闕門之出入處上陽連亘下陰雙峙門闕象果者木實蓏者草實皆小而實也一剛在上象木果二柔在下象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

蘇頌氏曰震蓏草木之始艮果蓏草木之終果蓏終而又能始故於艮象切也爲闔寺周官闔人掌王宮門之禁止物之入寺人掌宮女之戒令止物之出羅一峰云闔者剛止于外寺者柔止于內也艮爲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故爲指鼠與狗皆善嚙艮剛在前也郭子和曰坎之隱伏在君子爲隱在小人爲盜艮之利則狗害則鼠皆一義而二象也黔黑色喙口吻也艮剛動於上故言喙鳥之喙犬槩皆黔然不可枚舉故統以之屬二字堅多節剛不中也中則爲心不中則爲節心則利用節則不利於用二卦之辨也吳子儀曰三陽卦艮

獨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蓋小故於獸畜无行健之功也胡氏曰艮止之性非馬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象旨澤者虞翻謂坎水半見俞氏曰坎體上下俱虛澤體上虛下實乃平地虛空處坎水有時流而聚之則壅而爲澤非謂止水亦非與坎對言有二水之名也兌說而上通象之朱子曰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巫口舌之官以口語說神者兌象口故爲巫爲口舌又兌上折偶畫口之象中內畫奇連亘舌之象也金氣始殺條枯實落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一

故爲毀折柔附於剛剛乃決柔故曰附決李九我曰爲毀折取諸卦位在造化振肅殺之威也爲附決取諸卦體在君子有疾邪之勇也徐進齋曰潤氣故爲剛鹵鹵在下爲剛陰在上爲鹵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水之死氣也蔡虛齋曰下土堅硬而其上鹵濕兌二陽在下陰在上之象也下土若不堅剛則鹽水虛漏而不可煎矣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貨興焉兌爲少女女子之未嫁以兄弟言也爲妾女子之既嫁以嫡婦而言也羊說草而性強狠外柔內剛者似之 鄧伯羔曰離爲乾卦可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

可見離之爲氣與爲臭可見震之爲氣乾爲君可見坤之爲臣乾爲圓可見坤之爲方坤之爲齊可見乾之爲施坤爲輿可見乾之爲蓋兌爲毀折可見艮爲堅執又爲附決可見艮爲附剝學者能推類以及其餘庶幾盡天下之賾矣 程迥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則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脫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在震坤也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於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於說卦

陸庸成曰本義云言八卦之性情所謂以通神明之德言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謂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乾父坤母而六子男女之序定焉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復取八卦之象而廣之凡首句爲取象之始如爲天爲地之例是也其下俱以類取者也或以卦畫或以卦德或以先後或因象而得義或取其性或取其變至于取象也自天地象形以及造化人事飛

潛器用无不備焉亦達達散見于六十四卦爻之下噫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歟

序卦傳

吳氏曰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皆以施用於人事者起義而夫子爲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必須布通精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胡氏曰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言也咸恒夫婦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也上經以天道爲主具人進於其中下經以人道爲主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四

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爲切用日月不運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涸竭而不升百病侵陵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爲終焉沈德培曰文中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蒙引謂序卦中間有不可求之太深處湯嘉賓曰不必牽紐上下文相貫聖人之文如雲物若有若無忽多忽少豈若綵花之葉葉裝綴哉王元美論古書只隨着讀今亦隨着說去幾句一轉也好一句一轉也好大都以相因爲序則以相反爲序氣機上說也好治道上說也好聖學上說也好人情物理事變上說

也好如物不可以終否以自然者言如有大不可以盈以當然者言如屯者盈也則粘帶上文如震者動也則粘帶下文如師者衆也則承上起下指揮如意天花四飛易不可爲典要難與淺聞者道也蔡介夫曰序卦之義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於極者也亦老變而少不變之義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五

纂言曰此言乾坤首六十四卦亦首上經也乾與坤對乾天坤地立乎上下然後萬物生于其中焉于寶曰蓋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王肅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爲物始生也伊川云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俱開矣項安世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謂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若屯之訓盈紛紜盤錯之義楊止菴曰乾坤後便言震先天圖震從中起後天圖帝出乎震故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取義微矣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張氏曰物始生稱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楊止菴曰物之生天聰明中其必有所以開發之者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稱也物稱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朱氏曰物稱而無以養之則天闕不遂蓄德養才者亦然

程敬承曰物稱可養責在乎開世覺人者矣不徒飲之食之而必曰飲食之道養正之謂也 龔氏曰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也萬物之於天則以兩爲需人之於君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六

則以飲食爲需兩相比者情也而義不足以畜則情勝義而不可久故比必有所畜所以止之也物畜則萬物勝多而禮所由興也 楊止菴曰需者需於飲食以俟其自得之有不容強求者故曰飲食之道此蒙之所以養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欲之而不遂則爭爭則訟 朱氏曰乾餼起愆豕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訟或曰飲食有訟如爭田爭利之類皆是不必拘乾餼起愆豕酒生禍之說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介夫曰人之有訟必各有朋黨彼以朋黨而起者非一人此以朋黨而起者亦非一人是有衆起也皆理勢自然也或曰如晉明兄弟爭田援引數百人之類是也程敬承曰爭奪起必師以平之以衆起遂以衆定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游讓溪曰飲食者生之道也然人欲之流從此始矣小爭以言大爭以兵非顯比之聖人其孰能定之 何振潛曰因飲食而生訟以爭訟而起師此非世變一趨而爲城泉涿鹿之會乎 韓康伯曰衆起而不此則爭無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十七

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蔡虛齋曰衆必有所比只是衆須統於一意 羅一峯曰畜聚也比則聚 沈德培曰民既比我須索要養他必有所以畜養之而後可以答比者之心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羅義正曰物聚則分殊分殊則禮立禮者人之所履也故小畜之後繼之以履 楊止菴曰卦曰履此曰禮踐履者實地可據之謂禮禮則可以秩其所養 蔡介夫曰履然後安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矣曲禮所謂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 楊廷秀曰乾坤

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治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無聖人則人之類滅久矣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姚承菴曰泰者通也屬上句則人事之通屬下文則氣運之通張敬夫曰治亂相仍如環無端物安有久通者乎故受之以否夫泰而驕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

胡廷芳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八

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會處處此者宜知警戒為變化持守之道可也胡氏曰不可終通不平結怨之類以勢言者也不可以盈不可以苟合之類以理言者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司馬君實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所以通之也物通則大有矣程清溪翼曰與人同者仁也仁者物之體也天下歸焉故曰受之大有六合之中無一不一乎吾之仁者

矣

游讓溪曰同人親也所以傾否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朱氏曰認物之歸為已有者必驕驕則充滿自大復為累矣有大者不可盈故次以謙伯羔曰謙者居有之道也

姜廷善曰有大而能謙則滿而不溢人皆敬之而無有疾之者矣如此則吾亦能以安和說樂而豫故謙繼以豫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四九

孫從龍曰同人者公好公惡不拂天下之心謙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有豫則常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於此見致治保治之道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鄭康成曰註順以動者衆之所隨也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胡氏曰大有天下之衆又能謙順則人必說豫而隨之故以豫次謙以喜隨人久而已極必敗成事故蠱次隨游讓溪曰隨生於豫和樂之應也蠱生於

隨宴樂之漸也 項安世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之先

程敬承曰惟事事乃蠱可幹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

註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故因蠱之事而後有臨之大二

陽進而四陰退臨所以大也荀爽曰陽稱大 項安世

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

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真訓大也是以六

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 物之小者不足觀必大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

然後可觀臨反而爲觀則二陽之大者在上矣可爲四

陰之觀也 張敬夫曰天下皆山也惟大山可觀天下

皆水也惟東海可觀蓋物大然後可觀況於人乎

程敬承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以天道臨人所以大而

可觀 朱氏曰在上無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

能有嗑乎 游讓溪曰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

厥聲濯濯厥靈曰翼翼大而可觀也四方之極可觀而

有合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

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楊中立曰物不可以苟合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齟又在乎賁以飾之 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

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

合易合則相濟濟易離賁則難合合則相敬敬則久矣

故觀而後得合又不可苟以禮飾情合斯不苟也 姚

承菴曰賁者文明以止之謂飾也此飾字是人之所不

可少者不好全在致飾一致字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此

亨字即亨嘉亨字亨本是極加的禮之實也致飾其文

則禮之實漸漓而无復存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以剝

荀慈明曰極飾反素文章敗故爲剝也韓康伯曰極飾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

則實衰也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

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楊止菴曰終上在上終盡之地凡剛處終盡之地是爲

卦極物理極則窮上窮則反下一剛自上反下是爲初

初主復一剛生自下復于上故受之以復復則剛生漸

爲純剛也崔憬曰夫易窮則有變物極則反於初故剝

之爲道不可終盡而歸之於復也 朱氏曰復則天地

无妄无妄則其動也天 徐魯齋曰自賁而剝以人事

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 倪云文勝滅質故剝賁極反

本故復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朱漢上曰前曰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惟无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大畜 約說所畜者在物故曰小所畜者在德故曰大

程敬承曰德誠爲本无妄誠也故可畜聚其德而至於大程傳曰物既畜聚必有以養之無養則不能存息湯嘉賓云物畜然後可養可字極妙聖賢要在所養中心有妄所畜皆非即欲養而成其爲聖賢也得乎沈德培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五

曰畜不過一塊朴誠更須調養如莊生所云養閭雞者則幾矣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龔氏曰不養則不可動雖形體亦然況欲有爲乎故上九由頤然後利涉大川也 閻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已動者君子所以應物然君子處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應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大過游讓溪曰復以誠之識以畜之頤以養之曰畜曰養皆誠也本末兼焉者也夫然後誠與才合而大過人矣程敬承曰其畜也大故其動也亦大不懼無悶要自涵

養中來非矯矯於意氣者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羅葵正曰物不可以終過過極必陷故君子貴中 姚承菴曰上云大過由所養而動世視之爲大過而事實中也此云終過則惟求其過而不反於中是過之大者游讓溪曰陷必有所麗而後才有所施可以扶危拯弱而不終陷也 張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得出爲離 沈德培曰坎離相資水火共濟此天地間一大局也故爲上篇之包裹云 楊止菴曰此言離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五

爲上經之終爲下經之爲故舉麗也言之以上經終于離下經咸恒有夫婦之道始乎麗也

蒙引曰序卦傳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終否之類以理之自然言也又以此二字見六十四卦雖分

二篇而其序實相承意義聯屬如此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約說曰咸者夫婦之道也不言咸者亦如上經不言乾坤蓋乾坤與咸初無所受故也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

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錯施設也。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爲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于寶曰：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有夫婦配合之道，則自然有剛柔尊卑之義。陰陽化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蓋取之於情。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四

也。上經始於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於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也。有妲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楊龜山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上經終曰離者，麗也。咸恒陰陽相麗而合，合則父母之道生焉。故咸受離離始乎下經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程傳：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

以恒也。楊止菴曰：下經首咸，陰陽相麗爲夫婦，故爲咸。夫陽主倡，婦陰主和，陰陽倡隨之義，象天陽地陰相交，至久不變而後陰陽之大義以立。故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胡廷芳曰：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居其所者乎？韓注：夫婦之道，以恒爲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林性之曰：久受尊名，則有不祥之患。久於祿位，則有取禍之機。此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五

程清溪異曰：易道流行，久居其道，乎故受之以遯。遯者，六月之卦。君子退遯之時也。楊止菴曰：久居其所者，必至於執一，不能以變通退也。者是變通於久居之後者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物無終退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程傳曰：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既遯則必壯。朱子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謂進而相與有爲，建功監績，斯不爲徒壯也。姜廷善曰：大壯在遯之後，晉之前，介乎進退之間。

退而方止止而未進者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鄧伯羔曰晉與漸皆進而有別進必有歸者先以退進必有傷者先以壯也進極當降復入於地故曰明夷故日盈則昃也 閻彥升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也 程清溪翼曰晉以自昭明德也恃明而進必有所傷當晦其明故受之以明夷明宜傷也文王姜里明而順也 閻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乘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六

傷豈得不返於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張敬夫曰夫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無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睽也 姚承菴曰有孚威如正家之義乎與威不立家道之窮也 蔡介夫曰屯蹇皆爲難義但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也乖必有難如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賊而難作矣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

之以損

蔡介夫曰凡人患難畢竟皆有解散之日故曰物不可終難故受之以解程傳難極則必散又云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 游讓溪曰遇險難則思拯溺出於險難則生懈怠人情倚伏之機君子畏之

項氏曰屯曰難蹇又曰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蹇見險而止特爲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患難之難屯以經綸治之蹇以反身修德治之

程敬承曰難如字二女睽違有難行者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險在前難於行也反身修德求在我者也正已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十七

可以正邦物豈終於難哉直可迎刃而解矣故受之以解人情當既解後必且易視天下事而有縱弛之心故曰解者緩也緩必有失受之損者戒之也懲忿窒慾損乎其所以失者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崔景曰損終則弗損益之故言損而不已必益 姜廷善曰損益盛衰若循環然損而不已天道復還故必益益而不已則所損滿盈故必決損繼以益深谷爲陵之意也益繼以夬高岸爲谷之意也益而不已必決故受

之以夫夫者決也 陳紫峰曰物无終益之理益而不已必盈溢而决隄防故受之以夫夫者決也

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姜廷善曰决主開遇主合開則必合决則必遇物相遇合然後會聚而成羣張敬夫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爲升也 伊

繼山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小人既决去則君子之朋至而相遇矣君子既遇則交相勸勉而聚於朝矣既聚而上則羣賢合力衆策畢舉而升斯世於大猷此垢萃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入

升之所以相序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

井

蔡虛齋曰升而不已必困亦是知進而不知退之類困乎上者必反下前既不得遂其進勢必退却也 崔憬

曰冥升在上以消不富則窮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姜廷善曰困乎上則必反於下而物之在下者莫如升井有養道焉猶言困竭者就井取汲以養 余四明曰

此井字只取在下之義下井字方就井道

程敬承曰一坎水也漏於下而掩於上則困巽入乎下

體之下而汲之出於上則通故曰困乎上者必反下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楊止菴曰傳曰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以不革革之則當可以復乎其故井道不改也泥必去乎其故而後復其所復其所而後可以取新故曰革物者莫如鼎

張獻翼曰井道常道也革者非革常道也革其壞常者也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即井道之革也 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既以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五九

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程傳曰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關朗曰震動也物無不止艮止也止无不漸漸進也萬物无不漸漸其聖人之進乎古者無爲而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漸之然乎 傳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無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

游讓溪曰動止者時也終動終止非所以趣時而從道矣程敬承曰以艮爲止止於其所所以養其動也以漸而進進得其序所以善其進也程清溪翼曰天行至艮而止一歲生成之終終于艮始于艮也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元行無首可止乎哉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闔彥升曰晉者進也晉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胡廷芳曰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六十

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沈德培曰學問漸進不已必有義理歸宿之地人必抵家方有住處假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再無去處了這便是得其所歸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游讓溪曰得其所歸以致豐物必歸焉以致大有其義同也大有能謙以致豫豐乃窮大而失其居則人事得失之分矣朱漢上曰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蔡介夫曰豐盛至於窮極則

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唐明皇宋徽宗是也胡廷芳曰此亦借歸字以泛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義矣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羅義正曰旅者親寡非巽順則无所容巽順則何往而不入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項安氏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程傳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近說俱主心學言便於作文李廬陵曰說卽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六十一

深造自得之機散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之謂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韓注說不可偏繫故宜散渙者發暢而无所壅滯則殊

越各肆不返而遂乖離故受之以節夫事有其節則物所同守而不散越也姜廷善曰受之以節謂有禮制

乎其間而將有以合其情非若睽之乖也節者制之于外孚者信之於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守之則下亦能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韓康伯曰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故曰小過也

程敬承曰人不可无信却不可有其信有其信而必行之死殺要信更不量度時勢殊欠虛員玲瓏之機能無過乎此之過過在有字必字猶論語所謂硜硜也亦止小過而已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傳曰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無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以未濟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險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六十二

又曰有爲而能濟者以已窮物者也物窮則垂功極則亂其可濟乎故受之以未濟也 楊止菴曰過而得濟爲既濟反之則未濟始既濟必終于未濟始未濟必終于既濟此未濟所以序于小過之後是乃動靜所以相生陰陽所以交變萬化萬事所以爲無窮也故爲六十四卦之終實爲乾坤之始所謂貞下起元生生之謂易也 文王作易意至精至備如此 周用齋曰始之以有天地而後有萬物終之以物不可窮此生生之謂易也 沈德培曰既濟是個完局了說至此窮矣難道造化人事物理便局住了所以云物不可窮也故終之以未濟

未濟還須瀟留此一段未完之局於天字此易道之最妙入神處

程敬承曰以未濟終畢竟是無終意所謂終則有始也愚觀六十四卦始于乾而乾却无首終於未濟而未濟却无終然則世運安有窮時聖學安所結局可觀易而知之矣 蘇氏曰未濟所以爲無窮也以雜卦觀之六十四卦皆兩兩相從非覆則變也變者八乾坤也頤太過也坎離也中孚小過也覆變具者八泰否也隨蠱也漸歸妹也既濟未濟也其餘四十八皆覆也卦本以覆相從不得已而從變也何爲其不得已也變者八皆不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六十二

可覆者也雜卦皆相反序卦皆相因此理也而有二變者八覆變具者八覆者四十八此數也而有三然則六十四卦之序果何義也曰理二曰數三五者無不可此其所以爲易也步曆而曆協吹律而律應考之人事而人事契循乎天理而行無往而不相值也且非獨此五者而已將世之所有莫不咸在是故從孔子之言則既有二說矣物不可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又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方其爲男女則所謂陷與麗者不取也自是以往吾豈敢一之哉又曰義有不盡于名者履爲禮蠱爲事臨爲大解爲緩

名類是也若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剥者剥也之類皆義盡于名者也

陸庸成曰序卦者孔子就上下二篇各序其相次之義也上經不言乾坤者義即見於天地以天地爲萬物之始也故下經亦自天地走起總不離于乾坤也乾坤爲易之門信矣夫婦亦人道之始故咸之義見于夫婦不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六五

又曰昔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次坤泰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此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極反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稱須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迄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韓康伯曰云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二說並參看亦可

雜卦傳

象旨雜卦者韓康伯曰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類相同或以異相明也文中子讀易至雜卦云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張敬夫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有不雜者存焉邵二泉曰序卦序言之也雜卦錯言之也於序之中復錯舉其反對者序言之其義如此錯言之其義又如此序也錯也互爲經緯者也項氏曰有序必有雜序者天地之定體雜者天地之大用也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五

序而無雜則易之用窮矣故以雜卦終之此既濟之終後之以未濟之意也陸庸成曰序卦之後終以雜卦者天下有定序即有交錯自然之理也然各以深求之殊無隱義以淺觀之殊爲自然序卦雜卦其孔子六十四卦正變之圖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諸子相曰剛柔者質也樂憂者情也與求者事也剛柔立天地之位樂憂分治亂之形與求明上下之分三者大端也潘雪松述曰乾剛坤柔與離上坎下相類語欲淺近而乾坤坎離之性盡於二語之中凡易之剛爻

皆乾也。柔爻皆坤也。凡繫詞之稱乾坤皆謂剛爻柔爻非但指六畫兩卦而言也。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剛柔二字。比者聖人之本心。師者聖人之不能已。故比謂之吉。師謂之毒。師之九二必待中吉而後无咎。必待王三錫命而後成功。比之九五内不戒邑人外不取逆者而物自歸之。其憂樂之分明矣。閻彦升曰。比順動故樂。師行險故憂。東坡曰。有親則樂。勅衆則憂。楊止菴曰。比自師而變。樂從憂生。其樂宜也。所謂樂以天下者也。師自比而變。憂從樂生。其憂宜也。所謂憂以天下者也。陳思獻曰。以我臨物有盛德。被及之意。故爲與物來觀。

我有專心仰慕之意。故爲求。

程敬承曰。以臨爲與。與以教思。容保敦臨。所以吉也。以觀爲求。求以中正下觀。所以化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見者乾坤初變物之始見。故曰見。韓注雖見而磐桓則貞不失其居也。謂動乎險中而能固守不失其所居之貞也。屯雜亂晦冥蒙以屯變。故蒙曰雜雜而著者。外陷險則幽暗内艮體則光明也。所謂屯而未出乎險蒙而可以致亨是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龔氏曰。起者生於動。陽在下也。止者在於靜。陽在上也。震一陽起於初。艮一陽止於終。此天道之起自東方而至於東北者也。雜卦言止者三艮止也。大壯則止。節止也大壯之止與遯之退相反。謂陽德方盛。故止而不退也。此止有向進之象。非若艮之止而終也。節之止與渙之離相反。謂遇而止之使不散也。此乃人止之。非若大壯之自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此句發明損益之義。最爲親切。泰之變爲損。損未遽衰也。然損而不已。自是衰矣。否之變爲益。益未遽盛也。然益而不已。自是盛矣。爲人者能使惡日衰。善日盛。其爲聖賢也。孰禦焉。爲國者能使害日衰。利日盛。其爲太和也。孰禦焉。關朗曰。始盛者由衰而益。始衰者由盛而損。或曰。損之極必漸益。爲盛之始。益之極必漸損。爲衰之始。亦可。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易述曰。以艮畜乾而可者。艮爲上主而力足以畜大故云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利者。震爲下主以上主者爲時。則下主者災矣。是上下之分。止健者得其機會。福之出於偶然者也。吾无致災之理而災因之禍之出於適然者也。沈德培曰。偶獲之福不足喜。當思所以杜其萌。偶值之災不足懼。當思所以

善其動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易述曰萃升皆四陰之卦萃三陰在下皆萃於五是聚而不散升三陰在上而主初陰柔以時升是以往而不來易以上爲往下爲來也象旨陽在下卦自抑而爲謙之主故輕陽在上卦自高而爲豫之主故怠 郭青螺云居下曰聚降下曰來 語類云輕是卑小之義豫是說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象旨噬嗑賁皆三陰三陽之卦噬嗑中陽在順居下卦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八

震動之上食也賁中陽文剛而光輝於艮實之內无色也色謂一色文則无一色矣 約說曰食色人所不免順中有物故曰食賁尚質而不尚飾故曰无色程敬承曰噬嗑食也去有間而歸无間治之順也賁无色也去有文而歸无文化之成也

兌見而巽伏也

關朗曰兌見也以其陰柔外形乎巽伏也以其陰柔內蘊乎 卜子夏曰兌剛內而柔外見其情而說人也巽剛外而柔內隱其情而巽物也 項氏曰屯見而蒙雜皆指陽言之也兌見而巽伏皆指陰言之也或曰天地

開陰有時而見亦有時而伏發舒者陰之見收斂者陰之伏也夜者陰之見晝者陰之伏以兌巽之義取象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諸子相曰隨者上下相從其前无事之可虞蠱者上下不交其後有事而當飭矣 徐魯齋曰上下相交而无故故无所用飭上下不交而有故則不可不飭守成中興惟其時而已矣 易述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壞而修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无難也 則飭者一蠱則宜飭治也字義極緊切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六十九

剝爛盡復反生也凡果爛而仁生物爛而蠱生木葉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生皆剝復之理也

李子思曰晉爲晝則明夷爲夜關氏曰蒙昧者厭道求乎明夷亦昧也非不明蓋傷之耳

程敬承曰明一也晉上明而下順麗乎明而顯於時所以爲晝明夷內明而外順晦其明而蒙於難所以爲誅知明夷爲誅則知晉爲賞矣

井通而困相遇也

易述曰剛柔相遇而剛見掩也以通與遇反對則遇爲相抵而不通之象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坎水

乃出於上蓋塞而後通者也故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坎水適在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

游讓溪曰井以不掩為功困以見掩為困也項氏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為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

程敬承曰天下和平其感速也天下化成其道久也又曰虛以受故速方不易故久又曰無心於感為咸咸之速也妙在无心耳不膠於常為恒恒之久也妙在不膠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七十一

耳

大全曰渙風散水故離節澤防水故止一則民心離析无所統一而不止也一則議禮制度有所防範而不離也

易述曰解蹇亦以水言解近於渙緩而縱之也蹇近於難而止之也一說解九三坎陷在內震則出險而動於內險已解緩也蹇九五坎險在外艮則見險而止於內外險方艱難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潘雪松述曰睽外家人內皆以離卦言也火在外則氣

散火在內則神凝治身治國一也否泰之相反亦在內外之間皆以乾言也乾在外則否乾在內則泰乾者國之君子身之陽氣也虞翻曰離女在上故外女正位乎內故內謂二五陰爻也關朗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故曰睽外明乎內者家自齊故家人內也龔氏曰否泰乾上坤下坤上乾下純陰純陽各以類相反故爻言疇言榮

外猶言外之也非內外之外以情之親疎為內外也大

全曰情義乖離者疏而外恩誼浹洽者親而內葉敬

之曰解緩蹇難內外皆剛以水為體睽外家人內內外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七十二

皆柔以火為體解睽似渙蹇家人似節一離一止一緩

一難一外一內正否泰之相尋而相反故次之曰否泰

反其類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吳劭清曰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慮後

陽之恃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慮前陽之不

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也聖人於五陽之夫

亦不欲陽之輕進於一陰之妬亦惟欲陰之不進蓋同

此意

沈德培曰陽之方壯懼其銳進而失防陰之道故戒君

子以止而不進。陰之方長。慮其遂進而肆害陽之心。故又戒君子以退而不進。一則使之止於方盛。一則使之遯於方衰。无。非。爲。君。子。謀。耳。約說曰。皆爲陽謀也。既壯而不止。則過當。遯而不退。則傷。程清溪翼曰。此以陰陽消長進退爲義。陽長至四將夫而止。陽退至四將否而退也。君子時中善處變也。

說旨大有之衆一陰有五陽也。同人之親五陽同一陰也。或曰衆剛衆也。謂所歸之一也。程子曰。與物同故不孤也。

潘雪松述曰。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爲主。在上則人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一

歸于我是故謂之衆在下。則我同乎人是故謂之親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大全曰。革以火鎔金。故爲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爲取新。

作文則革以釐弊剔蠹爲義。鼎以改觀易慮爲義。

吳子儀曰。小者之過。乃謂之過。若過之大。是罪惡而非過矣。中心之孚。乃謂之信。若外之孚。則色取而非信矣。

豐多故親寡旅也。

潘雪松述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若取其頤之叶。也以多故對寡親。則故非事故之故。凡物之情。豐盛則故舊合。羈旅則親戚離。二卦皆主離言。雷與電俱至其

黨不亦盛乎。山上有火。其勢不亦孤乎。熊氏曰。豐以二四爲主。二爲明之主。而四爲動之主。動乎明中。曰文明。則有所容。爲多故。旅以三五爲主。三爲止之主。五爲四之主。止乎明下。外文明。則有所察。故无徒。

吳幼清曰。豐六二在內。爲主於明盛之中。外與四相易而情相得。初六往上。三亦來孚。故舊之多也。旅六五在外。爲主於羈窮之中。內與三相易而情不相親。相親者寡。

雜卦凡三故字。隨事故之故。革新故之故。豐故舊之故。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一

潘雪松述曰。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

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爲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爲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于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于陰。故就下。然則日爲陰。月爲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

吳幼清曰。離六五爲主。火炎而上。故上征而折上之。首坎九五爲主。水潤而下。故下比而納六四之約。

約說曰寡一陰小義不處行履之義 沈德培曰小畜以一陰當眾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不敵眾也履以和說躡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需者有所待之也若能動而不動似不進者故曰不進也訟情相違而有言也者上下違行其能親乎故曰不親也 關子明曰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順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四

潘雪松述曰顛與正皆主陽言之陰陷陽為顛陽養陰為正大過十月卦陽始絕也順十一月卦陽復生也漸九三得男位之正女而將往也六四之女得其迎而後行也歸妹之義六三女君之姊女之少者既歸則女之事終也又曰漸歸妹皆主女言女子之進也始於待聘終於來歸既得所歸則女道終矣既濟六爻當位未濟三陽失位皆主男而言水能留火故定火不能留水故窮陰陽不交而陽獨受窮者生道屬陽死道屬陰也男女窮不同終者事之成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不可以復進也窮者時之災事窮勢極君子之不幸也姤夬皆主

陰而言陰以遭遇為善故以附決為憂遇者有喜之辭也自咸恒至此三十四卦正與下經之數相當以八卦之序言之大過者亂之極也亂之原必起於姤姤者小人之初長也漸者小人之窺伺君子也順者君子遭變而自養也卦氣在大雪之後冬至之前既濟者君子之善處小人也三陰三陽各當其位歸妹者小人之遇合也未濟者君子之失位也小人窮其勢必決故受之以夬此一節自大過而下特皆以男女為言至夬而明之曰君子小人則其意斷可識矣以八卦之象言之雜卦自乾坤至需訟為卦者七而未章為卦者八以寓反覆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五

無窮之意則是八者必不苟取也蓋嘗論之大過者震艮巽兌之正也長男少男長女少女歸妹漸者震艮巽兌之交也長男少女長男未濟坎離之正也中男中女既濟坎離之交也中女中男垢坤消乾也夬乾消坤也父母此八卦者正其八卦純卦之象故聚見於末章以明八卦消長之義也大過以下八卦皆不對說以為錯簡耶則於韻皆叶以為非錯簡耶則姤夬二卦之辭又若相對者其義難曉項氏取虞翻之說而推之大過之象本末俱弱又以上應下如首向下顛義也人之表裏俱絕世之上下俱昏此陰滅陽之時也故為棺槨之

象而在雜卦之終聖人作易示天下以无終窮之象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於姤而極其勢之上窮於夬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能氏取節濟蔡氏易義改云大過顛也順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依讀之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於韻亦叶易終雜卦可反覆爲兩而剛柔吉凶相反變易之義也自乾坤至困三十卦當上經之數中雜下經十二卦自成至夬三十四卦當下經之數中雜上經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七

十二卦次離以交中居上經今下附震艮巽兌以交偏居下經今上附其无反對者上經六今附以二下經二今附以六又皆交易矣十二辟卦除乾坤上經泰否臨觀剝復陰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壯姤夬陽多於陰者十二移否泰於二十四卦之中而陰陽之多少復如之特在上經者三十六畫今附者二十四下經二十四畫今附三十六愈見其交易之妙爾若合論六十四卦上經三十卦陰爻之多于陽者八下經三十四卦陽爻之多于陰者亦八今附於三十卦者陰多三十六附於三十四卦者陽多亦三十六以反對論上經陰多者四下

經陽多亦四今則附於上者陰爻多十八附於下者陽多亦十八或三十六或十八互爲多少陰陽交易而三十六宮之妙愈可見矣伏羲之畫文王孔子之言皆天也自大過以下雜物撰德指中四爻互體而言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半可兼其餘雜卦中取互體又其最雜者也上三十卦終以困柔揜剛下三十四卦終以夬剛決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雜卦之末特別君子小人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十七

意微矣始乾終夬一陰決進則乾也考皇極經世乾已會之終當堯世欲自夬而乾如堯世者任賢去邪疑謀勿成以爲夬耳仲虎言有可採者因括而附末簡焉李子思曰天下之事不至干決則不通故禘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或曰夬之一陰決盡則爲乾也乾則元也故夬終貞始元所謂貞下起元所稱貞元之會之如此沈德培曰夫子繫十翼終之以夬其心欲使君子常得勢小人常退戢則天下常清明扶陽抑陰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又曰序卦傳後物不可窮也故以未濟終焉此則應之曰未濟男之窮也既濟

不可窮又留未完之局以示千古之寥廓今未濟不可窮又說君子小人消長之局以見人力之挽回傳中又云否泰反其類道長道消又兩見于否泰之彖將一決字示主世運者一刀兩斷無滯忍狐疑之意此聖人之苦心也汪都山曰序卦傳言二篇流行之易理也襍卦傳言二篇對待之易理也首乾坤而終未濟造化人事相推不窮也首乾坤而終夬決抑陰扶陽進君子而退小人聖人參贊化育維持世道之至意也繫辭諸篇生生之謂易一句盡之太極生陰陽生五行五行生萬物雖通復相禪剝復相尋造化只是一箇生生是一部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七六

全體之易理也此理合一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迭運不窮爲道散殊爲理稟受爲性賦予爲命具於人心此生生爲人爲元存之爲易發之爲簡守之正固爲貞措之當可爲時中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有見於此耳又曰序卦次序諸卦流行之義天地間自然之數也雜卦雜陳諸卦對待之義天地自然之理也然對待中有流行流行中有對待此後天六十四卦一乘一承一對一反前發之詳矣對待之中又有正對有反對正中有反反中有正有一一相對者亦間

有雜而不對者不能一一齊也襍卦傳中不用文王之次其中又具有至理之妙焉物不可窮天運有否泰相尋不窮也人事有得失亦相尋无窮也襍卦之次雜而不襍皆教人盡人事回天命反其襍之邪歸于純之正而已如自乾坤至困合上經三十卦而襍下經十二卦于中自咸恒至夬合下經三十四卦襍上經十二卦于中胡雲峰之說詳矣且乾坤坎離爲主之卦居上經從陽也今襍而居後兌震艮巽爲主之卦居下經從陰也今襍而居前坤之陰盛者居前乾之陽盛者居後皆井井有條襍而不越又自大過八卦不循反對之次又襍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七九

之襍矣夫子更變而倒置之顛之在前正之在後姤之陰盛在前夬之夫陰在後陰終則退陽窮則反无非教人挽顛爲正抑陰扶陽進君子退小人始于乾剛坤柔終于以剛決柔決盡則爲純乾正人君子滿朝廷轉危爲安易亂爲治永保其太平之治此盡人事回天命之機一部易書明盛衰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要歸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者數言盡之矣夫子以易誨人之意深哉夫子倒置襍卦上經反樂而憂慎之也及時而災危之也反見而伏防之也下經反外而內合其疎也反止而退避其盛也反衆而

親聯其情也反過而信孚其交也反上而下降其志也反顛而正端其範也反遇而決反小人而君子也知危知懼知防知避小人之所以遠也知合知親知孚知下知正君子之所合也即十反而顛置而夫子教人之意深且遠矣

汪都山曰易字先儒謂日月象也日月坎離精也六十四卦皆坎離則六十四卦皆日月而謂之易也日中一奇月中一偶對待之體也日常盈月常缺日在上月在下日有往月有來則消息流行之機也交易變易義無不具而造化人事之理畢於此矣易之名不易也 又

周易宗義

卷之十二

八十一

曰上經首乾坤天地之大開闢也自屯蒙以次相承氣運漸開世道漸變至于泰否乃造化一大交會也自同人大有以次相承世道升降賢才進退至于剝復理欲消長事變日煩至于坎離又人道一大交會也首乾坤萬物之大父母終坎離天地之大橐籥也 又曰下經首咸恒人倫之有夫婦亦乾坤也至損益人事之有興衰亦否泰也至震艮人心之有動靜亦剝復也而終於既未人情之有離合亦坎離也上經乃一陰一陽交會之大端下經乃陰陽一消一息千變萬化交會之節目上經經幾卦而後有反覆交會故多對待之體下經每

二卦一消一息之交會即一反對為流行之用總不外一陰一陽之消息而已又合上下經觀之天地父母之尊也坎離夫婦之別也震艮兄弟之義也巽兌姐妹之序也天尊地卑君臣之道也六子用事六卿分職也

又曰首乾坤天地闢闢陰陽各三十畫至否泰者天地之交而萬物之生出無窮焉其所交者一坎離中畫精氣之相通也首咸恒少男少女之相配長男長女之相守夫婦之小天地也陰陽各三十畫至損益者少男少女之通氣長男長女之相薄乃夫婦之交而人類之生出無窮焉其所以交者既濟未濟亦中二畫精氣之相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三

八十二

通也三十年為一世六十年為花甲一周天運循環大抵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人事消息大約機括亦不過此而一消一息如一日之有晝夜一歲之有寒暑人事之得失憂患吉凶禍福其相為代謝即一晝夜一寒暑可知也 又曰上經父母交六子不交至下經始交上經乾坤之交居中而六子交于下經前與後者猶父母居室處堂上之正中而六子之夫婦其居室對列乎堂下之左右有尊卑自然之法象焉 又曰以一

日論則上經猶晝下經猶夜以一歲論則上經猶春夏下經猶秋冬上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之末

離火用事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上經三十卦共六十卦體而離居六十體之最末下經三十四卦共六十八體而坎居六十八體之最末上經陽體也終之以離者陽極而一陰生也下經陰體也終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爲下經陰極陽生下經豈不可復轉而爲上經乎

周易宗義十二卷

浙江吳玉
埤家藏本

明程汝繼撰汝繼字志初朱之蕃序又稱其字曰敬承蓋有二字也婺源人萬厯辛丑進士官至袁州府知府是書前有自述凡例云以朱子本義爲宗故名曰宗義然亦往往與朱子異朱之蕃序稱萬厯辛卯遇汝繼於天界禪林方以易學應制舉又稱比擢南曹乃得乘其政暇羅列諸家之說不泥古不執今句櫛字比必求其可安於吾心以契諸人心之所共安而後錄之蓋其初本從舉業而入後乃以意推求稍參別見非能原原本本究易學之根柢者故終不出講章門徑云

周易象義不分卷讀易雜記

四卷

〔明〕章潢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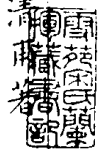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象義

十卷》提要

易大象義敘

豫章後學章潢本



易自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闡六爻孔翼各傳易之道燦然明備矣然大象傳則又自一卦兩體開示學易之法其象至賾而至顯其辭至簡而至奧雖於文周卦爻旨意不相沿襲其剖露發洩義畫則一也卦爻或吉或凶而大象則無有不吉每象謂之以者直以天地萬物之變化會之身心也果能神明於中觸處洞然豈徒天地雲雷皆我健順經綸之蘊而否剝困蹇一皆脩德遂志之助道與象昭心與易游則是易也無一處無一時無之也但孔易因象以命辭後儒忽象而談理其晦也久矣噫易固吾人自有之易也敢不翦哉

易大象義敘終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行健天不可得而名自其德而名之曰乾乾健也謂之行者何也天氣而已矣地之四圍上下皆天也皆氣也氣之運行大無不包小無不入無一非天之行而行之所以不息者惟其德之健耳其度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從開闢以來一日一周無一息停此天行也此健也萬物資始流行各正保合此天行也此健也君子觀乾象而行必法天其何以法之哉人奉天地之心形色天性也易知可以即乾知之不息也人之行非取必於天之健惟自強不息則陽明與天同運而天德在我矣是故天命之性本自剛健中正本自純一不已吾惟立吾毅然之志養吾浩然之氣盡吾本然之性日而乾焉夕而惕焉學聚而問辨寬居而仁行焉庸言必信庸行必謹固不離乎日用常行之內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直欲造乎先天未畫之前元亨利貞孜孜乎法天以並運潛見飛躍臺臺乎與時而偕行樂行憂違知進知退雖用九見天則不敢一毫作為其間而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必期天且弗違而後已是無聲無臭天之行也不可窺

勿助勿忘我之行也必有似此君子自強不息上達天德之學也天命之性本如是君子盡性致命死一息不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焉一皆盡性之能事耳豈能於自性之天加毫末哉故真知易者只一健字盡之矣真能法天者只自強不息一語盡之矣觀孔子太天縱至聖猶不倦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此乃乾健自強之準則也嗟夫人人皆天也氣息一呼一吸與天同運並行而神氣不能主宰咸自違其天則自棄其天德而悖天亦甚矣有志希聖希天者何莫不自強哉自即

乾也象必云以者君子之用易也

乾一也在天曰健在人曰強觀君子以強語子路如流中立不倚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塞焉而屢贊其強可見自強之道豈氣魄才力云乎哉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坤地謂之勢以形言也上坤下坤一高一下平陂相因層積不匱其形勢何其渾龐磅礴而萬物悉賴之以載職者厚之至也厚坤德也故云地勢坤君子觀象於地勢以厚德載物卑法地也夫

品物覆之於天者莫不載之於地中庸曰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是也悖厚配地者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使德不如地則萬物皆備於我其何以勝之然地之所以厚載者以其隤然處萬物之下也君子欲卑法地而不能處以下人奚可哉是故德性之厚本淳龐而不漓敦厚之功宜渾淪之日積以一身負荷萬類而不見其為重以一身承藉百為而不見其為繁俞之萬物歸其根淵淵其莫測闢之萬物鼓其化浩浩其無涯雖體物不遺不能於德性有所加而吾之德大莫能載則倫物如彼其衆而類聚群分錯綜變化優優乎載之有餘地矣是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固由夫地勢之順厚德載物應地無疆斯成其贊化之能配天者地也配地者君子也否則一獲不獲一物失所君子以為子辜豈作而致其情哉仁者與物同體躬自厚之道本如是也雖然德不積不厚又惡容已於自強不息之功哉惟合而觀之自強不息則天地備厚德載物則王道全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奮而為雷二氣和則雨然而謂之屯者時乎雷動雲合二氣絪縕滿空中畜聚未散將以致雨而尚未雨也故為屯之象當此屯塞之時正君子大有為之日也欲以開物成務而未嘗殫心思以為之經營則寡謀淺慮其何能濟于焉以經世之責任諸己而施為措置變化無窮不得不勞心焦思夜以繼日以酬酢之故緻謀締慮細繹而維如治絲者務欲解散其終結以為織紉之用既理其緒而為之分又比其類以為之合法雷之振而莫不得其理法雲之合而一皆統其同凡所以緝績籌度於胷中者固不辭乎屯塞之勞而析理務極其精揆事務盡其變必使一經一緯成就其緒而後已故操深慮危其德慧術智自尔深沈鎮密雖萬感萬應真有析衝搏俎者在矣否則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慮不遠者憂必近況於經世宰物哉可見經綸者君子之雲雷也雲雷屯則醞釀濃然後足以霖雨乎天下經綸密則思慮熟然後足以變理乎化機學而不思則固而固心術慮即學者之屯也聖人經綸大經如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亦是此意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蒙山者泉之源也山出乎泉而尚無所汨泉出於山而尚未之行蒙之象也是純一無雜之謂蒙非昏蒙之謂也君子觀象於蒙以果行育德何也行雖有漸而百折必東者泉之流也發源有自而精潔未汚者泉之體也可見泉雖在山已有必行之機惟順以導之自有放海之勢故君子思以開其德行之蒙也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必欲小德川流而行陰

五

注海沛然其莫阻大德敦化而端本澄源淵然其莫窺如此則海涵春育源深流長功雖極其奮勵而本真未漓機惟順其自然而源流不息何敢用智以鑿其混沌之天乎亦非有意以調停之也天命之性即山下之泉也蒙以養正乃盡性之學也允體之於行雖遇險而務竭其當然之力會之於心必智止以順其本然之真如此則溥博淵泉固盡性之極致果行育德實作聖之全功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是也赤子本鴻濛未判大人則德行渾全而盡其功正以復其初耳否則徒恃人為

之矯強而不循乎天性之本然豈聖人果育之教哉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需水氣蒸而為雲陰陽和而後雨雲既上於天則天氣亦下降矣雖未成雨而雨可需也故為需之象君子懷才抱德其綏來動和具已在我則時未亨而亨可待矣果何所為哉蓋道不出乎日用常行之外而百姓日用不知者由其行不著習不察耳所以道在通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未免越分貪奇行險徼福自離乎中庸之道也殊不知飲食養中以象夫坎宴樂舒泰以象夫乾乃其日用不可離者况萬物所需莫大乎潤澤吾人所需莫切乎居食而飲食宴樂即道之所在也九五需於酒食貞吉象謂以中正是也故觀君子之心汲汲皇皇未嘗一日忘天下而曲肱蔬食樂在其中陋巷簞瓢不改其樂用行舍藏我何與也所以居易俟命藏器待時道固當如是耳由是作霖雨慰雲霓亦取諸飲食宴樂中有餘裕也可見雲上於天已有可需者在而君子之需時得非素位而行而安其見在所需之常乎乃若身係蒼生

之望而沈酣寄興遊宴怡情則又需之似是而實非者不可不察

天與水達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與水達行訟天一生水其始也本同一氣天固元氣之渾淪水即精氣之融液天水本一也一動之後天道上行水性下潤天運左旋水流東注其行相達遂有天淵之隔矣君子觀象知訟者公言其所行也訟之所由興者雖行達於終實始謀之不慎耳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于毫芒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于微眇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撓敗蓋可鑒也是故天下無理外之事善作事者本吾同然之心協吾當然之理即於始焉謀之真見吾人自一體之親以至四海之內其初本同氣而生不相達悖猶天一之水也惟其事勢一交不免以己意作為于其間則是非利害之心犁然分而爭訟興矣事未作而彼此同心事一行而形迹兩判合則四海皆兄弟違則父子若仇讐良可畏哉其必謀於未任之先不至無知而妄作故作於既謀之後庶幾好謀之有成雖有事而常行其所無事焉而欲慎厥初惟其始也不

可以信言起釁不可以纖芥睽情塞憤爭之源杜好勝之實凡所以謀諸始者一歸諸道義而訟端息矣此固無訟之道也噫謀始不至于訟人而反始莫要於自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師水由地中行其所以容蓄乎水者地也然則地勢本下水之四面來歸者無窮水流不停地之萬派畢受者無量君子觀其象得容民畜衆之道焉水聚于地兵寓于農其象一也何也畫地居民八家同井疆理畝畝之內莫非塗澮溝洫之分比閭族黨之間一皆卒伍軍旅之衆容之而有所居畜之而有所養無事則荷耒耜以務農而撫綏必周一皆坤之順也有事則執戈盾以講武而訓練有法一如坎之險也伏至險于大順古之兵農合一井田法制固如此也所以民皆知兵不必調兵以擾民兵自足食亦不必賦民以養兵矣豈強制之哉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所以容而畜之者順乎水與民之性也水聚於地中則無泛濫之虞兵隱於民井田則無判亂之禍觀禹貢河水伏流潛行地中固可以得師之象而

於容民蓄衆之義愈覺親切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比地之與水本不容間大而江淮河漢小而溝澮行潦容納者地之比夫水潤澤者水之比夫地雖一撮一勺之多彼此浹洽而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也先王象比以建萬國親諸侯蓋王者能以一人統天下不能以一人身親乎萬民知民各有君君各有國而五家為比乃建國分封之原也於是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與附庸之別焉主之君有公侯伯子男之殊焉小大相制

九

衆寡相維如溝澮之納江河江河之歸于海漬隨其水之交流派分莫不與地相比也豈徒使之各守疆地而假富貴以比夫諸侯已哉天下有分土無分民也使之各君其國子其民天子建萬國以親諸侯諸侯率萬民以比天子巡狩述職翕然上下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無間然矣如彼而有後夫焉天下其誰容之

水分則勢弱而地安水合則勢強而地蹇觀古今黃河之分合可以知分封之道矣
比獨曰先王可見封建之制其來遠矣

唐虞萬國衆建而少其力則多助而易制周之國千有八國漸無併也國併則土廣故勢均力敵文相侵奪民不聊生是周之初封侯國已非萬國之制矣又何怪春秋戰國併為七雄而終吞於強秦耶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小畜天太陽氣之上浮而風亦氣也巽取一陰在下虛而為風忽然而來飄颻大空卷浮雲蕩陰霽皆其行于天上之象也若指蒼蒼之體則天豈有上抑豈風之所能畜乎但風行天上以

十

陰畜陽所畜者小故為小畜然而謂之文德之美者何也風以陰柔之氣披拂虛空倏而晴倏而陰倏而光風之可玩倏而飄風之可驚雖不足以盡天文之美而此亦一端之可見者是故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文德彼德之畜于中者未易窺文之炳於外者不可掩凡布於威儀言詞而文華為之煥發著於詞命訓典而章美為之敷宣皆文也皆德之可美者也惟文本於德不徒為綴英剡華之末而德見於文亦足為章身華國之資如此則文德之畜聚一大空之變態而郁乎美哉文風其日昌矣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然以澤視天則允下之下卑之卑者夫固天地自然之限制也君子觀履之象于以辨上下定民志夫民志何以不定由上下未辨不知履之所以為履在人本至卑而至下也故上下無辨則紀綱不立凌逼不慎則僭亂易生于焉因天澤自然之分制為典禮三千三百各有隆殺不相踰越為之君臣使天下貴後賤為之等級使天下尊後卑為之節制使天下上役下舉紛然不可齊之衆一

十二

歸于截然不可亂之禮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民見其上下懸絕若此則心志一定凡服飾器用之間進退升降降之際各守其分惴惴焉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曾不敢一蹈其足於彝倫綱紀之外蓋自有天澤以來未之改也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者此也噫是禮也君子所素履者也惟此志默順乎天則德愈盛禮愈恭而率履不越惟民之所視履者即此在矣可不慎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泰天本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下而其氣上騰二氣交則陰陽和而萬物暢茂所以為泰也后法泰之象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不其君民之交泰乎蓋天地之形不可交交以氣也上下之分不可交交以道也財成輔相豈強作於其間哉天地生萬民各有彝倫之等也后則教之攸叙以正其德天地生百物各有種植之時也后則教之允殖以厚其生天地生五材各有器用之資也后則教之制度以利其用若此之類無非因天地自然之道順天地自然之宜于以財

十三

而成之使天秩地產咸錯綜有道輔而相之使天時地秩各引導合宜以左右乎民耳陽為左陰為右左之右之使就乎中而無一之不遂也如此則盡人性盡物性以參贊天地之化育而后之所以交乎民者有道矣天下不其通泰矣乎雖然天施之地生之非后不成三才並立之道也况天地固有自然之泰而進君子退小人財成輔相所以致斯民之常泰者非后而誰

泰獨曰后可見開時運之泰非有時位者不能也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交否天氣不降地氣不騰則天地不交有否之象矣然天地閉塞賢人隱括囊無咎無譽此其時也君子觀否之象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夫人君既任小人以至否則天下無邦君子雖有休否之志已無所施矣縱使小人為能包承亦不過榮之以祿焉耳而君子其肯為爵祿以自否其道哉惟知德之彰者人之忌吾惟儉約其德即以遠乎禍患之臨祿之及者禍之招吾已早見其幾孰能動其榮華之念非避患而忘世也地氣不上交已德不容以不儉而其不敢違者惟其時也非

十五

辭祿而忘君也天氣不下降君祿莫可得而榮而其不可奪者常在我也是雖有挽回世道之心未嘗無明哲保身之智况超然于榮辱之外斯可以運其幹旋之樞處否之道固如此也君子柰且何哉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同人天運上火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象夫族之不一物之不齊欲強而一之齊之此必無之理也且如鑰鑿均謂之金玦瑜均謂之王不別其異何以為同哉君子於同人得類族辨物

之道焉天無覆而萬類自珠火無照而萬象各別天與火之大同則然也于焉法天之量無所不覆法火之明無所不照如族有士農工商之殊從而類之並處不相悖也如物有鱗甲羽毛之別從而辨之並育不相悖也因其類焉以為類因其辨焉以為辨一皆在其大明之中族與族相安物與物相得莫不歸於有容之內如此則天下各得其所雖曰我無所與實有以通乎天下之志也此所以同也此所以同人也于野亦庶乎天之無私覆大之無私照而天下其大同矣否則于郊之同且不

十六

先於私也况于宗於門者哉

同一人也父族母族妻族九族各類六德六行六藝三物有辨而明物察倫同之為人非大明其孰能之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大有天上之火日也日君象也日上于天萬物畢照故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而無以治之則善惡無容淑慝混淆恐水有獺獺而池魚勞國有奸佞而良民消者不終無也君子于是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惡必遏之而後天下知所懲

善必揚之而後天下知所勸非內則外明不能也故法雖兼照之明法乾獨斷之決見惡必遏與衆棄之見善必揚與衆榮之且惡日去善日升則惡亦反而進於善者此其幾也豈作好惡于其間哉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于所以順天休命而我無與也要之有善無惡者天命之性本人人所同有而遏惡揚善不獨用人為然也反諸身以為善去惡非至明以察其幾非至健以致其決欲大有天下之善也難矣有志順天休命者宜省之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謙地本下山本高以山之高而在地之中高而能下謙之象也君子有見於高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一升一降卑高適得其平於是裒多益寡稱物以平施焉何也常情視己常大高視人常不足此所以不得其平也君子自一身以達之天下見物有多者從而裒之猶艮下于坤而高固有以就夫卑也物有寡者從而益之猶坤上夫艮而卑固得以蘊夫高也或裒或益稱量以施之而適得其均平矣可見君子之心雖曰無衆寡無小

大無敢慢而分有崇卑禮有隆殺不得不與時以推移則是裒益在我所以稱乎物而平其施猶權之隨物低昂而我無與也信乎謙非一于卑已尊人過於諂屈之謂也要在人我得其平耳故以之處己而卑以自牧則德性純而氣質變以之處人而虛以下人則和順積而暴慢消彖傳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其庶幾乎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豫雷本純陽之氣也惟其伏之地中者

極其蘊蓄之久故出之地中者極其奮發之和豫之象也內順而外動聲震而氣和所以天地訢合萬物姬育而自然之樂在茲矣先王于豫之象得樂之道焉知樂由陽來而作樂以崇其德于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中和之德胥此以養之也是無聲之樂既蘊之為和順積中之盛故有聲之樂正以洽其神人和暢之情故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天神格人鬼享也何也氣和則聲和則上帝祖考莫不悅豫幽明浹洽大和之氣盈滿兩間而德于是乎崇矣可見雷本天地之元陽聲即天地

之元聲也雷一聲而群陰頓除萬類暢達故象其聲以為樂之所由作象其和以為德之所由崇此所以得聲氣之元而大和滿天地間矣後世精律呂者候氣于一陽未復之時其亦有所自云若區區於律管之較量而不知崇德為何事又何怪乎古樂之不作也

周郊上帝以后稷配大師樂奏圓鍾于圓丘圓鍾乃二月律也周以前郊祀皆同仲春故曰先王可見象皆實事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隨雷本動而澤至靜以雷而入于澤隨其地而靜也震太陽而兌則陰以震而下于兌陽氣隨其時而歛也况兌正秋也時之所至雷亦不得不深蟄于澤隨之象也觀月令仲秋雷始收聲可見矣是故君子觀象澤雷以嚮晦入宴息夫晦明晝夜天之時也出作入息人之所以隨其晦時也當其收聲雖雷亦入息于澤之中矣人能一於動作而不息哉息也者生生之機孟子謂日夜之所息每日常陽入息于亥子之間每月大陰入息于晦朔之際每歲冬至之候乃天地一大息也

故收歛不固則發生之不禁靜翕不深則動聞之不達君子有見于此震陽魂也兌陰魄也故凝神聞寂淵默雷聲豈徒四肢之于安逸勞爾形毋操爾精之謂哉必使神與氣交魂隨魄歛退藏宥密形神混合而寐亦覺也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神雖一宴息有不能外者其在語默因革仕止久速又可知矣或曰周公夜以繼日孔子終夜不寢此乃聖人以人競辰然歟是又不知宴息者非一於沉昏夢寐之謂也入對出而言息對作而言也乾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係辭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然則知也惕也果以宴息而有間乎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蠱振萬物者風也育萬物者山也以陰陽之氣宣暢而旁達也風而止于山之下是陽遇夫陰其氣鬱而不通則木多滯淫而蠱生哉此蠱之象也小雅云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觀此而蠱之義明矣邵子曰蟲者風之族故風字從虫是山風蠱亦是實象然豈終于蠱哉振其鬱而通之者風也育其枯而榮之者山也要

在疎通山木而風氣之不鬱耳此則飭益之道也
君子觀象山風以振民育德蓋世之亂未有不由
風俗之壞者君子以一身係高山之仰而民咸視
之以風動焉所以益之成也既由於巽而止而翻
然更新之責舍我其誰哉知溺于宴僻狃于偷安
民俗之蠹也則勞其身以振之而鼓舞作興務有
以獎勤而警惰知習于澆漓趨于刻薄民德之蠹
也則正其身以育之而薰陶涵養務欲其返朴而
還淳如此而蠹不可治民德不更新者未之有也
要之法巽風以振民者起弊之急務法艮山以育

德者維新之真機而育己之德以振作其民尤君
子重巽敦艮之大本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量

澤上有地臨地臨于澤上臨下之象也澤之漸入
於地者淵泉不涸故其巖澤為不竭地之周于澤
外者涓滴不洩故其容受為無方臨之義也君子
觀象于臨知臨之道莫有大於教思容保之道也
是故法澤之淫液者以教乎民則竭吾心思而浸
潤之必久漸漬之必深一如澤之潤地而無窮也
法地之厚載者以保乎民則大其容受而莫安之

不道愛養之必周一如坤之容澤而無疆也如此
則其臨也非臨之以勢位法制也因民之德而正
之因民之生而厚之則民之永賴保釐而道其教
誨者不待言矣雖然不徒曰教思而且曰無窮不
徒曰容保而且曰無疆居民工者可以深長思矣
噫足以有臨者在君子也非至無息而欲其無窮
無疆也哉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觀地之周徧萬方也本溥博而無疆風
之旋轉地上也亦徧觸而不匱觀之象也先王于

風地得省方觀民設教之道焉何也百里之地不
同風而移風易俗因民設教則存乎君也故欲以
觀民而四方之不省何以得其好尚習俗之異欲
以省教方而風教之不善何以起其大觀在上之
享于焉時其巡狩柴望秩於山川諸侯朝于方岳
修五禮如五器命市納價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或奢而示之儉或儉而示之禮無非因其俗設其
教使之歸于中焉而已矣稽之古人春省耕而補
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省之各以其時南方風氣柔
弱北方風氣剛勁教之各以其法皆觀民之類也

如此則溥天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而省方觀民故如風之無地而不行一道德同風俗而因民設教且如風之隨地而動物先王觀風之道固如此夫省方象坤地觀民設教象巽風而知風之自則省方莫要于省躬故九五曰觀我生觀民也此所以為觀之本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噬嗑電耀于上雷振于下聲光振撼閃爍若有吞噬之狀即象傳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噬嗑之象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而威無不決象電

以用明而明無不察雖利于用獄而何敢濫刑哉惟此以明罰教法而已矣夫罰以懲過而有不明焉則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法貴畫一而有不明數焉則巧詆緣飾者咸得以舞智是故明其罰而辨別鞠審之必精用之一時者固不得其情也教其法而比擬斷決之惟謹定之平時者莫敢撓其議也如此則法電以用明而明不失之過察法雷以申教而威不失之大苛矣考之虞書金作贖刑與象以典刑而並用宥過無大與刑故無小而兼行皆此道也否則過誤以從輕而狡偽且得以賣法矣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山在上火在下火雖至明為山所止明而所有止焉自其明之所及雖庶物之小者無照之無遺自其明有所止則雖欲剖決其大者而有不能也是故觀山火之象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也何也事莫繁於庶政如謹權審量讀法平價條貫簿書之冗雜出納禁令之詳密有志者皆可明也至於獄情之重幽隱萬狀單詞先入而造難分欲一成而不變一決而不留雖至明者亦止而未易折也于焉法離之明以明庶政非詳于小也明之所能及雖至繁不能殫也法良之止而無敢折獄非遺乎大也明不及則疑生雖欲折之而有不敵也即此不敢之心固由於明而實止於明也亦有庶政可以文為獄情不敢文飾之意卦辭所謂賁亨小利有攸往亦可互發明矣

賁本與噬嗑相反以離與震艮合體故義不同也何也動而明則無所不照故能創法于上明而止則不能及遠故惟守法于下觀象玩辭其義躍然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剝山本上地本下山之所以不虧崩者

以下址之博厚也下而地焉則高山擢焉下附於地矣此剝一象也為人上者懼其剝也則當厚下以安宅蓋載山者地也地削則山崩矣剝山亦地也君者民也民判則君危矣剝君亦民也君猶山也民猶地也山欲永固其崇高則當博厚其地勢可免傾陷之患君欲永保其崇貴則當敦厚乎民生可免危忘之憂况地勢廣厚而鞏固不可拔乃山之所以自奠其基民德歸厚而固結不忍離乃君之所以自安其宅觀於剝而君上可自省矣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皆厚下之道也至於卦言下剝上象言厚上厚下若不同也然卦論得病之原象發對病之藥在各象或從治或反治之不齊均之愈病者易道之也至於君子之受剝實由小人之為剝故謂之剝虛而君之剝喪乎元良之自剝其良心謂之居安宅也可乎哉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復雷本陽地本陰陽始萌於陰之下即

雷始反乎地之中復之象也雖一陽之氣復于九地之下者已為萬物之資始然涸陰凍冰凝結地上惟其收歛之固是以歲之發生者于此乎始也天地之復且然可以人而不法天乎是故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正以順天道也夫復見天地之心而閉關息民以養微陽夫固參贊化育變理陰陽之道即效法雷在地中之義也然人心之善端獨無復萌之時乎莊敬持養如月令齊戒掩身之教亦先王之遺意也但復乃一陽萌動之機邵子謂一陽初動處程子謂動見天地之心觀雷在地中蟄而不震固宜靜正以養其初動之陽耳人惟常有一陽為主於內所謂復以修身復以自知備是矣奈何世有以養靜歸寂為至日閉關之實學者終以迷復大敗而反君道焉是果復之謂哉大意與陽乾初九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同既曰先王又曰后者后指時王言也恐至日閉關之制雖制自先王而時王未必行矣時王所行者惟于至日不省方也故並舉之各象先王與后茲可惟矣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雷行于天之下動于物之上雷以時動動以天也是故時驚蟄雷一震焉則時至氣化萬物莫不起蟄萌芽飛潛動植各正性命凡有血氣知覺者霹靂之下邪妄頓除真是物物與之以無妄也先王觀象法天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夫無妄即誠也中庸謂誠者天之道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惟至誠為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亦惟茂對其發育之時隨物物所自有者養而育之與之以厚生之道而勿失其時與之以育德之方而各當其可要以全其自然之性耳豈能一毫增損于其間哉即彖傳所謂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雖然吾人欲妄復無妄者即此可反求矣何也試即雷震震驚時驗之思：然震動悚惧固念頓消真心呈露此即物與無妄而天命之性于此可見是無妄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果能保此真心時：可以對越震雷而不雜以一念之邪焉則至誠動物而茂對時育萬物之道在我矣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大畜天者氣而已地之上虛空皆氣也

皆氣昏天也山特氣聚成形而為物之大者天在山中以形畜氣則天雖至大無外惟山之為能畜之故山之中草木禽獸寶藏之所聚一皆氣所畜聚而成焉况山勢逶迤磅礴而天若盡于山之四周此大畜之象也君子觀象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山本天中之物惟形與氣合故成大畜彼前言往行孰非先得吾心所同然者乎吾心之德天德也德性所固有者雖不因外以為之增益而大虛之量實無所不包特拘學淺見自小之耳欲尚友千古以大其畜則古先聖賢之言行皆

德也其德音德行皆可考而知也于焉本吾德性之良以廣其問學之益凡嘉言善行足為畜德之助者不徒識之而且多識焉非以誇多而闊靡也要以畜吾之德而無取並畜以盡其蘊默識心通以透其微也如此則由博而約識與見聞而俱長見聞與識而俱融道吾之問學正以尊吾之德性既剛健篤實輝光而日新又多識前言往行而大畜則其天德之蘊畜何可量哉若析存心致知而二之不失之徒博則失之徑約皆非多識畜德之道學以畜德為主腦則多識前言往行皆大畜之

真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否則多聞擇善多見而識祇為知之次也會而通之聖學不待辨矣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頤山艮止雷震動陰陽有所節宣故萬物悉賴之頤養然山以形雷以氣氣動形止如人之頤上止下動而氣從之故為頤之象雷潛山下亦有靜養之義君子觀象于頤以慎言語節飲食蓋頤養莫大乎養德養生言語從頤而出也不慎則妄出而招尤匪以養德通以喪其德矣飲食從頤而入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匪以養生通以傷其生矣言語飲食象乎震之動而慎節則有象乎艮之止況修詞立誠雖庸言之必謹也故守口如瓶常持乎白圭之戒既飽以德且終食之不違也故心存知味何事乎膏粱之求庶乎慎則不至於傷煩節則不至于耽慾由是多言不為躁寡言不為默箴歡不為困傳食不為泰矣惡可以飲食言語為日用之常而忽之哉

卦辭曰觀頤自求口實豈徒飲食為然哉仲祖之語曰恐後世以台為口實可見言語亦口實之義

也古人指口為出納之官又謂口是何傷禍之門也然則觀頤在觀其所養而所養莫要於自養慎言語節飲食兩言真有以茲頤養之道矣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滅木大過澤水平與木高澤水本以滋養乎木今兌上巽下是水勢泛漲至于滅沒其木此大過之象也然水雖淹浸乎木其在澤也可謂大過矣然木之根幹未嘗搖動則木雖滅于澤而不仆于澤非其根本培植之大過者能如是哉君子觀澤滅木之象乃有大過人者在焉何也獨立而莫我輔者必多懼遯世而莫我知者必多悶人之常情也君子進則展其大過人之才而獨立不惧屹然顏波之中大行不為加也退則礪其大過人之節而遯世無悶怡然烟水之濱窮居不為損也斯人也定見定守雖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皆莫之顧如木在乎水之中也慎獨者自中立之不倚如水掩乎木之杪也肥遯者自順應而無情此非素有大汪養大設施者必不能也嗟夫陽剛誠大過矣下巽上說初無一毫勉強之情此豈用智運奇者之為哉

水洊至。曰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雪苑齋

水洊至。習坎。坎六爻二陽陷于四陰之中。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一水也。上下二卦皆坎。下之坎水已至矣。上之坎水冉至焉。即其水之相仍。洊至是為二坎重習之象。目水之流行無間。既見其有常。自水之盈科而進。又見其重習。此坎中之所以常流而水不終陷於坎也。君子觀象于坎。諸本諸身而德行不常。非洊至之上也。淵源于德性洋溢于外。行造次必于是。顛沛于是。而險夷一致。混混乎有常而不變。徵諸民而無習。非習坎之水也。必浸潤于五教漸漬以成事。耳目一手斯心志執和斯而一再而已。疊時習之不窮。夫水不已於流。不特盈坎以祇于平。而其終必至於海也。君子法坎以常習焉。吾知以此修德則德必日新。以此教民則民習不變。所謂學不厭教不倦。即此常習之義也。卦辭謂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與此大象並觀而出坎之道。寧有餘蘊乎。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離。離明日也。日一而已。明兩作者。即上下兩卦相繼之謂。旦旦明作相繼而明。故為重離之

象與水洊至。習坎之義同。大人觀離之象以繼明照于四方。夫南面而治。大人居嚮離之位也。一日二日。萬幾。大人有照臨之責也。明明德于天下。非大人之學乎。終日乾乾。學以緝熙于光明。既以全其常明之天。日新又新。光被於四表。于以普其文明之化。是明而繼續之不已。則己之明德為已明矣。繼明以照于四方。則明民亦無不新矣。大明終始而大人止至善之學。不盡于離之象乎。嗟夫。虛明之體。本人人所同然。然則照亦明德之本。然自人之一生言之。即孩提之知。良知敬者是也。自大之一日言之。即平旦無作好作惡者是也。特患不能繼續之耳。繼之云者。豈能于明照有所增益哉。即平旦清明之候。作而起焉。以復吾孩提愛敬之良。旦旦接續。一昏覺本之以時習由之以日躋。則炯然虛明之中。自能兼照萬類。即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即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也。世之人不以大人待其身。自斷其明。自小其照。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無足怪矣。彼流而為默照。返照者。盍仰而觀之日乎。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咸山本聳而上澤本潤而下以澤而容于山惟其山之虛也以山而受夫澤適以潤其燥也是澤能潤土而山受澤潤二氣相為感通惟其虛受故耳君子觀象山澤以虛受人蓋人心之虛苟不特於有我之私則於人无所不受其至虛之量本如是也故君子謙以受益虛以下人即其自視欽然惟知好問好察固敢自用自尊休休乎有若無實若虛視天下之知皆其知視天下之能皆其能直欲以一心容納天下之善而其中之虛受者猶不自足也何也善無窮心之空受亦無窮耳否則高山自負以下澤視人人已不相貫通既不足以待天下之感惡足以采天下之善無窮之善哉可見山虛故能受澤自然二氣之相通心虛則能受人自然一理之相感象以咸為無心之感象以虛為無心之感爻于四不言心而言貞其義一也否則咸拇成腓成股成晦成輔皆滯於一而不虛耳噫易謂虛受世儒遂緣以証虛寂之學焉果易之旨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恒震雷動而在外巽風入而在內雖卦傳曰

震起也巽伏也彖曰剛上而柔下陽震動而起則宜上陰巽入而伏則宜下二物各居其方而不易故為恒之象君子觀象雷風以立不易方彼陰陽剛柔各一其時尊卑上下各一其等子臣弟友各一其倫視聽言動各一其用自此以推之惟其方以類聚是以辨方正位而立之不易乃其一定之理也豈執一而不通哉天下之人極自我植立則大中至正之矩雖欲易之有不可得者如上下固所以相成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截然不敢以混淆言動固所以相須而言有餘則當謹行不足則當勉秩然不容以紊亂所以知有定見既辨夫似是之非守有定力又不奪於外物之誘即其所以特立于己者夫固統同之中有辨異者在變通之內有決定者存蓋亦隨其方之所在而立之此其所以有恒德也即彖傳所謂久于其道是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天下有山遯天氣雖下降也其體本高山勢雖上聳也其體終下然高山之巔即天也及登山之巔以觀天又若遠而去之而邈乎其不可及是天上

進而山下止遯之象也非天有心以遠山也山之峻極若有及天之勢而天之高明若有遠達之機即二陰浸長于下而四陽遯去之義也但天雖遠乎山實未嘗絕乎山而莫之覆障君子觀象天山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何也君子德尊禮恭言遜行正小人自不敢近也保泰休否固不與之共事而早為之畜先見豫防亦不待其患至而後為避于以修吾本然之德彼固心服不敢媒孽以相加于以盡吾當然之禮彼亦敬承不至媚嫉以相陷害之未嘗不嚴絕之不至已甚如此則不惡既以遠

其害惟嚴且以潔其身遯之朝堂可以久則久也遯之湖海可以速則速也待小人之道當如是也然則天下有山天之體本高愈遯愈高而山自不能侵乎天耳君子之遠小人未嘗不然以峻絕之也其如小人自絕于君子何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大壯雷震之威本自震迅自一陽來復而伏之亦久矣時當仲春雷之發聲也既以其時雷在天上威之震擊也自極其烈此大壯之象者也君子觀象雷天以非禮弗履何也震而在于天

上則隨其所履而陰邪盡開根蟄悉啓一毫非禮之不存矣君子非禮弗履非陽剛極其壯盛也為能然乎是故元陽之在吾人也至大至剛塞天地伸萬物其大壯本如是也惟君子則純任乎禮義之正而不逞乎血氣之剛凡視聽言動之間自失去乎非僻之累蓋由一日用力而力無不足亦惟法天以自強法雷以自奮而已矣所以真念一動百邪退聽殆如雷霆一震翹翹潛消要皆我之所自有亦我之所自能者所謂克己復禮而動以天者在茲也非天下至勇其孰能之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上晉日為衆陽之宗本無不明而明未出地則地猶得以掩之也或曰已至于中天明則矣日中則昃亦不足以形容其晉明之機惟日出地上其明固自明也而明之進進不已者于此乎始所以為晉之象彖曰晉進也詩云如日之升是也全重在上字上出即晉字意君子觀象於晉以自昭明德夫明德在人其虛靈不昧之體本不慮而知而為人人所同有者特蔽于物欲不能超出萬物之表而有不明焉者人自昧之耳昧之自我則昭

之自我人不得而與其力也惟奮然物欲之一克則惘然德性之自明日出地上日自明也其貞明上進之不已者初無一息之停明德本于性中吾自昭也其明覺日進之無疆者亦無一刻之間況未昭之先孰為之救而至虛至靈者未嘗息既昭之後孰為之明而常明常覺者實無窮此致知之學所以在人自悟而自得也大學所引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繼以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合而觀之斯可以盡吾明之意

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是心體本明也學者豈能於本體之明加毫末哉觀晉象曰自昭大學曰自明工夫即本體也其如人之甘心昏不能自昭自明何哉所以行不著習不察日用而不知也故聖人即人心本明之德示以自昭自明之學惟學之始也果有昭明之功則學之至也即為通明之聖矣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明夷至明者日也至晦者地也日入于地雖其本明者未嘗損而晉明于地之上者則亦

晦于地之中此明夷之象也君子觀象明夷以蒞衆用晦而明夫明之與晦雖若相反而顯仁藏用其機實相須也何也天下如彼其衆也吾如用其明以察之則一人之智安足以防億兆之奸欺而其明反傷矣况察及淵魚為不祥豈蒞衆之道哉惟用晦而明焉則沈幾先物深藏若虛欲精明于渾厚之中崇真實於明作之外觀乎其用雖若一若所知而韜光內照惘然神明之淵含美豈有心以晦其明而和光同塵哉洗心以退藏于密人莫不能窺其際也所以不逆不億抑亦先覺不識

不知帝則默順惟無知而無不知其體如固是也君子用晦而明特因明入地中之象而有所悟焉耳噫惟其有虞淵之晦是以有賜谷之明邵子謂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也用晦之學可易言哉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家人巽為風離為火火之炎氣上衝即風之飄揚鼓動是火者風之母熱極風生即其義也巽風在外離火在內君子知風之自而風之出自火焉則知天下之風化自家而出一家之風化自身出故言行者一身日用之不可離亦家人所

則效而薰陶漸染不容強飾者也庸言之謹而或失之有餘則不誠而無物矣故有餘不可盡而所言必真實有物之言也庸德之行而或失之不足則不恒為可羞也故不足不敢不勉而所行必恒久不已之行也如此而正言行以修其身則父子兄弟為足法矣夫固不令而行不言而喻風動其家者皆自明德中出真如火氣薰蒸一家從風而不變矣所以以上九亦曰咸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以此反而觀之果知一身之言行乃一家之風化所出而一言一行其可以家庭日用之常而乘之以

急忽之心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睽火本炎上而處於兌澤之上澤本潤下而處於離火之下二陰同休其性異趨此所以睽也君子觀象於睽以同而異何也食色與人同也而與縱欲者異好惡與人同也而與徇情者異語默與人同也而與詭人者異取予與人同也而與沽名者異如同一臺池也文王與梁惠異同一獵較也孔子與魯人異欽明啓明其明不既同乎而堯與丹朱異矣溫恭象恭其恭不既同乎而舜

與共工異矣所謂堯舜與人同而堯舜與人異也可見其同也非徇俗而尚同其異也非絕俗以立異君子和而不流群而不黨周而不比固如是也正猶兌離本同乎卦之陰而火澤自異乎卦之象耳若曰秉彜同性制行異宜非蒙旨矣噫道同迹異不害其為同道異迹同不容以不異所以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信乎君子與人同此心也而存心異之耳其他形迹又勝何言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蹇水遇險則行之甚艱山遂上又止乎其險坎陷于上艮止於下是山上有水矣上下險阻而窒蹇而不達艱險而不通所以為蹇之象也君子觀象於蹇以反身脩德夫水之流也阻于山而不出乎險必盈乎險而後可以出乎山君子之於蹇也反求諸身以增脩其德然後蹇可通焉如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殆隨其困窮拂鬱之遭頓沛流離之際莫非堅志熟仁之地此處蹇之道也况身一正則天下皆歸德一脩則命可永配夫人皆順何蹇之有非無蹇也蹇之由於天人

者雖不可必而反身脩德之取決于我者實可自強如此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皆蹇之力也且吾脩吾德則此身隨遇皆安又見險而能止濟險之有道殆如水之行險而順無入不自得矣良其背無咎習坎惟心亨反身脩德其兼體而不累乎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解坎在上為雲故為雲雷屯在下為雨故為雷雨解震動滂沛雷雨交作而天地鬱蒸之氣渙然其解散矣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潤萬物者莫潤乎雨雷雨作於上則萬物之生意莫不發

廿九

舒暢達為之一新此解之象也君子觀象雷雨以赦過宥罪夫民有過從而赦之以其誤也民有罪止於宥之以其故也雷震乎上雨潤乎下故刑獄中之一赦一宥若有不齊孰非君子與民更新之意乎如此則回枯起稿天地大生之仁固以解而普及於萬物起死回生君子生生之仁亦以解而推廣於萬民要皆自其一念生機勃乎不容已者發之也噫栽培傾覆雷雨不過因物以付物赦過宥罪君子不過以人而治人雖雷雨不能生乎已朽之物君子其能盡赦有罪之民哉一體之中自

自有等殺莫非天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損山高澤深以山而逼近乎澤則澤冠山而山日削是山之損也山墜澤而澤日涸是澤之損也山下有澤損之象也君子觀象於損以懲忿窒慾夫慾氣屬陽一或激而發之其突然莫能遏者如山之高而暴戾固足以陵人慾情屬陰一或臨而汨之其淵然無底止者如澤之深而浸淫適足以溺己人所當損者莫大是也必於忿則懲之發於前戒於後而厲氣為之盡消于慾則窒之防其流止其源而情實為之永塞蓋忿慾觀理寡欲養心君子之學當如是也雖然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何忿何慾也感於物而動斯忿與欲皆足以致累吾性矣君子為能涵養乎未發之本原故發皆中節而一或發有不當則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亦皆因其所本無者以致其克治之功而吾心可以復其固有之天矣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益陰陽之氣噫而為風震而為雷雷迅則風烈風暴則雷疾二者本相須也况風怒于上又得

寒風以鼓其肅殺之義命詰一布四方莫不鼓動而隨風以鼓拂矣是風乃天之號令也天以風而誥萬物凡被其吹噓者莫不鼓舞于先天之下命乃后之風聲也后施命以風萬民凡若於訓誥者莫不風動於文命之中君之遇民係於命誥有如此以上有好者不必有甚焉故也否則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有風教之責者其慎厥好哉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萃澤本屬下為衆水所歸水聚盈滿則

聖

上之於地浩々乎萬派畢容而為天下之巨浸此萃之象也夫天下至平者水也至易潰決者亦水也澤上於地則不事堤岸壅塞而自無泛濫潰決之虞此乃澤地自然之萃即中庸謂地之博厚振河海而不洩是也君子觀象澤地以除戎器戒不虞蓋民之不聚由禍亂之不平則戎器之用固有不己者若喪亂既平而民之爭心息矣則當欲戎器而藏之與民休息而綏之以文德矣然亦治不忘亂安不忘危用戒不虞而先事有未然之防焉亦非若秦人鑄金銷兵而遂忘不虞之戒也法

坤藏以為陰法兌口以致戒古人常聚不爭率用此道也若云修而聚之之謂陰固與字義不協當武成篇謂偃武修文放牛歸馬示天下弗用詩周頌時邁篇謂載戢於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何謂也況止戈為武戎器固不容以不除而寓兵於農則儆戒自可以無虞也易示萃民之道斯其至矣否則欲假堤防以聚水者固不以語天下之大澤欲假戎器以萃民者亦豈足以語民心之歸仁乎

地中有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聖

地中有木升木之生也根植於地中由萌蘖而拱把由拱把而合抱高可干霄大可蔽日其上進殆不可遏此升之象也君子觀象於地木之升以順德積小高大夫坤地本有順德之象巽木本有積小高大之象觀木之高大者由於萌蘖之積而地之生者其機為至順也吾人之德其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視被木之生機為本順者何異哉特不肯由小以積之耳果能下學上達自一念之小積而至於念念不忘自一事之小積而至於事事匪懈日積月累則吾心之達順者自然潛滋暗長有

生則惡可已之勢而高明廣大之極不過由漸積以馴致也但積雖以漸豈容矯強為之哉始而孩提之不學不慮終而聖人之不思不勉其順德之木體孩提無所減聖人無所增猶夫木之植根于地而高大以時升者不容以人力參也夫何異學頓悟頓修既不知積小之功未免推而助之長也俗學珠積寸累又不悟順德之體鋼花鏤葉強以人力勝天工而生機息矣又奚怪聖學之不明哉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無水困兌積水也坎流水也澤積於上坎流於

四下

下下流則上不能積而涸矣故為澤無水困之象君子觀象於澤水之困以致命遂志夫困阨之遇其所以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命之所在則見危授命凡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皆所不顧而必不肯僥倖以苟免然困而不失其所則中有所必為者志也志之所在從吾所好志仁必欲遂其不忍之真志義必欲遂其不為之念雖命之所在而此志則必不可奪也故體坎之險以致命體澤之說以遂志也豈二之哉命在天不可必也志在我可自盡也盡其在我以聽其在天則困雖委命於天

困而事實遂其志於我矣況志而可遂則生不為倖生死不為苟死坦然無愧無忤無入不自得也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噫真有志者立命在己夫何困之有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井巽為木坎為水凡鑿井者既以及泉則以木橫其下而水上於木矣木下於水則其水不混水上於木則其水不竭此井之象也君子觀象於井得勞民勸相之道焉夫井本有水在人鑿之而已矣體坎險以勞之而不怨也井本至清在

四下

人巽之以木而已矣體巽入以勸之得有相之道也君子知民之有性猶井之有水而始之以勞耒之方知民性至善猶水之性至清而繼之以勸相之術雖勞之勸之我惟盡其當然之職而自勞自勸民各全其固有之真況水之用汲也本利養之不窮我之勞民也亦誘掖之不倦如是則困井可以悟性勞民且以盡人之性斯民也既賴井以養其生又象井以養其性井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信乎井為德之地也

澤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革革為變更虎變豹變亦取變義兌為澤離為火火在澤中如起雲夢火澤巨浸忽有大光非變而何故不待滄海漸成桑田江河忽生洲渚方為大氣蒸灼而後見其變革此所以為革之象也所謂澤有陽焰所謂陰火潛燃皆澤中有火之義君子觀象澤中之火知天下之當革者其義不一而莫大於治曆明時夫天本動體不可形狀即各經宿分十二次以為之體觀於日月五星之躔次則知天度之漸差此所謂歲差也離屬夏兌屬秋即一歲之間夏革而為秋離變而為兌躔度密移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固順時變革之道也由然而知呼吸者一息之革也晝夜者一日之革也分至者一歲之革也歷元者無窮之革也故天運不齊而歷無定法惟候氣定朔則度數不差於以治歷而日月星辰各極其躔度之精於以明時而春夏秋冬各極其推步之密即澤火以觀四時即時序以候天度雖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要皆順天以變革未嘗強天以從曆也後世曆家一定其差法而不知革者視此當何如但四時以相生為革而離兌不免於相尅雖曰維其尅之是以

生之而卦辭則曰革已日乃孚蓋以離中納有已土所以離兌為一歲中之革者由已土為之相生故也推治曆明時之義而已為戊己蓋信矣堯典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是日月星辰之躔次乃曆之所取以為象其變革日月隨乎日月星辰未嘗執乎一定之算也觀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子之虛非子之半乎可見堯時冬至日躔虛宿周冬至日躔牽牛漢大初曆猶在牽牛唐宋在斗元曆在箕至我朝則在箕三四度矣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六十五六度日躔遲速不可同自古迄今未有不變革者治曆明時取諸革也何疑哉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鼎木以火為用火以木為體木上有火斯可以成烹飪之功此鼎之象也夫木火儼則鼎有定位而鼎則以木火為命也况鼎非虛器也其中必有實所以享上帝養聖賢者在茲焉非端正凝重則木火亦無所用矣君子觀象於鼎以正位凝命何也君子之所居者天之位也所承者天之

命也。命不於常斯位，不易保革命固所以易位正位，乃所以凝命也。况鼎之器正故水火之用為不虛。君子之位正斯天命之凝為愈固，惟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夙夜基命宥密，斯凝之有道矣。且鼎亦非假設是象以明是卦也，鼎乃重器，本聖人之所寶者，受天命而位南面，所以為主天下之重器也。自禹鑄鼎象物，其後遷鼎於商，至武王克商遷洛邑，及楚子問鼎於周，王孫滿對曰：「周德未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在德不在鼎，即正位凝命之意可見。正位凝命之得象於鼎者，一皆實事由此推之六十四卦，其所取象惡可以為無確定之義哉。

存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存雷震天威至疾而可惧者莫如雷，聲一震威已迅矣。況重槩而存至乎上下兩震故為存雷震之象。君子觀象於震以恐懼修省，夫戒慎不覩，恐惧不聞，無時不修省者，君子之學也。豈待雷聲而後敬畏哉？常人之情聞雷鮮不知惧而既震之後未必能修省也。君子之心其時：畏雷之心乎？朝乾夕惕而終自兢業之不忘反己自修而時刻內

省之不疚，非以避禍也。存心事天之功當如是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此其小心翼昭事對越者在乎？時亦凜然存雷之震也。所以卦辭震雷虩笑言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孰非平時敬畏之功哉？可見恐懼修省即震之象。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亦此意也。噫，善學者果有悟於雷焉，則雷在地中，以不遠復雷出地奮，以作樂崇德，雷在天上，以非禮弗履，天下雷行以茂對時育物，何往而非恐懼修省之學耶？

蕪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蕪山艮巍然鎮靜而不遷者莫如山也。上下皆山則蕪山矣。上者止於上而不侵乎下，下者止于下而不踰乎上，彼此定位屹然不動，此艮之象也。君子觀象於艮以思不出其位，夫心之官則思，本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思出其位矣。君子郭然大公物來順應，事物之威各殊吾心之思則一思以盡其倫也。君臣父子與國人交雖不齊而不越乎天然之則，思以順其遇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雖不一則各安其素位之常是未嘗不思也。凝然洞然應感無滯則

思雖萬變而一貞夫理所謂知止而後有定是也
與山之鎮靜各安其所者何異哉彖謂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正此謂也可見思不出
位則雖有所思而我無所與凡所謂慎思近思思
無邪儼若思皆是道也此所以思曰睿作聖思
為聖功之本噫人惟思不出位則無思無不通如
鑑照妍媸而鑑不動衡稱底昂而衡常平凡着於
有思而逐物往來者固非也彼釋氏禱灰其心不
可思議鄙儒即同之以良背之學也其亦不思之
甚哉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漸夫以木而托處於山之上孰不仰其
高哉木非無自而高哉山本高矣木因高以植其
根及其長也固喬然不可攀而其生也實漸次而
不驟木既藉山以漸長山若因木而愈高是木以
山為居山以木而美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此漸之
象也君子觀象於漸以居賢德善俗夫德行乃斯
民之師表惟居得其位固可以端風教善民俗也
雖風俗未易以驟變然日與善人居則久而不覺
其漸化矣齊宣王謂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也果能
真知有賢德者屈己以尊崇之凡居其位重其道
者靡不至也庶乎我既隆之以師範而卓然風聲
之一樹則民皆有所儀刑而煥然風俗之漸移况
薰陶漸染不責效旦夕之近也則轉移化導始而
變久而淳民俗日入於善而有不知誰之為之者
矣久道成化必世後仁聖王且然書稱既歷三絕
世變風移其斯之謂歟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歸妹雷震於上則澤水皆隨而陽動陰

說女從乎男所以為歸妹之象也君子觀象歸妹
以永終知敝夫婚姻乃人道之始而偕老為夫婦
之終必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斯可永終無敝也歸
妹乃說以動者也况以少女從長男其動也說也
皆不正也既以不正合之於始則其終之必有敝
也即此可知矣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所以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蓋為此也然則欲為永終
之為必豫謹始之慮既知致敝之本必求起敝之
方如此而可繼可久之道在我矣雖然貞女之從
人土君子之出處其謹始一也夫何世之自媒自

驚者戍裾王門奏記相府表名失節恬不知悔始之救也極矣又何待於終而知之哉噫惟其知敬而見機是以令終之有倣君子不妄動不妄說一以道為之準耳

雷靈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靈皆至豐震雷離靈雷至威也電至明也雷與皆電至則威耀極其盛大而萬類雖繁莫不在其震動照耀中此豐之象也君子觀象於豐以折獄致刑夫人命至重刑獄至大欲上不屈法下不寬民也難矣故必法電之明以折乎獄法雷之威以

五三

致乎刑非故為此以震耀斯民也蓋刑獄本天之所以討有罪也威至而明不至則獄之折也難決其辭而無以得其情何以折衷其至當之律明至而威不至則刑之致也難按諸法而無以當其罪何以曲致其比擬之詳惟威明皆至則惟明克允惟斷乃成姦惡無所遁其情折致莫不中乎理猶之雷電並至而普天萬類孰敢隱其惡哉噫時極豐盛則人心玩而法漸弛折獄致刑威照並用君子處豐之道當如是

噬嗑豐二卦皆以離震成體雷靈噬嗑明在上故

以明罰執法歸之先王自立法者言也雷電皆至豐明在下故以折獄致刑歸之君子自用法者言也觀諸天象雷之擊必與電俱電之擊必與雷並明威兼用掌刑獄者其可偏哉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旅大有時而在乎山之上則山以火而明山實不能久留夫火則火以山而止此旅之象也何也火之於山縱野燒延緣亦不能以久留也旅之於途次非久寓之所罪人於刑獄豈久留之處哉君子觀象山火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刑

五四

獄本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者不得不致之於獄而久留淹滯則非刑期無刑矣矜勿喜之心也是故刑不明則枉於是象離之明以用其照而可以無適情過明則察於是象艮之止以致其慎而可以無濫刑過慎則滯於是象火之山而不留夫獄焉如是則山者則火之所旅而火不久留於山獄者罪人之所旅而罪人不淹留於獄明慎之中仁恕存焉聖人之盡心於獄也至矣貢山下有火明在內止在外故明庶政而無敢折獄旅山上有火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折獄者獄未具而決之也留獄者獄已具而

留之不决也二卦皆離艮成體正可互觀然刑獄以離明為主而曰無敢曰不留其有取於艮止之意亦深矣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風巽天下之巽順善入者莫過於風而風相繼隨風也既有風以先之又有風以隨之風相隨而不息何其巽而順也故為巽之象君子觀象於隨風以申命行事大凡政事未行之始必先有訓誥以諭之使民皆曉然知利可興害可除也於是重復申明其命如風之相襲而至既告戒之又丁寧

五五

之然後見諸行事而行即行其所由命者焉即所謂巽以出之也然巽與之言能無說乎故以行乎興利之事藹然如和風之冲融以行乎除害之事肅然如寒風之凜烈則四方風動莫不順從其命矣君子巽八民心之道當如此可見風者天之命也惟隨風以鼓舞乎萬物適以廣其吹噓之仁命者君子之風教也惟申命以鼓動乎萬民而悉以見諸行事之實是無一物不從乎風亦無一民不從乎君子之命上下皆順巽之至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嚮申命行事謂之巽慢命欽期謂之暴為人

上者其慎辨之

巽主命令如觀設教蓋振民始施命小畜懿文德大抵皆取風能善入順從之意

巽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巽澤兌物之相說莫如潤澤之相資巽澤者兩澤相附巽也兩澤相巽交相浸灌而悅澤之意即于此乎存此兌之象也君子觀象巽澤以朋友講習蓋義聚樂惟朋友則然所以同氣相求同志相資自一鄉一國以友乎天下之善士豈徒情義相聯屬而已哉義理本足以說心也但一人之聰明有

五五

限天下之義理無窮不得不講論而重習之焉既參之衆論而明辨之不已又驗之身心而取益之無方切琢砥礪之間不有益於我必有益於彼況虛懷樂受相觀而摩彼此兩相益乎如此則二澤相巽固有互相浸潤之義而衆朋合聚自有互相浹洽之機人已交脩知行並進講習於一時一時之說也取友愈廣則潤澤之愈深而欲罷不能其中心喜悅殆不可以言語形容矣觀論語首揭時習之說朋來之樂聖人示人為學取友之意至矣哉

先本無言之說也而朋友講習豈說以言哉蓋天下之說雖出於正而未免係乎情惟講習之說純乎理也則中利貞又不待言矣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於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風之拂披靡定水之波瀾不常二物相觸皆散而不合此渙之象也先王觀象於渙以亨帝立廟何也渙則當聚也天下聚渙之道莫有大於上帝之當享祖廟之當立者以天本至大神氣無所不在祖廟至幽魂氣無所不之郊廟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歟吾之精誠以對越在天則一念

五

潛乎於冲漠而天神聚矣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歟吾之精誠以駁奔走於廟則一念默契於幽冥而人鬼聚矣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享祀以格天立廟以格祖則仁孝誠敬之至無不貫通而六合聚於一人又何渙之足患哉噫幽明神人若不同而貫徹無間者以其精神本至一也暢一人之精神於天下則患難莫不解敬聚天下之精神於一人則幽明莫不會歸識此斯可以語渙之道故中庸曰明乎郊祀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澤止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節川壅為澤乃衆流所匯坎之流於上者雖無窮澤之納於下者則有所止而不至泛溢此節之象也君子觀象於節以制數度議德行夫政事科條之無節者以數度之無制也而數度者又因數以為之度必使裁制之有法焉凡多寡劑量珠短長盈縮之別上下升降之異大小等殺之差固不制之極其害也由此禮達分定賤者不得以踰貴卑者不得以踰尊與服宮室咸有節制而不敢踰矣人才叙用之無節者以德行之不議也

五

而德行者又由德以見諸行必使擬議之各當焉凡賢哲才能之等忠良俊乂之傳翼為明臆之分憑翼孝德之叙固不議之極其詳也由此隨才器使德之大者位乎上德之小者位乎下爵祿名位咸有品節而不敢過矣如此則政事之因革人才之黜陟莫不中其節也是豈有意以立其節乎天然自有之中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君子特觀象水澤而得夫樽節之道耳且云如是則甘不如是則苦無非使人同歸於中也不然苦節亦難矣豈故為是言以繩天下哉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中孚風惟虛故能善入澤惟虛故能順從澤上有風乃以虛感虛所以為中孚之象君子觀象中孚以議獄緩死議取諸兌緩取諸巽也王制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此心為非中孚其何以盡之哉正以獄訟之間情偽微暖其衷千狀一或聽之不審則死者不可復生利者不可復贖此心何能以自忍也故獄將決而議之務求其入中之出既決則寬緩之且求其死中之生所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

王

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即其至誠惻怛之衷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真如風之動水而後有以盡其心耳如此則風動而隨上巽而下說書曰刑期於無刑協於中又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同不犯於有司其即此中孚之謂歟雖然得情氣於勿喜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卦象以豚魚象象以虛舟又象以鶴鳴子和必如此而後謂之中孚利貞應乎天也是故議獄緩死非有中孚之實德不能也君子雖反求諸身卦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皆以離明為主故

震動則明救折至艮止則無敢不留惟中孚則有取於兌巽先儒謂中孚全體似離亦是其實則終之以至誠惻怛為刑獄之本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山上有雷小過大凡雷雨交作去地甚適震驚百里亦不甚遙故雷雖奮迅於高山絕巔聲不甚烈止於一過焉耳蓋空中上無窮下有限聲本乎氣故上聞之小下聞則大也即飛鳥遺之音不宜止宜下之意詩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山上之雷震於高處其聲殷然而已此小過之象也君子之

三

小過果安在哉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夫恭也哀也儉也皆美德也以中道律之過恭恐無禮則勞過哀恐毀至滅性過儉恐鄙吝而至於陋則亦不免小過矣然而君子有時過之者何也時皆過乎薄君子寧過於厚故與其簡也寧過於恭與其易也寧過於哀與其奢也寧過於儉雖不合乎中要皆過之小者耳過之小而有補於世道雖過也夫何傷否則雷之過於山也豈真小哉特以山之高而小其聲耳君子之道豈真有小者哉以恭哀儉而時有可過焉耳故彖傳曰小過利

貞與時行也苟非其時雖三者之善亦可以過之
小大論哉

陽明先生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詢之知山下
大雨詩云昨夜月明峯嶺宿隱雷聲在山麓曉
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茅屋觀此亦可以証
山雷小過之象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既濟火炎上也降而居水之下斯足以
烹夫水水潤下也升而居火之上斯足以受火之
烹水火交而烹飪之功成此既濟之象也君子觀

六二

象既濟以思患而豫防之夫時當既濟人事既以
善矣天運既以昌矣民康物阜亦可以享昇平共
安樂矣然治者亂之潛安者危之伏物極必反理
數然也况百事就緒則玩愒易生而懷安安者亦
人情之常於此不慎恐急烹一滋則侈靡莫救火
固足以烹水而過燥即為焦灼之虞水固賴火以
烹而稍溢即成淹滅之禍其必觀坎之陷而思其
患因離之明以豫其防凡所以儆戒無虞者無所
不至則患雖伏於後防已設於先庶乎既有未然
之防永彌將然之患而既濟可永保矣况彖有終

亂之窮久有濡首之厲古之致治未亂保邦未危
如虞廷統業上下交相儆戒孰非是道哉易六十
四卦惟既濟一卦坎上離下六爻之陰陽與六位
之陰陽相協故雜卦傳曰既濟者定也大象正示
以常定之法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未濟水必賴火以濟飪也水火不交則
不相為用斯為未濟之象未者有所待之辭非不
濟也慮未濟而必求其濟者謂非君子之心乎故
以慎辨物居方彼炎上火之性也而其炎實可以

六二

濟矣水潤下水之性也而其寒必有資於火此物
之所當辨者居之有不慎則終於未濟而已矣辨
象火之明居象水之聚處水火之交不容不慎是
故本吾致慎之心辨之必明而深濕之不濕居之
各當而烹飪之相宜即其性之炎者以下於水則
其燄為不虛即其性之潤者以上於火則其寒為
可熱是兩不相能者而兩相濟焉於以燮理陰陽
參贊化育皆於此乎在也可不慎哉要之水火不
相射者天之道也水火交相濟者人之事也君子
所當慎辨而居方者推類固萬有不齊而水火相

濟乃功用之最大者以人事濟天道此固其一端也噫以此反身而慎其獨焉洗心退藏發禁燥妄以思水制慾火惟辨之早斯居之安也是故必如此而後為君子之善用易

六三

易圖象義卷六

易圖象義引

仲尼繫易謂易有太極凡兩儀四象八卦吉凶大業俱由太極而生故曰生生之謂易苟不明太極鳥觀天地大生廣生之繆與哉故列古太極圖外先天八卦內後天八卦圖周易反對圖而詳其反對之義無非求微生生之理以自洗其心而密藏之也其餘先後天方圓諸圖具載圖書編中茲不具錄云

六四

古大極圖

繫辭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
生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
盪繫傳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
凶吉凶生大業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
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即此三段具備此圖之中細玩當自得之

此圖所傳雖莫考所自然天地人萬事萬化皆從
此出蓋總圖即大極也黑白即陰陽兩儀也黑白
多寡即陰陽之消長太陽太陰少陽少陰是也乾
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震艮巽兌陰隨
陽之多寡分數列之四隅而八卦已畢具矣何必
別立圖以生之也至於天地卑高動靜剛柔類聚
群分成象成形相摩相盪與夫八卦相錯往來順
逆莫不涵蓄於此圖之內潛神觀玩歷歷如指掌
也若云孔子以前無大圖極而先天圖畫於伏羲

後天圖定於文王不知其原從何考據今盡闕之
可矣噫學者欲求太極先天後天願從此圖共
究心焉而乾坤易簡在茲也其餘諸圖邵子定之
是矣或曰孔子述而不作十翼俱是贊易豈特天
尊地卑天地定位兩儀四象八卦之辭贊此大極
已哉以此推之一陰一陽一闔一闢靜專動直靜
翕動闢原始反終精氣游魂成男成女易知簡能
可久可大崇效卑法莫不備具於此圖中也聖人
不過係辭以贊之耳誠不易之論也但此皆自伏
羲先天圖言之及文王改易先天為後天圖則
帝出震齊巽見離後坤說兌戰乾勞成艮而文王
之易又豈伏羲之易哉曰先天後天之說本於乾
九五文言以此明圖亦無不可但謂先天圖畫於
伏羲後天圖改於文王不知於易之一書何所據
也蓋象以見意無微不信不必推究其始於何時
何人要當求明其理耳不明其理則不明易矣即
如先天圖乃對待之休後天圖乃流行之用有對
待即有流行有體即有用有先天即有後天也若
必拘泥舊說則伏羲未畫之始豈陰陽八卦本無
是體文王未改之前豈陰陽八卦皆滯於對待之

而無流待之用哉伏羲仰觀俯察通神明類物情
徒知先天而不知後天中間數千年未嘗無易何
為不知流待行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且伏羲
之時帝果不出乎震文王之時天地定位曾得而
改易之哉可見二圖本無有不同者何也天地陰
陽之體用原不可離也况係辭云一陰一陽即云陰
陽不測云一闔一闢即云往來不窮說卦云天地
定位即云帝出乎震而拘於義文卦圖之辨者
果何謂也人能默識乎此則得意忘言而太極在
吾心而先後無二天矣何為不求明義文心畫而

徒事穿鑿以求二圖之易同哉

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
卦縱易之用也信哉斯言也何事於義文先後之
定改也况天地定位章曰八卦相錯至專言六子
皆後天卦位亦曰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
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則其所謂相錯所謂
變化者果可以先後定位拘之乎易道屢遷而滯
於意見者失彌遠矣

或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先儒謂自震至乾為順
自巽至坤為逆是順逆各屬一邊果以陽為往陰

為來乎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皆逆數則陽果非
知來陰果非數往乎曰陰陽八卦俱有往來則順
逆惡可偏屬既信先天圖象則宜據先天卦位以
求之要在先明順逆二字之義即如時當半夜自
今亥時數至昨日午時自昨日巳時數至昨夜子
時皆數往也順也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是也自今子時推至明日巳時自明日午
時推至明日亥時皆知來也逆也所謂成敗利鈍
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是也然則自乾之純陽歷兌
離以至震之一陽自坤之純陰歷艮坎以至巽之

一陰非數往之順乎自震之一陽歷離兌以至乾
之純陽而陰又將始自巽之一陰歷坎艮以至坤
之純陰而陽又將復非知來之逆乎可見易數皆
未來生不窮者也由一尋以推極乎數之陽由
一耦以推極乎數之陰自震自至乾自巽至坤按
卦位皆逆也故曰生生之謂易况數其已往知其
將來理本一致而陰陽往來循環無端惡可截然
分之為二哉

問古大極八卦何以見其一定不可易也曰所謂
兩儀者統以乾坤言也然乾陽坤陰乾南坤北乾

從左轉坤從右旋乾卦之於圖象固純乎陽也而陰實萌於茲焉故巽之一陰在下由此坎二陰分於上下艮二陰在下坤則純乎陰矣坤卦之於圖象固純乎陰也而陽實萌於茲焉故震之一陽在下由此離二陽分於上下兌二陽在下乾則純乎陽矣觀卦畫之陰陽與古太極圖陰陽老少之四象本自一定無增損也孰得而易之哉問八卦相錯如乾坤各以三陽三陰定位震巽各以一陰一陽在下坎離各以一陰一陽在中艮兌各以一陰一陽在上如此果足以盡相錯之義乎曰如是而謂其非相錯焉不可也但乾之一卦不特錯之於坤而震巽坎離艮兌莫不錯綜而八卦皆然而成六十四卦此變化之所以生生不窮也問子午天地之中也不與乾坤之純陰純陽大相悖乎曰以後天卦位言之坎離為陰陽之中子午為天地之中固有然者但正北子也然陽已生于子中即乾之復也是乾復於子中極於午之中則從子中至卯中陽之陰也從卯中至午中陽之陽也統言之皆乾陽也正南午也然坤已生於午中即坤之姤也是坤始於午中極於子之中則從午中至酉中

陰之陽也從酉中至子中陰之陰也統言之皆坤陰也况陽復於子則謂子為坎中之陽陰始於午則謂午為離中之陰不為於義相協揆之圖位卦象亦何至大相悖乎苟不明意義而局於先後天之畫象則反不若諸術家之圓通矣
盈天地間莫非大極莫非易也易即大極也惡得而名象之哉聖人仰觀俯察近取遠求不得已而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名之曰乾坤凡六十四卦皆乾坤之錯綜即大極之化生渾淪運旋其位則虛其成位則以時也故曰周流六虛又曰六位時成此所以無方而無體也但自其渾淪者言之雖卦本無卦爻本無爻其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皆天然所自有者聖人不過借奇耦以顯示其法象耳善於易者固不可恍惚以著空亦豈可膠滯而著象哉若執泥先天之說是又不知天無聲臭而先乎天則天且無之又何卦位畫象之可執也耶
大極只是陰陽故圖以黑白象之其實變化不測有非象之所能拘者雖曰乾即陽坤即陰其實坤即順承乎乾者也試觀之一夫一婦配合斯能成

生育之功然子女之生皆出於婦而孰非夫之子
女哉可見自一家言之夫實有以統乎婦自一極
言之陽實有以統乎陰謂婦即夫陰即陽固不可
謂夫自夫婦自婦陽自陽陰自陰豈知大極者哉
乾資物始坤資物生物固無二矣故大哉乾元乃
統天至哉乾元乃順承天用九見群龍無首用六
利永貞不其一而二而一乎然人之一身果以
何者而謂之乾坤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也人
人有此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在何其簡而易也
反之於身真信得知之於能即天之於地陰之於
陽夫之於婦至易至簡可久可大則動靜有常寢
動不居而大極在吾身矣否則大極無今古天無
先後而圖象又何為者哉
易之為易大極而已矣大極乾坤而已矣乾坤乾
而已矣何也以卦象言之䷀即䷁之虛其中者也
以形氣言之地即氣之凝聚於天之中者也豈特
於乾曰資始坤即曰資生於乾曰乃統天坤即曰
乃順承天而利牝馬之貞惟北能順承乎牡方能
資生之不窮哉試觀聖人於震坎艮三陽卦止曰
來觀、曰艮其背曰維心亨以剛中也於巽離兌

三陰卦則曰柔皆順乎剛曰剛中也而柔外曰畜牝
牛吉所以憐、於柔順剛陰麗陽者豈無謂哉即
此八純卦之辭而引伸觸類凡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皆此意也此易之所以至易而至簡也

外先天八卦內後天八卦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東方也齊乎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繁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

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

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

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言卦也萬物之所歸也

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始也故

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

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

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

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

化既成萬物也

八卦只是陰陽奇耦先天卦位陽爻多者俱從乎

乾陰爻多者俱從乎坤後天卦位乾統三子於東

北坤統三女於西南然其中錯綜變化其義不可

推也如離居乾位陽中含陽陰坎居坤位陰中含

陰

陽震居離陽之升於下者起於東也兌居坎陰之

見於上者盡於西也艮居乎震陽有始而有終巽

居乎兌陰雖終而復始乾居艮者陽極於上至此

為純陽也坤居巽者陰萌於下至此為純陰也陰

陽奇耦其變動不測也如此何必以先後天圖而

拘泥之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蓋自有一陰

一陽以來即陰陽不測道也神也一也是故有先

天之體即有後天之用而体用非二也自二圖言

之有指體而言者天地定位一章是也有指用而

言者帝出乎震二章是也况既云天地定位矣又

云八卦相錯既云帝出乎震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矣又云神妙萬物變化既成萬物矣然則知八卦

相錯神妙萬物且不可以體用分天之先後况可

以先天專屬之伏羲後天專屬之文王而於易無

所據哉若曰乾坎艮離巽離坤兌為文王所更定

矣然周易六十四卦之次序必文王所次序也何

為始乾而即繼之以坤又繼以屯蒙需訟師比而

不依乎後天圖之序也故曰陰陽不測神妙萬物

不可為典要也

易卦反對象義叙

易自伏羲俯仰遠近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謂先天圖畫始伏羲是也然先天體也後天用也有先天以立其體即有後天以達其用若謂後天圖畫自文王考諸易皆無據不敢信以為然惟周易乾坤也蒙叙序謂其始自文王亦無疑焉以易之卦辭出自文王上下經二篇故也爻即六十四卦相反對者玩之上下經各十八卦總為三十六卦邵堯夫指為三十六宮者此也然對卦自為一宮反則以兩卦合為一宮闔闢往來孰非天地自然之變化哉某學易久之嘗并反對卦文細繹其象象辭旨不獨次叙一出於天然雖義在列聖未嘗有意為之照應而其自然相應者由聖人之筆即化工而氣脉自相通也乃忘其固陋合而卦反對辭旨貫通照終以發其義要皆因聖人已發之旨纂輯之耳曷敢以一毫己意錯雜傳會其間哉因題之曰易卦反對象義以請正精通易理之君子云

序卦反對圖

一卦六畫本目下而上故此圖六卦亦皆自下而上全經八十六卦分上下二篇反對六十六卦也

小畜 ䷈	師 ䷆	需 ䷄	屯 ䷂	乾 ䷀	上經首乾坤終離坎始終俱不交然中間乾坤散見最多宜以乾為主
噬嗑 ䷔	臨 ䷒	隨 ䷐	謙 ䷎	同人 ䷌	乾坤六爻而泰否即乾坤自泰否也
賁 ䷖	觀 ䷓	否 ䷋	大有 ䷍	否 ䷋	泰否六爻而剝復雖艮震相反實重坤陰否極為剝而復則泰之機也方剝乎二陽而一陽即復於下矣
損 ䷨	夬 ䷪	家人 ䷤	晉 ䷢	遯 ䷠	咸 ䷞
益 ䷩	漸 ䷴	震 ䷲	困 ䷮	萃 ䷬	恒 ䷟
歸妹 ䷵	既濟 ䷾	未濟 ䷿	豐 ䷶	旅 ䷷	泰 ䷊

上經正卦六反卦二十四共用十八卦成三十卦
下經正卦二反卦二十亦十八卦成三十四卦

上經正卦六反卦十四共十八卦成三十四卦下經正卦二反卦十二共十八卦成三十四卦

天地者陰陽之統會水火者陰陽之流行雷風山澤者陰陽之節宣是以乾坤坎離為之經終始而艮兌震巽交於下經之首也上經乾坤定天地之位固有否泰之異下經咸恒成夫婦之交乃有豐旅之殊然剝而復者坤陰剝乎陽而乾之一陽為始復也共而始者乾陽決乎陰而坤之一陰為始始也剝復以艮震而相反共始以兌巽而相反六疊之中陰陽消息之機卦位錯綜之妙真可樂而玩也

上經首乾坤陰陽之統也終坎離陰陽之中也乾先

七

坤坎先離乃天地之定位尊卑之等也下經離首咸恒實首之以艮兌巽震雖終既未濟實終之以坎離蓋始於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固終於水火不相射也上經乾坤交而六子生下經則子六交於終始而乾坤不交矣上經陽為主而終之以離陽極則陰生下經主陰而終之以坎陰極則陽生一也然終以未濟何也陰陽之消息盈虛無終窮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非四正之卦乎故居上經震東北巽東南艮西北兌西南非四偏之卦乎故居下經觀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在上經震艮兌巽四純卦皆在下經亦自可見

乾坤體也故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用也故居六十四卦之終日月運於天地水火資於民生尤其所最切者故上下經皆終之以坎離况顯似離大過似坎中孚小過亦似坎離然則坎離以陰陽之中代乾坤之用而進居乾坤之位者其義可默會矣

乾坤未交之先坎已用事各與乾坤會矣既交之後離始入用雖會之於乾至下經始與坤會

上經首乾坤而屯蒙需訟師比皆坎用事坎得陽之中乃陽中之陽也至泰否則乾坤既交而同人大有謙豫皆離用事然陰猶得中其陽中之陰乎下經兌

七

巽震艮則皆偏陰偏陽而乾坤坎離咸在其包括之中尚為陰中之陽也至共始萃升之後不復見有乾坤非陰中之陰而何然咸體艮居內未濟坎居內震艮二純居巽兌之先其尊陽抑陰之意又自寓於中也

易序卦反對大旨

上經首乾坤陰陽各分故終之以坎離亦陰陽之分也下經首咸恒陰陽交合故終之以既濟未濟亦陰陽之交合也惟其各分而否泰亦分惟其相合而豐旅亦交而大略上經多陽故剝者剝於陽復者復乎陽下經多陰而大以陰而始上經二陽在外則為順四陽在內則為大過下經二陰在內則為中孚四陰在外則為小過雖曰八純卦乾坤坎離俱不變震艮巽兌則自相反焉然順大過中孚小過亦四卦不變總之變者八卦不變者五十六卦六卦

七九

皆變與不變有深意焉曰上經止三十卦下經則三十四者何蓋上經對者六卦乾與坤順與大過坎與離俱相對其餘相反者則十有二下經對者二卦中孚與小過對其餘相反者則十有六以六合十二以二合十六各以十八卦而分上下經孰非陰陽一定之義哉至於坎離得乾坤之中陰陽之中故居上下經之終兌艮巽震得陰陽之偏而四卦交合於下經之首散見於剝復共始豐旅六變之間則亦不可以輕重言也况總上下經始終之義論之乾坤陰陽之正也坎離水火之正也造化之自然者立其一定之體

咸恒夫婦之交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也人事之當然者盡其變通之用此三才之道也上經乾坤六變而有泰否乃天地之泰否也泰否六變而有剝復復乃乾之一陽方剝於上即復於下矣下經咸恒六變而有夬姤始即坤之一陰方決於上即始於下焉夬姤六變而豐旅則又人事之泰否也觀乾坤之於咸恒剝復之於夬姤泰否之於豐旅其消息盈虛皆造化人事之自然而然者聖人特因而畫卦以示人也於此默識心通則六十四卦可以精義入神矣

牛

乾用九坤用六用九用六易之道也上經十八卦本為二九之數分之則三六焉何也參天而地而倚數者也數者象之原也數始於一而寓於方圓凡物之圓者其徑一其圍必三三者三其一也方者其徑一其圍必四四者而其二也故九而二六而三奇耦自相錯綜者也下經亦然總之六六而易備矣

自乾坤至小畜復六卦層疊亦如一卦統三十六卦言之上經由乾坤至小畜復初畫之義也由泰否至噬嗑賁二畫也由剝復至離三畫也由內卦備矣由咸恒至損益四畫也由夬姤至漸歸妹五畫也由豐旅至既未濟六畫也而外卦成焉可見六六四九總只

如一卦也徒知八八六十四皆以六畫而成卦不知六六三十六乃先聖無言之易也豈深於易者哉易本因象以明理象即理也談理而遺象則得以意見參之矣天地間何一非象何一非理理外無象象外無理故易皆實象實理非寓言也卦爻象象字皆有着落無一字可遺動者若象上不實見端的則此卦與蒙卦何別初九與初六何分且云能會得未畫以前意自是無思無為自可盡性致命豈知形色天性也只此一竒一耦便是無聲無臭之天哉乎故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諸子之陋也

詳觀序卦之反對如乾坤坎離順大過中孚小過其相對者若各一其義而坤利牝馬之貞離畜牝牛吉其意未嘗不相關順大過中孚小過即震艮巽兌之合體也若蒙屯之與蒙咸之與恒本同一體只在一反覆焉耳玩其辭豈特需曰利涉大川訟則不利涉大川泰曰小往大來否則大往小來萃曰利見大人升則用見大人隨曰剛來而下柔蓋則剛上而柔下剝曰柔變剛也復則剛反也損曰損下益上益則損上益下夬曰剛決柔也姤則剛遇柔也既濟曰剛柔正而位當也未濟則雖不當位則柔應也其辭意相應

細玩味之各卦皆如是但反覆之間吉凶善惡之攸分治亂安危之所係可不早見而豫圖之哉何也屯反為蒙師反為比咸反為恒革反為鼎同人大有無妄大畜如此之類其或善或不善皆如故也然其中噬嗑反而賁剝反而復遯反而大壯蹇反而解損反而益渙反而節善則善矣何其鮮也至於需反則訟矣泰反則否矣隨反則蠱矣晉反則明夷家人反則睽矣夬反則姤漸反則歸妹矣豐反則旅既濟反則未濟矣反之不善者何其多乎噫人之所反起於一念之微而善惡治亂懸絕者豈惟一卦六爻時位不齊而幾於毫釐其利復泰否已立判矣可不慎哉是故學易者慎不可忽於反對之卦象也

卦象反對其義一定不易豈特有証於卦辭彖傳已哉觀之六爻屯之六四即蒙之六三在六四求婚媾往吉無不利六三勿用取女無利攸謙之上六即豫之初六在上六鳴謙在初六鳴豫剝之六三即復之六四在六三剝之無咎在六四中行獨復無妄之六三即大畜之六四在六三或係之牛在六四童牛之牯此其相反善不善猶曰其義同也至於損六五益六二皆曰十朋之龜弗克違夬九四姤九三皆曰臀

無庸其行次且既濟九三未濟九四皆曰伐鬼方而
其辭亦無以異矣始舉此數條最明顯者以旁通其
餘而其辭意相關豈無謂而云然哉人能神明乎反
對象義而易之變通無方者庶幾可以識其微矣

三

易序卦反對象義

天者萬物之原也於穆不已言天命也聲與俱無言
天載也知天固難矣然彖傳乃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乃統天是天非乾也乾乃所以統天者也天且難
知况統天之乾哉聖人畫象示人☰即統天之象也
☷即所以順承乎天者也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又皆乾之蘊也知乾則知易矣元陽克塞乎兩間陽
明貫澈乎萬古係辭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九三文
言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此則無象之乾可以默
識而伏羲畫之為☰文王謂之元亨利貞周公謂之
用九見群龍無首孔子謂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皆不言而喻也然人能象天即天之肖子也惟復
以自知而知崇效天則乾道在我可以先天後天時
乘六龍以御天矣不為合德之大人乎但易成於四
聖而四聖之德皆天德也伏羲猶仰俯觀察文王猶
望道末先周公猶夜以繼日孔子猶發憤忘食不敢
不勉何哉乾道無窮體之道健不容自己此所以善
體乾此所以善用易也噫是乾也周流變動上下無
常剛健中正乃見天則本無象也聖人畫之象焉觀
其象可以得其無象之意本無言也聖人係之辭焉

玩其辭可以得其無言之精雖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其實人人同此乾健不息也同此元亨利貞也試肯反身一觀察焉凡日用間所能大通者何也以其有知始者在也所以能利正者何也以其知之明而有能變化者存也所謂百姓日用不知者此也諒哉神明存乎其人顧其自強何如耳

坤非自為坤而異乎乾也蓋天陽地陰乾健坤順三三即乾坤之象三即古乾坤字也一奇一耦象雖一定而不移易之簡能德實相承而不悖故彖傳大哉

至

至哉資始資生皆對舉而言之坤為乾之對無疑也然乾坤奇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誰知之何也耦即奇之分順即順乎健乾大無外坤亦至乎其大乾資物始坤即因其所始而生之所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同而利牝馬之貞者異蓋以坤配乾猶牝馬柔順足為剛健之配故文王於坤又設牝馬之象也何使柔順而不從乾則不貞亦非柔順之所利也明矣況玩彖傳又象文言之辭曰乃順承天曰德合無疆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曰後得主有常曰承天而時行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即

即一卦之辭會而通焉坤順乎乾健一言以蔽之矣知此始可與論乾坤始可用六利永貞而二之直內五之通理皆有自也知此則係辭所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崇效天禮卑法地辭若並舉而相承之意可默識矣否則坤不順乾則先迷失道蓋有不知而作者矣所謂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皆不識坤之貞焉故也履霜不慎龍戰道窮可不慎哉是故學易者反諸身真悟乾坤易簡而效法之則用九用六上下與天地同流慎毋曰純坤亦可為賢人之學

公

乾坤立而此蒙繼之即天地初闢鴻荒世之氣象也即人之一生初離父母襁褓即人之一日寅卯初明之時候也能需則安乎飲食宴樂之常反乎需則訟而師矣渾沌既開而天地位人物並育而此蒙土所以曰屯曰蒙萬象初開有屯塞蒙昧之象即屯蒙二卦相反而震坎艮三陽皆用事矣故自三觀之為雲雷屯在天之象也自三觀之為山下出泉蒙在地之象也析之雖有屯蒙之分合之原無奇耦之別為一顛倒以上下之而屯蒙異矣然即屯蒙之象以推其類仰天

俯地充塞而間何一而非象何一而非天之至教乎
聖人有見於斯乃象之以建侯而君道立象蒙以養
正而師道行君以亨屯則經綸以立政一皆正人之
之不正也故有取於初剛之動觀初曰利居貞志行
正殆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意以
此動乎險中尚何屯之有濟乎師以開蒙而果育
以立教一皆中以養不中也故有取於二剛之中觀二曰
包蒙吉納婦吉殆有往不追來者不拒苟求至斯
受之而已之意於以亨行時中尚何蒙之有不發乎
要之六十四卦各有成卦主爻而君師之道則以剛
為主故屯主初蒙主二而以貴下賤可以得民志應
剛中可以作聖文周孔子之辭莫非發明義盡之實
象茲可見矣是以仰雲雷而知湯武之設施亂可治
也俯山泉而知孔孟之作養遇可明也况震為長男
而建侯坎為中男而克家艮為少男而童蒙吉三十
並列於乾坤後則君師之位正治教之道彰此所以
屯亨蒙開而萬世永賴矣

其大意云爾
屯蒙之後繼以需訟乾始與坎遇也屯蒙以二陽四
陰成體需訟以二陰四陽成體且屯險在上必有事
相需蒙險在下每相爭以成訟人情也觀雲上於天
需天與水違行訟訟即需之反也三三如此則需三如
此則訟其機在乎反覆間焉所以彖傳亦以剛健不
陷而為需雖坎險不足以陷人險而又健則為訟雖
乾健適足以自賊又在用險健與險者善不善耳况
觀其象玩其辭二卦俱以坎之中實為主需之坎在
上則為孚為先訟之坎在下則為窒為惕需之乾在
坎下則利涉大川訟之乾在坎上則不利涉可見相
待則胡越同舟以共濟而往有功相持則骨肉離仇
以傾陷而入於閭故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然豈兩
卦相悖必不能相用哉蓋需必有事訟必有言善需
時者必相忘於無言內自訟者必相安於無事所以
需二雖小有言訟初不永所事詞意亦互相發也君
子法其象於日用間惟需乎飲食宴樂之常而作事
謀始則敬慎不敗復命安貞有需之利而吉無訟之
不利而終凶矣况需之上六客來敵之終吉訟之上
六受服亦不足敬欲善需而無訟也可無敬慎之心哉



世道不需則訟從古已然而訟之不已必至與師可見兵刑聖人治世必不廢者惟賢君在上居民相比則刑措兵彌而文從生矣

需訟後繼以師比乾與坎相上下為需訟坤與坎相上下則為師比且訟則師興而需則君比亦理之必然地中有水師於此得井田之象焉居則為比間族黨出則為伍而卒徒而容民蓄衆而兵農之有法地上有水比於此得封建之象焉分以山川土田聯以巡狩建職故建國親侯而君臣之相維以觀之卦體皆以剛中為主此一陽在上為衆陰之主君之象也師

以一陽在下為衆陰之統帥師之象也可見陽一也在上則為君在下則為帥在上則顯比而王用三驅在下則師中而王三錫命令合而玩之可以得其設象命辭之意矣噫得比九五之賢君以聯上下之交則原筮元永貞而內比外比之皆吉得師九二之丈人以合兵農之制則雖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自無左次與尸之凶三代長久之治率由是道也且師六五曰田有禽比九五曰失前禽行師之義顯比之仁又並行而不悖矣至若師之初六即比之上六也在師初則曰否臧而比上則曰比之無首山同此一陰也



謹始慮終嚴矣哉

自乾坤後一連六卦與坎相交可見盈天地間坎陰之多也如此雖以乾坤之德處坎上下亦必有其道焉噫易以知險簡以知險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又只以乾知為之主也

乾坤比蒙需訟師比於此觀象玩詞而得其義意分明聖人描寫世界變態之必然者以示人而人不察耳

師比之後繼以小畜履巽兌始與乾合長少二女始用事也師比二卦俱以一陽統五陰小畜履皆以一

陰應五陽一陰在上則風行天上故為小畜於此可以觀其文矣一陰在下則上天下澤故為履於此可以觀其禮焉以懿文德即陽剛之中而有運旋者存郁郁乎其美自不可掩陰含其美也辨上下以定民志即陽剛之內而有節制者寓秩：乎其等自不可喻禮由陰制也可見陰一也在小畜則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在履則曰柔履剛說而應乎乾故畜以陰制陽而受畜者三履以陰履陽而被履者四况巽以畜乾兌以履乾皆曰亨剛柔之相濟也如此所以剛應柔而其文著柔履剛則其禮嚴非二義也要之陽

三三
坤上
乾下

中有陰剛中有柔特因爻之三四異其名義其實文
禮同出一原而博文約禮非強令也至於陰在六四
而初九則復自道陰在六三而上九則視履考祥此
又爻位應不應之別也然小畜在一卦曰密雲不雨
美在上九一爻乃曰既雨既處復在一卦曰復虎尾
不噬人亨矣在六三一爻乃曰復虎尾噬人凶卦爻
剛柔其象義何窮盡哉

小畜復後繼以泰否乾坤自相遇也夫師比畜復不
獨一陰一陽其交已遍自乾坤至此陰陽各三十畫
而泰否分焉皆一定之不亂者是故小往大來則地

九一

天交而為泰大往小來則天地不交而為否其否泰
係乎交與不交其實本乎君子小人之消長也但乾
坤十變為泰何其難自泰一變即否何其易所以泰
雖由君子之道長而三即示以艱貞之戒否雖由小
人道長而二即示以小人包承大人否乎焉觀三陰
三陽雖各以類進而同一拔茅茹之象也泰曰征吉
否曰貞亨聖人寓意於一字之間亦微矣哉蓋以否
即泰之反而九四有命嚳離祉即在九三平陂往復
之時此聖人保泰傾否之深意也能傾則先否後喜
不保則域復於隍一治一亂其機如此然泰尚包荒

三三
乾上
坤下

之度而大泰乃有取於裁成輔相否革包桑之固而
大象乃教以儉德避難何也泰否雖由于造化之消
息而聖人於否卦獨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是以
致否獨歸之人道也可見使君子之辟難者小人也
任小人以致否者君也君能左右斯民以保泰則否
其永休而君子又何難之可辟哉雖然陰陽不交氣
運之否也上下不交世道之否也人本天地之心而
危微之幾否泰之原也于以去欲存理轉否為泰位
天地育萬物其責將誰譏哉

九二

有則以一陰同有五陽欲傾否為泰非同人而大有
不可也且自泰以前坎之見於各卦者凡六自否以
後而離始見也離中之陰虛而明也而一陰居二而
上下五陽皆欲同之故曰同人一陰居五而上下五陽
皆其所有故曰大有二卦皆以離中一陰為主特因
二五異其象耳但離明在二窮而在下其道明也故
以類以辨而後可以為于野之亨離明在五遠而在
上其道行也故以遏以揚而後可以順天時之應在
同人則曰柔得位得中而位乎乾在大有則曰柔得
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觀象傳之辭亦自有別所以

三三
三三
三三

雜卦傳曰大有衆也同人親也此皆卦位之象也以卦德而推廣之乾健也離明也健則自強不息明則虛靈不昧明健合體則文明以健得非自明而誠之謂乎則健文明得非自誠而明之謂乎否則徒恃其一陰在中而同人於宗不免偏係私黨之文苟匪威如之吉不免易而無備之防矣觀象玩辭皆可意會同人大有後繼以謙豫蓋前以一陰成同人大有此以一陽而成謙豫於人既同所有既大則謙卑和豫乃其所當然者故一陽靜止於坤陰之下則為謙一陽動出於坤陰之上則為豫可見陽一也一動一靜而謙豫殊也禮由陰制樂由陽作觀之卦久不待勞謙萬民服而天地人鬼莫不攸宜不特由豫大有得而天地聖人各有攸當動靜無不善矣此易故我一陽處於坤順之中是以止則其禮卑禮主減也所以謙也動則其樂和樂主盈也所以豫也否則為上六之鳴謙而志未得為初六之鳴豫而志窮山矣至於大象若各其旨然味而玩之禮減故哀樂盈故崇惟其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而物各得其理故作樂崇禮德啟存之上帝以配祖考而神人協其和周子曰萬物得其理而後和此之謂也且哀益平施政之善也

三三
三三
三三

殷存配享德之盛也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要之禮先樂後謙豫本相須而不離者蓋惟謙而能豫則其謙也自然中禮而不涉之於矜持惟豫本於謙則其豫也怡然自得而不流之於怠肆此皆具於卦象之中有實體非寓言也謙豫之後繼以隨蓋謙豫本艮震與坤合體隨則震下於兌蓋則艮上於巽但謙而豫則善隨而蓋則有未善也何也常豫則動說過謙則巽止其相因則有然者觀之卦象長男少女動而說所以成隨之德果言乎惟大亨貞而得乎隨時之道則善矣長女少男巽而止所以成蓋之德果善乎惟終則有始以求其飭蓋之道則善矣是故彖傳重乎隨時而大象嚮晦宴息亦以隨乎時也蓋彖重乎飭蓋而大象振民育德正以飭其蓋也至若動以時者宜正中以孚嘉往有事者貴承德而用譽又則又以得中為尚也雖然得中難矣隨有獲貞由幹母之蓋不可貞而貞尤難也所以易道變通有不可執泥言者動而說之時在所當隨：乎動也淵默雷聲未嘗不靜故時當嚮晦宴息則息之於其靜矣巽而止之事既以成蓋以靜也蓋以風化未嘗不動故有事於振民育德則



振之於其動矣况合而言之隨之初九非即蠱之上九乎在初九則官有渝出門交有功在九上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之皆是也噫道不離乎時與事也惟時必有事焉則尤善之善者

隨蠱後繼以臨觀隨蠱兌巽交以震艮而臨則兌下於坤觀則巽上於坤也隨蠱莫大乎時與事而已矣隨時幹事寧有大於政者哉是故二陽在下則為臨臨之以德不以位而教思容保九君子之有一命者皆得而行之也二陽在上則為觀而省方觀民設教非先王大觀在上者可得而行之乎是同此二陽也在上在下而臨觀分也象於臨則曰剛浸而長則在下而上如澤上有地其居也一定而不易非在下職守之象乎象於觀則曰大觀在上如風行地上其行也周徧而無方非在上巡狩之象乎何也地容乎澤而德澤洋溢風行於地而風俗轉移皆於卦位得之也至於爻辭又有不可執泥焉者如臨曰知臨乃出以臨乎人觀曰觀我生乃入以觀乎已臨之剛在下三以柔乘之則有甘臨之憂觀之剛在上四以柔乘之則有觀光之利於此融會貫通則人已上下靡不善矣不然臨至八月有由觀天之神道四時不忒



可見消長雖本之天而吉凶皆係人之自取也試考文八月有由臨至遯之謂也哉臨觀相反如此為臨十二月建丑是也如此為觀八月建酉是也臨卦二陽在下陽剛浸長至八月則觀卦二陽在上陽又將消陰陽消長之機若循環然觀象玩辭何事於他求哉也然文王演易正當殷之末世而臨觀相反之卦乃云至於八月則三正不改月也又何疑哉臨觀之後繼以噬嗑賁蓋臨觀二陽四陰自相上下噬嗑賁則離合震艮雖各三陰三陽而一陽實間其中焉以義揆之即教養以先之刑罰以繼之明刑以

弼教也夫噬嗑與賁俱以離為主離明在上而震以動之威明並用則明罰教法所以定輕重之典而立其章程者非在上不能也離明在下而艮以止之明不及遠則明庶政無敢折獄乃在下位者之常分耳可見明雖同而動止異也卦辭噬嗑亨利用獄賁亨小利有攸往亦有別焉何也玩其卦畫在噬嗑則下卦本坤分初柔以居五上卦本乾分中剛以居初故象傳曰剛柔分在賁下體本乾一陰自上來文為離上體本坤一陽分上文柔為艮故象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可見聖人係辭莫不因畫象剛柔



以發明之而所利各有在矣至若而卦九四九三雖同以一陽居卦爻之中然在噬嗑上卦則利艱貞吉在賁之下卦則永貞吉者又何也三本剛位固宜永正四則位柔非艱則不吉矣且用獄貴乎柔五曰貞屬無咎文明則貴乎止上曰白賁無咎所以惧人嚴刑繁文之意又自可想矣

噬嗑賁後繼以剝復艮止離上震動離下為噬嗑賁艮止坤上震動坤下則為剝復離之一陰其坤之機乎夫陽一也天地生物之心也初九不遠復即上九之碩果不食者是也特因上下而有剝復之異耳但

九七

即其陰陽消長之理故象於剝復皆曰天行然於剝則曰順而止之於復則曰動而以順行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於陰陽消長之間未嘗不覺不以順也所以剝之厚下固欲以安夫上之陽復之閉闢亦將以養天下之陽皆順道也但剝不利往小人長也復利攸往剛長也此則在所當辨也故三剝之無咎五無不利四獨復從道二體復下仁在近陽應陽者且然而脩身元吉不待言矣否則剝固小人之道也剝而不已適以自剝其虛矣復固君子之道也頻復不已寧無迷復之凶乎學易者以反求諸身觀剝



之象可見夫人之真心雖剝喪而未嘗盡泯觀復之象可見真心雖以復萌而群陰未易以頓消也特陰氣不盡則陽氣不萌不剝則不復而其機間不容髮然一毫陰氣未融不可以為純陽之體惡容已於自強不息之功哉故曰復德之本也

剝復之後繼以無妄大畜剝復艮震交以坤無妄大畜艮震交以乾且由剝而復則無妄而大畜矣然震動於天之下動以天也剛中而應大亨以正行天也艮止於天之上畜以天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存天德也彖傳一則曰天之命一則曰應乎天同一

九八

天而震艮殊也惟其行天道也則無一時一物非其所茂育者雖由中以達外實有以彌綸天地而卦詞元亨利貞正謂此也惟其存天德也則無一言一行非其所多識者雖由外以養中亦可以進退古今而不家食吉非斯人而誰可見大畜即所以畜其無妄之德而物與無妄非畜之大者能之哉况無妄之初九即大畜之上九故在初則無妄往吉在上則何天之衢亨惟一循乎天所以其動其止莫不吉而亨矣不然何以無妄大畜猶有事於利貞必以能止健為大正而匪正有眚也如此則無妄之病無妄之災聽

之而已矣而重牛之牯豕牙之續可以少解乎
無妄大畜後繼之以順不徒震動艮止於乾坤上下
者至此始合蓋自噬賁利復歷六卦而始歸於一也
然由六德卦之德觀之震為初分之陽而艮其陽之
終乎至順則震艮既合乃設為爾我之辭謂初陽合
爾觀我雖陽亦不足貴故以由順歸上久之陽正謂
宜止不宜動也但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一動一止有
以得乎陰陽動靜之宜故天地以之養萬物聖人以
之養賢及萬民夫人得之以自養養人養德養生莫
非此道信乎順之時為大也故曰順養正則吉也觀
九
順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是觀其所養
惟觀其自養則正而吉矣所以順養一也彖頤丘順
皆所不宜拂順頤此凶彼吉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
小體為小人殆不容以不辨者大象慎言語節飲食
孰非自養之道乎即如序卦傳曰物畜然後可養苟
言語不慎則大畜之多識徒為口耳之贅飲食不節
則大畜之不家食適為饕餮之資夫果能於日用間
節之慎之無為靈龜之舍必如虎視之能則其養賢
養民養萬物者皆斯人之能事也故中庸曰道不遠
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

頤之後繼以大過故惟有所養而後可動
也然觀之卦象頤以艮震成體故上下皆陽中含四
陰大過以兌巽成體故上下皆陰而中含四陽體固
不同其實則相對也且夫大過之卦本謂陽剛大過
彖傳乃謂陽過而中巽而說行必如是而後大過得
宜也然而有謂大過者過於事不過於理也豈知理
外無事外無理當大過之時理宜如此事欲不如
此也得乎有謂大過之事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
伐始是以當之豈知當唐虞之際夏商之末事固有
不得不然者自堯舜湯武視之亦皆中庸之道乎人
有謂聖人有小過無大過者是又不知時當大過則
大過時當小過則小過故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
乎即如獨立不懼避世無悶自常情視之謂非大過
人之行不可也然君子值斯時也剛過而中亦理之
必然者夫豈希高慕外務為峻絕之行以駭俗乎但
觀六爻以剛居剛則多凶以剛居柔則多吉所以三
大剛則橈四居柔則隆可見剛德大過亦自有中道
存矣噫寧為白茅之藉以過於慎無為滅項之凶以
過於高處柔亦然非有大過人之識者惡足語此
頤乃震艮合體陽包陰也大過巽兌合體陽過乎陰

也雖順卦初上二陽大過初上二陰卦體陰陽相為對待其實兩卦象義皆重在陽剛所以皆居上經而坎離相對坎固陽離亦陰屬乎陽也

大過之後繼之以坎二陰中含四陽之剛已大過矣惟坎則陽剛得乎中也陽中則不過矣但坎本陽體乾交乎坤而陽陷陰中文字獨於坎卦指出心象以開示後人中實而外虛故卦辭曰習坎有孚中陽而外陰故彖傳曰乃以剛中無非發明離心亨之意然心何以亨也六十四卦惟坎陽得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所謂民受天下之中以有生者此也是陽雖陷於陰之中離心則起乎險之外至誠可以貫金石蹈水火尚何患難之足驚信足以行蠻貊通鬼神曾何顛沛之可畏水固行險不失其信心則遇險通得其平所謂行有尚往有功者本此心以行而往也所謂常德行習教事者本此心以常而習也可見心雖寓於形骸之內實非形骸所能囿也善事其心者使一陽為主於內而先立乎其大則其小者不能奪矣否則剛如九二猶曰未出中則如九五猶曰中未大人欲此心常存無如初上陷溺以至於失道凶者胡不由坎象以反觀之哉

坎後繼之以離坎為陽之中離則陰之中也其實坎離非二也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即乾坤交而各得乎陰陽之中耳上經首之以乾坤終之以坎離正謂此也然習中孚固以其陽實而能施而離畜牝牛得非以其陰虛為能受乎可見離以牝牛配坎坤以牝馬配乾必如此而後謂之利貞亨坤離其一揆矣況陰麗乎陽虛明畢照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此心靈體本如是也必學有緝熙於光明而後可以復其明之體必明明德於天下而後可以滿其明之量否則以察為明者遺其內回光反照者遺其外皆非離之明矣觀之彖傳曰重明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大象曰明而任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可見明無內外聖人示人之旨極其精詳而彖有取於柔麗中正爻有取於黃離得中道者此也大學明德中庸明善孟子良知皆指此離言也苟見之不早反之不亟既以蹈乎履錯之咎又寧免乎日昃之凶

中虛則明從生焉離之象也體也有明則容光必照離之義也用也體用一原象義互見觀卦畫即了然矣

上經首乾坤天地開萬物之原下經首咸恒夫婦肇
人道之始且咸乃天地之交也恒乃天地之乂也人
不交不久故咸恒人道之統實天地之情也是以咸
則柔上剛下而二少相交乃夫婦之感通也固所以
成婚姻之禮恒則剛上柔下而二長相承乃夫婦之
定位也實有以正居室之倫然咸一也彖傳主乎感
故云聖人感人心大象主於受乃云君子以虛受人
果二乎哉惟其寂而感斯可以大受也惟其虛而受
斯可以感動也感以通乎人受以取諸己人已貫通
之無間此所以為感也恒一也彖傳主於變通故云
恒久不已大象主於定立乃云立不易方果二乎哉
惟其終始變化而巳斯可以常定也惟其方所一
定而不易斯可以永終也不易可與立不已可與權
經權運用之不窮此所以為恒也且惟咸則恒本相
須也君子虛受不易亦並行不相悖者故咸取無心
惟貞吉悔亡而憧憧往來未光也恒責久道雖婦
人貞吉而夫子制義從婦道也無心之感久道之常
豈易言哉玩咸恒者於象辭彖象會而通之斯可也
二卦皆重利貞皆云天地之情可見惟正則其情之
相感為可常也苟為不貞非咸拇則咸輔非浚恒則

振恒矣可不慎歟觀咸恒彖傳剛柔上下之辭正是
兩卦相反艮兌巽震自相上下何必謂咸自旅來也
咸恒後繼之遯大壯咸恒艮震之陽與兌巽之陰相
交成卦遯與大壯則艮震之陽與乾陽相上下為艮
一陽本在上而又有三陽在上可謂盛矣然二陰浸
長於下夫固不容以不遯也震一陽本在下而亦有
三陽處其陽若與遯同矣四陽並進於下此所以為
大壯焉可見陽以下為遯以上為退震則動之始艮
則止之機四陽雖同而上下之間一動一止進退異
矣然觀之彖辭遯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勉二陰也
大壯利貞大者利於貞也指四陽也得無有不同乎
不知陰進以正則小人不凌君子陽進以正則君
子自能勝小人皆所以扶陽也雖然係遯用壯又君
子所當辨者是故遯有取於九五之嘉遯上九之肥
遯而遯則去之為當遯壯有取於九二之貞吉九四
之貞吉而壯則剛宜濟之以柔也噫以名義言之陽
本不宜遯也而遯肥在乎上陽本宜壯也而壯趾之
窮在乎初陽剛進退可不慎哉至於大象遯謂遠小
人不惡而嚴其處人也以得遠惡之道大壯謂非
禮弗履其處已也有以端去惡之原如此則時乎遯

三三
坤上
震下

也時乎大壯也莫不盡善矣

進大壯之後繼以晉明夷震與乾相為上下固有進退之義離明於坤時有出入斯有明晦之分而大壯則晉進則明夷亦其枕之相因而馴至者是故日之明一也出於地上則為晉大明在上畫之象也固宜獲乎晝接之榮入於地中則為明夷貞明在黑夜之象也必有利於艱貞之利况又辭於晉之六五猶曰失德勿恤初即晉如推如於明夷之六二猶曰用極馬壯而初即于飛垂翼其競業之意可以一時而或懈乎然同一晉也以之承明君則為晝接以之脩

百五

明德則為自昭同一明夷也以之蒙難則晦其明以之蒞衆則晦而明道可若此其殊也變動不居易之道也要之日有出入明無加損地中所以用其晦地上所以昭其明雖有晝夜之象而實有常明者在也然則明之在人或或用錫也或蒙難也不以常變而有改或蒞衆也或自昭也不以體用而必偏知來藏往之神智即在於洗心退密中也所以係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三三
震上
坤下

晉明夷後繼以家人睽離坤上下而晉與明夷異矣然離下於巽為家人離上下兌則為睽晉則相親夷

則相睽亦其義也但離一也下於巽而為家人者長

女中女咸得位而利乎貞上於兌而為睽焉則中女少女雖同居而志不同行矣何也家人巽之陰在四女正也睽則兌陰在三離陰在五女不正矣女正則家正女不正則家睽矣然觀之爻辭家人有正家之道而處家尚乎嚴雖嗃：未失也故其初即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睽有合睽之道而處睽貴乎遇故其初即曰見惡人以避咎二雖蒼遇未失也然家固當正矣彖謂正家而天下定象謂言有物而行有恒豈二道哉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端本善則固如此

百六

也所以上九咸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睽固當合矣彖謂男女睽而其志通象謂君子以同而異豈二道哉志同不害其迹之異辨異斯能統乎物之同理一分殊固如此也所以以上九遇雨之吉群疑亡也否則不能巽順交愛以假有家而婦子嘻嘻失家節焉睽疑一起意見橫生或見與曳其牛掣或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又何有於小事之吉哉知此則知二卦利貞各有攸當也故關朗子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明乎內者

三三
震上
坤下

家人睽後繼以蹇解家人睽二卦成以離蹇解皆以

坎而成體也。惟家人至於睽，是以有蹇之當解矣。然坎上於艮，則止乎險中，而為蹇。坎下於震，則動而出乎險中，故為解。雖在險出險不同，其利西則一，所以皆云往有功也。何也？坎以一陽居坤中，坤屬西南，坎艮震則皆屬於東北，以後天相對言，其卦位亦然。故蹇以五為得中，解以二為得中，而蹇遇險則止，解遇險則動，各有其時也。所以俯觀山水，阻於地則險，難在前，仰觀雷雨，作於天則百果草木皆甲折，天地且然，況於人乎？否則終於蹇而莫之解矣。可見二卦皆以坎陽中爻為主，然艮震二陽實握二卦之權焉。是以故既有五剛主於外而往得中矣，九三來反內喜非艮之時止，則止乎既，有二剛主於內而來復得中矣。九四解拇，朋孚非震之時行，則行乎蹇，解皆吉者，此也。至若彖謂見險知止，象謂反身脩德，蹇皆求諸己，彖謂往得衆，象謂救過宥罪，解皆及乎人，豈君子故為是以處蹇解之時乎？蹇解原同一體，朋至朋來皆賴乎陽剛是解，即解乎蹇而蹇即其所未解者也。君子惟有解而當位中節，何往不利？蹇解後繼以損，益蹇解本一艮一震與坎成體，損益則艮兌震巽相合而成，而損益即咸恒之反也。然損

益上謂之損，由咸既變，盡而艮上兌下陽變而為陰也。損上益下謂之益，由恒既變，盡而巽上震下陰變而為陽也。非有意以損益之也，有餘則損，所當損不足則益，所當益故損卦不損二與初而損三，益卦不益三與二而益初正，所以損其盈而益其本也。向使陰陽適宜，則無所用其損益矣。故彖傳皆曰：與時偕行，況損下以益上在君子則自損而損疾有喜，損上以益下在君子則為自益而益用凶事，乃固有之然則二卦雖有損益之分，其實損所當損即益所當益，特以上下殊其名義耳。觀之爻辭，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益之六二非即損之六五耶？惟以柔居剛則曰元吉，以柔居柔則曰永貞吉。損初即宜酌損至上則弗損，益之益初必大吉無咎至上則莫益之或擊之即此便可以窺損益大旨也。至於大象懲忿窒欲是損其不善以歸於善而益固寓於損之中，然遷善改過則善之益也，何嘗不損其過哉？如是則以之脩己即為克己復禮以之治人即為節用愛人是道也不可須臾離也。損卦損剛益柔有時，益卦九益之道與時偕行，二卦皆以時為重，何歟？下兌上艮為損，萬物說言乎兌成



言乎艮秋冬收藏之時也下震上巽為益萬物出乎震齊乎巽春夏生長之時也損益以時天地且然況人乎哉故矣哉聖人之筆即化工也

損益後繼以共始損益皆所以損兌巽也此則兌上於乾而為共巽下於乾而為始共也者以五陽決一陰也始也者以一陰遇五陽也陰陽消息循環無端損則決益則遇一陰方決於上即寓於下焉然則始之初六即共之上六也明矣但陰陽消息固自然之理聖人見五陽決一陰若此其易然必曰揚於王庭乎雖有屬於上六則曰無弼終有凶見一陰上遇五

九

陽若是其微然必曰女壯勿用取女於初六即曰係於金柅所以申戒五陽母輕尼一陰之意何深哉觀共四與上同體當群陽上決之衝而五又比上故生不安進不速矣始三與初同體當群陽下遇之衝而二已遇初亦坐不安進不速焉雖爻位顛倒義如一轍見陰之難處也但決之貴和而壯於頄則凶遇之貴豫而始其貞則吝此則處陰柔之道也然亦不可謂陰宜盡無而執一論之也大象一陰上於乾則為澤上於天夫一陰下於乾則為天下有風始施祿者果如澤之決於上而天祿與共施命者果如風之遇



乎下而文命誕敷用之得宜陰亦何可廢也噫施祿施命所以能施者皆有賴於乾剛故於共則曰剛決柔曰剛長乃終於始則曰柔遇剛曰剛遇中正蓋惟陽剛足以統陰柔也但其實共遇名義則皆以陰為卦主何也共之上六有凶矣二應之亦曰有凶始之初見凶矣四應之亦曰有凶在象則曰不可與長聖人之重陽防陰也如是夫

共三月卦也莧生於三月故五爻取莧陸之象始五月卦也爪生於五月故五爻取包爪之象其可忽諸

上

共始後繼以萃升共始二卦兌巽與乾為體萃升則兌巽與坤合體聖人於五陰陽一陰且微戒極其諄切而與坤合體則四陰矣聖人得無意哉觀卦辭一則曰利見大人一則曰用見大人象傳則皆曰剛中而應是萃升皆以陽剛為尚也夫萃之剛中本在乎上而為眾所萃升之剛中則在乎下而勢亦必升故萃五升二皆為大人之象大人在上而五萃有位則眾心樂聚雖九四亦必大吉無咎故曰利見升則本以柔而升也大人在下而九二之孚有喜故用見勿恤而有慶焉要皆聖人重陽之微意也豈有意以重之

三三
兌上
巽下

哉其萃也萃以德也幽以聚神則孝享明以聚人則利往故曰順天命其升也升以德也柔以時升故曰南征志行至大衆蔭兵以萃衆積小以升德若不同矣然體用一致惟有順德者可以萃衆亦可以貞吉升僭也否則九五之萃猶曰匪孚必元永貞則悔亡而初六允升即曰上合志矣噫萃以正而升以時正也時也豈易言哉

夫人之涉世萃升本吉道也升四吉矣而得無咎萃曰必大吉始得無咎可見無咎亦難矣哉處萃升者可自省矣

萃升之後繼以困井蓋萃升二卦兌巽與坤相為上下困井則兌巽與相上下焉萃而升於上者勢必反於下而困入乎井矣然坎本一也澤本無源而坎在其下適以涸其澤矣安得而不困巽本能入而坎在其上則愈入愈深非井而何此兌澤之無水而困者兌本以一陰在上成體不宜於上坎之陽也巽木之有水而井者巽本以一陰在下成體陰能處乎坎陽之下也是雖同一剛中也特剛揜則朱紱赤紱皆足為困苟不用汲則井甃無咎井冽寒泉食矣又視人之所處何如故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則有亨之道

三三
兌上
巽下

而尚口則窮焉井養困不窮也苟汔至羸瓶井渫不食為我心測矣處之可不慎耶噫觀象於困井者能動悔有悔而元吉大成之學可造也何也澤無水而困者命也井有水而無得喪者性也志士不忘在溝壑苟遇患難則致命遂志舍生取義既以立命於己仁者與物同體匹夫失所皆予辜也故勞民勸相凡佐興鼓舞輔翼振德無所不至且以盡人性焉所以係辭曰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何往而非性命之教也

困井後繼以革鼎困井兌巽與坎合體革鼎則兌巽與離合蓋既以困而入於井矣則不得不革而鼎新之也夫離下於兌為革澤火本相息而革當其時離上於巽為鼎水火相資而鼎有實用所以離卦傳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惟革而當乎己日之時則順天應人可以不革其命矣惟鼎而烹夫雉膏之食則上帝聖賢皆賴之以養也所以革必大亨以正斯無悔鼎必柔中以應剛斯元亨革鼎之義亦何大哉况革也者變革之靡定鼎也者一定而不移未革之先固宜於孚信而虎變豹變之攸宜定鼎之後莫要於安凝而金鉉玉鉉之各正否則知變而不知守則鼎足折

三三
震

鍊覆莫若單用黃牛之羊之為倉矣是故觀單之象則以治歷明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惟時斯可也觀鼎之象則以正而凝命恭己正南面夙夜基命宥密在德不在鼎也時與命實相頤也順天時以凝鼎命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之

單鼎後繼以艮震單有動義鼎有止義單鼎由離合巽兌皆陰而震艮則皆陽也一索而得震三索而得艮孰非乾之陽乎但同此陽也在下則動在上則止觀卦象三如此則動三如此則止特在一反一覆焉耳震得其初故動而為雷艮得其三故止而為山雷

重上

惟動也雖二陰在其上而其氣必達夫天山惟止也雖二陰處其下而其形終峙於地此乃一陽自然上下於天地間者是故君子於震來統統若與之俱動矣然後笑言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何嘗一於動而莫之動乎於艮止其所若與之俱止矣未能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何嘗一於止而莫之動乎所以恐其惰者思不出位非二致也何也知所恐則必思其所止而得夫脩省之道思不出位則時時自脩自省而艮其背焉自然無喪有事矣如是而在震之初則恐致福而後有則在艮之上則敦艮以

三三
震

厚終卦象殊而學則一也否則陽一也震艮亦一也在四則震泥未光在二則艮限列寅學者欲慎動而知止其可不早辨哉

陽之動本乎下也故震六爻以初為主而爻辭莫善於初陽之止在乎上也故艮六爻以上為主而爻辭莫善於上反對象義其可思諸

震艮之後繼以漸歸妹震艮二卦自相反而漸則艮下於巽歸妹則震上於兌也艮下於巽三以陽居陽四以陰居陰陰陽各得其正故卦辭漸女歸吉利貞象傳亦謂進得位則得中也震上於兌三以陰居陽

重中

四以陽居陰陰陽俱不得位故卦辭歸妹貞凶無攸利象傳亦謂位不當柔乘剛也可見三四反覆之間而二卦之吉凶係焉且卦以下為主雖漸曰女歸實以艮難在下故歸以漸也歸妹主兌則所歸由乎妹矣又以卦德觀之止而與者進之以正說以動者合之以說所以易有取於漸而深戒夫歸妹者無非定陰之大義而動止各有道也否則一有不正不特歸妹以漸反歸以姤即漸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不免於凶矣至於大象山上有木則居得其正正故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能正乎己者且以正乎人而風俗賴

之轉移澤上有雷則相感以情故君子以永終知敝不善其始者必不善其終而倫紀為之攸斁士君子立身必為漸女無以歸妹待其身焉可也嗟夫止而巽動而不窮也巽而止則盡矣說以動而歸妹也動以說則隨矣反覆毫釐之際辨之不可不審

漸歸妹後繼以豐旅漸歸妹由艮震與巽兌合而豐旅乃艮震與離合也至此則艮震與三陰交合為己偏矣然離一也震而上夫離則明以動故為豐豐有富盛之象矣所以云豐亨王假之尚大也艮而下夫離則止而明故為旅乃窮困之象也所以云旅小亨瑣瑣窮災而已矣豈豐之大而旅之小乎離明上下有動則大止則小之義過動則止亦有過豐必旅之義人之或豐或旅亦若上經之泰否也然過有小大道無窮通豐不可以自恃旅亦不可以自困苟不宜日中之照則豐郭豐旆見斗見沫雖屋翔於天際而閑其無人良可憂也苟得夫柔中之道即次懷資則終以譽命而旅貞吉矣所以聖人於豐深致其戒於旅猶有取焉况處豐尚明處旅尚柔又各有所宜也至若大象於豐則有取乎在天之雷電而折獄致刑凜乎肅殺之義於旅則有取於在地之山火而明

慎不留藹乎寬恤之仁離明動止顧人用之何如耳豐旅後繼以巽兌蓋豐旅由離之中陰與震艮合艮巽則一陰在山兌則一陰在上自相反也然初與四為巽之主巽本以陰柔下入為能巽兌退讓卑下皆巽之象也然彖傳乃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三與上為兌之主兌本以陰柔外見為能說凡愉色婉容皆兌之象也然彖傳則謂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可見巽者順也陰能順乎二陽之剛中故利往故利見大人而初柔則進退利武人之貞其不利於丈人偏雅可知也否則有巽在牀下之凶矣兌者說也說夫二五之剛中故利貞雖九四剛不中正而商兌未寧介疾有喜猶有取焉否則為來兌之凶矣是以各卦主爻言之巽四田獲三品猶善於初兌上引兌猶善於三而統論而卦則卦雖陰柔一以陽剛為尚也觀巽五兌二之吉亦自可見若徒知一陰在下為巽之體一陰在上為兌之休不知所巽所說之實則象恭滔天脅肩諂笑病於夏畦者皆足以媚世而取榮也豈聖人設象命辭之意哉至大象巽風則有取於申命行事兌澤則有取於朋友講習是行義則巽以順民而政事為日敦隱居則說以取友而問

學為日廣此猶巽兌之最大者也善用陰柔者又當以時措之



巽兌後繼以渙節巽兌一陰自相反而渙節則巽兌與坎相上下益一於巽說則必至於渙而在所當節矣巽上於坎為渙兌下於坎為節雖卦辭曰渙亨曰節亨而渙則當聚節亦當通義有出於象之外者又不可不察也所以即二卦相反之象觀之在渙為六四爻辭乃曰渙其群元吉在節為六三爻辭乃曰不節若則嗟若當渙而渙當節而節此所以亨也然渙象則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謂非渙之當聚乎節

百十七

象則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故上六貞凶謂非節之不可過也要之經濟世變必相時與幾以酌其操縱緩急之宜斯可以合渙散而通節也制也何也天下之道中正而已矣所以渙九五渙汗其大跡渙王居無咎象曰正位也節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居位中也可見觀象玩辭意可識也況渙有丘則匪夷所思而當位以節則中正以通聖人教人之意至諄切矣至於大象享帝立廟則祀天人神鬼而精神為之攸聚制數度議德行則於改事賢材而品節為之詳明此乃舉渙節之尤要者言之必如此而後永協

於中正也且渙而節則渙其相須之義思可以說



詳盡之哉

渙節後繼以中孚渙節巽兌交以坎中孚則兌巽自相交夫下經自成恒首以巽兌總三十四卦而巽兌用事者二十一卦陰可謂盛矣故渙則節之不可得不得之中也然巽本以一陰在下成體兌本以一陰在上成體巽上兌下則二陰在中四陽在外故為中虛然以二體分之二五陽皆得中又為中實且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皆相孚之象也即如澤上有風豚魚澤物風性木舟順風涉水鳴鶴在陰子和其中孚

百十八

孚取象可謂極明顯矣然象傳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何也中孚者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中孚純乎其天不容以一毫人力參也觀風之動水豚魚之信風虛舟之涉險孰非天道自然而然者哉此中孚所以為正也然則知應天斯可以知利貞矣知利貞斯可以言中孚矣所以初九虞吉即教人無改初念不可不反已虞度以純乎天也否則翰音登於天孚不由衷而虛譽徒隆不免征凶矣若大象所謂謀獄緩死則自不忍人之心由中以孚人而發之最親切者言之所謂作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無

三三三
震下

納交要譽即中孚應天之謂也發於孺子入井用於
議獄緩死其中孚一而已矣

中孚後繼以小過中孚之體以兌巽二陰在中而成
小過則震艮二陽在中而四陰過乎陽也且咸恒由
艮震兌巽陰陽互交中孚小過則陰陽各以類從矣
自卦體觀之震一陽本在乎下艮一陽本在乎上茲
震上艮下則二陽在內四陰在外陽大陰小所以為
小過也觀六爻四陰皆過惟三曰弗過防之四曰弗
過遇之正以二陽乃震艮主爻故弗過耳然既云小
過亨矣又云可小事不可大事何歟不可者時也

五十九

得中是以小事吉二五柔本小也剛失位而不中是
以不可大事三四剛本大也此所謂過以利貞與時
行也即如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時也貞也吉之
道也然而又有宜不宜何歟震動於上如五上以陰
乘陽故上遂不宜上艮止於下如初二以柔承剛故
下順而宜下宜不宜亦時之謂也即如三者之過亦
時乎宜過而過之耳苟時有不宜而必欲過焉豈君
子之正道哉諒哉小過之貞未易言也無分於道與
事也是故事雖小也道無往而不在道雖大也事無
微而可忽道本與時而偕行君子亦隨時以處事此

君子之學也時所宜然即道之本然君子之應事也
其庸以不然哉過與不過未可豫定利貞時行小過
大過莫非道矣

震艮巽兌皆偏陰偏陽也下經首咸恒本以艮兌巽
震成體故兌震艮本卦皆在下經然巽兌陰也合體
於上經則曰大過震艮本陽也合體於下經則曰小
過上下經陰陽之分茲可識矣

小過後繼之以既濟未濟即上經大過繼以坎離蓋
既未濟以坎離成休皆以故其陰陽之過也况自小
過以前陰陽錯綜惟坎離得陰陽之中故上經首乾

五十二

坤終坎離而坎離至此始交故下經以既濟
曰坎離陰陽得中自相為對其實乾坤之後七始以
坎此亦終之以坎卦名既濟未濟亦因坎取義蓋天
地間陰離最多非剛中未易以濟殆有深意存也至
若以一卦言之三陽得位則既濟三陽失位則未濟
以二體言之水上火下則既濟火上水下則未濟然
既濟雖小亨初吉而中止則亂盛滿之不可恃也故
於三即示以戒未濟雖不當位猶剛柔應也
故特曰未濟非終不濟也而於四即示以利涉之幾
人固不可溺於治安也又不可思時勢有可乘哉此

其陰陽消息循環無端天道人事終則有始所以大
象於既濟則勉人思豫防未濟則勉人慎辨物居
方而居方之慎是即豫防之思寧曳輪於其初無濡
首於其終皆此意也但反對意義猶有不可勝窮者
即如以卦言之未濟不如既濟之盛也以爻言之六
五不如九五之正也以辭言之既濟九五不如六五
為无善焉各卦爻如此類者不少又在得意言外也
嗚呼消息盈虛豈獨世道為然哉推之萬古治亂相
為倚伏反之一念理欲相為勝負與治同道固不與
與亂同道固不亡惟狂克念作聖惟聖固念

濟未濟判於幾微之際矣畫人承天易之道
而後行

周易象義卷之一

三乾上

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純天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

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
陰未畫之先奇耦之盈滿兩間者未嘗隱有畫之後
亦未嘗於陰陽奇耦有所加也然于純陰純陽名之
曰乾坤陰陽相交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而八卦各
加八卦為六十四卦莫不有名莫非道之見于象而
聖人特畫象以示人耳是故乾一也自上下定位言
則天也自二氣言則陽也自人言則男也自德性言
則健也自卦而言則☰也是☳即乾之象也只
一奇已象乎乾矣然必三畫而後三才之道備必六
畫而後兼兩之道全非于一畫有加也☳之象始
畫于伏羲觀象已可以識乾矣然周易卦辭始于文
王以明一卦之義而孔子大彖辭所以釋卦辭也爻
辭始于周公以發六爻之義而孔子小象傳所以釋
爻辭也四聖无二意也善于易者固宜得心忘象得

意忘言但不得于象何以識乾不得其辭何以盡卦
爻之蘊乎要之道一而已矣一陰一陽一奇一耦非
判然不相合也知乾之所以為乾則坤即三三之虛
其中而為卦之三三也知乾坤則六十四卦在其中
矣知乾坤之六爻則三百八十四爻在其中矣知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則知象本無象而其象不可
執言本无言而其言不可窮庶幾善用易矣夫乾坤
卦爻孔子既有象象傳以贊之矣又有文言以發其
義蓋象象傳發明卦爻而文言即所以盡象象傳之
意非各一其說也茲各因卦爻合文言一處觀之元

非欲求盡一卦一爻之意義以探其精微無二之蘊
冒敢紊其序乎

乾元亨利貞乃文王彖辭分為四德合之只是乾道
大通而利于正求元亨利貞之意義即宜求諸象傳
文言斯可也孔子即其象而為之傳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乃統天此乾元之所以大也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此乾之所以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
龍以御天此承上起下之詞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
合大和乃利貞此乾之所以利貞也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此自君子體乾者言之總謂大矣哉其乾之元

乎凡萬物之化醇者皆資之以始而天固統于此也
由是雲雨施行品物流其形者極其亨而通焉此乾
之元亨也然陽大陰小乾陽本大也陽明陰暗乾本
陽明也大明者乾之體終始者乾之運也乾卦六畫
為六位六虛位也六龍六陽爻也有始必有終周流
六虛變動不居本時行而時止也者惟大明其終而
始也六位時成者無定形六龍時乘者無定在時乃
天道惟時則可以御天矣乘乃加載之義六龍時載
於六位也乾本統天而六爻以時用之所以御天也
終始者何元始亨通者未嘗不變而化也惟乾道因
變化則品物之資始流形者物物有所成就性命稟
于有生之初固各正而不偏大和完於已生之後咸
保合而不散惟乾道變而化故物亦利而正此乃乾
之利貞也果能體乾之資始變化則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而統天御天者在君子矣乾元資始乾道變化
試即一歲觀之而天之元亨利貞見矣何也自十一
月陽生于子則剛位成于初爻而乘于一龍也由此
而十二月丑正月寅二月卯三月辰四月巳在卦體
成六畫在卦氣成六陽由復而臨泰大壯夬乾時序
本是如此萬物莫不化生通暢所以謂元亨者不可

見乎至五月則一陰生而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由是七月八月九月十月自始至遁否觀剝坤則乾道盡變純陰無陽所謂化也萬物莫不結聚完成所謂利貞者不可見乎然則一歲之間資始者乾也變化亦乾也乾之所以始而終終而始元亨利貞貞又起元與時偕行循環無端而易之所以生生不測也君子于此大明其終始真見得六位本以時成而時成六龍以御天則造化在其掌握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皆其能事矣但乾道變化乃利貞此猶未易言也六位六龍陰陽之氣至七則變、則化易之道也文言則于元亨利貞又詳釋四德之美元為萬善之最長亨為嘉美之統會利為萬宜之參和貞為庶事之損幹四德即乾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皆自君子體乾德而言也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亨之性情利于貞也何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即元亨利貞之謂也始即元也美即亨也利天下即利也不言所利即也大矣哉所以統言以贊乾元之大也可見元亨利貞析之四德各別而非

異合之一意渾融而非同元亨利貞非專屬之天而無與于人仁義禮智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若謂文王孔子各一其旨彖傳文言各一其辭豈知易者梵大梵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元非贊乾之大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即所謂六爻時成而一卦必有六爻以曲盡其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即前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而加一也字其義愈顯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即前所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也此皆自君子之體乾元者言之可見時乘六龍雲行雨施乃君子御天平天下之象則凡以象言者不可泥其象于天也明矣况君子通天地萬物為一體所謂品物流形萬國咸寧不可以天人分也又何疑哉觀象玩辭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凡所取象何一非君子之道何一而非人之所當反求諸其身者

䷁ 固乾坤之象也周公于乾六爻又取象于龍蓋以龍本陽物神靈變化不測即龍可默識乎乾也文王于坤既象之以牝馬矣周公于坤六爻又各一其象焉要之文王周公取象即伏羲所畫之象也苟玩其辭不觀其象則人人得以臆見測度之矣况孔子釋卦又曰彖曰象莫非此意是故卦不必以孔子之

彖傳象傳為主由傳以明經即辭以明象庶乎易可明矣

初九潛龍勿用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初九一陽始萌庚子一卦之下故為潛龍之象龍而時乎當潛則深藏其用歛德存神默然不露故勿用也非有意于不用也象曰陽在下也龍即陽潛即下龍象九潛象初以九居初時方陽氣在下而潛藏在下即勿用之謂也文言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龍豈終于隱者哉所隱者純陽之龍德也時乎在下雖不能變易世道以遂其仁天下之心而無所成其名矣然亦避世无悶不見是于人而無悶不以身之隱動其表焉非忘情天下也樂則行之與時而俱行也憂則違之與時而俱違也用行舍藏我無與也蓋以有道易天下者其心固測然而不容已不得不與時行違者其守乃一定而不可奪所以確乎不可拔者潛龍也可見身有時而隱君子之學不專以隱為心矣曰潛龍勿用下也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無非以一陽居于初爻時方下而當潛藏勿用耳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使一日不見之于行可以為成德乎既謂日可見之行矣乃

謂之潛者何也潛之為言隱而未之見行而未之成是以君子勿用也惟其隱而未見是以行而未成此所以為潛也若曰終身以潛隱為心則果哉末之難矣是故于乾之初九蓋信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情于斯世斯民也易世即論語丘不與易孟子思以易天下之易不易乎世即初九潛龍勿用之義避世即不易乎世不見是即不成乎名若見是則名成矣俱重無悶上嚮觀之天未嘗有終下之陽觀之物未嘗有終潛之龍觀之人未嘗有終隱之學則其所謂下也潛也隱也勿用也不易世不成名避世不見是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皆時也若專以潛隱為龍德則樂行憂違日可見之行者何為而云然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九二陽德居下卦之中出潛離隱卓然表見于世者也故為見龍在田之象然具此剛中之德者是為文德之八天下所願見者故又為利見大人之象大人即見龍以德言也二于三才為地道地上即田也故取在田之象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時乎在田而德施固能普及于地之上矣也德施普即利見之大八即所以釋見龍之象惡可以上為象下為占謂孔

子專主義理而不反諸身也文言九二則謂龍德而正中者也二本下卦之中乾德正而中也其于日用之常庸言亦信庸行亦謹猶閑邪以存其誠焉即此正中之德豈特成己而已哉言行足以動天地至誠可以贊化育而成物之道在是矣故善蓋一世而在已無矜伐之心至德溥博而四海仰化光之澤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是也雖無君之位有君之德在家足以君一家在國足以君一國在天下足以君天下可謂德之至矣文言又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蓋以在田為舍言其時也文明及于天下言其德博而化光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正君德所在君德即九二乾體是也聚之辨之居之行之四之字指此學則聚諸已者博聞則辨諸人者詳寬居則天下皆吾度內仁行則萬物被其德施故曰君德可見不外信言謹行學問寬仁而文明溥博在其中即所謂大人之德也得非天下所利見乎噫德一也知九二之君德斯可以知君子之成德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々夕惕若厲無咎 象曰終日乾々反復道也

九三以剛居剛重剛在下卦之上乃危地也君子居此可無進修之功哉况三處重乾之爻前乾將往後乾繼之故有乾々之象果能戒謹恐懼朝夕匪懈陽剛用事則日夕莫非乾健之道矣且初二三乾體已全一晝一夜運行一周乃天之象也因天之運行一周故取日夕之象君者日乾々惕與天並運如是雖危厲無咎言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也可見三本過剛不中惟其日乾々惕幾于自強不息矣然過剛未免有過乾々斯善補過也已象曰反復道也只是自日及夜乾々必有事焉進退往來動必由乎道耳反復惟在于道而日乾々惕無非為道謀也文言謂進德脩業亦反復道也之意然進修之實何如忠信人之實心也雖忠信不足以盡乾德之大實所以為進德之基若業之所居正所以進此德者也終日之切近不可須臾離者不外乎言詞而修其詞者豈修飾其言詞哉言必由衷所以主忠信而立其誠也是終日此忠信之實心則終日此修詞立誠之實事以此脩省而居業者所以居此進德之業耳然學莫先于致知而乾知大始乾以易知凡此進脩之間孰非知以為之主哉惟真知其至而必有以至之斯可與乎

知幾之神真知其所終而必有以終之斯可與乎存
義之妙是知至知終固德業之所在至之終之乃進
修之極功皆指九三乾體而言大學所謂誠意致知
中庸所謂誠身明善皆此意也是故位上位下不驕
不憂則時々傲惕莫非進修之功此所以乾々因其
時而惕雖微无咎也上下之位即于卦位見之又曰
終日乾々行事也无一事而非競業進修之道即所
謂勿助勿忘而必有事焉是也曰終日乾々與時偕
行无一時而非競業進修之道即所謂時止時行而
我無與焉是也曰九三重剛不中上不天下不在田
又以卦位發明君子不得不順時傲惕之心陽居陽
位故為重剛上未至于五下已離乎二故為不中此
其所處可謂危矣惟時存競惕則雖危而无咎大意
只終日乾々一語是主如此則進修終始為能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
乾之三爻乃乾卦全體天地純陽故光明在人謂之
明德謂之良知而知即乾也故曰乾知大始而知至
知終孔子示人以致知體乾之學莫此為切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陽剛不中在下卦之上故有或躍之象在上卦

之下故又為在淵之象四陰虛故象淵進則躍退則
淵躍之于淵欲進而非必于進則全無意必固我之
私故无咎象曰進无咎也躍之云者正量其可以進
則進之耳何咎之有但上下進退之間苟為邪則入
於枉道之私離群則涉于絕俗之矯所以文言上下
無常非為邪而枉已也進退無恒非離群而逃世也
此即君子進德脩業及乎九四變革之時也故无咎
盖无常无恒即或躍之意邪指本位群指下乾上下
進退之際莫非進德脩業之功可見德業久久有之
不可專以進修責之九三曰或躍在淵自試也量可
而進自是其時行之德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離下
而上適當乎變革之時曰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
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
咎此亦以爻位不中發明或字之意處九四危疑之
地者必如此而後不過于剛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故為飛龍在天之象人有
是德而居是位夫固天下之大人也得非人之所利
見乎是以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大人即龍造即
飛而在天乃大人作而在上之謂也 小象釋義即下

句釋上二句文法多類此聖人無非欲人因象以及求諸已若依後儒則二句析之為二義矣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夫一物各從一類至于大人則出類拔萃乃三才之宗萬物之主為萬類所利見者何必為利見九二之大人乎大人一也特二五之位各以時乘耳且觀聖人作而萬物覩一句則利見之義亦自明顯曰上治者大人作而在上天下其自治也曰乃位乎天德者大人尊居五位乃位乎天德而非勢位之崇也每卦五上為天故取在天之象陽大陰小故取大人之象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蓋以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所以為德為明為序為吉凶者皆乾道也大人與之合者合其道而已矣時未至而先天以開人天固不能違乎聖時已至而後天以奉若聖亦不能違乎天與大人一也道原於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可見聖人一身全是易天人鬼神俱弗之違此所以為天下所利見也噫乾元統天君子欲求先天後天之學乎亦惟默識乎乾而後天在

我矣
九二君德尚有事乎謹信學問之功九五天德所謂先天後天統天御天乃其能事而聖亦天矣故曰聖希天
上九亢龍有悔 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爻至上則將窮而變矣以九居上陽極而亢故有亢龍之象龍而至于亢也其中心得無悔乎悔即悔其亢也象曰盈不可久也陽極則盈盈則必消此所以不容以不悔耳悔則又將有改變之機文言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其亢如此蓋陽雖貴也以陽居陰非無位之謂乎上雖高也乾無陰爻非無民之謂乎九三以陽居陽亦在下位之賢人也教體不應非無輔之謂乎此所以動而有悔也吉凶悔吝生乎動陽之亢者必至妄動震無咎者存乎悔而妄動則悔不免矣曰窮之災曰與時偕極窮也極也皆亢之謂也又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皆釋亢字之意蓋乾知大始亢則失其知始之道矣求其乾德不至于亢者其惟聖人乎進退存亡雖理勢之必然知之極其精處之有其道而至止不倚者其惟聖人乎是知時

將過中而所守一出於正非聖人必不能此可見乾
健之德苟非聖人且不免亢而悔也然則悔雖尚知
趨避孰若不至於亢而可以吉元咎乎

用九見群龍元首吉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乾
用九坤用六陰陽皆老變少不變七八為陰陽之少
六九為陰陽之老故乾以九為用九數亦無窮盡何
首之有夫九即乾也乾陽即天德也群龍即六爻之
九也用九則存乎其人善用九者知陽主變通與時
推移周流六虛變動不居如神龍變化不可測也故
不徒曰龍而曰群龍不曰群龍無首而曰見群龍無

首是龍本有象有象未嘗無首也故用九見群龍無
首吉之道也天德本無象無象則無首也故象曰用
九天德句斷不可為首也可見用九即天德也不可
為首即見群龍元首之謂也為首則不能用九矣周
公取象于龍故云見其元孔子五以天德歸之人故
云不可為非二義也况天本無首用天德者將以何
為首乎有首則陽剛盡露於形象之粗特滯于物而
不化者耳天德顧如是乎天運元陽之氣混萬象而
元迹聖德元德之精應萬變而元方乃乾之道也純
乎天者不涉于形迹故為首則不可耳若曰陽剛不

可先天下而為首則當後天下而為足乎曰變剛而
為柔則用柔可為天下先而柔可為首乎况觀之六
爻潛見躍飛皆乘時變化孰為之首觀之一卦元亨
利貞運行莫測貞下起元終始無端故云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云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皆無首之意也即如初之潛也樂行
憂遠之無定上之亢也進退存亡之當知例觀各爻
莫非乘時之義而乾元純天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且莫測其端倪之所在矣所以乾元用九乃
見天則即剛健中正純粹精之謂也噫人能反身默
識自勉不學不慮之良真信得孔子從心所欲不踰
矩即乾元用九自然之天則而天德不可為首之義
當自得之矣繫詞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得非與此相發明
乎三三三即乾坤也即九六也即天地也即健順也
即剛柔也象也中間又取象於龍馬而龍又有潛見
躍飛之象元非發明乾坤之德然一則曰君子行此
四德者一則曰君子攸行善休會乾坤之縕者在乎
躬行之君子况用九時行豈徒乾之六爻莫匪天之
則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孰非奉天則以周旋

乎

乾體陽剛本無形迹隨時變化不可測識即如有意於潛便露首矣夫則顧如是乎仕止久速之當可必固我之俱無更何一毫陰柔參其間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利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

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和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在

一卦曰大明終始終在一久曰知至知終明其體知其

用明與知即乾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

憂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

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為和也進退無恒

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無咎九五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行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

在天乃位乎天德讀易者惟體認乃位乎天德一句澄徹則諸卦不為久位所拘滯矣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精粹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中前六位時成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中前時來句只加一也字而義自明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中前雲行二句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
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
乎況於鬼神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
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六十四卦總只是乾坤變化坤又只是乾體變化故
曰吾道一以貫之

三三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
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
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
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
應地無疆

坤屬純陰六畫皆耦其德為順其象為地配天坤元
亨坤德之大通也凡乾之變化無方者坤皆順以承
之其元亨與天合德矣在物為牝配牡故取象牝馬
夫乾象龍馬惟牝馬順而行健有從一不變之義入
陰畫中虛受乾取象牝馬配牡亦有資生不窮之義
牝馬陰柔一順乎陽剛乃為正道所以利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以下皆利牝馬貞之意也夫坤之所以
大通者利于順健之正君子之所攸往者亦無時不
順承乎剛健焉耳先迷後得主陰以陽為主先乎陽
則迷後乎陽則得主此陰柔之常道也惟得主則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只是無往不順承乎陽亦無往
而不利矣此皆坤順之正道方在西南則安于西南
及往東北則安于東北隨其所在而一安乎順乾之

正吉之道也安亦坤體重厚之象 彖曰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元之所以發生萬物者乾元
之大坤亦至焉為乾之所始坤乃生焉稟氣之謂始成
形之謂生乾始之坤生之故其資萬物之生皆所以
順承天施者也此坤元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
光大品物咸亨此坤之亨也凡品物流形于乾者皆
坤厚之所載乾無疆坤亦無疆合德者也惟其德合
于乾故曲含弘而外光大品物其咸亨矣然利北馬
之貞何哉北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從乾得坤之正
此坤之所以利貞也君子攸行體坤順以攸往也蓋
以乾為主而不敢先者坤道之常居先則迷而失其
道後順則從主而得其常也且其所以利攸往者往
西南則得朋類往東北則失朋類以八卦方位言之
巽離坤兌居西南孰非陰之朋乎乾坎艮震居東北
孰非陽之朋乎以定位言之坤位西南而致役乎乾
得朋也所以坤無成而代終者皆陰也艮位東北而
成言乎艮失朋也所以艮之成始而成終者皆陽也
惟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固合群陰以代終雖東北喪
朋乃終有慶實從群陽而得主可見朋之得也以代
乾也朋之失也以從乾也得朋固與巽離陰類而同

行失朋則可從陽艮終而有慶是西南東北無往不
順承乎乾健者坤之道也彼以陰必從陽離喪朋類
乃能成化育之功者是專以東北為利也以坤常減
乾之半必反之西南則終有慶者又專以西南為利
也試觀地之四方果有一方不利不能資生者乎特
在順承乎天耳惟見涉于偏固于卦辭則以主利為
句至文言後得主下疑脫利字皆非也知得朋喪朋
之皆利為地道之正所以君子體此攸行不擇地而
安故安貞之吉應乎地道之無疆矣文言曰坤至柔
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蓋柔靜而且剛方即至哉坤
元之謂也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蓋得主則
能化光即萬物資生之謂也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蓋順承乎天時即乃順承天之謂也總申明彖傳
之意要之無疆者乾之德也德合無疆者坤也行地
無疆者北馬也應地無疆者君子也又曰乃順承天
曰承天而時行坤之正道固如此也會而通之始得
其法坤安貞之義乾卦知乾之變化為利貞坤卦知
坤之後順為安貞斯可以識乾坤可以識貞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冰也

初六為坤之始而初陽位也六陰居之故有履霜堅
冰至之象夫霜之履也尚未至于冰之堅也孰知坤
本資生而霜則肅殺之徵矣方陰凝之始即防其陰
凝之終故履霜之初即防其堅冰之至雖其至有漸
其初則不可不慎也聖人謹初每類此然履即初之
象也履霜象初六堅冰象上六霜與冰皆象坤陰象
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四句一
直下謂履霜而堅冰者陰雖始凝馴致其道至堅冰
也見微知著當防之于未然耳文言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觀慶殃之餘若此其
大而善不善之積其初萌于一念則甚微焉所以臣
殺君子殺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來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順即馴致之
謂也惟坤道在于順承初六之陰以順積漸不
亦大可畏哉無非欲人早辨善惡之幾而豫防其順
長之勢耳彖曰乃順承天曰柔順利貞文言曰坤道
其順乎說卦傳曰坤順也可見順乃坤之道也所以
初六文言曰蓋言順也惟初六順之于初則冰霜積
之以漸所以辨之當早防之當豫也何必改順作慎
六二直方大不習元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元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柔順中正合德於乾故有直方大之象直即至
柔而動剛之謂也方即至靜而德方之謂也大即德
合無彊之謂也是直方大之德豈作而致之哉不揉
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一皆自然而然不假思為
勉強之習而無不利也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所
謂動者承天而順動也動則剛剛則直由其直于中
者以方于外所以地道含光大又何假于習而後利
哉六二以陰居陰乃曰動曰直以方皆于虛中之象
見之而實本諸乾也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以
正義釋直方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言敬以主
之義以行之即孟子義以行吾敬之意也豈敬義直
方內外判然不相合哉坤德一而已矣敬義立而德
不孤內外合而德至大矣則不疑其所行何也凡有
所習而後利者則以敬直其內以義方其外勉強作
為故所行不能以無疑惟疑故習也君子則敬存而
內自直義行而外自方凡有所行一皆行其所無事
而洞然無毫髮疑矣惟不疑此所以不習元不利歟
夫觀象傳所謂動文言所謂行則六二之德咸于動
處行處見之孰謂坤之一于靜乎象傳謂之地道光

文言謂之不疑則知行合一不待辨而自明矣行者坤也不疑者乾知也于坤而曰不疑其所行則坤順承乾直內方外于此可以觀會通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陽位也以六居之陰虛之內固含乎陽德之章美而又至于三則為全坤之體矣柔順重厚亦有含章之象但又位不當若匪貞也然以坤體而內含章美則可貞矣可貞即利牝馬貞意然豈終于含晦已哉有所含者必有所發或出而從王之事則能無成而代有終闇然日章可以盡安之道也可見坤必無成有終順從乾陽然後為坤之正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章美之內含者為能發見之以時而時出以從上者一由于知體之光大要之時發光大皆由陰中含陽也所以坤順承乾乾即乾知即乾元也乾三曰知至知終坤三曰知光大信乎坤能一本乎乾知而三可貞者此也文言謂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臣地妻道當如是也然謂之弗敢成者何哉地道代天以終物而成功則一歸之于天所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功也臣建

勲勞一歸之君妻產子女一歸之夫其弗敢居成功一也若云始雖無成後必有終非文言代有終之意凡陽居陰位陰居陽位每曰或即乾九四坤六三可見

此文曰章曰貞由本位陽剛故也然在下卦之上而爻陰位陽故曰含三為坤卦全體故曰可王事指乾陽有終指本爻為坤卦下體之終也易中一字一義皆據卦爻發明實象實理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陰柔不中當重坤之交純陰無陽雖在位得正其體本虛而其內不可測識故為括囊之象夫囊之能容與陰虛能受一也惟于囊口慎以括之則緘默不露養晦齟光人不妬忌故无咎雖无咎而人不見知亦无譽也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惟能戒慎以自守謂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何哉四當上卦之下下卦之上乃變化之時也使坤陰于此乎變化則陽氣暢而草木蕃品物其咸亨矣然以陰居陰則天地閉賢人安得而不隱哉所以易曰囊括無咎无譽蓋言謹也非謂謹可免咎隱可避禍也時當否塞道固宜隱惟謹之至则无咎在其中矣德既隱

晦又何譽哉觀象與文言既謂之慎又謂之謹所以致重陰之戒者深矣

坤偶畫中虛有象象蓋坤本閉翕至四宜變而猶以陰居陰則翕之至矣故象括囊既不受陽亦不害陽故无咎此象以義起者也

易貴无咎此又以括囊而得无咎宜有譽矣然雖無咎而亦無譽故象只承无咎為言意可見矣大過五爻亦然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柔順得中故為黃裳之象夫天玄地黃黃為中色指坤德也乾上坤下裳為下服指坤體也知裳配衣則知坤配乾六五位中而體正夫固大善无吉之道象曰文在中也以下體之裳而其色黃為固有文章之美然而謂之文在中也凡陰陽相雜文從而生焉此又陰居陽位則柔中有剛而剛柔錯綜是以文在中而无吉也文言謂黃中通理釋黃義也正位居體釋裳義也黃在五之中固通達乎積中之理裳位五之正亦不失乎為下之體五行土居中而位正美在其中即文在中之謂也由中達外暢于四支發揮于事業美之至也無非極贊坤六五之中德也然通

暢發揮雖在坤而實本之乾故美與三同而中德為尤盛耳奈何論易者不能通達時中之理每滯泥五為君位或又云坤無君位而坤之六五俱為戒詞然則黃裳文中果六五所本無而假設此象乎觀其以黃中通理歸之君子恐亦不必以君位拘之

三為坤之全體猶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含之為耳若五則暢而發揮之矣故曰美之至摠在坤柔得中能順承乾剛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凡爻位至上而止上六陰極其盛矣陰極必與陽爭陰陽戰必有血故為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象野亦地上無邊際之象象曰其道窮也窮者極也窮則必至于戰而見血矣即乾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之意也文言謂陰疑于陽必戰推原何為而戰也陰陽和則不疑坤至上則卦終而陽復生矣此所以陰疑于陽也所以疑則爭爭則戰也凡戰必兩者相敵純陰果何戰乎坤上六陰極必交於陽矣故以戰為詞然此本坤之上爻不言坤戰而言龍者為其嫌于無陽也故稱龍為天道未嘗一日無陽純坤則有無陽之嫌其實坤行至亥下有伏乾故稱陽于極陰之時

稱龍于北馬之類即今之十月而謂之陽月是也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為氣陽而血陰陰之類為血血之辨有血言血可見其為陰也夫玄黃者天地之辨也若疑于兩傷而無別天玄而地黃其實一定而不清陰極則陽生此其消息必然之理也人知純陰必勝乎陽不知在上六之所見者皆黃之色陰之類也要之上曰道窮即初六馴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是故君子謹履霜堅冰之漸

上又坤卦之終十月坤陰之極則陽生則極則復來陰陽交必戰其戰在龍說卦戰乎乾而于坤終言之可見坤終而乾又始矣

坤上言陽戰又云玄黃天地之雜正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觀象玩意當自得之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用六六即坤也即陰也坤順則正德合無彊故用六利永貞謂用坤元之柔順者宜永守乎順健之正道也况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所以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本大陰本小坤能順乎乾健則以陽終斯永正無不利矣此用六之道也可見坤道之大大之以乾即象傳德合無彊乃順承天即卦辭利北馬貞

之謂也人之用六形必從神可以勿永貞乎但貞之義雖貴得中當位然有不可執一論者苟不當其時則如屯履之九五可謂中而當矣乃曰貞直貞屬苟純乎理而出以時如坤六三元妄九四雖不當位乃曰可貞即此可類推矣坤卦久俱重發明承乾順健之意乾坤二卦文言皆中明象非別發一意也乾坤二用雖有九六之分其實用六又只是用九故曰其為物不貳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九六二用盡之矣九六即乾坤也故乾坤為易之緼

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坤奇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觀玩兩卦爻象象文言湏合而觀之一字一義俱有若落不然只將道理敷演詞意反失聖人發明造化之旨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水雷屯

三

震下坎上

震下坎上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元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
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
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元咎無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無陽
也故稱龍為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
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
野春秋書王師敗績於茅戎書天王狩于河陽與此
書法同所以尊陽也

坤以順乾為貞故象取牝馬之貞安貞者安然于牝
馬之貞也永貞者永遠于牝馬之貞也三之可貞亦
然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而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
建侯而不寧

震下坎上屯卦取震動坎險動乎險中故為屯屯卦
二陽四陰下震上坎陽剛大通故元亨陽居正位故
利貞雖屯當往濟而坎險在上故勿用有攸往豈避難
而不往哉屯之時未可遽往也陽剛可以濟險震陽
在下為衆陰所同歸者實足以濟之故利建侯夫知
險守正侯建民歸則屯可平此所以元亨利貞也乾
坤定位氤縕始開長子方出用事以濟屯難勿用往
利建侯皆初九之象况初為卦主而一卦辭意皆屬
之初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此屯之所以屯也剛柔即
乾坤之剛柔也始交震也難生坎也故有剛柔始交
之象震動而坎險故有動乎險中之象然險則險矣
陽剛震動以濟乎險陽本大初本正震動則險難可
平而亨焉此所以大亨試觀之震雷坎雨盈滿兩間
大造細縕昏冥未開又為未造草昧之象斯時也亂
極將治否極將泰宜其一陽動于下卓然建侯以為

萬民主五陽陷于上惕然憂懼而不寧必如此而後
可以大亨貞為言天下艱屯惟有主則屯亨也况建
戾不寧由于方動遇險亦因以為戒云尔

凡卦爻一字一義皆是實象以此卦觀之剛陽象柔
陰象始交乾陽初交坤陰之象動震象險中坎中爻
之象大陽象亨震動之象貞陽居陽位之象雷震象
而坎象滿盈天造草昧總是屯象勿往初下之象建
戾震初之象不寧坎陷之象各卦爻辭象俱倣此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以陽居陽且震體足以大有為也但時方艱屯
迫于坎險而屯在初位下不可遽進故有盤桓之象
以陽居陽爻位得正故有利居貞之象一陽乃天之
長男為成卦之主眾陰皆望而歸之故有利建侯之
象乾坤之後即繼以震體之侯所以撫安萬民非陽
剛震動不能也磐桓即勿用攸往之謂利居貞即大
亨貞之謂利建侯即宜建侯不寧之謂可見卦辭象
傳初爻足以當之而初之長子即君象也象曰雖磐
桓志行正也志在濟屯初剛雖艱于進然震動則行
而初又得正故志行一于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易道陽貴陰賤陽大陰小陽上陰下一陽居于眾陰
之下而天下之民莫不歸心其得也大矣所以利建
侯

凡卦陰陽之爻以少者為主此卦二陽五陷初動故
初利五五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六二
陰柔才不足以濟屯而遲回震懼故有屯如遭如之
象乘初剛以歷險而所乘之馬分布而不能進故有
乘馬班如之象雖上卦坎為寇盜而二五正應豈為
寇哉惟以求婚媾耳是女也貞以自守者也今雖過
期不字若以常理論之至十年之久而終字焉陰陽
始交難生久而後濟故其象如此十年者二五為十
象曰六二之難乘下剛也剛即初九馬即初剛乃二
所乘者也惟其以柔乘剛是以屯遭迫于剛而不能
進也十年乃字反常也乘剛非常應剛者其常道也
貞以自守久則必反其常而與正應合大抵此爻病
于大柔終以中正得復其常謂久則屯可濟也屯卦
陰陽始交二四陰居陰初五陽居陽故二五相應初
四相應皆取婚媾之象

六二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本陰而承乘比應俱陰不可輕動也然震體動極而近乎坎險不免貪功好動自取其咎故為即鹿無虞祇自入于林中之象亦屯之甚矣林中者眾陰之數也鹿陽物也無虞人者無正應也妄動取困其幾如此但三位本陽君子見幾于微則不如舍之矣若往則必及夫坎險而陽滯于陰羞吝甚焉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貪禽適以自陷知幾者顧如是乎所以險在乎前君子宜見之早而舍之速往則必窮困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元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陰柔得正而初剛在下故有乘馬班如之象然初與四正應又有求婚媾之象夫四之求初者何也近承九五之位宜上往以共濟險難故往則吉無不利柔得剛以共濟而屯可亨矣象曰求而往明也求乎下以同往乎上得賢為助共濟時艱非明其孰能之凡言往者皆往上也卦以濟屯為主各因本爻取義况致屯難者雖由于坎五而求輔以拯屯亦曰久

當然之分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九五陽剛居中而坎有潤澤本可以膏澤天下蒼生然時當屯難且身在險中一陽為二陰所陷故為屯其膏之象其膏既屯則人心不我得矣若處陰柔之小猶得正而吉今處陽剛之大則雖正而凶何也一卦二陽此卦當以初陽為主初陽以貴下賤得民建侯卦辭所謂天造草昧大亨貞是也九五爻位雖正而居坎屯膏得非大貞凶乎凡易中小大皆指陰小陽大而小事大事在其中矣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蓋坎體屯膏未光故雖大貞而不免于凶况屯之所以此者實由陽在乎坎而亨屯則在乎震之初也凡卦陰陽之爻以少者為主屯卦二陽初陽下于二陰得民故貞五陽陷于二陰屯膏故立况屯由坎陷而亨屯則全賴乎震動矣屯以初陽為主雖在下位而建侯得民天下之屯賴以亨之惟湯武與我明大祖高皇帝足以當此小貞吉如元順帝大貞凶如桀紂是也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上六陰柔雖密比九五之剛而處屯之終且限于陰

柔之質摩、靡所聘、祇自悲傷而已故為東馬班馬
泣血連如之象乘剛泣陰也難之極也坎水有泣血
之陰象居坎極安足以濟屯象曰何可長也屯極不
可長而終極必反徒泣無益當知所變通則可
六爻取東馬之象者三蓋二四乘初上乘五俱以柔
乘剛此其所以屯也况剛陷則屯剛動則屯亨矣

山水蒙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彖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坎下艮上蒙卦取山下有險行不能進而險外止中
不能通故為蒙蒙亨蒙有開通之道也人既昏蒙我
須開而通之然必尊信之至而後其言可入其教可
行故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象且九二剛中有
師嚴道尊之象以剛中而開人之蒙如著龜待問本
無所擇惟人之所志一定以求筮于神則誠感誠應
受命如響若再三則瀆亂矣神豈告之哉故有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之象此非吝教也必如是而後
為正也我之養童蒙與童蒙之自養一歸于正而已
矣故利貞凡陽則明陰則闇闇者求通于明明者不
謬于闇我指九二陽剛時處乎中童蒙指六五且上
卦艮為小子六五與二相應故云童蒙求我初筮即
初爻再三瀆指三四 彖曰山下有險坎艮之象坎
陰艮止則迷于所向此蒙之所以蒙也蒙亨者凡蒙
必賴通謂彼雖險而止也而開通其蒙者必乘亨通

之機行以時中之道庶可通達其險止矣何也當其可之謂時無過不及之謂中九二本有此德以此開蒙蒙者必通此蒙之所以亨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六五志應九二而求之有其道矣九二剛而得中為一卦之主初筮者既誠信乎我宜開而通之焉若再三瀆瀆則不告非不肯告也告則彼既昏蒙而我復強以恬之通以瀆蒙而已豈時中之道哉蓋童蒙志應乎我而我本剛中以告之此道之正也以此養蒙是謂蒙以養正而作聖之功基于此矣貞之所以利蒙之所以亨歟要之曰時中曰剛中曰養正九二

純乎中正之道矣蒙六爻當以九二為主觀六五獨取童蒙之象可知我為二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以陰居陽陷于坎下乃民之無知犯刑自罹桎梏者也但其蒙在初可以發而通之而刑以弼教則擾楚二物以收其威亦朴作教刑所不廢者故利用刑人以懲之耳然刑非君子之得已也刑以止刑要亦用是以撤其錮蔽脫其桎梏而使之悔悟自新以入于善也但執此以往專用刑罰立教則又有吝

雷之小疵矣陰在陽位陰中有陽有發蒙之象坎有刑人桎梏之象而以法正人曰刑所以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蓋欲正人之不正而不正其法則人將何所畏哉况刑人惟以正法而禁之于初所謂豫美發初蒙之道當如是也否則不能發之于初則將繫之于終耳所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也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二句當一直說下如蒙已先自桎梏而吾之為脫之耳此所以為發蒙也若云桎梏乃施教者所加非是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剛而得中一陽統御群陰有教无類故為包蒙之象陽剛在中與五陰相應故為納婦之象大包蒙則頑鈍者無不容納婦則柔懦者有所立所以皆吉且師之誘人如子之于親每事先意承志必諭之于道蒸又而親日底豫庶乎家道其日昌矣故居下承上又為子克家之象二虛中故能包納九體剛故能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人以柔而蒙我以剛而接引之則相接之間已寓開發之道此所以能包而納也剛柔自有承接之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蒙之不可開女之勿用取者也何也不正之女以上九正應為遠乃近見九二為群陰所宗即見利亡身以從之是女也貨重于身則人皆賤之而行無所利矣故為見金夫不有其躬无攸利之象九二坎體一陽在中為水中金故為金夫三虞坎上水性趋下且與二同體比下而不從上故云不有其躬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蓋女以順為德也舍上九正應下從九二金夫安得為順見利亡身又何所利不順則蒙不可通此所以勿用取也凡卦中二陽以正應為主二雖剋中三比之則非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以陰居陰上下承乘應皆陰受困甚矣故為困蒙之象夫蒙之所以為蒙者本以陰而蒙也四虞群陰之中上下去陽皆遠困蔽既深蒙無自而開故吝象曰獨遠實也陽為實陰為虛六爻之中惟四于陽獨遠故室而困可見開蒙獨賴乎陽剋而君子貴直諒之友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柔順居中如赤子之心純一無偽故有童蒙之

象且志應九二剋中以開通之此其養正之道作聖之功即象謂童蒙求我者是也吉孰大焉艮為少男故象童蒙象曰順以巽也以陰求通于陽為能卑以自牧屈已下賢其巽順為何如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為蒙之極也蒙極未易開通則當擊而治之九以陽剛在上而當蒙極之時故有擊蒙之象但攻擊本不得已用之要以去蒙蔽而全其真純之天非阻其開通之機也苟過剛不中而用威大甚則與寇無異反以濟其蒙矣故又有不利為寇利禦寇之戒寇指六三艮山能止坎水有利禦寇之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以在上之剋擊在下之蒙何不順之有否則擊蒙一也為寇則不順矣噫治蒙至于用刑用兵豈得已哉

蒙至上當擊上之陽亦能擊然陽在上則能禦寇上之陽不中不正亦能為寇皆本爻自有之象義也觀象玩辭在涵泳久則能自得之

一卦二陽而蒙以二為主爻以其陽剛得中象謂亨行時中是也况二之吉在剛柔接上之利在上下順

可以觀師道矣

水天需

三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先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先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乾下坎上需卦取坎險在上乾陽在下濟險必須乎陽剛故為需卦體下乾上坎九五陽剛克實與乾同德相信故有孚陽德光輝發越無所不達故先亨五位中正而與乾相需一出于正故貞而吉坎險在前故象大川乾剛可濟坎險故象利涉謂以乾遇坎且不敢遽進而有所需也需則剛實有孚為能光明亨通得正而吉以之濟險亦無不利彖曰需須也坎險在前不容以不須而待也此需之名也剛健乾也險陷坎也剛健而不陷則有所須而其義不困窮矣夫上險下健而謂之不陷者能需則剛健不至困窮此需之義也需有孚先亨貞吉何也位乎天位以正中九五正位乎外而二乃乾體五能需乾居天位體天行所以陽剛克實而有孚先而顯也亨而通也所需實得乎天下之正道而迪吉矣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凡涉水者不可冒險爭先惟以乾剛涉坎險則需之有道可以出坎有功而無不利矣蓋涉川爭先則

危相需則利而需之道干涉川為最切是故坎中一陽為能需乾卦三陽為可需總是言需之善

凡卦辭爻辭一本之書象此卦下健上險象則陷矣剛健不陷者蓋義在相需故不困窮也是義有出于象之外者不可不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乾剛與坎險相遠處乎曠無險之地可以安分守常故為需于郊利用恒之象夫郊遠于坎乾剛得正守其常而不進故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乾剛上進最易犯難初能需之于郊既不犯難而行矣此乃日用之常道也雖坎險在上需初猶未失常夫何咎哉然需于郊于沙于泥于血則去坎漸以近矣郊沙泥血皆以坎之遠近取象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漸近乎險正與坎中相值故為需于沙之象陽在陰位故為小有言之象然陽剛之才足以濟陰而位中能需故終吉夫沙本剝而近水則有寬衍之意

九二以劉居柔且寬而得中是以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寬柔在中始雖小有言而終得吉九五貞吉可見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九三重剛愈迫于坎險寇必不免矣故為需于泥致寇至之象蓋坎險雖在外而泥將陷于險是寇之至者我自致之也恃乾剛以上進則坎之陷者我自陷之也向使乾不上進坎曾得而害之乎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在外之災寇自我致之則敬慎不敗亦自我而遠之雖不能使人無寇而寇亦不能害矣外災與寇俱指坎言敬慎乃出險之道乾三有惕若之意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陰柔坎體已傷于險故為需于血之象柔而得正且坎初能需而五陽出在四上故為出自穴之象需血固不免于傷而其能出穴者由六四柔順不競故也血者坎水之象穴者坎陷之象自五觀之五陽有出穴之象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安處陰柔之位以聽五之自出順可知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需之主也位中正之位與天下相安于醉飽之域其所需者惟酒食日用之常耳他何求哉陽剛充實于中有酒食之象且以九居五一出于正何吉如之象曰以中正也以陽居陽得中得正吉之道也彖謂有孚光亨貞吉此又備之若云需酒食以待時玩又辭原無兩層意義

人生日用所需惟酒食尔矣上下安各其常惟酒食是需便是太平氣象故以位分言詩云王在鎬豈樂飲酒又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尔德即詩詞而需于酒食貞吉之意明矣以道義言筆食瓢飲不改其樂蔬食水飲樂在其中聖賢所需惟此耳不義之富貴于我如浮雲此外更何需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獨與乾相遠自處卦外若無事于需者然居坎之極且互在上六之下故為入穴之象但上乃需之終也三陽之客相需而來也久矣故象不速之客三人來謂主人無意速客而客來遠遂主人之願也三乾陽俱不與上應故有不速之象上柔順有敬之之

象惟恭敬則險難非所憂故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蓋五乃需之主亦坎之主也上六雖不當主人之位而能恭敬以需客亦未大失所以終吉者謂能敬以需乎陽也况乾剛之來自不容已陰敢據主位以慢其客乎故又為敬之之戒需之道當如是也此卦以坎中陽爻為主四上二陰畫象穴四處坎下能需而五在四之上故云出上處坎上不需而五在上爻之下故云入觀卦象自見

三三 坎下 乾上

訟有孚室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室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坎下乾上訟卦取內險外健險而又健故為訟訟有孚室惕中吉終凶惕以九二上九發明訟義九二中實為有孚之象尚在坎險無應于五為室塞不通之象坎為加憂有惕然悚懼不寧之象以九居二有陽剛得中之義謂有孚則雖室塞憂懼而得中故吉若如上九過剛有終極其訟之象故凶以上下兩卦利見乾九五之大人以其中正能聽訟也不利涉坎之大川以其險陷而興訟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以坎之險遇乾之健既不相下必相爭而訟是在一人則內險外健在二人則彼險此健此訟之所以為訟也訟有孚室惕中吉者坎來剛而得中故吉指九二也終凶者訟不可成則必凶指上九也利見大人九五中正之德有大人之象上乾是也不利涉大川九二陽剛陷于二陰且在下卦有入淵之象下坎是也可見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

與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不中正則剛復而凶當以理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內自訟焉斯得之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六陰柔位下且于訟為初故有不永所事之象陰居陽位處坎之下不免有言陰本小也故為小有言之象然訟由言之不公言由事之不決茲不能無事而能不永所事不能無言而止于小有言則訟不成矣故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訟本不可永長者也雖小有言而其辨易明所以不永而終吉歟四雖正應然不能聽訟不可以明辨歸之又初與四原無爭亦何必謂其相敵相訟俱就本文說為善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以陽剛居坎險然剛居柔位在下卦之中卒能退避以上應九五得免災患故為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之象蓋二有剛中之德非惟不敢訟亦不能訟所以痛自撓抑不敢安享君之封邑而

遁竄以待君心之悟如周公被流言于東都以感悟成王是也歸而遁坎為隱伏也三百戶下大夫制猶駢邑三百云耳無青者周禮愚弱犯寡則青之青四面削其地也惟九二歸遁以避咎故其邑三百戶無青得免于削地之咎但其所訟不必謂訟九五亦不必謂訟九四上九大畧不成訟而已若謂以九二訟九五之君見其勢不可敵而後歸遁其能免于無君之青乎此又即彖謂室惕中吉則來而得中也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二能逋遁自貶所以不成訟而免于患也若自下訟上則災患之至亦若掘取之矣能無青即可見象辭自下訟上二句雖非釋象却是反言以明不克訟之意否則又言不克訟象言自下訟上又言無青象言患至掘何相悖若此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陰柔能安分守己食不浮于其德故為食舊德之象柔中有剛三本剛舊德也柔從剛亦舊德也如此則柔不失正雖危厲而終必獲吉或從王事無敢居成功焉况於訟之成乎王指五非正應故曰或夫在訟之時以柔順從上為正故象曰從上吉也柔順

以從上則能得乎柔道之正矣又何敢專有成功與上爭能哉

象釋爻辭只從上二字下從上柔從剛所謂食舊德從王事舉該之矣諸爻象俱例此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雖陽剛健體能以剛居柔不敢自逞其剛忿之私故為不克訟之象且能反就天命所賦之理而大變其所為于以悉安乎正則訟心亦于此乎絕矣吉孰如之復反也渝變也命即天命之性也四不能訟又能反而即乎命焉是變而得乎安貞之常矣以理義消融其客氣又何有于訟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能以天之正命自安而不失乎自守之道此所以吉也

九五乾體中正二應五四比五故皆云不克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本乾剛以位尊位則德既中正凡所以平天下之情消天下之爭者有出于以健制險之外故大善而吉象曰以中正也中正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大畏民志不惟善聽訟且無訟可聽矣或曰初二三

四皆無訟此所以訟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剛健極矣且居訟終恃高用剛不勝不已設或訟而勝焉雖錫以鞶帶之榮而終朝已三褫之矣鞶帶非賞訟之服或亦設若之詞故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夫居上健訟雖以終訟獲寵而人皆賤之故卦辭曰終凶

需訟俱四陽二陰俱以坎中一陽為主故坎在上為需坎在下為訟也

地水師

三三 坤上

師貞丈人吉無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坎下坤上師卦取坎為險坤為衆率衆行險故為師夫興師動衆以正為本一陽在下為衆陰所主故為師貞在下卦之中有將帥之道故象丈人大凡行師貴正然須得衆心素所信服者老成持重可以專閫外之寄斯人心率從故必丈人乃吉必貞而吉始得無咎不貞不吉有咎必矣師可不慎哉彖曰師衆也釋師之名也貞正也釋師貞之義也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九二陽剛在下能以五陰之衆正人之不正則天下率歸于正而可以王矣此所以貴師貞也然必丈人吉无咎者何哉九二即丈人也陽剛得中且得六五相應故曰剛中而應上焉見信于君矣坎險坤順行師雖險道而伏至險于大順故曰行險而順下焉不拂乎民矣以此毒天下而民心悅從則能以衆正而王故吉又何咎夫王者之師猶謂之毒天下可見兵凶戰危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故惟正而吉方得无咎古者寓兵于農即

水伏地中有行險而順之象

古有師卦陣取一陽在下卦之中為大將北面統眾之象三四五上俱陰爻為八陣之象初陰為師後遊兵之象故一卦六爻皆以用兵言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六出師之初也大眾初動有九二大將在前則紀律嚴明故為師出以律之象苟行師失律則否臧而不善其凶也必矣因本爻柔弱且陰陷之始故為否臧之戒觀衆之六律皆以陽言而呂則助陽者也故以二陽為律于出字亦有意味象曰師出以律失律

凶也師出不以律則雖善用兵者倖而成功亦凶之道矣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宮則軍士和士卒同心商則戰勝士卒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卒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坎方黃鍾之本故師初言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一陽在下卦之中為卦主也陽剛上與五應以大將之才承天君分閫之命得以專節制師中故為

在師中之象即象所謂丈人也且剛中能柔得戡亂保邦之道故吉而无咎然與師伐暴之命一皆寵錫于天王故為王三錫命之象王指五相隔三爻亦有三錫之義自 命將閫以外得專制之惟在師中則可昔周亞夫軍細柳漢文帝勞軍按轡徐行乃嘆真將軍拜為中尉脗合此爻之義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非敢私兵柄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非以逞憤兵也可見王命惟在懷綏萬邦而師中之吉為能祗承王命耳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六三柔居剛位不中不正在下位之上委任不專且上之所承者衆陰也故為或輿尸之象夫師之出也以衆人尸而主之則稟命不一紀律無統必至敗衄而凶矣古語曰輿論詩曰誰其尸之象曰大無功也言必有取敗之道也若曰師敗輿尸而歸豈特大無功已哉且六五亦曰弟子與尸使不當也何必更為他說

六四師左次無咎 象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六四陰柔退怯故有左次之象蓋兵法尚右而下左况師惟勇則進戰怯則退舍苟度其不能勝而退以

自守堅壁不動亦不至失律而可無咎也坤為平易之方左為不用之地左次得緩攻觀變之道象曰未失常也當退而退亦師之常視貪功冒進失常度者遠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六五柔順居中必不肯好開邊釁惟教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利執言之象因田之有禽而利于執言則聲罪致討兵出有名故無咎但柔而得中能專任長子帥師以獲師中之吉則善矣苟柔順

無斷又以眾弟子主之故有與尸貞凶之戒五居坤土之中故取象田有禽于師而言田者古人一歲三田所以習武事也長子指九二弟子指三四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二剛中而五應之以中而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萬一既用長子以帥師又用三四眾弟子主之則任使不當雖正亦違道矣長子之剛與弟子之柔孰當任使君上所宜擇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六當險難既平居坤順之極師之終也大君始焉

命將以出師終焉論功以行賞凡有功者或命之以有國或命之以有家因其功以受之爵土而小人惧其亂邦則勿用也非至此始不用也王三錫命必歸之長子而弟子為陰柔小人既不使之與尸蓋已慎之于始矣始焉不命之以董師則終焉不命之以家國何有乎爵土之封也師終故有錫命論功之象坤極故有開國賞功之象陰極故又有小人勿用之戒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凡有功而賞者必以正則小人不得以亂邦矣蓋謂群陰易於親昵而大君宜早辨也陽大陰小二之懷萬邦上之必亂邦可以觀聖人行師命將之意師比二卦俱五陽一陽以坎中陽爻為主陽在下為師在上為比觀象玩辭二卦大義了然矣

三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也 象曰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也其道窮也

坤下坎上比卦取一陽為眾陰所親輔故為比夫上
下親比吉之道也推原親比之始筮而決之必元善
常永貞正斯無咎但原筮既有是德則歸德自當速
來在上者雖乾業而不寧在下者自方來之恐後使
稍後為則不免後至之誅而後夫也矣故有不寧方
來後夫也之象不寧者坎陰為勞卦也方來者坤順
本直方也後夫者上六在於五之後也元永貞即九
五之顯比也五陽本大而正故又以永正言之原筮
只是自度意元永貞不可分三德然惟其元永貞必
不肯安寧而四方不容以不來亦不敢以或後矣此
卦五陰一陽有五家為比之象象曰比之吉也者以
比乃親輔下順從也此比之義也謂陽剛在上是以
親輔而坤陰在下莫不順而從之吉之道也原筮元
永貞无咎何也九五陽剛得中為卦主本有是元永
貞之德故无咎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五陽與群陰上
下相應下賴上以相統上賴下以相安上惟不違寧

處而下方來上下得相比也後夫也其道窮也上六
一陰獨不比五則失其親輔之道而自絕于善道窮
而後至戮斯及之矣但九五以陽剛居君位既曰原
筮又曰不寧可見君位本為天下之至險有德則人
比之無德則人去之固不可不原筮其德况后艱厥
后亦不可康寧以自安此所以不易惟王坎一陽在
眾陰之中其體本如是也

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
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柔順在下親比之初也惟其誠信有孚於二則
比之無咎若有孚盈其缶為誠信充積于中則終當
有他吉也他指五也初雖與二同體親比上當終于
比五必得之盈缶之孚焉比二因以過五也原非正
應故曰他六陰虛有缶象初陽實有盈象可見相比
之道惟在誠實於其初而已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
也與人交止于信初能誠信以相親比則雖本無願
外之心而吉有自他來者不特無咎而已象辭二有
孚皆畧之不舉所重在初有率先親比之意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二與五本剛柔相應以中道相比且不肯枉道失

已故有比之自內之象然柔順在中一皆天命之本然而柔中以應剛中亦皆親比之正道故貞吉象曰不自失也雖當比者尚不肯輕身求合其自重為何如哉守正以待君上之求可謂貞而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承應又皆陰類且三獨不比乎五而群陰類聚故有比之匪人之象夫八以陽剛為主純陰則反道悖德自絕于善匪人類也又與陰邪之人相親相比必相戕賊而其所傷者多矣是以象曰不亦傷乎戒之至也

六四外比之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四本與初相應而五則其密比焉者不內比于初而外比九五惟善是從中無私係所以得正而吉也蓋九五陽剛中正賢而在上是以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五既為陽剛之賢又居君上之位以德以分皆所當比得貞吉之道矣噫觀二之內比四之外比皆得正豈可拘拘于應不應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九五德本陽剛位亦中正群陰皆來輔比聖人作而萬物覩也此其比也明顯不私不求比于人而人自比不約誠乎人而人自親故有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之象夫三驅田獵之禮也在禮天子不合圍前缺一面止用三驅而已失前禽者禽或從前而出則舍之不取也邑人因田獵顯示之公默喻潛孚信天王無必得之心相率以化於中道而不待告誠自相輔比吉何如也陽明有顯比之義陽居五位故稱王前禽指上六邑即坤象指六二也二五以中道相比故不誠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以正中之位係

天下之親何其顯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聽彼自去自來我何與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上之體下一本于中德而不偏二亦以柔中相應何待期誠同德咸孚若或使之也九五顯比之道不誠自孚有如此一卦皆陰比陽五陽獨為眾陰所比故云顯比上六比之無首凶 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

上六柔居陰極不能无四陰以來比于五自一卦視之猶身之無首也故有比之無首之象既不與陽相比又與眾陰相離其凶為何如夫人身卦體皆自下而上身之有首即卦之有終也象曰無所終即卦辭

後大凶之謂也

比以五爻一陽為主觀初他吉二內比四外比皆指五也三乘承應皆與五不相比故曰匪人上在卦外故曰無首六爻皆實象也

風天小畜

䷈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乾下巽上小畜卦取一陰畜五陽以陰聚陽以小聚大故為小畜夫巽雖善入其力本柔以五陽而為一陰所畜則畜之者小也陰本小也故為以小畜大之象然陽雖為陰所畜而陽自通達故為小畜亨陰陽和然後雨澤降五陽一陰其所畜聚者幾何畜未盛則施未行故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乾為天巽陰上手乾而六四以陰居陰故象密雲陽多陰少陰陽不和故象不雨夫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則雲雨起西南陰倡陽不和則不雨而西郊者陰方也且後天位次乾本西北巽本東南小畜巽自東南轉西北反在乾上故取此象此卦以巽之四爻為主故云自我 彖曰小畜柔得位謂四六以陰居陰而上下五陽皆應之曰小畜此小畜之名義也下健上巽指卦德也剛而得中指九五也既健而巽且剛中志行此小畜之所以亨也夫既曰亨矣又曰不雨何也密雲不雨巽在乾上尚往也

自我西郊陽不交陰施未行也是乾陽不為巽陰所畜正以其畜之小故宜畜不宜施也但不曰已往而曰尚往不曰不行而曰未行又至上九曰既而則小畜之亨亦可知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乾剛反于初位者復之道也故為復自道之象夫卦本小畜初陽乃曰復而復曰自道陽自復其陽位則不與四應宜有咎矣然居初得正又何咎哉此所以吉也象曰其義吉也以象觀之初不受畜宜有咎以義揆之陽能自復故吉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剛居柔位雖復而不免少有牽繫故為牽復之象但二亦乾體陰柔終不能牽吉之道也二位本陰而陽居之故象牽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復而有所牽已不如初之自道矣然牽復其在中之剛則亦不自失也况既曰復又曰中雖牽亦不至于失已故吉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陽剛不中與四密比即為其所畜矣夫三與初二本為乾體猶與輻之不可說者徒知親昵乎陰不

與初二同復故為與說輻之象與而說輻則不能上進矣三之與四一陰一陽猶夫妻也以乾陽而為巽陰所畜陽居下陰反居上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巽長女象妻然夫妻之所以反目者由三之不能自道以正其室耳是以象曰不能正室也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所以責三者至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無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六四以一陰畜眾陽而乾剛在下勢方銳進則柔不足以敵剛寧不為陰類之傷而有血乎寧不懷微畏之憂而有惕乎但其德本巽為小畜之主能以至誠孚信九五則群陽皆有所統不相傷害而血可去惕可出也如此可无咎矣然四有孚五亦有孚者也剛柔上下皆得其位本為可信是以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以柔巽孚上始得无咎可見四止能孚五其畜也小然六四陰虛九五陽實有陰陽虛實相孚之義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陽剛中正且為巽體以至誠孚信六四而有孚攣如極其固結者也豈徒陰陽相為畜聚富以其身已哉陽居尊位惟巽則能下人亦能推以與人故有

富以其鄰之象夫陽與陽為鄰而衆陽皆五之鄰也而五之與四本以陰陽畜聚成富是富即畜聚之象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四陰本衆所同欲以為富者也惟相孚雖極攣如之固初無一毫自畜之私則不獨有富而以其鄰矣卦謂其剛中志行又謂其有孚攣如雖各有所取其理一也

上九既而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而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畜之終也以陽居陰為一卦之終則陽無所往故陰陽和洽有既而之象畜至上而終有既處之象

夫九之陽惟 之陰為能載而畜之以尊尚其德也但上本陰位且巽為長女未免以陰畜陽以婦 夫雖貞亦危厲矣如月已幾望則陰精之受陽光者已滿而小畜至上則陰爻之載陽德者已極陽德之君子宜弗征而處焉可也苟征行則凶矣象曰既而既處德積載也爻至于終陽德積之已極而上之陰位為能載之故既而既處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陰陽相畜則無疑若陽疑于陰謂陰位非陽所宜處而征行寧免不畜之凶哉夫卦以畜名在一卦不能畜以上九一爻始能畜之乃畜之極也

此卦本以陰畜陽在一卦至上有畜極而通之義在上九一爻有陰位畜陽之象故既而也何必謂變休為坎而坎為雨耶

三
乾上
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

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兌下乾上履卦取以兌柔而履乾剛故為履夫以柔

道應乎乾剛而行雖危實亨故有履虎尾不咥人亨

之象蓋虎尾之履本為危機而不為其所危者以其

柔而說也其斯以為履道之亨乎書云心之憂危若

蹈虎尾即履虎尾之意莊周謂虎媚養已者順也兌

說而順雖履危亦有能亨之理乾在前兌在後故以

虎象乾三四相連以三履四故取象履虎尾然卦云

不咥人云咥何也卦指兌乾全體而三又一陰不中

不正故義有不同 彖曰履柔履剛也兌柔乾剛此

以上下二卦發明履所以為履之名義也以卦德言

之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非即柔履剛

之謂乎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剛柔相應是以履

亨則凡釋卦辭者當以彖傳為準不必謂履為藉為

躡觀履帝位與素履之履亦自可見是故真知說以

應乾之謂履則以之虞已也溫柔以行其果毅而血

氣不暴以之虞人也和順以承其威怒而忿憤可消

皆履亨之道也剛健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

又以九五一言言之不疚光明正所謂亨也凡彖傳

中是以二字俱承上最緊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處下素在下者也以陽居陽素在下位且上無

應與一惟據吾之素以行之故為素履之象素行如

此則隨其所往若將終身而萬變不能為之奪矣故

往无咎亦有窮不失義故士得已斯達不離道而民

不失望之意以其履之有素也象曰獨行願也獨行

其道乃其初心之願即中庸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是

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九二以剛居柔剛柔得中且處說體凡所履皆道也

日用常行莫非率性之道坦坦然無所窒碍有無入不

自得意此乃幽閑貞靜不以失得係心而所守一于

貞正故吉陰柔在前有坦坦之象上無應與有幽人

守貞之象象曰中不自亂也中心不為外物遷轉自

然履道坦坦朝市亦山林豈必山林幽獨之人為然

哉此爻雖与六三同體然不為之變亂且不求外應

所以能獨善其身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
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陰居陽位不中正欲以履乎乾陽然在下卦
之上而視不中正故有眇視之象在上卦之下而行
不中正故有跛履之象所履莫非危機故有履虎尾
咥人之象然一以陰為卦主而陰性多強悍又有武
人為于大君之象三本非君位也作福作威有恃一
陰以君五陽之意固不徒曰君而曰大君彼卦辭履
虎尾不咥人亨一于柔順故也履帝位不疚剛健中
正故也六三既非一于柔順且不中正是以象曰不
足以有明不足以有行而不免咥人之凶以位本不
當柔居剛位也況六三陰燥之武人所志雖剛安足
以履君位而大有為哉妄動觸禍其凶必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亦陽剛不中宜其危也然乾體處多凶多懼之
地且以剛承剛尚知危懼故有履虎尾愬愬終吉之
象然必愬愬乃得終吉始雖危而終免于危也夫三
以兌履 四亦云履虎尾者乾為虎此又正當虎
尾也雖柔履之不足而恐懼不忘所以象曰志行也

乾體本健所志必欲上行不敢安危利災而能愬
此所以志行而吉與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以陽剛健體尊居帝位下又以兌說應之是任
其剛決所履而莫之敢違矣在履而當夬位故為夬
履之象夫君道固不可以不剛而柔說在下若又一
於夬決則不免聰明才力之偏所以雖正亦危可見
持正道者不可恃果決之才處順境者不可忘戒懼
之意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蓋剛健中正之履與
夬之九五位正相當故不患其不剛患其履之過于
決耳觀象必繼之以光明又必儆以夬屬玩易者宜
得意於象辭之外

夬亦五陽一陰九五過剛則夬矣故雖貞亦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陽剛居履之極而履道成矣且下與六三之柔
順相應常自反觀所履以考驗其吉祥于周旋曲折
之間斯為元善嘉美之會而率履其迪吉也可見祥
生於所履者也惟視我之所履何如則吉可考而知
矣視履句斷考祥其旋句斷且一卦惟三柔與上相
應故象履旋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元即大吉即

慶也以上而備天下之大慶者實原於履旋之內君子可以自考矣履一卦五陽各爻惟陽慶陰位為善

小畜履俱以一陰成卦俱以陰為卦主故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為小畜柔履剛為履觀象玩辭皆如此類

地天泰

三三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乾下坤上泰卦取天地交而二氣通為泰泰小往大來吉亨小謂陰大謂陽坤本在下自下而上故謂之往乾本在上自上而下故謂之來三陰往於外三陽來於內天地陰陽之氣交合和暢萬物發生故通泰而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者天地之泰也此以二卦言也上下交而其志通者人事之泰也此以二五言也以氣則內陽而外陰以德則內健外順以類則內君子外小人然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乃泰之所以為泰也觀彖傳即卦體卦德以發明天地上下陰陽內外君子小人消長之理莫非小往大來之義大槩泰惟取乎陰陽之交而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又所以為致泰之道是故心常存乎陽則則見大而心泰國常用乎君子則國泰而民安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初九雖一陽在下而三陽已於此乎類進矣故有拔

茅茹以其彙之象大致泰在初而以之者初也正進則所進皆正人同類並進勢不可遏故征則吉象曰志在外也彖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與五止應然泰卦乾剛在下勢必上行不必拘定以五為君二惟聽其事任而已蓋陰陽交配泰之道也故主泰者二也九二以剛居柔在下得中本有含弘光大之度故象包荒乾體本剛健果決故用馮河泰本上下相交至仁無外故不遐遺初三剛不中正六二不同體相比本至公無私故朋亡眾德咸備不偏不倚二剛中與五柔中相為配合故又象得尚於中行中以行之則極其純粹至善而無一毫係累之私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舉包荒已兼眾德而惟其光明廣大此所以中行而時措之合宜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

泰至九三過乎中矣無平不陂地之勢也無往不復天之道也泰極則否又將萌此平陂往復之必然者斯時也勿恃其泰而克艱守止則人事畢盡庶無咎

也然平陂往復之機在天道固可孚信尚當勿恤其字克盡吾保泰持盈之心則可永食平康之福而常保其泰矣三當上下之交有平陂往復之象剛而得正有艱以守正之象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三則乾陽盡而將及坤陰當天地交際陰陽往復之時不容不艱貞矣况艱貞然後无咎然後有福易道致謹於極盛每類此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泰至四又泰已極矣六四以陰居陰本不富且與五上二陰為鄰二陰在上又將翩然而下有否之機矣故為翩翩不富以其鄰之象然以類相從豈待戒令而後信哉翩翩群鳥飛而下集之勢指坤體言也陰與陰為鄰陰含陽則實失實則不富而孚不待戒乃其中心之所願也是以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謂之皆失則包三陰而言而不富則不泰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陰柔尊位乃帝乙之妹也帝乙微子父高賢君

也歸妹之禮自帝乙始行之故以取象五與二正應則地天交泰而品彙化生剛柔配合而繁祉駢臻故以祉元吉六五坤之主故為帝妹二五以中相應乃其所願是以象曰中以行願也中道得行其志願斯天下泰而獲福大吉矣二曰尚五曰歸所以交泰書多士篇曰自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可以觀賢矣諸傳疑為天乙帝乙其亦未嘗考諸多士之言乎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己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六陰柔之極乾復為坤泰復為否故為城復于隍之象斯時也上下之情已不通泰雖欲用師而人不從雖自己告命而人不聽故雖正亦吝坤為土為眾有城隍邑師之象然土一也築則為城崩則為隍即泰復為否之象六居上位本正然當泰之終而陰在上故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復為否若城復為隍矣人心間隔令之不從徒自己告命而天下皆不用命可知也用師為克復之舉而命不能行非命亂而何古人恃泰過驕則致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可以鑒矣

觀自己告命則天下皆不用命是即命之亂也此所以城復于隍用師何為哉象釋爻詞言簡意盡類如此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
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
下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
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坤下乾上否卦取天地隔絕不交通故為否否之
匪人不曰天地否而歸咎人之非人者何哉謂否由
此陰柔邪弱之人致之也是故小人進用為否則不
利君子之正道矣以君子之正道而不利則天下皆
不正天下皆不利由此匪人為之所以推原致否之
由也大往小來陽外往陰內來即坤下乾上之卦象
也人之所以為人者負陰而抱陽也此卦內陰外陽
有匪人之象匪人指三陰君子貞指三陽 彖曰否
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
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其所以為否也泰以德言曰內健外順否以質言
曰內剛外柔泰則以陽而召陽否則以陰而召陰欲
以傾否其可付之匪人哉則是二字緊承上來
初六拔茅茹以其彖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

也
初六三陰之始一進則勢必俱進故有拔茅以其彖
之象同類相比初尚未動于邪且在下方進之始猶
望其始進以正而一正則俱正亨吉為何如是以象
曰志在君也上下不交為否只因其志不相通惟始
為拔茅上進志在乎君而不為富貴植黨之謀斯貞
正而吉亨矣君即陽也坤之安貞在順承乎乾雖初
處最下而位本陽也則貞亦其所本有者故聖人于
否初小人類進之始必勗以忠君之正道也
否泰各三陽三陰以類而聚故皆象茅彖然泰初則
示以征吉否初則示以貞亨保泰傾否之意不見于
一字之間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
也
六二陰柔而位中正且上應九五剝中故為包容承
順之象夫以小人而承順君子勉強從正故吉然大
人則否而亨何也大人為小人所包承亦已否矣而
守正不失其道則亨所以曰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
也蓋二與初三兩陰同体而九五大人則以二能順
應故休否也是二不亂于陰群其道亨矣

否本以大往小來成卦二乃坤體中正惟其小來所以小人吉惟其大往而二能承順以應之故大人雖否而亨可見包承皆是實象

六三 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亦若能包藏者然時已否極陰居下卦之上良可羞也故有包羞之象人雖至惡未嘗無羞惡之心六雖陰而三位本陽三特包而藏之不能擴充以從上陽剛所以成否象曰位不當也陰不中正致時之否殆不勝其羞耻矣羞則有轉否之機

九四 有命 無咎 疇離祉 象曰有命無咎志行也

九四本有陽剛之才而濟否之志當陰極陽來有命自天時轉否為泰故無咎然濟否豈一人所能為哉既與疇類同其功則與疇類同其福故疇離祉蓋否泰之交乎彼往復其命皆由于天而上卦乾體亦象天命疇即三陽同類之象是而將泰者上天之命變否為泰者君子之志既承命濟否得免于咎則其志行矣是以象曰志行也聖人不發明否之所以為否而志在濟時之否蓋可想矣

九五 休否 大人吉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九五陽剛中正其于否也在九四已有命志行故正位乾體有休否之象是乾德之大人也吉孰加焉然五與二應其能忘戒哉常念方否之時其幾于亡者屢矣時雖少安得維繫如苞桑之叢生深固斯可保其治也要之惟其有憂懼危亡之心斯能致維繫苞桑之固也乾九五有大人之象五居三陽之中坤土在下有苞桑之象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大人具乾剛之德此又位正當之所以休否而吉現休否必乾剛之大人則卦辭否之匪人不當疑其為衍文矣

乾九五為大人之位此又位正當焉凡各爻云正當者各有所指類此

上九 傾否 先否 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處否之終且卦終則變故有傾否之象然否傾若可喜矣其實安樂生于憂患先否而後喜也坤下乾上亦有先否後喜之象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天下無常否之理此固否極泰來之常然其所以能傾否者上九有陽剛之才故耳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

泰否兩卦俱三陰三陽然實以陰陽往來而分否泰

却以內卦來為主也

天同人 三 離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離下乾上同人卦取一陰在中為上下五陽之所欲同故為同人夫同人者天下大同之道不得以一毫私意比昵于其間也惟野則曠然無無限量間隔故為同人于野亨之象夫野果何所同哉無所不同所以為大同也與人同心則何險不濟故又為利涉大川之象夫同舟共濟胡越一心雖不同者亦同矣如此始為正道如此始為同道而不私故利君子貞以同人之利貞獨歸之君子即彖傳所謂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八荒皆我闔也若小人則不免私意之比暱矣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二柔中正上應乾剛之九五剛柔中正其德本同所以為同人也卦辭乃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何哉蓋惟柔德中正以應乎乾剛則乾之道行矣乾道大行于天下無所不同無所不通此所以同人于野無限隔也又何險之不可濟乎故特以同人曰別之况離德文

明乾德剛健而明健中正以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
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不以一己之私恭之矣正
已正物此感彼應天下不其大同矣乎可見惟正則
忠通惟志通則可濟天下之險是之謂同人
自一卦觀之六二離明于五陽俱無私比間隔一卦
皆同有于野之象乾卦在上無所阻滯有涉川之象
二五俱中正有君子貞之象况乾行即利涉之義必
欲取諸伏體謂離伏坎焉何哉

乾行者何也離明在下故也乾健離明則健以行其
所知而明明德于天下矣此所以為大同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一陽在初上無係應且出門為行之初初九為
同人之初初出門之所同者即六二之卦主也以剛
柔文明相同同以理也有出門同人之象故无咎夫
人之咎多生于立異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能同
人于出門之始則莫不與吾同者誰從而咎之初九
前遇六二耦象出門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六二雖中正而以陰居柔不免偏繫獨與五正應故
為同人于宗之象夫合宗聯族親親之情也但同而

獨比昵于宗黨則其不同者尚多欲通天下之志難
矣故各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二之一陰本衆陽所
欲同者而止同于五則狹而不廣矣非吝而何是又
也象傳贊其德之中正久象各其才之柔弱卦又象
可以執一言之哉自見天卦位言之乾兌離本同宗
也故睽六五亦曰厥宗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
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過剛不中當大同之時見二五相同亦欲劫二
以同乎已未免畏憚九五之中正乃欲從中間隔之
故有戎伏于莽之象二在下三又居下卦之上故有
升其高陵之象三與五亦隔三爻終必無成故又有
三歲不興之象夫同人一卦惟六二一陰在中夫固
五陽所欲同者三欲比二以間二五之親是其所敵
者五也象曰戎伏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三
欲敵九五中正之剛是以逆犯順雖積之久也安得
而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
則困而反則也

九四剛而不中志欲同二與三相類特四居柔位知

其義不可攻卒自戾于正故有乘其墉弗克攻之象
處九三之上而才本陽故為乘墉處九五之下而位
本陰故弗克攻四本乾剛能柔故吉象曰乘其墉義
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夫乘墉力亦強矣終非
正應義不克也畏天下之大義而弗克攻焉反已循
義天則也惟柔則困雖困而能反于天則此其所以
吉歟

九五同人先咷號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陽剛中正本與二正應雖為三四所隔而終能
同之故為同人先咷號而後笑之象先咷號者隔于
三四始未獲同故也後笑者居中處尊終獲相同故
也然三四皆剛惟九五乾剛為能克之故有大師克
相遇之象克指三四遇指二五是克敵而忽遇必去
私而始同斯大同美繫辭以斷金奧蘭發明尤詳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人心
中直其先本同是以先咷號而後笑也但直在其中
而有所間隔者非至剛不能徹其藩籬是以惟大師
相克始得相遇大師即九五之乾剛是也君子以此
反己自克其比昵之私始可同人無我然則欲同人

者必如九五之陽剛中正而後可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處一卦之外若與世无涉矣但雖離親黨而猶
密比于近郊故有同人于郊之象夫郊外之所同者
能幾何哉然即其避世之情則亦子然子寂冥鮮人
之境故無悔如此而不若同人于野亨者何也邑外
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郊猶近也近之
同者尚同以情野則遠矣遠則不同以情而一同于
理自門而宗而郊皆在所同也況卦為一卦之同而
上則不免為近爻所係是以象曰志未得也志未得
以大同于天下故止于無悔而已
觀六爻由于門于宗于郊自近而遠可見同人之道
以遠為貴惟大人同于野斯能通天下之志

三三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乾下離上大有卦取火在天上無所不照五陽至大
一陰得而有之故為大有夫莫大乎乾之健莫大乎
離之明大明在乎天上五陽應乎一陰是一陰之所
有者何其大也故大有元亨而天下之大亨在是矣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柔中
謂五上下謂五陽柔中位尊故為眾所歸一人建中
而天下化中故曰大中天之大莫非其所有此舉
卦體言其所以為大有也以卦德言之乾剛健離文
明內外一無所係而有感即通故六五應乎乾而與
時以偕行矣日在天上而運旋以時亦有應天時行
之象離照中天乾剛時措明無不照健無不決是以
大善而亨也

初九無交害匪咎艱則元咎 象曰大有初九無交害

初九一陽在下得正承應皆無所係于五無交而有
害者豈初之咎哉故有元交害匪咎之象但乾剛好
進必艱難以處之而後交斯無咎象曰大有初九元

交害也夫五之一陰為卦主本有厥孚交如之德初
不當位不與五交則處大有而無交即其害矣特害
非已致豈其咎哉是故處大有者在初即宜克艱自
守之道當如是也

同人大有皆以離中一陰為卦主在同八初日出門
同人近二故也在大有初曰無交害遠五故也卦爻
相攻相得之情推此可類觀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元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

九二陽剛中正可以任重可以道遠故有大車以載
有攸往之象蓋惟陽剛得中斯足為六五之所乘載
惟乾健上行斯有攸往之利惟以剛居柔斯無輸載
之咎九二合初三乾體為大車二為車中象曰大車
以載積中不敗也車之大者其中無所不積九二剛
強斯足以勝大有之任也況剛健得中故中雖厚積
足以攸往而不敗耳不敗即元咎也要之具大有之
德者斯可任天下之重九二以之

九三公用亨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
人害也

九三居下卦之上公之象以剛居剛當大有之時

雖遇六五柔居不敢私其所有故為公用亨于天子之象若以小人處此大有祇自私焉耳故為小人弗克之象三本乾體故有公用之稱重剛不中又為小人之戒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惟公能盡為下奉上之道若小人則自恃其豐富而不克享獻是大有乃其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明辨哲也

九四以陽居陰當大有之時而身居三陽之上盛則盛矣彭盛也諸陽皆為六五所有本非四之盛也是以雖履盛滿不敢以極盛自恃故為匪其彭之象夫五柔在上四不自有其大而不以剛強逼之故无咎此惟離之明故辨之早不然未有不居其功而生其驕心者象曰匪其彭明辨哲也盛者衰之漸謙者益之基不敢以大有之極盛自居不敢以大有之盈滿震主由離明足以辨哲其机所以无咎彭即大有之象明即離也

夫大有乃人所同欲而不可必得者然初曰无交害二曰小人害初以遠而曰匪其咎四以近而曰匪其彭處大有者可不慎哉故仲尼子衛公子荆之居室而獨善之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六五柔居尊位而得中上下應之者也八君虐已好善萬善畢歸如江海處下萬流畢趨故為厥孚交加之象明麗乎剛亦有威如之象但体柔則剛斷不足必濟之以威愛並行寬猛無濟故吉五本以一陰而有五陽離又中虛能受可見孚交者六五之德而德威惟畏亦因其不足而戒之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上交者下之志下交者上之孚惟由中以交孚斯有以發其從之志然君道尚威苟一于柔順則將生其慢易之心而無備矣安能保其所有之大乎此所以威如則吉也孚則情通威則分肅君道剛而用柔此又得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上九陽剛居上為大有之極且能從六五之柔當離明之終雖大有不敢自滿而福慶自來歸之是不居其有而自无不有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可見天祐即上吉之象也觀六十四卦之上爻惟大有上無以加矣非文明剛健之德曷足以當之

合一卦言之惟六五柔得尊位而大中分六爻言之惟上九出于五陰之外故各爻莫如土九之尤善也係辭謂其履信思順正是此意如此則五亦可為上所有矣

同人大有俱以離中一陰為主故柔得位得中而應手乾曰同人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易象義卷之二

三三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

艮下坤上謙卦取山下于地藏至高于至下故為謙謙則無往不亨通矣人惟內剛外柔則道德足以消融物我而莫不愛敬亦有謙亨之象君子有終惟君子艮止之德本諸中坤順之行見於外終身一于謙而可永終也 彖曰謙亨何以言之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指九三也一陽在坤卦之下以為卦主故云下濟艮有光明之象地道指上三爻坤本下而今居艮之上故云上行艮陽在內坤陰在外失德潛光下濟而地氣順之上升陽降陰升品物露生此謙之所以亨歟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觀之天道所益地道所流鬼神所福人道所好莫不萃之於謙可見人當一於謙也謙尊而光下艮是也卑不可踰上坤是也以崇高之山藏于卑下之地本高而能

卑雖卑而實高此所以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君子
惟知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終身由之不敢自滿盈也
謙卦以三爻為主三陽為下卦之終且有止義故取
有終之象君子即三爻之陽剛也坤亦有代終之義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
牧也

初六位本卑下又能以柔順處之謙而又謙者也君
子之道也且柔中有剛何往不宜何險不濟故用涉
大川吉可見處險亦為謙之為善也象曰卑以自牧
也君子之謙豈特處人能退讓之謂哉反已自治如
牧人之於物必時其剛擾以順其性情斯可自抑其
血氣而純乎理義之用雖險難亦无不利矣

六三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柔順得中是謂謙德克積于中而詞氣之出自
然謙抑故為鳴謙之象 由中達外一歸於理義之
正吉之道也夫言由中出不可偽為二本得中得正
故耳若云自家號鳴其謙非謙德矣象曰中心得也
謙順之德自然發之聲音言論一皆中心所自得者
豈矯強以為之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一陽為衆陰所歸而居坤衆之下是謂有大功
勞于天下不矜不伐語以其功下人者也故為勞謙
之象然處下卦之終且艮有止義故為君子有終吉
陽剛處陰柔之中始終不易亦為有終之象即卦辭
所謂君子有終是也象曰萬民服也卦惟一陽群陰
皆其民也萬民之服豈服其勞哉功勞蓋天下而德
盛禮恭萬民自悅服矣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又得之九三陽
剛為卦主故萬民服五柔則利用征不服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四陰柔處三陽之上五陰之下無所不利以施其
謙者也是不為謙德中藏凡動息進退莫非謙之所
施矣象曰不違則也蓋卑巽自持本有天然之則故
柔順卑法于地以此施之于三則能下下以此施之
於五則能承上施之上下咸當其則所以无不利也
可見其撝謙者亦天理所當施無所為而有者矣
二之謙見于言四之謙見于行三則有功不伐此卦
由三而成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六五柔居尊位能自處謙下不自有其崇富而以其鄰者也蓋陰與陰為鄰而匪陽則不富惟六五中虛謙德自持故有不富以其鄰之象是不富即所以形容其謙而以其鄰則謙之至矣然而有不服者抑豈徒柔以待之哉柔不能綏則當剛以克之六雖柔而位本剛故又有利用侵伐之象如此則剛柔得中所以無不利也昔禹征有苗而益贊以謙謙之義始此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所征伐者止于不服則師亦不得已而用之焉耳否則可以化誨懷服而亦伐之豈得為謙道哉觀征伐亦謙所不廢則謙不專於

柔而剛以克已斯為柔中之道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陰柔在上處謙之終而形諸言語莫非巽順亦有鳴謙之象但處高不中或過于柔順而有當克者雖用之行師亦可也故有利用行師征邑國之象五上皆坤體坤為眾為順故象行師坤土故象邑國然謙而至于與師侵伐者豈專以征人為哉征者正也所以正己之不正也即如五上皆宜剛克以自正其陰柔之私乃所以為謙之善也象曰鳴謙志未得也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謂詞雖謙而不盡由衷故志未得而志于行師然亦可用自治其邑國而已 安能如五之征不服哉夫鳴謙一也二之中心得者得以中也處三之下也上之志未得者未得以不中也處三之上也所以鳴謙雖同而中心得者為貞吉志未得者安能已於邑國之征乎信乎謙不由中則已私未去不容不自克也

下三爻艮也皆吉上三爻坤也皆利艮靜而坤順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坤下震上豫卦取雷出地上陽氣和暢故為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于坤之上故利建侯以君萬邦惟坤順于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衆斯二者非人心之豫順和樂不能也坤為衆有師旅之象震為卦主以統衆陰有侯之象 彖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九四以一陽為群陰所應是其剛氣激乎上下而其志得行矣豈有所矯拂于其間哉以卦德言之坤遇乎震是內順以外動為能順以動而一無所強此所以豫也豫順以動雖天地之大且如之天地亦順以動也況建侯順乎人心所欲立行師順乎人心所欲去而有不然哉觀之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晝夜寒暑皆如之也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萬民服刑幾于措萬國其咸寧矣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要皆順理而動行所無事也否則豫悅而不本于人心之順動則與天地

聖人異矣可見時乎未動必順以先之時乎既順則動以行之人心悅豫惟其時耳信乎豫之時其義為甚大也君子不可不察凡彖傳中故字承上起下最宜玩

初六鳴豫出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出也

初六陰柔在下因九四震鳴于上即欲鳴豫悅以應之故有鳴豫之象先至發諸聲音則肆情縱欲無所不至立之道也象曰志窮出也方豫之初乃欲窮極其所欲則志得意滿其出也必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以陰居陰位本中正當悅豫之時與四全無比應節介極其堅見幾極其明如石之介而畧元沾滯故有介于石不終日之象夫人之所以不明決者不中正故也六二大中至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方其未感而其介如石及其有感而不俟終日如是則中心無為而守至正幾微之際應感如神何吉如之係辭所謂吉之先見是也六二處坤土之中有石之象初應四而鳴三比四而介然于中其堅如石不終日見之豫也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惟有

中正之德絕無係戀九四之意其殆先事而豫者乎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象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居陽徒見九四為豫之主欲進而上視其
豫未能即從亦已貪慕其速樂矣其心不能以無悔
也但其悔也非得之于幾先者也必待事理暴著禍
患切身乃能知悔是亦遲而有悔者矣六三以下視
上有盱之象又雖近而隔于兩體有遲之象象曰盱
豫有悔位不當也位不中正所以 悔也悔之遲也
所謂猶豫是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九四一陽為豫之主因天下之順而動之豫之所以
豫者由九四也陽剛一動眾陰莫不順從其有得也
大矣故為由豫大有得之象斯時也蓋可以陰類朋
黨而疑之哉當開誠布公勿懷疑貳則五陰朋聚我
以一陽貫之于中如括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象觀
之卦体其象儼然陽剛震体本能勿疑但德陽位陰
未離朋類且處五位之下故以此最之象曰志大行
也振剛明之志以成天下之豫則動固不得而樂與
人同其志可大行矣陽本大也即彖傳所謂剴應而

行是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
未亡也

六五柔位乎剛且乘震体陽剛以動位雖正而有疾
也故為貞疾之象但柔弱雖不能去疾位中猶可常
存故又有恒不死之象九四一卦由之以豫五獨以
陰乘之殆欲豫而不可得者也故此爻獨不言豫惟
不豫故疾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以五柔乘四剛以
正得疾五尚可乘乎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中者人
所得以生之理夫固其可恒者所以中雖有疾不至
於亡使不恒則死亡可知矣信乎生于憂患死于安
樂不可不慎故五取不豫之象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豫之極也又以陰柔居之故為冥豫成之象然
極則必變且震動之終不容不改故冥豫雖成又為
有渝之象過而能改庶幾其无咎乎象曰冥豫在上
何可長也不可長則可渝矣此雖據豫卦之終而言
之實因冥豫之成許其有渝以補過要亦以震而得
无咎也

卦彖大象皆取和豫之義惟四爻為和豫也初上逸

豫二豫先三猶豫五弗豫玩辭可見

澤雷隨 ䷐

震上兌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利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震下兌上隨卦取陽動陰說故為隨下卦陽剛震動上卦陰柔兌說本大亨通初剛上柔位本利貞而得无咎者何也陰陽動說多易徇乎情以己隨人未必一循乎道故必元亨利貞四德咸備斯无咎也 彖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隨之所以為隨也夫震剛而兌柔震下而兌上此以卦象言之震之一陽在陰柔之下若自上而來故稱來也震動而兌說陽動而陰隨此以卦德言之惟動則說故為隨也夫柔隨剛下隨上者常也剛來下柔則剛隨柔矣下動上說則上隨下矣如此而隨豈妄隨哉隨以時也故必大亨利正斯可无咎而天下其隨時矣夫時之所在孰能違之惟與時俱變畧无意必固我之私則天下之隨其時者隨其元亨利貞之道也况從時制者下之分度時宜者上之道則柔上下之隨適當其時則時無窮隨亦無窮如是而隨何咎之有所以隨時之義為甚大與噫無可無不可非聖之時者其孰能之隨盛二卦本同一宮也隨之初却自蠱之上來故曰

剛來而下柔玩卦象自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九一陽震動于下隨之始也即所謂剛來下柔而為一卦之主是也官宜在上今官而曰隨則我之所主者渝有變矣但隨時而動變而從乎正焉吉之道也然門內之隨多係於情出門之交則之始也惟出門則不私其所隨而隨處得益矣雖四陽若不相應而同德相交惟理是從故又為出門交有功之象初為卦主故曰官震為動艮故曰渝陽得陽位故曰貞初為交之始故曰出門初前六二陰耦有門象初不比二而應四故曰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從正不失元非欲人慎其始隨之意况正非執一之謂乃變通以隨時也時可隨則隨而不牽於私故不失其有功斯道豈小補哉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與與也

六二陰柔所隨多溺於偏係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為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小子指六三丈夫指九五陰小陽大二本當應五而比于三故係於偏則失其正是以象曰係小子弗與與也偏正不能兼從而公私

義利豈容並行哉隨者以下隨上如行者以後從前亦取陰隨陽義初九震主恐不可以小子名之况易中小字皆指陰言然而係之云者亦隨而泥于私之謂也上拘係則在人不在我矣

六二係丈夫失小子隨有其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六三以柔居剛本無正應雖所隨不無偏係猶能以下從上以柔從剛也故為係丈夫失小子之象丈夫指九四小子指六二况其所隨者三四相比求即得之耳但三亦震體易動故利居貞二在三下象曰志舍下也從上舍下所志亦正特利在居貞耳

九四隨有獲貞吝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也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剛居柔位本不中正且兌艮未免說人從已故隨有獲以已之陽獲下二陰謂獲人之隨已如此則處非其位而又得衆心未免勢位相逼雖以下隨上以陰隨陽未嘗不正其實雖正亦吝豈知四之所當隨者在于孚五方為獲上有道也果能本之以至誠而所孚在道非所見極其明者能之乎然則誠以孚五而有孚在道者以其明也夫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也。有孚在道，明功也。蓋四剛不正而五剛又不
可犯，是以象雖有獲而其義則凶。必所孚在道而惟
明有功，斯可免其凶矣。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陽剛居尊，且得六二正應，所孚一于中正而至
誠動物，畧無所係蕩。平、天下成，不言而信之化
矣。此非隨之至善而得夫亨嘉之會者乎？吉可知矣。
象曰：位正中也。上下中正以相孚，則九五之孚一惟
隨乎善而已矣。夫配曰嘉，偶曰嘉，禮言陰陽相得
也。隨之世皆急於求合，故各爻皆有係有求有獲，惟

五陽不苟隨而隨出于孚，配合孔嘉，其吉為何如？

五不言係，亦不言隨，而獨曰孚，以其位本中正故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

上窮也。

上六坤陰柔順之至，隨之極也。其文王美理之時乎？
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可謂隨之極至矣。以
加矣。時遇暗主，既拘係之，乃從維之，其困窮為何如？
也。然畢竟隨大亨貞，文王用是亨于西山，而天下莫
不隨之矣。西屬允，即文王所居，與王用亨於岐山同。
若曰：享祀則王者祀天地，未聞偏祀一山者。蓋隨君

者臣之道。文王之隨，非隨紂也。道在當隨，特值乎時
之窮耳。象曰：拘係之上窮也。文王時值上六之窮，亦
惟盡其在我而已。亨則窮而通也。此爻惟文王足以
當之。固周公舉以屬之文王，所以立萬世隨時之法。
若以居係固結為隨，恐與上窮之象不合。且玩隨卦
六爻，惟陽之所隨者無所係，故初五皆吉，而四無咎。
若陰則不免有所係矣。二係小子，三係丈夫，皆未盡
善，獨以拘係人心為隨之至善也可乎？

盛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盛則上而柔下巽而止盛、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巽下艮上盛卦取剛柔不交下巽上止故為盛盛則前事之將壞乃後事之方新而盛之所以事、者必大善亨通斯為事之善利涉大川斯為事之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因其事之終以為之始而盛不終于盛矣 彖曰盛則上而柔下巽而止盛則上者艮之上九也柔下者巽之初六也剛固在上者止于上爻以成艮則過剛矣柔固在下而在下者遜于下爻以成巽則過柔矣柔在下者既巽而不能為剛在上者又止而不肯為此所以成盛也是盛也果元亨大通雖天下之大可平治也利涉大川豈徒往哉往有事而盛可飭也天干以甲為始以癸為終先甲三日則為辛壬癸固有終也後甲三日則為乙丙丁實有始也終則有始天道自然之流行而甲固終以為始者也天且不能外也人道承先事之終者可不于後事慎其始哉艮東北巽東南甲正東故有先甲後甲之象中居震位承艮起巽亦可見終則有始之義若云

若云先甲之辛為自新後甲之丁為叮嚀於終則有始之義不相關至于盛之因終有始既壞復治序卦盛者事也雜卦盛則飭也皆互為發明

觀卦象固見盛之所由成而卦才則皆足以治盛者也况易道不重在發明成盛之由惟重治盛之道終始相承則爻中所謂父母與子之象亦有着落不必各爻另尋父母之象

初六幹父之盛有子考無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盛意承考也

初六一陰在下其才雖柔而盛在于初尚易治也人子承順父事而幹辦之在父則為有子而考得無咎父喪稱考子初幹父事亦能為父補咎者也故為幹父之盛有子考無咎之象然才弱而事易濟是以始雖危厲而終吉也巽為木幹亦有根幹枝葉一本相承之義象曰意承考也事雖不得不改而意在承考亦可謂善繼父之意矣

九二幹母之盛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盛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居柔雖與五正應其可專以母歸之五抑可專以二之剛臣事五之柔君言哉蓋二本巽幹且為內卦居中幹母之盛之象即本爻可推矣不然初

當以四為父也可乎哉然而不可貞者巽以行權之謂也大凡母事之壞於內者宜婉曲行之不可執一以為貞也故曰不可熾亦不孝也若徒恃其正不能與順承事未免以剛而傷其恩矣象曰得中道也剛而得中斯巽而不失其正可見柔行巽入乃能幹母之中道亦非徒令以為巽也

九二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陽剛大過雖幹父之蠱而不免小有悔者在巽幹之上而過于剛焉則失順親之道或才氣之奮發非至誠之感乎故有悔而小也然蠱非剛不足以幹之縱有咎不至于咎之大矣何也難以過剛致悔亦以能剛免咎與其咎之大也无寧悔之小子象曰終無咎也要其終而言之不至陷親於不義雖悔何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陰柔得正事不因而大壞然以寬濟寬循習故常在目前亦若小康而由此以往不可收樂則亦終于止焉而見吝必矣故為裕父之蠱往見吝之象豈裕之為不可哉當幹蠱之任既不能防之於未萌又不能飭之於已壞玩愒歲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

矣以四本過柔又為止餘事多壞於因循故也象曰往未得也未得所以見吝况四之柔懦若此雖欲往而幹之其可得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陰居陽位才若不足然有剛柔協中之德所以幹父之蠱非徒幹之以才也惟其德協剛柔固能諭親于道承順順志蒸、人不格姦父卒為之底豫所謂善則歸親能用譽以承親者也象曰承以德也六五之所以承親者以德不以才而一德相承子為孝子父為慈父用譽揚親子德寧有大于用譽者乎彼謂用賢則子有令譽又謂用譽即用九二之賢皆于承以德不相關承與意承考同俱自本文言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蠱之極也陽剛在上才雖足以有為然自原在於事外而事不可為時又當止故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得以自遂其在之上之高也夫既以高尚矣又何所事哉士何事孟子謂之尚志是以象曰志可則也此爻本為艮體可止則止志之所以可法則也故獨以高尚言之而无取于幹蠱之事矣下五爻父子終始相繼寧有可高尚之時乎君臣之間斯有不可則

止之義

上為門盛之極國事已不可為君子值此而高尚其志非得已也

蓋以幹盛為尚初五皆柔居剛位二剛居柔位而供善者以其剛柔相濟也故上九剛居柔者雖高尚其事而志可則焉九三以剛居剛而有悔六四以柔居柔而見吝凡論剛柔者可以定位拘之也

地澤臨

三三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兌下坤上臨卦取二陽漸進以臨四陰故為臨是臨也臨以剛陽之德非臨以陰也元亨利貞二陽從下浸長以臨群陰天道大亨而正四德咸備也至于八月有凶觀即八月之卦二陽在下為臨二陽在上為觀臨觀相反是以序卦現次于臨乃陰陽消長自然之理聖人因以垂戒謂自臨至觀則陰入盛長而陽消矣故云 彖曰臨剛浸而長指二陽也說而順指兌坤也剛中而應指二五也三句總言臨之所以為臨也夫剛之長也必以漸剛之進也說而順剛之中也而柔中應之大亨而正已有成乾之勢是乃天之道也造化自然一毫人力不與所以元亨利貞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陰陽消長若循環然自臨之十二月以至觀之八月則陰長於下而陽消矣陽長則吉消則凶也陽方浸長而即惧其消 易謹未然之防常切于方盛之際每類于此

臨八朔數兌少陰屬西方有月象故云八月復七陽

數震以陽屬東方有日象故云七日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一陽在下其氣上行自與群陰相為感通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所感而應皆正人吉之道也故為咸臨貞吉之象可見陽雖在下也其志必欲與二同行以臨群陰 何其正乎是以象曰志行正也行正即書所謂無偏黨反側而惟以蕩平正直為心是也正則吉矣咸即咸卦之咸無心之感也陽本天氣也地感天氣之臨故曰咸臨

九二咸臨吉無不利 象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二陽浸長以臨群陰象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是也故有咸臨之象夫以陽臨陰必至誠中孚感而臨之如此則吉無不利何也二陽雖為卦主足以臨陰然群陰猶盛且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是以象曰未順命也惟其未順命而又不敵以勢臨之必孚以剛中之德然後吉無不利四陰其順命矣今陰俱在上亦有未順命之象咸從感義為長若云偏也皆也不免凌逼之意且所感在初不必專指六四在二不必專指六五苟專有所指則三與上獨非其所臨乎一卦二陽四陰而四陰俱在二爻之上固有未順命

之象然必咸臨斯吉無不利即有未順命之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陰柔不正居二陽之上徒以說艱相媚故為甘臨之象夫剛長以正終非甘言諂佞之所利是以無攸利也然憂者甘之反也既能憂而改之庶乎遷善改過斯無咎甘象兌說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以陰處陽而恃兌以為說位既不當矣果能因此而懷憂懼之心則雖有咎而咎不長俟陽之自長而臨之可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陰柔得正與初九正應剛柔相為感通臨之至也以四三之地與澤相比故為至臨之象彼此以正相感而誠意各極其至則非朋從之私矣故无咎夫四本陰位是以象曰位當也當則何咎之有况居位既當而以柔應剛無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柔中居尊知九二之剛中浸長而虛中以應之則聰明肅知足以有臨何所不宜故為知臨大君之宜吉之道也夫陽剛本大五位早知二陽之臨能虛

中無聽不自用而自用人所謂知臨所謂大君蓋取
諸此樂取諸人舜之所以為大知也象曰行中之謂
也六五坤體虛中以應剛中此中之所以行知之
所以大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坤順之終敦厚之極也以此臨乎一卦之上是
坤厚載物之德安土以待乎陽剛之來其敦厚為何
如故為敦臨之象且與下五爻陰陽皆無比應牽係
之私實无所不感无所不臨所以吉无咎也俗呼地
上高堆為敦上爻為坤牀最高處故以敦象之象曰
志在内也坤陰在上而志則在乎内卦之二陽此所
以為敦臨之吉乎

觀地觀

三三坤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
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
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坤下巽上觀卦取二陽在上為四陰所瞻示故為觀
大凡君子以一人係天下大瞻仰者端有出于儀文
之外故觀諸祭祀當其方盥而未薦之時穆然精
誠凝聚恭己無為己矣在下之人固已孚信而顒然
以仰之不待既薦始孚而化其感應神速如此即中
庸所謂萬恭而天下平也顯即仰首而觀之象 象

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在上者二陽也
二陽本大故在上為大觀卦之象也下坤順而上巽
卦之德也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為天下所觀此其觀
之所以大乎然觀以神用者也觀盥而不薦則不待
既薦而有孚顒若夫固下現而自化矣觀感何其神
乎然化不自化而化于神天道君道其神一也觀天
之神道而無聲無臭四時不忒天之觀也聖人神道
設教不大聲色而天下心服非聖人之觀乎可見中
正觀民尊嚴之中實德昭著而一出于自然天下之
化中者亦莫 其所以然此所以為神所以為天下

之大觀也然則觀天與聖人之神道而神感神應可默識矣故曰至誠如神

神道設教豈有他哉即係諱所謂戶之闔闢變通見象形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聖人以此教民民日用之而不知耳虞書敦典庸禮命德討罪皆謂之天知天則知神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陰柔在下去九五大觀最遠如童子未有知識雖觀不能遠見故為童觀之象此在凡民日用不知故无咎若君子不著不察則可羞矣何也小人者觀人者也君子者為人所觀者也為人所觀而无得于中正之道則亦小人之无足觀也已象曰初六童觀小人之道甚言其觀之小非君子所宜有也初二皆陰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

六二闕觀利女貞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本與五應特以柔弱之質仰瞻中正之道且自內卦以闕外卦故有闕觀之象然處大觀之時乃自內闕外在女子柔順中正則然故云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醜大夫而為女子之觀也

六二居上下之間故有進退之象且居下之上惟反觀乎德之自我生者果足以經濟天下否也量己以為進退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不取必于人而取必于己乃能不汲、於功名之會矣三近上卦巽艮離卦傳曰巽為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進與退在我皆有可觀何至于道之失乎是進退之在我者莫非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六四柔順得正上巽九五之剛中固有以致其禮遇而上觀乎國家之德輝矣是蓋以賓禮除之不以臣禮待之者也故為觀國之光用賓於王之象夫觀光者賢人之素志賓賢者人君之盛節如是而觀、以德不以職所以為觀之善也五居位有王象四近五有用賓之象象曰尚賓也尚賓則近陽而可觀矣矣况上有賓賢之禮故得以觀國之光四五相際豈偶然哉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陽剛中正以觀天下者也萬邦之作孚本于一人之中正我中則天下為之化中我正則天下為之表正而民實由我之和正以生之者也故為觀我生

之象夫不取于人而取必于己君子之道也五自自任天下之重有如此蓋五本陽德之君子以自率民故无咎否則以不善化民而欲民之莫予違也奚可哉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本諸身者微諸民未有影正而表不正者此九五所以為大觀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有陽剛之德而不在其位則不任天下大觀之責故為觀其生之象蓋一卦二陽大觀在五既已下觀而化矣上觀其生者觀五也特止本陽体亦君子人也與五合德無忿爭嫉妬之心故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均之為陽剛也吾身不足以係斯世斯民之大觀而至于現人之德化君子成已成物之心豈如斯如已乎故曰志未平

大畜噬嗑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震下離上噬嗑卦因畫取象且頤中有物必齧之而後上下合故為噬嗑噬而噬之故亨通震威而離明則以之用微明足以辨威足以斷而強梗之徒靡不折服且柔中足以得情而布其矜恤之仁皆治獄者所必資也故為利用獄之象可見秉刑獄之權者惟其柔而得中所以明動相資剛柔不偏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以初上二爻皆陽為頤內三陰惟九四為陽故為頤中有物此噬嗑之象也頤中有物則為害噬而噬之則害亡頤中不可使一物為之梗天下可使有梗化之民哉此所以噬嗑之而亨也以卦体言之剛柔分者震剛離柔分居內外即責卦分剛文柔之義也以卦德言之動而明者震動于下離明于上也以卦象言之震雷離電合而章威明其並行也况六五柔中上行以柔居剛雖不當位然以之用獄則明不失之察威不失之酷刑之一成不易者自不至于寬而柔中惟用獄之為利也然則觀之噬嗑

固可見用獄之道亦可見聖人不得已而用獄之心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初九最下且過刑于初過尚淺小不懲則大矣不得不用刑以誡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皆取初下之義也繫詞云小誠而大懲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初故无咎况震為足震動于下不禁則行惟校其趾則不得以行其惡矣是以象曰不行謂止惡于其初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柔剛也

六二陰柔而膚亦易噬且因初之剛以噬之亦易為力故有噬膚滅鼻之象鼻乃中正之体也言噬之深入至于滅鼻不無傷于中正之道但始雖傷而終能噬一故無咎象曰柔剛也柔初剛以噬柔較之膚故不免于中正之傷耳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柔位乎剛而腊肉亦堅韌難噬故為噬腊肉遇毒之象然毒必傷乎順矣雖有小吝而終必噬之故无咎周礼腊人鄭註云小物全乾曰腊三近離亦有日煥之義毒亦柔中有剛之象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三不剛位而以柔居之如腊肉柔中有剛寧不過其毒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順中之物也九本剛而乾肺近骨最難為噬故觀之于順既為噬乾肺之象初為金矢為剛直然以一卦觀九四之奇畫又為得金矢之象但以剛居柔利在克艱持危斯貞而吉也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吉而得之于艱貞由位不中正雖陽剛離体終非昭明有融之道

四金矢五黃金又因爻位異象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以柔居剛且又在上卦之中觀之于順有噬乾肉之象蓋乾肉比之乾肺則易噬矣然爻位得中又為得黃金之象黃謂中金謂剛即六五也但才終是柔必貞正危厲斯可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言六五之得當者由其守正慮危故無咎也可見象言不當而爻言當者在卦柔居五剛本不當在本爻能厲貞故得當耳

噬嗑在一卦故利用獄六爻在初上亦取用獄之象中四爻玩其辭俱以噬物象之金矢黃金亦其本爻

之象曰據周礼聽訟必先入鈞金來矢以釋此兩爻
似涉牽強莫若開說更善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陽剛大過且在一卦之上正繫辭所謂惡積而
不可捨罪大而不可解者也不得不罪之故有何校
滅耳之象其凶為何如何校滅耳過剛故也象曰聰
不明也蓋耳本聰聰且為離体而傷滅其耳正以罪
其聰之不明也人烏可自塞其聰不思聞義即徒以
自免于刑哉

山火賁

三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
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離下艮上賁卦取離艮本皆有光明之義且二卦剛
柔相文故為賁賁亨小利有攸往離明于內故亨通
而賁之本立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而賁之用行
小謂陰也觀卦德明而止亦可見小利往之義 象
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
攸往蓋賁與噬嗑相反內卦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
而來文為離明諸內外卦上九之剛自噬嗑初九而
分上文柔為艮止于外剛柔錯綜惟柔來文剛則剛
為質故亨且內明也分剛文柔則柔為質故小利有
攸往以外正也以卦象言之陰中隔陽陽中有陰陰
陽剛柔交錯成文此天道自然之文也以卦德言之
離文明而艮止文理審察各止其所文質彬彬此人道
自然之文也觀乎天文三辰五行賁于天剛柔交錯
故可以察四時之變觀乎人文三剛五常賁于人文
明以斯止可以成天下之化矣是賁也貫天入之道
也在一卦故以下離上艮剛柔相文成賁在六爻又

以三陰三陽或成或來相比相應成賁會而通之賁之義盡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初九以陽剛之德自賁于下且在離明之初安處下位故有賁趾之象雖與四正應而其行尚遠與之相比亦無所乘正以初剛不受柔文故人有舍車而徒之象夫君子之所自賁者以義為禁不以徒行為辱柔賁賤行乎賁賤其舍車而徒一於義而已矣象曰義弗乘也初九其於徒義亦窮不失義矣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離體柔順中正即象所謂乎來文剛者是也離以二為主爻民以上為主爻可見二之與上在一卦之中實相乎相須以成賁故有賁其須之象象曰與上興何也文剛者二也柔來者上也六二上九相與以興起乎文明之盛則二爻之賁其須者不有在乎可見與上興即須字之義何必以須作鬚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陽剛處文明之極然二四皆陰陽相錯自生光潤故有賁如濡如之象使因其濡而陽溺于陰未免以文滅質矣不知承柔雖陰三本剛正惟常永貞正

而不變為吉之道也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今雖比于二陰而常正則又為所溺故陽剛得居正位終不可得而踰矣

三四剛柔相雜且離艮相連故皆曰賁如此又以兩卦相賁取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柔居柔位且在艮體之下其賁將止而文將反乎質也故人馬皆白有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之象夫初九乃其正應而乘剛以求之有如翰飛之疾者豈為寇哉乃求婚媾焉耳四之所乘者三之剛也故有馬象乘剛則幾于逼矣故有寇象初剛四柔陰陽相應故有婚媾之象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四雖當陰柔之位而密比于三亦若有可疑者然終與初九正應以成婚媾何尤之有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陰柔得中且艮體安止不從外賁故有賁于丘園之象所賁狹小故又為束帛戔戔之象陰性儉嗇居止于丘園物止于戔帛故吝嗇但不求榮華不假

物采而敦本尚實之風有孚於儀文章飭之外禮奢
寧儉雖吝而終吉也艮象丘園方文明而即止象義
義之來帛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賁不以文而以實
則不待外飭而無入不自得其喜為何如喜故吉也

賁于丘園不于朝市以束帛不以華錦以寡不以多
雖吝而可喜所謂文明以此止此又近之

九白賁元吝 象曰白賁元吝上得志也

上九賁之極所謂分剛上而大柔者此也以剛居上
其本質也陽剛在上素本無色故為白賁之象文極而

反質素賁于是乎止矣夫何吝象曰止得志也上居
賁之終而不以奢采為事上之志也且賁之終為艮
艮則止上之賁以白白受采賁極則返朴還淳此上
之所以得志而天下之繁華榮寵舉出其下矣安足
以動其志哉

四白馬五束帛上白賁即雜卦所謂賁無色也之意

山地剝

三 艮上 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

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坤下艮上剝卦取五陰在下將剝落在一陽而上至

于盡故為剝當剝之時小人盛而君子孤若往則并

其一陽盡消之矣順時而止不利有攸往君子處剝

之道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柔變剛將盡為柔

剝之義也君子不利攸往者小人長也陰乃小人之

道方長盛以剝消乎陽故君子不利于往也然坤順

艮止為剝于此順而止之不使一陽受剝于陰乃云

觀象者何 柔之變剛在觀卦已見二陽在上之象

矣故剝之順止其象得之于觀也消息盈虛天行則

然君子敦尚乎消息盈虛而順止不往正以體天之

行耳豈畏禍全身乎哉夫五爻變而為剝固天行之

必然者四爻變而為觀天行之消息盈虛已有其漸

况剝則必復故復亦曰天行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初六一陰在下首剝乎陽故為剝床以足之象天剝

床止于足若猶未至于凶也但陽正陰邪剝陽則滅

貞而其凶也必矣古人座用床卦体象床初在下象

足象曰以滅下也陰之滅陽必先乎下觀自古亂亡之世群小用事未有不刻剥其民以自填其溪壑之欲者及至民不堪命起為盜賊則國隨以亡矣曾有剥下而不害者乎

六二剥床以辨蔑貞凶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陰漸進而上矣剥床以辨則上于足也二雖與下坤同體與五同柔其實于初三四五秩然有辨陰剥至二故為剥床以辨之象蔑貞凶與初同見君子當謹之于始也夫六二陰居正位亦謂之蔑貞何也陰以順承陽剛為貞而剥陽則蔑貞矣可見貞之不可執也象曰未有與也雖陰之剥陽至五而止而二五皆陰不應實未有與焉凶各指本文陰柔言所傷在君子不必更言凶也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當衆陰剥陽之時獨與上九一陽相應而自剥其邪黨故剥之無咎之字指初二四五而言夫以陰助陽宜乎其獲吉矣而止于无咎何也象曰失上下也三居五陰之中而剥去陰黨獨應乎上則失乎上下四陰矣勢亦孤弱不能存陽而其一念為善之誠良有足嘉者故得免咎而已矣

六四剥床以膚凶 象曰剥床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在下卦之上陰愈上進與上九同體則切近于身矣故為剥床以膚之象四于上最切近故象曰切近災也剥床以足以辨既蔑正而凶矣災及其身其凶為何如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陰柔居中雖足以統率群陰而實居一陽之下使群陰若魚之相貫順序而進以順承乎陽故為貫魚以宮人寵之象魚陰物宮人陰類貫指初三四

以之者五也五陰密比上爻之陽故有寵夫陰至五已極矣一陽在上而五能以陰承陽故無所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率群陰以受寵于陽則陰受制于陽矣何過尤哉觀六五爻辭全非剥意正以剥至四亦已凶矣于此不言剥而深有取于五者初二四無比應于陽故凶三應陽五承陽故无咎无不利亦實象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剥廬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五陽消剥殆盡止有一陽在上猶歲寒百果零

落止有一大果不食者存焉剥極必復碩果有復生之理也碩果不食之象其機危其寓意深矣艮為果藏一陽在上故象大果然自上九言之艮為與體雖一君子在上而以眾陰載一陽在君子有得與之象以一卦言之終為剥義小人賴君子以庇覆其身而以一陽覆五陰則為廬也眾陰剥上一陽在小人則有剥廬之象不知斯民不可一日無君子也若小人剥盡君子不過自傷其身耳何可用哉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可見君子為民所載固不可去而小人何為自剥其廬也耶終不可用乃所以深傲之也

地雷復 ䷗

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震下坤上復卦取一陽震動復生于五陰之下故為復一陽復于下則生生不已故亨通出入无疾一陽順以動也朋來無咎眾陽將類進也反復其道乃自然之理七日来復亦一定之數利有攸往而為臨為泰以至於乾揔言復之善也 彖曰復亨剛反也震之陽剛動反而於坤順之下故亨也在剥曰柔變剛故在復曰剛反然陽剛一動于下者必有順行于上之勢自其復于下是陽之入也自其進于上是陽又將出為震動坤順一入一出動而順行順則何有于疾乎况一陽既復斯群陽朋來陽德復亨何咎之有然所謂剛之反者復其道也一陽在剥已將盡矣其復來之數則不過乎七何也如時自午至亥止于六月至子則復矣易卦自初至上止於六爻至初則復矣况七乃少陽之數七日者數之所必不能越乃天行一定之運也如是可利有攸往以陽剛一復則

其漸長也必矣而不至於純乾不已也是復也其見天地之心乎蓋生物者天地之心也剝則一陽生生物之機幾乎息矣但七日則必復來而陽剛震動于下則乾元資萬物之始者已於此乎萌焉是復非天地之心而復不可以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見於一陽初動而非見於靜伊川先生發之已詳克天先生冬至詩所以指點天地之心者更為親切雖然人皆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人心獨不可見乎聖人喫緊提揭人心斯其至矣

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初九一陽來復于初為五陰之主是震動于五陰之下而復之最先最微者也真陽本天地生物之心陽本剝于上即復于下天地之心復之不遠也人心本善或有不善之念而一覺即反于善是人之心不遠之復也人心復之不遠則不至於悔矣謂非大善而吉之道乎繫辭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論語謂克己復禮是也可見復即真心發見之端雖人人同有然陽剛初動得正震體戒惧不忘非真能克己而剝盡陰邪者不能也若悔亦真機所發而復不遠者不至於悔若遠則不可語復之初矣 象

曰不遠之復以修也身形色天性人身本至善也身之不修由自遠其善所以常至於悔耳果時時容自修之功則能默識此心之體一有不善即覺而復之則一陽為主於內而吾心之復即復乎天地之心也修身之道何其切乎觀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可以証修身矣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陰柔雖不如初剛但陽剛初復于下則在二有必復之機故為休復之象休即心逆日休之意吉之道也復本于初之陽剛休由于二之柔順居中得正密比于初故休復吉象曰以下仁也蓋九初仁人密比于下在二則有不容不復者何也與善人居忽不自知其入于善也況一陽復之於下陽氣必為之上進而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則輔仁之友寧有不休復者乎若謂二能下乎仁則于爻象未穩合

象辭復其見天地之心二爻象辭以下仁也合而觀之可見仁即天地之心也復也者復此也修身也者修此也且六二之吉得之于下仁則欲為仁者其可以不親哉合四爻觀之入曰從道可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揔名為復

六三頻復屬无咎 象曰頻復之屬義無咎也

六三以陰處陽震極躁動且三視初復二復蓋亦屢失屢復者矣故為頻復之象但頻則危厲而頻復尚能補過故無咎可見處震動之極而後善端發萌蓋亦微色發聲而後喻政者故曰震無咎象曰頻復之屬義無咎也復而頻焉若不免于咎矣然自知頻復之非而能自惕惧是于義則無咎也知善之當為則知惡之當去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雖處四陰之中然能從中而行獨與初應以復之于善故為中行獨復之象所以上承六五虛中之美下闢群陽來復之機者胥此也象曰以從道也夫初復不違道也四獨違群陰以應初陽非從道而何此爻居五陰之中故謂之中行五陰惟四與初應故謂之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柔順居中本有體厚之象當陽長之時敦厚以自復于善故无悔且中固所以厚其復也惟中虛全無係應之私其敦厚為何如象曰中以自考也五本中位而悔由中出以此自考其亦內省不疚者乎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終陰故象迷復復而迷焉故有災人肯師敗君至于十年不克征蓋復以自不知與迷復正相反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即迷復之謂也何也終身由道非復而何終身由道而不知非迷復而何故以之治衆而終至于大敗以之自治而惜亡其天君所以十年不克征終身不自知其復極言無復亨之時也坤先迷師謂坤國君謂初陽十為坤之終數若云迷而不復則無此例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夫君道者何陽剛是也上六以終陰處復之終與君道相反故以其國君凶矣惟極陰則迷惟極陰與陽剛相反則凶知陽剛即君道可見君道乃人人所同有者迷于所復則人人失君道矣卦辭七日來復天行也爻辭上六十年不克征反君道也蓋不迷復於初者陽來于七也迷復于上者陰終于十也在天為天行在人為君道其實一也

天雷無妄 ䷘ 震下乾上

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震下乾上無妄卦取動以天故無妄夫人心惟動以天則無一毫之妄矣无妄之卦一陽動于下而純乾陽剛在上本自大通不滯本自利貞不偏而四德全備乃無妄之德若有一毫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其可以不正哉 彖曰無妄剛自來外而為主于內此以震之初陽為主以下卦為內即反對卦體觀之外卦本艮而震之一陽自外居內則不二以二所以為無妄也以卦德言之震動而乾健以二五言之剛中而柔應如此則一千貞正無偽妄偏倚雜于其間而具大身者以正而已然大亨以正豈人為者哉乃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何哉自初九一爻言之陽本在上既有外來為主之嫌而震動于下又有恃剛欲往之意稍有一毫匪正即匪天之命也匪天命即不可往而行之也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數句正解不利攸往况一卦六

爻皆無妄全重正與不正或謂无妄未有不正者彼雷或動于十月謂之正也可乎言必信行必果亦匪正之一端觀象玩辭可以意會

初九無妄往吉 象曰無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即剛自外來為無妄之主者也震乾本同一體乾剛在上震動得正由內達外何往不吉象曰得志也二陰在前既無所阻三陽在外又皆正類隨其前往莫不得其志也可見正則往吉不正則不利攸往象自一卦言一爻此自本爻言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菑也

六二陰柔中正一無所作為于其間故有不耕穫不菑畲之象夫為而必獲惟農則然不耕穫不計始終不菑畲不計難易立心如此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矣如是而往則一無計慮又為往而不可哉况六二爻位俱陰處雖初陽之上而得中正以此而往何所不利惟其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即孟子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之意則字宜重看象曰未富未嘗有欲富之心也以未富而往以柔中往應剛中何不可者况純陰虛中即未富之象也或云此爻為無妄

之福

夫耕獲舊倉而收成富庶皆分內事也充義至義之盡亦妄心也并耕獲舊倉而不為夫何妄哉無非極言以形容其无妄之意

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陰居陽位既不中正震體動極不免有災如或繫之牛而偶脫所係已為行人之得矣而邑人反遭詰捕之災是三之災莫之致而至者也無妄之災也何也六無定在行人也三不可移邑人也以六居三其不正者六也三因六以取災非無妄之災而何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行人與牛皆屬陰行人之得震有動義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無咎固有之也

九四雖陽剛健體處亦不正然于初震之動無所係累則乾剛同体居上夫固可正者也正則無咎而可之云者固其以剛居柔也與坤六三可貞之義同象曰固有之也豈不可正而強以正之哉九四本乾体也六位時乘六龍四亦乾之本位非固有而何此所以為可正也

九五無咎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即剛中而應无妄之至也夫何疾哉然乾剛中正本無疾也而震動于下且陰柔相應亦足為中心之疾但非我所自致惟久則自定勿以藥治之斯有喜矣有喜謂不必藥之而疾自亡也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夫以无妄而疾又以無妄而藥恐不免因藥起疾矣九五中正必不為下震動為陰柔係累藥何試哉

上九無妄行有吉无攸利 象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上九乾体亦無妄也剛不中正且處卦終有徒健于行之象故有吉无攸利盖無妄而所遭不常又欲別行則異自己生夫何利哉與乾上九亢龍有悔同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此爻卦至上則窮窮則行行則有災以位而取災者也內卦震体在下三爻俱許其當動外卦乾体曰可貞曰勿藥曰無攸利俱不許其動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萬寶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乾下艮上大畜卦取乾艮皆陽以陽畜陽斯所畜者大故為大畜且天在山中有畜聚之義艮能正乾有止畜之義大畜利貞言所畜者大而利于正也惟所畜者大故不家食吉可以亨天下之大烹利涉大川可以濟天下之大險也 彖曰大畜剛健萬寶輝光日新其德蓋以卦德言之乾剛健艮萬寶輝光畜之不已故日新其德所畜何其大也此大畜之義也艮體陽剛在上而六五尊尚其賢為能止乎乾體之健是以剛畜剛大而得正所以利於貞也如此則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矣何也剛上而尚賢則能養賢以及萬民而六五為能虛中以大養矣一卦四陽獨上九一陽在上有不家食之象六五能尚之以止乾陽亦有尚賢養賢之象養即畜義乾存天道也艮應乾所以應乎天也觀上九陽爻獨出二陰之外亦有涉大川之象且應天以濟險則險難安足以既之哉觀彖傳文法獨與他卦異不云健止而云能止健可見大

畜一卦當以上九為主不曰應剛而曰應天總以上卦應下卦故不取五二剛柔之應知此知則大畜之貞矣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初九陽剛在下必上進者其勢也然四六陰柔若必欲進則大畜之初反為四陰所畜而不免危厲莫若已而不進之為利也故為有厲利已之象子夏傳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當已則已有畜之義象曰不犯災也知其危而已之則雖有災危莫之犯矣

九二與說輶 象曰與說輶中無尤也

九二剛健與初三同為乾體故有與象二在下卦之中有輶象然以剛居柔又為六五正應若與之說其下縛而不能進銳故有與說輶之象當大畜之時不免為陰所畜矣以二之休本柔而六五亦陰柔故也象曰中无尤也與而說輶特說其車下之縛而其中如故尚不失為與也二本中位中故無尤與小畜九三與說輶不同蓋輶者車下縛也輶者車輪也輶與福本異而所說又各有其義玩易者皆混然無別何哉

初二皆乾體剛健而四五陰柔亦皆正應然初利已
二說雖何也初二上進則四五之陰得以畜之是小
畜矣何以名大畜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與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九三剛健居下卦之極四五俱陰柔又不足以禦之
故馬雖良而有馳逐之象然所居正矣使過剛銳進
不可也故必利于艱難貞正使日閑其車與防衛斯
利有攸往而大畜成焉乾休故曰良馬逐下健上止
故象曰閑與衛上九同德故象利往象曰利有攸往
上合志也剛健上進陽之志也三與上合其進不可
止故利艱貞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四陰柔得正為艮之初有童牛之象艮本止也與
上爻同體而受其畜止焉有童牛牯之象蓋童牛未
角之時而先事以防閑之則為力甚易牛習于牯而
忘其觸焉所以消散其血氣而畜之易易也惟四有
順正之德故大善而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喜其
當大畜之時即能畜止其陰不為陽剛之害是禁於
未發功不勞而性無傷也

六五續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柔中其位則剛不畜則陰躁亦足為害居大畜
之五位而上爻畜之得其要故有續豕之牙之象爾
雅訓續豕謂雅云以棧繫豕謂之牙惟牙設而剛躁
自止所以為吉也續善奔騰畜之方純即于上爻象
見之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時當大畜而陰躁不止
未免有害於陽剛惟制之得其要則天下受其福而
其慶無窮矣

牛與豕皆陰物牛為純陰故六四象之豕陰而躁故
六五象之牯牙皆本于爻艮止取義何必謂四畜初
五畜二哉若以四五畜初二是小畜大矣初二亦無
牛豕之象但畜必續必以牙者雖得其要不如牯牛
防其角者其機為尤易故五吉四元吉此又可知大
畜之當豫

大畜一卦以上卦為主自上九視四為牯童牛自上
九視五為續豕牙以艮止本在上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九畜之極卦之主也陽剛畜極何所不通故以何
天衢象之夫艮一陽在上而乾三之陽乃天道也畜
而至此則天道之大我其以一人負荷之而亨通無

滯矣象曰道大行也道即天亨大行則亨矣畜之大
故行之大畜道大行也艮為徑跪在上則為天衢之
象行字正與衢字相應何與商訟何天之休何天之
寵同惟信得道即天衢則謂之荷天之道亦可也何
字不必衍總是畜極大通之意

山雷順

震下

順貞吉觀順自求口實 象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觀
順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順之時大矣哉

震下艮上順卦取震艮上下二陽內含四陰若衆齒
森然下動上止故為順然養則順之義也但飲食之
養易于失正順養惟正則吉而正不正其何以觀之
哉順中虛有口象觀順卦之象惟自求口實以自養
焉斯得正而吉 象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養不正
則不吉可知矣故順之吉本乎貞也觀順觀其所養
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四句當一氣直下謂觀象
于其觀其所養何如耳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為能
得手正也豈徒自養已哉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皆此養正之道也正無定在以時為大順之
時不其大矣哉細觀六爻內三爻動皆凶外三爻
正皆吉且口容止故知止則不妄動六爻抱以由
順歸之于上此卦當以上九為主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
貴也

初九陽剛亦足以正自養而無求于外者但震体本

動又與四相應未免動于欲立之道也故為含爾靈龜觀我朵頤之象夫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所以龜為甚靈初能剛明以自養即此靈龜也乃含爾之靈龜觀我之朵頤則失其自養之正矣豈不凶哉爾我者設為上下兩卦相謂之詞在下而動有朵頤之象象曰亦不足貴也陽貴陰賤初九本陽爻也含自己之至貴至靈者反朵頤乎我則惟情欲是徇亦不足貴矣大改頤養之道宜乎陰來應陽而以陽應陰所以自失其貴也離為龜頤卦內陰外陽似離故初有龜象况初九一陽處四陰之下有靈龜伏于山下

自養之象

頤之為義本上養下者也下卦震體初爻雖陽而震動于下何足貴哉陽本足貴而云亦不足貴即亦字可見上下兩卦相爾我之意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未免資養於陽以二而反求於初既象頤頤而違五之常應又拂乎經常之理若又求養于上而于丘頤是往則征凶蓋二亦動体所以上下皆頤拂也丘指上九艮為山也象曰六二征凶

行失類也初上皆陽豈六二之陰類哉故進退皆不可據况兩用其心如之何其可也大抵養道不取其動故下文皆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陰不中正處動之極既不能自養宜與上正應以陰從陽斯不拂也三乃不應乎上而反隨下體震動已拂乎頤矣拂則雖正亦凶所以十年勿用无攸利則終于不利也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一卦之頤由乎上而三拂之大悖頤養之正道故終不可用

悖即拂也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柔順位正而應亦正故居上而下求初九之陽剛以資其養雖若顛倒其義則吉也但求下之心不眈而无虞逐逐以求繼可也夫虎視常下四之求初果如此眈眈逐逐則其下賢求益之心專一不二所以求養養人者斯無咎矣艮取虎象虎在山下亦取養義象曰上施光也以上之六四下應初九蓋其所

以施諸下者何如其輝光也是以雖顛而吉夫以下求上則不足貴以上求下則上施光養正之道可識矣

四之顛與二同而四吉者初四本正應而二與初非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柔居尊位不能應二以敷養道於天下而反求養於上已拂乎經常矣然由順在上二六五以柔承剛果能所居一于正道則吉特不可涉大川濟險難

也大意謂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養一人道之常也以五位待養于上既拂經矣然亦為可以居常不可

以處變蓋守經在柔中者可能濟變非剛中不可也艮止有居之象象曰順以從上也柔順以從乎上九

之由順斯居得其正而吉

二五相應經也二拂五而求養于初五拂二而求養于上其拂經同而二征凶居五貞吉者下卦動艱上

卦止艱故也

上九由順屬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順屬吉大有慶也上九以陽剛居上而下群陰皆賴以養是順養之道

由之以出也故為由順之象但位居乎上必惕厲則吉雖以此陽剛之才用之涉大川濟艱險亦无不利何也治養天下之道由剛正之賢而出也况養天下必猶于賢猶涉大川必由舟師舟不與眾工共事故眾上皆由之以役使而成涉險之功賢者不與眾職共事故眾職皆由之以效用而成養民之道惟其陽剛艮止于上故也然上利涉而五不可涉者何也均為止體而六五才柔上則陽剛且止極可動也象曰大有慶也陽本大而養道乃天下之大慶也順養悉由乎上且能危懼匪懈其吉慶孰有大于此乎

人之順上止下動一卦二陽而下由乎上故曰由順一卦二陽以上為主故上曰由順初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一字一義皆實象也二三四五之顛拂俱指二陽言之

三三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巽下兌上大過卦取四陽二陰陽大陰小故為大過卦體四陽橫于中故有棟之象上下二陰柔弱無力故有棟橈之象但天下无不可為之事惟剛中巽說雖棟已橈矣而往修治之則廢者可與故利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指四陽也棟橈本末弱也指初上二陰也此大過之義也以卦才言之剛過而中謂

四陽之剛大過而在二陰之中也巽而說行謂下巽順而上兌說也時雖大過惟本吾剛中之道而巽說以行之事能巽入人心而人莫不說故利有攸往乃能亨也可見棟橈則當修必攸往乃亨乃字宜玩味苟不往則不亨可知矣大過之時大矣哉斯時也雖大厦將顛之時也必有大過人之才德斯足以濟之否則于無事安常之時必欲運乎大過之才智則反害矣故又嘆其時之大以示戒也

上棟下宇取諸大壯然大壯四陽在二陰之下其本壯也茲二陰在四陽之上下本末弱矣故棟橈

初六藉用白茅無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六陰柔在下以承上之陽剛亦敬慎畏懼之過也故有藉用白茅之象但處大過之初雖過于巽順亦無咎夫大過之初其過未甚藉之厚指初茅甚潔指六巽為白故云白茅象曰柔在下也以柔順而處早也敬慎之道也繫辭發之盡矣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剛居柔位得中與初陰密比陽雖大過得陰則生況初二同為巽體而生意在下猶未發洩遠取諸物為枯楊生梯之象楊雖枯而梯生于下根榮則枯可回也近取諸人為老夫得其女妻之象夫雖老矣得女妻則可生育也剛得柔以濟之而變通不窮故無不利木生近水者楊也梯與女妻俱初六之象象曰老夫女妻過與相與也九二初六陰陽之老少雖已過矣而相與則和也

九三棟橈古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以剛居剛過于剛也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棟而過重勢必難勝且居下卦之上過剛易折有棟橈之象夫陽剛大過至于橈敗故凶 象

曰不可以有輔也輔三者上也上柔不能輔而三剛大過不能輔寧免撓析哉故象曰棟撓本末弱也可見三應上救其末四應初救其本所以有棟撓棟隆之異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四陽居陰位剛柔得宜說以行之人心莫不愛戴猶之屋棟隆然而起吉之道也且下應初六故下不撓而上隆矣若又有它志不免為剛德之累故有它則吝它謂卦有二陰不可以同體相說也象曰不撓乎下也四居上卦之下其下本實而下應乎初所以不撓可見處大過之時雖不厭其過而二與四以剛居柔為得宜

初六柔居剛位故二比之如梯之復生于下四應之如棟之不撓乎下也上六陰柔之極故五比之如華之復生于上三應之如棟之不可以有輔也

九五楊枯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無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陽剛大過徒上比過極之陰以相濟在物則為枯楊生華之象在人則為老婦得其士夫之象陰陽俱為大過止于無咎无譽而已老婦指上六居五之

上故云老士夫指九五居上之下尚為士夫然五無應與徒為上六所親說故稱老婦得其士夫五處四陽之上其勢反弱不能為主而上六反得乘而主之矣陽在陰中以比昵相匹故其象如此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物枯而華適以速其枯而已其能久乎老婦士夫亦可醜也老婦無復生道以未娶之士夫得再嫁之老婦失節相配辜昵私情不亦醜乎

初六柔居剛位女妻也本在九二之下故象老夫得其女妻上六以柔居柔老婦也且在九五之上故反稱老婦得其士夫

上六過涉滅頂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上六陰居處四陽之上不能量力而行欲以一陰涉而濟陰故有過涉滅頂之象凶則凶矣時亦有所當濟事亦其所當為時柔弱不能大有所為也才不足而節有無故無咎无咎為澤有涉之象頂即在上之象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因其有過涉滅頂之凶而咎之不可也蓋論是非不論利害雖才柔不足以行權而殺身亦足以明義是以雖凶無咎也

總玩六爻陰宜慎不宜過故在下藉茅則吉在上滅頂則凶陽宜濟不宜過故二四陽居陰則利三五陽

居陽則不利所謂大過者其無過歟

三坎上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也險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上坎下習坎卦取一陽陷于二陰之中故為坎內外二卦俱陷故為習坎是坎也惟陽實故為有孚之象陽明在中故為心之象處坎之道維心則亨不為其所陷也誠心以行乎險而其行有功可嘉尚也不行則終于坎而莫之出矣一言以蔽之只是誠心可以行險文王六十四卦獨于坎卦指出心象以示之可見心在身中真如一陽陷于二陰之內果能全此一陽為主于內則道心維微者此也若一陽為形氣所格則人心維危矣況處重險為心則亨道人其可以自陷于險而不存其心乎 彖曰習坎重險也重即習也此坎之名義也水以流行為主流而不盈者未能出乎險中也雖在險中而行險不失其信必盈而後行必行此而後及彼此所以為有孚也有孚非心而何維心亨通剛而中也指二五也以剛中而行則隨行有功動則可以出險如水之盈科而行不為

險所難矣是險也天地人之所必有者天險無形不可升也地險有形山川丘陵是也王公因坎險之象設險以守其國用險之道也險之因時而用也大矣我聖之陰為險而用之者維人心之剛中為能得時措之宜然則无形之險天險也其即心之謂乎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非維不能出險而其陷方深故為習坎入于坎窞之象窞本凶也入于窞而不自知其凶為何如即入窞之象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初為最下人所易見從而入之柔暗甚矣自處失道即中庸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吾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陽剛雖出于初陰而猶在三陰之下故為有險之象雖剛而得中而質本陰柔正可求小得也終不能超然險阻之外而大有得可知矣陽本大而云小得以九二所求在出險險是以象曰未出中也二雖中而位則陰特小得濟耳何能出于險之中乎可見中無方所人志局于形勢之中者猶未出乎險也觀九二之象玩九二之辭可以識心矣

六三來之次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陰不中正当重卦之交雖在下卦之上若已出險然上卦之險則方來也是以來之坎而又坎也夫下之坎已險矣上之險入枕而壓之如此則祇入于坎窞矣入坎益深何可用也初與三皆入于坎窞初凶三但勿用初在下三在下坎之上也人心維危其危不窮一有不慎其坎窞若此上卦亦坎故有來之坎坎之象象曰終无功也不能成濟險之功尚安可用哉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象曰樽酒簋二用缶

六四陰柔欲求出險非九五陽剛不能濟也况在險難之時方自修省不敢以多儀為亨樽酒簋二用缶可謂薄而簡矣以此納約信于五乃因明通藏自牖而入焉既非正應未免因密比以相通蓋亦處坎之時委曲時順不得不然所以始雖險而終無咎也坎有樽酒象一有簋二用自牖之象柔位柔位有質實用缶之象象曰樽酒簋二用缶剛柔際也不以禮薄為嫌者四五以剛柔相交際其道則然當險難之時在誠

不在物豈後世計衍延就避禍之謂哉

九二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九

九五陽剛中正然有一陰在上故為坎不盈之象盈

則汪洋泛溢何坎之有所以五雖未能盈乎坎外然

盈科後進祇既平為平則可以出險故無咎蓋雖有

剛中之德與二既不相應不能合衆流以成大平之

功故也象曰中未大也水必盈坎而不見其坎陷之

迹然後為水之大中必用天下之中而使天下成化

中之治斯為中之大也五之剛中尚未能天下之

險難雖有中德而未大矣可見不盈則未平未平故

未大皆實象實義

習坎維心亨不為坎所陷也此爻尚在坎中在人雖

不狃于形氣亦未能超形氣也所以君子貴大學之

道

上六係用徽纏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出 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上六柔居險極既無出險之才而乘剛又有係寘之

患故為係用徽纏寘于叢棘三歲不得之象叢棘獄

也徽纏獄中羈係之刑也周官司寘收教羅氏能改

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意蓋如

此坎本險當徽纏叢棘皆坎險之象上坎第三爻故
為三歲之象上其當之極乎人心終于陷溺而自加
桎梏者可以省矣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矣上以險
極失道所以終凶至三歲之久也初柔為坎陷之始
上柔為坎當之終是以皆為失道可見天下寧有失
濟險之道而不凶者乎

三離上
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上離下離卦取陰麗乎陽虛中則明故為離然附麗易涉于不正離必麗于正則亨離以麗陽為正故能虛明无所不照何如其亨通也畜牝牛吉牛固柔畜牝牛則柔之柔者柔順得所養則中有所受而生息之相繼矣所以畜牝牛吉也陰在陽中有畜義牛而牝皆屬坤離中陰爻即坤也故象牝牛即坤象牝馬取其配乾受陽之義 彖曰離麗也二五皆陰麗陽中故虛而明此離之義也日月麗天附陽氣以流行則照臨之功成即五為天位麗天之象也百穀草木麗附陽氣以發生則阜利之功成即二為地位麗土之象也此天地自然之附麗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上卦下卦即為重明人道效法天地自然之麗而日新又新明照不息則麗乎陽剛者重明之正也斯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三句總以天地人極言離道之大可見重明麗正故利貞矣然謂之亨者何哉惟柔麗乎中正故亨指六二六五本以陰柔

附麗陽剛之中正以其中虛能順受故也是以畜牝牛吉總承上文惟牝物之虛受為能生生不息其所麗非陽而何此又以畜牝牛為柔麗中正之實象也信乎柔麗中正則吉而柔不中正則不吉又可意會矣然則觀離之象玩離卦之辭惟中虛故受惟順麗陽剛故正人之心休本如斯也果能不以見聞知識一切私意捨其虛明之體則吾心無不順受而緝熙光明繼照不息斯心休大中至正百體從令萬物順成何往不亨通哉

初九履錯然敬之無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離明之初而明尚未盛况以陽居陽恐不免躁動之咎而初之前即二陰也故有履錯之象履麗于足舉足之初一有急迫之心必至于錯敬則心有所主而明生焉所履非錯之咎庶乎可免而不至日昃之凶矣此君子謹始之心明善之道也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錯即咎也當方履之初恐其履錯而持之以敬心所以避咎者有道矣若云交錯成文恐與履錯之敬相背馳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陰柔麗于上下二陽麗乎中正者也然黃固地

之中色也德純乎中猶色尚乎黃无以加矣六二本
柔中離体且火之有光者外赤內黃地二生火故為
黃離之象以此當文明之盛所以大善而吉象曰得
中道也惟中故虛受惟中故明通惟中故元吉且柔
順中正而麗乎陽剛柔之貴中也如是哉
坤六五在上象黃裳以中德而居乎陽也離六二在
下象黃離以中德而麗乎陽也故皆云元吉
九三曰晏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也 象曰日
晏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居下卦之上陽明已過乎中而前明將盡在天
則晝之時夜故有日晏之象在人則壯而老矣故為
大耋之象然晝夜生死常理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
少懈奈何日中不努力至日晏茫然失措不鼓缶而
歌謂人生幾何而假喜樂以永日則大耋為嗟而朝
不謀夕懼死日之時臨是歌則忘生而棄事嗟則傷
生以害身皆出道矣離本日象下明時晝其不明也
如此象曰日晏之離何可久也三過中故晏日晏則
時不久矣而嘆歌嗟嘆皆非可久之道然則人不及
時奮勵徒陶情絲竹嘆老嘆悲何為哉可見歌與嗟
皆非中道惟終日乾乾學有緝熙于光明不知老之

將至則不以老少動其情矣否則未耄不為九三之
凶者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
無所容也

九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下離之繼明火之重炎也
重剛燥烈之勢突如其來如而氣燄焚如殆有不可
撲滅者則不戢自焚必至死如棄如而後已所以象
曰無所容也言必焚棄死也要之陽明屬火其剛一
也明之於人猶火之于木火宿于木而能焚木明本
於人而能害人顧用之何如耳九四不中不正剛氣
燥暴其害若此人以聰明才智為氣所使而得禍反
酷烈矣可不戒哉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柔順在中不若九二之中而正也是以不免憂
悵故有出涕沱若戚嗟若之象然柔居剛位守中如
悵則操心危慮患深而生于憂患故吉夫以涕沱之
哀戚嗟之憂而終歸于吉者柔麗乎剛明早見故也
象曰離王公也王公即上九王用出征者是也六五
雖柔實附麗上九之剛此其所以吉歟
離者麗也柔麗剛也五柔上剛故在五曰離王公在

上曰王用出征人可執定五位為君位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無咎 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明居上明而能斷者也雖萬邦皆其附
麗而文明之世不廢武功彼元惡足為文明之累者
不容不除是以王用出征則有嘉美之功然惟折其
首惡匪以獲其醜類即書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是也離火內暗外明上九剛明于外者也威明並至
故无咎離為甲冑為兵戈剛在上即王用出征之象
或云折首指四亦不必拘泥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
也征之為言正也正元惡之不正者斯萬邦一歸于
正矣剛而明故無所不正

坎上屬陰本陽之所由陷故正離上屬陽本陰之所
由麗故吉坎體本陽水滿則流故二不如五之剛而
實離體本陰火炎則滅故五不如二之柔而虛

澤山咸

艮下
兌上

易象義卷三

豫章後學章潢本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亨利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
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艮下兌上咸卦取少男少女交相感應故為咸蓋
物之相感莫如男女之老少故二少為咸上下交
感則自然亨通但相感之道每難於正故利貞男
下乎女而女隨之故取女吉然三陽上陰男女皆

正故有利貞之象 柔曰咸感也感之無心者焉
咸乃咸之義也剛柔以質言兌上柔艮三剛也咸
應以氣言一卦六爻俱相應陰陽二氣彼感此應
交相與也艮止而兌說以卦德言也艮男下兌女
以卦象言也四句總釋卦辭是以亨利貞取女吉
緊承上四句如是則亨利貞取女吉也觀親迎之
禮必男先乎女亦可見取女之義豈特男女為然
哉天地交感而萬物有化生之理聖人感人心而
天地有和平之治是天地萬物之情咸應盡之矣
有感必有應感之速則速感之正則正寒暑往來

動息榮悴其情蓋莫不然故觀於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即此可見矣噫觀天地萬物之情而人心感應之神不可見乎要之止而說者人心寂感之常此咸之所以為正也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六陰柔在下取象於身猶足之拇也咸而感之者九四也四感而初應故有咸其拇之象夫感而在乎足之大指則所感雖微實已動於感而有欲行之機矣象曰志在外也觀拇之感而初之志不在於外之九四乎惟能正其志斯非禮勿動否則人心感應之初即為外所動焉非心之正也

六二咸其腓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陰柔在下體之中猶之腓也腓則易動故有咸其腓之象五雖正應然則動則凶但二亦中正當位且為止體果能安居以俟不為情欲所率則雖有所感而不離乎正吉之道也何也居則身安而腓不動也象曰順不害也以陰居陰本自柔順所以雖凶而居吉者惟順則不害於正耳時乎以順為其可無感而先自動於情乎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

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三以陽居陽而為艮主尚不宜如初二之妄動也乃不能自止說上六之陰而應之亦猶股之隨身而動矣故有咸其股之象夫股之所執者惟在於隨是故往隨上九者也艮止不能自止為人所隨而反隨於人感雖以正不免為情所牽故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初二陰爻既不能自處而三之陽剛亦不處而動焉蓋其志在隨人所執甚卑下也執下卦之陽以往隨上九之陰所執愈下而愈失矣爻謂不處象謂隨人皆動於感而不止之象可見初二三本皆艮體當止不止皆為所感而動則其所謂利貞者又不徒居正感正已也

九四貞吉悔亡 種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當三陽之中感之主也自一身象之居股之上脰之下適當心位而心之官則思焉大凡一貞足以特萬感惟貞則一於理而吉矣悔於是乎亡矣不言心者心無方所貞即心也不離思慮實不滯於思慮神感神應往來屈伸如日月寒

暑之自然而殊途百慮一歸於正所以無思無為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貞而已矣苟憧
 憧往來不能貞夫一焉則入於意必之私能感於
 思之所及不能感於思之所不及心為物役祇朋
 從爾思冒勝其擾繫辭發之詳矣可見此爻以陽
 居陰陽剛寓於陰柔之中而心體蓋可識也然咸
 為無心之感故四不言心亦不言咸三陽相比亦
 有朋從之象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
 未光大也貞則無適不正無感不通未有私感安
 有災害故吉而悔亡憧憧則以私心相感所感已
 狹而往來所從特朋比之私耳豈光大之道哉要之
 往來者其常也失在憧則不貞耳故學莫要於忘
 九五咸其脢無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九五以陽剛而位於心之上口之下其胸膈間至
 虛之地也乎故其咸其脢之象感而在於脢既不
 應二亦不比上無感而已矣無感故無悔夫人以
 心為本不論有感無感而貞夫一者志本之道也
 象曰志末也雖無係應而不能感物志乎此者亦
 末矣孰若本之無感而無所不感乎二氏一於虛
 寂類此

雷風恒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陰柔兌體為說之主感之極也自一身觀之
 其口舌之間感人以言者乎所以雖與九三為感
 應之正然彼止而我說則亦說之以言耳故有感
 其輔頰舌之象夫感人不本之至誠而徒口輔頰
 舌其不能感人也必矣兌為口舌象曰滕口說也
 口說之騰徒以柔媚取說於人耳感通其窮矣卦
 咸本無心之感全卦止而說則正若分各爻如下
 體之拇腓股無感今之道如上艸之脢輔舌無感
 人之實惟四雖貞吉又不免憧之思可以觀咸亨
 利貞之難矣且咸本無心而虛受者也六爻皆有
 應故皆無全善之辭
 恒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
 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無咎利貞久
 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然則
 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
 人久於其道而天化育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
 可久矣
 巽下震上恒卦取象震長男在上巽長女在下男
 女卑男外女內剛柔一定故為恒然恒則亨通無

咎而恒之所以亨者利於貞正為耳惟正則恒久之道何往不利陰陽變易而道常存也 象曰恒久之義也剛本宜上而上卦為震柔本宜下而下卦為巽上下之常也震雷巽風相與不離二氣之常也以巽而動卑而上行德之常也久又剛柔交相為應情之常也此所以恒也然上下者不居相與者不息巽動者不測相應者不窮所謂通也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惟正道則可恒也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亦惟久而正而已矣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震巽陰陽之始艮兌陰陽之終咸恒相反而終始見也且巽終於坤則一陽生而為震而陽以始之震終於乾則一陰生而為巽而陰以始之天雖上而陽氣為之下降地雖下而陰氣為之上升往來推遷循環無端此天地變易之常道也然終而復始之常道何往不然哉日月循天運旋而能久照四時推移變化而能久成聖人純亦不已久於其道而天化成就觀其所恒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人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當久於其道也否則泥於一定不易之謂恒則執一不通矣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知其不易

又知其變通斯可語恒矣
恒在一卦則善在六爻惟九二以陽居陰得中悔亡餘爻皆無善辭可見滯於一者非常道也
初六浚恒貞吉無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未深也
初六陰柔在下守其巽順之體定交後求可也乃執初四正應常理必巽以入之故為浚恒之象責人大甚其情反睽未信而諫以為誘已未信而勞以為厲已所以雖得巽卦之正亦凶而無攸利也知守正不知恒權豈善於巽者哉初下本深浚即深知謂也初陰巽體以虛而入亦以浚之象象曰始求深也所謂交淺言深是也居恒之初求望於四者過深求親反疎不可以為恒矣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陰居陰位本非常理宜有悔也但二有中德五亦居中應之巽而得中剛柔相濟則可恒雖悔亦亡之矣象曰能久中也久即常之謂也久於中道則剛而過非亢處人也常變無所不善所以悔亡有恒者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九三以剛居剛既已不中體雖巽而處下卦之上亦不得為巽故有不恒其德之象雖欲巽以承四其實以陽承不正之陽而或承之羞矣所以位雖正而得不恒故吝不免內省有疾也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三本無恒既不能安處乎巽又不能進從乎震且以過剛而介於二剛之間進退皆無所容欲免於羞吝也

九四田無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以陽剛處陰柔之位非其位也且本爻為震主又乘二三之剛未免恃強以取初六之應震動

不已將欲獲禽於田而四安得有禽哉位與應皆柔故為田無禽之象陽剛輕動必無成功柔位中虛亦無所得田亦取震動馳逐之義非專為田而發也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震動於陰柔之位而不中不正非可久之位也如田獵於無禽之地非得禽之地也故雖久於田而無禽可得然則四豈陽爻震之位哉是四乃不當恒而恒者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以柔中而應剛中故有恒其德貞之象實以

順為正者也然從柔順從人之正道在婦人則可常故吉在夫子則不可常故凶何也陽主健陰主順陽主變通陰主永貞然陽則君道也夫道也陰則臣道也婦道也其用不同不可執一論也此爻柔中能恒其德而安於貞矣使居當其位則為臣之從君婦之從夫吉道也但五本陽位震為動體若以陰從陽以震從巽守此以為常焉則其德雖正而君行臣道夫行婦道寧不凶於爾國凶於爾家乎雖云婦吉夫凶一爻二義其實此爻本有此象且示人不可執此順從為常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制義乃夫子陽剛之常道若以順為正是從婦道而夫制於婦矣可見道貴中中貴時執中無權反為賊道故惟君子為能貞而不諒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無功也

上六恒之終也以震而終有振恒之象夫居上宜靜而震體振撼不寧不可恒久故凶象曰振恒在上大無功也凡在上者惟寧靜可以致遠久道可以成化振恒在上以動為恒體剛才柔是以陰躁之人欲假設施作用以求成功孰知其大無功哉

恒無定體久則變通初以安為常曰始求深也上以振為常曰大無功也故曰初爻擬之卒成之終初爻振之謂也

天
山
遯

三
乾上
艮下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劉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艮下乾上遯卦取陰長陽消小人漸盛君子遯而避之故為遯斯時也君子身雖遯而道則亨也但君子之遯由於小人之進群小豈可恃陰賴之進而不正哉亦必利乎貞而不浸迫乎陽斯可也亨指四陽小利貞指二陰也各卦皆陰小陽大若謂君子當小有所正則與彖之浸長異矣且二陰本正亦有利貞之象彖曰遯亨當陰長陽消之時必遯而去之乃為亨通指在上四陽而言也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九五以陽劉當尊位陽劉尚盛六二以陰柔應之陰亦尚微惟知時之君子則知陰雖微而必進陽雖盛而不容不遯所以遯與時行時當遯則遯我無與也遯而亨者此也然大雖遯矣小可不正乎小利貞浸而長也陰止於二尚不失正但浸而長則將侵迫乎陽劉此所以利乎貞也可見時當遯也陽劉當位君子固有仁天下之心不可無時行之哲陰既浸長小人雖無匡時之策不可無利貞之圖此乃處遯之義也君子之

進退係世運之盛衰避之時義何其大哉避本為陰長乃以陽避名卦信乎易為扶陽為君子謀也例觀各卦辭如泰小往否小來睽小事吉巽小亨旅小亨小過可小事既濟亨小凡小字皆指陰言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六最下初陰尚微於此而避故有避尾之象凡初爻為下故後為足為尾避尾者避之遲而後也所以不免危厲當勿用有攸往何也避則退往則進也陰雖浸長四陽之勢尚不可犯苟遲其後

二五

猶欲往而進焉則自取災害也象曰不往何災也避尾雖不免於危不往亦可免災况處止體止而不往即所以為避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六二浸陰長而為避之主也四陽皆為二而避而二可以避言哉然柔順在中雖與九五則中相應而能忠順以固執其志不敢侵凌陽剛故有執用黄牛革之象黃謂中牛謂順執之與革謂堅而固焉從艮止之義也執之若此其固則莫之勝說矣

象謂小利貞者此也象曰固志也順道自執之志殆如牛革之固而不敢通陽是即二之避矣可見兩陰爻俱有避義

九三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繫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陽剛得正且居止體宜其以陽剛畜止二陰可也夫何當二陰浸長之時不知艮止速遯乃與二陰同體相比其中不無情係之私矣故有係遯之象雖欲遯之其實係之所以不免有疾也既有疾而強自奮迅徒增困憊危厲而已若此者特以

三

畜止臣妾之近勢猶可行吉之道也以之處遯則非夫當遯之時顧戀恩私人得臣妾乎我必不能遯矣臣妾指下二陰大畜卦乾下艮上艮能畜二陰故此爻艮體亦以畜臣妾取象雖下比二陰而能以臣妾之道畜之故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當遯避而係累適以困憊至危則其剗特可畜止臣妾之小耳安足當大事哉言二陰浸長心不能大有所為也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九四剗健與初柔正應有和好之情然乾剗之體

陰不能干又有能避之義故有好避之象好而能
避亦能以義制其情矣但九剛四柔果為剛而能
柔之君子則吉若為剛牽於柔之小人則否小人
以陰好陰必不能決於避也象曰君子好避小人
否也謂決斷和好而勇退也惟君子能之小人則
不能也可見小人未必能干君子必在我有以致
之耳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剛當位而應者也然而雖我應其浸長之勢
已識其微矣於此時急流勇退其嘉美為何如况

古

乾剛中正無所係好所以貞吉然其正也豈徒正
其行而已哉象曰以正志也志在何遯則遯不以
二之我應而溺其情可謂貞也已夫二之志雖同
五之志則正是其遯之嘉而吉者取決於已之志
而已矣

九四剛而不正好遯決於情五剛中而且正嘉遯
合乎禮

上九肥遯無不利 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上九以乾剛處於卦外去下二陰最遠無比無應
一無係好於心其遯也道德豐腴素飽仁義而名

利不得^以干之也殆異乎山澤之癯潔身亂倫者
矣故為肥遯之象所以浩然無係心廣體胖無入
不自得何所不利也象曰無所疑也身在外而下
無所係德極剛而心無所疑真超然物表無一足
以滯於中也已夫三有所係故疾上無所疑故肥
可見遯之所以為遯一毫已私不得而與也

大壯利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乾下震上大壯卦取四陽二陰陽剛壯盛故為大壯大謂陽也乾震本皆陽卦而陽剛大壯一出於正故利貞言不可知剛動而進遂失其正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四陽本大惟大則壯此卦之德也然乾體至剛而動震乾上所以壯也此卦之德也然卦辭云大壯利貞何也大者正也陽剛之氣浩然充塞於天地常伸於萬物是其所以大壯

者大而正也既正且大天地之情可見天地不過乎正大而已矣況於人乎坤上震下復見天地之心乾下震上大壯見天地之情合而觀之天地之所以動者可知矣

陽居上卦為正上卦五位為正大壯四陽在下乃曰大者正也何引觀陽居二四位本不正皆曰貞吉初三位若正矣曰壯趾征吉曰用壯用固而於五之喪羊者則曰無悔是不可以識正大之義乎

初九壯於趾征吉有孚 象曰壯於趾其孚窮也初九陽剛在下壯於進也初象趾人之足將進則

趾必進動故為壯於趾之象夫三陽在前且無正應未可進也銳進必犯其剛征行之間必有顛蹶之患而其凶為有孚也象曰其孚窮也言初即恃壯以進則信乎其窮而凶矣始於躁進者可不慎哉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乾剛大壯得中且以剛居柔上應六五始終乎禮義之正矣此正之所以正也故不言壯而直言貞吉象曰以中也剛居下卦之中故能以柔用剛中而得正所以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陽剛健體居下卦之上過於剛而果于用者也存小人則暴逞血氣專以力而勝人故用壯在君子則偏執理義未免昧己以直遂故用罔如此則爻位雖正意氣未平亦足召亂危厲之道也蓋觀之物乎羝羊剛壯喜觸藩離則有羸角之象用壯貞厲其象若此可以戒矣人有智能才美而未終乎道則其為吾藩離者可勝言哉兩卦限隔有藩象故上文亦象藩而四則藩決矣象曰小人

用壯君子固也小人純任血氣一於強壯君子雖不為小人之壯而識理未真固執已見則失之固矣固即君子之壯也何也見義不為無勇也非義之義其可冒焉以為之哉

羊本陰躁兌二陽一陰象羊此卦四陽在下二陰在上故亦取羊象何必以三四五互兌也且上爻亦象羊互體便說不去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壯之主也以剛居柔壯而得正故貞吉雖過

中未免有悔而悔可亡矣況以剛決柔群陽並進故為藩決不羸之象是雖不免於壯然能任重致遠亦壯於大輿之輟而車之下縛甚健可以往而進也四前二陰有藩決之象乾剛在下震而動有輟輟之象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震體故尚往前無所阻可上進以消二陰故貞吉悔亡觀大壯惟二四貞吉而陽剛正大不有賴於陰柔之兼濟乎

六五喪羊於易無悔 象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

六五陰柔居尊而四陽至此失其為壯何也五本

陽之位也而柔來居之是五自失其陽剛於本位矣猶易本陽之場也而喪其羊於易場故有喪羊於易之象但羊雖喪矣以柔濟剛亦其當然之分故無悔向使五亦陽剛則為夫而不得為大壯矣易即古易字象曰位不當也陰居位故不當也若云喪其壯於和易云五自失其壯之容易俱與位不當之義不合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利吉咎不長也

上六大壯之終震動之極故亦有羝羊觸藩之象

夫三之羊觸謂下卦之陽為甚壯壯則其勢必觸上雖陰而以一卦言之則四陽之大壯者不至於上不已也况統觀一卦均謂陽之壯也是以動極壯終既不能退其質本柔又不能遂進退不能故無攸利然上亦震體艱危惟艱以處之則吉也人之用壯者稍不詳審則進退無攸利危艱危則庶乎其詳擇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由於處已處人不詳審也艱則吉咎不長也上窮固艱窮極則變而咎不長此所以吉也人其可以用壯而不詳擇乎哉可見一卦六爻均為大壯而大壯利

貞貴得剛柔之宜故上二陰爻亦有壯義不然五

上時不得為大壯歟

大壯上六純陰本無羝羊與藩象特以壯終取義而云然也世而拘拘於畫象者即此可例觀矣

火地晉

䷢ 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坤下離上晉卦取坤柔在下離明在上日出於地進而愈明故為晉當進盛之時臣以治安為康寧君以錫賢為盛典康侯在下何其順也坤之象也離上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何其明也離之象也離明中天無地不照故云晝日三爻在下皆所礼接故云三接錫馬蕃庶沃其恩晝日三接隆其禮下

二

有坤順之康侯上有離明之大君揔為諸侯承君寵之象之進之所以盛也 象曰晉進也明進而盛晉之義也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柔進而上行指六五一交言也蓋進與明夷相反晉則離在上矣惟離明在上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凡順德之臣皆進而受乎明君之光寵明順相承其斯以為大明之世乎初六晉而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無咎未受命也

初六柔順在下本非躁於進者但當方晉之時而

初猶應四不正之剛二陰在初之上若或抑之故有晉而摧如之象然初四亦剛柔正應故貞吉夫坤卦三陰本衆允孚五而初獨應四則固孚矣然雖固孚於五而其體本柔尚能寬裕以居之故無咎初柔亦有裕象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應四乃初之獨行正道也裕無咎未受命也方進之初未受命與五不孚亦有未受命之象特以柔裕得無得咎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有柔中之德而五以同德相應可矣進矣然二五皆純陽也二雖進而反以為憂有若不勝之意故有晉如愁如之象是憂治世而危明主所以位愈進而憂愈深一惟以正自守而吉在茲矣故受茲介福於王母德福其相須也二神體中正即王母之象坤本離之母也介福曰茲即二之晉所所畫接是也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雖不假中正以祈福而大福在茲矣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居下卦之上坤順之極也三陰之衆俱欲進

而順從乎上則衆皆相信而允孚矣故有衆允之象但位不中正亦若有可悔者然即順之德為衆所信從雖悔而亡之矣衆即坤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柔順從上本衆志所同是孚於下者必行於衆即衆辭柔進上行是也

晉進也九進上不宜用剛故初二皆吉三悔亡而四則不免為貞厲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四剛而不中本欲恃其密比於五以貪其祿又下忌三陰之順而畏乎君剛以柔累欲進而疑故

子二

有晉如石鼠之象夫貪位慕祿處非所據乃知竊食之鼠又畏晝日之明而不敢進是以雖正亦危象曰位不當也當柔進上行之時獨竊高位且以剛居柔位則不當而雖貞亦厲也下孤衆志上負明君必斯人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離明居尊三陰以柔進而上行者為有六五在也故以柔居剛雖悔而亡然其所以悔亡者豈有計較得失之私廷就於其間哉如彼三陰或為

四所間隔而失終與已同而得皆勿用有憂恤焉
離明內照失得不係於中絕無意必固我之私矣
持此以往吉而無不利也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
也晉進也進往合乎中委得失於不計福慶莫大
乎是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 象曰維用
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離明晉而至土則進之已極而明將西沉矣
將安進乎然極上者必反乎下沉而者必升乎東
明進至上又將出於東方角木之位矣此晉之所

畜

以不已而為象外之象故為晉其角之象夫在上
之明其明有限惟用自伐其私邑而已競然常
惕厲危懼斯吉無咎也但當晉明之時僅能伐其
私邑雖正亦吝二十八宿與五音角屬東方正明
出地上之象邑坤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象曰維
用伐邑道未光也道不足以無照天下惟以自制
其私則其明窮矣晉明光大之道顧如是乎此所
以貞吝即此象詞亦可見離明有將暗之意然則
欲求明之進不已者必晉其角而後可以繼離
照於四方也

明夷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

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
正其志箕子以之

離下坤上明夷卦取日入地中地掩夫日所以傷

其明也故為明夷夫明傷則昏暗矣昏暗在上凡

在下者不宜顯用其明以自傷也利在克艱厥心

恪守正道斯可韜晦其明而明哲以保其身焉乃

為處明夷之道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離為日坤

為地日出地則明日入地則晦此卦之象也以一

卦言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文

明之德蘊於內為離而內不失已柔順之德見於

外為坤而外不失人是以雖難及天下之大而不

足以禍文王也以六五一爻言之利艱貞晦其明

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惟以艱貞為利固

晦其明而辱其身罹其艱而正其志是以雖難及

一家之內而不足以禍箕子也文王之難關天下

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二聖之難雖不

同所以處明夷事暗君者為進善矣

詳玩六爻皆商討時事上六紂也五為箕子之奴

四為微子之去三為武王之牧野二為文王之姜里初為伯夷太公之居海濱各爻雖未明言義則備矣明夷以上六為主爻故五爻不取君象諸卦多有賴此者

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也

初九明夷之始也暗主在上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於飛垂翼之象凡鳥於將暮便不高舉而於飛垂翼不敢上進所以戴翼歸巢言其知明夷之早也君子早見明夷即行而去之而三日

二六

不食明哲保身不以爵祿累其心焉若行之不速又欲上進而有攸往則主人有言雖欲食於此不可得也明夷之主人即上六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也君子之行決於義而已矣義當速去雖祿以天下弗顧也否則傷之者至矣何有於見幾之明

六二明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以柔中離明之德處明夷之時既已傷及左股矣右股未傷尚無害於行也拯之可不速哉及

此時而用拯惟馬壯故吉文王雖有姜里之傷卒獲用拯之吉正合此象彖謂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以之是也此卦離為坤傷坤在上為右故二四皆曰左九三陽剛在上有馬壯之象况離本陰麗乎陽陰柔用拯順之道也故象曰順以則也時處明夷小心翼以服事殷得中得正一順乎君臣之天則也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二七

九三至剛至明處下卦之上而上六至暗之極乃大害之首是固三之所必狩而獲之者以剛明去柔暗故為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之象然於燦王師亦當遵養時晦必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可也雖除殘去暴之舉一皆應天順人而非有逞剛欲速之心必如此而後不失乎正蓋亦因離之剛故有不可疾之戒南指離大首指上六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志在伐暴弔民戡天下之大亂成天下之大治而有以大志得於天下矣故曰貞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象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

六四柔順之極與上六同一坤體為能入於左腹
獲明夷之心則知其所以主此明夷者必不可開
悟而彼固不得不出門庭以決去之矣坤為腹心
屬腹之左象曰入於腹獲心意也自離明以入坤
暗而得其傷明之心意故不得而出而去之也入
謂坤之終出謂坤之始入坤既以知其暗出坤將
以就其明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也

六五柔順在中位近暗主是為箕子之明夷蓋諸
爻皆見傷於上而五與上比其傷尤甚所以因奴

佯狂其事若不正其志則一於正而已矣人臣之

義當以箕子為正故內難而能正其志也五為坤

之中日入地中本有貞明不息之象是以象曰箕

子之貞明不可息也雖因上以晦其明而貞明在

中實有不可息者在矣然則人臣之正道通萬物

而不變箕子之貞明亦通萬世而不息歟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象曰初登於天

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上六純陰傷下五爻之明者上六是也不徒曰不

明而又曰晦亦昏暗極矣如日入地中地之上皆

暗故為不明晦之象上之位本至高故初登於天
而四國望之以照臨上之德為至尊故後入於
地而君道大失其準則如日之初登於天至暮則
入於地也入地所以不明而晦可見上六之傷諸
爻其諸自傷者乎象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居天
之位本有照臨四國之尊後入於地失則也厥命
實已失其為君之則矣要之二之順則離之明也
上之失則坤之暗也位雖不同各有當然之則持
由明暗之分耳故曰學莫先於致知

元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離下巽上家人卦取剛柔得位中女長女各得其正故為家人然家人以內為主故利乎女之正焉觀下離上巽二四皆居陰位執柔道未與陽抗而女不可謂正矣女正則男正可知男女正則一家之人莫不正矣故曰利女貞玩巽長女在上有姑

道焉離中女在下有婦道焉亦有女貞之象內明外巽有處家之象卦體自上以下諸爻位各安其正有一家之人咸化於正之象 彖曰家人正女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之大義一陰一陽而已矣自卦之名義觀之正家莫先於正內故先曰女正位乎內女正必由於男正故又曰男正位乎外自二五觀之陰居內卦之二陽居外卦之五男女內外位各中正是陰承陽而天地之位定婦從夫而男女之位明男女即天地之象也男女正非天地之大義而何此所以象

人利女貞也夫天地之大義不外乎男女之正則是男女也者夫固統一家之父母兄弟夫婦而言者也夫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承夫言母道成一家莫不言憚而家有嚴君矣嚴君在上一家有所以取法而父尊子卑兄友弟順夫制婦听家道正矣名分肅而倫理明則一家正而天下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莫不定矣可見男女定天地之大義正家成天下之大治家人關係之重也如此夫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剛正離明固不昵於恩私而防閑之道情莫甚於男女所以初之陽剛下於四之巽順男女始交當閑之以禮義也况初為有家之始能於此而閑之則得謹始之道故悔亡初剛位正亦有閑家之象曰志未變諒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若待其已變而後閑之則教不行矣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與五正應而婦德柔順惟以待代終故無遂事婦職饋祀惟正位壺內故在中饋如此則婦無專成惟酒食是議

一皆六二之正道所以貞而吉卦辭利女貞是也
離一陰居中上下皆陽有無攸遂之象中虛有在中
饋之象象曰順以巽也上惟順從九五之正應也
卑巽在中無遂事焉吉孰大於是觀六二六四皆
以順言可見婦明章家之所以正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
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以剛居剛處下卦之上夫固主內治者也但
陽剛雖正而過中則大嚴毅故有家人嗃嗃之象
義勝則傷恩憂悔危厲要在使之歸於正耳故吉

然家比二四兩柔之間雖嚴於家人而狎於妻子
故又有婦子嘻嘻之象以情勝義不免笑語狎昵
縱使令行一家而內省不能無愧於心故終吝象
曰家人嗃嗃未失也雖過於嚴猶未失治家之吉
道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情勝則流不已失其治家
之節乎家人本純乎恩愛而賴禮以節之若徒欲
嚴治乎家人而失其節焉家必不能齊矣此所以
約九三歸之中也

六四富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陰柔得位與初九正應又介乎九三九五之

間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故有富家之象巽為近利
亦有富義况惟巽則順家人睦而父母其順已乎
所以大吉象曰順在位也以順為正者婦人之道
而巽順以居正位宜其家人富歟記曰父子篤兄
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知家之肥則知家之富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以陽剛之德巽順之體居至尊中正之位家
之主也然王者以天下為一家也自五以下諸爻
各得其正如一家之人感化於正故為王者感假
有家之象夫治家雖尚嚴而五剛得中實威而能

愛其所以感格乎一家者勿用憂恤而吉在是矣
象曰交相愛也交相即感格之義九五剛中之道
足以正位乎內外而翕然相孚矣詩云刑於寡妻
至於兄弟以迓於家邦是也王者所以家天下而
極其感格之深也有如是夫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一卦之終家道之成也陽剛在上夫固一家
之至尊家人咸仰望為表率者也居巽之極有孚
信之象剛而在上有威嚴之象治家之道必孚信
之有素而後威嚴為可行上雖剛而巽體柔位則

能誠信乎其志德威本諸身所以終吉終即上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其身一正將不戒自
孚不令自行矣信乎家之本在身而正身其正家
之本歟

火澤睽

睽睽上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
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
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先下離上睽卦取上火下澤燥濕異就中女少女
同處異歸且自初以上皆不當位一陰一陽每相
間隔故為睽然自睽之時而處之免說離明亦可
致小事之吉也離兌皆陰陰本小也陰柔居五應
剛特可處小事為耳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

下火在上則熒澤在下則流故謂之動此二物之
性睽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二女以嫁為行少
則同居長則殊姻故謂之志不同行此二女之志
睽也皆以卦體言也夫睽違若此謂之小事吉何
哉以卦德言之兌說離明既說本諸內而又明照
乎外矣以六五之德言之六五本柔進上行且得
中而應乎九二之剛矣卦爻具此三得是以小事
吉也與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同雖然天下之物
孰不睽而合哉觀之天尊地卑睽矣而事同於覆
載男陽女陰睽矣而志通於相感萬物群分睽矣

而事同於類聚迹雖若睽而其同者自有在也顧用之何如耳睽之時用不其大矣哉

家人睽本以三女成卦巽離為家人離兌為睽何哉家人離陰在二巽陰在四皆女正睽則兌陰在三離陰在五不正矣觀卦象自見故曰家人睽起於婦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無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九睽之初也陽居剛位且無正應宜有悔矣然剛正說體非任剛以進而取必於得者故悔亡其

廿六

睽在初雖有所喪亦無所逐故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何也初動而下四動而止四乃比三遠初若喪其所馬而不能行矣然久則自定而終能相合勿逐自復也况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從而問之乃惡人也於此急於求合則失已終於相睽則絕人皆咎矣然同體可以相親而初下於三故又為見惡人之象庶乎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故無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蓋惡人拒絕之嚴則仇害愈深而初九時處下位以見為避終當合乎九四之睽矣辟咎不有道哉

睽六爻或起於人之所問或生於已之所疑初四二五由於問三上由於疑問易去疑難釋也

九二過主於巷無咎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九二於五本陰陽正應但二以剛居柔五以柔居剛難以剛應柔又為三柔四剛所間故睽而難合也於此必欲拘堂階之分恃吾之剛以入之則終不合矣乃積誠通蔽務婉曲以求通焉可也况五亦失位趣同志合不期而遇是遇主於巷矣巷雖非正道所由而遇則出於無心之感且剛柔皆得中故無咎五本剛位有主之象二五皆剛柔不正而得中有過於巷之象離中虛象巷象曰未失道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以二應五乃其道之當然而遇之於巷雖若不正而處睽之時其於事君之道亦未之失耳

廿七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無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無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陰柔難與上九正應然處乎二剛之間而陰柔不能自主反生睽離意見本無輿曳若見九二曳之於後本無牛掣若見九四掣之於前本無所傷又若見其人天且劓而刑之於上是以不免於

睽也抑豈終於睽哉以柔應剛始雖相睽終必相遇睽生於見遇則見玉故無初而有終也其人指三而三之上即天象曰見於曳位不當也柔居剛位已本不正而柔承應又皆不正之陽是以邪見群起也無初有終遇則也始為因意見而生疑故無初終為遇剛於正應實有終也可見九三雖睽於下及至睽極曷嘗終於睽而不合哉此爻與上九相似皆睽生於見凡人心睽離意見皆無中生有然遇則遇而見皆以遇而釋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無咎 象曰交孚無咎志

行也

九四以剛居柔又處三五二陰之間孤立無與可謂睽矣然初九之陽實為元善之夫同德相遇則至誠相孚信矣雖為厲無咎夫初剛而得正四在上故謂之遇元夫四與初則剛實故交孚則不當位故厲象曰交孚無咎志行也以剛遇剛而一誠交孚則其志可行而終不于孤矣夫何咎
九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柔居陽位宜有悔也居中得應是以悔亡然

諸爻剛柔相睽在二則問於三之柔在五則問於四之剛同體問隔故為厥宗噬膚不合之象以先天卦體言之乾兌離本有同宗之義觀離下乾上同人二爻亦取於宗之象可見矣然相噬則睽由此往而解之乃同宗之道也五居尊位義當合睽往何咎哉即孟子所謂被髮纓冠往救同室之閭也象曰往有慶也往合宗親之睽則無往不利其福慶為何如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剛極明極而居睽極是以群疑生焉雖本與三正應疑則反睽而至於孤矣疑心一起故邪見並生積疑成妄積妄成象見豕負塗疑其汚已載豕一車疑其崇已先張之弧疑其為寇而後已後說之孤疑其婚媾而親已此其所以孤也然往遇雨則吉以上九之陽遇六三之陰陰陽和而為雨則疑釋見解合睽為同而吉矣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群疑即見豕載鬼之疑也遇雨則群疑盡解釋而亡焉

三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艮下坎上蹇卦取山阻水險其行甚難故為蹇當蹇之時利西南不利東北以後天對卦言之西南屬坤之地平夷東北屬艮其地險阻故有利不利也而濟蹇則利見大人惟正則吉大人指九五有剛健中正之象謂處蹇當審其利往之地擇其利

四十

見之人而其道則一於正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蹇之所以為難也見坎蹇在前知其不可進而艮止焉非有天下之大知者其孰能之此其見險知止乃處蹇之道幾先之哲也若時值夫蹇則險利西南往得中也以蹇解相反卦象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往而在上矣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解曰往有功回之陽動於上也此曰其道窮也之陽止於下矣此所以利往西南不利東北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大人九五

五是也利見陽剛中正之大人則往而不止可以

成濟蹇之功矣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九五剛中當位斯獲正邦之吉正其身而後可以濟萬邦之蹇矣八句當一直說下蓋處蹇惟以九五之陽剛為主故往得中往有功當位正邦皆其用也當蹇之時而其用之大哉也如是其要之見險能止存乎知有功正邦存乎剛先時而止及時而往皆用蹇道也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六陰柔無應本非濟蹇之才且坎險在前往則遇險而艱於行矣初乃止體來則見險而止可以

四十一

得其譽也來即不往之義象曰宜待也方蹇之初果能見幾於微即宜止以待其時之平焉不惟身不犯險且蚤見而有譽矣觀六爻皆不宜往而宜來可見蹇皆人所自取

六二王臣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終無尤也

六二柔順中正自為五之主臣五在險中而王臣在下故五蹇則二亦蹇而為蹇之象然蹇之所蹇者坎陷故也豈其躬之故哉為王之臣分義不得不然雖欲止之不往不可得也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致蹇不由乎王臣則二雖才柔不足

以濟蹇而蹇非我致終何過尤哉二本中正故也
從古處蹇難之士非致蹇難之人觀唐張許宋文
謝可見

九三往蹇來往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陽剛當位本為艮體然往則坎險在外不若
來反之為安謂既往而反止於此也蓋濟蹇在剛
而剛貴得中三雖剛而得正前迫於險不敢冒進
亦有以正自守不輕試於險之象此所以喜其來
反能艮止也象曰內喜之也三陽剛為內卦之主
故反則得乎內喜之心彖謂見險能止是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本柔幸而與三相比故往蹇來連與三連合
庶可以濟乎蹇也蓋柔順得正故能見蹇求助有
不自用而用人之意象曰當位實也六四以陰居
陰既當乎位而四陰連乎三陽則當位而實矣陰
虛能受連於陽則實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主身處險艱之中非天下之
大蹇乎濟天下之大蹇者必天下陽剛之朋也此
爻獨言大蹇者陽陷陰中大者蹇矣陽本大也故

為大蹇之象朋來指九三何也陽以陽為朋也觀
四之來連而象稱當位實上之來碩而象稱志在
內皆指三也三來則衆爻不待言而大蹇可濟矣
象曰以中節也朋來欲以成濟蹇之功而剛中之
主不過居中以節之焉耳九五即彖傳得中有功
當位正邦是也惟其中正有節此所以能正邦與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
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陰柔以往則蹇以來應九三之陽剛則碩大
而吉且利見九五之大人足以濟乎蹇也陽本大

故碩上必得三然後可以援五故來碩而後利見
但一卦惟上六為吉者應三比五且居坎之上蹇
之外而極則通矣彖謂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三
內卦也而上應之故有來碩之志五大人也而上
利見之故得從貴之宜

蹇來則止而不蹇故曰觀其彖辭斯過半矣

震來解
雷以動
初陽先陰解

三下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風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坎下震上解卦取坎險震動動而出險故為解解利西南蓋震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東北乃解者之所在則西南者所解之地也蹇解本相反之卦蹇九五往上升來居二陽復於下卦之中矣故無所往其來復吉惟其來復所以無所往也蹇九三為艮止不動今往居四其體震動為

往可謂風而早矣故有所往風吉上下二卦皆

以陽為主惟陽能解乎陰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

而免乎險震動有陽剝動而出險之象此所以解

也解利西南往得衆指全卦而言也西南為坤陰

多為衆得衆心故利况觀後天對卦震東坎北而

難解於東北則往利乎西南亦理之所必然矣其

來復吉乃得中也指九二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

也指九四也無事於解則來復於中有事於解則

風來有功是二陽皆利西南無非解險之道而得

中有功則惟其時也試以卦體震雷坎雨觀之天

得中道也解險本賴乎剛為二得居中之道以剛

去柔以中而去邪所以貞吉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

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本上負乎四乃下乘乎二是

以小人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其致上之寇也

必矣故為負且乘致寇至之象夫以負販者而乘

輿雖以正得之亦可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

既負又乘小人以為勞君子以為羞也自我致戎

又誰咎也聖人於繫辭發明致寇之由謂慢藏誨

盜治容誨誑莫非自取又誰咎哉我指三戎指上

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陽剛與初六陰柔相應是四之剛已不正又

下應不正之柔所以陽剛之朋皆不我信不得

解而去之故為解而拇之象解去初柔則陽剛之

朋至而孚信之矣拇謂初體微在下小人之象朋

謂二與四同德故為朋至之象四震體故有震動

去私之義九陽實故有孚信之義象曰未當位也

以陽居陰其位不當也已致君子之疑入與初柔

相得可乎邪正不兩立惟能去初之微陰則二之陽朋共信之也必矣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柔順得中夫固能解之君子也凡所以本諸身微諸民者維知解去陰類以植扶陽剛而已矣陰消則陽長吉之道也五本震體一陽震動五能誠心以待之亦為君子維有解之象五維有解則莫不解亦為孚小人之象維字極重有專一之意由中達外其至誠為可信也豈獨君子信之且有

吳

孚於小人莫不革心向化矣何也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解在君子而孚之小人或解行以從善或去位以避賢而小人莫不甘心遠退也否則過剛則激小人未必誠服有不激成黨錮之禍者鮮矣况於解乎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居解之終其位在上公之位也小人為害至解終而猶未之解乃高墉之隼也墉乃內外之限隼在高墉之上則害已離內至外而上之藏器待時也

久矣當此解極之時是惟無動動必有獲故有公用射隼高墉之上獲之之象惟隼一獲而天下之患已盡解之矣又何所不利哉此又震動之終故繫解謂其待時而動也象曰解悖也至解中而獨有未解者悖亂之極也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悖亂渙然凍解無餘矣高墉隼悖即上六本爻

吳

三
艮上

三
艮上

損有孚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冒之用二簋可用
亨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無
咎可貞利有攸往冒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
損剛益有柔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兌下艮上損卦損取下兌澤之深益上艮山之高
故為損凡有所損則人心未必盡信必揆之義理
酌其時宜使人心莫不信孚故大善而吉無咎可
貞利有攸往莫不宜也要皆有孚為主耳然是損之
可用者冒之用哉二簋可用享損而至於享用二

簋亦已極矣果能損過就中至誠可信則雖至薄
可也玩卦之三爻有二簋之象此卦原為損此一
爻故成損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此損之
名義非謂損民以益君也蓋損有餘補不足耳
下卦全奇過於實故損其三而為兌上卦全耦失
之虛故益其上而為艮是三之陽得以行之於上
也所以損而有孚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象善
無不備也而字最活冒之用二簋可用享豈無時
而不用哉二簋應有時當損之時則享用二簋可
也言不可槩也即如損下卦三爻之剝益上卦

上爻之柔亦時乎當損而損之耳是二簋之損亦
舉一事以見例也推而廣之或損或益或盈或虛
要亦與時偕行而我無所與是以有孚而備象善
也否則時不宜損而損之奚可哉

初九已事遄往無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
志也

初九以剛居剛處損已益人之初而益人之事孰
非已之事哉况與四正應柔亦所宜益也初能視
損下益上之事為已事奮不顧身而速往以益之
則無咎但其剛在初亦當酌而損之不可損之大

過反事傷也若損下益上無所斟酌則後亦難乎
其繼矣即象傳損剛益柔有時之義象曰已事遄
往尚合志也尚庶幾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能
遄往使遄有喜焉不庶幾其合志矣乎合志而往
又何咎統而觀之二曰忠以為志上曰大得志損
之志可識矣

九二貞利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
志也

九二以剛居柔本為得中但以兌說而上應六五
之柔恐未免以不正妄進故既曰利貞又曰征凶

是守正則利征進則凶且弗損益之以中感中我無所損君自受益是不損柔中乃所以益剛中矣况中則不可損也剛居柔位使又從而損之寧不至柔媚乎哉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二本匪正而以中為志則未有不正者矣惟其中正所以弗損益之其視初之以剛居剛而宜於酌損者有間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乃損之所以為損者皆順其理之自然不容

主

參以一毫人為之私也下卦本乾六三獨損之為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以兩而分一也六三一陰乃得上九為應所謂一人行則得其友以一而成兩也雖云損六三之剛以益上九其實得上九之友以應六三剛柔變化損益相成天地男女化醇化生其機如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正繫辭所謂致一之理也一則得友三則生疑損益之道微矣哉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無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陰柔與九初陽剛相應知柔之為疾而損其

疾以從剛焉惟使之遄速則有喜而無咎蓋初九自損以益四四宜速改以補過也但過往在初使遄則在乎四是聞過則喜而速於改過人孰不樂告以善哉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夫喜其疾之損而曰亦可則喜初過往可知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
六五柔順虛中能自損以受陽剛之益者也故或
有益之者不問其善之所自來而在我虛心大受休
休有容雖十朋之龜弗克違也夫龜值十朋乃龜
吉自上祐也

主

之至大而最靈者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也
十朋之龜弗克違則其受亦為必然故大善而吉
觀自上祐之象或字亦不特九二益之而已象曰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九之剛本足以益柔五柔
則能虛己以受其益思或啟之行或翼之一皆舍
己以從乎人所以為大吉也
上九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 象
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陽剛艮止當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極者也
以剛居柔本無待乎損况損極則益而陽剛在上

自然天下咸受其益如此則無咎也正而吉也利有攸往也卦辭之善此又咸備之何也玩卦全體惟其有兌卦三爻之損斯有艮卦上爻之益故不待損已而自能損人所謂患而不費者惟上九也且得臣無家即得六三之應也謂得乎天下歸臣之心而不私其一家之益天下歸仁其以天下為家者乎陽在三則剛居剛位者也今在上則剛居柔位故有無家之象自上臨下陰為臣也今三爻陰柔五應故有得臣之象象曰大得志也益而有事於損者雖得志而未大也弗損之益其益無疆

五

大得行其志於天下所以衆美咸備

總玩六爻初以酌損為損二以弗損為損五以損為益上以不損為益四則因益而得損三則因損而得益也

風雷益

益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震下巽上益卦取震雷損風交相助益又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故為益凡有所益何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蓋陽本在上損下卦初爻初爻之陽則陰矣故為巽陰本在上益下卦初爻

五

之陰則陽矣故為震陰柔居下民之象也益在乎下故民說無疆而四所以說者何也以其自上卦之初爻居下卦之初爻故自上下下天道下濟而光明益之以道而無所與也此益之所以為益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二亦以陽剛中正應五以此攸往利益天下則天下受其福慶矣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巽為木也如渙卦乘木有功中孚乘木舟虛皆利涉大川而險可濟矣不必兼震況以卦德而觀諸人事之益人心之陽到內動外順斯日進無疆也以卦象而觀乎天地

之益一元之氣陽天施地生斯其益無方也可見
天地之人莫不有益之道也特可益則益動順時宜
而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已矣人能與時偕行斯與
天地合德九自四居初亦有天施地生之象
損者損其有餘益者益其不足也損卦艮上一陽
二陰則陽不足兌下二陽一陰則陽有餘故損下
益上其道上行益卦震一陽二陰則陽不足在下
巽一陰二陽則陽有餘在上故損上益下民說無
疆觀之卦畫皆實象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 象曰元吉無咎下不

厚事也

初九陽剛震動當益下之時受六四之益所謂自
上下下者也際是時也有是才也可以運天下之
大事與天下之大利而利用為大作也豈可恃才
妄動哉必大善而吉乃可無咎夫以盡善之道而
運震陽之才是乃性分之益無所待於外者何咎
之有震在初有大作之象陽本大也象曰下不厚
事也在下不當任厚事利大作所以必得大吉斯
無咎也厚事即大作損上卦之陽以益初而大作
亦其分內者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
吉 象曰或益之外來也

六二柔順中正當益之時能虛中以受上之益者
也人能受益孰不思以善而益之哉故或益之十
朋之龜弗克違以虛明之地無所不受故也但爻
位皆陰必常永貞正則吉耳是道也王用之以享
於上帝而天無常享惟德是祐則天亦益之以迪
吉矣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惟柔順故能受九五
之剛惟虛中故能來外卦之益可見是益也雖或
得之於人而其自益也大矣益而謂之或則益無

定在不獨九五自外來益已也益與損相反益之

六二即損之六五是以爻辭亦同一則元吉謂以
柔居剛一則永吉貞謂以柔居柔故不同也然觀
之象辭一則曰自上祐一則曰自外來宜與爻辭
或益之合看王亨於帝吉以王對帝言益受外益
之一端

六三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居剛位本不中正然當益下之時其所受
益於上者益之用凶事無咎也蓋三本震體震本

不寧且三處多凶之地又與上九不正之剝相應故有用凶事之象如遺大股艱必使震動儆省則拯必危慮患深而後可無咎也然亦必有孚而信之篤也中行而行不偏也告之於公可用主以通其信如此則雖用凶事實受其益象曰固有之也蓋凶事皆其職分之當為而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一皆固有者正所謂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而自得其益不待外求此所以無往非受益之地也二之吉自外來三用凶事為固有合而觀之可以識受益之道矣全卦以三四為中故此卦三四皆稱

中行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柔順得正原自下卦坤體遷於四也本有遷國益民之志四柔與初剛相應自上下下且有遷國之象益民莫大於遷四能心無偏黨惟中是行故告之於行必獲從焉而利用依之以遷乎國依謂五也四本柔弱必五之陽剛是依然後能自樹立以益乎民巽主命令故象告公四五剛柔相比故象依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志在順民心之所

欲而遷國乃其事之不獲已者是以告之則順從亦因其志而益之耳

古人遷國本以益下如大王遷岐曰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廷亳曰視民利用遷國故此爻曰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合而觀之遷國益下之說愈有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大得志也

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本以惠益天下為心然陽實在中乃為有孚之象惠心而有孚焉則不待問而信之矣此所以大善而吉也豈特我有至誠惠人之心已哉中正之德其益無方有孚惠及天下皆我之德也即象傳中正有慶是也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已不待問也惠我德大得志也惟我以惠為心而及人之惠皆我之德其得志不亦大乎我即五惠即益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以亢陽處益之極求益不已自私甚矣豈知益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我既一偏以自私則人

各自偏以徇己莫肯益之矣蓋損己益人者人益之損人益己者人損之損益本相倚伏不惟莫肯益之或有弊而奪之故係辭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此惟立心勿恒以剝取福也孰大焉震巽為恒巽震則非恒矣故有勿恒之義惟虛受益在上九有滿招損之象也象曰莫益之偏辭也莫益之言雖非天下之公言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也擊雖自外而來之者誰歟噫二柔而中益之自外上剛而亢擊之自外求益者當反求於中矣

澤天大

䷧ 乾下兌上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乾下兌上夬卦取五陽上進決去一陰故為夬夫以五陽決去一陰若易為力矣但小人易進難退必聲揚其乘剛之罪於王庭而孚信號令以決去之且常存戒懼之心斯可也是豈徒求勝小人而不先自修哉必告自邑使五陽皆協其志而自治之甚嚴不利即戎使五陽勿恃其強而消陰之有道如此則利有攸往可以決去上之一陰而為乾矣一陰獨在上久有揚於王庭之象五陽剝實有孚之象兌為號令之象兌口在上為告自邑之家剝長乃終有利往之象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五陽決上一陰此之夫所以為夬也以卦德言之乾健於內既無情欲之牽兌說於外且無忿戾之迹以此而決則決而和矣所以為決之善也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一陰雖微勢尚乘陵五陽不得不得暴揚其罪與眾棄之然必孚信其號令惕厲

其心志而其危乃光也非徒求諸人也要亦告自
邑以自克其私耳若因五陽以即戎則所尚乃窮
所以為不利也又何敢恃強力以求一逞於小人
哉必如此而利有攸往於以去一陰為終乾之德
斯剛長乃終也可見五陽決去一陰不敢以其微
而忽之內有斷斷之誠外無悻悻之色庶乎決而
和也克已之君子可自省矣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一陽在下故前進以決上六之陰決非其時
則雖往而力有不勝祇為咎而已矣故云壯於前

趾往不勝為咎夫初為壯象一陽為五陽之先故
為壯於前趾之象在下而先動則妄動必致顛覆
故有不勝之象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初陽雖壯必
不能勝決陰之任也度其不勝而猶往則悻悻自
好取咎必矣夫由壯來故初壯義合

九二陽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也
九二剛居柔位能知戒備故有惕號之象當眾陽
決一陰之時為能傲惕於中號誠於外則雖暮夜
之時卒有兵戎之變而自治之有道斯外患之不
虞我既聞可乘故勿用有憂恤也暮夜戎俱上

陰象亦因本爻陰位故云象曰得中道也剛柔得
乎中道故有備無患即彖所謂孚號告自邑者也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
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無咎也

九三陽居剛位在下卦之上乾體極壯者也然遇
剛不中故有壯于頄之象頄頄也嫉要用壯悻悻
見於面目則凶但六爻獨三與上應而決去上六
之陰者亦三之所宜獨行也惟君子之處此也決
而又決雖行獨遇雨若濡而上陰所沾然愠怒之
藏於內者不至大露而終以此道決去小人則無

咎無庶幾決而和矣此爻大意言去小人之道怒
見於頄面則凶從容和柔以決之則無咎壯頄
三之位也夫夬九之剛也若濡則原未之濡有愠
則終拂之從而三與上遇亦時勢相值不得不然
陰陽相應有兩象象曰君子夬夬終無咎也君子
於義之所當決殆與壯頄取凶者異矣始雖不免
於若濡終能決去乎陰邪夫何咎

九四臀無膚其行次且羣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雖以陽處陰實剛決不足况初剛不應以居

則虛而不安故有臂之象五剛在前以行則弱而不進又為其行次且之象然在已既不勝乎決陰之任若不免於悔矣然上六之陰又羊之在前也果如牽羊者使羊先而已後於以決去乎陰庶乎決陰之功可成而悔可止矣然四與上六同為兌體而兌柔少斷雖有善言亦聞之不信故又為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之象且四與上俱陰位有相牽之象兌為羊凡牽羊者必縱之使前則行若挽之則反不進謂九四從下而進則上六一陰其自消矣如此則悔亡又因其同體柔說而以聞言不信

六二

戒之象曰其行次之位不當也柔故不能行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不剛故不明也剝反為柔所牽其不決如此

九五覓陸夬中行無咎 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
九五陽剛中正合五陽以決一陰殆如去覓陸之易然云覓陸夬夬者何也五陽與上陰家比且兌體相說必決之又決一本於中行之德則剛中而說既不牽於柔懦之私亦不至於剛決之過故無咎此極狀去小人之難使君子知所戒耳三五皆陽居陽位皆云夬夬者三與上相應五與上相比

故也三遇兩五覓陸皆陰象決三月卦也覓陸生焉故云象曰中未光也行諸外者雖決於義而得中本諸中者終比於私而後決況以至尊之陽剛決易去之一陰雖勝之不足為武此所以中未光而特以中行得無咎也以九五之中行猶曰未光決之止至善也難矣哉

上六無號終有凶 象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一陰居五陽之上即柔乘五剛所當揚於王庭而孚號以去之者也君子當決去小人之時謂小人將盡即無用號令以決去之恐去惡不盡則陰類

六二

復興而終有凶矣況決而不終即為凶道如蒙州留根終當復生不可以其微而忽之也孚號惕號君子無一時懈也故如此象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蓋一陰在上不能孚號決去其勢又時復長所以終有凶也易為君子謀此又當就君子決去小人說其味甚長若曰小人無用號咷終有凶則其義反淺與卦象不協况反已自克而一私之私去一過之未改君子之心肯以易去易改而自弛哉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巽下乾上姤卦取五陽一陰不期遇而倏然相遇故為姤以一陰遇五陽其陰漸長故其女甚壯巽為長女亦有壯義五陽不可耗此一陰而取之為配以自傷其陽也且以六居初位亦不正故勿取四月為乾五月為姤陽終而陰始進故聖人因象以垂訓焉

六四

柔曰姤遇也柔遇剛也一陰遇乎五剛姤之所以為姤也一陰象女以一陰而敵五陽陽女何其壯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陰陽消長雖其一定之理而一陰始於下則陰長而陽消矣陰其可與長乎陰不可與故女勿用取也非相遇之道可盡廢也以卦象言之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謂五陽乾也初陰坤也乾陽在上坤陰巽之於下而品彙由之以光富矣以二五言之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謂九五以剛德居中正之位而以剛中應之陽剛以中正相遇天下由之以大行矣上下相遇如此陽為

之主遇之善也可見盈天地間皆遇而遇之義無定用也柔遇而女壯則不可與長遇剛而中正則可大行姤之時其義亦大矣哉

例觀彖傳泰君子道長否小人道長臨剛浸而長剛小人長復剛長漸浸而長夫剛長乃終易之致謹於陰陽之消長也有如此獨於姤之不可與長而謂其不可與長久焉何哉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武羸承乎蹢躅 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六五

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姤之所以為姤者此也一陰始進五陽俱為之牽係故有係於金柅之象但初柔牽係在下而不遽進故貞而吉若有攸往而必欲上進則見凶且陰性甚燥其攸往之勢心不可係如承雖羸而中心誠在蹢躅君子不可不早為之圖也子夏易係於金繡蒼頡篇柅作楬柅者絡繹跌也巽為緇故謂之係初位剛柔中有剛故為金柅然其陰甚壯又有羸承蹢躅之象承尚微故謂之羸見凶者往在陰則凶在陽也初雖未凶已見其凶雖未蹢躅已信其蹢躅不可與長有如此與坤初履霜堅冰至象意同象曰係於金柅柔

道章也初柔雖牽係五陽尚止而不進故正而吉也若金柅為止車之物安得謂之柔道章乎以往凶戒小人以羸豕踰牆君子所以防陰者至矣

九二包有魚無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九二陽剛與初陰柔比陰雖如魚之美而陰小陽大以陽包陰故為包有魚之象在下之陰雖巽入而到中之德實能包之故無咎初為姤主爻四即應初之賓也二以近比姤初則初不復應四矣故為不利賓之象一陰豈能及眾陽哉象曰義不及賓也以象觀之若與四應而揆之於義自不宜及所以為不利也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過剛不中亦欲與初相遇不知陰乃眾陽所同欲而必爭者也惟因其同體而相欲爭之故居則九二侵之於後既為臀無膚之象行則九四厄之於前又為其行次且之象但進退雖不安終未與陰相遇雖不危厲亦無大咎過剛故危得正故無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尚能知所行而在下之陰未足以拘牽之所以無大咎也然以

剛居剛柔安得而牽之哉

夫四姤三各以同體次且然四位柔而又處上柔之下故牽而不決三位剛又處初柔之上故不遇而未牽也

九四包無魚起凶 象曰無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本與初正應但遇非正道而初陰已為二所包矣故為包無魚之象德不中正位又相遠是以民不我歸而凶於是乎起矣夫五陽之中惟四與初遇而反不能包象曰遠民也陽為君陰為民陽既遠乎陰雖欲包之而不可得君自遠乎民民其有不離心者乎四本居柔不正遇陰無道故以起凶傲之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陽剛居尊象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此爻得之何也四視初為遠民五則有容民蓄衆之志者也以五包初是以君包民以上包下猶以杞之高而下包乎至小之瓜矣故為以杞包瓜之象然所包非偽為於外也陽剛充實得中得正其所包蘊蓄有章美之在中焉又為含章之象雖居民相遇

若此而陰陽消長命不於常其敢忘戒懼哉天之
視聽在民心民之治亂由天命也峻命不易一不
我祐則有隕自天矣五之競業又如此祀即五位
在高之象氐陰物即初陰之象始五月卦也氐生
於五月祀成於五月而陽氣在上者猶盛故象包
氐包與二包字同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嘉美充
積善非中正之德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五之
志必欲永言配命惟恐天命之隕墜也
泰而否矣而始其機一也否五念切其亡以羣乎
包桑之圖始五慮深有隕以固其包氐之志其義
亦一也合而觀之自見

六

上九始其國吝無咎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始之最上而過於剛者也始以一陰在下與
陽相遇遇而至至上則遇之盡矣極則反而為震五
音震為角角者觸也故為始其角之象夫一陰初
生為始至上則窮不亦吝乎況陰盡則陽生陽之
窮於上者復於下雖吝無咎象曰始其角上窮吝
也窮則吝其勢然也
始陰始於巽復陽始於震始窮則復而為震矣樂
之角音屬震故上爻取始角之象二十八宿角亦

東方之始晉上亦取角象其義同所以皆吝皆無
咎可見日之進也陰之退也終則復也本無窮也

三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坤下兌上萃卦取澤上於地水為之聚故為萃惟萃則有亨通之理王假有廟利見大人萃亨之義也彼幽以聚天下之神者廟也王假有廟必萃已之精神斯可以假祖考之精神明以聚天下之民者大人也利見大人斯可以致亨通而得乎所聚之正斯時也物聚則豐贍而祭用大牲則吉人心萃聚則順而以之攸往則利統而言之惟剛中得乎所聚之正所以萃亨象曰萃聚也陰柔萃於陽剛此萃之名義也然其所以聚者坤順於內兌說於外九五剛中在上而六二以柔中應之故聚也夫以柔剛應而聚柔者非五之剛乎王假有廟以致孝亨之誠自四下有廟之象而假之者五也利見大人亨而所聚一於正蓋惟九五中正而利見之亨亦亨於五剛耳若四之不正非所聚也故非辭謂之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皆歸

重在五無非因時物以致豐而物聚可以備禮緣人心以利往而人聚可以集事可見用大牲者假有廟也利攸往者見大人也此豈人為者哉一順乎天命之自然而聚於正耳觀其所聚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莫不類聚群分而萃聚之情不可見乎惟剛中則順說而得其所聚之正天地萬物之情管是矣

假字當從感格之義故彖傳以致孝亨釋之如家人王假有家象傳亦以交相愛釋之可見卦爻詞當依彖象傳謂其各發一意者非也又卦詞利見大人亨利貞彖傳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觀一卦二陽惟五為正彖傳即卦辭也云後之說者但釋孔子之傳而文王之經隱矣何哉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無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陰柔不能固守正志始與九四正應固有孚以相從矣然九五剛陽得中乃一卦所同萃者又欲萃之于五而孚於四者為不終為是其萃五亦無專一之志也斯人也志亂而妄聚所以乃亂乃聚也雖號呼於人而無終則人不信之矣故下卦

三陰本為握手之交而一握笑之笑其有孚之不終耳惟勿恤其笑而專心致志往萃於五庶幾其無咎乎是惟初陰故有不終之象四五二陽在上故有亂萃之象惟三陰群聚如手之一握故有一握笑之象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心志惑亂於二陽則有所偏係所以萃亂無定有孚不終矣可見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治亂豈萃善之道也哉

變也

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無咎中未

六二柔順得中乃能引其陰類以從九五之正應

故有引下以萃上之象當萃而萃故吉無咎謂能引之以志乎道也如此而通之於上豈必萃天下之物如用大牲而後利哉中德克集至誠有孚雖用禴亦利而神其亨之矣亨於克誠也象曰中未變也柔中應剛中二本有中正之德雖與群陰同處不為所變此所以能相引成萃而吉無咎歟

六三萃如嗟如無攸利無咎小吝

象曰往無咎上

巽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雖與初二兩陰皆萃於五然與五四不正之陽相比未免有所偏係以逆觀之

故如聚萃之不散以情言之又如嗟嘆之不勝所以無攸利也斯時也豈可比於四而安於三乎當擇善而從越四而上以往從九五之中正尚可補過然亦不能無小吝焉何也萃不免於嗟過猶待於改况五亦非正應小羞其不免矣象曰往無咎上巽也九五在上本有中正之德能巽順而受其往是以得免乎咎故彖曰利見大人亨

九四大吉無咎

象曰大吉無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剛柔下比三陰可謂得所萃而吉矣但以陽居陰得匪中正萃非正道故雖獲所萃必得大

十三

吉而群陰之萃於我者無一毫意必固我之私我之所以萃群陰者適得乎大吉駢臻之道然後無咎象曰位不當也居其位而群下歸之非大吉其能免於咎哉

九五萃有位無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陽剛中正居天下之尊位以萃天下之臣民萃之以位故無咎然臣民之萃特萃於九五之位而非萃於德則民心常匪孚矣其必元善足以長人貞正為之有永然後匪孚之悔為可亡也五陽

與下三陰爻為四所隔亦有匪孚之象可見萃之為道有萃以位者有萃以德者有其位而無其德則人心為之匪孚若以德服人則中心悅而誠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而位又非所論也然卦有兩陽故獨以元永貞歸之九五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夫以有位之萃而民猶匪孚光被四表之志願如是乎觀卦辭曰利貞彖傳曰聚以正爻辭曰元永貞豈果以九五之位猶未正乎正之義於此可默識矣

上六齋咨涕洟無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陰柔德位皆不足以萃人且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不免齋咨而涕洟焉但無所萃而知所憂亦可無咎也齋咨免口象涕洟免涕象亦有萃終而散悅極而悲之義象曰未安上也居九五陽剛之上本無所萃是以不安於上而悲悽耳不安故有憂能憂故無咎

夫萃當說順極盛之時而各爻止云無咎且初號三嗟上齋咨涕洟聖人示人履盛滿之難有如此

地風升 三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大見大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巽下坤上升卦取木生地中愈長愈高故為升地下風起亦有升之象升元亨自下升上有大通之道也但五以陰柔尊居君位宜有憂恤然用見陽剛之大人則勿憂恤矣况自巽而坤其行必自南方陽明之地不有以得征行之吉乎大意謂升之時當見大德之人而陽明之方故其象如此

彖曰柔以時升上下二卦皆陰柔坤柔在上而巽柔遇坤以時而升是柔不能升而升之有時也柔升而元亨何哉以卦言之下巽而上順以爻言之二剛中而五應之是陰柔內巽陽剛而順之於外則升必以柔要亦順陽剛以為之升此所以大亨也夫五為升主或憂其柔之有不勝也然九二剛中之大人在下六五柔中之上升者宜用見之勿憂恤焉剛柔相應福慶大來而柔居尊位將因陽剛之應以有慶矣况自巽至坤必由南方之離以上升無所不巽無所不順凡齊乎巽者得以相乎

離而致役乎坤其志可大行矣此所以為南征之吉乎玩南征之辭可矣識君子之上達矣易以陽為大升卦九二之大人即萃卦九五之大人也以

下見上故為利見以上見下亦宜用見而勿恤也卦爻云大人者六除乾二惟升指九二餘皆指九五陽剛言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初六柔順在下巽之主也巽本體卑當升之時尚巽二陽而下之已有卑而不可踰者在矣由此柔以時升則陽固不疑陰且合志允矣其上升也吉

孰大焉象曰上合志也上卦坤體其志本相孚合則其援之以同升也信然矣可見以位而言其位在下以德而言其德允升是升之道在德不在位在我不在人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剛中雖與五柔正應然柔居在上必至誠積中以孚之而一毫之飾之不事則真誠可以獲上故為孚乃利用禴之象夫禴為夏祭品物甚薄祭本乎誠雖用禴亦利由中孚在我神明可通故無咎二以剛中孚五亦升以道者也象曰九二之孚

有喜也二五孚非強合夫固喜動於中而厭乎交如矣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無所疑也

九三以陽居陽當升之時而以我巽道之極進臨坤陰則人我兩忘沛然達順如入無人之邑其孰樂之陽剛巽極故也陽實陰虛坤象國邑象曰無所疑也大九實則室塞不通未免有所疑惑虛則通融無碍又何疑哉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無咎象曰王用亨於岐山順事也六四坤體本順且居柔位順之至也位之正也守

正以順事其君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矣亨通也故為王用亨於岐山之象程子曰止其分升其德深得此爻之義夫順乃吉道而懼無情繫夫固守正順事厥德不回無所畔援歆羨者也此所以吉無咎歟岐山取象坤土亨即四之升也象曰順事也惟其德本柔順事以事無不順岐山之亨亦順時之事耳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坤順居中柔以時升者也且有九二剛中以應之為能安貞協吉而升乎六五之階何其異而

順乎階象坤土泰階祚階其位本高五為坤土之

中惟正則吉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志在順陽

上升盛德大業皆積累所致夫固柔升之極功也

不其大得志乎即象曰征吉志行之謂也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六陰居升極潛修進德闇然日章故為冥升之

象夫升於杳冥而稍涉不正則不利矣故為不息

於正則利也坤極則冥卦至上則消陰爻中虛則

不富是以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此卦揔謂柔

以時升若謂其昏冥不已則又何取於不息之正

耶

二陽在初二為臨象曰消不久也二陽在二三為

升上象曰消不富也辭義同久以時言富以位言

也

澤水困

三

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險

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

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下兌上困卦取一陽陷二陰之中一陰蔽二陽

之上皆剛揜於柔故為困困亨困而能亨也處困

而能亨者惟真正剛中之大人為能吉而無咎身

困而心泰也且處困尚德不尚言若當困而尚言

其誰信之哉兌為口有言之象坎中實有信之象

有言不信坎兌相睽象曰困剛揜也九二為初

三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剛為柔揜困之所以為

困也以卦德言之坎險兌說處險而能說以順受

焉是困而不失其所即所謂困亨無入不自得矣

非君子其孰能之貞大人吉以剛中也九五陽剛

中正有大人之象德既剛中所行又正此其所以

吉也惟剛中則正惟正則險而說遇困能亨者此

也有信不信尚口乃窮也上六兌體有口不掩言

之象以口說媚人尚言而不尚德難以出乎坎險

而所尚窮矣豈處困之正道乎困而亨之君子即

剛真之大人意重在處困剛中則吉尚柔則窮六

文亦然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陰柔居困體之最下者根株在下不可坐也臀困於株木是困於坐矣幽谷最下不宜入也入幽谷是困於行矣如此則困愈深將至三歲之久不能上覿乎九四之正應矣臀為下體之象陰居剛位有坐困株木之象株乃木之根九筭樹木曰一株十株是也坎富有幽谷之象三歲即隔三爻之象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幽故不明此其所

以困也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無咎 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陽剛中實為二陰所揜者也如酒食雖日用之常而既醉既飽過多亦為之不寧故為困於酒食之象所謂坎中滿是也九五同德在上朱紱為之方來豈特吾之健以入之哉惟以此剛中之德如求神於幽而用之亨祀則利謂一誠以感通之可也若於此時又欲征則凶然本困剛掩取困能自脫掩蔽以致亨通義亦無咎處困之道要當

精誠默孚不可急往求通也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陽剛充實如酒食饜飫於中非慶而何蓋二有中德所謂困而不失其所者是也

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於蒺藜乘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六三陰居險極進則困於四剛如石之壓其上退則乘夫二剛如棘之刺其下進退皆困如此故欲求上之應又隔於四五不得相耦且兌陰亦非坎妻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陰柔不正承乘皆剛又無應與故凶象曰據於蒺藜乘剛也剛指九二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繫辭所謂既辱且危死期將至也不徒不容於眾君子而親戚叛之身且不保矣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剛而位柔與初正應其來之徐徐不疾者以坎輿在下且剛中貴重欲困而乘之反為坎陰所掩故有困於金車之象夫欲得金車之利而反為所困故吝但五陽在上與四同德則可相與以有終也九二坎體為與二剛為金因隔於九二故不

得即與初應可見二困於酒食四困於金車五困於赤紱陽剛受困皆非自取故無咎有終有說皆困而亨也然二曰方來五曰乃徐有說四曰來徐徐皆言處困之時不當亟以求通之意三柔則不然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下謂坎之初也但九四以剛居柔雖不當位而與五剛密比可與同出乎困此所以有與而有終歟九五剝剛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剝剛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九五得中而上下皆揜於陰故傷於上為剝傷於下為剝雖欲資二之剛中同德以相援入為四剛所隔若反為赤紱所困者但剛中說體乃徐有喜說而二五必有合也以是德也當是時也利用祭祀可以通神明達精誠於是受福於神也朱正色赤間色赤紱指二然二五皆剛為陰掩一則利用亨祀一則利用祭祀謂誠信可通於鬼神二五中正皆困而亨也有如此象曰剝剛未得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志之未得固不免為困所困然卒以中直受福其所以困而亨者非剛中乎

祭者人享者神亦有求無求之別也困本剛被柔揜故求通皆利於祭享
上六困於葛藟於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以陰柔而處困極既為柔索而纏于葛藟入為乘剛而據於臲卼是曰動輒得悔何困如之果能困之動悔有悔改其所為則困極而通可以征行出困而得吉矣葛藟蔓生上纏即困於陰柔之象臲卼即乘剛之象大凡處困之極者必有悔心之萌困則其行塞故征行則吉久至上亦有變通之義而上亦無揜我者故吉莫如征也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陰柔未當乎所處之道也動悔有悔吉行也因其動而得悔遂乘其悔悟之機而去之故吉行也可見悔災之心其亨困之道乎
困六爻柔之困困於株木幽谷石炭藜葛藟剛之困困於酒食朱紱金車赤紱形容窮達之困至矣噫富貴者困於酒食車服舉世皆然寧無惧哉

易象義卷四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無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玄 象曰巽乎水

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玄也

巽下坎上井卦取巽木坎水木上有水故為井凡鑿

井者既以及泉則以木橫其下而水上于木故為井

之象彼以木為汲器又只取巽木不取木義皆非也

井改邑不改井困反為井坎位下者今位乎上而坎

之剛中不動是邑改而井不改也周禮四井為邑亦

是實義井之為井也不為汲者喪而竭不為不汲得

而盈井何與哉往之舊井而井如故來之新井而井

已成故往來井井也然井以汲為用以上出為功蓋

由井不改故不涸耳苟時值汔至亦未繙井而羸其

瓶則玄矣豈可以井無得喪而不思所以防其涸汔

哉上坎水下巽木故為水上于木之象陰中有陽故

為泉也于井之象統觀全 有井字之象細分二之

奇耦有井井之象陽往居位陰來居初有來往之象

坎在上有汔至之象繙井有巽八之象羸瓶有坎陰

之象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乃井之體井養而不窮乃井

之用惟其巽下乎坎而坎水在上此所以井養而不

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剛中指九五即泉出

於中之象困井本相反也坎雖在上在下不同而中

久陽剛未嘗改也故曰乃以剛中惟不可改則無得

無喪而往來井井之義已該之矣涸也繙與瓶皆汲

井之具也汔至亦未繙井則人未獲其井養之利故

未有功也巽以入井值坎之險則併其瓶而羸之得

無玄乎觀井之象可以悟人心矣改邑不改井乃以

剛中則人心剛中之象也應感雖萬變不齊而心之

剛中則一定不改剛中無得無喪而往來變化孰非

此心之所運乎然觀汔至羸瓶之玄而人心惟危尤

不可不慎

井水雖無得喪每歲十一月水泉動至八月始水涸

此陰陽升降之必然者說文曰涸汔也是井亦有汔

至之時也未濟小狐汔濟皆因坎取義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

無禽時舍也

初六陰柔居下井雖初鑿及泉而泥尚未之澄也故

為井泥之象夫新邑之井既有泥而泉不可食舊邑之井雖無禽而遠弗能汲井以養為功在初尚未之能也禽即鮒類象曰井泥不食下也下即謂初泥之象也泥而不食初鑿故耳舊井無禽時舍也時方以舊井為遠而舍之雖無禽而莫之汲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無與也

九二剛中泉可汲矣其旁有小谷鮒因其虛而藏之而泉且射及于鮒是井有禽矣鮒本井中之禽何害于井乎苟在上得完甕汲之非養蓋無窮也奈何汲水之甕既敝而漏无以賴其汲養之成功矣甕敝漏

六七

即羸羸其瓶之義也此文與五相值而不相應是二之水雖美特由五無完甕以汲之坎險故也井卦本以陽剛為泉九二之陽既有泉矣與九三密比而旁又有谷焉故為井谷之象象曰井谷射鮒無與也蓋雖井中有禽而泉本可食特以甕敝漏而不能汲耳于井谷射鮒何與哉然則下有賢才而上莫之用于賢才何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我為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 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陽剛得正去初泥已遠其井渫治其泉清潔可

食奈何三無應于上瓶繙不具故泉可食而人莫之食行者過之為我而心惻然矣是井可用汲也但可汲在我用汲在人遇汲者之明則井與人並獲其用猶陽剛之才遇王者之明則王與賢者並受其福其君用之安福尊榮是也井以用汲上出為功三在上卦之下故為不食之象三剛得正故為可用汲之象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人之行者非為井而惻所以惻人之不食也求王明受福也汲用固在于王明而可用汲者在我即我之所以求王明也故曰賢非后固食后非賢固以成厥功其相須之道固而此意賢

六八

之求王明豈井之食求于人哉井渫而人自求食也正子貢所謂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六四井甃無咎 象曰井甃無咎修井也

六四陰柔居得其位然坎體在所當修離下卦而居上有改舊為新之意四為坎之郭郭亦有甃之象是以離雖舊而甃治則新也其汲不與汲存乎其人故無咎况修其坎而坎不為險矣象曰修井也井舊雖無濟物之功而修井亦得補咎之道舊學新功之象亦于此可識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其德足以養人猶井冽寒泉而人皆可食者也一陽在中故有井冽寒泉之象陽剛出險亦有井汲人食之象象而見食于人莫不被其澤矣坎北方之卦也故曰寒泉象曰中正也陽剛中正之德可以井養而不窮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然井以上出為功雖繙已收尚當禁止勿幕而惟以博施濟眾為公則同井之人莫不賴其井養之利而孚信其濟物之心矣此所以元善而吉也井至上有收之象六中虛有勿幕

八九

之象象曰大成也收之於上而不覆公之于人而不私其斯以為大成之道乎

三井渫成已也上則及物故曰大成

澤火章

三離下

革已曰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革已曰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離下兌上革卦取兌澤上離火

所當革故為革革謂變革革而人心不孚革之也難矣必已曰乃孚焉已即戊己之已也觀一歲四時離屬兌屬秋夏革為秋由離中納有已土故能革也

九十

火革為澤亦賴已土以革之即如後天卦位坤屬已土本居離兌之間由已而庚亦取庚革之義下亦自已而後庚革五行兌為金曰革况已土有信義故為已日乃孚之象若云已革之日乃孚則六二已日乃革之文義又相反矣蓋謂變革最難必已日革之乃能孚信于人如此則大亨而利乎正未革雖有悔既革而悔可亡此革之道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澤上火下則滅息必革之然後生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少上中下志不相得必革之然後可以同居此革之所以為革也然其革也必時當已日乃能孚信

於人況其德文明以說離照于未革之先兌說于既
革之際故大亨无所不利貞无所不正要皆因其
宜革者革之以時斯革無不當而其悔亡也可見倫
利貞之四得而其悔乃亡革之難也如此推是
革之道也天地聖王亦然天地革而陰陽代謝故四
時之功成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故萬民之心說可見
時未至也雖天地聖王不能行時而莫之革惟其時
而已矣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時字乃已日亦相
關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九陽剛雖有能革之才然事在初位在下或有當
革者而時則未可為也况離卦初二相為附麗必固
守中順之德而不敢自用自專以至妄動斯可矣故
以鞏用黃牛之革象之黃中色牛順物六二柔順必
待已日乃革故也鞏局未革堅韌初剛故也未革則
宜固守初爻當如是耳象曰不可以有為也不可為
即是不可革言初當附麗中順以自固守也牛革用
以固物革字亦取卦名人知變革之為革抑知用堅
革以鞏固者亦革之義乎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無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

也

六二柔順文明德本中正且有正應若可革矣但時
乎在下必待已日然後革之益以正應在上惟征行
上進其道吉而無咎日離象六二有已土在中之象
玩已日乃革之辭若有所待而又云征吉無咎皆不
敢自專之意象曰行有嘉也亦不輕許其變動而惟
征行始有可嘉之功可見已日乃孚而時苟未至則
不容以遽變矣况已是象惟此爻當之非離中有已
而何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矣

九三當上下之交時若可革矣然過剛不正未免輕
舉妄動有不善于革者以征則凶也雖正亦危離火
炎燥故以是戒之可見待時明以改革不可也欲
通之以明莫若先之以言故九三理在所當革者務以
訓言開導人心使曉然皆信其當革而再三丁寧以
成就之斯可矣革而以言者叙其所以當革之由如
商周之誓誥是也上兌有革言之象相隔三爻有三
就之象文明兌說有成就之象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矣未革之先能與人畜維擬議至于再三則所革

必成而無疑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以剛居柔而有所變革或不免于悔然剛柔相濟去下而由火而澤適當變革之時革所宜革悔可亡也如此則忠信之德已洽于未革之先是以人心允孚斯有改命之吉夫革而至于改命協吉非革之極善能如是哉此在天地則夏秋之交在聖人則湯武之會改命即革命也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志信于上下雖改命而人心不疑孚之有素也彖傳謂革而當其悔乃亡是也

九二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陽剛中正具大人之德居大人之位應天順人動則變變則化天下為之文明真如虎變文章炳莫不快覩不待占筮以決之一皆孚信于變革之外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兌為虎變謂仲夏毛希而革易至仲秋毛落更新而潤澤是亦離夏革為兌秋故以虎變為大人之象且有大畏民志之意虎變自仲夏故未占有孚象曰其文炳也虎變文章外見如離之明兌之澤而炳然莫掩天下孰不快覩而孚信之哉

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五則未占有孚矣故重已日乃孚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居革之終黎民丕變莫不從其革矣君子豹變革其心而文章為之外著小人從君革其面而教令為之順行革而至此亦已成矣於此又欲變革無已不可也故以征則吉以居正則吉言革之已成患在不能守耳故勉之以居貞豹亦兌象豹以霧而變有上六陰柔之義兌說見于上有革面之象君子小人皆已變革所以為革之終也虎變豹變即所謂虎革豹革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豹文小而蔚虎文大而炳所以為君子大人之分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兌說也說見于面咸欣欣然有喜色而順從于外是百姓皆從上所革無梗化之民矣此又欲深求則革之過矣可見聖人以人治人不過求也

三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巽下離上鼎卦取巽木離火有烹飪之象以全卦觀之又有足腹耳鉉之象故為鼎鼎元吉亨六五虛中應九二之陽剛以其有巽順離明之德也蓋人能本柔中之德以應夫剛幹明順之德以健之用是乃大吉亨通之道 彖曰鼎象也法卦之象而為鼎也以巽木入離火斯可以致烹飪之用則是聖人尚象制

九上

器豈為口腹之奉哉烹飪所需莫大乎賓祭二事亨上帝祭之大也養聖賢賓之大也烹上帝貴賢養聖賢貴豐故亨以亨上帝大亨以養聖賢此鼎之義也巽而耳目聰明此一卦言之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謂巽離相資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以二五之言下應二剛謂剛柔相應也可見上下兩幹相須為用猶木火相資為鼎巽以一之虛以受之無所不亨無所不養元吉亨通不在是哉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無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陽實而陰賤也

九上

初六陰柔在下於鼎為趾之象鼎而顛夫趾者利於傾出否惡以受夫餽將去故以從新也謂初六應上九四捨陰柔而從陽剛有捨故取新之義然豈一無所取哉巽為長女初居下而卑順于人為妾之象但六雖陰而初本陽位陰中藏陽有子之象故得妾以其子也妾從夫以有子母以子貴賤者變而為貴矣鼎顛趾而有出否之利人因妾有得子之慶故無咎鼎本三足初止二趾故象顛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顛趾若于鼎為悖而出否正以取新從貴則亦未為悖矣從貴應四也否為賤新為貴亦陽實而陰賤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以剛居中故為鼎有實之象二本五正應而審比于初則陰陽雖相親愛自二視之則若仇矣惟能以陽剛充實固守於中則仇雖有疾我之心無即我之便而鼎實可以大養所以吉也鼎初顛趾有仇之象鼎中有實則趾不復顛亦不我能即之義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以其充實之德往應六五之正所之可謂慎矣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慎所往也不為仇所

即何過尤之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雖膏不食方面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三居下卦之終宜自有耳然耳虛則行實則塞但上下二卦合為一鼎則三之耳革而其行塞矣惟上下合為一鼎故鼎中所烹之實乃雖膏文明之股時未出鼎不見食于人由重剛大過而四入塞其行也然五為文明之主三有文明之股終必相求而上下交為如陰陽和而雨澤沛即虧失其悔而終吉矣三位當革上離為難久陽卦陰故取兩象行塞不食為四阻所也象曰鼎耳革其義也三為下卦之上宜有耳而耳革焉于義不具失乎是以其行塞雖膏不食必方兩而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行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四以剛居柔與初柔相應然初趾方顛故有鼎折足之象餗即鼎實雖膏之屬也折足則公餗盡覆而其行渥然九烹餗之中將賴以享上帝養聖賢者皆委諸地矣此所以凶也繫辭所謂德薄知小不勝其任是也初陰耦故象折足象曰覆公餗信何如也九

四信初六以相承然而信任匪人是以公餗覆而凶矣此其所信者為何如哉可見覆在初而信之者四也非所信而信四蓋不能委其罪矣

初未實鼎故顛趾利出否四已鼎實故所足覆公餗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以柔居剛虛中能受于鼎則為黃耳金鉉之象蓋鼎耳必得失鉉而後鼎實足以養人柔中必資夫剛而後中得不失乎正六五質雖柔而幹則剛故利貞可見受鉉以舉鼎者耳也黃耳以舉鼎實者鉉也六神體而中虛故為黃耳五陽位而堅實又為金鉉

六

是金鉉不必指九二亦不必指上九即本文柔中有剛虛而得實是也象曰中有為實也六五不以鼎實為實而以中德為實剛柔相濟虛實合宜所以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上九在一鼎之上鉉之象也陽居陰位剛而且溫故有玉鉉之象玉不畏火斯鼎有成功故大吉无不利上九乾體乾為玉玉鉉豈真以形用哉所以象其德也五重耳上重鉉故象各自其所重者而釋之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以九居上剛柔中節且一鼎之用亦賴鉉以節宣之所以大吉且无不利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百里
驚遠而懼過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下震上震卦取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為震震亨
陽氣從下達上則陰氣開而萬物發生人因雷震而
恐懼修省一歸于理亦有震亨之義方震之動而來
也虩虩然驚惶顧慮精神困因以儆省然後笑言啞
啞然謹守常度精神亦興之而懼疑此惟戒謹恐悞
心常存而不失故也是以雷之震也驚惧及乎百里

而時方主豈以事神明亦不至喪失匕鬯即五爻無
喪有事之義故曰震亨虩虩即震之象謂震驚而內
自省也啞言謂震動有聲 象曰震亨震自有亨通
之理方震之來也虩虩然反觀內省只此恐懼之心
是即致福之道也人惟恐懼然後視聽言動一循乎
理笑言啞啞皆中其節乃自然天則之不違也時乎
震驚百里驚雖遠而懼則通彼乃卓然首出真精之
常敎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祀之主而不喪失其匕
鬯焉此正所謂動亦定也出即說卦帝出乎震之謂
祭主即序卦主器莫若長子之謂震為雷為長子故

其象如此夫存心常若聽雷之時而兢業不違精神
凝聚則笑言皆法則之安詳幽獨即神明之對越由
其中心有主是以萬變不移不有以出庶類而立人
極乎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
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一陽動于下處震動之初人之慎動在初為尤
要也爻象與彖辭同觀後與吉字可見先虩虩而後
笑言啞啞先震恐而後安定何也人心戒惧則擬之
後言樂然後笑皆當天則所以吉也蓋初為震主足

以當全卦之義其所以虩虩而致福啞啞而有則由
陽剛初動真心始萌其震動恐惧之功一皆自然而
然者耳

六二震來厲億喪其轔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
來厲乘剛也

六二雖居中得正而以陰柔乘初剛是震之來也極
其迅殆不免于危惧矣斯時也反諸意念而自省焉
中心之柔不足以勝乎陽剛之動若因震以失其所
懷之寶故為億喪貝之象此心一動則氣即奔馳上
衝為之不寧故為轔于九陵之象心既震動苟欲求

安其心則愈動矣惟恬然俱忘則心復其常也故又為勿逐七日得之象爻位陰柔故喪中正故得只是曰震而心動故氣浮惟安靜則心得其職虛中自有寶藏之象億者意也見之不真守之不固不免臨事而度量也七與九皆陽數自一陽之動至七九而極矣震本陽卦六二純陰故得喪皆以七九陽數言之象曰震來厲象剛也初剛震迅而二柔之則逼近雷威寧不危厲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去初稍遠震而復蘇蘇有震蘇蘇之象然

三非陰柔本位莫若曰震惧而勉于行焉則精神散而復聚雖不能無過而能改其過亦免青之道也象曰位不當也柔居剛位故不得不行而去之以免乎青

征行皆震動之義三在內卦之終故曰行無青上在外卦之終故曰征吉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陽居陽位且以一陽陷于四陰之內故其震遂為陰所滯泥而不能達矣現爻位秉承皆陰有陽剛陷溺之象何必謂互体為坎耶象曰未光也雷本陽

明之氣陽泥于陰則剛氣不能奮發詩云晻晻其陰虺虺其雷謂之光大可乎人心之剛明每為所欲累故曰吾未見剛者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無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無喪也

六五以柔居剛得乎中道雖當震之時而初震既往矣四震又復來焉故亦為而厲焉反諸意念而度之神明在中不曰震厲而遂有所喪即舜之烈風雷雨弗迷是矣四震之泥于陰者已不若初震之迅急而五之陰居陽位又非若二之純陰比也況往而又來

雖厲與二同而在二純陰故億喪貝五則陽位而陰中有陽故億无喪乎在中之所有也何也中心常有事乎戒惧之功雖危而實無所喪否則中心無主而無所事事欲其無喪也得乎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震動于往來之間其行也危矣然其事在中大无喪也一中之允執者必有事焉又何有于大喪乎

陽本大也震本陽卦雖六居乎五而五本陽位在中夫何喪耶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吉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六陰柔居震之極屢震不已故為震索索之象在
 上為視故為視矍矍之象凡人震驚不寧則目之視
 視周章不定况處卦中于此又欲征行不亦凶乎夫
 震之來必先五而後上而四震遂泥亦止能及五不
 能及乎上也于其躬于其鄰則豫圖可以免咎但
 陰雖受震于陽而陰陽本有婚媾之義上六既震不
 于其躬若曰同體相親遂與之婚媾亦不免于有言
 總謂震極不寧莫若先事自備震有聲故象有言象
 曰震索索中未得也中心恐懼不能自得故其形諸
 外者有如此耳雖凶無咎畏隣戒也曰鄰以為戒既
 得乎先事之圖則震終不及其身又何咎
 卦久觀觀啞啞蘇蘇索索矍矍皆

兼山艮

艮上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象曰艮止
 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
 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無咎也

艮上艮下艮卦取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故為艮艮自
 人身觀之一陽隆然在上者背之象也觀卦畫一奇
 在上有背之象觀上下兩卦亦有相背之象艮其背
 既止乎一定之所是以不獲其身于已無所與也行
 其庭不見其人于八無所與也人我无所交涉故无

下四

咎若謂艮背則忘物忘我為止之極焉于易當為元
 亨利貞為吉不無利何為僅無咎也觀象傳自見又
 之一身耳目止則廢視聽手足止則廢行持惟背止
 于身不相運用故云不獲身背後一無所見故云不
 見人皆實象也 象曰艮止也艮之義也非謂一于
 止而已也時乎當止則止時乎當行則行或行或止
 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而聖學所謂止至善者
 此也正以道本無方所也若艮卦所謂艮其止則止
 其所以既有方所可居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本
 當相應之位乃陰與陰相敵陽與陽相敵上下相敵

實不相應漠然兩無所與截然若不相干夫固一于止而不知時行者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是世有以靜修為學是內非外者良近之初六艮其趾無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初六陰柔在下不宜動也而趾于一身為最下故為艮趾之象趾象有動之初也能止于其初則不行矣故無咎豈徒止于其初而已哉必常永貞正之為利也所以象曰未失正也一陽止于終者艮之正也初亦止終能止于其初而不至妄動尚未失正故以永貞勉之不止則不正可知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來退聽也

六二陰柔居下卦之中腓亦柔軟在下終之初故有艮其腓之象夫腓之柔不得不隨限而動也二不能拯三且隨限而不動則動止由限不由腓其心寧能以自快哉何也三為艮主而陽大過不中不正二雖中正而力不能止未免以陰隨陽不能拯救其剛之過矣是止不由己安能脫然无係所以其心不快可見欲自快于心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而無係累斯可也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能

退聽于下者必不進以隨人雖不能拯亦能自止也二不能拯三而且以隨之矣謂之退聽可乎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九三過剛不中止于下卦之象夫固上下之限也但一陽陷于四陰之內則亦止非所當止者既不能上又不能下未免分列判隔而勢甚憂危則陽氣炎上適以薰灼而不寧矣故為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之象即如人之一身必榮衛流通斯心自寧泰若止于腰膂上下限隔之間則替黃分列其氣鬱結適以薰蒸其心何能以自舒也可見止無定所不可限于一

隅若有定限則必不免乎厲薰心之病九三一奇橫一卦之中有限之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之象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一身皆元陽流暢而止于其限固不免夫薰心之危萬變皆元善之周流而執一不通又安得乎正心之道然則心本無限而限其可止哉

二雖中正而爻位皆陰力不足以拯三故心不快三不中而爻位皆陽力足以自止故艮其限列夤危薰心是二不及而三大過于此可以觀止矣况止必由心故二三皆以心言

六四艮其身無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以陰居陰其才柔順能自止其身則不為物迁不為欲奪故無咎夫四居卦體之半不言心而言身者身即心之郭郭且爻位陰柔故為身之象大凡事不可為使韜才欲跡皆艮身之象但止能善其一身自為則得矣天下之所當止也果如斯而已乎象曰止諸躬也是獨善不能兼善可知矣以萬物為一休天下為一身者觀象玩辭得無有所微乎

四象身乃人生所自始處故入以躬象之不可忽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柔中在人身當頰輔之處故為艮其輔之象艮輔則知所謹而言不妄發苟一有所言必如絲綸之有序而不亂矣妄言之悔不其妄矣乎虛中有頰輔之象柔中有剛其言必訥有艮輔之象象曰以中正也柔中得正所以止其輔者非止之不言也本之以中正之德斯有德者必言有矣輔一也咸說艮止故其象異

四艮身則無妄動五艮輔則無妄言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以陽剛居艮止之極剛健篤實重厚不廷則一

身有所止之止不足以象之殆無所不止而其止也道尊德重極其敦厚者矣此謂止至善安汝止也所以為吉象曰以厚終也止本艮之終也敦厚在上則一身趾腓黃輔莫不厚其終矣何吉如之可見上九為艮之主爻山以絕頂為終地上高堆曰敦故敦艮吉陽剛止于上九在下者孰得而偏係之哉噫知上九一爻以無定所獲吉則艮背無咎可默會矣

漸女婦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婦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艮下巽上漸卦取艮男巽女男止在內而不遽往女巽將入而有所待其漸進有序故為漸夫男女萬化之先女婦人道之始女謂嫁曰婦婚禮備而貞女始行故女婦以漸吉之道也然卦以內為主也進婦以漸而其位亦必利乎正為長女婦少男故曰女歸卦象九五位中而得正故曰利貞 彖曰漸之進不驟

進也女婦如是則吉也女婦漸進則吉何也剛柔上下惟進之以漸則得乎正位而往有功此所以女歸吉也況進以正則可以正邦而成化矣進可不正乎然得位正邦果何位也九五陽而得中進居尊位所正邦有功者此也故卦辭曰利貞可見此卦雖以女歸明漸進之義其實重九五陽剛得中況其德艮止于內而巽以行之欲進欲不遽進是以隨所動而時行時止各以其漸變化進退其動不窮此漸之所

以吉歟 漸惟進處最要緊不漸則欲速不達故曰漸之進也

觀下面三進字一住字一動字無非戒人妄動驟進也不窮即是正邦正邦即是有功文法相承非各一義也而剛中巽止其漸之樞乎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利義無咎也

初六陰柔在下為漸進之初而干則水渚之最下者故為鴻漸于干之象鴻宿水濱大者居中小者圍繞巡傲于外不亦危乎有傲則鳴不有言乎知危可以避患故无咎初六陰居陽位則居不安故危惟其危也故不免有言艮少男故云小子象曰義無咎也以

義揆之寧有知危而陷于過者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陰柔得中而漸以進之磐則稍上于干矣故為鴻漸于磐之象位既中正則食亦安詳而飲食衎衎吉可知矣凡禽鳥之食悅而食仰而四顧驚即飛而去之于磐則安而食飲亦自如也柔中進得所安是以無忤厥位艮為小石故象磐象曰不素飽也曠其位者必有素餐之耻二以中正在位雖萬鍾不以為泰豈空食云乎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陽居下卦之上是由盤以漸進于陸而不安矣故為鴻漸于陸之象夫三陽既以大過又與四陰相比是三陽夫婦之親實非正應象夫征不復而不能自有其室矣且不正苟合則婦孕亦不取育此其所以凶乎雖然三之剛誠過矣然剛亦得正為以之禦寇則利以之求配則非耳艮為徑路有陸之象此卦九三原自四來六四原自三往故三剛不安于此

十一

則凶夫指三婦指四寇即四也鴻群不亂止于相保亦有禦寇之象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離下二陰之群類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非其配耦以孕育失其孕嗣之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和順以相保斯其善于用剛者乎可見一于剛則凶善用剛則利三剛利于止不利于進易之所以變動不居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陰柔離下而上則其位已高猶山之木也故為鴻漸于木之象雖鴻不木桷而陰居陰位且在上卦

之下或者猶得夫平柯之桷為高而不危故為巽為木象曰順以巽也陰柔則順且為巽體不失柔正之道也

此爻處陽剛之上故于木而不安然陰柔巽順故得桷而無咎亦居為地而得夫善處之道者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剛居尊位猶高地之陵也故為鴻漸于陵之象然二五本剛柔正應而為三所間是以婦三歲不孕矣但剛柔中正久之夫婦必相和好彼之間以私情

十二

者終莫之勝所以吉也巽為高有陵之象且居艮上與二相隔三爻故為三歲之象象曰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可見不正者終不足以勝乎正也

五與二應乃夫婦之正配故吉三與四比乃夫婦之邪匹故凶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居漸進之極亦為鴻漸于陸之象夫陸一也在內卦之上而艮有所止雖高未至于極高也在外卦之上則乘巽風以極其高矣非雲路如何是以鴻鴈

于飛肅肅其羽仰而觀之殆有可用為表儀者鴻漸
進而上故高飛而吉象曰不可亂也鴻鴈排雲而飛
先後次序翼翼乎其不可亂此所以可用為儀也然
則人能鴻飛于天繒綴莫得以加之其出處進退不
可得而亂也真為天下之儀刑所關矣

下陸艮山取止儀上六巽風取高義所以天衢雲路
俱陸之義也何必改陸作遂

漸陸爻皆取象于鴻鴻之往來有時進退有序漸之
象也故又為隨陽之儀而女不更嫁鴻不再耦親迎
之礼必奠鴈其即女歸利貞之謂乎

百十五

雷澤歸妹

三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
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兌下震上歸妹卦取震男上兌女下少女為妹長男
兄也兄嫁妹故為歸妹此卦之名也夫男女之相從
正則兄是卦剛柔雜居不以正而征故征凶夫婦之
相與順則利諸爻剛柔承乘不以順而從故無攸利
况以說而動恣情欲動不宜動說不宜說故既曰
征凶又曰無攸利垂戒深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

百四

義也何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義何如其大乎人
亦小天地也歸妹女歸于男人道所以成始成終者
在是非人之終始乎歸妹之有關於天地人者如此
總釋卦之名義也然卦辭謂之凶謂之不利者安在
以卦德言之免說震動說動皆以情勝所以不重震
男而重兌女兌在內為主故謂之歸妹所歸由于
妹也征凶位不當者下兌陰在陽位上震陽在陰位
是也无攸利柔乘剛也者兌有三柔柔初二之剛震上
五柔四剛是也惟其說以動則三四之陰陽失位既
不以正三五上以柔乘剛又皆不順此所以凶所以

无攸利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陽剛在下得正陽剛為婦人賢貞之德而婦在下位卑者為娣初九娣之賢正者也上無正應則娣之卑而賢者何所能為不過相承相助以行之如跛之能履而已守正以征進吉孰加焉初在下位為娣之象娣僅能承助於君不能大有所行且一卦各爻失位初獨履正故有跛能履之象帝妹之嫁必有媵娣亦是常道故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

百十五

承也彼此相承雖跛亦能履故吉

震為長子兌為少女故卦名歸妹兄嫁妹也三為兌之本爻而初處三之下故為娣之象三以柔居剛位故曰以須反歸以娣是反下以初也使初三易位則成恒矣所以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相承之義不亦明乎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本為女德之中以剛而上視五柔故有眇能視之象然亦何傷于在中之陽明哉况陽剛在中乃幽

閑雅素之人也恬然自守一毫無慕于外而得其道

之正矣故利幽人之貞二居兌中處于三下亦象幽人象曰未變常也常即恒義惟初三易位 恒已變為歸妹而九二在中曾何變乎不變常便是幽之義履卦亦下兌九二象幽人六三象眇能視跛能履又位雖妹因兌取義則同總由兌為毀折柔說以承乾震之剛故有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陰柔居下卦之上為兌說之主不中不正无女德而為女之賤者也須賤女也歸妹以須而獲寵于

百十六

上未免以陰而先陽以賤而先貴矣故必反歸于下而以初之娣為反歸有反已歸正之義按天官書以織女三星為貴女須女四星為賤女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以六居三柔乘剛剛凌貴皆未當也反歸以娣則以恒矣歸妹兌體說而不正故不取六三之柔而于初二之剛猶有取焉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陽剛居上體之下且無正應亦賢女不妄從人者也然陽震于陰其震動也必愆其期而以剛履柔

雖遲歸也自有其時夫四為震之主爻曰愆期曰遲歸由其失位無應不得不待其時也象曰愆期之志有時而行也志在時時而行期謂動必以礼不以說而妄動矣可見卦以歸妹名雖震陽亦義重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柔居尊位與九二正應尊而謙降故為帝乙歸妹之象但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君即五娣即初也然以柔中應剛中猶幾望之月日光無所不受

王十

將盈未盈而陰柔可以配合陽剛必有宜家之吉矣觀泰五亦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其有女德可知也袂為衣袖有妹娣連袂之意其良在袂亦有娣不如其貴之意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可見君即指歸妹謂五柔不如初之剛也然五之吉者何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位中而貴則娣袂雖良終在下位而五以貴行此其此以吉歟行本于震動連袂而行出嫁之謂也

古王姬出嫁必有娣媵此卦有君之娣謂帝乙以兄嫁妹其信然歟

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 象曰六上無實承虛筐也

上六陰柔與三陰不相為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奉祭祀也惟陰虛不應故承筐無實刲羊無血則宗廟不亨不能成其歸妹之終矣何所攸利哉震有筐象兌有羊象象曰上六無實承虛筐也六陰本虛虛筐則不可以祭是謂德女無終也不言士者卦為歸妹而發曰其無終故不以歸妹許之

王十

三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離下震上豐卦取震動離明明無不照動無不行極其盛大故為豐豐亨謂盛大自無所不亨然惟王者為能履此盛大豐盈之極也但當此豐大之時保之最難固不能以無憂也亦何事於後憂為哉明為動本惟中則明宜如日之方中使其照無不及斯可永

王二

保夫豐亨矣豐大之極常人以為喜聖人以為憂勿憂者非無憂也于此有道可勿憂也震體居上既曰勿憂離艸中虛又曰日中明動相資故能大乃知世之備盛德者必知行合一樹大勲者必才識俱優豐之道也 彖曰豐大也豐之義也以卦德言之離明震動明動相資所以能成豐大也王假之尚也爾雅曰假大也尚大即假之謂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王者所尚皆大明大焉之体但過盛亦若有可憂者其實何事于憂恤為哉致豐者保豐之道也宜二日之方中照臨乎四海之廣則常明常動無所

不宜此所以亨也若夫盛衰相為倚伏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雖明而人幽而鬼神俱不能運也然則知日昃之當戒不可以知日中之為宜乎持盈保豐之道端有不容已者

初九遇其配主雖句無咎往有尚 象曰雖句無咎過句災也

初九陽剛而二則離之主爻也離本陰麗乎陽初陽二陰相麗相配故有遇其配主之象然一卦六為爻六句自初至二為一句句即離日之象句而相遇日中則明何咎之有且初之二為已之配主必往而從

王二

之則豐大于此乎存矣不亦行有可嘉尚乎象曰雖句無咎過句災也過句則遇震矣非灾而何二為離之主爻初陽二陰相合成離故曰配主四為震之主爻離明震動相合成豐故曰夷主離震本相等夷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離明中正明之極盛者也然離上有震正應昏暗當晝而昏適以大其障蔽而已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斗不晝見而日中見之則白晝為昏夜矣

蓋二為離主而震來蔽之其豐也豐其蔀也其見也見夫斗也不見日而斗見之甚見之妄也于此往從六五之陰暗得無疑乎徒致疾而已矣但二本虛明惟有孚發若積誠意以感通之則釋其疑開其障蔽去其妄見而吉矣離處震下有掩覆之象六五震而以陰從陰有疑疾之象離明有見之象暗中有見其明不過見斗之明耳非真明也此又之意為象者也日中見斗妄見也安得不疑開發疑見惟在誠信而已所以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積誠信以開發其心志則蔀于是乎發矣誠則明也孚與疑相反發與蔀相反外豐蔀故有疑內有孚則發若故吉豐者盛大之稱在一卦雖曰宜日中而二三四爻皆曰日中以明動過盛則不免有日中見斗見沫之異故曰幽不明也明之過而反為不明此處豐之所以難艱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三陽明居下卦之上亦若是以為有者然雖處震下與上六陰極相應適以豐大霖雨而滂沛其勢為耳故為豐其沛日中見沫之象沫者小星也晝而見

沫昏愈甚見愈小也蓋蔽愈大則見愈小且密比四震離為震掩不足有為又有折其右肱之象夫左右手相藉為用而折肱在震則咎不在三矣蓋三本以陽居陽自處未失其正故無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既以蔽其明而識小不足以見大以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右肱一折則左臂不能獨運將何所指手以大其用哉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陽剛動體足以致豐大矣但以陽居陰本位震動又密比五在兩爻之陰亦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然二四本同功異位亦有遇其夷主之象所以遇夷主吉者何也震動則行而離明不為所蔽故吉也

四為震主二為震主二卦本相等夷震離相合成豐故曰遇象曰位不當九不宜居四也幽不明惟蔽重則幽故不明也是震之動適以蔽其離之明故不徒曰不明而曰幽不明焉遇其夷主吉行也震動則行此所以遇夷主而吉也夫豐蔀見斗之象四與二同小象詳發于此可見豐其蔀者震也四為震之主而四之蔀則已自致之以陽而居陰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二柔中居尊當豐之大時而有離明之德何章美也五能已虛以來之不自滿假深得處豐之道而福慶駢集名譽著聞故吉蓋五出四震之上不為所掩矣所以以在二曰往來以遇乎震在五曰來實以資其明且二本離中文明故象來章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無天下之明總天下之動慶莫有大于此者由五能虛已以來之耳是慶集于虛也五雖不言豐其所以致天下豐大之慶者孰加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言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上六柔暗居豐之極位已高矣又亢以自居求動不已用明不止祇豐大其屋以自障蔽其家不特拒人千里之外也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而家之戶內寂然無人跡矣不其亢乎上六曰是故有豐屋蔀其家之象動極必靜亦有闕其無人之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凡人處豐富莫不壯麗其居室如輦飛鳥華蔽覆天日所障亦已大矣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豐大之極障蔽之深自視太尊人莫敢近豈人之絕彼哉彼自絕乎而家亦莫得而見之矣此又形容

人處豐時最為親切令人可畏噫豈特處富貴豐大之極者有此哉人以學識自高而大其障蔽者其初之自視亦足翔翔天表藏身富美之室其終至於人莫敢親而猶自以為為人莫及者何以異此二三四尚在日中故蔽于震五則正與離日相應故吉上過中故凶

此卦以離明為主故曰宜日中九郭也沛也皆蔽明者曰孚曰發曰來章曰夷曰配皆明之助也故吉各爻陽居陽位又不應陰為美而五則出乎震之上也

三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艮下離上旅卦取山止于下火炎于上離其所止而不處故為旅旅本不能大通旅亨之小也陰本小也事有大小道無加損處旅之時惟正則吉 彖曰

旅小亨何為而亨之小也離為外卦也故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何也以處旅之道宜于用之六居外卦之五位而麗乎上下之剛是觀之卦體可見其柔中以順剛矣又謂止而麗乎明者何也以用柔之

丁五

道內固不可以不止外又不可以不明下艮止上離明是觀之卦德可見用柔又止而麗乎明矣夫柔順乎剛既以得中止麗乎明一出于正柔中而正時措皆宜必如此然後可以小亨然後可以貞吉也旅之時內不失已外不失人以亨以正義之與比旅之時義何其大哉

柔得中乎外即旅之象止而麗乎明信乎離為主也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六二陰柔在下處旅之時瑣屑猥鄙不能自震故為旅瑣瑣之象然窮而失義則不能正已凡在外者皆

得而奪之斯其所取災矣象曰志窮災也境有順逆志無窮連旅特其遇耳匹夫不可奪志若此志一奪則困窮拂鬱何莫非其所自取乎可見遇窮志亨旅安得而災之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無尤也

六二以柔順中正而處旅之時陰位止體既有即次之安柔巽在中且承陽實又有懷資之利所乘者又初柔之瑣瑣得童僕以給使令凡此皆六二處旅之正道也二陰柔本位故為即次之象即次暫止也童

五六

僕指初艮為小子之象象曰得童僕貞終無尤也夫在旅之所與處者惟童僕耳既得童僕然後即次懷資皆無所失旅道之正莫踰于此終何尤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重剛不中居艮之上既以亢矣其所容比又有離火在上故為旅焚其次之象然剛之過者多暴以使下而去初之童僕亦遠矣故入為喪其童僕之象如此則雖剛得其正而承上使下皆不宜乃危厲之道也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既能不獲上以安其

身也以旅與下其義喪者在旅又剛躁以與下而以義揆之童僕為必喪也既傷于上又喪于下其危也宜哉

九三剛居剛位象本不喪而處旅過剛則于義為必喪焉各象象中義字例此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當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剛居柔位處上卦之下雖非安居而在旅寓之時亦既處之矣且既得其資以自給又得其斧以自防宜若快于其心矣然久處不歸終匪陽之正位况

上無陽剛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我之心其能以快然哉我即四自我也象曰旅于處未當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四句宜作一氣說陰位非陽剛所安縱得資斧而不得位以行其志其能快足于中以自安于旅哉况旅以行為義安處非旅之亨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柔中離明而失其剛矣故有射雉一矢亡之象夫射之所嚮在文明之雉謂六自三而進居于五以成離射雉也九自五下居于三一矢亡也始若得明失剛故以柔中為尚以承上為順循此而終則人

心得而譽聞宣著天心順而申命用休皆于此乎在是爻雖不言旅而射雉即出旅之義凡卦辭旅小亨旅貞吉象傳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惟此爻得之離為雉為戈兵矢象陽畫象曰終不譽命也逮也終與上皆指上爻譽命皆本乎上惟處旅有道則可以獲上而譽命固其所以然者况離卦本柔中處剛若虛已以待命于上所以得處旅之善也

一卦六爻各有所重此卦本以三五交錯成旅然旅道尚柔不尚剛且六五為卦之主爻故終以譽命而三則過于剛也各爻皆當看其所重何在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剛而不中處離火之上乃羈旅之極居高用剛者也剛不戢則自焚其次矣故為鳥焚其巢之象然未焚之先居高若可自適故先笑焚次則身失所安而號咷且上本柔位而九剛居上自失其柔順之道故又為喪牛于易之象要亦不能用柔以至于此得非自致其咎乎在一卦之上故象為巢離火之極故象本上本柔位而剛來居之故象喪牛易場也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離上過亢于義則必焚矣喪牛

于易終莫之間也高亢自恃終莫聞其過剛燥動之失此所以凶可見九三以剛過而義當喪上九以過剛而義當焚旅之有取于柔中順剛也益信矣故剛居上位為无咎

大壯六五柔居剛位故曰喪羊于易旅上九剛居柔位故曰喪牛于易合而觀之其義自見

禮風其

三 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見大人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下巽上巽卦取一義伏于二陽之下以卑巽而下乎陽剛故為巽巽小亨陰為卦主陰本小也一陰從下巽以文之其所通者小也故有小亨之象以此巽順而嚮往則可以通達故為利有攸往之象以此巽以陰從陽皆有所利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謂上下

二卦皆巽故曰重曰申凡於難施令必重復而丁寧之也卦體陰陽雖不交而陰皆承陽有命令下入之象况巽本善入而上之用巽一順乎人心以命令之既命之于前復申命之于後斯入之深矣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二五也上行者陽之志二五皆以中正之剛處初四之上故其志行也柔皆順乎剛指初四也順乎陽剛之上正以成巽體斯陰柔得亨通也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繫承上言攸往即志行大人即中正之剛也小亨利往利見皆指初四之柔以為成巽之主然其所以亨而利者非上從二五陽

剛之中正其能然哉要之柔順乎陽剛剛巽乎中正此巽之所以為巽歟

兩卦重巽以申命故小亨二五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故利有攸往初四柔皆順乎剛故利見大人依此分貼亦是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陰柔在下為巽之主過于卑巽者也初本欲進而柔巽之人每安于怯退或進或退無所適從故為進退之象然豈一無所利哉惟果斷之武人用之

百四

出于正則為宜也巽為進退為不果其寃為躁卦且柔據剛位故利武人然苟非武人之正道不利又可知矣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初六之巽一也用之進退而過于怯懦者其志疑用之武人而濟以謹巽者其志治願用之何如耳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無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剛居柔位與九五兩剛不能相入則不獲乎上而巽以處之過于卑巽者也禮雖當巽而過則非禮故為巽于床下之象是道也非違道也惟以此用乎

祝史巫覡以道達誠意于神明則其禮繁辭悉雖至紛若丁寧煩復要亦謹卑以事乎神而不厭耳所以吉以無咎此文體隱故也人臣誠意積中而有人道達于君側則禮雖過而事亦有宜然者故以吉无咎許之巽為木且卦畫有休之象吉之尊者生于休卑者跪拜于床下二以陽居陰巽之過也故為床下之巽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外雖紛若之不一中則一誠以求通雖用史巫亦巽而不為過矣苟誠不足乎中而過于卑巽奚可哉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百五

九三過剛不中居下體之上本非能巽者特處巽之時亦欲謹巽以相親而頻失頻巽未免前倨後恭故吝蓋巽而至于頻則不巽之時亦多矣三當上下重巽之間有頻巽之象象曰志窮也重剛之志多驕情不恭特時勢不得不然故勉為巽以取容實非其志也屢失而巽則其志已窮盡露本真矣非剛不宜巽也巽與過剛相反故三與上之巽皆以過剛而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柔巽乘承俱剛宜有悔矣但柔得正位處上之下故得悔亡時乎田獵乃獲乎上殺中殺下殺之三

品即小雅車攻章大庖不盈每等取十有異而不多取之意正品即下三爻之象貴賤之等也象曰有功也田而獲禽之多則以備乾豆奉賓客充君庖皆其功矣惟其柔巽得正所以有巽之功也觀初與四皆巽之主爻初利武人四田有獲可見巽本柔道而過于柔為不可也要在時措之耳雖然巽而止利武人有功田獵豈巽之進善者哉

九五貞吉悔亡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陽居尊位所謂重巽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也為陽剛中正是之謂貞惟貞故吉故悔亡故無不利然則以此中正之德施之變更之間豈剛斷自是而遽然變更之哉其初必有命令與民商確其更始之宜至于終而民皆以為可更然後而更之一定不易上之巽以待民如此所以無初有終也無初有終之象何如十干以甲為初以癸為終先庚三日丁戊己則无甲無甲則無初矣後庚三日辛壬癸有癸不有終乎三句當與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參看蠱之所以為蠱巽之所以為巽即此明矣巽一陰初變乎陽有庚之義三亦為无初有終之

象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陽剛位乎正中所以貞吉悔亡無不利也所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重巽申命盡乎正中之道也更革事宜莫善乎巽五巽之主也故特言之噫上之巽以順人心也一至于此而下其有不柔順乎剛者哉

甲者甲折也物之始也一陽生于子至寅之三陽而物始出萌又歷三陽而後滿蓋為亂之終治之始故甲取始義庚者更革也物之變也一陰生于午至申之三陰而物始變巽乃陰之始變乎陽也故庚取變義若止云先甲為辛後甲為丁先庚為丁後庚為癸

而反遺其終則有始无初有終之訓失聖人之旨不益速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斷凶也

上九位極高而過于卑巽陽剛處非所據故為巽於牀下之象將以保其富貴適以喪其資用之利將以固其權勢適以喪其斧斷之則是極巽亦道之正也但過于巽而不免有所喪雖正而凶矣象曰上窮也處上過巽則巽道窮矣然執礼過卑而不可謂不正也上窮至于喪失所有可以為正乎故不免于凶

四句一氣直下可見巽美德也宜乎剛柔得中而過
巽則非

巽本以陰柔成卦二正皆居柔位過巽不安故皆取
牀下之象二中故吉上窮故凶

應澤先
三
兌上

兌亨利貞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
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
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下兌上兌卦取陽下于陰、陽和說又陰在陽上
喜見乎外故為兌兌亨人心相說亨通之道也觀之
卦象以一陽而下一陰故相說、相則亨矣陽剛中正
而和說外見故利貞且相說之情故流於不正而所
利在貞亦因以為戒云耳 象曰兌說也此兌之義
也以卦體言之剛中而柔外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

與上也惟剛介存乎中柔順見乎外此其說也非邪
媚以相徇也由中達外無一毫違道干譽之私所說
一出于正而利乎貞也如是則順天理應人心和而
不流為能與天人合矣說而至于順天應人則無所
不說故其于民也佚之說也勞之亦說也生之說也
殺之亦說也惟無所勞則已勞則說以先之民忘其
勞惟無患難則已難則說以犯之民忘其死說而至
於忘勞忘死此所以為說道之大而民心自勸皞
乎不戒以字異乎靡廬之說也說之亨也有如此然
則兌說之大其大于剛中柔外之正道乎要之惟剛

中故說之正惟利正故說之大夫人皆說此兌之所
以為兌也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陽剛居下得正既無陰柔之牽上無係應又絕
偏私之擾此其說也可謂和矣惟剛而說故說而和
一皆說之以道而不以私也吉孰加焉和而晏子和
美之謂所以和而不相同也象曰行未疑也凡行之有
所疑者雖說而非和也以陽剛之正處說體之初與
陰柔畧無所係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坦然而
行何疑之有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密比宜有悔也惟由剛中
之德以感孚其心而絕無意必於其間則說非妄說
而說之以誠柔媚不得而惑之矣所以吉而悔亡陽
剛在中有事之象、曰信志也本剛中之志處兌說
之時所說必以道而非道則不說此其在中之志為
可信必不為六三所惑也易事難說雖小人亦信而
莫之忘矣

六三來兌吉 象曰來兌之吉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為下兌之主固承柔比則不與

已同乃來上六之同情者而說之說不以道未免同
流合污之偏也故曰位不當也以陰居陽位既不當
不免為邪媚之小人矣立身不當徒以柔媚取說于
人即此便為凶德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重兌時值正秋商音用事化機閉藏故為商兌
之象八音律中更則曰商商傷也此心殊未寧也然
商本金氣堅介勁疾無所沾滯而萬寶告成何喜如
之即說卦傳所謂兌正秋也萬物之所悅也故曰悅
言乎兌是也四陰故商兌而未寧九四故介疾而有
喜喜而由于介疾乃兌說之正也象曰九四之喜有
慶也天地陰陽之氣萬物生長之機皆于此歟之如
此非喜天下之大慶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陽剛中正與上六密比而上六陰柔兌之主也
五誠信而說之不知陰能剝陽雖孚信非私交陽剛
尚未受剝然善柔便佞最易說人不虞其害已而信
之深則剝之勢成矣不有危厲之失乎夫以九五之
盛德尚懼有孚剝之危故卦辭示以利貞而聖人畏
孔子遠佞人良有以也兌正秋也過此則為九月之

剝矣故象乎剝象曰位正當也九五正當剝位信之

過則必有害于正故有厲也二五之孚皆由剛中

四曰商兌五曰孚剝皆以時取象商八月剝九月也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柔居說極無所不說者也不特引六三之同類

而已據其在上柔說之情凡衆陽之在下者皆將引

而致之以遂其媚世說已之願矣象曰未光也柔悅

在上律以剛中之道終未脫乎引誘之私安得為光

明乎三上乃兌之主爻然而皆陰柔也三來兌不當

上引兌未光可見以柔取說終未盡善

風水渙

三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

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利貞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

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利貞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

坎下巽上渙卦取風行水上水遇風則渙散且四之

陽來居二二之陰往居四各離其群故為渙渙亨渙

有亨通之道也剛在陰中故為王假有廟之象巽木

坎水又有利涉大川之義然祭祀非五則媚神以儆

福涉川非正則行險以徵倖故又曰利貞巽坎二卦

皆剛中惟剛中則貞矣

象曰渙亨而其所以亨者何也剛自四來居二而位

中故不窮柔自二往居四而四本柔位且上同乎五

故得位乎外而上同是二四各離其群一則成其坎

體而不窮一則成其巽體而上同此所以亨也王假

有廟王在中也九二在下卦之中既有剛中之德可

以假廟故云王乃在中若止云王在廟中無當于渙

矣下坎為川上巽為木來木涉川所以成濟險之功

皆治渙之道也可見格神濟險無所不利一本于剛

中柔外而得乎道之正焉耳故曰利貞居渙之時

假廟涉川必如此為得正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順吉也

初六柔居坎下為渙之始而在所當拯者也然始渙即拯尚易為力惟馬壯則拯之速而可以出險故為用拯得馬壯之象夫拯有道可以出險故吉六雖質柔而履初剛有馬壯之象坎為美脊之馬象曰順也初渙易拯而拯則不陷順之道也故初不言渙惟拯之早則不至于渙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九二剛自外来而得乎中是渙奔散趨適得其机則有所憑藉而安矣故為渙奔其机之象九剛故象奔

且自外来亦有奔之義二中故象机且坎為株木亦有机之義方其奔而來也若不免於悔及得中而安居也則悔亡即象傳剛來不窮之謂也象曰得願也蓋欲安者其所願而安莫安于二之中九得二以為安不有以遂其中心之願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形體滯于陰猶未離乎坎也然陰必賴陽剛以渙散之三位本陽且高出坎險之上與上九陽剛正應為能舍陰從陽渙散其有我之私故為渙其躬之象此身不為陰柔所牽則耳目口鼻

之欲不足以役之獨超形氣之表矣既出乎險夫何悔象曰志在外也外雖指上九之陽剛然所志在外不肯局于形氣之內則有志在天下不徒在乎一身必渙其窮以行其志而以萬物為一體矣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六四得陰柔之正且巽乎出乎坎險之外正所謂柔位乎外而上同者也當各相朋黨不相混一之時獨以正上同而下無私應能渙散陰類之群為所以大善而吉也况六自二往居四舍下二陰既以渙散其

陰群乃上與九五同體而聚歸若有丘之高矣散之中有聚此豈平常思慮所能及哉群指初與三丘指九五巽為高等夷即其群也象曰光大也散柔群以承剛居散所以成聚此其心術光明正大真非等夷之思所能及矣

三四內外二爻本風水之交換躬則內為無我渙群則外為無人此所以內無悔而外光大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陽剛巽體當渙之時大號令以約束民心如汗

之出而不反故為渙汗其大號之象而令出惟行矣
况大號之渙也渙之以王居也王居九五中正之位
出命令以詔誥天下庶王心之誠意浹洽于四方則
能令天下之渙矣夫何咎坎水在下有渙汗之象巽
有命能之象王居即九五正位之象象曰王居無咎
正位也出天下之大號匪居天下之正位未有能免
其咎者茲號令之出一本于九五之王居則體元居
正民莫敢有不信從也故無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無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以陽剛居渙極則陰柔盡散坎險遠出矣故為

渙其血去逖出之象坎為水為血既渙其血且去而
遠出夫坎難為蓋亦巽之極而禍患自遠也故無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巽順以遠乎坎險之害即所謂
去逖出也逖即遠也故不必血下加去亦不必改逖
為暢

五渙汗而陽澤溢上渙血而陰毒除即一身以言渙
而天下無不渙矣

水澤節

三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
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
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兌下坎上節卦取坎為流水澤為止水下澤以注天
上坎之流故為節節亨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
變通而不窮常行而無滯也但過而不節非中也節
而大過則苦矣苦節則膠滯不通人情難堪入可固
守以為正乎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坎陽兌
陰剛柔分也二五皆陽剛得中也且三陰三陽剛柔
有限而陽剛居中此節之所以為節也苟節之過而
至于苦則其道窮塞反不亨矣此苦節所以不可貞
也窮則不亨不亨其可貞乎然非節之本不貞也以
卦德言之內兌外坎兌說坎險而卦之所以為節者
兌也兌以節坎故曰說以行險自不至於苦也自九
五言之陽剛當位其于兌節而坎在兌上水滿則流
雖節而通矣故又曰中正以通節而當位變通一出
于中正亨之義也反是則過中而苦矣况推之天地
之氣運有節則分陰閉弦朔晦望而四時不差歲功
以成聖人體天地之節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故不傷

財不害民此節之所以通而不至于窮亨而不至于
苦者惟其中而已矣可見節一也中則亨不中則不
可貞觀節之象而玩其辭當自得之

天道一歲二十四氣中有節此卦適當六十卦三
百六十爻過與一歲三百六十餘日相當象云天
節而四時成乃是實象

初九不出戶庭無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九陽剛兌體與四相應非不能進者然遇二之陽
剛在前時方閉塞不可進也初能自守以正節而不
行故為不出戶庭之象當節之初知節之早自不至
于坎險係辭謂其慎密不出是也故無咎象曰知通
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節之道也險塞于前時不可出
此初之所以中節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德本陽剛居中亦足有為之時使能乘時而出
可以應五而出其險矣乃剛居柔位知節而不知通
故為不出門庭之象門稍出于戶然節不以時坐失
事機凶之道也初前遇九二陽奇為戶象九二前遇
六三陰耦為門象可見二能塞初三不能止二象曰
失時極也人之出處宜各當時方為中節九二值可

為之時而係于六三私暱之陰固守不出則失時極
矣失時即失其節矣寧不免于凶哉

人知不出為節孰之當出而出亦節也道可大行而
固守不出是出處不中其節而失時極矣非凶而何
比所以謂丈人潔身亂大倫而嘆荷蕢之果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無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且為兌說之極不知節者
也喜極悲來將入坎險故曰不節而嗟焉然嗟雖由
于不節而能嗟則知改過將能自悔矣故無
咎兌澤滿而溢有不節之象兌為口且近坎有嗟之

象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嗟嘆雖無補于已往
尚知悔于將來則能自悔者誰其咎之此與同人初
九同若解六三又誰咎乃釋自我致我原非無咎意
義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四陰柔得正且能上承九五剛中以自擇節則安
然于所居之位而無一毫勉強意必之私夫固自然
有節者也且坎水有節則居安資深惟其安也無往
不利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故亨象曰承上道也安居
柔位順以承上又何所不亨通哉

九五其節吉往有尚 象曰其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陽剛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為其節之象夫剛者味之中節者節之中節而其為則盡善盡美吉之道也以此達之天下自能隨事順應變通時宜何往而不可嘉尚乎九五坎水在乎兌澤之上有其節之象坎滿則流出兌澤之外為往有尚之象象曰居位中也天下之道中而已矣以剛中之德居中正之位中則其而不苦吉在是矣即中庸所謂發皆中節之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是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柔雖得正然居險之終節之極勵其節操有舉世有所不堪者而堅忍以當之蓋亦極其苦矣故為苦節之象其事雖正而不合于時其守雖正而見嫉于世故貞而凶但身故不免于凶而其心之所欲為者必而此而後有以遂其所願故悔亡象曰其道窮也勵苦節之志獲守正之凶而道于是窮矣豈道足以窮之哉節之苦者窮之也或可難艱困阨于一人而未可公行天下或可勉強植立于一時而未可通行於萬世皆窮之凶也但窮而以道凶而以正求仁得仁又何怨象傳所謂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正指此

風澤中孚 三 巽上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乎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兌下巽上中孚卦取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中相感孚故為中孚中孚有孚在中誠能動物也何也豚魚皆澤物風性凡風之將動豚魚信于未發之前皆浮水以迎之故為孚及豚魚之象風水相感信及豚魚孚之至也所以吉也水在澤上又為利涉大川之象且其所信者絕無人為之偽而一循天理之真為能得乎道之正也故又曰利貞豚即江豚風之見信于豚魚與虛舟隨風以往來水面皆天機自動有莫之為而為者人之中孚亦必如是而後為正也夫以中孚之德而猶必利乎貞豈易言哉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六三六四以柔而在内是中虛所以受信九二九五以剛而得中是中實所以為信此中孚之義也以卦德言之說而巽乎乃化邦也說則和順而易從巽則漸漬而不迫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無往不孚無往不化夫固可以化萬邦矣卦辭豚魚吉何也信及豚魚也如風見信于澤中之豚

魚信在言前不言而信也利涉大川何也乘木舟虎也木舟內虛外實可以順風上下而涉川濟也中孚以利中何也乃應乎天也誠者天之道也中孚一出于正則天機之動一皆自然而然者誠感誠應如豚魚應舟之于風澤而無一毫勉強滯泥之私矣噫中孚利貞應乎天夫焉有所倚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陽剛得正雖與六四正應而六三則同體也若孚而稍涉偏係非中孚矣故當憂虞撥度以精察其一念初發之機庶無二無雜而閉邪以存其誠斯中

言上

孚獲吉即彖傳利貞應天之義也若初念不謹未免他有所係則內省有疾此心其能以安寧乎况允主說其初不可不慎亦因以戒其他志云耳他指六三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一卦二陰其志易變雖初剛得志其志于正應本不他求為虞度則防之蚤而志不變矣否則能保其所志之無他乎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戒爵吾與爾靡之 象

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德本剛中九五亦剛中在上同德相孚故為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之象夫鶴之聲長而遠聞由其發

之中者大故孚之遠也小雅所謂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是也鶴之鳴雖在二陰之下卑澤之中而其子和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期然而然耳二五德皆剛中天爵乃其所同有者若吾與爾靡之則不能如鶴鳴子和之相孚矣可以人而不如為乎詞若相反意實欲其同德相孚于中也如此則靡字亦不必改作靡自二至五隔二陰為鶴在陰之象鶴鳴子和相為感應有中孚之相二五中隔二陰有靡之之象子與爾皆指九五若以初九為子則鳴和皆在二陰之下與中孚全無意味係辭謂言行本于居室而千里應之可証矣象曰中心願也鳴于下和于上一本諸中心之至願而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可以為中心之願乎象止釋上句故下文反意在中其矣

當也

六三陰柔為兌澤之主適與巽風與水相遭故為得敵之象况水之在澤也風來則鼓而動風靜則罷而止風狂則號而泣風微則喜而歌倏忽之間變態不常則已且不能自信何以孚之于人鼓罷泣歌皆風澤實象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三本陽位而陰來

居之位既不當是以動靜皆係乎人而人已適足相敵中乎顧而是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無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六四陰柔得正上承九五之剛中以相孚信是虛中

能容如幾望之月于日光无所不受以四之位原與

五同休也故有月幾望之象四陰與三陰相比猶馬

匹也四則惟知上從乎五而亡其比三之私故又為

馬匹亡之象如是則誠信乎上實有翼順之德矣故

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下絕六三之匹類上從

九五之陽剛一心以相孚而私累尽去何咎之有

九五有孚學如无咎 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九五陽剛中正與六四之陰同休相孚始如固結拘

攣而不可解故為有孚學如之象如此則陰陽契合

可以固結天下之心矣故无咎夫五之于四雖陰

陽各得其正但孚而曰孚果利貞應天之謂乎象曰

位正當也小畜九五之於六四云有孚學如此爻位

正與之相當履五否五允五皆曰位正當其義同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吉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九陽剛居一卦之外與兌澤陰絕徒為過高之行

以矯情干譽何足以致人之孚哉故為翰音登于天

之象翼為鷄鳴則先振其羽而鳴亦有信但羽翰之音微而短身雖在上而其音安足以登于天哉視鶴鳴子和声中出者懸絕矣如此則孚于外而非孚以中聲聞過情君子耻之雖正亦凶翼為鷄上居翼極故象登天象曰何可長也樊籠之鷄縱升高善鳴其音何可長哉欲以虛聲孚天下難矣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為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送而下順也

艮下震上小過卦取四陰包乎二陽陰多陽少小者過矣故為小過小過亨陰本小也時乎小事雖過有亨通之義而所利則在乎貞然亦止可小事不可大事也即卦象觀之如飛鳥遺之音其飛已過其聲若有所遺不宜上而宜下亦以順陰性也故大吉何也鳥過而音遺所過小矣然身與音而俱過迹與心而俱忘既不惟悖上之愆且得夫宜下之性雖過而不為過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大九過而亨也多難于正而正非執一之謂也與時偕行則其亨者亨以正也亨而無害于正亦時乎小事不得不過焉耳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指二五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指三四也柔本小剛本大其可與不可各以卦位言之正所謂利貞其行也有飛鳥之象為此則以卦之全体觀之內

二陽外四陰有飛鳥舒翼之象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送而下順也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上送謂五上以陰乘陽而震動于上故送故不宜上下順謂初二以柔承剛而艮止于下故順故宜下觀鳥之過而其音雖遺其實一過不留所過者化上下一順乎時宜所以為大吉歟以陰陽小大言之固可小不可大以以上下順送言之則宜下不宜上觀上震下艮有宜止不宜動之象可不可宜不宜即時行利貞之謂也

小過之亨全在利貞而所謂貞者時乎剛失位而柔得中故可小事不可大事而得中乃亨者此也然二五皆得中也以順送言之又宜上不宜下豈小者盡可過而亨哉諒哉貞未易言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六陰柔在下本不宜動乃與九四動体相應當艮止而反動其動也過矣故為飛鳥以凶之象夫初與上皆羽翰之末也鳥之飛也身一動則羽不能止直欲高翔遠舉而已後故以此而凶也小過卦象飛鳥鳥飛用翼故于初上言之象曰不可如何也自取其

玄吾未如之何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無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柔順中正在家為妣在國為臣妣所以配祖臣所以事君祖謂人之始即初爻是也君謂臣之主九三是也一卦二陽三爻之陽為下卦之主有君道焉二卦雖過其祖與初密比而為之配則遇其妣矣祖尊而親也過其祖猶得光前之道也君則尊無二上矣君其可過哉安其分而不進止本三爻之下則不及其君遇其臣也如此斯為守正得中故無咎即上進下順柔宜上宜下之謂也論語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此爻得之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君臣之分等于天地臣其可以過言哉二之所以不及君者居三之下安臣之分而不敢過焉耳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雖剛而得正豈能過群陰哉蓋此卦名曰小過六爻四陰二陽而初二五上四卦皆過正所謂小者過矣九三九四皆陽爻故陽弗過也然三與上應而

此卦艮乃止體既復過之當力防之庶有以得防患之道苟不能嚴為之防致令小者已過復應而從焉則陰或得以戕之而不免于凶所以戒三者至矣或字有不專指上六之意本卦陰多有弗過之象三上相應有從之之象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陰過必害乎陽所以陽雖不過猶當有防害之道若輕從之必為陰所戕也其凶當如何哉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震體以剛居柔而不自恃其剛則能順乎小過之時矣故无咎夫群陰方盛而四本陽剛故弗過但陽居陰位初陰在下又適遇之即恬退以俟時也若又因其震動而求以必往是乃危厲之道不可不戒凡此皆守正之道也要當變而通之與時宜之勿用永守其貞而執一不通斯善矣何也陽固不可往從乎陰而時苟可以濟陰則過以從時亦其居震之体必如此而後可以無咎正與彖傳利貞時行互發明也過即四陽居陰應初之象往厲戒皆震之象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本陰位而陽居之為弗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震陽弗往弗過豈可執此為長久

之計哉即勿用永貞之謂也

卦名小過本以四陰過二陽也故三四二陽爻皆云弗過三之防防上也四之過過初也上在三之上初在四之下亦上遂下順之義也

六五寂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寂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陰柔尊位陰過盛矣雖當小過之時抑豈能成其功哉陰盛陽微陰上陽下陰過乎陽則陰陽不和故為寂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陰柔不能大有所取特可弋取在穴之微物耳徒知六二之陰與已相同

弋而取之以相助故為公弋取彼在穴之象西郊陰方也震艮皆東方之陽故指陰為西郊即六五弋乃事之小者穴亦陰處指二言也總謂陰小不足以大有為也象曰寂雲不雨已上也陰陽和則雨澤降陰在五位則已上乎三四之陽是陰氣過高不與陽氣和合豈能成霖雨澤萬類哉此又見小過為不可也與小畜卦辭意義同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青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陰柔居動休之上陰過之極宜與三相應而自

處大高既弗遇之而陰反過之陰過乎陽過亢必凶故為飛鳥離之象大為飛離下而上亦已高矣不知止乎丘隅則必麗網矰之凶是謂天災人青莫之能逃矣上亦有陰離陽之象已亢陽亢則凶在五已上則不雨在上已亢則災青正所謂上遂不宜上也可見陰之過非陰之福

陽上陰下道之常也四本陽爻處初陰之上故曰弗遇過之上本陰爻處三陽之上故曰弗遇過之皆實象也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離下坎上既濟卦取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故為既濟謂萬事已濟也六爻初與二交三與四交五與上交陽交于陰交則既濟可知矣一卦水上火下有既濟之象既濟亨而其所以亨者亨于陰柔之小耳何也卦象三陰皆在三陽之上也然六爻剛柔各當正位亦有利貞之義初吉終亂以柔在二則吉

在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內坎陰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象治極而偷安亦陰柔為之也是以獨致意焉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水賴火以致用剛賴柔以成功故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六爻剛居剛位柔居柔位各當其正而利于貞也初吉柔得中也指六二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指上六也自一卦象觀之剛中端拱于上柔中靖共于下有百為就叙之象然亨於小不亨于大亨於始不亨於終可見成九五既濟之治功者固賴六二之柔順啟九五既濟之宴安者實由上六之陰柔是道不自窮終不自亂由治定功

成則止心一生怠荒宴僻无所不止至而亂即伏于治矣其止也止于柔也止則亂不止則不亂致治于遠不窮者慎毋以既濟而忽諸

九處既濟之世者多狃於習尚而初獲於小亨然溺于宴安則亂生于終止自古皆然此卦描寫殆盡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陽剛離體當既濟之初雖有能濟之才而未敢輕濟如與將濟水而曳其輪其謹戒也如此然既曳其輪縱如駛之特濟濡其尾而亦可以濟故无咎卦取剛柔相濟此取濟坎之義輪在下尾在後皆象初

剛有曳之象在坎下有濡之象也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初剛雖處坎下而能以正自守故以義揆之可无咎矣且當既濟之初而極曳輪之慎聖人示人豫防之意至矣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六二具文明中正之德時當既濟雖九五陽剛正應在上然為初三兩剛所逼故為婦喪其茀之象斯時也二惟以中正自守久而正應者合故又為勿逐七日得之象夫六二以陰居中婦之象也婦之出門必賴茀以自蔽而喪茀則不可行矣然茀之喪特失其

在外者耳若因而逐之則因外物而失其在我之責也故以為戒七日者二與五為七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二五以中道相得而相應也人可因外之得喪動其中也

此爻與睽初九喪馬勿逐自復同此柔正彼剛正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九三剛明在內卦之上當既濟之時或外事恃其險阻亂我邊鄙則伐鬼安民乃陽剛之所必有事者故為高宗伐鬼方之象以中興之賢君伐遠方之小夷

王三

不急近功不貪小利至三年而後服也故又有三年克之之象斯時也小人好大喜功每欲逞威于絕域此又剛于剛暴者故戒之以勿用焉可見用兵乃不得已而小人則必不可用也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為戈兵有伐之象由三至上有三年之象寇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以高宗中興之剛猶不免師老財匱而有三年之德然而不肯用小人以徵一時之功焉高宗可謂善用剛于既濟者矣

既濟昇平日久兵革罕用或有外侮率然興兵故難

而成功亦不易豈獨高宗為然哉

六四襦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雖柔順得正已入坎體當既濟之時思患豫防朝夕匪懈所以皇皇焉惟恐既濟即有後患隨之故為襦有衣袽之象夫襦者帛之始成也袽者帛之既敗也襦必為衣衣必至袽是衣袽乃繻之所必有者然襦方為衣之初已惧其為弊絮之袽所以終日戒慎无頃刻之寧此其畜治未亂保邦未危而先事豫備者至矣四居下離之上故有終日之象方濟坎險故戒若此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四本多惧而疑之深者自不容已於未然之防則終日之戒其始終身之憂乎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君撫既濟之運知時方治平安不忘危不可不及時為之慮也以祭視之東鄰殺牛物固豐矣不如西鄰禴祭之薄為得其時而實受其福何也誠有餘而物雖不足夫固神之所必享也五剛中有中心自滿之意東陽也指九五西陰也指九二禴為夏祭離為夏時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

在下而始得時也凡世道極盛多在謹始即卦詞初吉終亂雖各指二上之爻而東西即初終之意也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祭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知祭以時為尚物非所論則福慶大來于既濟之時者未可限量矣此爻指文王與紂無據後天卦位乾坎艮震陽與陽為隣坎乃東之隣也巽離坤兌陰與陰為隣離乃西之隣也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以陰柔處坎險之極既濟之終自恃無復有險難矣然忽心一生則險難立至嗚悠汨沒患甚風波故有濡其首之象濟而濡其首則載胥及溺矣其危為何如坎有濡象上有首象象曰何可久也既濟終窮至于濡首此豈長久之道乎卦終則變治極則亂生矣即彖傳所謂終止則亂其道窮是也

水火未濟

☵☲ 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無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坎下離上未濟卦取火在水上不相為用且六爻失位故為未濟未濟亨未濟有可濟之道求濟有必亨之時其實只是柔中故亨觀之卦象如小狐當離上而汔濟值坎下而濡尾故無攸利全卦首剛尾柔無初終而言狐善渡水而病于尾之大汔濟濡尾即未濟之象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自全卦觀之六五

柔中居坎上有可濟之道故亨也然謂之未濟何哉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指下坎二爻言之陽剛雖得中而尚未出中者即坎卦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之義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指下坎為濡而尾指初也說文曰汔汔惟離在上而水涸則小狐可濟然坎在下尚濡其尾不能接續于其後故為攸利耳未出中濡其尾此所以為未濟也然豈終不可濟哉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六爻剛居乎柔柔居乎剛雖于位皆不正然一陰一陽未嘗不應二五卦主以中相交事雖未濟而可濟者即此乎在果能協力相應以出險則

未濟者終于濟而亨通之道俗是矣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以陰柔之才處未濟之始不足以有濟也乃冒險以進而急於救濟必至濡尾于坎險如是而求濟則亦可羞吝矣蓋九獸尾之大者必揭其尾而後能濟亦必獸之大而有力者方能揭其尾焉初六陰柔在下其才力為何如也故有濡尾之象象曰亦不知極也未濟之初即有欲濟之心不自知其小者弱也故不自量力必欲大有為焉亦不知終極之必無成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陽剛得中本足以濟險難然猶居柔守順如御車者曳其輪而不敢以輕進焉如是則剛柔相濟安不忘危為能行乎出險之正道而吉在是矣坎剛中有輪焉尚在坎中有曳輪之象剛中而慎有得正之義象曰中以行正也以九居二固為得中然獨濟坎險猶不肯馳驟車輪以自忘其持重之意非中以行其正乎

既濟初剛惟不曳輪雖濡尾無咎未濟初柔故濡尾吝二剛故曳輪吉皆象也

六三未濟征吉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吉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柔處上下之交時方未濟即欲征行求進吉之道也但身在乎涉川之際而承乘應皆陽剛之才果能不自用而協衆能以共濟如涉川者付之操舟之群工而不自為焉則大川其利涉矣此爻在兩卦之間將濟而尚未之濟故曰未濟越本爻以就上卦故曰征吉藉衆力以出坎險故曰利涉自用則凶用人則利坎即大川之象三處坎上爻亦有利涉之象象曰未濟征吉位不當也

三剛位不柔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求以濟險也難矣

初濡尾在坎之下二曳輪在坎之中三涉川在坎之上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以剛居陰宜有悔矣然處未濟之時不可純用乎剛惟剛柔相濟是以貞吉悔亡斯道也古人嘗震懼不牢用以征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夫伐遠宜于速攻而不憚夫三年之久老成持重此

豈剛暴者可能哉震伐何其剛也三年何其柔也所以貞吉而腐大國之賞也脫坎為離故其象如此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處未濟者志存于必濟四處坎上志不于此而大行乎

六五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柔中時雖未濟為能虛中資九二之剛以共濟斯貞吉無悔然其所以吉者何哉五本離明之主美在其中暢于四支發暉于事業煥然為君子之光而事無不濟則信乎其為吉矣光暉即離中虛明之象故象曰其暉吉也以君子之光一本于在中之暉故照臨萬邦光被四表其德暉之發越要皆文明之不可掩矣此其所以為吉歟

上九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上九才本陽剛以離明之終與下坎三相應且卦終當變則時亦將濟矣于此有孚以安飲酒之常而俟其濟焉斯無咎也若飲酒至濡其首而過為宴安吾知窮通理數固不必然而有孚其失是也坎為水離上應坎有飲酒濡首之象蓋人處未濟

之時惟孚信正應以俟有時之濟則可苟溺于宴僻則向之所謂有孚者反自失之矣因其上下相應故許其無咎因其皆不中正又戒其失是象曰亦不知節也夫乾元用九自然之天則也處未濟之終固不可躁心以求濟亦不可怠心而忘濟勿忘勿助剛柔得中乃為知節若離之信坎至于濡焉謂之知節可乎故曰亦不知節也亦字宜玩可見易之道中而已矣始焉示之以天則終焉示之以知節無非欲人知所節而歸于天則自然之中也果能時時中節而此心之真知不昧乎時中之

讀易雜記卷一

孫章後學章潢

易何止五經之原庖羲乃易學之祖孔子始作八卦通神明類物情後世欲學易者即宜祖述庖羲氏可也夫何探畫前之易者不能類萬物之情滯於象數卦占之粗迹者不能通神明之德易學愈久愈晦可獨委咎於九師乎

係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虞書曰惟精惟一商書曰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論語曰

以文約我以禮中庸曰小德川流大德彰彰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此聖學之源流也於此會通而默識焉果必欲折知行而二之乎果必欲合知行而一之乎想無容辨

乾天德也故六爻各得其所初在極下故潛二雖離潛正中下位故曰見三多凶故乾而惕四多惧故疑而躍五位中正在上故曰飛上窮極故亢六位雖殊只是上下出處兩端時乘六龍以御天潛見惕躍飛亢惟其時而已矣即亢亦曰與時皆極窮理盡性以致於命於此神明默成一時俱到但未

有不窮理而能盡性亦未有不窮理盡性而能致於命者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也學易者盡自省諸

孔子天縱至聖韋編三絕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吾輩潛心易學必如之何而後可噫易本吾人自有之易且有四聖之教在也敢不自強哉天以神用故曰行地以質用故曰勢九即天行故見無首六即地勢故利永貞

可與幾者幾乃動之微吉之先見者是也可與存義者義乃事之宜終焉允臧是也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道也乾天德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所以上達乎天也用六利永貞乃順承天也故曰吾儒之學本乎天

大象皆曰以者君子用易之道也觀天地雷雨之象一一反求諸己則充耳盈目無往非教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孰非我之易乎

乾不曰天而曰統天此乾元之所以大也坤元乃順承天故曰以大終學者以此反求諸身庶幾乾坤易簡之理可得矣

四聖一易也何也卦象畫於伏羲文王統一卦而贊

之周公分六爻而贊之孔子之十翼發揮伏羲之畫
傳釋文周之辭也彼謂四聖各一易也又謂孔子發
明文周朱子祖述伏羲不幾於侮聖乎哉
復見天地之心初爻之陽也仁人心也所以仁即人
身之元陽象山謂常以一陽為主於內者指此
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上九爻象曰威如之吉反
身之謂也此家教所以尚乎嚴觀九三家人嗃嗃朱
失也父子嘻嘻失家節也蓋可知矣噫九五王假有
家交相愛也惟其交愛所以一家莫不感格徒嚴云
乎哉

三

蹇彖見險而能止知矣哉有幾先之哲則終不遇險
下文方是處險之道所以釋卦辭也與艮彖相似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有之極也何天之衢亨大畜
之極也夫至上而極故二卦六爻惟上爻極善每卦
六爻即如乾初潛矣尚不免於上之亢坤初履霜堅
冰至矣又寧免於上之戰而其血玄黃哉所謂初辭
擬之卒成之終者皆此類也每卦初爻尤宜細玩故
又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其本末也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乃學易要訣即所謂占也者
豈惟卜筮為然哉或占之念慮或占之事勢或占之

衆人或占之神明自是須臾不可離者

坤初益言順也正要見得坤順之意蓋復霜馴至堅
冰時至氣肅天道如此地道亦然得非坤之順承乾
乎積善之慶積不善之殃皆理之所必至者何其順
也改順作悞於義更覺不安

復霜馴至堅冰其所由者漸俱是順的意義况順本
坤之義也如何改得

王用亨於西山王有亨於岐山王文王也亨通也不
必改作享祀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王以此而隨以
此而升此其所以亨也

四

恒彖利有攸往終則有始正是變通則可恒久此所
以久於其道也豈常久不變之謂哉

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合家人卦又大象而會
通之無餘蘊矣

習坎有孚只是行險不失其信便是出險之道故曰
維心亨否則行險僥倖同歸於初上失道之凶

六十四卦總只是乾坤二卦三百八十四爻總只是
奇耦二爻坤順承乾乾則有以統乎坤矣耦即奇
之虛其中言奇則耦在其中矣是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又只是乾之一畫畫之矣何也生生者始可

與論易

六畫皆奇純陽為天六畫皆陰純陰為地易不曰天而曰乾不曰地而曰坤地形也乾坤用形者也故於乾曰乃統天而乾健坤順順所以順健也故於坤曰乃順承天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若與佛氏之虛寂同吉凶與民同患則與佛氏異

每卦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故乾於五爻取在天之象文言先天後天之意皆有所指

書曰曆象日月星辰經緯不齊曆夫日月星辰經緯次

不齊曆所以象其運行經緯以授時也故命義和義仲隨四時以考中星惟日月星辰變革不齊則曆法

不得不隨天象以定四時而成歲矣聖人於六十四卦獨以治曆明時取諸革者此也後世曆家必欲為

一定之法以筭天度其亦未知革之義乎

乾上爻亢之為言也承飛龍在天說來知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則雖居上而不至於亢每卦六爻文義亦

宜上下會通觀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即乾坤也神道豈難知哉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一闔一闢

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吾人來往變通莫非乾坤之神道也人特不著不察耳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損益二卦損雖損下益上益雖損上益下其義如此然損者損其有餘也益者益其不足也自卦象言之艮一陽二陰則陽不足兌二陽一陰則陽有餘故損下益上其道上行震一陽二陰則下不足矣巽一陰二陽則上有餘矣故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可見卦之名義皆實象也

雷動風散而潤日暄艮止兌說乾君坤藏八一身中

莫不備具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但天君不能作主則其所藏者何也又惡有於雷風雨日艮兌也反而求之將何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哉

赤子之心無妄也未必利貞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則無不正矣

觀損益二卦上九爻辭在損則曰弗損益之在益則曰莫益之或擊之是損極則益益極則損其義昭然

旅九三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上九以旅在上其義焚也旅而過於剝者與下居上於義皆有所失而初六

瑣：又過於柔也旅非柔中難矣哉

既濟陰陽得位未濟陰陽失位而既濟五爻陽居陽位反不若未濟陰居陽位貞吉暉光何也心虛則未濟亦吉實則既濟亦非所以君子不可自滿神道人道一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幽而格神明而感人一誠而已矣故曰至誠如神曰惟天下至誠而能化

大觀在上下觀而化神道設教即此之謂也是故觀其生可以存神觀我生可以達化

震六爻俱震懼之象二喪而五無喪者二位陰而五

陽且初與四其所震亦異

臨元亨利貞即謂至於八月有凶聖人安不忘危何憊也詳觀六爻惟六三甘臨為不善即謂既憂之无咎此雖開其自新之路亦在智臨之君早見而預防之斯無八月之凶

天地萬物至於萃聚亦難矣萃之者由四五之陽也初錫三嗟上涕洟皆未盡善雖九四大吉無咎位不當也九五萃有位志未光也惟六二引吉利用禴近之虞萃之難也如是

大壯至大至剛而利於正者壯以理義非壯以形氣

所以既曰大者壯也又曰大者正也爻惟二四利貞以其剛居柔位而位得中為尤善也否則君子用固昧乎理義之中小人用壯不免形氣之累雖貞亦厲矣然惟艱則吉其庶幾乎

宇宙無際吾人日用間耳目視聽口體動作語默莫非乾坤卦爻之運用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此皆見在不用增減特患不能神明之耳明此便謂之明易履以陰在三爻成象謙以陽在三爻成象九卦首之以履謙曰履德之本也謙德之柄也履和而至謙尊

而光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合二卦象觀之君子信不容己於謙！執禮之學

周公於乾九三爻曰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觀其思兼三王夜以繼日此爻非其所身體者乎孔子於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觀其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此卦非其所身體者乎可見聖人所言皆是實言皆是實事

坤六五黃裳元吉象曰文在中也離六二黃離元吉象曰得中道也合而觀之以陰柔順麗陽剛皆大吉也故曰坤順也離麗也

乾元亨利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利貞是乾之利貞在變化也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坤之柔順利貞在牝馬之順承乾也又坤之用六利永貞以大終也可見貞非執一之謂也知此始可與言各卦爻貞字之義

堅冰非一日之寒弑逆非一日之漸人心恃亡亦非一日之積故易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然則反身脩德以入於聖可一蹴而致哉

坎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九五坎不盈中未大觀水固可見二爻之象玩二爻辭即可以悟人心之中道矣九信乎聖人一畫一字皆是模寫造化法象

小畜巽風在天之上披拂成章故象文履兌澤在天之下高卑有等故象禮信乎文禮一原也

復初九不遠復即剝之上九碩果不食是也合二卦觀之其味無窮

離陰卦也有取於上九之陽爻者離麗也陰柔麗乎陽剛故也

履卦辭履虎尾不咥人合乾兌二卦言也爻辭履虎尾咥人以六三本爻言也柔履剛說應乾則不咥人亨柔居剛位而又承剝則咥人凶所以卦爻同辭意

義自別

屯卦辭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爻辭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以屯之成卦在震之初九故初九即可當一卦而卦爻同辭者此也所以各卦俱有成卦之主謙卦辭曰謙亨君子有終九三爻卦辭曰勞謙君子有終以謙之成卦在艮之三也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吉以震之成卦在初九之陽爻也六十四卦各宜玩其成卦之主爻類此

夫決去一小人亦必揚於王庭字跡有厲所以以上六無繇終有凶亦自君子決去小人言豈可以一陰易決而忽之哉十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是衆善咸備於損矣然易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豈曰凡享皆可用二簋哉豈曰凡用皆可用損哉雖損之至微用之必有時也故又曰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惟時然後損此所以備衆善也聖人教人之用損也微矣哉

每卦須看爻位中正何如中固足以該正却亦有中而不正者中易見正未易識也周子定之以中正本此也

信及豚魚乘木舟楫舟與豚魚皆澤中物也中孚之道必如豚魚之信風虛舟之順風一毫人力不與斯利貞而應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非禮勿履君子之大壯也顏子請事克己復禮之語非大壯如何

巽而耳目聰明離火中虛有耳目聰明之象

至日不省方於微陽則歛而凝之也施命誥四方於微陰則宣而散之也即此可以見聖人燮理陰陽之道也

君子處困而致命遂志何困之有處蹇而反身脩德

十二

何蹇之有惟行有不得皆反身脩己故無入不自得蚌能望月以蘊珠頑而靈也蛇能凝斗以成龍惡而善也可以人而不靈不善哉易之一書無非誨人遷善去惡趨吉避凶之意

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或曰此勉然之功也

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非聖人恐懼脩省如何

至樂無聲非聲容則不達至禮無文非儀文則禮不彰惟中和在我則動靜語默莫非禮樂

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凝天中安靜不動真知此者可以戴天履地德合無疆

震為乾之長子故七孫皆取建侯之象有主則廣資輔助在其中矣

觀履卦一陰五陽而陰在天下上天下澤禮之象也觀豫卦一陽五陰而陽在地之上雷出地奮樂之象也凡所謂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樂由天作禮由地制俱本諸此

易以下為體故畫卦必自下而上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故扶陽抑陰皆自下始

十三

日月晦朔之交構精之象也此所以明生不窮光被無外而間有薄蝕者失其構精之常度也故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故君子真知陰陽之交斯可與日月合明

合明

觀同人之五大師相遇言相克也謙之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是克而後遇所以為同征而後服所以為謙即此可以默會謙已同入之道

學至無妄中孚德亦至矣以無妄而必曰利貞天之命也以中孚而必曰利貞應乎天也道之無窮有如此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大壯喪羊於易以五爻本陽而六來居之是喪其陽

也旅喪牛於易以上爻本陰而九來居之是喪其陰也
也大壯喪陽於無悔者俱大壯之過剋也旅喪牛也
者旅本尚柔而終於剋則非矣是故陰陽貴乎得中
雷風一也昌為有恒益之分蓋巽長女也入而在內
震長男也出而在外陰陽各有定位故為恒而大象
取不易之義震本動也入而從風巽本入也出而助
雷陰陽相為亨應故為益而大象取遷改之義此易
之所以變動不居也

雲上雷下乃陰陽始交而尚未成雨故為屯若雷上
乎雲則已成雨而為解矣

十三

坎中一陽或謂水中金也故蒙卦六三取金夫之象
於義亦是

乾坤易簡良知良能天道之自然也崇效天卑法地
尊德性道問學人道之同乎天也所以學究乎天地
人合德之原

井甃乃斯人日用最切者木上有水則為井木上有
火則為鼎水火切用皆資乎木也况巽長女也中饋
井曰非長女之所必有事乎

木巽乎水人皆得水之利也而不知水非木不清木
巽乎火人皆得火之利也而不知火非木不炎故曰

巽稱而隱巽以行權

彖傳艮卦先論時止時行必發止義後解艮其止蹇
卦先論見險能止則不蹇義後解利西南與他傳文
義不同細玩之自見

乾至三爻下之乾體全矣上爻則上之乾體全矣文
言於三則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於上則曰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是以知屬乾不獨
繫辭有乾以易知之說也言乾則該夫坤言知則該
夫能學以致良知為宗其有見於此歟

十四

澤止水也坎流水也雖止於上而流於下則澤無水
而困矣苟流於上止於下則澤上有水而為節可見
有節則不困也欲自免於困者尚可以無節乎

觀孔子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可以窺損
益之義

澤中有雷隨雷隨時而入宴息也兌正秋也八月雷
始收聲故曰天下隨時澤上有雷歸妹兌少女也故
曰所歸妹也卦以下為主隨重雷而歸妹則由乎兌
也

知至至之知止也知終終之能得也何必以知行分
先後

山下出泉蒙泉尚清潔未汨泥沙惟流行不息則效於四海矣何其順也故取果行育德之士義山上有水蹇上險而下止何其逆也故取反身脩德之義可見坎一也在山下則為泉在山上則為水非一定之象乎蒙則果而育之蹇則反而修之觀象斯義在其中矣惟至誠為經綸觀彖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周公思兼有不合者夜以繼日聖人之經綸於此也有此

正位凝命取諸鼎非徒以象言也禹鑄九鼎以象九州湯放桀鼎遷於亳武王克商遷鼎於洛及周衰楚

子本

子問鼎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也其深達正位凝命之旨乎

大人繼明照於四方即大學在明明德在親民是也繼照即日新又新何必分父子繼體言之

孔子學不厭自強不息也教不倦厚德載物也乾坤本不貳也教學有二手哉

思不出位取諸蓍山艮象凡兩雷兩雲兩火兩水皆有往來之義惟兩山並峙則止而不動也夫思者聖功之本而心之官則思隨其萬感萬應此心凝然不動心之體本如是也懂往來者滯於有沈空守寂

論於無咎非不出位之旨也觀魚山艮象可以悟不位之思矣艮止也夫學在止於至善故學莫要於知止

睽卦離上兌下離中女也既少女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志得不同所以成睽羊卦兌上離下則索其長幼之序矣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志不相得則不得不變革也此所以凡卦各一其名則各一其義同異不可不辨

井初六無禽九二射鮒：即井中之禽也何必取禽鳥不得飲之象

十六

震六二震來厲六五震往來厲言下震初九已往上升震九四又來故云往來况震初來則億喪往而復來則無喪各有所指也即此可以類推各卦各爻往來之義

家人六四象取富家大吉者何也既富方穀理之常巽為近利市三倍有富之義衣食足而知禮節亦是正家之道

咸艮二卦六爻皆取象於身咸則四為貞吉艮則上為敦艮俱不指其定處何也有所之咸非至善之感有所之艮非至善之止爻象之旨深矣哉

陰陽剛柔相摩相盪絪縕變化生生不窮天地人一也

靜專動直靜翕動闢乾不交則靜交則動是專翕直闢天地之道也日月合於朝散而夕歛朝明而夕暗惟觀象察色自不可掩謂日月之明夜只為地所蔽豈知陰陽翕闢本天地間之活物哉

夫以衆陽決一陰上猶謹乎無歸之戒始以衆陽遇一陰初即防乎柔道之牽所以共則到長乃終而利往始則不可與長而勿取卦爻總是一意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曾有匪人在位而能容君子

十七

之正道哉是致否者匪人也惡可盡委之於氣數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未即坎離相上下為六十四卦惟坎離得陰陽之中惟既濟陰陽各得其位若未濟則陰陽各失其位矣陰陽雖得中而失位則為未濟是得中而又得位也難矣哉

陰陽君民止以奇耦分不可以多寡論也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氣即游魂之所凝聚游魂即精之所運行自其可聞者論之物自其不可執者者謂之變魂之於物也直寄焉耳精氣游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雖精氣全而游魂定則發揚昭著雷動風

散鬼神之變化莫非我也

陰陽大陰小故於泰曰小往大來於否曰大往小來可證也大有大畜大壯大過皆有陽爻成卦小過小畜皆以陰爻成卦信此則凡卦爻象象中小大字俱不必另求意義而此五之小貞吉大貞吉又何必以小事大事言之哉

吉凶趨避雖因形氣而後有其所以知其吉凶而趨避之者執主張之乎故曰知幾其神日行南陸則為冬至而時極寒日行北陸則為夏至而時極暑故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日月相推而生明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日月之運行即寒暑之推遷而真知日月者斯為知易

知崇效天聰明聖德禮卑法地形氣消歇此所以成性存仁道義之門性中自有道義也彼專以空寂為性者又安望其崇德而廣業哉

坎為月謂其陰根乎陽陰足以配陽也爻易言月幾望者三幾望則足以配陽而陰受陽光也感矣小畜在上九陰畜至上則畜之已極固有幾望之象歸妹在六五以陰居陽中孚在六四於五位之陽最近皆與應爻陰陽通相當也況此三爻卦本皆以陰為主

雖象俱未釋而莫非與之之辭

先迷後得主坤以乾為主陽先陰後坤順乾健之常也陰先乎陽則迷後則得主而順故曰後順得常又曰後主而有常玩坤卦者惟得坤順承乾之大意則餘皆豁然貫通矣

有乾必有坤坤者乾之牝也有坎必有離者坎之牝也故坤利牝馬之貞離畜牝牛吉觀其象而繹其義何等顯明

上經首乾坤終離坎陰陽之分也下經首咸恒終既未陰陽之交也何也咸恒者震巽艮兌相上下既未

十七

者坎離相上下然則下經首震巽艮兌亦終坎離乾坤闢而六子交錯乎其間要之莫非乾坤之變化也既濟泰之盛也未濟否之機也既濟而思患預防庶足以保泰未濟而辨物居方庶足以傾否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何莫而非此意

既配曰婦未嫁曰女蒙九二納婦六三勿用取女義可辨

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一也然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庸行庸言學問寬仁在下而中正者足為天下師飛龍在天乃位天德先天後天聖作物覩在上而中正

足為天下君觀象玩辭自可以意會也

說卦傳曰戰乎乾坤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蓋陰陽之交必戰必在陽故坤上必曰龍戰乎乾也勞乎坎為月觀月之運行二十九日一周天日一歲一週天勞坎之義即此可見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居業即進德之功也故係辭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曰天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可見德業一也若夫後儒未免裂德業而二之矣況專指事功為業聖門寧有無德之業乎

三

作樂崇德取諸象豈徒尚其和而已哉雷出地奮九四一陽在五陽陰之中所謂樂德者此也所謂中氣者此也所謂中聲者此也先王法此以作樂崇德雷一動而時和物生樂一作而声和人悅有本故也此所以聞樂而知德也苟無樂德奚取乎律呂之新聲係辭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復以自知復小而辨於物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合而觀之玩而味之不以一己意見雜之聖學本體功夫當自得之矣

同人只在同心同心則斷金與蘭語默出處若有不同不害其為同也

小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遇也易之書法嚴矣哉

蒙二剛柔接也泰三天地際也坎四剛柔際也鼎上

剛柔節也其義相似可以類通如此引伸觸類亦是

玩辭之法

師或與尸大無功也弟子與尸使未當也合而觀之

與尸乃衆主之義與衆也古曰輿論詩曰誰其尸之

若云師徒撓敗何必言凶長子帥師弟子與尸敗衄

矣又云貞凶何哉

辭變象占皆精變神之所為也聖人因四者以發明

精變神何必逐段分釋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孔子直以

人之知能即是乾坤聖學何易簡如之故曰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信此便謂之

信道

小過又象密雲不雨已上也小畜卦象密雲不雨尚

往也總是陰不隨陽故不成雨如此之類正宜例觀

學易在明象豈特乾天坤地坎水離火震雷巽風艮

山兌澤之類哉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自一念之思慮一身之云為以至千變萬化舉宇宙間見乃謂之象故曰象也者像此者也知此斯可以語象而易可學矣

損以遠害：莫大乎遠忿而猶忿惟德忿室慾害斯

遠矣益以興利：莫大乎有善而無過惟遷善改過

利斯興矣故曰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後人所謂

損益所謂利害于德何所關係

知體本自靈明而專守靈明安足以盡知矣何也乾

知大始果靈明之謂哉孟子謂良知不慮而知此乾

之易知也故文王不識不知默順帝則孔子無知空

空扣竭兩端彼特于意識者又指此為空寂何怪易

學之不明耶

寂然不動易言之矣虛以受人易言之矣無方無體

無思無為易言之矣洗心退藏齊戒神明易言之矣

二氏字義偶有同者深造當自得也慎毋以宮牆之

富盡委之二氏之虛無

觀聖人於壯夫萃豐多危詞人其可恃哉

咸二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信乎凶悔多生乎動靜居

則雖凶而吉矣君子趨吉避凶豈有巧術以彌縫之哉

聖人象以見天下之賾又以見天下之動此所以言天下至賾而不可惡以其象也言天下至動而不可惡以其爻也即此象爻擬議以成變化則不出吾言動之間而天下之至賾至動無餘矣

先甲後甲文王以之發明蓋卦先庚後庚周公以之發明巽爻無初有終周公所以明先庚後庚之義終則有始孔子所以明先甲後甲之旨詞若相襲其義一也叮嚀於度何據哉蓋取甲巽取庚尤宜潛玩

十三

水生於天一成於地六火生於地二成於天七是水自上生而其流則潤下火自下生而其焰則炎上觀夏至陰生於天冬至陽生於地亦自可見然則水中含火火中含水水火不相射皆自一元之氣言也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孰非氣乎故曰先天

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何荷也與何校同衢道也故象曰道大行也大畜至上畜極而通故其象如此若云何其通達之甚似未安

明夷於飛垂其翼取日暮鳥各思歸不高飛遠舉之象解三負且束致寇至六三本陰柔不中不正負者負

四也乘者乘三也既負且乘以小人乘君子之器其至戒也必矣信乎易中一字一義皆是實象

出門同人則人既同矣又誰咎之此同人初九所以無咎不節之嗟則知節於將來矣又誰咎之此節六三所以無咎也可見此二爻皆釋無咎之辭何云與諸爻異

無妄六三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夫六無定在行人也三不可移邑人也以六居三其不正者六也三因六以取災非無妄之災而何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聖人文法如此簡明不過因其字句而挑剔之耳

十四

革卦己日作戊己之己不惟離下兌上中間坤納己土而於孚信之義亦覺親切若云己革之日乃孚則於六二己日乃革之便說不去且天地革而四時成君子以治曆明時合而觀之總是一意

隨卦又象象總重隨時之義雖上九至於拘係從維如文王處姜里不忘天王明聖之念正是隨時之極苦節貞凶悔亡當道窮之時苦節者多守至正于殺身何凶如之其志願則已遂焉此悔之所以亡也

晉卦又皆重柔進上行而剝非所宜所以上九則剝

進之極也維用伐邑自治其私尤必危厲斯吉无咎也但能自治其私者亦云正矣終不免於吝故象曰道未光也夫以晉明之極而道未光然則光明豈終於制私而已哉

損上得臣無家蓋九以三為家六以上為家始為陰陽得位今九在上而六在三所以成損則在上九得六三之應雖得其臣實無其家也是天下歸仁而不私乎已此上之所以備眾善歟

四艮身則無妄動五艮輔則無妄言皆止得其道

漸以三四變而成卦是九三原自四來六四原自三

往故夫指三婦止四夫征則凶禦寇則利頗用剛者何如耳

巽初四皆陰柔故初止利於武人四有功於田獵是

巽而過柔者亦有所宜用也所以中正最難

渙以三四變而成卦是二四各離其群剝自四來居

二而位中所以成其坎體而不窮柔自二往居四則

得乎外所以成其巽體而上同渙之亨者以此

之上能需故云出五處上之下不需故云入

望嗑剛柔分以卦畫言也下卦本坤分初柔以居五

上卦本乾分中剛以居初與賁卦分剛文柔之義同謂中半者非也

泰二包荒得尚於中行五歸妹以祉元吉尚即尚主之謂歸乃歸乎二也合二爻象詞觀之不可以識陰陽交泰之義乎

頤復頤巽俱第三爻初已復矣由初巽矣由初而二而三非頤而何

渙其血遠害也遯遠也遠害即去遯出之謂何必改

遯作惕

既濟初九以剛陽之才而致慎於將濟之初既能

其輪矣雖濡其尾亦無咎也故未濟初六濡尾則吝九二曳輪則吉曳輪濡尾義各不同只以不前不濟

釋之可乎

大壯初九壯于趾九二壯于前趾四陽為壯五陽

為其前趾自壯來無疑蒙二子克家剛柔接也蓋父

在則子不得自專不特諭親于道務在剛柔得宜而

應接一家或剛以柔接或柔以剛接無一不當庶乎

家可克也故二於初三包則包之于五則細之皆以

剛而接柔也要之九二剛居柔位自家剛柔得中故應接無不當焉

經 18—438

巽一陰在初亦為無初有終之象

睽三與上皆起於見惟意見一生則積疑成象惟遇則見解而睽合矣意見之害事也如此哉

節三陰虛水則滿而溢也雖當節不節而過後能嗟是嗟雖無補於已往尚知節於將來則能自悔者又誰咎之又辭一直下為是

既濟卦又大意總不出初吉終止四字

觀日月寒暑之往來相推而明生歲成固造化之自然而然者然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是伸由乎屈身存於蟄也吾人欲精義入神以致利用安

身以崇德豈徒任其屈伸往來而已耶

豫卦四以一陽橫貫五陰乃豫所由成也觀其象真有如籍之括髮然者同道曰朋而欲使友朋之盡皆也又可疑乎其間哉

飛龍之大人值乎時之泰也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虎變之大人值乎時之否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

水火不相射非以形言也坎水也本陰中之陽離火也本陽中之陰觀之卦象固有然者然二氣本同一原火氣燥而熱也燥極而潤生水焉水氣濕而潤也濕

極而熱生焉人身中水火亦然知此義者於以燮理陰陽使水不至于流而涸火不至於炎而枯庶乎水大常既濟矣

觀頤自求口實宜一直看謂觀其所養則正而吉也何必分自養三人

需有孚先亨貞吉訟有孚窒惕中吉可見乾坎上下需訟之名義不同而有孚中正本無有不善者顧人用之何如耳

玩巽卦九五爻詞然後知為人上者不可不巽而能巽於其民則貞吉悔亡無不利矣玩爻詞而不顧卦之名義奚可哉

三陽在下為泰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大象曰天地交泰是其所以謂之交泰者以氣言也二陽在下為臨又有取于咸臨者得非陽氣之相感乎即此觀之氣亦象也

損下卦本乾則三為陽位乃損之為陰是三人行則損一人矣上卦本坤則上爻為陰也乃變而為陽以為六三之應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觀全自見而係辭發致一之理尤親切

象傳孔子所以釋經讀易者須要會其釋經文法如

乾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下句即所以釋上句也可見大人即龍飛造即飛二
句本是一句後人必欲析之為二句何也再觀大有九
二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象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
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是積中則可以攸往
不敗而不敗即無咎也明矣或於中止釋一句而數
句俱亡豁然苟文法不明何以得其意義
賁由一與上變而成卦六二賁其須象曰與上興也
是與上興即相須之義况一卦之中文剛者二也柔
來者上也二上剛柔相須以成賁象與義俱顯明何
必以須作鬚

此

乾文言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即此位字而旁通
之斯可與論爻位矣
蒙二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二句當一直說下謂蒙者
先已桎梏之矣利用刑人者用以脫之耳此所以為
發蒙也况以法正人曰刑故象曰以正法也法正則
人知所畏刑期無刑正是此意若謂桎梏乃施教者
所加豈用脫之旨哉
幹盡用譽正是善則歸親用譽承親之謂也所以象
曰承以德也與初爻意承考之承同

小畜九三與脫輻：者輪也大畜九二與脫輹：者
車下縛也輻與輹異而其義亦殊玩易者宜詳之
隨二係小子失丈夫三係丈夫失小子陽大陰小何
必指初為小子

中孚六三鼓罷泣歌即風與水相激相散之象
剝難以陰剝陽觀之久象初二四無比應於陽則凶
三應陽則無咎五承陽則無不利所以以上之得與剝
廬又只以陽為主

小畜三夫妻反目蓋三與四一陰一陽猶夫妻也以
乾陽為巽陰所畜陽居下陰反居上有夫妻反目之
象不能正室所以深責夫三也
三十

震艮相反震動也象有取於不喪七豈艮止也象有
取于時止時行聖人處：提醒恐人執一廢百也
易有太極而八卦乃太極之所生乾有皇極而九疇
皆皇極之所統

君子以萬物為一體而止諸躬也豈止至善之道
二五不拘於君臣之相應者非謂不可以君臣象之
也惧其執泥而有所不通耳何也每卦六爻尊卑上
下承乘比應位各不齊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倫以至一身一家一事一物其象咸備在為君為

臣為父為子者各隨其父位而通其象義以自通於用耳如咸艮取象一身家人取象一家乾漸取象龍與鴻之一物噬嗑取象用獄之一事蓋取象父子歸妹取象夫婦即此類觀果可專以君臣之位而局之哉

易知簡能有親有功可大可大俱自君子身上說說覺切體統是孔子教人學易之意

天山遯何以見天之遯也蓋山之高也若有侵天之勢而天盡山頭行到山頭天又遠觀此則君子待小入之道昭然在目前矣

易本無畫而伏羲畫之其無畫者終不可而見也易本無言而文周孔子言之其無言者終不可得而聞也學易者惟畫以求諸未畫之前由言以會其無言之蘊斯善於易也已

聖人之教雷動風行日昃而潤物自然生化賜也滯於守一承其教即悟詩意之無窮高也拘於見一承其教即悟執禮之有本回也仰鑽涉于無誘之以博約而卓然有真知參也首身泥于有啟之以一貫而唯然無方體信乎易之為道也屢遷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也

雷動風散八句不必各以兩句分作生長收藏言蓋時行物生時：物：皆然

孔子無知空：隨鄒夫之問而扣竭兩端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知幾其神顏子其始庶幾又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惟復以自知庶乎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知柔知剛知微知彰矣聖人存神之學不亦至易而至簡乎

震雷虩：不喪匕鬯動而常定其象如此天垂日星交錯成文地竅山川各有條理文章粲然

一目可見故曰仰觀條理隱顯可各味非身親遍歷未易周知故曰俯察

大過四陽在中小過四陰在外獨立不懼遯世無聞非剝中之操大過人者不能若考父之過于恭高柴

之過於哀晏嬰之過於儉雖不悖乎理特過人之小節耳何也陽雖在中必竟陰勝乎陽也六位時成時

乘六龍位指初上六爻也龍指奇畫六陽也位以時成龍以時乘君子惟其時而已矣我何與哉惟時則

用九無首吉凶悔吝生乎動因其動有不一則吉凶悔吝生焉

不知吉一而已欲以一天下之動而先見於動之微則有吉無凶惟其貞而已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正則吉不正則凶此所以貞則勝非吉凶相勝也天地日月之道不過乎貞此貞之所以勝也故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然則欲一天下之動而常趨乎吉非貞而何

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廣生之不息也聖人之大寶曰位參贊化育所以廣天地生之德也何以守位曰人天地之生人為貴得乎丘民為天子也何以聚人曰財者天地所生之物以養所生之民而理財

三三

正辭非禁之義乃聚人之道也何必改人為仁

乾六爻皆取諸龍漸六爻皆取諸鴻其象頗相似于盤于田皆安地也龍潛于淵飛於天至上則亢以乾本純陽不可以過亢也鴻由于水以漸至上九之六蓋漸卦取其由卑至高三則亢之高也上則巽之高也山與風俱有高義故皆取諸陸所謂鳥之道是也鴻飛必以上為極何必改陸作遠

其決小人宜其決也然必決而和焉斯可也所以九三壯於頄則凶獨行遇雨若濡則無咎若悻悻見於頄而豈處小人之道哉

困上六動悔有悔吉行也凡人困之極者必有悔心之萌可見困亦所自取也因其有悔而改行則吉斯無困矣聖人教人處困之道簡易如此

九六即乾坤也用九見群龍無首乾道變化不可測也用六利永貞坤順承乾代終之正道也雖曰周流六虛變動不居其實用九同六乾坤在我

欲求何思何慮之學者盡觀諸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蟄於此精而明之則神化在吾人者無餘蘊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即作成其知始者也乾以君之

手

坤以藏之即藏其所居者也夫乾元至哉坤元即至乎其大也乾資物始坤資物生即生其所始也乾乃統天坤順承天即順承乎乾也然則乾健坤順若或二之而順即所以順乎其健耳故曰其為物不貳則生物不測真明其不貳者乾坤卦爻之義了然明矣

分之則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合之闔之為坤闔之為乾是縱橫闔闢高下散殊莫非陰陽莫非吾性所固有者莫非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信乎天下無二道也

七日來復由剝而復陽也故取日象七少陽之數至
於八月由臨而觀陰也故取月象八少陰之數起
於一十一為三一二為三三三萬物其數不可勝記
是一者數之始也二者一之交也一與二交而三生
焉精數學者其知三才之一乎

坤六三無成有終文言謂無成而代有終也觀妻之
代夫臣之代君皆不敢居成功而代有終焉又何疑
於地道哉所以學易者一當遵乎彖傳象傳文言不
必別一發義

河圖相生洛書相剋生剋乃天地不易之理圖書不

三五

過畫象以示人耳何必牽扯鉤連以見其同哉至于
在下一點即天一所生之水也原于未有天地之先
見於既有天地之後生剋不同此一點如故圖書不
求同而自無不同玩圖書者盍反而思之

八純卦乾坤坎離皆不相反而震與艮相反巽與艮
相反巽與兌相反也其實震上艮下為小過艮上震
下為頤巽上兌下為中孚兌上巽下為大過所以十
經相對者六相反者十二下經相對者二相反者十
六雖上下經卦有多寡不齊合之則各以十八卦分
上下經也邵堯天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此也

咸臨取感義為是初九咸臨貞吉以陽居陽故曰志
行正也九二咸臨吉無不利象謂未順命也蓋二既
以陰居陽上尚釋而陰尚強且於三之甘臨最近上
坤三爻俱陰亦有未順之象咸而臨之無一毫凌逼
之意則吉無不利苟非吉則未必無不利矣豈順命
之意若哉若曰偏臨則未免倚勢以臨之矣
繻有衣初終日戒繻美繻也初敬絮也以美繻為衣
而敬則為初寧無戒乎此六四既濟戒慎之象也塞
舟之訓未免畫蛇添足

易謂伏羲俯仰遠近而畫八卦後儒乃謂其則河圖

三六

以畫卦不知何擬所以諸說雜亂只當尊聖崇經

乾天也三爻取象曰夕何哉天一晝夜周旋三百六
十五度無一息之停人之法天者亦必曰乾夕惕無
一息懈庶幾人肖天也故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學易者果能精義入神以窺其象變辭占之蘊則利
用安身自不昧於吉凶悔吝之途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生之謂易
也道也神也一也何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必陰陽
會而生不窮神道變易無方體也

人心感應萬變只是幾宜始焉能審乎幾先之哲則

終焉各協乎時措之宜聖人之能事畢矣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君子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惟此而已

小畜兌下乾上歸妹兌下震上二下卦久皆取眇視跛履凶人之象合觀其義自見

九卦益德之裕也益長裕而不設益以興利是益必長裕不設斯為自然之利也益雷風為恒風雷為益惟恒則可以長裕初利用大作二龜弗克違三益用凶事四為休遯國五勿問元吉益雖不同皆無所為而自無不裕者也故上文立心勿恒凶矣長裕不設教人求益興利之道微矣哉

三七

周子太極圖說發明易中根陰根陽分陰分陽之理最為親切定之以中正仁義仁義即吾人之陰陽剛柔中正即爻位中正之意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何必以中正訓作禮智

係辭首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末云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欲成位乾坤中也惡可不明乎易知簡能之學

一陽返乎坤而為復一陰遇乎乾而為姤一復即天地交會變化之生機也吾人之呼吸即陰陽之始復

而其生不息之機其可不反身而求其所以然也耶

由初畫之震歷兌離而至於純陽之乾由初畫之巽

歷艮兌而至於純陰之坤逆以知來也何也知一陰

必至於純陰知一陽必至於純陽皆未來者也由坤

之純陰而反之坎艮原起於一陰之巽由乾之純陽

而反離兌原起於一陽之震順以數往也何也因終

以反歸於始由極盛以反歸於初生皆已往者也是

全圖一也由左觀之陰陽皆逆也由右觀之陰陽皆

順也以圖之半邊陽為順半邊陽為逆恐未然

卦畫從下而起其初無畫也未發之中先天也由一

畫以至六畫乃發皆中節之和後天也形上形下道

器渾融真能默識者後天之畫莫非先天之變化而

莫測者也以初畫為先天者豈知畫既有象即有奇

耦之不齊乎

後天之坎在北即先天之坤位也惟坤之虛有以受

天乾之陽而坎中之陽即乾也乾交坤中而為坎所

以坎為天地之中在天為眾星之樞在地為眾水之

源其在地也坤陰受乾陽為主於主萬化皆從此出

此其所以生而不息乎

帝出乎震固為萬物之主宰神妙萬物即象帝之流

行帝也神也一也

孔門教主求仁仁者人也吾人生、不息一點元陽是也故曰復見天地之心

人之德性本無不明晉大象謂自昭明德蓋大學歟曰自欺慊曰自慊不欺則慊不明則昏故明德在人之自昭也晉進也自昭則有進、不息之意明德不由乎外樂自昭何待於人為

生、之謂易觀頤蒙着土芽復生焉信乎一陽復於坤也否則造化不能芽空中之核君子惡容已於反身之功

三元

玩先天圖純陰為坤而一陽之復即所以復乎乾也何也乾知大始而一陽雖微實所以資萬物之始但子胎母腹中實子之所由生陽胎坤陰坤實陽之所由復是坤復之間其天地萬物之根基乎試觀一日子而亥而亥子之間乃日之所由運也一月朔而晦而晦朔之間乃月之所由蘇也日月且然况於人乎欲極深研幾以握乎消息盈虛之運惟於坤復之間而潛神焉其幾矣

爻象位正當也有四其義各有所指可以類觀復五爻履貞厲履六二卦皆五陽一陰履五爻正與

卦卦相當

否五夫人之吉否亦乾卦在上否五正與乾五之大入相當兌五孚於利兌八月卦也過此則利矣與上爻相孚位正與剝相當中孚五有孚乾如此小畜五爻詞也亦巽卦在上位正與小畜有當相當不然何其辭同而意亦相似也

乾初乾龍勿用時乎潛而勿用非終不用也文言龍德而隱者也霖雨天下龍德也在人即天德也初之潛、天德焉有天德者必以仁天下為心時乎在下不易乎世不獲以有道易無道而不成乎名遯世無

四十

問人不見是亦無問實未忘天下也樂則行憂則違確乎其不可拔者潛龍也若止曰不為世俗移易其潛隱之操則果哉末之難矣豈龍德之隱哉豈乾陽之潛哉學潛脩者宜法乎乾焉始得

利涉大川詞一義殊訟不利涉者坎在下故云入於淵也需取往有功之象同人取乾行之象蠱取往有事之象大畜取應天之象益取未道乃行之象渙取東木有功之象中孚取東木舟虛之象需同人大畜困乎乾蠱益渙中孚困乎巽其餘各爻象利涉不利其義亦當因爻以求之

天氣暖則萬物暢茂天氣寒則萬物凋凌坤道承天時行如此又何疑于利牝馬之貞乎

各卦爻向外曰往向內曰來故泰曰小往大來否曰大往小來凡內外上下往來即此可以例其餘矣

二陽在下為臨二陽在上為觀：即臨之反卦可見臨至八月有函即觀也必何取趣之二陰另生一義

臨二陽在下十二月卦也觀四陰在下八月卦也文王之時觀為八月未嘗改月可知矣孔子說卦兌正

秋也未嘗改時可知矣復至日閉關以一陽之月為冬至周末改時改月於易可明証矣然則三正迭見

謂改時改月者盡據易以析之哉

陰陽相錯斯有文章坤三含章曰陰雖有美五黃中

美在其中曰文在其中矣其陰居陽位也總是利牝馬之貞意

蓋五爻皆取幹父母之盡獨上爻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蓋君臣義合不合則去臣道然也子道則無時可高尚者

坎本陰至上而險極故凶離本明至上而明極故無

改邑不改井卦上三爻本坤：有邑象初爻之陽

上改五爻之陰而為坎是改其邑矣然五本陽位而九來居之陽乃井中之泉實未改乎井也故曰乃以剛中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人至垂老日暮途窮不鼓鑿而歌則大耋是嗟總是凶道豈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

少懈歌與嗟何故於死所以學貴及時自勉觀於否泰利復損益大始豐旅既未濟人其可以強

盛自恃以困窮自催沮乎消息盈虛無往不復修身以俟人之道也噫天道且不能違況于人乎

郊之外曰野同人于野無親疎無遠近一卦之同也

同人于野郊雖不泥於親未免偏於近此一爻之同也故曰志未得也未能通天下之志耳謂于郊無與

同者奚其可河圖體圓象馬身之旋文也故曰圖洛書體方象龜

身之甲折也故曰書今書體亦圓與圖何異有謂圖圓象天書方象地亦是

先天後天圖聖人不得已而并圖之以盡其造化之妙或分為體用亦可或謂其出于伏羲出於文王亦

可但謂後天退乾坤而任六子則非易以明變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

相易若必謂其卦自其卦變來其爻自其爻變去未免大拘滯矣程子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六十四卦皆乾坤之變庶乎近之

玩六十四卦橫圖始復居中可見聖狂之分其成起於理欲之一念也虞廷危微之旨嚴矣哉

觀古之儉德明夷之用晦豈君子之守亦有時而變哉用行舍藏安身利用貞吉無咎易之道也

知以藏往：有迹也神以知來：無形也聞見之知藏往之智也德性之知知來之神也純用德性之知者其中常虛：則圓而通而見聞皆其所用純任見

四三

聞之知者其中常實：則方而滯而德性反為所昏惟以此洗心退容庶幾神智無全

邵子月窟天根之詩所以形容始復者最為明切閑往閑來豈以閑為尚哉造化消息之自然一毫着力不得也

論人身之坎離若有涉於玄門之說然離為火坎為水身中之火日上炎水日枯竭又可於易學而忽之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震動有憂惧之象離明有日中之象勿也宜也聖人處豐之道

聖人設象立卦係辭而易之形上形下者具在目前也惟人自神明而默成耳然不徒明而必曰神不徒成而必曰默不徒信而必曰不言易其可易言哉

知乾坤之所以分知乾坤之所以合其于知行內外休用謂之一可也二可也若於聖學中謂此乾道也如何而立體如何而達用何為聖人之學何為賢人之學豈真知乾坤者哉

迷復非迷而不復也即如明心見性修心鍊性之教豈不是求復而失其道哉故曰反君道

四四

賁剛柔分即天文也日月星辰之躔次不齊天之文也即其纏次而時序可知即其薄食流宇而天變可知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人文乃天叙五典五典五教天秩五禮五祀五庸儀文之明備品節之嚴肅即文明以止之義也以此典禮昭示天下燦然有文而不亂截然得止而有常則治化成矣故曰觀乎天文以化成天下其實人文成於下則天文應於上天人豈二乎哉

先天圖發明自邵子始儒者多疑其傳之異教中非聖學也常潛心玩之一陰一陽皆天地造化之自然而然者盈虛消息豈容一毫人為安排布置之哉且

說卦人皆信其傳自孔子無疑矣以天地定位一章合之先天圖圖以動之一章合之先天方圖帝出乎震一章合之後天圖俱毫髮不異果孔子發明圖之義乎抑邵子輩為此圖以詭合孔子之言乎噫造化法象本是如此義孔且不能增損之也况邵子乎冥豫冥升皆取昏冥之義亦近似矣若連下文玩之冥豫成有渝無咎冥升利不息之貞果可以昏冥釋其義乎

噬嗑六二滅鼻：中象乘初剛以噬柔故有失其中道之象

四五

真能學易者雲雷山泉之象莫非我之學也易學不明則壯趾民腓成股滅鼻濡首剥膚近而一身且不

能知易可以不學哉

訟取九五之剛噬嗑取六五之柔何歟訟者獄之未成者也非剛中不能大畏其志噬嗑訟之已斷而用獄者也非柔中不能矜恤其情但用獄貴當而無訟尤難觀訟五元吉噬五無咎可知矣

河圖洛書五行之位數雖不齊而一點居下無二致也非強合也真陽起於一者不可得而變也

類族辨物君子同入之道也所以處睽者以同而異

斯可以合睽處未濟者慎辨物居方斯可以濟也若曰合體而性不同異物各居其所則終於睽終於未濟已爾君子顧如是哉

晦朔一月陰陽之交也亥子一日陰陽之交也人身中晦朔亥子之間與天地同苟不能握其始復之樞安足為陰陽之會

困於株木株乃木之根也木根不平而坐於其上則臂受其困况初六最下臂也株也皆取初下之象若謂株樹無枝葉於象於義皆不當

四六

乾九五之大人乃位乎天德者也所以聖作物覲聲應氣求水火燥濕雲龍風虎不期然而然者其天同也何也乾德中正斯人亦天也故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况於人乎

噫德必合天斯為天下之至德人必具此天德斯為天下之至人君子自強不息正思以達天德也故曰聖人之學本乎天

豐二往得疑疾者適以遇乎震也震動而不寧故往而疑五來車有慶者適以贊其明也離中文明故來而車上下往來可不慎哉

艮二雖中正而久位皆陰力不足以極三故心不快

三不中而爻位皆陽力足以自肆故艮限列黃龍薰
心二不及也三大過也是可以觀止之道矣

巽一陰在下以小而通故有小亨之象惟宜卑順上
往以巽入陽剛故有利攸往利見大人之象可見小
指陰大指陽也所以彖曰柔皆順乎陽剛是以小亨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孰謂巽之一於柔哉

既濟離下坎上未濟離上坎下三爻四爻俱云伐鬼
方坎險有鬼方之象離為戈兵有伐國之象可見伐
之者皆離伐坎也豈三四本爻之力所能勝哉三年
克之總三爻全卦之力也小人勿用戒陰柔也有賞

四七

大國主陽剛也而兩卦同發斯義於三四爻者以其
位相近也所以玩卦爻當會通其全卦大旨

坎四尊酒簋載用缶納約自牖謂六四當此坎險之
時用此以通于五剛之主可也故象曰剛柔際也剛
柔苟得相際于險難則在誠不在物雖納約自牖亦
無傷尊酒簋載用缶即損卦二簋可用享之意納約
自牖即睽二遇主於卷之意且四五相比而四陰位
正致坎原不由四故終無咎

兌說也順天應人說之何其大也剛中柔外謂之何
其正也惟其剛中而柔外此所以順天而應人可見

兌本以一陰在上成卦而聖人有取於剛中豈聖人
故為是說以教人哉三五本剛而中也聖人不過發
明兌之所以為兌有如此耳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若分言之也其實坤索諸乾而
長男為震中男為坎少男為艮乾索諸坤而長女為
巽中女為離少女為兌自天地之大以至蟻蠆之微
陰陽剛柔大小有定人徒見男女之分耳不知乾坤
之所以相摩相盪相繆變化一木於二氣之合也况
男女雖分陰中含陽：中含陰實有不可得而分之
者乎

四八

以卦言之未濟不如既濟之盛也以爻言之六五不
如九五之正也以辭言之既濟之九五不如未濟之
六五爻象皆盡善者何哉既濟坎陽之中實克然盛
滿以自恃不若未濟離陰之中虛歛然謙光以圖安
也玩卦爻者可徒泥於剛柔之位乎

觀一卦二陽九五陽已得其位矣上之陽祇觀其生
焉觀五之初生也特上亦同德之君子故無咎而身
不為世用所志果如此而已哉故曰志未平信乎志
大學者欲明：德於天下必大觀在上下觀而化此
志庶乎其少慰耳象曰位不當者十五如履三否三

豫三臨三大壯五晉四睽三夬四萃四震三豐四兌
三中孚三小過四未濟三或陰居陽位或陽居陰位
故皆不善

復六二獨取上九元吉何也以卦言之柔復利以人
言之上履下也一卦惟上之陽剛與三之陰柔相應
故自視所履以考其祥而周旋之間悉中禮度此所
以元吉大有慶也君子常視其所履以自考故率履
迪吉雖象辭繫占成於聖人實非聖人所自為也天
也所以天生神物聖人不過則之而已天地變化聖
人不過效之而已天垂象見吉凶聖人不過象之而

四九

已河出圖洛出書聖人不過則之而已凡畫象係辭
而斷吉凶一皆發明天道以昭示斯人焉耳曾有一
毫作為增損其間哉是故知聖人之易一本乎天所
以學莫要於法天

觀古太極圖陰陽混沌總是一圖即所謂易有大極
是也黑白兩分即所謂兩儀是也以黑白各分自有
多寡即四象是也純白處即乾象純黑處即坤象坤
畫而白漸生焉即震象乾盡而黑漸生焉即巽象黑
中含白白中含黑即坎離象白上微黑即兌象黑上
微白即艮象所謂八卦是也殆不必分裂補贅而太

極兩儀四象八卦生生化化無盡藏者具在一圖之
中矣然而識之妙不可言

井中龜救漏坎在上耳故二由甕救漏不能汲水於
井谷射鮒無與也即卦辭羸其羸之意

始五乾陽中正不過初六之陰初陰最小五位最高
本不相及惟以上而包下則謂以杞枹爪之象以下
而承上則謂有隕自天之象由五位含章中正無所
偏係故其如此

卦爻必欲執著以五為君位至如坤五黃裳元吉明
夷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變通不去故曰惟變所適

五

蹇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以陰居陰應當坎險雖
蹇而又蹇實匪其躬之故也何也蹇本非二所致故
曰終無尤也

王臣當蹇難之世盡瘁捐軀奮不顧身其說正其義
精但於本爻觀象玩辭俱無此意所以卦辭爻辭當
依象傳象傳不可以好道理慢空遮過

大壯六爻取藩象者三藩即卦之分隔處也蓋陽氣
止於六位三爻為下卦之藩上爻為上卦之藩所以
三上俱象觸藩四則藩決不羸矣通六爻而玩之象
亦可以意會

萃以二陽為衆陰所萃然九四必大吉而後可以無
咎者蓋位本不正徒與下卦衆陰相比而萃故曰位
不當也九五徒以有位而得無咎者蓋以陽剛之位
而萃衆陰且為九四所間匪出於德之孚信故曰
志未光也信乎欲萃天下之人心者非有元永貞之
德則不可

讀易雜記卷二

乾坤毀無以見易蓋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
繫辭以盡言變化鼓舞以盡神皆所以明乾坤也何
也六十四卦陽爻皆乾陰爻皆坤乾坤非易之經乎
乾坤列而易立其中乾坤毀而易不可見所以聖人
不特不立象設卦係辭以盡其形上形下變通之道
耳然則乾坤不明欲以學易也難矣哉
乾坤以易簡而定位於上下聖人以易簡而成位乎
其中吾人欲參三才而兩之舍乾坤之易簡何以為
學也

五二

豫作樂崇德是德也即人心之大和上帝祖考之所
同也是故曰樂以宣其和而薦之郊廟祀天子國丘
以祖配之專一也祀帝於明堂以親配之親一也禮
於此乎行樂於此乎奏禮樂豈二道哉

觀反對卦寒解後損益則兌巽與震艮合其始則兌
巽與乾合萃升則兌巽與坤合困井則兌巽與坎合
革鼎則兌巽與離合夫巽兌皆陰也一連十卦皆兌
巽用事下經多陰卦用事也不然信歟

元亨利貞四字分之分仁義禮知四德合之只是大
通而利於正也其實總是贊乾坤德實有是德者不

待分之而森然條理之不清不待合之而渾然融微之無間得意忘言何事區：於名義之疏釋也

訟五乾剛中正二應五四比五故皆云不克訟况二

四皆剛居柔位非克訟者

困剛揜也二五皆剛皆為陰所揜二用享祀五用祭

祀何也陽剛中正皆可通於神明雖困於陰而用是

可以祀祭之即所謂困而失其所亨是也

晉象明出夷象明入得其象而自昭用晦不待釋矣

升上六利不息之貞皆善辭則其升亦當以潛修默

進其德者纔辭意上下相貫若云昏冥不已又何利

於不息之貞哉

中孚九二言鶴鳴子和物且中孚矣我有好爵吾與

爾反靡之而不相孚焉可以人而不和焉乎反言以

詰之正見其同德相孚也所以象曰其子和之中心

願也釋此一句而下句文義不待解矣况二五中隔

二陰亦有靡之之象何必改靡作縻

中孚二爻至誠足以動物申中以達外也上爻未免

虛譽徒隆實德則病矣觀之鳴鶴翰音之象亦自明

白

觀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中庸導德性道

問學不可以存心致知分屬也明矣

巽乾為小畜陰起於巽陰本小也艮乾為大畜陽終

於艮陽本大也

漢之五上俱以坎水在下有汗血之象渙之者巽風

也故五為汗渙上為渙血

師一陽在二自南而向北有征伐之象比一陽在五

自北而面南有朝會之象以兩卦並觀其象昭然

咸曰貞吉貞即係辭一致同歸處也但上下三陽相

比有朋從之象憧：往來則不貞矣

一陽生七日來復也日出於東故復卦于震取象乎

日四陰盛則八月有凶也月出於西故臨卦於兌取

象乎月

恒卦六爻惟九二以剛居柔固可久中六五雖以柔

居剛而位則尊矣豈夫子制義之道哉至於巽在初

則愈浚而深震在上則愈振而動此恒之所以無定

在也

水火為井坎陽在五井水欲其溢也以二視初陰中

虛有漏象火木為鼎離陰在五鼎欲其虛也自四視

初陰耦有折足之象

萃以兌坤成卦秋成則萬物畢聚故可以假有廟用

太姓

人心戒慎斯言笑皆中天則故象曰後有則也

新以巽艮成體巽東北艮東南或以三上二爻分南北二陰為鴻飛雲衢之象亦通

兌正秋也八月為兌五音律中夷則曰商故四爻四商兌九月為利故五爻曰亨利是兌卦又皆以時取

大過初上二爻俱陰柔四應初而棟隆者得白茅之藉也三應上而棟橈者由減頂之涉也所以卦詞棟橈惟九三一爻當之

習坎維心亨心本善也習於善則善習于不善則不善矣何坎卦一陽之陷由重習也

王五

習教事其慎習也如此故伊尹曰習與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玩卦又象象俱諄以習為言豈無意哉

離象柔麗乎中正故亨所以六爻惟六二黃離元吉孰謂卦又象象各一義哉

損卦損剛益柔有時益卦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二卦皆以時為重何歟下兌上艮為損萬物說言乎兌成言乎艮秋冬收藏之時也下震上巽為益萬物出乎震齊乎巽春夏生長之時也損益以時天地且然况

人乎哉

吾人之能知即乾坤之易簡何以見其易知而簡能乎即孟子所謂孩提知愛知敬能愛能敬即中庸所謂愚夫愚婦與知與能是也率是知能之良而愛之敬之則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者咸倫於德性中矣何必感人之及物而後見其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耶

大之德業本備於易簡之知能乾坤非大也吾人非小也參三才而一之者此也何易簡如之始陰始於巽復陽始於震始陰窮則復於下而為震

王五

美樂之角音屬震故上爻取始角之象

樂音角屬震徵屬離商屬兌羽屬坎故兌之四爻曰商兌兌為正秋此爻正當商位始一陰在下震一陽在下兌始上爻九陽窮則必變而一陽在下為震矣故上曰始角即此可見八卦八音本一致也作樂者孰能外此以為律哉

順乎天而應乎人兌象發明兌說之義革卦亦兌在上乃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可見天人皆悅此革之所以當也

乾九二君德即乾以君之之義在國為邦君在家為

嚴君在身為天君惟九二乾德中正具此君德也

蒙以二陽成卦二得中則能包上過剛則能擊况所

包所擊之蒙雖指各爻之陰然蒙在二尚可包至上

則蒙之極矣不容不擊亦當會通其義

蹇五曰大蹇上曰利見大人陽本大也在五則陽陷

陰中在上則利五陽以濟蹇也

家人九三以剛居剛而過剛不中有家人嗃嗃之象

密比三四兩柔之間雖嚴於家人而狎於妻子又有

婦人嘻嘻之象若玩其詞而不觀其象則嗃嗃嘻嘻

特聖人設為是詞以為占者之應耳豈易之道哉

五七

旅五射雉一矢亡謂六自三而進居於五射雉也九

自五而下居于三一矢亡也終以譽命謂旅本尚柔

六五以柔而附巖於上九之陽必有譽命故象曰上

遽也離卦亦取上爻此可互觀

既濟初吉柔得中指六二也終止則亂其道窮指上

六也始以柔而成治終以柔而生亂皆指卦象而言

况既濟則人之怠心易生而止之一字聖人儆戒之

意至矣

筆用黃牛之革在初則尚不可革乃取鞅固堅革之

義故象曰不可與有為也夫以變革之卦久而以堅

革不變為言易其可以膠固論之哉

噬嗑四利艱貞吉象曰未光也五曰貞厲無咎象曰

得當也後儒乃云周公取四孔子取五何其謬哉即

又象觀之四噬乾腫得金矢五噬乾肉得黃金此四

之所以艱而未光五雖厲而得當也孰謂二聖有二

義哉

剝象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剝七日未復天行

也剝復皆天也然順而止之動以順行得非人之所

以奉天道乎

五音二十八宿角屬東方震位晉上爻取象晉其角

五八

謂晉之極而西沈者必將升於東也始上爻取象始

其角謂始之極而上窮者必將復於震也角象同而

義則各有所指

噬噴噬賁豐旅中孚易五卦大象皆指刑獄言者何

蓋獄未明利用威獄既明利用止故震以威之艮以

止之而前四卦則皆取乎離之明也惟中孚議獄緩

死必如巽風光澤斯可以孚民心而活民命聖人教

人盡心於刑獄也至矣

恒六爻皆應道之常也然立不易方是以不易為恒

恒久不已又以不已為恒恒豈易言哉通於恒之義

而不已不易斯利有攸往久於其道矣

六十四卦皆象也剥泰獨言觀象者豈觀而體之之謂哉蓋陰之變陽在觀卦已然四陰二陽為觀八月之卦也五陰一陽為剝九月之卦也君子慎陰之變陽其所以順而止者在觀象已得之矣若曰觀諸剝象而後順止既以剝之矣又何順止為哉

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總以帝字冠之觀下文曰萬物出乎震則不當以帝出為文也明矣但既曰帝而又曰神妙萬物何哉帝以主宰言神以流行言一而已矣

五九

七卦皆以方言兌獨云正秋者舉秋而四時可知兌不言方而為西方亦可知也况兌云正秋而首云帝出乎震則時當首寅而周家未嘗改時改月又何疑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近指而文相比言也觀卦爻相近而情不相得者必有害則人之立已待人可以自省矣

蹇二王臣蹇：由五爻坎陷王已大蹇而王臣蹇：由此故也所以云匪躬之故

龍一也潛見躍飛各以其時鴻一也于磐陸陸必以其漸爻必假象以盡義雖同一卦也同一取象之物

也六爻象義其可以或混耶

觀上下經所由分見六十四卦次序乃造化一定之序非聖人有意以安排之也雖曰卦序本之文王要亦據伏羲之圖以次序之若曰文王有意尚乾尚坤夏尚艮皆出於人為知易者不然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有象之象且未之明至於象外之象非知幾其神者安足以語此

畫起於一而一之所由起者其誰知之造化之妙昭然天地間人特弗之悟耳

六

觀其機如此九五之大人其即天乎

陽在陰之下故有聲而為雷陽在陰之外故有光而為電所以噬嗑與豐皆取雷電之象觀之震離卦象與雷震字義皆然

水旺於冬觀冬至一陽未復而天一生水即此可見仲冬水泉動非陽動而何

河圖一六居下水潤下也二七居上火炎上也三八左水旺於東四九右金旺於西五十位中土也造化

本是如是豈聖人以己意為之圖哉

周禮縣治象之法於象魏是古人於治教政刑俱有

象以示民也聖人設象於易而後學乃思之何歟
乾為馬坤為牛乾為首坤為腹乾為天坤為地人知
聖人立象以盡意此類是也孰知有形無形之皆象
乎何也乾健也三畫皆陽非健之象乎坤順也三畫
皆陰虛中以從陽非順之象乎震一陽起於二陰之
下故其象動巽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象入坎一
陽陷於二陽之中故象陷離一陰附於二陽之中故
象麗艮一陽安於二陰之上故象止兌一陰見於二
陽之上故象說惟信得健順動入陷麗止說皆是實
象則聖人立象盡意之教其庶幾矣

二

坤四括囊蓋坤陰虛受有囊之象六四以陰居陰又
為重陰之始故為括囊之象括則囊之所受者慎之
而不出矣所以象曰慎不害也天地閉賢人隱即括
囊之意文言亦曰蓋言謹也易知微於重陰如此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卦辭與小過六五辭同
在小畜象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在小過象曰密雲不
雨已上也可見陰小也以小而畜大以小而過乎大
皆為不雨之象故尚往已上皆自陰言惟其往而上
也陰不從陽安能得雨

坤五黃裳元吉蓋坤德本下六五柔居尊位而能下

人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也黃正色裳下
服也下而得正非君德而何

易不可以有無言也雖曰易本無象聖人即有象者
以明之惟以有象而會其無象之意斯善於易也

明夷六二漢初六皆取用極馬壯之象蓋陰柔固所

當極而明夷之九三漢之九二陽剛皆足以拯敝陰

柔況當明夷漢散之時而柔極於剛順之道也故六

二之吉順以則也初六之吉順也其象義亦同

始初羸豕孚蹢躅即坤初履霜豕至之謂也履霜

必至於堅冰羸豕必至於蹢躅初陰其可以不謹乎

水火一也而陰陽分焉山下出泉水之陰也天與水

違行非水之陽乎天與火同人陽火也澤中有火則

陰火矣以水火分陰陽而不知水火之各有陰陽可

乎

各卦爻亦有取於反對之義者如龍戰於野指對卦

之乾也如至於八月有凶指反對之觀也如不遠復

即反對之上爻是也如係於金柅即反對之上

爻是也此類頗多不可不察

履以六三成卦眈視跛履：虎噬人武人為大君此陰燥妄動之象也素履幽人皆處六三之下故獨行顧本自亂皆素位不顧外之意

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所以坎離得陰陽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中一陽之上下巽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離繼而其用行

坎離之水火陽在陰中陰在陽中也既未之水火陰在陽上陽在陰上也坎離者水火之所以立其體既未者水火之所以致其用體用可以一定拘之哉

觀水火既濟見乾坤之體為不易觀水火未濟見乾坤之用為不窮妙矣坎一陰一陽之道哉

卦畫於伏羲非伏羲故為之象也萬象本如是而伏羲畫之耳文周故為之辭也卦爻本如是而文周贊之耳孔子十翼非孔子故為之翼也卦爻象辭本如是而孔子翼之耳真知天地之化育者始信四聖一毫增減不得

大明終始終知有畫之後易道屢還原始要終終知無畫之前原自有易

圖書易卦皆起於下之一一者何也造化之真精也

吾人之獨也萬事萬物皆從此出非慎獨知君子其孰知之

天一生水氣初動也至地六成之則有質矣人之慾念一萌氣已動矣至於成精則不可返也可不慎哉是故玩圖書者須反諸身

一者生數之始六者成數之始一六圖書之始有一即有二三四五而生數全然有一與五即有六而為成數之始矣可見氣為生之原質乃成之象也

觀冬夏至則知子午為天地之中觀春秋二分則知卯酉為日月之中此易之所以貴中道歟

水生為天一而地二之火即水中之熱氣所由生也知此者始可語造化之生機

金生水木生火人祇見有生之後木為火之母水為金之子也抑孰知有生之初木金特水火之餘哉

咸六爻取象於身惟四主乎思苟朋從爾思且不足以感人况拇腓股肱輔頰舌哉必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故曰無思本也艮六爻俱取身象惟上九敦艮

吉意與咸四同

乾坤統六十四卦而渾淪於太極之中者造化之全體也垢復各分三十二卦而闡闢於太極之中者造

化之生機也窺其全體握其生機斯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經綸而不立本務外之學也經綸立本而不知化育執一之學也假年學易其庶幾乎

巽兌陰卦也巽成卦在初兌成卦在三而初三爻辭俱未善何執巽以陰入陽兌以陰說陽且二爻俱陰居陽位故初不如四三不如上而其所取者反在二五之陽爻

洗心退藏於密非淪於無也吉凶與民同患非滯於有也聖學體用一原自不相離

乾為老陽其數九坤為老陰其數六乾用九坤用六用九用六變化無窮

一三五皆天生數一三五成九純陽也故為老陽二四皆地生數二四成六純陰也故為老陰用九用六易也然天地生數實本之河圖參天為九兩地為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洛書縱橫數皆十五九六參兩天地亦合為十五之數是為參五惟參伍以變則老陽變為少陰其數八老陰變為少陽其數七二少錯綜所變七八數合十五亦為參五故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河圖雖曰參兩然其中五也一合四為五三合二為伍非參伍歟五合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為十五非參五以變歟洛書雖曰參伍然其中五也合一三七九數皆為奇非參天歟二四六八數皆為偶非兩地歟所以河洛亦渾合有始知其變合體用之妙

河出圖洛出書此乃天地兩篇真文章也特假靈物以洩其秘而聖人則之耳欲窺天地之道使不明圖書之旨一切皆強作耳又可以人為意見強合之哉

河圖順而右轉以相生洛書逆而左轉以相剋順則化機暢而萬物各遂其性逆則化機斂而萬物各歸其根此河洛之圖象雖二而生剋順逆乃其造化之必然者其理本至一也有河圖必有洛書得非一時並出者乎

著之德圓而神、以知來卦之德方以知知以藏往方圓往來豈二致哉非著則卦何所畫非卦則著何所為信乎易不可以有無言也

河圖體圓而用方洛書體方而用圓先天對待而未嘗不相錯後天流行而未嘗不反對包括之者古太極圖也合而觀之方圓動靜陰陽剛柔生剋順逆消息盈虛具在其中而聖人相傳心法精一執中博約

一貫經論立本而知化窮理盡性以致命俱從此出也

夫道一而已矣非太極之外有先天先天之外有後天非太極先天後天之外別有河圖洛書也真知至一之妙者則知諸圖皆天地自然之化育非一圖所能盡者也彼必欲牽扯強合適以二之矣知此始可與語易

乾九二大人位乎下之中也而曰君德九五大人位乎上之中也而曰天德合而觀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其學知而利行乎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其生知而安行乎君德至矣德而同天神矣哉

初雖潛也樂行憂違潛而不失其時也上雖亢也知進知退亢而不失其正也

陰陽剛柔分而後爻象著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因爻象而知吉凶也爻象未成何吉何凶

太極先天後天皆象也而卦則有以盡其象大衍河圖洛書皆數也而著則有以盡其數天地萬物孰能離象數哉玩味諸圖天地萬物備是矣

河圖之數五十有五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合之其數百而天地萬物生變化備是矣故聖人因著數百筮

而為之大衍正所以教人窮盡天地萬物變化之道也

聖人觀乾河洛而大衍先天後天自與之默合豈一教法而為之哉

節初九不出戶庭象曰知通塞也上係曰亂之初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是以君子貴慎密而不出也即此觀之言行皆當節之於初也彼執一說者安足以與易哉

後天八卦方圖即圓圖而方畫之便見震兌坎離乾坤艮巽其爻之陰陽奇耦一一相對且其中有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反對之象而否泰損益咸恒既濟未濟之義亦於此可觀焉易之反對本諸此

古太極圖兩儀四象八卦昭然靜極復動坤生乎震動極復靜乾生乎巽六十四卦皆從此出也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亦皆其中變化之妙

坎陽之中也乾坤後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坎與震艮乾坤交雜曰勞乎坎而坎之中陽用事所以為上古純麗之世也至小畜履則巽兌偏陰與乾交而文理生焉即此可以觀世道矣

上經首乾終坎否泰則乾在坤之上下剝復亦震艮

在坤之上下皆陽為主也下經首咸恒則兌巽偏陰居其始矣其中夬姤亦巽兌在乾之上下豐旅則離在震艮之上下而既未濟終焉得非陰用事乎觀上下經陰陽之義亦自了然

八卦陰陽各半而陰陽之中止坎離二卦偏陰偏陽則震巽艮兌四卦矣何怪乎中行難得而世多偏駁之氣乎

河圖順轉以達生機洛書逆轉以歸化元細玩二圖化生無窮活潑地一比擬之而化機反死矣

乾坤交而為泰天反在於地之下坎離交而為既濟

火反在於水之下人孰不欲泰而欲濟乎好上人者

即此可以自省

觀後天方位乾統三男於東北萬物由之以生也坤統三女於西南萬物由之以成也陰陽化機豈語言所能盡

日月往來一寒一暑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莫不然也

純陰純陽為乾坤陽在陰中陰在陽中為坎離此日月所以運行天地中而寒暑晝夜皆日月之往來為之也陰陽生生孰得而測之乎

即古太極圖以觀先天八卦順則三陰三陽皆自外之內逆則三陰三陽皆自內之外聖人亦不能於此增減得一毫

乾坤果有終始乎乾知始坤代終皆自萬物言也乾健坤順至德也乾亢有悔坤先則迷悞以終始豈欺我哉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中折解之時大矣哉可見天地之解必以時也否則雷雨作於秋冬閉塞之時可以謂之解乎惟以時而解此所以得衆得中往有功也

自強不息德可久也厚德載物業可大也用九用六何易簡如之

乾知大始坤以易知此知之所自來也彼以靈明明分別是非為知之者視乾之知始為何如雖然何如萬物資始而無一物混亂錯雜又未嘗分別不明也時宇靈明覺照為知體者不足以尽知始之乾耳孟子言良知而必曰不慮意蓋如此

漸初干二磐三陸在下之鴻也四木五陵上陸在上之鴻也六爻亦有漸進之象

甲折有始之義也庚革有變之義也已信之義也

各圖卦又取象

神而明之乾知大始也然而成之始作成物也彼明以察識成以強作豈易之教哉

節一也甘則吉苦則凶五中而上大過也

旅二得童僕柔而中也三失童僕剛而過也四得賓

斧剛居柔也五終譽命柔居剛也初雖柔居剛而過

於卑上雖剛居柔而過於亢是可以觀旅之道矣

同人本以二爻成卦象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且

二五剛柔俱中正是以大同指一卦言也二爻於宗

係於初三之同體故各五爻號咷為四三所隔故必

大師克之而後遇皆指本爻言也或卦善而爻未必

善或卦未善而在二爻則善皆賴此

明夷六四與上同體故有入之象醫家切脉心居腹

之左故象入左腹獲明夷之心惟知其心意知明夷

之極也不得不出門而衣之矣初之不食而行異性

之卿伯夷太公是也四出門庭而去貴戚之卿微子

是也五則為箕子之狎狂也故彖亦曰內難

噬嗑爻中所云膚腊而乾腠乾而滅鼻遇毒皆順中

有物之象

純而不厭易難不厭難恒則一而固矣聖人思見有

恒豈徒在於質之美哉

大壯九三過於剛也君子或為乎非禮之礼非義之義故用周小人則不顧礼義而為之故用壯

陽一也也在乎五陰之下則為復在五陰之上則剥矣

陰一也也在乎五陰之下則為姤在五陽之上則夬矣

人孰不喜始復惧夬剥也只此可以自反

大明終始四句乃承上起下之詞資始流行其始也

變化各正其終也必大明其終始而時成時乘斯可

以御矣

乾元用九神妙萬物執一廢百惡足以語聖學

天本上地本下也乾下坤上則為泰坤下乾上則為

否火本上水本下也離下坎上則既濟坎下離上則

未濟焉真悟此者可以常濟而常泰矣

知易則睽蹇困否莫非順境否則鳴豫豐屋既濟濡

首其自取凶咎者不少

一陰一陽生、不測八字足以該易

精氣為物游視為變識此則乾坤在我成位乎中

振恒凶何也卦至上爻有終而收之之義爻位俱陰

常守不變凶之道也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玉振

終條理也註曰振收也小雅采芣篇曰振旅闐、其

義同若謂振者動之速此爻無此象

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即一戶而乾坤闔闢變通象器法神具見之矣與子思子鳶飛魚躍察於上下同

一陰一陽乾坤是也根陰根陽始復是也陰陽互藏坎離是也故君子允執厥中

乾卦中統天御天先天後天惟善體乾者能自得之六十四卦皆乾坤之變也坤即乾之變也乾六爻即

初畫之變也故曰周流六虛惟變所適

盈天地間只是二而已活潑一地一毫執着不得

易曰洗心退藏於密詩曰夙夜基命宥宥是密也其生之原乎

有翼木而離火生焉有耳目而聰明出焉觀木火亦有耳目聰明之象

陽本上也而震雷在上陰本下也而巽風在下此所以為恒而大象取不易之義震雷陽也而動乎下巽風陰也而入乎上此所以相益而大象取迭改之義否則恒益何別哉

聰明出地上晉明入地中明夷彼謂日月之行不由地下者盡於易之大象求之手

損下益上損是由損三以益乎上也故三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上曰得臣無家損上益下曰益是由損四以益乎初也故四曰利用為依遷國初曰利用為大作觀象玩辭聖人豈有意為之象有意為之辭哉否之匪人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

陽之動本之下也故震六爻以初為主而爻辭莫善於初陽之止在乎上也故艮六爻以上為主而爻辭莫善於善上反對象義其何忽諸

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故乾坤中自是生生不息非乾坤則不能生生非生一亦何以為乾坤哉形上形下在人觀其會通焉耳

坤非乾則無所本乾非坤則無所寄其象則二其本則一觀男女合而子生則有象者可知矣吾身有無象之乾坤焉一手二乎宜默識之

坎水離火盈天地間無一物無之無一息無之中和未育將發之誰也

人生所需惟飲食宴樂為最切故需大象與五爻之義同皆實象實事也若曰安日用之常以待時之自

至則又是推出一層去矣

離在天為大有離出地為晉其在人也可以氣習物誘蔽之哉

天地定位一章固皆自先天之體言然天地定上下之位一陰一陽其體不可易矣山澤雷風水火其相通相薄不相射則二氣交相感也不可以觀其用乎

凡物之初生氣也至於成則其形質一定不可易矣水生於天一成於地六火生於地二成於天七惟知水火之初生者斯可以知陰陽變化之妙

水本陰中之陽火本陽中之陰信非截然不相關矣

然既有形質之後水之始迄終涸孰涸之也火之始迄終滅孰滅之也水火相須真有一息不容間者

頤卦二陽包四陰有口實之象養之義也大過二陰四陽有棟撓之象居之義也聖人序卦故非有意取

象居與食也觀象玩辭自有通相字者

正位凝命象諸鼎蓋必木火相乘而後鼎鉉為有用必文明化成而後天命為不虛象之意味遠矣哉

豫六五貞疾恒不死其所以疾者柔乘剛也其所以疾而不死者五位中也然五柔乘四剛非貞乎五本中位非常乎苟不貞不常則難乎其疾而不亡矣一

字一義其味無窮

蠱上九不事王侯蓋五位以下乃王侯也上則出於事外矣且艮為山有高尚之象艮為止有不事之象山下有風蠱而此爻在山之上矣故不以蠱象之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名雖八其實則一也自一而八而六十四以至盈天地亘古今何可勝窮哉

偶見風雷震動源溢於大空之中因思君子遷善改過之勇惟其心之虛也虛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河江其孰禦之

天下何思何慮聖人非教人不思不慮也思慮百端

其致則一往來屈伸其利則一於此了澈易斯過半矣

易雖詳言天地之造化其實只是欲人神明以默成其德行

需有孚光亨貞吉必誠信以相孚必光明而通達尤必得正乃吉此相需之道也非到中其孰能之

坤二直自上下言方自西四旁言大合直方言象曰六二之動也玩味動字則直方大更覺親切知至、之可與幾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夫子庶其庶幾

幾者動之微義者行之著事有終始知則一也始焉知幾其神終焉義之與比又何上下之不宜哉

益自上下下其道太光是初自四變乾下交於坤而為震也故其道大光而損上益下之象有如此

觀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則神明之麗乎人者可知也已

乾為圓為金為玉坤為布為釜皆引伸以推廣易象之類也若一一據此以明易則鑿矣

小畜一卦不雨在上爻既雨者何卦則一陰不足以畜五陰陽爻至上乃畜之極也且以陰載陽亦有陰陽

和而雨澤降之意

中孚二陰在內象中孚而孚以心也小過二陽在內象中實而過以行也觀畫自見

雲上於天需時可待也飲食宴樂亦只是安常待時之意

小畜履相反之卦也小畜在一卦曰家雲不雨在上爻曰既雨既處履在一卦曰履虎尾不咥人在六三

曰履虎尾咥人此可執一論之哉故曰易之為道也屢遷

復見天地之心指一陽在下而言也正見極陰之時

而天地生物之心未嘗息者於此乎見之耳否則謂他卦皆非天地之心可乎

既由書不盡言又曰係辭以盡其言既曰言不尽意又曰立象以盡其意盡乎不尽乎聖人示人之意深矣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陰陽剛柔相摩相盪而萬物為之變化是天地化機一息未嘗停也

吾人語默動靜孰消息之哉細玩易象造化之不可掩如此惟神明默成方能造化自家否則物而不化天地且無如之何也

或問大畜曰人有知處從而畜之而吾之明益通人有能處從而畜之而吾之行益壯隨其所聞所見無

所不畜是為大畜

孔子自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又謂五十而知天命謂不怨不尤下學上達知我其天合而觀之易也天

命也天也一也可以學而不學易乎神無方易無體而有方體非神易也明矣神明易學

者盡反而求諸身家人五上二爻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底如之吉反身

之謂也家人至於感格而交相孚愛非反身不能也

咸愛薰至內外有孚正家人之道盡之矣

家人睽以巽離兌三女成卦家人利女貞而睽亦以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信乎家人睽起於婦人
學聚問辨寬居仁行此所以為君德也所以天下利
見也否則清任和只由不聚不辨且不免為聖之偏
矣君德固如是乎故聖人憺於博學之訓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以知險
簡以知阻可見險阻總歸之易簡矣知險知阻而知
能總歸之知也易知易從而易簡總歸之易也玩其
辭聖人之旨可默識矣
明夷卦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利艱貞晦其明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用晦而明然則善用明
者豈徒在於昭、赫、乎哉
麗澤兌兩澤之相麗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討論惟其
相麗故相潤澤而悅也否則兩澤不相麗離群索居
何相悅之有
頤卦六爻獨以由頤歸之上則上爻為頤之主也明
矣然則初爻含爾靈龜觀我朵頤可獨歸之四乎
頤貴止不貴動震初動於艮止之下所謂爾我觀含
可以意會其始設為二陽爻相謂之詞與
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頤上爻象曰大有慶也初爻象

曰亦不足貴也初雖大而亦不足貴二爻詞意亦相
關
頤四爻象曰上施光也五爻象曰順以從上也六爻
之由上也如此
咸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歸妹說以動
所歸妹也故征凶無攸利是均為人道之始終天地
之大義也而男女剛柔上下其可以或悖哉
去惡莫先自治故夫曰告自邑不利即戒
大人否亨不亂群也不因小人之包承而變節以相
從也故雖否實亨無入而不自得
否六二以陰居陰在下卦之中有能包能承之象陰
小陽大上乾下坤亦有不亂群之象故曰小人吉大
人否亨
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從子至巳從午至亥陰陽
各六故易六畫而成卦
上律天時正是仲尼學易處今人全不知律安得不
犯大過
以象言之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以氣言之陰陽之氣
俱自下而上由地而升雖謂天由地中行亦可觀耦
畫虛中亦自可見

卦未盡易不是先卦已盡易不是後却自是生、不息也

聰明記憶屬之魄呼吸變化屬之魂神以知來魄也智以藏往魄也此却是人身本有之易

觀否泰剝復夬姤豐旅一闕一闕無時不然

乾坤如此其大姤復如此其微旋乾轉坤自復姤之幾始

誠齋易傳於每卦每爻必舉古人一事以實之是易

也可以不著不察偶然相合者當之乎可以竊弄機智者混之乎况易雖無物不有而古人行事多似是

實非何也造化生機或於一卦一爻若有未善其實

變化不測者已寓其中非觀亦陰陽和順道德安足以語此

龍德正中不出乎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學易者惡可別求神化而忽於日用之常哉

性道一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與百姓日用不知者等耳况非仁知之見乎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屯二四上皆取乘馬班如之象皆是以乘乘剛然二

中而四應猶之可也上則屯之極矣况五剝尤不宜

乘故泣血連如

九五飛龍在天真是聲應氣求水濕火燥雲龍風虎聖作物覲親上親下各從其類曾有一毫勉強於其

間哉是大人也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

合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天且不違况於人乎况

于鬼神乎噫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無不混合况天下

有不利見者哉總只是形容聖人天道自然而然之意故又曰乃位乎天德

玩艮象者若以止所為知止以敵應為順應盡併敦

艮之爻而玩其意乎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天地之化育一語道盡

艮四艮其身無咎上敦艮吉渙三渙其躬無悔四渙其群元吉合而觀之可以悟大學之道矣

戰乎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夫乾陽也戰以陰陽相薄為言故坤上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坤上

純陰而戰亦在乎龍萬物資始其在茲乎玄黃者天地之雜正是萬物資始之意

鼎耳革巽上離三四乃交革之地故取革之象一鼎

分而為二故曰失其義也

革四改命吉亦離改為兌之象三四五俱曰有孚皆

根卦辭也已日乃孚之意

損初損下益上非已之事而何惟其視損下益上為已事則其往也不吝不速特在初爻宜酌損之耳若曰已止也止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上此爻果有止事之象乎

不家食吉養賢也養賢即大畜之象可見畜亦不專取止義

一卦六爻須觀其會通方得聖人設象命辭之意若拘定承龍比應則有泥而不通者

復上反君道者何初陽君道也上爻獨遠於初不比

不應而陰居陰位其迷於所復也明矣且復極則反而為陰不亦反君道乎

觀係辭以言行發鳴鶴子和之義只是誠中形外雖謂由內卦而孚之外卦亦可子和亦何必拘定九五

一爻

藉用白茅係辭只以一慎字發之故處大過之初亦可無咎

陰陽氣也道即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氣與理一也下文繼成亦自氣言善性亦自理言大約如此理會則可必欲分之合之則非

吉古悔吝者生乎動者也人處天地間安能不動然天下之動貞夫一而惟貞則一吉之道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深也幾也神也豈犁然為三乎極深而研幾故知幾其神

易為聖人之道四非天下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於斯也然精豈專於一手參伍錯綜本至變也亦豈有所思為者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本至神也是神也非極深研幾不能也何必以精變神分貼四者

惟極深研幾為能神則其占也果專主卜筮神明為

言哉是可以默會矣

神無方易無體也知至可與幾庶乎知幾其神矣知終可與存義庶乎精義入神矣

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四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二爻相應觀象玩辭何待註釋

益初九利用為大作震體陽位故也必元吉然後無咎下不厚事故也初之受益者如此何必論上之任用與已之報効何如嘗觀聖人下註脚言簡意盡外

此生意便成蛇足

讀易開卷便使人氣歛神清儼然神明對越景象帝

一歸妹之象二泰曰中以行願也歸妹曰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以六居五皆曰中以柔中下應則中皆曰行高而能下貴而不驕故皆曰吉易中婦德之盛無以踰此

豫則應而志行順以動豫則在四而五陰應之則其志行矣且震上坤下順以動也非有所強也是順動乃豫之所以為豫也故下文天地聖人只自順動言之入何必取他辭以釋豫義

泰四謙五皆取不富以其隣之象夫曰不富曰隣皆指坤也噫惟不富以其隣以泰此所以謙乎則

凡富而不以隣者得非泰謙之反乎

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以其正也夫同人者通天下之志者也而一本之於正焉苟有一毫邪僻雜乎其中則與人之志不相通矣何有于大同哉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惟天之命於猶不已命言其原也天命之謂性純亦不已性言其體也性即天理敦化川流理言其脈絡也窮則析之精尽則守之一至則精一無以加而還其原矣理性命一也

天地設位易行其中又曰待其人而後行何也噫非人則易幾乎息矣

上係七爻下係十一爻正孔子教人觀玩爻象當引伸觸類不可滯於一也何也象至賤而又至動擬議變化豈拘牽之見所可通

刑法一正則人知守法畏刑不敢輕犯故發蒙利用刑人蓋用之以脫人之桎梏非用刑以桎梏人也此開發初蒙之道莫要于正法故曰刑以弼教

後人謂易至精至微易言乾坤至易至簡蓋至易簡者至精微也不求之易簡而求之精微豈易之道哉

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是筮即蒙之求我也告即我之應蒙也筮之蒙者果專

自占諸神道為言我達觀者可以明卜筮之義矣

有疑而筮諸神明者初念極誠是以告之至再三則不信初筮之告矣不信初筮之告是不信神明而褻瀆之矣故瀆則不告矣告則瀆蒙我亦蒙也觀於是

不可以知師道乎

井以養民為大以上出為功初井泥不食三井渫不食五井冽寒泉食其食與不食現爻象自見

夬二夬夬象曰終無咎也與上應也五夬夬象曰中行無咎以中行也與上近也所謂終也中也皆實象也

遯二畜臣妾吉妾指下初二兩爻言九三以陽居陽亦有能畜之道但三而止于畜臣妾此所以有偏係而疾憊也何能決于遯之大事哉

損彖曰損剛益柔有時故初九即宜酌損可見陽剛不可過於損也

謙以三爻為主三陽為下卦之終且有止義故取有終之象君子即三爻之陽剛也故係辭曰語以其功下人者也於象猶覺親切

頤二五相應經也二拂五而求養于初五拂二而求養于上其拂經同而二征五居貞吉者下卦動體上卦止體故也

大壯利貞彖曰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即卦體而大壯之體明矣又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觀之爻象二四亦可謂之正乎且二四陽居陰位本皆不出正皆曰貞吉初三位居正矣曰壯趾征吉曰用壯用因而於五之喪羊者則曰無悔是又以剛柔相濟為正而慎初三之過於剛矣正大之義豈象位之可拘哉乾知始坤作成即乾坤彖曰大壯乾元萬物資始至乾坤元萬物資生之謂也然乾豈一於知始坤豈一於作成而已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

貞西南得朋乃與利用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必觀其會通斯可以忘言得意

巽與節皆美德也二上爻皆不免為貞凶貞之難也如是哉

乾君坤藏雖自萬物言然陰者陽之宅也陽者陰之主也陰陽之自藏自君亦然

乾利貞在變化為坤、利貞在柔順從乾否則乾不變化坤不柔順則陰陽健順判斷不相合矣豈正道哉

河圖水木土皆陽內陰外火金皆陰內陽外觀五行之形氣亦可見

精氣為物坤之道也游魂為變乾之道也魂升魄降人死則然其生如之何

鳴謙二與上同而二居中故曰中心得上以柔居柔外雖謙而不由乎中故曰中未得皆實象也

中孚二鳴鶴由中而乎上翰音不由中孚者也所以二曰中心願上曰何可長象之簡明皆類此

後天方圓坎與離對是以相合而八卦皆為乾矣周易首乾豈徒乾為六十四卦之首而已哉

自太極圖以觀先天太極體也先天用也自先天圖

以觀後天先天體也後天用也體用亦惠可以定而
拘之耶

其子和之中心頭也觀象子和之義自所孚者言可
見二五以中孚也謂初為子者非

先天橫圖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
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天地萬物之生生化化
管是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无妄六三無坤而稱牛明夷六二無乾而稱馬非得
意忘言安足以與語象乎

豐本以明動光大成卦故云宜日中然以二體觀之
震上離下故又象皆惧其闇

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現否泰二卦爻可見

臨卦則在下而三以柔乘之故有甘臨之憂觀卦則
在上而四以柔承之故有觀光之利

易卦爻之變惟其時焉而人力無與也是故剝復否
泰君子與時偕行而已矣孰能違乎時哉

易者象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學易者惠可因
象之小而忽大義哉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雖曰陽貴而陰賤也然各爻當
位失位又有不可執一論者不然乾上九貴而無位

失需上六曰不當位何哉

除陽之義感通莫如二少恒久莫如二長故艮上兌
止曰咸翼下震上曰恒可見名義皆自然也

恒初曰浚翼之入也上曰振震之動也二爻皆凶非
可恒之過也

知幾其神無不善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故以庶
幾許之噫顏子不遠復尚未足以語知幾之神存神
知幾之學豈易言哉

陽之進也肥遯之利在乎上陽之壯也壯趾之窮在
乎初可以觀進退之義矣

文王蒙大難也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當內難也晦
其明而正其志殆異姓貴戚之列歟

豫卦六爻惟初與四應反曰鳴豫凶二則承乘比應
皆無所與反曰貞吉爻豈專取陰陽之相應乎

蹇六爻初往蹇來譽三往蹇來反四往蹇來連上往
蹇來碩觀往來二字之義可見蹇多自取不往則不

蹇也故曰見蹇而能止知矣哉

復亨剝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蓋
惟其剝反故曰入惟其剝長故曰出惟剝反而漸長
故曰朋來而動以順行此其所以亨與

著必有數卦必有象易各象數而一之者也含象數固無易而泥於象數抑豈深于易者乎若析象數而偏言之則愈滯矣

中孚本以三四二陰爻名卦而所孚却在二五之剛中易之不可為典要也類如此

水陽在陰中火陰在陽中雷之陽風之陰皆從下起山澤則皆陰陽在上而可見之者觀之卦畫象義躍然

漢焦贛京房皆精於易占法用六十卦直日一日主一爻六十卦分主三百六十五日每卦得六日七分

餘震兌坎離四卦主二至二分楊雄大玄雖用焦法然以三起數以卦配日全用六十四卦而三子之占雖寡爻多寡不齊而占皆驗蓋在焦京不過用卦爻以記占在楊雄不過用卦爻以記曆實與四聖之易無與也後堪輿家守焦氏所分卦爻為羅盤分金定氣推演多端俗儒見之尊為理氣不易之說蓋亦不知其所分者由焦氏也穿鑿破碎何可勝言

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全用六十四卦則多十九爻提起四卦則多五日且坎離震兌何為專主分至乾坤大父母也何為各守一偶據此為天地之定氣定

向有是理歟

易自秦漢以來止用以占卜云爾竊四聖之心學則自王弼觀其所註謂全用老莊亦不可故宋儒多述之

以五行觀後天八卦坤陰土在夏秋之交金火之間故居東南艮陽土在冬春之交水木之間故居東北故莫非天地之自然哉

納甲之說本乎月初三日震象初八日兌象十五日乾象十八日巽象二十三日艮象三十日坤象所納庚丁甲壬辛丙乙癸亦無悖於理子午天地之中也坎離居子午之位戊己之土位乎中央故或以坎離為陰陽之根或以坎離得乾坤中爻中乃上之本位而戊為陽土納於坎己為陰土納於離以此足納甲之義亦似乎近之或又以離為日之正體坎為月之正體終與納甲之義不甚清切

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本自脗合但一步分析配合比擬則盡為牽強之說

震艮二爻相反大九初動終止故震取初爻艮取上爻各得其本然之道然震雖動而不喪已也艮雖止而時行則行又在善學者得心忘象

後儒說易莫精於邵堯夫至謂退乾坤進六子長子
用事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震為偶又只是邵子之
易非四聖本意

易本廣大悉備變動周流各家但得其一節即有可
觀若全會其生之易不以己意雜之則鮮其人也
兌下乾上以柔履剛所履甚危但說而應乾故亨虎
即剛之象也

謙九三以一陽為眾陰所歸上承下接有勞謙之象
所以象曰萬民服也其意味深長如是哉

履以一陰在三成卦謙以一陽在三成卦三本危地

故謙三吉而履三凶

旅二以柔中而即次得童僕三以剛不中而焚次喪
童僕可以得旅之道矣過剛者宜自省也艮為小子
下卦本艮故取童僕之象

姤初一陰在下五以杞包瓜只是以高大遇卑下之
象而云有隕自天是戒愼意苟君民不過則命隕墜
可見君志不舍乎天命則志在得民可知也

豐卦爻象象所謂日中所謂見丰見沫節屋俱以離
震二本取象

初九出門同人人心無係吝故無咎六二同人於宗不

免有偏係之心矣故吝象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
志可以一毫已私與之哉

需四上二爻俱云穴者以陽之陷由二陰也然坎之
所以陷乎陽者在上不在四故四曰出上曰入况需
四則必求出而需終則反入矣

曰道曰易曰神不離乎陰陽而陰陽屈伸變化孰能
頃刻離之哉

幾而已故曰吉之先見者也若以善惡吉凶並言則
非先機之神

既濟五爻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祭之時也只照

出一時字爻象躍然矣時則何貴於物之豐哉

大衍之數五十只是即五數而大衍之其用四十有
九其一不用謂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
可也何必以大衍合之河圖而減其五數然則合之

洛書而加其五數亦奚不可見者况又謂卦各有六爻
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九有五十故初九潛龍勿
用何必如此牽強

每卦雖云五居尊位可為卦主其實宜看其成卦之
主如屯之初蒙之二是也不然屯蒙之九五六五皆
不足為卦主何哉

彖末云大矣哉者十二卦或云時義或云時義或云時用雖有不同其實皆數詞也咏嘆深長言不盡意學易者尤宜玩味焉

易道不外一陰一陽如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固陰陽之定位也或陰居陰陽居陽或陰居陽一居陰承乘比應何方體之可拘哉

豹變者文之小也不如虎變之大華面者外之順也不如由中之孚皆上六之華象也合君子小人而皆變革非革之終而何故得其象則義不待釋矣

一爻二義如恒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蓋五本

陽位而六陰居之以陰從陽故云從一而終若以陽從陰則夫子制義而反從乎婦則凶矣此卦上震下巽為恒其義亦然家人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本爻以陽居陽故有嗃嗃嚴厲之象然二

三承乘皆陰又恐嘻嘻失家節也各卦爻實象皆類此即一爻而得失吉凶異焉易可執一論之哉

乾知始坤代終乾坤為物不惑始終生物不測大明終始人其天矣故周曰聖希天

天無窮也昭亦天也乾知大始其無窮乎真志學者稍於自身開一竅之明使自以為是何異以管而

窺天乎知非大始之乾知則行非至健之乾體無足怪也已

天地無不覆載而不自以為德日月無不照臨而不自以為功學聖人之學者欲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惟以此自反雖欲不為孔之發憤顏之竭才曾之死而後已不可得也况敢自是而自足耶

坎下艮上蒙象曰蒙山下有險一而正蒙耳以耳行時中也艮下坎上震象曰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可見坎在下則當行而不當止所以為耳坎在上則當止而不當行所以為知觀象玩辭

前聖之教人意亦至矣

係辭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合而觀之學易者豈徒觀玩象義而已哉

觀初童觀陰在初也二闕觀陰中也三觀我生進退而卦上下之交也四觀國之光近乎陽也五觀我生以五位之陽而臨乎下也上觀其生觀五也因象以玩辭則辭所以發明爻象何疑哉

履與大有俱五陽一陰之卦而六爻俱以上爻為最

善故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曰元吉在上有大慶也象義可以並觀

剝上九一爻君子得輿指本爻之陽而言小人剝虛指下五陰而言皆剝上之實象也豈聖人故為此辭以戒人哉

順初中孚二所謂爾我者乃設為上下二卦相謂之詞也

謙：君子者艮處坤之下且以柔居初下而又下故謂之謙：象曰卑以自牧乃謙之至也又何往不利

明夷初君子初於行三日不食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

也聖人釋經其簡明類若此

夬五中行无咎若可以為至矣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夫以中行而止得無咎謂之中有光輝不可矣

然則以無咎為卦爻之至善也可乎哉

復亨剛反是陽剛乃其本位而一陽特反而復其位耳始遇也柔遇剛也而陰在初則謂之遇焉觀復始

之名義九乾健坤順乾君坤藏可並言之哉

復自一陽至乎乾始自一陰至乎坤坤而復乾而始天地人物之化機一以貫之

讀易雜記卷三

豫章後學章漢本

人之生也一陽一陰乾坤合體總善成性形神數鼎

正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果能知至知終坤順承乾血

氣醇和與性合真庶乎踐形維肖用九無首而時見

乎天則于以參兩天地人之能事畢矣

乾坤無二元身心無二善物我無二體參兩無二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乾知始坤代終神明默成乾坤在我

天下之動貞夫一而貞無定在如乾二正中坤三可

貞五正位是可以陰陽定位律之哉吁此貞之所以

難也何怪乎二三其德而不能協乎一也

乾坤交則泰坎離交則既濟身心不交謂之學易可乎

養正聖功也時中聖德也蒙以養正則童子已有作

聖之功然非九二具時中之德者孰能包而養之可

見養正之難莫難于時中之行也師無時中之教而

望童蒙有養正之功也難矣哉

觀也初大得民可見其建侯之利觀蒙二剛柔接可

見其時中之亨咸取艮兌二少之相與彖傳言感應固可見其交大

象言虛受亦可見其交恒取二長之相與象傳言不已固可見其久天地且然况于人乎

窮理盡性至命即孟子知天事天立命之謂也何後儒以理數分命于至命則高之而玄虛于立命則卑之而淺易不知命一也不可以理數分也分理分數後儒之所謂命也况資之明敏負活者有似于知天而於命則立脚不定資之篤實堅固者有似于立命而于理性則了澈未能于天命乎何有故曰不知命何以為君子也

陰陽即乾坤也中庸一言盡天地之道只為物不貳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或曰一陰一陽而謂之不貳何哉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真知致一之處則知天地之道物格而知至矣

復以自知復小而辨于物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而陽明即心體也

易之象辭各有着落非空談其理也乾純陽坤純陰乾坤交而六子生陰陽升降健順相需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故萬物露形化生不窮此可以虛

見承當之哉

乾只是元亨利貞非元亨利貞亦何以見坤也真知此者象也名也義也一也

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既分言之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而動靜翕闢專直何常哉是故坤本闢也一陽來復闢者闢矣乾本闢矣一陰來姤闢者闢焉此所以一闢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而大生廣生者此也

下兌上乾履曰柔履剛自三之柔爻言也下兌上坤臨乃到臨柔自二之剛爻言也卦名象義各有攸當也彼專指踐履臨蒞為言者豈知畫卦必自下而上而名義則必以陰陽爻數少者為之主乎

先儒論一陰一陽之謂道以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聖人何不加所以二字而止以形下之氣便謂之道哉或曰繼善果屬陽成性果屬陰乎曰如此則性道愈晦矣蓋乾元坤元資始資生資始之元乃萬善之長也繼則緝續不繼矣惟其資始資生品物流行形化光亨通不息乾道變化坤順安貞成男成女各正性命此其繼之者善即繼其資始之元繼其一陰一

陽之善道也成之者性即成其繼善之性成其乾坤陰陽妙合而疑之道也故曰成性存道義之門若求所以然于陰陽之上則道果玄虛之謂哉噫世之言道者畫將所以然三字瞞過不可不察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無象也曰行于天上則有文之可觀矣文以畜而著也堯文思舜大明禹文命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德之美有如此

小畜大畜皆有取于德貴畜也畜之斯得之矣人不畜安能有德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不思則不得孟子與紫為人之言也故彖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之論學者必曰不思何其敢于叛聖經而不顧哉

神以精為體精以神為用故神入精而宥密精入神而幾微坎離雖衆人之同然互藏君子之獨得

乾二閑和坤二直內易之重陽也至矣

六十四卦始于復三百八十四爻始于潛所以大學之道莫先知正

易本陰陽而易無體神用陰陽而神無方然舍陰陽

則無易無神矣而神通變則存乎其人山澤有定形而成乃無心雷風無定象而恒乃不易虛實有無須默識之

易之知來本乎遂神之機先本乎藏反身而誠斯其至矣

大哉舜也莫大于舍已明四目達四聰舜其舍之至矣賢哉回也莫賢于克已不遷怒不貳過顏亦庶乎克之盡矣然非風雷之勇安足以用舍克之功

陰陽否泰存乎天進退損益存乎人天人合一存乎學萬鍾易舍也而舍已難萬軍易克也而克已難自

舍自克惟在自強故易先乾健

日用之間莫非神易然而識之敢厭倦哉

虞明夷惟箕子景中正然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非微子而誰讀書之微子篇亦自可見

大過大壯皆四陽之卦也二四以剛居柔故皆有取焉書曰惟幾惟康易曰吉之先見幾可不慎哉

至誠前知善不善必先知之所謂幾先是也彼專守念頭自以為常惺者豈足以盡幾先之哲

復陽來復也坤先則迷上六以坤終故曰迷復可見迷自坤來

師在將、在中也故曰師中曰長子曰夫人言師之
叔統于一也若弟子與尸則小人用矣開國承家者
尚其慎之

潛神易學久久自然易簡理得終見得卦爻皆我之
卦爻而滿前皆易也

乾坤知能易簡經本分言孟子却就孩提上點出愈
覺警醒

履一也二曰幽人三曰武人劉柔中正與不中正之
辨若此嚴也

訟大象曰謀始卦詞曰終直可見始不慎終則出須
會通以盡一卦之意

豐本明以動宜日中宜照天下而豐部豐沛豐屋菲
家反蔽其明矣惟二五孚發來章則吉遇夷主配主
猶近之

明兩作日日新聖同天也

姤取象女也承也魚也瓜也其義一也

顯諸仁藏諸用即顯仁處

噬嗑豐震離上下皆取象雷電內三陰包一陽外二
陽包三陰陰陽相擊搏所以有聲有光

茅根茹盤結拔則皆起泰否上下純乾純坤故于初

習坎有孚惟心亨以二之中而曰小得以五之中而
曰未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旨深哉

明作兩大人繼明照于四方法離明也所以古之初
發心為學者即欲明德于天下

剝五正體一陽在上五陰將止故爻詞貫魚以宮人
寵陰順承乎陽也故曰終無尤終即上也

坤五黃裳文在中離二黃離得中道故皆曰元吉然
曰黃曰中其義一也

大過澤滅木棟撓棟隆老楊生梯枯楊生華皆自兌
澤巽木取象

離明艮止卦名曰賁所以賁取文明以止之象而上

九曰賁得止象義尤初

姤遇也去三遇兩姤已萌矣

天水訟地水師其兵刑之肇端乎然亦振古如茲矣

坤離皆陰卦也坤初象履霜離初象履錯皆防微謹

始之義

嘗玩損益二卦見卦變有不可尽拘者損本損下以

益上也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使下卦原非乾體
何以見下兌之損三上卦原非坤體何以見上艮之

益上乎益本益下而損上也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

無疆自上下其道大光使下卦原非坤體何以見
下震之益初上卦原非乾體何以見上巽之益四也
伊川先生謂卦變自乾坤來亦有見但謂各卦變尽
來自乾坤則不可

學易者觀玩辭象變占要在神明默成纔是真學易
者

損益本皆三陰三陽損雖損三以益上而云其道上行者艮陽之上行也益雖損四以益初而云自上下下其道乃先者震陽之下、也可見道皆指陽而言且二象皆云與時偕行則損益之道孰非時中之道哉

易道消息盈虛不離作語然而學易者一歸之中正最難

羊本陰躁之物兌二陽一陰卦象陰包乎陽故取羊象大壯卦體四陽在下二陰在上與兌相類故亦取羊象若云二三五互兌何為上爻亦象羊也互體便說不忤

元亨利貞乾德也隨卦亦備此四德而止德無咎何哉蓋隨則易于溺情徇俗盡善最難故彖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必如孔子聖之時方能同魯人獵較往佛

份召皆可苟非四德全備則未必無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或曰隨之德安得比乾聖人特設詞以勉人耳殊不知文王卦辭一字一義皆卦象所本有者而勉人之意自于言外見之矣若云卦中原無四德皆聖人設詞非知易者也章元亨利貞悔亡其義同乾坤知能易簡久大德業詞若對舉其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坤六爻獨言六二之動何也靜翕動闢而廣生者地之道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得方可見靜而方者坤之體動而剛者坤之氣地氣動則剛、則直也故取直方之象且彖傳曰含弘光大文言曰含萬物而化光本爻象曰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則是動也方也大與光也乃神之全德而六二一爻足以當之矣但動則剛直存乎氣在人自思而自得之乾屬陽坤屬陰、主形陽主氣凡形必本之氣坤必本之乾也

繫辭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天地間只是陰陽推行摩盪自然變化無窮聖人形容造化之妙斯其至矣

或曰易莫要參兩參伍而日月為易其參兩何以見之曰一三五為九九為陽數之全皆天生之數也日為太陽其數九陽數進故用九日之所以一日一周天者此也二四為六者陰數之全皆地生之數也月為太陰其數六陰主退故用六觀月之體有圓缺固見陰數之乏月一晝夜不及天十三度餘亦可見陰數之退所以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者此也不可以觀日月之參天而兩地乎然則何以為參伍也曰九六合成一十有五日月之全數也觀日月交會于朔、乃日月之全體也自朔數之五日為一候三五一十五日則為望者日月之對衝也又自望數之三五為晦此所以三五以變為中氣三五以變為節氣錯綜其數而成日月交會之數也可見日月之于天地統之而三兩析之而三五于以成變化行四時生百物惟此而已矣其斯以為生之易乎乾知大始故易知有親大學明德親民正是法天之學師必貞吉然後無咎所以兵凶戰危孔子慎之蒙一卦二陽以坎中一陽為主所謂童蒙求我爻獨于五言之二五相應我非二而何

坤順承乾坤道即是乾道故曰形色天性也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易以比于同人名卦何以比同最易溺于情而難于貞也比者坎一陽在五為衆陰所比而坎陽中正故卦辭曰元永貞同入離一陰在二為衆陽所同而離陰中正故卦辭曰利君子貞惟其貞也此所以為顯比之吉而比即周所以為于野之同而同即和也平旦之氣本諸日夜之所息也嚮晦入宴息孰非然順天地生息之道乎井鼎皆人日用之需為最切者井三井渫不食鼎三雉膏不食君子能為可食安能使人之必食哉易只是陰陽生、性善即繼此成此故性即生理觀蹇六爻皆往則進而蹇來則止而不蹇即象辭見蹇能止知矣哉之義也故曰觀于象辭斯過半矣辭變象占即精變神之所為何必分貼大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離火之明一也治人脩己隨其在上在下孰非明德之學哉隨初象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同人初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二卦異義二爻皆有取于出門之象何

我蓋人之于世或同或隨皆易徇乎私而隨同于門內則尤私情最易溺者此所以有取于出門之隨同也在二爻雖各國其本有之象而聖人之意至深切矣利涉大川各卦爻取象不同需之象豈徒在于乾剛涉坎險我蓋涉川爭先必有覆溺之患而相待尤涉川最切要者利涉正以發明需之義也

善學易者善用九與六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天則乃人人所自有者人惟自失其天則所以不善用九所以自失其乾元也善用九者時合乎天然之則斯乾元在我所以元為萬善之長而君子勉仁以長人者此耳要之天則一剛柔中正之謂也蓋即諸爻象觀之乎明夷六二柔位中正故曰順則上六陰柔不中故曰失則震初剛正故曰有則謙三艮剛得正故曰不違則震上剛而能柔故曰志可則同人四乾剛能柔故曰困而反則可見順則有則不違則者離二震初艮三得中得正皆自然而然者也蓋上可則者以乾剛居柔位亦勉而能者也是故天則一也自然合九六之中正者善之善矣然亦可以困而反之焉胡為乎不思反求諸已而甘于失則之凶耶

節象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豈徒以此失節之義哉蓋天道流行周三百六十餘日而成一歲每歲二十四氣有中氣有節氣惟其節而中焉此天地之所以中節也易序卦六十而為節故其爻三百六十適與一歲之時日相當則其節名義象象孰非天地自然之節乎此卦上坎下兌坎為流水澤為止水坎水流而不窮而有澤以容而止之故為節之象然一則曰剛柔分而剛得中一則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上六柔而不中則苦節凶矣所以蹇九五剛而得中曰以中節鼎上九剛而能柔曰剛柔節家人九三剛不中曰

失家節未濟上九剛不中曰不知節合而觀之惟節則中在天地即節氣中氣之謂也在人即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也噫天道之流行尚不能以無節而人獨莫之節焉何哉未濟上九象曰亦不知節也節豈他哉即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是也天道之運旋一日三百六十五度一歲三百六十五日無一息停者天行健也然陰陽寒暑分至啓閉必有節焉所以時行物生何一而非其自然之則乎此天之用九雖行不已声臭俱無其中實有節氣而天則之乃見也天道且然况于人乎

求人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朝乾夕惕無一息之敢怠
著人之法天行健也然日月間則柔變化喜怒哀樂
發皆中其節焉所以事、物、各有條理亦無一非
天則之發見矣此人之用九與時偕行觀聞不著其
中自有樽節不待安排布置而帝則之默順也蓋有
是未發之中自有發皆中節之和故曰君子之中庸
君子而時中也果時、此未發之中則無時無處非
中節之和此正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
學也世之學易者不知乾元為何物不知用九為何
事反之于身既無乾健不息之功乃曰心體見在自
爾天則之時見也有是理哉故易于未濟上九云不
知節所以做人者至深切矣
涉大川之象一而已觀彖傳于需曰往有功同人曰
乾行蠱曰往有事大畜曰應乎天益曰本道乃行渙
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虛見義以卦而殊也即
利涉大川之一象而義且以卦殊焉惡可執一象以
槩論諸卦爻耶又惡可執一象而舍本卦本爻求之
變卦互卦以就他卦他爻耶甚矣論象者之不可拘
也已

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謂也

何必專以動植分屬之哉

賁與噬嗑本同宮相反之卦也賁六二之柔自噬嗑
六五而來文內卦上九之剛自噬嗑初九而分文外
卦則其所謂來所謂分本自明白何必謂賁自泰來
亦何必謂自損與既濟來也 六二柔來而文到二
自上來上九分到上而文柔上自二分

天地設位而易行成性存性存而道義出只此兩語
無餘三才

大畜無妄同宮相反之卦也大畜以艮上一陽為主
剛本在外無妄以震下一陽為主剛則在內故云剛
自外來為主于內何必謂坤初六變為震亦何必謂
其自訟來也

卦爻皆天地自然之法象孔子每即人身以發明之
故曰通天地人曰儒

蹇解相反之卦也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蹇則曰往
得中坎往居上矣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于上也蹇
則曰其道窮三之陽止于下矣何必謂蹇自小過來
也自解言之蹇九五往在上而解則在二故為來復
蹇九三艮體不動而解則震動在四故為攸往亦何
必謂其來自升乎即此數卦可見卦變亦有自反對

言者矣

離二黃離鼎五離上故曰黃耳離象牝牛革離離在下卦而初象黃牛何也初非中也故曰黃牛之革否泰二卦往來俱自本卦言隨則來而下柔震初則來自兌之上爻故也渙則來而不窮者則自四來居二而成坎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柔自二位乎外卦之四而成巽也孰非自本卦言乎可見卦變或自本卦或自反卦或自乾坤二卦固有不可執一論者要皆以彖傳為之主也

八卦傾刻不離其如人不著察何

柔麗乎中正故亨離之象也然居上卦為尤善如大有柔得尊位大中噬嗑柔得中而上行晉睽鼎皆柔進而上行旅柔得中乎外所以得中上行柔卦之善莫如離

重離取繼明之象正是緝熙日新意

坎雖陰卦其實陽剛位中觀屯蒙需訟師比蹇解困井渙節皆以剛中獲吉信乎一陽為主于內雖遇險而不陷處蹇困而亦亨也故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艮兌皆少陽少陰之卦然艮陽止于上多吉故本爻曰敦艮之吉以後終也他如蒙上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盡上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膏上白膏無咎上得志也大畜上何天之衢通大行也順上由順厲吉大有慶也損上弗損益之大得志也雖剥上亦曰碩果不食在本爻尚無大害若兌陰說乎上則多不吉故兌本爻曰引兌未光也他如大過上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咸上咸其頰輔舌滕口說也夫上無歸之凶終不可長也革上齋咨涕洟未安上也困上困于葛藟未當也隨上拘係之上窮也獨革上稍善亦有征凶之戒茲類其詞而玩之兌上本陰居陰位詞若與象異矣其實艮陽止體宜乎上兌柔說體不宜于上所

以柔說在上多凶知此則觀象玩詞殊省力也

明入地中固離日之實象用晦而明乃始復之真机坎本為水也雷雨解則坎為雨雲需也也則坎為雲小畜密雲不雨又因巽取象小過密雲不雨又因震取象是各隨卦爻之陰陽剛柔以意會之而象亦活看可也一一取諸互体變体大紆曲矣

伏羲畫卦本假象以洩造化之秘文周取象又借物以闡義畫之微夫何後儒學易提畧象義者既茫蕩而無據滯泥象形者又穿鑿以求伸此易之所以愈不明也即如乾為馬文王以牝馬象夫坤而屯二乘

馬睽初喪馬又何與于乾坤、為牛文王以牝牛象夫離而無妄三係牛大畜四牝牛又何與于坤離震為龍周公乃以龍而取象于乾爻孔子釋云陽在下是陽在下即潛龍之意義也乾坤為冰周公乃以冰而取象于坤初孔子釋云陰始凝即冰始凝是霜冰之意義也舉能融類旁通聖人象義本自明白簡易而後儒忽畧滯泥而失之矣

乾二開和乾四非為和而爻皆陽居陰位故發此象吁乾体且然可畏哉

屯卦彖曰動乎險中險中者坎也蒙彖曰匪我求童

蒙童蒙者艮也可見屯蒙之所以為屯蒙者皆在上卦夫坎本陽中乃曰屯其膏大貞凶在下卦乃曰包蒙吉子克家易之不可為典要也如此

乾三四德業各自本爻說居上不驕在下不憂便是九三進德脩業不可以效言非為邪非離群欲及時也便是九四進德脩業處何必謂九三既已脩在四則無工夫也欲及時三字最宜玩味

易象言巽以順者三彼以互体变体言者于巽則近之矣不知順者坤也于坤順何取哉盖坤順巽入皆柔道也蒙五家人二漸四皆得巽順之道故與之何

必一一舉飛伏互变強以象而安排之耶况得其象不得其義非深于象者

坤至柔而動則震矣于剛義似有著落其實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小象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可見動靜剛柔皆坤道所本有者故曰德合無疆坤二獨曰地道光故坤爻以二為主况坤為地二亦地之本位也

旅三以剛而喪童僕象曰其義喪也上以剛而焚巢象曰其義焚也觀象者可以不明其義哉且剛不中正處旅尤非所宜如僕次資斧則又因旅取義

凡位在下事在初不可大有動作故益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正以位在下事在初必元吉然後無咎耳君子相時而動惡可善事而妄動哉

震動坎險動乎險中則屯動乎險外則解人之處險可不慎其動也

師三弟子與尸上小人勿用義實相關

易以順性命之理易簡理得此也

始九五以杞包瓜以用也瓜生于一陰之月即初爻陰象用杞包之即陽包陰居覆民上庇下也含章即

包瓜之義有損自天乃憂懼之詞故象曰志不舍命也天之視聽在民心民之治亂由天命今雖君民相遇然命不于常寧無墮墜之憂哉

賁上白賁明以止之極也豐上豐屋明以動之極也信乎用明者止則定動則亂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天下之動貞夫一無失得也故因二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復卦彖自天時言于一陽初動見天地之心大象自王者言于至日閉關見保泰元之道爻象俱自學者言于脩身下仁見君子體仁之功

睽二遇主三遇劉四遇元夫上遇雨一也遇則不睽矣是睽與遇本相反也

止而說為咸曰取女吉動以說為歸妹曰征吉可見說貴止不貴動也而取在男征在女不可不察

乾初曰潛坤初曰履即初爻在下之象何必巧說巽潛震履也

窮理尽性至命盡心知性知天天也命也一也知至至之難矣哉

初六鳴豫即曰直上六冥豫成有渝乃曰無咎初坤上震才固不同而渝則能改矣夫何咎即此可見始

雖微不可不慎終雖成尚可改畧

雷電一也在先王以明罰敕法蓋離明在上而震動自立法者言也豐君子以折獄致刑蓋震動于上而離明于下自行法者言也故先王君子亦不同賁初舍車而徒義弗乘也上白賁無咎上得志也即始見終此可類推

大壯彖統一卦取其壯而爻則各因才位恐過于壯用壯者可以省矣

均之為壯也用壯者任血氣用固者味義理此君子小人所由分而君子果可以用固哉故曰學而不思

則罔曰罔之生也幸而免

坎離震兌水火木金精神魂魄天地人一也故反身神明默成而人與天地參

相見乎離、為日為火、日一出萬象畢照即相見之象

夬三遇雨君濡一卦惟三與上應而上久兌為澤亦有濡遇雨之義也

土築為城土崩為隍否泰反覆手耳是城復于隍即泰復于否之象

易以思不出位為艮之象艮止也思不出位則止矣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則得之得所止也大學慮而后得知止故也所以思曰睿思者聖功之本何必直以無思為本體不思為真功哉

玩味乾二四曰邪坤三五曰美其旨深矣

震長子也長子建侯國百里出守宗廟社稷為祭主執已鬯皆是實象聖人因象立詞何庸心也

萃五有位無咎渙五王居無咎是可以觀萃渙之道

陰在內而陽散于外則為風陽在內而陰包乎外則為雷陰陽唱和皆以內為主觀震巽卦象可見

豐屋天翔閉戶自藏上六一爻說尽處富貴者休態

需險在則而云當需需險在前而云當止故需曰不困窮蹇曰知矣卦聖人教人處險之道何若此其諄切也

易本易簡人自煩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遯卦詞遯亨指四陽小利貞指二陰蓋下艮體有止義惟止則貞其如浸長何

九四好遯體剛位柔其遯以情故謂之好九五嘉遯陽剛中正其適以礼故謂之嘉若九三同體相比不免有所係矣寧免于疾

艮身止躬或以腎乃生身所由始處知止于此則神氣俱凝蓋以爻位俱柔取象于理亦通

現日初出地有音如催如之象何必依鄭氏改催為崔

家人上爻威如吉夫威而謂之如以上本巽體非純用剛者也

萃六三象曰往無咎上巽也或謂三四五有巽象如此而取互體間亦有相合者但各爻求之不得其義者尽以互體言之則未然

八純卦如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獨牙艮言不相與者兩山不相往來交攝止之象也

故曰止其所雖上下兩艮亦曰敵應不相與可見矣象傳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正以見止其止則有所矣孰曰止至善乎

面在上也故革上爻取面象面在外也故取革面之象小八革面持外貌順從焉耳

大畜四五取牛與豕象牛陰物而其性順承陰物而其性躁即六四以陰居陰六五陰居陽位之象也然謂之牝與牙者何哉艮本止休畜之義也六四六五雖是陰爻却居大畜卦中便取大畜之義故四在艮

初陰始萌而能即畜止所以象童牛之牯惟防閑之
早則為力甚易故元吉爾雅犢訓猶乃豚之小者埤
雅以牯係豕謂之牙五陰係于艮陽之下故象犢豕
之牙吉是童牛之牯即所以畜犢豕之牙即所以畜
五畜止其陰則陰不至于害陽正所以成其為大畜
也若云四畜初五畜二乃以陰畜陽以小畜大矣且
下卦乾体初九何以象童牛九二何以象豕大畜之
主反歸之四五二爻何以為大畜哉

不家食吉養矣也賢指艮卦上九言利涉大川應乎
天也天指下卦乾体言如此則卦辭不家食吉利涉

大川于卦象各有着落

離彖曰重明以麗乎正又曰柔麗乎中正諸儒紛
或疑上卦重明下卦得正以上卦之重離麗下卦之
正也或疑陰居五位非陰陽之正乃事理之正也或
疑因上重明麗正而誤加麗正之語于中之下也是
皆拘泥二柔五剛之定位焉耳試畧舉諸卦彖傳會
通而觀之如大畜曰能止健大正也大壯曰大壯利
貞大者正也猶謂正不專指九二言也然巽曰重巽
以中命則巽乎中正而志行果謂中正專指五言
二雖中而不可以為正乎要皆不識乾道變化乃利

貞坤順承乾利永貞之義故于乾二正中之類一一
分折不明且于諸爻利貞每指為戒如艮六五象曰
中正乃謂正字義文如未濟九二象曰中以行正乃
謂因中得正易中正字之義為愈晦矣故予常曰中
易識正難知也噫孔子云君子貞而不諒其如世之
學易者諒而不貞何哉

觀四仲中星則知天行之變易無頃刻停也萬彙化
生于其間者何能停瞬息耶

乾坤合德劉柔無濟不可偏也九卦首之以履繼之
以謙履象一陰明上下之分說而應乾履虎尾而不

咥履之所以亨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不于履三一

爻見之乎謙象一陽得順遜之宜內止外柔為君子
之有終謙之所以亨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不于謙

三一爻見之乎夫用九用六九六十四卦無久不然
特即此二爻以例推之耳此固文王處憂患之道而

善用九六非文王其孰能之

家人睽以三女成卦何長與中為家人而中與少便

相睽也蓋離陰在二巽陰在四陰居陰位故曰家人
女正位乎內所以利女貞也睽則兌陰在三離陰在

五陰居陽位女不正矣故曰二女同居其志不行此

其所以勝歎家人勝起于婦人于此益信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坤陰為冥升至上則消陰居陰位則不富象義不明但謂其昏冥不已則入何利于不息之貞乎

貞者事之幹、母之蠱不可貞何歎蓋母子主恩若必于正則未免以義而傷恩矣下卦本巽二入得中巽而且中正在是也昔衛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其子作詩自責曰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戒無令人深得不可貞之義矣葉公以証父攘牛為直孔子曰吾黨之直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

中矣在父且然況于母哉合而觀之其義愈顯

乾健自強純乎天德之剛然潛見躍飛與時偕行而剛健中正純粹精焉此所以謂之自強不息此所以謂之天德不可為首只是終日乾，無方休也

善則歸親子道之常也况幹父之蠱敢顯親之不善哉所以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以德承親自善親譽日彰非六五則景得中其孰能之

震上巽下為恒震上兌下為歸妹只初三易位而恒與歸妹所由分也歸妹初爻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三爻亦曰反歸以娣三而反歸則六在初矣非恒而

何五爻亦曰不如其娣之袂良孔子總只一點恒字在學者須會通而觀之

歸妹九二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初曰以恒二曰未變常、即恒義蓋初三易位固恒變為歸妹矣九二中爻曾何變乎不變常即是幽人之貞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君即六五娣即初九是故初之以娣者以恒也謂五不如初之以恒者歸妹以少女配長男不如恒卦震巽二長相配為尤善也如此而吉者何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五位得中且貴吉可知矣

屯彖建侯而不寧建侯者震也不寧者坎也比象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上坎不違寧處而下之坤陰方來也坎陽在陰中有不寧之象

解二田獲三狐得黃矢坎中陽畫象矢故云得狐五射雉一矢亡離中虛故云亡坎為狐故既濟亦因坎取狐象離為雉鼎三亦因上離象雉膏可見各卦爻辭會通觀之其義自顯

復大象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商旅不行此實事也類推各卦象詞何一非實象非實事乎可見至日是先王時事不省方與商旅不行是后王時事

乾一也震動于上為大壯艮止于上為大畜皆四陽之卦故卦辭曰利貞彖傳皆曰大正況大壯以四爻為主大畜以上爻為主故二爻皆善

大畜彖傳云剛健者乾也篤實輝光者艮也乾艮二陽誠中而形外也由此畜之不已則日新其德其進無疆而德之蘊畜愈盛矣皆所以形容大畜之義則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皆指上爻之陽言

大畜四陽艮之一陽独在上爻有不家食之象六五尊尚上九亦有養矣之義所以在一卦謂之剛上而尚賢在一爻謂之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可見畜之所

以大者全在上九

鬼神之情不可窺鬼神之狀不可見何從而知之也精氣為物則有象有象則終壞而為鬼游魂為變變則無方無方則不測而為神是鬼神之情狀不于精氣游魂而知之手

有物必有變人知死之為變也孰知生之之變哉精氣游魂其而為人故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用晦而明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晝夜之象也日雖晦于夜而必明于昼固用晦而明之義譬人在內之暗處而見外物甚精亦可以識用晦而明之一端

矣

黃中通理正是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的氣象八卦本象巽不為木而為風兌不為金而為澤風澤皆氣言金木則圓于形矣然則艮為山而山與澤獨非形乎蓋山澤通氣正所謂先天以氣為主也

天地秋分而閉藏人物嚮晦入冥息隨時之道何莫不然

仰以觀于天文三垣而十八宿列其体日月五星叙其用南北二極定其中而北辰居所不動北斗斡旋有常雖造化祿祥未易窺而其文之燦然于天者一仰觀之可觀也若夫地理則起伏低昂隨處異形未易察矣何也曰立地之道曰柔輿剛氣剛則凝而土為之體氣柔則流而水為之用高而嶽鎮岡陵卑而郊壤原隰皆土也大而江河湖海小而沼沚溝澮皆水也凡土之稍高即山稍低即水正氣之剛柔所由分焉是以雨水之中必有山兩山之中必有水也但其脉理支分派別山過水而黃河不能斷岱華山過山而灇下莫不洑沚濟固為難知山過山而土石殊骨水過水而溜澗別味尤為難辨至于氣行土中土衍形氣行形止氣畜水隨而比豈特美者郡邑之各異村

鎮里社之各殊而丘涇行潦各有源委坦夷涸燥轉步移山苟不能悉心審察則其脉理聚散冒從而辨之我噫山澤通氣之理獨有未易察者在矣

玩易之乾坤屯蒙需五卦序次夜半日之始也日出于寅不得不需交朔月之始也月出于庚不得不需孩提人之始也冠始成人不得不需知仁勇全德之成也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耻近勇皆自困勉始孰謂學可一蹴而至不俟積久而即可以貫通乎

地上高堆曰敦坤艮皆土也故取敦臨敦復敦艮之象

八卦屋而造化管是矣天地雷風水火山澤果足以盡八卦之象乎健順動入陷麗止說莫非象也真知此者仰天俯地遠物近身何莫而非卦爻之法象乎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殆非語言所能解說也

坎陽兌陰卦象也世之論者莫不以坎為雨而澤為江湖池湖之類矣玩八卦豎圖兌在天而坎在地也一陰在二陽之上正所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而兌澤非雨之象乎一陽陷二陰之中正所謂冬至陽生而水泉動乃井中泉出之象也此固即陰陽卦象言之也若大象所取則又有不尽然者雲上于天需澤

上于天夫均之為雨也地中有泉師澤上于地萃均之為水也澤水困水澤節均之澤為注水坎為流水矣名以象定象以名變而會意于名象之外顧人之圓通何如

閱京房卦氣直日晷以歲凡三百六十五日而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以爻合日未允爻多日少故以坎離震兌三十四氣以乾坤六十卦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而每卦主六日七分是乾卦諸卦分主每歲之日坎離震兌統主四時之節揆之以義既未安况卦爻與日附之一歲則有餘加之閏月則不足矣茲

就其卦爻直日之說而合計之每歲三百六十五日故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六十四卦內八純卦上下合體相疊實重二十四爻莫若以三百六十為正爻與每歲之數合而三百八十四爻與閏歲之數合也此義曾費于麻衣正易心法較之京氏其義稍優雖然全易今卦爻本自周流于歲月日時而以數拘之非易之道矣

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困卦以發是畫卦以示其伏羲之精乎困卦以發其文王周孔本伏羲之精而發其蘊乎所以又曰卦不畫聖人之精

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見指卦象而聞非卦辭乎信乎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周子亦可謂善發聖人之精蘊乎

謙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上利用行師征邑國正所謂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也

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詳此意義貞何取于智乎仁義禮智固是四德貞非德乎坤二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必欲改正為敬以應敬義恐聖人不如如此拘泥

兌巽陰卦也上兌下巽為大過而大過名義則謂陽過乎陰是困卦昼四陽而取象矣震艮陽卦也上震下艮為小過而小過名義則謂陰過乎陽是困卦昼四陰而取象矣鼎象也剝觀象也魯謂學易而可忽于象乎

知仁各見使非道之全体所以孟子惡執一之害道人之處世也豐則富于內困所同欲旅則窮于外亦所同惡不知此乃人之遇焉不可必也豐屋蔀家焚巢喪牛則皆凶有慶吝有吝命則皆吉願人之處遇何如耳

大明終始者元始亨通乾之始也然必變化乃利貞

此乾之所以終乎

坤為牛離畜牝牛一陰麗于二陽之中非畜之之象乎

明入地則晦君子用晦而明存乎學

知至可與幾而知幾其神斯至矣

講習討論故有麗澤之益即兌為口舌之象

易終未濟造化無終窮也

觀于乾而知所以統天者觀于坤而知所以承天者

觀于乾坤而知吾人之形神矣

漸曰漸之進也非以進訓漸謂進以漸也之字何

必行

頤中有物則間而不合故成獄必雷以燧之雷以威之斯可以去其間而復合故噬嗑利用獄然其所以利用獄則入在手五之柔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當雷電並作声光開闔見噬嗑之象

善現象者廓然而大公善現變者物來而順應

咸速恒久盖感通甚速而變通則久一誠而已矣

無心之感久道成化實相須也故感出有心非可久之道矣

讀易雜記卷四

天地萬物揔是這箇生機一息不生則造化息矣人
生其間日用作止語默周流變化莫非此生機也特
人皆莫之著察焉耳君子惟其著察故終日乾、精
義入神利用安身以崇其德而衍向吉途衆人惟
不著察故吉凶莫辨每自驅于咎獲陷阱中而莫之
避矣噫人孰不欲生也而不知生生之易則雖生而
實死矣寧不哀哉

乾健也終日乾、便是終日健而又健自強不息也
若只以憂懼釋乾、意義殊未妥文言進德脩業知
至知終正是乾、處

大畜重艮艮陽卦也故謂之大畜重在上爻小畜重
巽巽陰卦也故謂之小畜重在第四爻以一陰畜五
陽也知此則大過小過大有大壯俱不待言矣若大
畜反重四畜初五畜二何其不顧名義思一至此極
耶

上六往蹇來碩志在內也自應三言利見大人以從
貴也自比五言若謂來就九五不特二語重複而內
與貴亦無別矣

家人六二一陰麗二陽之中所謂無攸遂在中饋其

三三三三

象昭然吁卦登之問而巽順之義亦可意會
夫卦本以兌取孚號之象上六云無號者爻位俱陰
故不號也

損則益柔有時故初九即宜酌損益動而巽日進無
疆其益無方故上九深戒勿恒何也益下可常損下
不可常也欲求損益之義者須合兩卦象象詳玩味
焉

坤上震上復見天地之心乾下震上大壯見天地之
情是天地心情皆于動處見之

一陰陽五陰成比而內比外比之皆真故以元永貞

歸於一卦二陽四陰成萃而乃亂乃萃則不可故以

元永貞歸於五爻蓋一陽則人心有定向而二陽則

人心易淆也

乾知大始人人所同復以自知君子所獨復而泰焉
則乾坤合德矣

爻辭九二貞吉者三惟未濟中以行正而解得中道
大壯以中果云因中以求正哉則居柔位而且中焉
則正可知矣

履九二陽居陰位剛而得中則象幽人六三陰居陽
位偏駁不中則象武人只中不自亂便是幽志剛便

是武人執不欲履道坦坦而俱履虎尾然武人

盡自視其所履何如

離本一陰麗乎二陽之中同人則一陰麗乎五陽本

無私比本無間隔故取于野之象

大過二陰在手四陽之上下故棟桡矣然棟桡則當

脩故又云利有攸往乃亨可見經中文法只着一乃

字其義了然

震巽取象雷風而雷風不足以盡震巽

泰上六自邑告命雖坤有邑象而坤陰至上泰窮反

否為君者至於自邑告命則天下皆不用命非命之

亂如何故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何心又釋告命

所以治之也

知至知終固是乾至之終之即是坤也乾坤二乎哉

聖人與天之神道豈有他哉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不測之謂神無時無處不然特百姓日用不知耳

卦名噬嗑爻曰膚脂肉乾腓乾肉皆口中噬物之象

咸四恒二皆陽居陰而皆云悔亡二以中也四亦貞

吉正不專於陰陽爻位明矣

節初九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初生則言語以為

之階也而即謹夫漏言之戒蓋兌為口而言當節也

所以成其輔頰舌騰口說也夫四聞言不信固尚口

乃寵皆聖人因先說垂戒之意

敬以直內坤順乾健由中直達故曰直其正也豈作

而致其敬哉

悔心之萌復之機也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惟復于

初斯無祗悔矣

蒙九二剛柔接坎六四剛柔際鼎上九剛柔節會而

通之斯可以識剛柔相濟之義

學者觀天地間凡象皆吾之象也觀天地間凡變皆

吾之變也一日之間何往非象何往非變何往非吾

之易學哉

周禮四井為邑改邑不改井亦是實象

中孚取象不獨豚魚取最親切鳴鶴翰音亦然二居

兌澤故曰在陰上為巽風故曰于天孚中天也則鳴

鶴自有子和孚于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

可以人力與之哉

謙初謙、云者山處地之下初則下而又下之謂也

震二億喪貝巽上喪資斧不當動而動不當進而進

故皆有喪

巽二上皆巽在林下陽居陰位過遜故也然二遜本

乎中猶有祀鬼神之吉上徒遜於外不免喪資斧之

凶

兌上引兌未光故八兌在上之上又皆未盡善

艮二不極其隨其心不快旅四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可見人非剛柔得宜進退由己安得快於心歟

乾極則亢坤極則載盈虛消息乾坤且然况其他乎
人豫則安不豫則有疾故六五乘剛有貞疾之象即
書金縢曰王有疾不豫

巽初爻陰而上二爻陽五謂無初有終現履象亦然
庚更也即初陽變陰之義

泰四不富以其鄰由坤之三爻皆陰虛之象故不富
非以陰害陽轉泰為否之意也觀謙五亦曰不富以
其鄰不可類見乎且小畜九五曰富以其鄰亦可比
類而通之矣

坤用六而卦止六位每日每歲自子至己自午至亥
陰陽各六而六位時成者則乾之九也用六永貞坤
亦乾也

剝復夾始陰陽循環而無端呼吸升降血氣運行而
不息天地人物一乎二乎一反觀焉六十四卦之消
息盈虛在吾身矣人可不自握其剝復夾始之樞機

耶

離上曰王用出征五象曰離王公可見王即上九陽
爻六五離王公者麗於上也拘一執五為君父者茲
可觀矣

幾莫執于感通之間故咸以虛受為感

乾知始也乾三爻文言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矣坤
三爻文言亦曰知光大也則是坤順承乾行本乎知
不益明矣乎

資以艮離成卦然二卦本皆有光明之義

困三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人知困之為害也豐上窺

其戶聞其無人抑知豐之害為尤甚乎

邵子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朱子謂老子
有老子之體用孟子有孟子之體用自愚觀之老子
用六而不貞孟子用六九而見首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簡理得成位乎中者人也故
曰人者天地之心

元一也乾象曰大曰始坤象曰至曰生其實至即至
乎大生即生其所始也特在乾坤之有別耳豈曰乾
坤一元哉

大有三本乾體故云公周亨於天子重剛不中故云

小人弗克

人孰不喜益而惧損喜吉而惧凶不知謙受益滿招損惠迪吉從逆凶所以君子貴學易

性善本陰陽之成繼八卦即性中之生生苟不尽性何有乎易

噬嗑二睽五皆取噬膚之象蓋二爻位本柔而膚亦柔勿噬之易合合則不睽皆于本爻言之

自無而有曰變自有而無曰化變化生生不窮非神易而何

喪馬曳與噬膚載鬼皆睽之象也自復有終往何咎

往遇雨纔是合睽之義

進六子退乾坤果曰文王能進退之哉可得而進退者非天地自然之造化也

坤以乾以為主者道之常也所以坤先則迷後則得主有常迷則失主而反常可知矣復卦上六迷復以

其國君亡象曰反君道于此可以類觀

文王序六十四卦本是順天地自然非有意安排之也後儒說序卦者未免牽合傳會反失之鑿

悟得乾知大始四字徹則知至矣

六十四卦獨于坎曰維心亨八卦獨于坎曰為心病



信乎坎中一陽有象於心也有孚則心亨多憂則心病人人同此心也安得常亨而無病哉

師本以二爻為主師初出以律正以九二在前出有紀律所以戒也若如本爻柔弱無主否戒矣何也

樂之六律皆以陽言呂則所以助陽耳是故自古未有師出無主而能循紀律者不然出字律字皆無着

落不免強解

蠱初上二爻兩卦之主爻也初言意上言志巽艮劉柔亦于此見矣

蠱至上爻蠱之極也國事不可為矣所以不事王侯

侯高尚其事曰不事曰高志尚亦是艮止之義但臣道猶有高尚之時而子道則無時而止也故上不取

幹蠱之象

豫本以四爻之剛為主彖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正是外卦應內卦也剛柔相應所以順動成豫

或云乾初爻始故巽取潛象坤初爻復故震取履象皆不免牽扯傳會

復六三類復厲宜不免于咎也其所以無咎者得非以義言之復之難類尚知自復故象云義無咎也即

此觸類旁通其義無窮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利貞者性情也是性命性情一頁字之矣

離下乾上為同人離下兌上為睽睽五同人二皆取宗象蓋以先天卦位言之乾兌離震有同宗之義也若宗義不明于同人則曰以陰宗陽于睽則曰離兌皆陰之宗而相背馳象義愈晦

艮上吉故八艮在上皆善詞陽宜上也

時乎同人而止用乎宗人故吝時乎睽而宗人嗟膚當往解之故往有慶

陰剝陽復固天地盈虛之道克己復禮是君子剝復之功

之功

卦起于一陰一陽一陰一陽即乾坤也乾坤立而萬化在其中矣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陰陽交媾即震巽坎離艮兌是也六子交媾而萬物不可勝窮矣故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

艮二本柔而在三之下柔不能極剛下必隨乎上皆是實象

人在天地間與萬物異者惟典禮焉耳即臯陶所謂天敘天秩者是也聖人於易卦爻既示之以象而又繫之辭者無非欲人現典通以行典禮趨吉而避凶

䷋ ䷋

䷋ ䷋

也雖云神易無方體豈出典禮之外乎故曰嘉會以合禮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所謂天則何心他求哉即一卦而元亨利貞資始變化之以時即六爻而初潛上亢見惕躍飛之各當九樂行憂違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何一而非天然之則所自有乎

只自強不息便是乾便統天御天而人不識耳

聖人知幾顏子庶幾兩條相連意實相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凡所行者皆善幾也顏子亦庶乎知幾其神矣

豫以一陽為五陰之主分明有建侯之象與師之卦登亦相似分明有行師之象

現十二辟卦即十二地支自復至乾自始至坤即自子至巳自午至亥陰陽生生循環無端總一太極也即家人與旅之卦登玩之家人內也旅外也所以離內巽外是入而麗乎內也故為家人艮內離外是止而麗乎外也故為旅可見卦象卦名卦義一也

艮象敬應中孚三得敬雖一以應言一以比言然當比應之位而以陰應陰以陰比陰實相敬也謂中孚三與上為得敬者非而謂艮之敬應為忘己忘人者

不知何所取也

象曰湯武革命曰有孚改命其義一也

上九觀其生而曰志未平大九一卦二陽二陰爻者只以一爻中正為主

參兩者一奇象天圓而圓三三本奇數三為九故乾用九也兩偶象地方而圓四兩本偶數兩四為六故坤用六也

六有定體九為員神用九六者須明辨之

參五者兩與三為五天地之生數也再三兩則二五為十天地之成數也再參而兩之則參伍為十五復見生數故三五以變也且九六合為十五老陽變少陰則九變為八老陰變少陽則六變為七八亦成十五是三五之變即九六之變而一原于天三地兩之本數也

九圖六方象數原不相離

河圖天一三三五為參天地二地四為兩地合一三五為九三四為六倚數即用九六是也圖本相生以生數為主此河圖所以為參兩也而三五錯綜皆圖之變數耳

終日乾、不厭不倦便是至誠無息便是三兩天地

洛書雖無十數一九三七四六二八皆成十合中之五數則縱橫斜直皆成十五要皆錯綜其數而成焉此洛書所以為三五以變也然其所以錯參伍而成其變者不過本一三五二四以參兩之焉可見書亦不能外九六以為之用也

圖之全數五十有五合六九成五十四此所以包九六而為之用矣現圖象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本皆相合陽生陰成陰生陽成而圖之數本相生故其數為有餘書之數四十有五雖曰縱橫斜直皆成十五其實三其十五而總成四十五也現其象陽居

四正陰居四隅皆以陽統陰而闕其地十之成數也蓋書之數本相克故其數為不足惟不足則不容以不生惟有餘則不容以不克焉書生克之相為用也如此然則參兩參五雖本在說著而即圖書亦可以現會通矣

河圖之數十者天地生成之全數無盈虧也洛書之數九者天地變通之活數無窮尽也

參兩參伍錯綜變通數即道也

自下訟上言自下而訟于上非訟乎上也自下而求直于上非二之中道矣

乾以易知而知至至之何所至也知終一之何所終也故曰致知在格物

一卦六爻多各發一義若彼此鈞連牽搭反晦本文之義而專取互變者為尤非

小畜初九復而曰自道有不為小畜之義二之彼而曰牽以二本陰位不免有牽係之意然俱以乾體而吉

既曰無妄元亨利貞又曰匪正有眚俱本卦實象實異非設為之詞也

在一卦曰匪正曰外至在九四曰可貞曰固有卦爻互相發明類如此

細玩艮之卦畫上一陽有背象爻於四謂身三本屬人而一陽已限隔矣故于庭中不見人也近儒使以不見為性體又以止知為聖學其亦未知艮之所以為艮歟

震長子先少女歸妹取兄嫁妹義亦是而其禮想自帝乙始

大圖極書即天地之造化也不明大極圖書者不足與論天地造化不窺天地造化者不足與論大極圖書要之一陰一陽之謂道盡之矣其如仁知各見日

三

用不知何
太極圖書盈滿兩間不可湏臾離也知此者便是知天地之化育

圖書編首之以古太極圖次河圖次洛書次易卦先後天圖總只是一箇理一分殊然理之一者無窮分之殊者無窮而散見于各卷者何窮哉

天地之數尽于五一二三四五萬事萬化無餘蘊矣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生成奇耦變化不窮未有出乎五數之外者

巽二與上皆曰巽在牀下者而爻皆以陽居陰之象通于柔順非剛巽中正之道也

觀歷代祭典有殷祭之名及考鄭康成釋禮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是殷者盛也祭之名也薦上帝配祖考殷祭之盛禮也故先王象豫以作樂崇德而用之殷祭則樂亦以殷祭為極盛矣

雷出地奮亦可見殷盛之意

困三五困于酒食朱紱赤紱所以形容世間終生沈醉束縛於富貴中者至矣若困而不失其所亨非君子超然富貴貧賤外者其孰能之

大畜內乾健外艮止象傳云能止健獨與他象異蓋

止即穆、文王緝熙敬止之義非止其健而不進之謂也止健並重但玩味能字畢竟上九為大畜之主也
旅之三內卦也故象焚次以遇剛近離而焚上外卦也故象焚巢以剛處離上而焚遇剛取咎獨於旅之時哉
內明外動則為豐內止外明則為旅用明者其慎之月幾望之象三小畜上以抗陽而歸妹五以應陽吉中孚四以從陽無咎義亦近之大抵只是陰盛之象小畜以陰畜陽歸妹以柔乘剛中孚以陰相孚陽其義一也吉凶無咎各自一爻言之不可滯此一語說况四五上爻位亦自不同乎
道有變動故曰爻其實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自有變動乃謂之爻正爻以效其動之謂也一變動之間陰陽有等故謂之物即陽物陰物之謂也陰陽相雜故謂之文陰陽位有當不當故吉凶生焉何必紛、遠引而反晦之也
巽木在下坎水在上則為井巽木在下離火在上則為鼎皆是實象玩卦爻之象亦然
乾統六十四卦之象而不見其不足乾在六十四卦

之中而不見其有餘知此始可以論易
易尚中正惟乾父坤母交坎得陽中故坎中一陽在六十四卦為最重即天一生水是也看來此說亦不可執泥不然震一索而得男故為長男彼始震者豈無微耶乾坤卦後即為屯亦始震之意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難則由乎坎矣先天八卦圖圖六十四卦圖圖既非震以始之哉始在震中在坎無輕重也節者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所以初九不出戶庭無咎時當節之不出也故無咎象曰知通塞是也六二不出戶庭凶時不出而不出非節矣故凶象曰失時極是也信乎發皆中節之難
正
天地間只是一奇耦錯綜變化萬有不齊易之生生何足藏也
比二四皆陰而內比外比皆吉以其承陽應陽故也三亦陰柔不中不正即為匪人之比難以承乘應皆陰而二四亦匪人矣然則匪人之傷得非三之所自為乎夫二四本吉在三則為匪人可見各爻俱當自本爻言之不可牽連附會其說

同人三爻三歲不興安行也言安能行其敵別之事

我

旅通尚柔故二即次而三焚二得童僕而三喪二柔

中三遇剋也

細玩八卦正位乾在五坤在二坎在五離在二震在
初巽在四艮在三兌在上大畧如此然亦不可執泥
七日來七乃少陽之數也一陽復于五陰之下非少
陽之象而何

豐二四皆有豐蔀見斗之象夫日中安有見斗之理
蓋離日在下而震雷動于上則幽暗不明不過斗光

而已故象曰幽不明也離本爻在二震本爻在四故
其象同然象傳獨發明於四爻何哉蓋其所以日中
見斗幽不明者由四不由二也

斗在天中夜所見也日為重雷所蔽故所見與夜之
斗光無異此又因其震動不明以意取象况天文主
在北斗豐卦主在二四而二四皆陰故其見如此人
居豐大之時而為其障蔽則所見反幽暗狹小世間
比皆然良可哀也

乾統天坤順承天故曰為物不二

五行之金十干為庚金曰從革庚革也兌為澤于時

為正秋非金而何

各卦固名以義起亦義由名生名義皆以內外為主
歸妹兌火女在內長子在外兄嫁妹故名歸妹三爻
兌主不正故象歸妹以須須賤女也四爻震主不正
故象歸妹愆期反歸遲歸義可象矣

坤三爻象字字是發明坤順乾知之意細玩味自見
蒙之九二六五本非陰陽之正而謂為時中何哉開
蒙貴乎中而非時不能曲尽其啓發誘掖之妙故下
坎陽居陰位象曰剛柔接上艮陰居陽位象曰順以
巽剛柔巽順合乎時也非時中而何

否二包承坤本順承乎乾也以陰包陽則過矣
玩行險不失其信之義可見有孚即坎之象需訟皆
云有孚天水相孚非聖人故設此象義以教人也噫
聖人於天地之造化隨時隨處一一指點實象精義
以教人人猶莫之省也惜哉

人于易觀其會通身心融液上下與造化同游
坤象曰含弘光大文言曰含萬物而化光六二象曰
地道光六三象曰知光大可見坤有坤之光也特其
光不如乾耳豈曰借乾之光乎如此則月借日光亦
類推

井利用禴困利亨祀祭祀是一誠所通鬼神弗能違况於人乎

易有太極邵子謂心為太極果能尽心知性知天則此心體量廓然無際信乎心即太極萬事萬化皆從心出而人皆易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夫不利即戎戎在我也恐其過于剛也暮夜有戎戎在人也恐其章于柔也本當字號惕號而無號則凶正所以為處戎之道也

乾易知坤簡能若二之矣乾三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坤三曰無成有終知光大也乾坤知能果二乎哉

雷風以氣運旅陰陽在下故氣雖藏而實相薄其氣無所不周山澤以質凝聚陰陽在上故質外現而其氣雖通終限於質是一定不易者質也而氣運質之外矣

坎居子中而陽自此始離居午中而陰自此始所以始之者氣也故水火皆以氣用

小畜之初曰復曰自道則不為四所畜也明矣宜其有咎乃云何其咎而吉者蓋以義族之宜其陽則自道不可受制於陰故吉也義字最當審究

先天圖畫以體言乾兌離震在下奇一陽皆不動

坤艮坎巽在下偶一陰皆不動後天圖則以氣言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于西南而其變動者皆氣用事也可見一索再索三索乾索坤索坤索乾皆自變處觀之耳不然先天圖乾統三女坤統三男何分別哉

潛脩進德闇然日章故取象冥井利不息之真剛來下柔為隨剛上柔下為蠱玩相反之卦亦可以識卦變矣

艮上乾下為大畜艮下乾上為遯、九三亦取畜臣妻之象臣妻指下二陰畜之者陽畜陰也于大畜六

四六五謂其以陰畜陽也蓋即此爻畜義而並現之乎

知未知幾即占也故學易莫要于存神

咸本無心之感有虛受之象也惟虛方能受人惟無心方能感人六爻皆有應故皆無全善之辭

復見天地之心於動而見其一陽之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必靜以養其微陽之復也

坤兌皆陰故萃卦假有廟用大牲三爻利用禴皆有取於祀典者陰幽之美也何必謂其互艮互巽而伏坎耶九象義不原本卦皆妄也

太極無所不包五行一太極也五十為土位本中央而不可易者圖書左右順逆生克雖不同五在中位無異也必欲虛中為大極焉何哉

性命本各正于乾道之變化而尽性至命斯全歸乎大始之乾元

天地間無獨必有對橫圖自乾至坤而復姤在其中不徒乾之六陽與坤之六陰對復之一陽五陰與姤之一陰五陽對由中間復姤分之兩邊各三十二卦陰陽之晝未有不相對也可見剛柔善惡盈虛進退乃理之必然者雖各卦爻自有變易然六十四卦

歷三十二位而陰陽大變易焉其機在復姤之間其初為基微也所以乾純陽也其初起于復之一陽自以而多極于乾則一變為姤矣坤純陰也其初起于姤之一陰自以而多極于坤則一變為復矣坤而復乾而姤縱橫錯綜循環無端孰非天地之化育哉此先天之圖象也於此識其幾而謹其微則有幾先之哲無後事之悔故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乃先天之學也是故君子貴學易

乾三曰終日離三曰日昃象各有攸當也

巽本以初四二陰成卦初爻利于武人四有功于田

可見遇柔非巽之所宜也九二上九皆別居柔位皆取巽在床下之象是巽本柔道雖外剛內柔之人不免執禮過卑之失况一千柔者乎

臨上復五艮上皆取敦之象敦厚也臨復上卦皆坤坤艮皆土屬也故皆有敦厚之義

夬四姤三皆以同體次且然四位柔又處上柔之下故不決而牽三位剛又處初柔之上故不遇而未牽也

遯大壯相反之卦也大壯九三即遯之九四爻辭于君子小人皆兩及之大壯九二即遯之九五而爻辭

皆利貞大壯之上六即遯之初六一則遯即尾厲勿用有攸往一則曰羝羊觸藩無攸利合而現之象義亦同

黃鍾之管長九寸林鍾之管長六寸其亦用九用六之道乎

各卦象以名而巽名以象而殊若確指一人一事非易也

渙九二渙奔其杭九奔二機故剝中得頭蓋此卦九二原自四來六四原自二往所以象傳謂剝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而奔也機也得頭也即剝來

不窮之語而象愈明矣故卦與爻亦當互看

巽上則居柔也表其資斧旅四亦則居柔也得其資斧何也旅彖曰柔得中乎外而旅本貴柔故則居柔者得之巽彖曰則巽乎中正而巽尚乎剛故則居柔者喪之故曰觀其彖辭斯過半矣

一陰一陽之道不可須臾離也即中庸為物不貳一言盡天地之道是也是道也乾陽坤陰交合變化惟資始資生而善之繼也為不窮故成男成女而性之成也為各足性即天命之性也率性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而人之道一天地之道也且是道也易之所

以生生顯仁藏用富有日新成象效法變通不測即中庸敦化川派淵泉時出中和位育形著動變皆夫日用之常也末復結之以不測之神與天載無聲臭者一而已矣可見中庸首之以天命終之以天載易首之以一陰一陽終之以陰陽不測而中庸一善書易是篇已統括之矣奈何易道本自中庸易知簡能雖愚不肖可與知而與能也而民鮮能之者果以易為天道而難之乎抑以中庸為人道而易之乎蓋緣仁知各一其見若失之過愚不肖日用不知者失之於不及此易之所以不可思為而中庸卒不可能也

噫道不能遠人神而明之一存乎其人而已矣惟克己者為能同人此所以大師克相遇也無我之難有如此

或曰形上形下畢竟有道器之分何歎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費隱分道則不可焉飛魚躍察于上下活潑地從何處分別道器于此執焉魚為道固非離焉魚言道亦非也真知此者方信得忠恕達道不遠方其性之未知而反身以體究之也以我之知知我之性我也知也性也利而三之矣三之者誰也信乎合而問通萬古只此一物人自生分別耳

蓋二謙受益也益上滿招損也故損益皆云自外來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言天則之自見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帝則之自順也一有知識即非坤順承乾非用六利永貞之道矣

萃有二陽卦辭曰利貞彖傳曰聚以正五爻詞曰元永貞總以五為貞也

震長子也震驚百里公侯地方百里故屯豫皆因震取建侯之象震彖傳曰出可以守宗廟以為社稷主非侯而何

既濟坎中滿已有終止則亂之機未濟離中虛此所

以柔得中而亨也觀象玩辭活潑、地豈獨二卦為然哉

利貞者性情也孔子固即性情以明利貞之意然則真知利貞者性情又豈有餘蘊哉

坤象先迷失道復上迷復而反君道者迷指坤君指初爻之陽也

小畜既曰亨矣又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蓋以卦德言之下乾健上巽健而巽則中而志行必如此而後乃亨也以象言之巽雖以一陰上于乾而九五之陽則不為四陰所畜所以密雲不雨陽尚往也自我

西郊陰之施未行也然則以一陰畜五陽謂之小畜故畜則亨而施則不亨可知矣

陰在天上雲之象也上卦六四之陰象密雲五上陽皆上往象不雨然其所以密雲不雨者由其自我西郊故也後天卦位乾居西北巽居東南今巽反居乾上故為自我西郊之象惟其自我西郊所以密雲不雨二語互換讀之其義了然陽尚往而陰之施未行施與畜正相反也

始本以柔遇成卦而謂剝遇中正天下大行易之貴陽也如此

困九二位本剝中而征則凶上六困極將通吉蓋以既善則當安未善則當改也

困二既曰征凶又曰無咎何也九二本剝而中也恃陽剛而急于求進則凶然則為柔揜所以取困則自求去揜蔽亦無咎

學易者必欲窮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曰知至至之密雲不雨雖小畜小過皆重在陰然小畜指一卦言而象云尚往則五位之陽已往而上夫陰小過指一爻言而象云已上則五位之陰已上而過乎陽揜只是陰陽不交則雨澤不降却又不可尽以卦爻之象一律齊之也

未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指下卦坎二爻言即坎卦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之義也二雖得中而尚未出中故汔濟而尚未濟耳

巽乾為觀二陽在上即大觀之象四陰在二陽之下有盥手之象在下之陰仰上之陽有顯若之象故卦辭所以發揮現之名義也現之象義與乾五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意同有手顯若與華五未占有孚之意同即一現占之間民已孚化故曰聖人神道設教而萬民服卦辭不過即祭祀以形容之耳

久大德業不出知能而知能之良不待學慮何易簡如之

師卦以二爻為主故卦辭惟九二當之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即五爻長子帥師一承乎大君之命也非後世自擅兵權亦可謂之在師中矣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可見王之錫命師中在懷萬邦正所謂仁義之師象傳所謂能以衆正可以王也豈戰勝攻取恃征伐以威制天下者可例論哉吁是可以現將將兵之道是可以現王者之師

否而歸之匪人不可專委于氣數也蓋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負陰而抱陽也現否卦象外陽內陰失其所以為人矣故謂之匪人比卦本上坎下坤而交本陰爻且承乘應皆陰亦取比之匪人之象爻雖不言凶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可見匪人不惟自害且以害人所以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甘一也甘節吉其臨無攸利故以九五六三爻位不同然節多苦則甘節為難惟臨之以莊則敬而甘臨則不足以有臨矣義亦自別

大九人之內明外動者則明反以動而昏震上離下為豐二三四爻皆以見取象况日中安有見乎之理

所以往得疑疾見之蔽也然則有定見者非有定守其孰能之

咸亨以艮兌震巽成體惟感通故常久所以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

困井兩卦本相反也困之坎在下井之坎在上所以井卦取改邑不改井之象且井以陽為泉卦爻雖改坎之陽中如故也

雲龍風虎即中孚豚魚之謂也感應氣求一本之天然而一毫人力不與焉

洗心退藏於密信非聰明睿知不能也而云神武不

殺何歟現禽之制莊氣况于人之神乎德威惟畏真是畏德甚于畏威而大畏民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故神武何事於殺也聰明睿知而不用神武而不殺其藏密為何如

仰現俯察目觀耳聞何往非易何往天地之教然非

心同太虛者安足語此

道一心立天立地立人而分為三才無而兩之為卦之六爻豈天地自天地人自人哉同一性命之理也

故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差又分性為人之理命為天地之理豈窮理尽性至命之學哉

真信得坤只效法乎乾則謂學之為言效也亦可五
上為天五陽而上陰初二為地初剛而二柔三四為
人三義而四仁六爻大畧如此分屬亦可苟執泥其
說分陰分陽以為近之選用柔剛又說不去此所以
善學易者不特於陰陽到柔仁義宜默會其一原之
理而于天地人須深窺其合一之原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故初九已事適往尚合志止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意六四損疾使適亦可喜蓋
自損其疾正所以受下之益也適往在初使適則在
乎四而損疾乃四之自損為是所以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吾儕不可諱疾而忌醫

玩易者即乾坤兩卦彖象文言會通細繹透徹無疑
方知六十四卦八十四爻俱有著落

觀文言後得主而有常則先迷後得主句斷無疑彖
傳后順得常又何闕文之有但得主者坤順承乾以
乾為主也或以震初為得主或以上爻為主均非知
坤順之義者

乾健坤順、即順乎健非與健為對也故中庸曰其
為物不貳

鼎初與四若陰陽正應四信初亦不為過也然竟致

覆公餗焉非所信而信矣故曰信何如也

初顛趾利出否而四折足覆公餗可見君子去惡復
善當慎之于初苟擇善不審則信道不篤蹶于中途
雖善亦凶

恒本剛柔相應在六爻又不以相應為恒

雲龍風虎火燥水濕鶴鳴子和氣類本相通也故觸
之即動感之即應盈天地間何莫不然惟深于易學
者自不敢不慎

盈天壤間不論人鬼事物有無微顛只是一陰一陽
而已矣苟不知陰陽安知道又安知繼善成性

世之處富貴者人人犯著豐上六爻詞人自不容耳
初和兌不疑二字兌信志陽剛故也來兌引兌則皆
以陰柔為悅矣

龍神物也宜其不至於亢矣然而有亢焉時之所在
龍亦不能違也知龍則知聖人矣或曰聖人時遇乎
亢而終不至亢故聖人無悔曰湯武當夏商未造非
亢之時乎桀紂雖惡君也以臣放伐其君非亢龍乎
謂后世無以台為口實非有悔乎周公管蔡亦然
謂聖人禮義中正雖臣放君弟誅兄無悔心焉吾不
信也噫惟其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所以為聖

人也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

與尚未灌亦將灌而薦之時也故有孚顒若精誠感

通下觀而化孔子謂掃自既灌而往吾不欲現與此

正相反

五上在大觀在上而五觀我生上觀其生各爻位又

自不同

隨四有孚在道以明無咎蓋孚而不以道者欲交也

孚道而不以明者暗合也此隨之所以難也

黃牛離象也故革初象黃牛之革而遯二亦取此象

下卦艮體三爻亦別故曰執曰革曰固皆有取于同

體之別也

觀納約自牖遇主於萃斯可以知聖人獵較之心

乾易坤簡人能神明默成則合易簡而一之矣知乾

坤之廣大而不知乾坤之易簡安能合乾坤而一之

武非君子所尚也履三武人為于大君其武不可有

也巽初利武人之貞孰謂武可去哉若神武不殺

非至聖不能

蒙初用刑上用兵可見刑不能禁必至用兵而後已

先號咷而後笑此同人所以相克而相遇先笑而後

號咷此旅人所以禁巢而喪牛

服牛乘馬引重至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以震兌

成體震動也兌說也亦隨其物性之動而說者服且

衆之耳若強物性以不能而不堪安得謂之隨

觀易之慎以終始其要無咎乃知文王小心翼、以

服事殷所以為周之至德也歟

咸艮內兌外取女吉取在男也且少二之相配歸妹

兌下震上征吉征在女也且少女之非宜吉凶之分

不待卦詞而決之矣

幾者動之微研幾之學非極深何以通其微也

否泰之初皆象拔茅茹以其彙在陽則征吉不言貞

而貞在其中矣在陰則貞吉蓋所貴在貞而征非所

宜也要之陰在初尚貞亦非聖人假設貞義以為小

人之勸

泰二以言乎遠則不遐遺以言乎通雖三陽之朋且

亡焉所以致泰豈偶然哉

復尚朋來陽氣微也泰尚朋亡陽氣盛也否則非獨

學無朋則朋黨矣

德至無妄可謂盛矣故元亨利貞然又云匪正何也

陽剛本以在上為正也剛自外來為主於內謂為天

命之正可乎所以慎其匪正則有肯又云不利有攸

往何也既來為主於內則不可往矣震動于下又欲他行將何之乎所以又戒其攸往則不利

無妄乾上震下初爻乃成卦之主也一陽在初二五劉柔正應據卦休何不正之有彖傳乃曰劉自外來為主於內所謂匪正可以意會矣何也聖學渾以天命為主萬善本所性之具足者稍涉一毫外至即為行仁義矣可見匪正亦非聖人設此以功戒人也現其象玩其辭無非即其實象以示人欲人純任乎天耳志聖學者可以一毫人力參于其間哉

四曰可貞曰固有則外來匪正為愈明

龜本自養于內者也初雖陽而卦本震動下順由上順以動故為自含靈龜而觀柔順之象虎乃求養于外者也四以陰求陽以上順止艱應下順之震動故為虎視眈眈其欲逐之象

訟九五乾劉中正二應五四比五故皆云不克訟乾二龍德正中不過信言謹行閑邪存誠聖學切實有如此近之論學者多見其好異也貪玄寂之歎忽閑邪之功此學之所以無成歟

井三求王明或謂求即行惻者代為之求也不知可用汲我之所以求王明者自有在矣即文王豈弟求

福不回孔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故曰巽乎人之求也豈世人自小以求售之謂哉

人自強不息便是乾此外更無別乾也但從閑闕到今幾人真能自強不息哉

否二坤體得中故能包承然否之所以成卦者以大往小來也惟其小來坤二得中所以小人吉惟其大往而上承九五休否之大人所以大人雖否而亨則其包承皆卦體自然之象何必以包承小人為句

其行次且一也夫四位不當始三行未牽其義自別巽彖傳若於卦辭未之釋也細玩之事必待重巽以申命而后行之非小亨而何別巽乎中正而志行非利有攸往而何柔皆順乎剛非利見大人而何是故以二字承得最緊惟會通全文以玩味其意義當自得之

陽大陰小即巽本以初四之陰柔成卦故曰小亨二五別巽乎中正而志行故利有攸往初四柔皆順乎剛故利見大人亦有不可執泥陰柔為巽之意

恒彖傳曰終則有始即咸恒二卦相反觀之終始自見

歸妹位不當謂兌以柔位乎三震以剛位乎四也柔

乘剛謂三柔乘初二五上乘四之剛也易之象義果可執要與以論之哉

坎陰陷陽也上陰故凶離陰麗陽也上陽故無咎凡卦爻只當於本卦本爻求其象義苟於本卦求之未得其旨便求之互卦變卦以迂就其說於本爻求之未得其辭便指承乘比應并互變體以牽合文義是豈學易之道哉噫說理者既不求諸本卦本爻之象象而執互變以言象者又不免使本卦本爻皆脫空矣何怪乎易學之愈晦也

易本變動不居謂無卦變不可也然昔之言卦變者或言一陰一陽之卦自復姤來二陰二陽之卦自臨遯來三陰三陽之卦自否泰來或又謂彖傳凡言剛來柔來皆從乾坤來未免確指某卦從某卦來矣舍本卦論他卦甚悖經旨又惡足與論變通之易

天下之動貞夫一惟貞則一豈徒陰陽各得正應位承乘比應不相悖哉知乾一卦利貞在乾道變化坤一卦利貞在坤順承乾斯可與語貞一矣

需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二者兩耦之卦象也出入者誰歟蓋上三爻只當以坎中一陽陷於二陰為主者則九五雖出於四之穴入乎上之穴出入字

固有著落需字亦有意味四需于血而曰順以聽者陰需陽而聽其出故為順也上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蓋需以五為主上六雖不當主人之位而敬以需客亦未大失矣且以上視下曰客三人來雖乾之三陽亦為所需之客則坎五為需之主又何疑

日出則人物之陽精與之而俱顯日入則人物之陽精與之而俱藏人與天地二乎哉

豫以四剛為主彖詞利見侯行師彖傳順以動豫四爻辭由豫大有得象辭志不行也諸說拘執君弱臣強以病豫何哉

履卦惟三與上應故自上視下有視履其旋之象惟其無我方能受人以能問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顏子其咸乎

水流坎陷之中盈科漸進有習之象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與習教事之象相類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兌說也惟講習而說在其中矣

熟玩古太極圖河洛先后天方圓圖天地造化描寫殆尽

恒以二長相配咸以二少相配婦妹以長少配不以

正故初三五皆曰以娣亦于相配不正之中有取于娣云耳詩于韓侯娶妻云諸娣從之娣妾勝也兌為妻歸妹內卦兌為主故也

神也者故萬物而為言者也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覯思

火日內陰而外陽離之象也人得之為神水月內陽而外陰坎之象也人得之為精神交則日月合水火既濟而地天泰矣反是則未濟也可不慎哉

易圖書卦爻整日流行變動于前而不識更於何處學

二十八宿角為東方之始故晉上姤上皆取角象何謂也易道窮則通終則始晉進也進而至八卦終窮無所晉進矣而進之不已又必始于東方之角始遇也遇而至八卦終窮無所遇矣而遇之不已亦必始于東方之角皆終則復始之義也况日之晉於地上也陰之遇乎衆陽也俱自東始日地進而又進陰陽遇而又遇本無終窮而窮則反下孰非自然之造化哉

地木曰升順而巽者易山木曰漸止而巽者難也咸本無心之感九四不言心所以為利貞之感惟一步

於朋從之思憧憧往來則有心矣有心非貞也離卦中虛則明生故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

易無思也豈不思哉天下何思何慮雖殊途而實同歸雖百慮而實一致雖有思慮而同歸一致何思慮哉觀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一皆自然而然而憧憧朋從則非矣要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會而通之則存乎通微之思

夬困皆兌在上困有言不信人不信己之言也夬四聞言不信己不信人之言也皆以兌口在上故耳遯本陽遯初二之陰亦取遯象壯本陽壯五上之陰亦取壯象此又困卦名而取象也卦之名義重矣哉坤上六象本純陰其實陰極陽生故曰陰疑於陽夫有疑則爭則戰矣觀六二不疑其所行可知也所以遯上升三皆曰無所疑豐二則往得疑疾矣今而現之其義自明何必改疑在疑

遇涉滅頂凶無咎若節貞凶悔亡所以君子當其時勢之難惟求盡其在己者內可以無悔外可以無咎而凶非所計也

坤五黃鐘通理黃即坤也中通非乾陽之通達而何
坤四括囊坤卦耦屋中虛容物故象囊而謂之括者
蓋坤本主翁四九翁之翁也且在下卦之上故取括
義所以象與文言謂閉也隱也慎與謹也皆可得意
于言外矣

豫二位本中正獨於四無承乘比應之嫌此所以明
決而見幾之早也三則遲而悔矣

益五陽剛中正純乎益下之心也故其惠益天下之
心不待問而信之矣然豈特孚信我有是惠心已哉
凡及人之惠皆我之德人亦莫不信之矣此所以大
得志也彖傳曰民悅無疆中正有慶其益無方此又
得之

萃王假有廟彖傳曰致孝亨也家人五王假有家象
傳曰交相愛也可見假字當依彖象作感格之義為
是何為獨以至字訓之也

漸上巽下艮本以三四變易成漸是六自三進居於
四觀象傳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以
此釋利貞宜歸之四矣然又曰其位剛得中也則進
得位進以正皆指九五言矣但觀之卦象未見進義
惟自漸與歸妹反體觀之則九五進得位進以正剛

得中其象義昭然何必謂渙九進三旅九進五哉
大壯六爻惟二四貞吉正謂得柔以濟其剛耳或又
謂利貞為戒詞豈知貞者哉

豫六二處坤土之中故為石初應四而鳴三比四而
盱二獨介然于中其堅如石故為介于石之象雷電
本相須故震離上下皆取雷電之象

易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皆從此生是易外更別無
道若堅執變易從道之說則易與道二矣且有心變
易又何道之可從

語曰數婦初來教子嬰孩即家初開家之義

臨五取知臨之象蓋二陽剛中浸長于下六五居君
臨之位早知陽剛可任而虛中以應之又何所不宜
故曰聰明睿知是以有臨也

家人卦巽長女在上有姑之象離中女在下有婦之
象二四陰柔得正有女貞之象內明外巽有善於處
家之象且女正由於男正二五剛柔中正亦有女正
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之象

堯舜性之純乎乾也湯武反之由復而至乾也故曰
復剝反也

訟坎卦在下一陽陷於二陰有歸連之象其邑人三

百戶乃下大夫之制也

井以及物為功觀上本陰柔而以勿幕為大成是又以卦登取義不全在陰陽剛柔之爻位也

元亨乾之始也利貞乾之終也大明終始乾其庶幾乎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事雖萬變中心一而已矣

喪羊於易無悔喪羊於易則凶壯五位本陽而喪陽蓋四陽大壯猶可喪也旅上位本陰而喪陰蓋旅道

尚柔乃以剛終安得不亡然羊躁牛馴其象自別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觀古今人臣之當難者皆非致

難者也即張睢陽文信公可見

介於石不終日豫之至矣向非介石安能見幾明決

若此

既濟九五只為坎中實不如離中虛所以祭不受福

凡治以小康而自盈學以小善而自足者可以首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虞廷允執厥中其即道心剛中

之謂乎

小畜以小畜大小過五以小過大故陽不為陰而用

皆密雲不雨

窮理尽性以至命若判之而為三將以順性命之理

又合之而為一一之三之願神明默成者何如耳
理性命若未透徹則功何所施且本無窮尽又冒從
而至之也

旅取外義故彖傳以外卦為主謂得中乎外而下卦
三爻損、童僕皆以艮小子得象九三乃艮本爻而
曰喪其童僕貞厲者正以陽爻居陽位雖若未喪而
以義揆之則其喪也必矣

艮止在初止之早也故云未失正

箕子雖以奴而晦其明而貞明在中實不可息

夬以五陽夬一陰若易、也在一卦則字號有厲彖

傳謂所尚乃窮在六爻初壯趾不勝二暮夜有戒三

壯頰遇兩四無膚次且五覓陸未光上無號有凶可

見國之央去小人學之央去已私其難有如此

夬夬也五陽一陰其名曰夬名義正相須也

渙初本柔而象馬壯者坎為馬也初六柔柔剛位而

即其用極於渙之初庶乎不至於渙故爻不言渙象

曰順也若以二為馬壯則在初無柔二之義

學易者固當現象玩詞現變玩占苟不能現其會通

亦何以尽其象辭變占之蘊

陰陽止六位所以卦止六爻現每歲每日自子至巳

為純陽自午至亥為純陰至七則變

解維赦過宥罪然三曰由獲三狐上曰射隼高墉獲之可見當解之時亦必去大惡赦小過仁義並用斯為解之善也

恒只久于其道最難

既濟可謂盛極之時也初濡尾二喪弟三伐鬼方四終日戒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上需首厲卦辭曰初吉終亂大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入之虞既濟也可不慎哉

虞既濟之盛必如堯舜禹之兢業而後可否則未有

不初吉而終亂者

師五田有禽比五失前禽乃飛走動物之通稱舊井無禽此禽即井中物也何必拘定禽鳥且二十八宿皆曰禽星亦可觸類而通

比五邑人不誠下卦坤有邑象邑人指六二二本得中二五以中道相比不得告誡故曰上使中也

師五田有禽利執言者討叛戡暴故為王者之義兵比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者舍逆取順故為王者之顯比仁之至義之尽也

咸臨者以至誠感人而無期心之心故曰未順也臨

者以私恩悅人不免柔媚之意故曰位不當陰陽之分其霸王之辨乎

咸感也雖以陽臨陰而必有取於咸臨矣決也雖以剛履柔而必致傲於夫履知此則知用九之道矣八卦六爻皆有定體至七則變而九則其周流不息者也反身當自得之

旅下艮上離六五射雉一矢亡離明雉象陽晝矢象六自三進居於五以成離射雉也九自五下居于三矢亡也三五變易故成旅五雖不言旅而射雉即出旅之義

知至至之知終之使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解上高墉隼悖與公用射獲之象皆自本爻言為是陰居解上故為悖也解而至上則尽解矣故為解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總只是豐大不可恃之意即豐與旅相反其義亦然

未濟上九既曰有孚飲酒又曰有孚失是何也有孚信也卦終則變安常俟時理之可信者也言信其安常俟時而至於宴安太甚則亦信乎其失是矣故曰宴安醜毒不可懷也

此初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義可觀
巽兌本各以一陰在上下成卦而皆有取于剝中中
孚本各以巽兌二陰成卦亦謂柔在內而剝得中而
以三得敵四馬匹亡俱不與其中孚而鳴鶴子和有
孚亨則在二五可見各卦雖有成卦之主然二五最
重而尤重乎剝中

幽人多為起世絕俗之行以自高履二履道坦、中
不自亂可見剝中即其坦、之正道也只中不自亂
便見其幽閑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兌本無言之說即理義之悅我心是也然講習理義
莫如朋友故朋友聚樂亦惟講習乎理義焉耳浸灌
滋潤其中心悅懌自有不容已者兩澤相麗即朋友
之象時習而悅朋友而樂即此可見

各卦爻一字一句皆是本卦本文原有此象此義也
若曰聖人設為之詞以為卦爻之勸戒是皆有意為
之安足以窺盈虛消息一出於造化之自然哉但象
傳每有發卦辭言外之意處要亦不相悖也或義出
象外尤宜詳玩

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豈君子有意以加損之哉大凡
常人之情每視己大高視人大卑人物不得其平只

自私自利之心為之也所以尊己卑人貴己賤人利
己害人是己非人皆謙之反矣觀彖傳止以一盈字
對謙字言之意亦可見是故謙固在乎屈己下人處
己受人而平物我者謙之則也否則以象恭為謙者
何以別之哉

既未二卦現其象重陰陽交與不交玩其辭則俱重
在離上既濟彖曰小者亨也初吉柔得中也未濟亨
柔得中也下經多陰卦用事于此益信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只終日乾、不待安排天則自
見也

夬三月卦也而竟陸生焉故九五取竟陸之象或曰
竟陸即昌陽也子夏傳竟陸皆木根草莖剝下柔上
賢家本草竟有六種皆屬陰其上六陰柔外見之象
乎姤五月卦也而瓜成焉故九五取瓜之象瓜亦陰
物且云以杞包瓜即陽包陰而陰在內卦初爻之也
三陽為泰驚蟄心在仲春則陽出地上故豫可見泰
豫義亦相因

艮下震上小過山上有雷故取象於震之聲也彖傳
有飛鳥之象焉雖取象卦畫然曰飛鳥遺之音不宜
上宜下上逆而下順是亦以音而取象矣聲音其震

之義乎

上震下坤豫作樂崇德亦是以声取象

宗廟之禮君視割牲取血主婦執筐俎歸妹六稱
女則不成其為婦稱士則不成其為夫矣安得為歸
妹之終哉且震陽兌陰震為筐而云女承筐無實兌
為羊而云士割牲無血如此則不可奉宗廟之祀故
稱女稱女士又安足以成歸妹之道

現謙五之利用侵伐同人五之大師相克信乎一日

克復天下歸仁

繫辭曰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然益初曰無吉無咎萃

五曰大吉無咎夬五曰中行無咎革二曰征吉無咎

此卦辭曰永元貞無咎隨卦辭曰元亨利貞無咎可

見時位不齊事機靡定必俗善全美始得免過無過

之難也如此孔子假年學易可免大過豈欺我哉若

夫厲無咎此固困心衡慮而後作者也至如困二征

凶無咎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所以誠身莫先

於擇善

乾知始知壁則巧也坤代終聖壁則力也

小過陰過平陽陰本小也六二以陰居陰而六爻惟

二為善者何哉下卦艮陽在三其主卦也三陽在上

而六二陰在陽之下則不及其君乃是實象當小過
之時而不及焉此二之所以為中正歟

復止陽復於初也餘皆陰爻而休復獨復皆取陽復
之義剥本陰剥陽也上乃陽爻而剝與剝虛亦取陰
剝之義遯乃陽遯於上也初乃陰爻亦取遯尾之義
損乃下益上也四為上卦亦取損疾之義卦各有名
名即一卦六爻之大義也現卦現變可徒泥夫陰陽
之爻位不顧名而思義哉

咸本無心之感而六爻與全善之詞者係於應也大
壯大者壯也大者正也初九九三陽居陽位皆未及

善而九二九四陽居陰位皆曰貞吉何也當大壯之

時而過於壯者雖貞亦麗二四柔以濟剛此其所以

為貞而得用壯之道也可見到而能柔為九難

卦以中正為尚矣諸卦得乾坤之中莫如坎中之一

陽坎之得中莫如既濟而離亦得二之中也坎二求

小得曰未出中五坎不盈曰中未大何也屯蒙諸卦

之首也屯上坎九五屯膏大貞凶反不如蒙九二包

蒙吉既未諸卦之終也既濟上坎九五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反不若未濟九二貞吉而未濟六五

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較之既濟六二婦喪其

第者為尤善焉是即坎一卦而他卦可例推矣現象
玩辭惡可執則柔定位論中正哉故孟子曰執中無
權猶執一也

元者萬善之長亨者嘉美之會諸卦又多亨而元亨
無幾可見嘉美之會人多能之而亨以萬善之長也
豈易能哉

利貞雖並重在各卦又多重貞字

易之象造化之象也易之辭造化之辭也易之變造
化之變也易之占造化之占也天地之造化周流闊
闊何常之有易之象辭變占亦然故人非心同大

虛與造化游者安足以學易

神易無方體也人心廓然虛明畧無隔碍則天地即
吾心之造化若稍有一毫沈滯難以善自負亦物而
不化便為造化之靈矣神易云乎哉

渙象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謂九二坎體本有剝中
之德可以假廟豈徒曰王在廟中已哉

諸卦彖傳皆以二五中爻為主雖巽兌以初上陰柔
成卦亦取剝中中孚亦曰柔在內而得中然剝中而
應者九五如升臨師萃无妄是也若比五剝中而上
下五陰應之比易之所以貴中也

否本由於大往小來所以二爻小人吉大人否亨
蓋六爻如初二五皆剝居柔位而皆善者以其剝柔
相濟也故上亦剝居柔位而高尚其事志可則焉若
九三以剝居剝而有悔六四以柔居柔而見吝用九
用六果可以剝柔定位拘之哉

前輩論卦爻取象謂有變體似體互體伏體反體必
如此而后象意可通焉變體如小畜上九稱既雨無坎
而取雨象者以上九變則為坎也似體如頤似離而
稱龜大壯似免而稱羊之類也互體如震九四稱遂
泥以自四至五互坎也伏體如同人彖辭大川以下
體離伏坎也反體如鼎卦初六爻稱妾以下體巽正
兌之反初陰爻妾也使必如其說即一象非變則互
非互則似非伏則反必有一體相合矣如比於象若
有可通不免舍本卦爻就他卦爻矣豈善現象者其
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細玩其象象奇耦相錯即乾
坤之交也乾坤交而六子生六子交而卦爻倫總只
是一陰一陽之謂道

噬嗑與豐本震離上下離皆取電象蓋陰晴不同時
方雷震而有光者必電也離可專以火日象之哉
雷電噬嗑百怪震懼潛藏其天之刑獄乎

坎本象水也在解則為雨在屯與需則為雲在蒙則為山下之泉矣蓋在天上為雲在山下為泉屯則為雲雷解則為雷雨坎固隨在異象亦隨象異名聖人取象之活也如此

克天塞地皆神明不測之易也故神而明之存乎其離交于乾曰天與火同人火在天上大有離交于坤曰明出地上晉曰明入地中明夷巽本為風大過萃升井鼎則又皆木象茲因玩大象而深有見于象之不可執也已

日先欽散人心寂感其機一也明休則萬古常新易首乾陽元包則首坤陰惟其首大陰也其于陰陽卦序亦皆先火而後長雖曰商之歸藏首坤然揆之天地法象與夫人倫物情所以等卑高別貴賤者終不否二包承三包蓋終不如泰二包策之善

大玄八十一首喫緊則在乎思也而藏心於淵其玄之至乎

洞極真經以三起數生傳一資傳二育傳三三九二十七故皆洛書之數然生萌息華茂止安煥實九數屬乎天資用達興泰悖靜平序九數配以人育塞作煥幾抑冥通九數配以地是生于天育于地而資于

人中間叙本明變極數原名原德其所見頗遠但以之準易謂燭火無光則不可何敢與大陽比光哉
家雲不雨自我西郊只是一陰不能蓄五陽而所畜者司馬溫公作潛虛以準玄謂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以受性以辨名以立行以俟命
氣體性名行命各有圖而圖皆以五行起數其命意屬詞非不精確然其微義不過吉凶臧否平以定其占王相休囚死以推其理于玄且未矣况于易耶
小過艮在下故下以三陽為君二即臣與妣初即祖之義也

卦爻象象非無戒意要皆本卦本文原有此象而成自寓于中也若曰設為之詞非惟不識造化法象抑豈聖人之本旨哉至于各卦爻利貞每謂之垂戒其失旨尤甚

乾陽通天徹地諸卦爻皆乾陽之變化耳精至一也神無方也無方之神常寓于至一之精此所以一則神也一神自然兩化

乾曰大坤曰至大學在乎止至善惟物格知至則至乎其大矣

三百八十四爻起于乾初九潛龍勿用大玄有曰藏

心于淵美厥靈根有味哉斯言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而况靈根之本潛乎故一部易總只是教人洗心退
君子朝乾夕惕只是進德脩業而知至知終必有事焉故曰終日乾、行事也况終日行事而脩詞立誠
尤極緊要惟忠信之人常自知之故能至之終之也
一日克己復禮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反是則天地閉賢人隱
帝乙歸妹泰五歸妹五皆取象焉或歸妹之礼始自
帝乙未可知要之必矣君也書多士篇曰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茲可據矣傳易者每舍帝乙
而指為天乙祖乙者吾不知其故
殷世二十有九以乙名者五曰天曰祖曰小曰武曰
帝世次各殊易文所稱帝乙微子父也現左傳晉鞅
救鄭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春秋去
古未遠且其言即泰五而終未有可証彼諸儒不以
許帝乙者或以紂之父而少之歟至馬遷史記遂謂
其高適益衰而諸史遂皆因之傳訛承繆千古莫辨
世儒信馬遷不信周公其亦未之考歟
繫遯同躡也好遯正應也嘉遯肥遯則絕無係好情之
周公于帝乙猶及親見易文象書多士篇屢表章之
其賢也無疑

巽一陰在乾之上為小畜離一陰在乾之上為大有
何也一陰雖同而離中巽偏者其位也况風之起也
各一其方未必偏及乎天下惟日在天上則普天之
下莫不在其明照之中矣現其象而小大之象不
湯昭德建中以義制事以礼制心此所以德日新也
坤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其惟陽
噬四解二旅五矢象皆取剛直之義旅五九居于二
故曰矢亡
心之離明一也欽明則明日欽而愈見其不足啟明
則明日開而自覺其有餘日不足者至日有餘者狂
堯朱父子其明同而異之者啓與欽也用明者可不
復之初即剝之上也而剝三失上下亦與復四之從
道同意
蒙三至于不有躬自暴自棄蒙之極矣身且不顧更
何別之有
窮神知化豈化之外別有神哉惟神則化而化之莫
測者神也
易無思也無為也何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此易之所以無思為也
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此外更別無道無神易無命性

理而闢闢變化以休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一陰一陽之盡之矣

坎四納約自牖睽四遇主于蒼虞陰虛睽不得不然一陰一陽自然化生不測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陽陰化生即易也

聖人齋戒神明其德惡人齋戒可事上帝然齋戒必以此也其如不着不察何

充塞兩間只此一物真見此者萬化一原便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澤中有雷隨而向之震驚者今皆收聲而淵默矣君

子以嚮晦日宴息豈徒曰日出而作故日入而息已

哉晝馬神隨氣以於揚夜馬神隨氣以收歛恬亡于

旦晝之所為幾希于日夜之所息此則衆人皆然非

君子法天之學也真火藏真水元海會元陽正所謂

潛神于淵所謂淵默雷聲是也君子隨時氣非時習

人知地在天之內不知地之內亦天也人知心在身

之中不知身之外亦心也知此始可與論乾坤合一之學

无妄之疾只是震動在下且陰柔相應故耳然疾非

我致藥何可試哉

乾坤其人之形氣乎坎離其人之精神乎震巽其人之

之言動乎艮兌其人之骨血乎八卦相錯活潑、地萬物皆備于我矣

係辭曰知始者乾也大學曰知本者人也人之知非乾之知而何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聖學之逆中和位育皆主乎來二氏之逆虛無寂靜皆主乎往孰謂

二氏之學可與聖學並論乎

乾知大始萬物資始良知不慮一致百慮知至至之至此也知終之終此也所以致知在格物

小畜以巽陰畜乾陽而畜之者小故不兩大畜以艮

陽畜乾陽而畜之者大故不家食

否泰往復雖是天地陰陽消長之運其實係乎君子

小人之進退也若世、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

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則至誠悠久無疆皆是實事保

泰傾否不存乎其人哉

損本損三益上故取二益之象即指三爻言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渾渾渣自然渾化其為氣也配義

與道養氣非養性而何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道其源也性

其源也自天而言道固性之所自來也成性存存道

義之門性其源也道其派也自人而言性乃道之所自出也言各有攸當惡可以性道定先後哉

周公于商末稱帝乙箕子以實父象後儒信箕子而疑帝乙何歟

精氣為物形之謂也游魂為變神之謂也形有生滅神止往來耳于此了徹脩身以俟不以大壽氣其心斯命自我立矣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日北則昼長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日南則昼短

晉進也人之進也未免以失得係心故五之象曰失

得勿恤往有慶也忘情得失何往不利

三有順之象有泰之義故彖傳舉天地聖人之養以

廣其順養之道

復三屬無咎困二征凶無咎象曰皆義元咎也所以

學易貴乎精哉

神易無方體以其變化無常所無定時也真知陰陽之所以變化則知神矣曾謂存神而可與之以人勦

序卦傳雜卦傳亦是易義之一端若律以周易則有未盡然者

蒙象以時中稱九二蓋屯蒙相反坎中一陽原在屯

之五今居蒙之二且到居柔位亦可以見時中之義坎在屯五曰大貞凶在蒙二曰亨行時中曰蒙以養正亦可以現貞正之道矣

離為日坎為月坎在北方虛宿月之本位也每月晦朔之間月到坎位而日來會之則日月交會而為朔日現月魄交相摩盪日神月精交相吐納此正天地之交構也故相推明生萬古常新四時之溫涼寒暑萬物之生長收藏咸由此以翕闔之耳吾人神藏心誰日象也精藏腎坎月象也試自衆人現之每日念慮經營莫非精神為之發洩及嚮晦入燕息而時方

熟寐則神入于腎而交乎精魂亦隨時而攝於魄此則人人皆然非養生家取坎填離之說也惟夜而寐也神入于坎故精得神而而愈充盈而覺也精現于離故神得精而愈旺此其故何也天一生水本陽也成于地六則屬陰而在人為精故精雖成于地而位在坎然其元則生于天一其性本陽是謂元精則其上與神交于離者乃天生之元會也地二生火本陰也成于天七則屬陽而在人為神故神雖成于天而位在離然其元則生于地二其性本陰是謂元神則其下與精交于坎者乃地生之元會也可見水火不

相射其體為坎離水上而火下其用為既濟精藏神
神藏精天人一也人試肯反身而著察之何為精耗
則神昏神勞則精竭又何為熟寐則神完少思則精
固也是故觀之精神之交于腎則天地之交攝為愈
明規諸日月之交于朔則人身之交會為愈顯雖天
地之造化未易悟而人身之寤寐果難察乎日月即
天地之精神坎離即日月之門戶精神即人身之日
月心腎即精神之坎離人非小天地而何
復劉反也故孟子曰湯武反之也人惟一念自反即
陽劉反于一念之中矣反己之功大矣哉

雷入澤為隨天地陰陽之息也嚮而入宴息君子之
隨時也

日離月坎天地之造化難窺心離腎坎人身之造化
難測井中陽氣生而水泉動木上膏液貫而火焰明
物理不可以類現乎

使天下之人齊明以承祭祀者鬼神也齊戒以神明
其德者聖人也故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

誠外無神、外無易欲求神易要在存誠

真知命者元亨利貞會其原吉玄晦吝真夫一又何
有于理氣之分

九六若剛柔之異用時行時止各有攸當乾坤實闢
關之同原無休無方變動不居

易知有親何分物我乾知大始本如是也明德親民
何分休用知止至善本如是也

訟五剛健中正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得
情則哀矜勿喜民不敢訟且不忍訟此所以訟元吉

也若曰占者遇之訟有理必獲伸是教民訟矣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乾下坤泰之象也闕睢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男下女咸之象也

需于酒食言人生日用之需惟酒食爾矣若不安分

此外別有所需不至於交征不已也况玩其辭止曰

需于酒食上下各安其常便是太平景象又曰安常

以待時是需酒食以需時矣豈需五貞吉之旨哉故

以位分言王在、錫豈樂飲酒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詩人以此稱美其君而需于酒

食貞吉之意明矣以道義言筆食孰飲不改其樂飯

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聖賢所需惟此耳不義之富貴

于我如浮雲此外更何需哉

說文曰汭汭井曰汭至未濟曰汭濟各因卦名取汭

大學終止至善而始于知止故成終成始存乎艮

同人之先言未同之先而號咷者以中直不

不

所以號咷也大師克而相遇斯後咲而同人矣

剝本陰剝陽也三無咎五無不利者承陽應陽位本

陽也

九五大人聖人在天子之位也乾龍飛車虎變其堯

舜湯武揖遜征誅之氣象乎在學問其性焉安焉之

謂聖彼焉執焉之謂賢乎

明夷至五與上六暗君最為親切惟箕子之明一出

于正故不息

君子自昭明德用晦而明尚何初哉天後入地之患

乾九五飛龍在天德天德位天位然乎天也大人純

乎乾人亦天也所以聖作物覩天且弗違又何中正

之尼云

兌為毀折故履與歸妹俱有跛眈之象但一一如此

拘泥則不可

无心之感為咸聖人非無心也物來順應不與之以

成心也若止云無心與晦何異

人身五臟必精神魂魄意俱全而後成即天一地六

地二天七地三地八地四天九地五地十所生而成

者孰云數為小技忽之哉

八純卦皆敵應不相與而独于艮言之者蓋謂其止

於止也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聖人只教

人從自家身中認取

觀習坎行險亦可勞坎之義

大極兩儀四象八卦吉凶大業更何理氣之別

澤中有雷隨若必欲求雷于澤中則鑿矣觀月令仲

秋雷始收声此又以時為象者也君子嚮晦入宴息

亦只是隨時之義苟必于卦象求之震東兌西東明

西晦兌屬西方故取嚮晦之象雷收声于仲秋而震

藏兌下故取入宴息之象至謂息乃造化之生机孟

子云日夜所息且引反息踵息之說以為証均屬大

巧不若隨時之義更覺渾融而諸說亦尽括于其中

矣是易理雖精深觀象玩辭不必過求又學易者不

可不知也故曰易簡理得

澤于上天央央央也君子必如之何而用其央哉天

祿不可以獨享也必施祿及下如周有大春善人是

富而决于利人濟物則可也天德不可以自滿也若

居德則忌如有其善喪其善有其能喪其能而决于

自高自足則不可也而語一正一反意實相承澤上

于地萃、聚也。君子如之何而法其聚哉？兵凶戰危，所當戒也。于是除戎器，馬如載，戢于戈，載櫜矢而俟。武備又則民固可以群聚而不爭，盛衰倚伏所當防也。于是乎戒不虞焉，如安而不亡，危治而不忘，亂而先事豫防，則民亦可以永聚而不渙。上下二句亦一正一反，而意實相承也。若曰：除者，除舊生新而除與生自是兩義。曰：除修而聚之，之謂是，謂聚為除不甚遠，相遠而何取于修也。

或曰：戎器之除，不從簡修之義，其如銷兵召亂，續亡秦何？曰：秦累世毒民于兵卒，以此亡天下，是以窮亂本咎在窮兵，非銷兵也。然則秦不銷兵，果不二世而亡歟？觀武王克商，即戢戈櫜矢，放牛歸馬，周公東征，即制彼裳衣，勿事行枚，何為有道之長，獨在同耶？可見除即櫜戢勿事之意，非若秦人之銷兵矣。况既曰除戎器，又曰戒不虞，雖休兵以養民，實致治于未亂，此所以為澤地之萃歟。漸彖止而巽動不窮也，止則無必進之意，巽則無獵等之嫌，如此而動漸次有序，何窮之有？兌為澤，卦象一陰在上，故兌為正秋，而白露秋分，不可以觀天澤乎？

火生土，土中央，黃色離納已土，故象黃離。思不出位，為艮止念，皆天理也。

震內外二卦皆震，故有遠邇驚惧之象。

乾知始，坤代終，故孟子曰：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十干陽始于甲，陰始于庚，知此則知先甲先庚之義。乾一而神，故統天坤兩而化，故順承天。

始初九繫于金柅，子夏易繫于金鑄，是以前道曰蒼頡篇柅作柅，絡絲跌也，即巽為繩之象，謂絲繫于柅與。

柔道章義合

乾太陽，坤太陰，震坎艮，火陽巽離兌，少陰然陰陽太，以又有天地之分焉，不可不察。

需訟同一乾之健也，坎之陷也，然坎在上則有畏心，而乾之在下者不敢自恃，其健以迫乎險，故相須而。

往有功，坎在下則有忽心，雖乾之在上者亦將自恃，其健以臨乎坎，故相訟而入于淵。

成性存，道義之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信乎二之則不是。

乾初確乎不可拔，即乾、體剛健堅固之義。自強則可久，厚載則可大，久大配天地者，此也。

無妄大畜二卦正相反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有
外來匪正之嫌艮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故有剝上尚
賢之美此所以无妄之初不若大畜之上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大意艮東北坎北方卦也山止
水險故成蹇而西南則非蹇之地矣玩易者須得意
忘言過求則鑿

山下有風蠱邵子曰虫風族也虫從風化故風字從
虫而山鬱風則成蠱也

玩坎離六爻離重二坎重五故由剝柔爻位各得其
中正然離明在下則方明而未晷坎水在上則將滿
而不陷矣

大畜以上爻為主上九一陽在上有不家食之象一
陽出乎二陰之外有涉大川之象

大有九四匪其彭觀詩所云彭皆言盛也此卦諸
陽之盛本為六五所有故四為匪其彭之象

大明終始陽本天也陽明即乾也是大明者乾之體
終始者乾之運也

旅三以剝居剝而過也既以近離焚次見傷于上
又且嚴厲以與下焉則童僕之喪撥之于義然也旅
本尚柔過剝者可以戒矣

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物則即天則也何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是故物格而後知至知性則知天矣
修詞立其誠此是進德真功業然必本之知至知終
故誠身在明善也

臨為十二月卦二陽在下雖有浸長之勢而陰氣猶
盛豈可以勢而逼之哉必俟積久充滿自然三陽開
泰故于二爻取咸臨之象咸本無心之感也惟咸臨
則吉无不利所以象曰未順本蓋四陰據在上之位
高于二陽之臨未順其命安得而不本之以無心之
感乎蓋天道陽氣之進本屬無心九二咸臨吉無不
利亦是寄象而云未順命者所以推原咸臨之義又
緣人事明天道也初正二中亦無進逼之意
咸臨未順命者上坤本順而下為兌體故云未順
命一也分理氣者以訟四即命指理言否四有命指
氣言是天有二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果
真能順其命而得其正則理氣一矣有命自天而時
麗祇者此也復即天命而渝安真者此也若曰如何
而以義安其氣數之命如何而以道順其性理之命
不惟當不下自二其見則進脩亦自二其功又何有

于至命之學哉

道器本無差殊理氣原無縫罅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曰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數言者必欲一之何歟曰理以仁義禮智之條理者言數以窮通壽夭之限制言然雖天之命於穆不已允言命莫精于此矣果知命本于天仁義禮智之原固穆然不可通窺窮通壽夭之原亦穆然不可測其在天也固於穆而不已其在人也亦惟順其自然而不違耳人惟順其自然凡仁義禮智其原頭乃我之所固有者我當全而還之

窮通壽夭其原頭乃我之不可必者我皆順而受之此聖學立命至命之旨也彼以理言命者理也非命也以數言命者數也非命也知命者不以理數分也後儒惟以理氣分命則不得不以理氣分性有所謂天地之性有所謂氣質之性而氣質之性有剛柔不齊性之剛柔又有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不一有得木之性則偏于仁而塞于義者有得金之性則偏于義而短于仁智禮者如以子評五星講命數然不特性有三品已也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謂善惡皆天理矣惡有惡之理且置勿論如仁義禮智各

有條理有仁之仁仁之義仁之禮仁之智有智之仁智之義智之禮身心萬善何可勝窮且一物有一物之理如木有木之理得水則生得土則榮得火則燃得金則剋之類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何可勝窮況在物為理以吾之心窮物之理縱竭才殫思以研究之于吾之性命何與哉何也含源以窮流其流萬派而支流猶不可究竟者勢使然也夫窮理尽性以至命固欲返本以究源而以理氣分命分性其源既以分矣則支流不得不愈分愈多者亦勢使然也然則如之何亦惟窮其源而已矣是故今之所謂命也性也理也皆當究其原也言理而非性命一原之理謂之非理可也言性而非天命繼善之性謂之非性可也言命而非於穆不已之命謂之非命亦可也既欲窮盡理性以至乎命雖呶呶多口勿恤矣

復則無妄無妄則大畜而得所養故次之以頤孰謂卦序之無意哉

日月交會于朔蘇也因月晦而復蘇以釋朔之義也竊常疑之因記憶虞書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朔乃北方坎位禹貢亦云朔南是也蓋日月本交會于壬而壬為亥子中間虛宿初度正值朔位則朔日

名義其有取于斯乎且易亦取義于日月之交故云
朔易

日陽精也金水二星陰精也金水附日而行其陰陽
交濟之美乎日君象也金水二星輔弼之象也亦可
以見君臣扶輔之道

真知坎離卦象則烏兔之說不待辨而明矣

上經乾坤象天地而陰陽之卦象分下經咸恒象夫
婦而陰陽之卦象合陰陽分合而生生不測義無窮
也大壯利貞乾震本皆陽卦則大也壯也皆其本體
而利貞皆實象也

漸象以女言又以鴻言女之進必從夫鴻之進必隨
陽皆可漸也

風能動物巽為風故取申命行事之象觀設教始施
命盡振民其義同

震動艮止與離明相上下四卦皆取刑獄之象可見
刑獄民命所關以明為主

渙卦象假享自神道言爻詞大號王居自人道言合
而觀之斯可以盡聚渙之義

處蹇者以來而致吉處豐者以節而致凶吉皆人
自取豐蹇云乎哉

既曰無妄元亨利貞又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蓋元亨利貞無妄之德即乾之德也然下震上乾震
動也動則必行而往有所之矣既已無妄而震動不
已故彖傳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此
所以有匪正之戒也

剝卦中宅也牀也與也廬也即卦畫之象

豐二自生妄見往得疑疾故取白晝為昏夜之象

解象救過宥罪二爻田獲三狐合觀可以識解之義
神妙萬物而不局于物各有神而不知其神此其
所以為神也歟

困五困于赤紱而利用祭祀是心不孚于人而誠可
通于神在處困者自信焉耳故孔子曰人莫我知也
知我者其天乎

各爻非本位曰或非正應曰他

井三井渫不食而尚未及乎人上收勿翼而始可成
乎井是觀乎井成已成物之學倫是矣

山大則光夜見水澄則光內含雷動則電光隨之皆
陽光也震坎艮本皆陽卦

天下名山巨嶽夜必有光故云光嶽易艮象曰其道
光明大畜上艮下乾象曰剛健篤實輝光謙上坤下

艮象曰謙尊而光可見光明皆見山之實象

履六三巽初六皆陰居陽位皆取象武人信乎陰多躁也

玩需之象本上陷下健象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然則謂之不陷者需之義也玩一卦之象當求一卦之義况義有出于象之外者即此引伸觸類其義無窮

知至知終固乾知也至之終之即坤能也乾亦何嘗離得坤耶

陰始于巽陽終于艮固小畜大畜之名義而由分然以懿文德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孰謂博學于文非養德之資乎

賁上九賁之極也陽象白賁何歟蓋陽在上而分則文柔則柔受剛賁上之志得矣况艮有止賁之美則無文者乃文之所從生而白賁其賁之極歟

陽居上而陰下從之斯為順也臨卦陽下陰上有未順命之象

陰本小也在小畜四爻之陰不可以過群陽所以皆曰不雨小畜象辭曰尚往小過象辭曰已上其義一也

陰始于履需終于堅冰其來有漸故曰訓致其道又曰蓋言順也何必改順曰慎

玩漸卦六爻本以下三爻之兌節上三爻之坎為兌所節也何也坎之險為流水兌之澤乃積水也所以初象不出戶庭水初積也二象不出門庭則過于節矣三象不節之嗟兌上缺也四安節五甘節惟上則節之極而終于坎陷之咎也

節象曰中正以通初曰知通塞五曰往有尚曰往曰通節豈一于固守之謂乎

萬物之出入皆本乎雷故雷出于仲春而萬物皆出雷入于仲秋而萬物皆入蓋震本乾坤長子故云帝出乎震觀六十四卦乾坤之後即繼之以屯而屯亦始乎震也又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學易者須會通其意

或問聖人亦有乾上之亢乎曰伊尹之放周公之攝非亢而何特聖人知進退存亡幹旋敏速不終于亢耳

後天卦位乾坎艮震陽與陽為隣坎乃東之鄰也巽離坤兌陰與陰為鄰離乃西之鄰也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既濟五不如二也

鷄鳴必振羽故曰翰音中孚上本風體而鳴以翼風故曰于天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民可使由之也

一陰一陽繼善成性百姓日用不知故孟子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甚矣知之難也

允劉中則不失已柔外則不失人所以亨利貞

器顯道隱上下總謂之形、非氣而何故程子亦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噫

道外無器、外無道真知者自無道器上下隱顯精粗之分聖人循、善誘惟恐人離物求道而自二之耳

坎離先天得卯酉之中後天得子午之中以其一陰一陽得中位故也

時係乎天事本之人時未濟也有孚安飲食之常以俟天時未昃是也故無咎然未濟至上極爻上九位柔才剛不思盡人事以求濟而飲酒至于濡首不信乎其失是哉失是即失其俟時之常道也

陰陽得位曰既濟陰陽失位曰未濟而既未之亨則

皆在乎柔得中

仰觀俯察而知幽明則天地盡是矣原始反終而知死生則人物盡是矣精氣游魂而知鬼神則化育盡是矣要皆下學之事自然上達志聖學者其可論于虛寂而于此皆莫之尽心乎哉其實幽明死生鬼神一也

噬嗑三與五俱才柔位剛而位不當五得當者中也所以貞厲無咎也四位柔才剛而貞艱貞吉乃云未當者不及五之中焉耳

坤先則迷百姓日用不知後則得主知及而仁守也

震雷坎水艮山皆地得天之陽也兌澤離火巽風皆天得地之陰也觀于卦昼自見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性體本至善也故君子體之為直內方外之學

萬事萬物日變化于吾前而莫測其端緒故曰神易無方體

六十四卦文王獨于坎上加習字又曰維心亨其旨深哉故曰性相近習相遠

陽奇陰耦陽有餘陰不足觀日未出而天已明人物已先動作雖日既入而天未暗人之動作者猶未息

可驗也

以乾坤分聖賢之學殆非真知乾坤者

卦必以八爻必以六體之方也而用則六與九斯圓而神矣

知幾見之何其明介石守之何其固惟其介石所以知幾然則知幾其神之顯介石其神之藏乎藏而後發神之道也

盈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陰陽合一存乎聖

乾純陽也巽乃陰之始故為小畜艮乃陽之終故為大畜知畜之所以大者由艮之上爻則不當以四為

畜初五為畜二也了然矣

乾易坤簡爻者效此象者像此玩爻象而不得夫易簡之易安足以窺天地之造化識吾人之性命哉

坤順乾陽一中虛象囊四括囊雖不受陽亦不浸陽故无咎

成位乎中其中苟與謂陽位乎五陰位乎二五為上

中二為下中據卦爻言之亦有見要非本旨顯仁藏用本富有也顯而藏、而顯本日新也人人具此盛

德大業而日用不知何足以窺道義之門

乾二五大人皆自本爻說不然大人造也造位天德

聖作物觀先天後天皆說不去

鼎合離巽二卦而成象故一鼎分為二下鼎顛趾而四析足上鼎黃耳而三耳革玩畫象自見

鼎取象于卦畫而巽木離火皆鼎之用也

陰陽一氣也声属于天而有平上去入音属于地而有開發收閉陽唱陰和乾闥坤闔声音律呂之道備是矣

損以遠害故懲忿而窒慾蓋以興利故改過而遷善巽卦所以成體由初六陰變于下是主在下矣二巽

牀下位中雖比初而吉上巽牀下巽之極也極則反

下故云

即日月晦朔之交會心腎氣液之貫通亦可見水火不相射也

坎上兌下節是兌以節乎坎也故曰說以行險然坎在上雖節之而水滿必流故曰中正以通惟節以通

故不苦、節則不說矣

易不可為典要却只是陰陽剛柔周流變動而不居也然陰陽合德剛柔有體而體未地之撰通神明之

德者即于此乎在焉故因卦命名其稱雖雜要不越乎陰陽剛柔已爾但稱名雜也又各稽其類不免分

折大甚豈上吉淳龐之意耶

乾四曰乾道乃華坤四曰天地變化每卦由兩卦疊成至四則當變華之位

人離家在外則為旅故彖傳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乃先以外卦名之在一卦取火在山上之象在上又取鳥焚其巢之象形容旅人可謂極其親切而處旅之道不既詳盡乎

易道統諸乾坤乾坤本自易簡易簡理得則成位乎中其如人自繫難何

坤初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即文言坤其順乎之意

曰馴致曰由來者漸皆所以發明乎坤之順也

孔子學不厭知即乾之知始自強不息也教不倦仁即坤之作成厚德載物也乾坤合德仁知一原教學可偏廢哉

豐五來章有慶只是震動于上離明于下自有明動成章之義何必專指四為來也

小過初二五上皆陰爻故皆過之惟九三九四曰弗過何也以其皆陽爻也所以彖曰小者過也大者不過蓋明矣九易中小大皆指陽大陰小何疑哉

鈞深圖謂乾居亥位坎起子方亥子皆北皆屬乎水

始本無爭也一麗于形天西傾水東注天上端水下潤于是訟起此雖稍涉深求于象義頗切

需卦由坎陽陷于陰陰故雖剛健以出陰六爻只以五為主所以曰位乎天位以中正也陰在前則健而不陷也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行在中皆指本爻蓋九陽二陰故小有言二五剛健相需得中得正故終吉觀九五需于飲食貞吉亦可見成大象之虛四之真總只是無我

頤二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歸妹二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是可以觀幽人之自處必中道以為常不因

外而變亂矣

陰陽消息盈虛充塞滿前惟深于易者知幾其神也然則幾者動之微果專指念頭動處言之哉

損下益上本損兌之三為艮之上也陽在三則剛居剛位乃家也在上則剛居柔位故無家陽為君則陰為臣以上臨下以陽臨陰則得臣矣故曰得臣無家實象實義玩其卦彖當自得之

管寧華歆揮金同只一顧盼間寧之異于歆者遠矣故曰君子同而異

三百八十四爻惟坤四大過五既曰無咎又曰無吝

可見他爻無咎者必有譽惟此兩爻無咎亦無吝耳此無咎所以難也

觀孔子待陽貨孟子待王驪真是不惡而嚴于天山避象更親切

夫四其行次且象曰位不當也始三其行次且象曰行未章也象同意異不可不察

履三以一陰為五陽之主故曰五人為示大君大即五陽君即卦主之義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戶即道由戶即由道也所以係辭即上戶而乾坤間闕往來變化見

象形器法制神明用備是矣道在通而求諸遠豈獨由戶為然

日夜所息夜半即冬至也好惡與人相近幾希即是復見天地之心的真消息也

夫三與五皆陽居陽位然三與五上五承上故皆以夫夫替之人之去私遠惡其可以不決哉

楊水畔物也大過巽木澤水故以楊為家而梯華則以上下分之也

此蹇困皆由坎然屯之難在一世而蹇困之難在一身故屯以震動而經綸濟世蹇止困說而修德遂志

亦不失已人其可以屯蹇困而自諱耶

小畜至上而雨大畜至上而行畜極而通理則然也乾在一卦曰大明終始在三爻曰知至知終明其體

知其用也所以大學之道在明德其要只在知止欲明明德于天下推原功之所先只在致知格物

常人獨立不免有悞心避世不免有悶心無陽不充故無定見無定守也君子渾身陽氣充滿何悞何悶

之有此所以大過乎人觀卦象可見觀蒙初筮比原筮可見筮貴早也知初筮則不蒙知原筮則相比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謹始慮終有如此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何其盛也又曰晝日三接一出于光明正大豈私昵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志性道者須反身以會通其意

陰陽之道以性而成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莫不然也故曰成者自誠也不誠無物

萃合全卦用大牲吉二以坤中利用禴用各有攸當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誠中而形外也
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由博以歸約也

德本合內外博約而一之學可以偏廢哉

大卦棟橈亦于卦屋取象別遇而中統言四陽在二
陰之中此中字不必指二五言即爻象可知也爻于
三四取棟象亦然

否未終尚宜漸圖終則直曰傾否一字一義何莫非
象也

泰二包荒又曰用馬河蒙二包蒙納婦又曰子克家
觀象玩詞每卦每爻惡可據一端以尽其義

明出地上入地中故每日歷十二辰次而一周天通
地上地中言也

震卦爻中稱一啞一蘇一索一瞿一皆于人身取震
惧之象

離宮納已土已土生庚金此乃天地之造化每歲自
夏而秋更革之必然者所以革象下離上兌卦辭曰
已日乃孚象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也然豈至秋而
後信之哉二爻曰已日乃革之正以已土原在離中
庚金原在已中是革即在離之二爻矣所以五爻之
虎變亦不待占而有孚也

庚也革也改也變也其義一也

雷以声用風以氣用盈天地間声氣皆雷風也

困至有言而人莫之信可謂困窮之甚矣然尚口乃
窮亦兌所自取

止健大正也以艮陽畜乾陽此所以為大之正也可

見畜乾在上爻之陽二陰非所尚矣否則與小畜以
陰畜陽者何異

漸巽止以禮故吉歸妹動說以情故凶

頤中有物曰噬嗑凡膚與暗肉乾腴乾肉皆取噬嗑
其物之象

卦至既濟極矣而終以未濟陰陽治亂循環無端天
地造化何終窮哉

卦象所謂小皆指陰小言也如小畜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曰小畜指六四也泰小往指上三爻也否小來

指下三爻也剥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指下五爻也
遯小利貞浸而長也指初六與六二也睽柔進而上

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指六五也旅小亨柔
得中乎外而應乎剛指六五也巽小亨柔皆順乎剛

是以小亨指初六與六四也小過亨小者過而亨指
初、與五上也柔得乎中是以小事吉指二五也既

濟小者亨也指六二也歷觀各卦小畜陰爻無疑
矣未濟言柔得中也指六五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亦當指上離卦五爻言不特小字有據而觀汔濟之
辭亦不當指下之九二義則然矣至于賁亨小利有
攸往彖曰賁亨亨柔來而文剝故亨分剝上而文柔故
小利有攸往獨此小字指九言或疑不誤作小其果
然歟或又曰上卦本坤上九自二分去其質本柔皆
未妄

聖人于易只立象繫辭足以括之所以乾坤成列而
易行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凡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皆乾坤之象辭也立象係辭即形下之器盡
言盡言即形上之道是象也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擬
諸形容象其物宜者也聖人見天下之動而
觀會通行典禮以斷其吉凶者也變通鼓舞盡利尽
神化裁推行事業備具則存其人耳
即一物一事一言一動而形上形下已具備矣惟體
道者能自得之

無妄五爻本乾剝中正六二應爻亦陰柔中正冒為
而川疾耶蓋本爻與應爻雖剝柔居俱中且正也然
乾一任上未免動震于下非無妄之疾而何或曰何

為不在四與上乎蓋四與初陽剝同德故曰可貞
而一爻遇中則又不止疾而已此所以謂之無妄之
疾勿藥有喜而又惡其震動而必欲止之則乾坤亦
為震而動矣能免以藥而發疾乎

漸卦雖以女歸明漸進之義其實只重在九五剝中
而正也玩彖傳自見

鬼神視不見聽不聞何情狀之有然體物不遺所以
情狀終不可掩

利禦寇在蒙上曰上下順也在漸三曰順相保也蓋
二爻皆遇剝而剝中之順又教以處遇剝之道

禹有寶雉膏公餗無二義

復彖朋來泰二朋亡合觀之可以見聖人之心

繫辭首章自簡能以上言易道之自然以下自學易
之工夫

小過上六之過如飛之離則過高而亢矣不亢而何
但初詞擬之卒成之終觀于初之飛鳥以翼而上可
知矣

神易一也惟易則神惟神則易所以神易其孰測之
惟字止至善則神易在我雖聖人亦不自知也

坎在震之上則為雲在震之下則為雨故曰屯

曰 實象也

坎陽陷陰中故習坎惟心亨然心體本虛而坎中實故為心病

坎卦彖傳大象與初爻俱用習字又曰習教事可以窺三聖之意矣

萃二升二皆利用禴萃先無咎而後孚非先孚而後無咎二五剛柔異也

臨卦原取以陽而臨陰不必拘定以上而臨下咸感也以陽感陰為咸故初二取咸臨之象彖傳剝浸而長非咸則以勢而逼之矣

漸六爻取鴻象而盤達桶陵皆非鴻所宜者特取漸進之義云耳此易象之活潑也若以桶陵滯定于鴻上求之則能通耶

咸者無心之感也四之朋思則不免為有心之感矣况欲為上之頰舌而以言說感人乎哉

隨上卦四皆曰王用亨于岐山西山蓋文王居岐而亨通于岐山者亦文王實跡是王為文王無疑也况隨之善升之善惟文王為能當之故周公以二爻歸文王亦無疑也意知稱王在周公則爻辭非文王作也

巽 以順木勞民之義也井成而坎水上于巽

木以相之義也聖人裁成輔相何事不然

井鼎二卦水火皆資木以為之用水生木木生火也葬之棺槨取諸大過喪過乎哀取諸小過惟送死可當大事或可過歟

豫之義本順動而和也二不終日貞吉却又取早豫見之意五貞疾又取不豫之意

坤順承乾而動直乾道也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得意忘言觸處皆然

屯蒙本以震坎艮二陽卦而成也屯六二女子貞不

室蒙六三勿用取女皆因本爻陰柔取象觀二爻陰柔得正故謂之貞三爻陰居陽位故勿用取亦可見矣何必謂二變為兌三變為震哉

乾二之誠曰閑和坤二之敬曰不習爻位所係如此欲以誠敬分優劣可乎

乾三終日乾乾坤三無成有終蓋三乃下卦之終也鳴豫在上何可長也謂不容不渝久則變也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所以傾否而為泰不終于否也大田六遷俱四陽二陰以乾艮成體艮上乾下而一

陽 為六畜艮下乾上而二陰浸長則為遯可

見 陽 四 五 二 陰 俱 從 大 畜 之 義 若 二 陰 浸
 長 則 雖 有 四 陽 之 盛 亦 不 容 以 不 進 矣 但 遇 卦
 雖 曰 陽 遇 而 初 二 陰 爻 亦 取 進 義 然 兩 卦 初 爻 象 義
 亦 最 相 似
 乾 四 之 淵 坤 四 之 囊 位 同 故 象 亦 相 似 乾 躍 坤 括 陰
 陽 之 分 也
 豐 彖 傳 曰 豐 大 也 豐 之 象 也 明 以 動 故 豐 觀 雷 之 震
 動 而 天 下 之 大 動 者 無 踰 乎 此 觀 日 之 離 明 而 天 下
 之 大 明 者 無 踰 乎 離 豐 大 之 義 即 卦 象 可 識 矣 人 之
 不 非 震 雷 之 動 作 人 之 識 非 離 日 之 照 臨 或 才 識 不
 其 明 動 不 相 資 皆 不 能 致 豐 也 可 見 明 以 動 故
 豐 乃 以 象 亦 實 事 也 然 惟 有 天 下 之 大 任 故 惟
 恐 不 大 而 以 大 為 尚 也 卦 辭 王 假 之 域 中 有 四 大
 王 其 一 也 爾 雅 曰 假 大 也 詩 大 雅 文 王 篇 曰 假 武 天
 命 頌 雍 詩 曰 假 我 皇 帝 皆 大 之 義 也 所 以 彖 傳 曰 王
 假 之 尚 大 也 下 文 宜 照 天 下 亦 尚 大 之 意 觀 象 玩 辭
 莫 非 豐 大 意 義 何 必 拘 定 假 為 至 哉
 上 震 有 恐 懼 憂 疑 之 象 下 離 有 日 中 照 離 之 象 勿 憂
 非 也 于 此 有 道 勿 徒 憂 疑 惟 日 中 照 臨 天 下 之
 為 也 中 也 皆 卦 象 所 本 有 者 勿 憂 宜 日 中

正 二 大 教 以 虞 豐 之 道
 坤 六 五 內 有 物 也 故 解 時 發 四 括 囊 則 無 物 矣 故
 雖 謹 慎 亦 無 咎 與

周易象義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章潢撰潢字本清南呂人萬厯乙巳以薦授順天府學訓導時年已七十九不能赴官詔用陳獻章例官給月米後至八十二歲終於家明史儒林傳附載鄧元錫傳末是書主於言象故引張行成說以駁晁公武主理之論大抵以漢上易傳爲椎輪雜引虞翻荀爽九家易及李鼎祚鄭汝諧林栗項安世馮椅徐大爲呂樸卿諸家而參以己意其取象之例甚多約其大旨不出本體互體伏體三者雖多本古法而推衍頗爲繁碎未能一一盡得經義也

周易會通十二卷(一)

〔明〕汪邦柱 江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江氏
生生館刻本

周易會通序

汪砥之才情卓犖穎悟絕倫於易學尤長知
從吾遊一試而大考之談業如我至丙午遂
捷矣嘗典論易如聽高禪扶秘密藏迥不
化稽人解癸丑北征出易解如帙有金之甲乙
之以示諸同志迄今會通不成細閱之覺晷

卷一

生生館刻本

時余窺一斑者砥之窺焉曩時余猶未釋者
砥之釋吾網收百家井井有條橫比羣議
脉之無遺且不化一支一葉解卦之旁通
交之印合俱在全經引伸觸類而文象畢
核至原取象生稽其實蓋不徒為舉業楷
梯真可化聖經羽翼耶後學幸乎執立

解最明顯極意最宏深去逗漏去望流
濫俾覽者不苦翻閱而百家妙義遽現
目前可謂以一時苦心貽學士永逸者乎嗟
易望易之蘇文家不能盡立卦之義十翼
不能盡文家之義詎疏又不能盡十翼之義
飛精心磨勘去有實得者故輕著述也然

序二

易亦豈難云哉伏羲之後割之周文周文
之後割之尼父之後割之諸子至砥之亦
力獨解誰謂精易者不可據一得也要在
能會心耳傳曰初率王詞而撥其方必有
典常苟能其人道不虛行又曰撥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撥議以成至变化吾願學

者惺自心之神會聖人之神卦爻象詞析
及牛毛刺若藕絲則千古心印昭然一室
烏知義文周孔以往不復有藝文周孔
禁余嘉美是集因亦以授梓人砥之歛
手謝曰小子不敏不能獨親遍覽所賴友
人江楚餘纂輯多矣夫江楚餘余未面至

序三

人然觀為是亦其慧心可想余願旦暮遇
之矣
萬曆丁巳季夏江陰繆昌期書



易經會通序

六經之旨炳於日星而義經為首善
其旨初而後其義經而實治而家
其旨不古之然其冥掃者多涉於玄
而訓詁之儒又斤之繩墨師說標
而遺神髓其于四聖人心源志緒夫孰

序一

旌邑劉慶之稿

乃能探其微蘊析其奧義及家文
不相矛盾象之占亦不相鑿融渾貫洽
於以翼經傳之禪制舉也者則余深
于是集是也集也亦以一人見而會
衆人之見以為見又亦以衆人見而
會衆之知以為見統而會之則靈之
天理無相

抵牾析其會之則字之呼及聖相室碑

余閱易義多矣大抵勸發奮語其指
其指不出其要經傳即以此為制業
論而足而翼經傳即以此為制業
謂之明經乎以果有當乎是以明之
者晦之也其友江砥之江楚餘苦晦
易久矣出

序二

以匠心探其義諸名師秘而不推
學易者洞若觀火將如聖人之精神
命脉傳之世余覽之亦覺生平之陳
言未說然一穴洵其意亦不刊之編
矣孔子曰聖人之心見天下之賾又
曰以觀其會通夫不曉惡用會不
會何以通至其義之夫莫

賸於百川乎後會于海者通於海也故
惟賸斯會之斯通此會通之海所以海
孔子之海也故
丁巳夏月交如父王啓泰跋



卷三

周易會通凡例

- 一 看法大約融會卦旨貫通傳義不敢割裂亦不敢奇僻開新
稍異必實有恭稽要于理无悠謬焉耳
- 一 全旨有全象合旨有六爻合旨有二卦合旨有繫辭合旨皆
提綱挈領以求直截貫串不令經脉支離庶閱者一覽而關
鍵了然也
- 一 解說為後學設經義原自奧妙不依文直解洞然于心烏能
搜取精微故先依經解義惟取簡約明顯腐辭支語不敢贅
入至于卦名下如時說有〃〃之象占者如是盡行刪削
- 一 立意惟取緊合經義便于舉業或習舊意或主新說一一考
凡例
- 據名公確然不易者方敢開發其中博採諸說皆宏議卓識
可佐傳義至於無根之言及一切數學毫不參入
- 一 集說凡先代註疏名儒語錄及近日時說一議一見皆錄入
無遺但其中有贅人未發者必標姓氏其餘相沿之久漫无
異同者盡為刪潤編集更不另標
- 一 取象皆依本卦正體至于互體變体複体積體移體半体似
體反体伏體對体種之多端或曰漢儒增出不无穿鑿煩瑣
間擇其妙合者而錄之耳

休寧後學 汪邦柱 編次

開列取象諸體

正體

如乾為良馬大畜之乾曰良馬 坤為衆晉之坤曰衆允 巽為雞中孚之巽曰翰音又為木漸之巽曰鴻漸于木又為白大過之巽曰白茅又為進退巽之初曰進退 坎為盜解之坎曰致寇又為血屯需之坎曰血 離為火離曰焚如旅之離曰焚巢又為雉旅之離曰射雉又為日離曰日晏豐曰日中離為乾卦噬嗑曰乾肉乾肺 艮為果蓏剝之艮曰碩果為徑路漸之艮曰陸大畜之艮曰衢 兌為口咸之兌曰輔頰舌

取象諸體

此正休說卦傳條載有據集內多錄之

互體

如泰六五象歸妹二三四互為兌三四五互為震則成歸妹變體

如剝六五變則成巽故象魚九巽為魚如中孚上巽則曰豚魚井下巽則曰翰音亦下巽則象有魚无魚剝六五艮而變巽也又如本義卦變訟云自避而來之類

全體

如漸之六爻皆以鴻象上巽為鴻互坎為水鴻乃江邊水鳥故鴻字從江從鳥之類

半體

如小畜上巽得坎之下半體坎為雨因不成坎又巽風吹散故象不雨如上文變則成坎故曰既雨

積體

如比初象金：乃土煨成鬼外實中虛以離取象離中兩陰者土也全體離火也比初變則成震：為仰孟積至四肖震至五象離象而坎水滿于仰孟之上故曰盈缶離之鼓缶坎之用缶皆三畫之離也

移體

如益上勿恒凶若轉移使震上巽下便為恒則不凶矣

取象諸體

複體

如中孚議獄凡獄皆取象于離噬嗑責豐旅取獄皆離也中孚乃複畫之離故象獄 小過乃複畫之坎故象飛鳥三四陽畫象鳥身也初二五上陰畫象鳥翼也 觀乃複畫之艮初取象于童艮少男為童也他卦凡言童者皆艮如大畜童牛旅童僕蒙童蒙皆艮也 大壯象複畫之兌故為羝羊

似體

如順中虛似離大過中實似坎故順初曰靈龜取象于離為龜也大過上曰涉取象于坎為水也

反體

如謙上曰鳴謙反之為豫故初曰鳴豫之初即謙之上也

其四曰臂无膚其行次且反之為姤故姤三亦曰臂无膚其行次且姤之三即夬之四也 損五十朋之龜反之為益故益二亦曰十朋之龜益之二即損之五也

對體

如履上卦乾為君下曰武人為于大君 師上卦坤為與下曰與尸 觀上卦巽為進退下曰觀我生進退 需上卦坎為水下曰于沙上卦坎為盜下曰致寇至 鼎上卦離為雄下曰雉膏 此下卦對上卦而取象者 剥下卦坤為與上曰得與 困下卦坎為赤上曰赤紱 此上卦對下卦而取象

取象諸體

者

伏體

如中孚之豚孚乃襍豕之離、伏坎、為豕、乃見于陸地之猪豚乃隱于澤中之魚又如離五伏坎則象出涕沱若凡涕泣皆坎也

肖體

如同人之初前遇六偶有門象故曰于門隨之初前遇六偶有門象故曰出門凡居上為首居下為趾之類

此數條說卦傳不載无據但其中多有巧合僅錄一二其餘諸體不一似多冗雜不敢錄入

伏義

考原

禹卦

先儒論卦者謂八卦伏義所画至于重卦王弼虞翻孔穎達朱震陸德明以為伏義重卦鄭康成淳于俊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司馬楊雄皇甫謐以為文王重卦今按書大禹謨云龜筮協從則重卦其來已久又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亦重卦也伏義作卦因而重之宜不待神農以後但三易非伏義之易乃伏義重卦以後之易一曰連山一曰歸藏一曰周易連山首艮取成始成終之義烈山氏作夏人用之歸藏首坤取包含藏

考原

一

聚之義軒轅氏作商人用之故夏時講學者所重在止商時講學者所重在靜二易不傳无從考證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商易簡連山藏于蘭臺歸藏于太卜是漢猶有此書偶未見于藝文志耳周易首乾坤取有天地而後有萬物之義周文王所作自周以後皆用之

大玉 係象

義皇之易有畫无文周文王取伏義六十四卦而一正一反演之首乾坤終既未濟故卦下元亨利貞等謂之彖辭彖詞即卦辭亦曰彖辭至如大哉乾元等乃孔子所作亦曰彖者

乃什經之辭所謂彖之傳也

問彖辭獨歸之文王者何所考據曰據卦自我西郊及繫詞
大王與紂之事故歸之文王也

周公 係文

問孔子言庖羲文王並不言周公何以謂爻詞為周公所作
且文王當憂患作易豈其獨缺爻詞唐王勣謂卦爻辭俱文
王所作是否曰按本經王用亨于岐山箕子之明夷皆文王
後事故馬融陸績等謂出于周公也

孔子 作十翼

漢書班固曰孔子晚而喜易讀之常編三絕而為之傳即十

考原

二

翼也今按十翼次第上彖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係五
下係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乃漢藝文志謂孔
子作四傳十翼彖傳上象傳下象傳上象傳下四傳也繫辭
上繫辭下文言上文言下說卦上說卦中說卦下序卦上序
卦下雜卦十翼也

採取前代易學名儒及

國朝名家近日縉紳先生海內名公

按古今易刻不可殫述茲據是集摘選開列于左其
餘未經目觀與觀而未錄者皆不贅入

周

卜商 字子夏聖門高弟 著易傳

漢

孟喜 字長卿蘭陵人為曲臺長 著易章句十卷

焦贛 字近壽梁人 著焦氏易林十六卷 大通易變一卷

京房 字君明東郡人為魏郡太守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
京房 著京氏章句十卷 大珠林一卷 易傳三卷 稽筭雜

採取易學

占條例一卷 集林十二卷 守林三卷 泰同契律歷

孔安國 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為諫議大夫 著易詁

楊雄 字子雲成都人成帝時為給事黃門王莽遷為大夫 著

許慎 字叔重汝南人為除浚長 著周易異義 許氏說文

馬融 字季長扶風人為南郡太守 著周易章句十卷

鄭玄 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為大司農 著易緯注三卷

荀爽 字慈明潁川人荀淑之子為司空 著周易章句十卷

魏

王肅 字子雍為承嗣常侍 著周易注十卷

王弼 字輔嗣山陰人少尚書郎 著上經注六卷 卷例一

韓伯字康伯山陽人為大常 著係詞說卦序卦雜卦三卷

何秀字子期河內人 著易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為少府丞 著易占易林

吳

陸績字公紀華亭人為鬱林太守 著周易註十三卷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為侍中 著周易註九卷

晉

何晏字平叔宛人為侍中尚書 與管輅論易著易義

庾果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為著作郎 著洞林十卷 新林十卷

魏

關朗字子明河東人 著洞極易傳二卷王通贊易贊此

隋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謚文中子 著易贊中說

唐

孔穎達字仲達孔子三十二世孫黃州衛水人為國子祭酒

薛仁貴字周義正義十四卷 補關七卷 玄譚六卷

崔憬

宋

陳搏字圖南賜號希夷先生自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 著

劉牧字長民 著周易圖十五卷 易數鉤隱圖三卷 丹

石介字守道號徠廬州人進士及第直集賢院 著洞易口

歐陽修字永叔應陵人為翰林學士 著童子問三卷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號濂溪先生知南康軍封道國諡元公

程顥字伯淳洛陽人號明道先生舉進士歷任封河南伯諡純

程頤字正叔洛陽人號伊川先生為國子監教授召崇政殿說

邵雍字堯夫舉進士諡康節先生 著皇極經世一十卷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號橫渠先生舉進士為崇文殿校書 著

游酢字定夫號廣平建陽人舉進士累官御史 著易說

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將樂人舉進士為工部侍郎諡文靖 著

宋

郭雍字子一號易軒海陽人不仕封順正先生 著傳家易說

代淵字德之為太子中允自號虛一子 著周易要旨二十卷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舉進士官至丞相 著易解二十卷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山人舉進士官翰林學士卒謚

司馬光字君實涇州人舉進士官至宰相 著溫國公謚文正

房審權字元素無錫人 著易大衍說

楊繪字元素無錫人 著易大衍說

閻彥升字正夫李元童 路純中 林獨楚 著大學十

吳子進字洪成季 陳子明 袁志行 劉平仲 先生易解

歐南仲字希道開封人舉進士官至宰相 著周易圖義二十

採取易學

米震字子修號漢上長林人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著易卦圖三卷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水人累官學士著易傳二十卷
 程大昌字德之休寧人舉進士累官尚書諫議大夫著易學圖十卷
 李衡字子才號玉泉祥符人舉進士累官侍郎著易義
 俞樾字子才號曲塘吳縣人舉進士累官侍郎著易義
 葉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舉進士累官尚書右丞著易
 程迥字可久號沙隨江寧人除興進士著古易章句十卷
 朱熹字元晦號晦菴先生新安人舉進士累官侍講學士著易學要義十二卷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婺州人舉進士累官秘書著易學要義十二卷
 蔡元定字季道號西山建陽人著易蒙起草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元定長子著周易訓解二卷
 陸九淵字子靜號金谿人舉進士居象山教授生徒號象山先生
 陳埴字器之號潛室永嘉人進士著周易解
 林栗字黃中攝清人舉進士累官侍郎著周易經傳集解三
 李燾字子思號陰山仙井人舉進士累官封崇國公著周
 馮椅字儀之號厚齋高陵人著易輯三卷
 楊簡字敬仲號慈湖慈溪人舉進士累官學士著易發揚傳
 項安世字平山號平菴江陵人舉進士累官秘書正字著周
 張栻字敬夫號南軒桂林人舉進士累官學士著易說十一卷
 張行成字文悅號觀物著元包義二卷
 潛廬行藏十六卷

採取易學

胡一桂字廷芳號雙湖新安人著易象象傳三卷
 胡炳文字仲虎號雲峯著平義通解
 王逢字會之當塗人為太常博士著易傳十卷復書七卷
 鄭汝諧字允舉號東谷為吏部侍郎著周易翼說二卷
 鄭潔字聖興丹陽人為少卿著周易變傳十六卷
 鄭東卿字少梅號合沙三山人著易說二卷約解九卷
 王宗傳字景孟號壺川二十五卷
 王富國字行可建安人著易解十卷
 李迥字季功號西溪興化人著易說十二卷
 蘭廷瑞字惠卿著漁樵易解十二卷
 毛璞字伯玉瀘川人著易傳十二卷
 潘夢旂字天錫號州人著周易約解
 袁樞字机仲號梅岩建安人為右文殿修撰著易學堂隱一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著易義
 俞琰字士吾著大易會要一百三十卷
 丁易東號武陵龍陽人舉進士為編修著周易傳說
 王應麟字伯厚號厚齋後人舉進士累官學士著周易圖二
 真德秀字景元號西山浦城人舉進士累官學士著易
 趙汝樞著集開易

徐幾字子與號進齋福建人 著易解

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弋陽人 著易說數條

章俊卿號山堂 著山堂考索

陳友大號陰山 著大易集傳精義六十四卷

李開字去非號小舟 著易說

吳應回

徐之祥字與父號方塘

張清字希猷號中溪 著易傳十二卷

元

吳澄字幼清臨川人仕至翰林學士封臨川郡公澄文正程鉅

採取易學

陳樸字定宇先生休寧人延祐初試鄉闈中選遂不仕教授于

國朝

朱升號楓林休寧人 著周易旁註八卷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人進士累官侍郎 著讀書錄

劉定之字主靜號采齋永新人會元 著國粹

呂懷號中石 著針灸圖傳

劉漁字勝伯號山南宮人 著易象解

張殿真字幼于長洲人 著讀書記問韻考義經三義凡四卷

李本字明德號彭山會稽人 著長沙太守 著學易四十四

蔡清字叔德號石人進士累官國子祭酒 著周易蒙

邵雍字晦翁號二泉無錫人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太子少保

崔銑字仲龜號後渠安陽人翰林學士 著易大義說四

羅綸字彞正號一峯吉水人狀元為翰林修撰 著周易說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增城人進士累官尚書 著周易訓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進士討亂有功封新建伯 著

王畿字汝中號龍谿山陰人進士為兵部郎中 著易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狀元累官侍郎 著周易說

林希元字茂貞號次崖同安人 著存疑

張元忬字子蓋號陽和山陰人狀元累官左春坊左諭德 著

諸燮字子相號理齋餘姚人進士 著周易

採取易學

徐師魯字伯魯 著周易古今文演義

楊時喬號止庵廣信人進士累官都察院僉都御史 著周易

李贊號卓吾福建人進士 著九正易圖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潤州人進士累官尚書 著周易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進士 著易述

張邦奇字常甫鄞縣人 著周易

金商亨字汝白臨海人 著周易

葉良偁字敬之太平人 著周易

姜寶字廷善號鳳阿丹陽人 著周易

伊在廷號德山進士 著周易直意十二卷

鄧伯羔 字瑞孝金壇人 著古易詮二十九卷

施 遠泉進士

周安 字叔夜溧陽人 著周易

蘇海 字君山號紫溪晉江人進士 著見說

永和德

夏思 字官明進士

袁黃 字坤係號了凡嘉興人進士 著周易

吳羔 字子儀金壇人 著周易

洪垣 號望山婺源人進士 著周易

汪文輝 號都山婺源人進士 著周易

採取易學

胡宥 號金峯休寧人進士 著周易主意

李廷機 號九我桐津人會元累官太保 著新象

周汝礪 號用齋進士

沈一貫 號蛟門進士累官太保 著周易

陳 林序

郭子章 號青螺湖廣人 著周易

顧曾 號龍齋進士

姚光祚 號月松吳縣人進士 著明心易解

孫從龍 號府如吳江人進士 著周易說 泰越

吳熙 字月之號無聲吳江人會元 著周易象旨

游振德 號讓溪婺源人進士累官都憲 著周易

湯賓尹 字嘉賓號雲林宣城人會元 著曠菴醒睡十二卷

繆昌期 號老師字當時號西銘先生江陰人翰林 授學口義

姚舜牧 號永菴 著疑問

陸振許 字庸成浙江人

張汝霖 字雨若山陰人進士 著因肯

汪鳴鸞 號或池婺源人進士 著周易宗旨

程策 字猷可號黎黎休寧人進士 著周易

韓敬 字求仲歸安人會元狀元 著周易

程汝繼 字敬承婺源人進士 著周易宗義

採取易學

李光縉 字東一晉江人解元 著周易

孫用之 字爾行休寧人 著周易全考十二卷

方時化 字伯雨歙縣人 著周易

陳紫峰 唐凝菴 葉爾瞻 鄭揆如 吳一源

沈德培 張振淵 字茂陵仁和人 著說苑

右乙伯七十餘家或觀其全書或得之雜編故開列

以俾便覽其餘易學種：集內雖採其說而書名氏

地查考未真不敢妄列

批閱 江陰 繆當時老師

參訂 休寧 程策猷可甫

泰

長洲 熊秉鑑元明甫

休寧 王啓泰交如甫

孫用之爾行甫

洪漢英我衡甫

星源 詹國俊用章甫

休寧梅田江氏生：館梓行

仍有外篇十卷在後續刻

十

周易目錄

卷一

乾 坤 屯 蒙

卷二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卷三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卷四

目錄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五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蹇 蹇

卷六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卷七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旅

卷八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九

繫辭上傳

卷十

繫辭上傳

卷十一

繫辭下傳

目錄

卷十二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會通卷之一

繆昌明當時甫脫

熊秉德元明甫

程策猷河甫

汪邦柱砥柱甫

江楠楚餘甫

易論

汪都山曰易字先儒謂日月象也日月坎離精也六十四卦皆坎離則六十四卦皆日月而謂之易也日中一奇月中一偶對待之體也日常盈月常缺日在上月在下日有往月有來則消息流行

上經會通 卷一

之機也。交易變易義無不具而造化人事之理畢於此矣。易之名不易也。上經首乾坤天地之大開闢也。自屯蒙以次相承氣運漸開世道漸變。至于太否乃造化一大交會也。自同人大有以次相承世道升降賢才進退至於剝復理欲消長事變日煩。至于坎離又人道一大交會也。首乾坤萬物之太父母終坎離天地之大索鑰也。下經首咸恒人倫之有夫婦。六五乾坤也。至損益人事之有興衰亦否太也。至震艮人心之有動靜。六五剝復也。而終于既未陰陽一消一息千變萬化交會之節目又合上下經觀之天地父母之尊也坎離夫婦之別也震艮兄弟之義也巽兌姐妹之序也。

夫尊地卑君臣之道也。六子用事六卿分職也。首乾坤天地間。陰陽各三十畫。至否太者天地之交而萬物之生。出無窮焉。其所交者一坎離中。盈精氣之相通也。首咸恒。少男少女之相配。長男長女之相守。夫婦之小天地也。陰陽各三十畫。至損益者。少男少女之通氣。長男長女之相薄。乃夫婦之交而人類之生。出無窮焉。其所以交者既濟未濟。六中二。盈精氣之相通也。三十年為一世。六十年為花甲一周。天運循環。大抵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人事消息。大約机括亦不過此。而一消一息。如一日之有晝夜。一歲之有寒暑。人事之得失憂患吉凶禍福。其相為代謝。即一晝夜一寒暑可知也。上經父母交。六子不交。至下經始交。上經

乾坤之交居中。而六子交于下。經前與後者。猶父母居室。處堂上之正中。而六子之夫婦。其居室對列于堂下之左右。有尊卑自然之法象焉。以一日論。則上經猶晝。下經猶夜。以一歲論。則上經猶春夏。下經猶秋冬。上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之末。離大用事。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上經三十卦。共六十卦。離居六十體之最末。下經三十四卦。共六十八體。而坎居六十八體之最末。上經陽陰也。終之以離者。陽極而一陰生也。下經陰陽也。終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為下經。陰極陽生。下經可復轉而為上經乎。

程敬承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易。首乾坤。山澤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恒。坎水也。離火也。既濟未濟。水火互也。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洪亮山曰。易變易也。六十四卦。本自伏羲而謂之周易者。以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自文王更定而係彖。周公係爻。而後易之用始大。孔子十傳。皆所以推明贊乎此者耳。故別之以周以著代也。

上經

乾三三 乾上坤三三 坤下

陸庸成曰。乾六爻皆為龍。坤合卦乃為馬。故乾爻曰六龍。坤馬曰地類。然則龍馬負圖之說。有取於龍馬。以其為天數地數。即乾之

上經會通 卷一

龍。坤之馬也。出于河天一生水而地二成之也。蘇子曰。變化而自用者。龍也。馴服而用於人者。馬也。故乾坤象焉。

乾三三 乾上

乾元亨利貞

純陽至健。故象天而名乾。乾天道也。六君道也。人君而得乾之道焉。則至健而無不通矣。至健而無不正矣。但見才力有餘。足以總攬振刷。而豁達無礙。當得大通而為元亨。且其元亨者。又皆利在正固。純粹以精。而無偏倚駁雜之累。非德情慕神。謀雄健而無息之謂乾。卦辭俱根健來。元亨者健足有為也。利貞者善

用其健也。天地間凡柔者不足有為，惟剛健則能有所為。乾又健之至者，凡柔者必仰。惟剛健則無私邪，况乾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元亨利貞是一時事，合下自然。元亨，自然利貞，如時說元亨矣。又必利貞，非也。夫不貞何以得元亨乎。主君道言，王遊四遠，不悖即亨也。王道至正，無私即貞也。孫賈卷曰：元亨即後萬國咸寧之謂。利貞即後時乘六龍之謂。

潘雪松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無方，此天之自然之理。聖人作易，欲人法天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係以元亨利貞，以贊乾之無所不統。而此四字於六十四卦無所不貫。李彭山曰：凡易中卦爻所主有重於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於收斂者，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無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者也。故四德渾然相為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欲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也。唐凝菴曰：乾何以言健也，以元亨利貞言也。四德周流循環，運無停機，自元而貞，固乾之一始終。貞下起元，則始而終，終而始，未有紀極矣。此乾德所為健也。人君以天德用事，而始終無間，則善體乾為治矣。

六爻合宜。李九我曰：龍陽物也，靈變莫測者也。六爻皆有聖德，故稱龍焉。其有潛見惕躍飛亢之不同者，時使之也。初其夷之清乎，三其尹之任乎，三其周公揖政之時乎，四其舜禹河南陽城之避乎，五其堯舜中天之日乎，上其堯舜遇子之不肖湯武遇君之

不後乎。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以陽在下，德足潤澤生民而時尚隱於剛微象，龍之潛焉，宜晦處靜，俟勿輕出以求用也。

程敬承曰：易卦首乾，易又首乾初，而劈頭稱一潛字，何也。氣先專，心初微隱，潛字中疑蓄許多變化。聖賢大業，問地事功，俱自潛出。耶龍以不見為神，其見惕躍飛神靈不測，非以初之潛耶。潛之精神不露，故曰勿用。非兀然一無所用也。無用之謂用，所以為妙也。陸庸成曰：勿者我勿之也，毋微露其可用而使人物色也。勿之精神，孰能窺之。蘊然溪曰：潛便勿用，不潛便輕用矣。取象

潛龍勿用，必以初九為用。

上經會通 卷一

五

乾體純剛，象龍初始伏於地下，象潛。

胡雲峯曰：乾之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意。謹微陽也。坤之初六，垢也。履霜，堅冰，即女壯之意。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者禁之之辭。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者危之之辭。

程子曰：舜在側陋，時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於大麓，時便是躍。初地道之始，故曰潛。三人道之始，故曰君子。五天道之始，故曰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際出潛離隱之時，行且望運龍飛沛澤，震區如龍見於田，霖雨及物也。此固盛德大人天下所快觀乎。

九二之大
人即他日
人利見宜
單指君言

六爻惟此
名蓋三乃
人心之始
至健也乾
乾即乾也

君民皆宜見之也

重德上利見以其德也陸庸成曰避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道則見見猶未得位以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故在田也大人惟九五二六稱之者與五應故耳利見有行其德之意非徒觀見也取象初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故象田陽大陰小凡三畫中為人位九居二故象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權勢過盛豈不稱厲哉然性剛能慎是君子而能振刷精神憂勤志慮者有終日乾乾雖至夕猶惕若焉則夙夜匪懈處置自周大臣之責塞矣雖危何咎

上經會通 卷一

六

重剛者龍德之純也不中以時信言居下之上正不中也不必以廣性之偏說乾惕大臣心存憂懼也乃心體自如此毫不着力若認微慮患避禍便非矣程敬承曰終日乾乾非空自憂懼也終竟此日合上乾下乾而健以行之無息不體此乾故曰乾乾乾自不已體乾者自不息如下文反渡道是也連用二乾字即係詞連用二存字大抵為舉事皆由心造九三能打起精神如磨礪做出事業自然萬全無失故雖危无咎王註謂九三為動心忍性之學而能補過者也王伯厚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取象以六益言三千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下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以陽居陰本為能疑之人居上之下又處可疑之地是聖人時值改命而圖慶夫天人去雷之間不敢遽進如龍之或躍而猶在淵焉如是而進則順天應人何咎之有主授受之聖人言或者不是猶豫狐疑乃審之又審不輕進耳躍者飛之漸或則未便起也朱子曰淵雖下於田田却是地淵則通也曰或上

上經會通 卷一

七

乎上下一躍即飛在天夫既言躍則不復在淵矣猶曰在淵者四或躍乃應初在淵而起也潘雪松曰淵龍所宅也在淵故能變化飛騰安其身而後動審慎如是始无咎重進一邊繫言曰見龍在田者謂已見而在於田飛龍在天者謂已飛而在於天皆言其已然故為已定之決詞而稱龍或躍在淵謂將躍而猶在於淵蓋言其將然故為未定之疑詞而稱或取象已離下體故象躍猶在上體之下故象在淵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聖人在天子之位也制禮作樂以立臣民之極者澤施普矣如龍飛於天霖雨天下焉德位兼隆

悔是聖人
妙用猶龍
自飛而思
也

此道不息
故必有悔

之大人也。天下慶風雲之會。沐膏澤之恩。其時矣。臣民快觀不亦宜乎。

蘇子瞻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以九居五。龍德在天。大人之道亨也。見者尊仰之也。利者被其澤也。取象六畫之卦。五為天。故象在天。三。五。之卦。五為人。故象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陽極於上。是極盛成。履盛滿。亢龍之象。聖人處此。固有道矣。若不善處。而與時俱亢。則招損階敗。無悔乎。

新說。悔字更有得佳。時講亢龍。就作履極。而不知返說。非也。亢者時也。聖人寧有亢哉。時亢而聖人值焉。聖人不能却也。然而聖人

上經會通 卷一

有悔。道焉。程敬承曰。六爻始乎潛。終乎亢。而乾道豈遂以亢終。此時有復歸潛之機焉。而其妙在悔。識時通變之術。從有悔得也。

陸庸成曰。悔。猶天心之復也。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悔。亢而有悔。龍德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克祥。舜。舜。禹。伊。周。之復政厥辟。皆善處亢也。取象。需。高曰。亢。陽極居終。皆亢象。

用九見群龍元首吉

乾之六爻皆用九。則剛變為柔矣。是為君者。高明行以巽順。果敢出以渾厚。猶龍之剛。猶在首而人見其元也。吉之道也。

陽數進於七。而窮於九。窮則變矣。占用其變。故用九。乾六爻皆九。

是德在剛
是德在柔
是德在六
是德在九

敬仲以心
得吉乃推
本之論

六爻皆變而為陰矣。要玩一用字。本剛而用之以柔。非剛之外別有柔也。只是善用其剛。不以剛為物光耳。元首者。乾以剛健為體。而其用則屈伸變化。莫測其所向。乃用之不見其首也。見人見之也。蘇軾漢曰。此兼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也。爻者交變

之義。龍者變化之物。如以潛龍為貴。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為貴。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天道。潛見惕躍飛亢。當其時。乘其勢。无少止息。如天道之動靜無端。陰陽无始也。安見有首耶。羣龍未嘗无首。只是見到群龍无首。則吉

陸庸成曰。乾剛惟能變。故亢復為潛。終則有始。非有始也。无終也。乾之四德迭用不已。故貞下起元。非元始有也。老子曰。迎之不

上經會通 卷一

見其首。得无首之謬矣。敬仲曰。已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為首也。意慮微作。則為私為己。好剛好進。安得不為首。

唐凝菴曰。六龍各極其盛。並不言吉。必至无首方吉。甚矣龍德之貴全也。

游廣平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則陽知其險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坤知其阻而變。故永貞利。項氏曰。乾主知。故曰見言吉在

見此理也。坤主行。故曰利。言利在行此事也。

彖曰。大哉乾元。此贊乾元之大。而及聖人體元之功。為通章重

元。天地間只一元氣流行。造化統天而生成萬物。聖人御天而生

以元字為大

大明終始
與見群龍
二元首非

成萬民皆元也。當與乾元者始而亨章。參看首節是冒。資始即資
為性命太和也。統天即統其終始。變化也。雲行節元統乎亨。變化
節元統乎利貞。亨利貞皆元所統。此元之所以為大也。大明節聖
人體元以亨萬民。首出節聖人體元以利貞萬民。此聖人所為善
法乾元也。

程敬承曰：凡天下有始者未始為始也。乾惟元首故元始。惟元始
故能資始。始者終之始也。故曰大明終始。終始時也。語六位為時
成。語六龍為時乘。時終時始。是惟無終無始。乾道之變化也。各
正保合變化之時。時至利貞又復為元。而乾之始物者肇焉。故曰
首出。即從元首中出也。聖人體元首物。則終始惟時。變化在我。而

上經會通 卷一

萬國咸寧矣。程傳曰：元大也。在天為始物。在君為首物之德也。大
明終始一句。是此章大闕鍵。御天首物。非大明者能之乎。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之詞曰：元亨利貞。夫乾天也。元亨利貞。天生成之德也。自今
觀之。大矣哉。乾之元乎。何也。天以生物為心。而元即其生生之
心也。故化機一動。而物之生理生。氣皆此發端。是萬物資元以
始也。然此元氣流行。初無間斷。物之由始而終。皆其貫徹。亨者
元之通利者。元之遂貞者。元之成。是元非止為萬物資始。乃統
貫天德者也。此乾元所為大也。然乾元之運。始則必亨。當將

統天即是一乃字

上經會通 卷一

亨。時雲行雨施。而品植之物。與化機相觸。而派形。形色。色。莫可
遏也。則乾之亨也。夫天之元亨。固乘時生。物矣。聖人者。代天
而生。萬民者也。豈無所為元亨乎。彼天道貞下起元。終而復始。
時焉而已。聖人通造化。大明此始終之時。則見易理。即是天
道。六位然於上。始於初者。亦不過以時而成。由是乘此六龍。變
化之妙。運諸南面。張弛開闢。此時偕行。而天道之終始。即我御
矣。此王道之行。有以開咸寧之基。即天之資始。流形乎萬物也。
聖人之元亨也。

首節元氣之始也。即太和之氣。載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萬
物所資以為始。乃見元也。蓋陽氣初動。太和氤氲。萬物資之以兆

始。非元去始物也。一始萬始。而生而成。天之發育。皆提於乾元。故
曰：乃統天。姚承菴曰：天生生不息。而元之初動。直貫終始。而不
息。是盡天之造化。皆此元之統括也。乃字承資始。來見其始。直貫
於終。而終又為始。故下有終始之說。程敬承曰：元者萬物所資
以始也。原自無始。復無終。春而冬。冬而春。德是一箇發生之
氣。貫通其間。故曰：統天。惟資始。乃為統天。惟統天。乃見乾元之太
也。

二節乾之亨。即在流形上見。雲行句。輕非以雲行雨施為亨也。蓋
萬物資始。乾元之後。內有亨機。迎雲雨之化。而自爾。流形耳。流如
水之流。有生生不息之意。流形者。派其形。形對氣言。資始時。還美

大明句最
重聖人作
句全在此

御天與統
天相應

氣到此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於中流形者也
於外資始曰萬物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沌形可區外也

三節聖人之元亨只在乘龍御天上時字最重終始原非兩截終

即始之終終無其終始即終之始始無其始終始時也時即天也

天即一元之統也謂之大明者實始流形變化各正而言直會

一元之統夫而默契之也六位即六龍也析之時有各當不得

纖毫出入故謂之位德之時當變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龍蓋

位者一定不可踰之名龍者萬變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

位妙其不一者以應時則統天者在我天地之猶有憾者我得以

先後而左右之夫是之謂御天要知天不外乎時時乘六龍即是

御天蘇氏曰有得於時即有得於易固非趨時之外而有乘六龍

也。有得於易即有得於天亦非乘六龍之外而有御天也。洪覺

山曰明者知也乾知也。御者行也。天行也。然不曰行而曰乘曰御

者上下進退之時其幾在我耳。耿開封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

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統五官

程啟承曰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元之始起於貞元卒不為首也

由終而始又由始而終變化不息故曰乾道變化六龍之變化也

此由元亨說到利貞而貞則還元是終不復為始矣所謂終萬物

始萬物此終始之說也。大明終始非心通變化者孰能之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二經會通 卷一

十二

三經會通 卷一

十三

天道之運不自元亨止也通矣而復由變而化以鼓萬物之入

機由是萬物之資始流形者莫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元

亨時生機在外理猶未實氣未未滿至此則華者以實實者以

成而物之生理截然各足不相假借凌奪各正而不偏也而就

此各正中太和之氣充滿完固無少欠缺滲漏渾然皆全而凝

合也此皆乾道變化為之故於此乃見乾之利貞也夫天之

利貞萬物咸寧矣聖人者代天而成萬民者也豈無所為利

貞乎蓋聖人當御天時教養已敷至此復何為哉端拱庶物之

上以觀化成而已矣如乾道變化而無為也但見久道化成萬

國之民莫不遂生復性而咸寧矣此王道之成有以收御天之

效即天之各正保合乎萬物也聖人之利貞也

乾道節乾道即乾元也六龍六氣之運乾元乘氣不為氣所乘故

曰乾道變化元亨為變利貞為化自變而化從元亨而利貞也

性命太和共是萬物資始時所受於乾元者各正保合不可平大

凡萬物之生必具此理而後有以成其形至于成形而物之生

理全矣保合太和從各正上來非兩時事潘雪松曰各正保合是

乾之德能各正物之性命以保合此太和一元資始之氣凝聚於

形質之中而遂於無迹也陸庸成曰資始之時理隨氣具由變而

化氣隨理足故物之性命各正不偏便保合太和太和即資始時

一元之氣也性命原合太和而來惟各正故保全而後相合也

各正保會
元始乃利
天在此處
見

乃利貞字承各正來由物乃見乾之利貞也貞以含元而又開
萬物之始天地生不息者保合太和也洪覺山曰各正性命以
保合太和為資始之端是天道之利貞所以終於元而始於元者
也流形變化之交役坤乾乾步坎之際非剛健无息者不能故漢
揭乾道言中而曰乃利貞各者分辦之意不相假借也正者止
於其所意不相侵奪也保者守藏之意不使漏洩也合者會聚之
意不使欠虧也性命以生之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生之
氣言而理在其中但各從所重言耳二句重太和意蓋天地間提
一太和之元氣耳時說以各正屬秋時為利以保合屬冬時為貞
分作兩時看者不可從

上經會通 卷一

十四

鄭氏曰人物之生只是一團生氣而理寓焉此生履即是性即是
天地之氣流行而賦之命此性命即二五中和之氣以其絪縕所
為以漸而變而謂之太和分之曰性命太和合之只是一箇生之
之元氣也
首出節聖人利貞在萬國咸寧上首出庶物不是元然元為是恭
己正南面意乃自還其性命自復其太和之後主靜如此也咸寧
則無一民不安其性命復其太和矣程敦承曰首即乾元所謂
始也聖人體元以統天之道治天下故云庶物之首首萬物即能
終萬物變變化化自然物各得所而咸寧之業成御天之功畢矣
又合直楊誠齋曰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

示而姓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
集資取於此而後始次大矣總統於此而後立性命之始
此而後利貞其源也新故為無常其化也消息為無道謂有物
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謂無物即品物流形何為而有是象象見
其所自來者其始之始乎何為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
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
也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
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
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歟
吳一源曰易之道盡乎乾乾之道盡於元元也者統六龍之道而

上經會通 卷一

十五

贊乎亨利貞者也孔子雖分為四德而元為善之長則亨利貞皆
其支派也元以長人則合禮和義幹事皆長人之一德也是故元
統天者也萬物資始此元也品物流形此元也終始一元之終始
也變化一元之變化也達於元而易無餘蘊矣苟泥於乃利貞之
言而不察其首尾互相發明之意遂以流形為亨各正性命為利
貞以乘六龍為聖人之元亨則雲行雨施非變化耶物既流形非
正性命耶耶物資始於元則性命太和在其中矣流形則各正保合
在其中矣此元之賦於天為命此元之受於物為性此元之渾然
不相待害為太和者正者萬物各具一元也保合者萬物統會一
元也故利貞即乾之性情而以美利利天下一乾始之大也聖人

作易其示人體元之功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兩象皆天運行不已何其健也人心從乾健而求原身不已欲問而息則失其健耳惟君子絕無人欲而全天之卒然則強自我勝而純亦不已矣如天行之健矣

不曰乾而曰健健即乾也此君子以聖人言自強不是工夫據見成說自字要分曉人心惺惺之體本自強猶天德之德本自健自強不息者如其本然乾體而已蓋無欲則心體自然流行自然不息而同一天行矣宜一串說不息者常自強也

自強不息
即是修元

即是御天
與乾天一

上經會通

卷一

十六

德始而終終而始乃所謂自強不息也此心有一息不行即非天行天行為行則天亦自我御矣要以自體即健體自強乃真強非純乾君子孰能之楊止菴曰不息則天有息則人死人之念係於一息幾微如此取象自強體乾象不息體重乾象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何謂潛龍勿用也言有聖德而側陋在下也故與時俱隱耳

周用齋曰陽在下也以下以人事言陽氣潛藏以下以天道言蓋聖人於乾道合天人而發之也

○見龍在田德普也

何謂見龍在田也言以聖德而際明時適及蒙區而所施普也

澤物在德九二未得位而德已著聲望顯聞天下咸歸其德即德薄而化也不可如時講德以位顯云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終日乾乾豈為無益之憂哉大臣有當道之道正以重復踐行之耳

道本無止息體道之精神亦與道常運蓋大臣居高履危全憑此心之運量也一說道即乾道也乾道不可一息不行片刻稍息即與天行不相似故乾而又乾反復行此道耳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上經會通

卷一

十七

加一進字斷其疑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飛龍在天者言以大人之德與起在天子之位所謂乘龍御天萬國咸寧者皆吾身親見之矣

程敬承曰語稱天地曰造化曰大造造者天之為聖之事也聖人居天位行天道而造於天下萬世者大矣故曰大人造也造字內有制作意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龍有悔者蓋處盈貴謙時亢而心自盈豈能久乎必有悔矣盈即亢也以心言不可久即有悔程敬承曰亢六時所不能違者

現一用字
使不為首
便非用九
用九分明
然非天行

○
虛元之道在不盈耳。盈虛迭用。易之所。以變通而能久也。或曰
元盈也。知悔故不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六爻何用九哉。蓋以陽剛天德。固不可無。元不可先。先則純任
剛矣。恐缺折而不可為也。故皆變而用九也。
病在一為字。為則有心。於剛便純任矣。豈知潛見惕躍飛亢。雖皆
天德之用事。然其中即有時乘之妙。而不可人為者。不時乘而自
為主。天德便不全矣。故揭不可為三字。示用九者所當知。呂東
萊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有首而實未嘗為首
也。藕蕪溪曰。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無首也。德本渾渾全全。

上經會通 卷一

十八

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無可為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
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無端。聖人之
自強不息。不過如此耳。惟不為首。則能屈伸變化。方完天德之
妙用耳。楊氏曰。人為資才所使。是為九所用。不能用九。能用九
者中虛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謂天德。意動則為首。則有我
是謂人而非天。

文言全旨 潘雪松曰。文言以天之四德。屬於人性。而歸之體乾
之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非故一之欲二焉。而
不得也。李九我曰。上彖傳以天道明乾義。則以乾為天。而以元
亨利貞為天之四德。此以人道明乾義。則以乾為君子。而以元亨

重元與卦
有合

利貞為君子之四德。首節言四德在人。中節言君子行此四德
即言行四德者。惟健也。君子即是健。健則所行皆天德。四德
不息矣。夫始而具四德。天之未始不為人。終而全四德。人之才
始不為天。天人合一。君子所以貴。自強不息。乾元亨利貞。元亨
利貞。四德雖有分屬。要以一元為主。元者。本元。生大德。萬善之
所始也。嘉即善之通生。機發越。物物休暢也。利即善之與生。理之
足。物物各得也。貞即善之成。生。机完固。物物歸根也。故體仁者
完其所大生。嘉會者。禮合其所自始。乾始之利在我。故可以利物
資始之脉。於此收藏。即於此培植。故足以幹事。總之。自元而貞。復
自貞而元。一元生生不已。君子之行四德。亦生生不已。只一體元

上經會通

卷一

十九

盡之矣。
文言一篇有六節。皆申彖傳象傳意。文什也。言舊文也。即彖文詞
也。乾坤加文言。以乾坤之道大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
幹也。

文言曰。四德運於天矣。獨不係於人乎。元之在人。也。為吾心之
慈愛。未有聚善。而理先具。既有聚善。而理無該。與乾之始。物終
天者一也。非善之長乎。亨之在人。也。為吾心之積慶。天理之印
文於此。俗具。則人事之儀。則胥此。萃聚。與乾之品。物派形。者
也。非嘉之會乎。至於利。乃吾心裁制。能辨名定分。則利歸貴。而

各得其安而毫無乖戾矣。是即天道之遂物也。義之和也。至於
貞及吾心靈覺能洞徹理道則事至有主而成始成終皆作之
以立矣。是即天道之成物也。事之幹也。是四德在天者未始不
在人矣。

此元亨利貞當仁禮義智信。但不可添出仁禮義智信俱就人性
本體說。不可涉下節用功意。

善之長善字不外四德。長善得之最先統之甚大二意。吳因之曰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天地之仁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然後有此
身。是仁乃吾之命根。若禮義智不過與身俱來。不若仁為身所自
出。此謂得之最先。惟仁為身心所自出。故有生後舉身心所感觸

上經會通

卷一

二十

著見都是此仁流注。人若沒了這一點生理。則四端萬善一齊滅
絕。此謂統之甚大。

嘉之會。嘉是美。就善之通處有許多嘉美也。會是聚集。潘雪松曰。

萬善皆嘉德也。惟亨則嘉美於此而會。如朱明之夏。百物休暢。孫

項菴曰。時說都把禮儀威儀品節儀文之著見為嘉之會。竟不知

講了三千三百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此嘉之會。惟就性體

無文上體說。不可涉外面儀文。蓋性中有無體之禮。所謂天理

之節文。具在吾心也。吾心有自然之節文。而體之為齋莊中正。出

之為恭敬辭讓。三千三百會聚於此。故曰嘉之會。

義之和。各得其宜之謂義。無所乖戾之謂和。非義而後和也。義處

即是和。蔡虛齋曰。和不生於和而生於嚴。和自利生也。程敬承曰。

利者因物宜物而不過物。即能諧物者也。故曰利乃義之和。以見

私利非義。悖義非和也。吳一源曰。人知天地網緼之氣大和而

不知其所以為網緼者。物各付物。截然有定。本嚴肅也。人知天地

嚴肅之氣為義。而不知其所以為嚴肅者。各因其分而遂其所宜

本太和也。是故人得天地之利以為義。義也者所以利天下。所以

和天下。而非所以拂天下也。

事之幹。貞者靜而正也。但此貞字當智看。若以知明守固說。恐犯

下文玉伯厚曰。貞者元之幹。貞下起元。是後生生化化之根。抵

人將此實理。見得透徹。心有定主。不為是非動搖。隨他萬事萬變

上經會通

卷一

二十一

成始成終。何者不根抵於此。所謂葉落歸根。故曰事之幹。

按亨利貞皆善也。使非元為之長。孰為會聚。孰為調和。孰為植幹。

信乎。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

四德在人。能行者鮮。惟君子即仁為體。貫內外而悉元善之渾

融。則善之長在我矣。是能愛之分量也。豈不足以長人。嘉其所

會。從性初而完無體之品節。則嘉之會我得之矣。是經曲之自

合也。豈不足以合禮。因物處物而使物各得其所利。則安生於

定分。和生於能均。義之和我得之矣。自足以和義也。知其正理

此長字應
前長字

看合禮亦
屬本來佳

本定義
方與君子
性相合

而固守之則持循有地而應變無窮事之幹在我矣自足以幹

事也此君子之盡性也天道之元亨利貞其體體矣

體仁不是體這箇仁自家一身都是仁也程敬承曰天大德曰生

此生脉即仁體也君子體仁渾身都是生機一體萬體一生萬生

故足以長人鄭氏曰仁原是人體仁者得其所為人而已仁原

是長長人者還其所為長而已一說不以君長言謂足以出類

拔萃也

嘉會程敬承曰嘉之會性體之本然也君子於嘉之會處毫無增

減適符其本然性體此便是合禮禮不在嘉而在嘉之會處君子

得其所會則何所不嘉故曰足以合禮按時講嘉會皆指外面

上經會通入卷一 二十二

件件做得恰好非也蓋外面經緯縱做得好不過禮之散見而非

其會聚也若會聚處則在吾性中之亨所謂無體之禮也三十三

百皆從此而散布者君子於吾性之會處完全莫不嘉美則秩

序之精已葆任他經曲儀制已合於本來之天則中矣

利物利者宜也物以人言利物者辨名定分使物各得其宜也利

物處即是義物而既利即是和然義本自利非是以利和之也利

則得乎義之和耳汝吉曰以己制物處也裁物適已屬也得和義

之意矣利物處須知君子能完吾心之義而廓然大公故能財

物付物而利物也葉爾瞻曰禮統天下之同而衆美咸萃義

天下之異而衆違俱調此致中和之意

貞固程敬承曰上言貞者事之幹此加一固字何也蓋凡事之幹

依理以立理之所在不可搖動只怕情識用事耳乾之貞本貞固

貞固者猶云固守此貞也天下事皆枝葉不離一貞固而根

深矣欲足以幹事謂事以有幹而成也按造化至冬時不將實

理收斂凝固則春來之發生不茂人心不將實理固守則萬事何

所依以立乎夫貞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四德惟君子能行矣所以行者由君子天德之剛極天下之至

健也否則欲得剛之何以能全體哉故經文不徒曰元亨利貞

而必屬之乾者此也

上經會通入卷一 二十三

此章以人道明乾義此章直指君子以明經文非以經文証君

子也天以元亨利貞生人生物而人得之以為生則何人不具此

四德惟君子能全體者以君子之心自強不息也行以心言有流

注不息之意非外面行也四德無處不流行此心稍有間斷即歇

息矣洪覺山曰乾健也天行也知天行之行則君子之行其至矣

行四德就是健不是健了然後行四德

又按陰陽庸成曰分為四德統為一元故論乾之四德者必首元

以統天則君子之行德是仁以行之可知矣苟又有簡其以行仁

是元為善長而更有一善為長之長也觀傳中說元便說乾元其

旨深乎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唯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唯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皆非聖也。此則以聖德而隱者是故以龍德自守不受易乎世以龍德自晦不求成乎名。惟不易乎世必為世所遺矣。而有龍德雖遯世无悶也。惟不成乎名必為世所訾矣。而有龍德雖不見是亦无悶也。此豈以隱為高哉。其心以為使時可樂則以龍德兼善天下。今時可憂則以龍德獨善其身。確乎所守之堅非富貴貧賤所能奪者。此龍德而隱之事。非特尋常隱者而已。所

上經會通 卷一

二十四

以為潛龍也。

此六段乃二節申象傳者何謂子曰。設為問答。此節而陽在下之意。龍德是提綱。不易以下句。是龍德而隱之事。不易二句。只見得隱的意思。无悶兩字。見得心體實無芥蒂。所以能不易不成也。樂行三句。是隨時變化之意。龍德全在此處。程敬承曰。龍德而隱。惟有龍德故能隱也。不易不成。謂其無心於必易必成。則可謂其有心於逃世。逃名。則不可。无悶之心。即可樂可憂之心。其憂樂皆為世道也。初九何嘗有樂行時哉。其心則固非必於憂違而不能樂行也。確乎其不可拔。於兩則字內。見得朱子曰。此非專為逃遯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為而已。嘗觀龍之潛也。將出時。浸而

神靈不可測。初之隱也。亦時行時違而變化不可知。故曰龍德而隱。樂行憂違。根无悶來。蘊然溪曰。凡人之學問不深而潛者。自炫聰明。自任見解。一切世味一切好名之心。馳於胸中。得不勝喜。失不勝悶。此身精神全在外。隨時轉動。如何不可拔。不易乎世者。胸中原無世味。不成乎名者。胸中原无名心。無世味則忌進退矣。無名心則忌是非矣。可行則行而亦可以遠。可遠則遠而亦可以行。吾之胸中原無加損也。此之謂不可拔。此之謂潛而隱也。汝吉曰。潛而憂違與樂行並稱。表龍德也。龍德天德而人者。成心盡亡也。不可拔者。乾健之志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

上經會通 卷一

二十五

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二有龍德而正當潛躍之中者也。夫曰龍德則靈。變不測。似別有神奇矣。不知聖人所致力者。止脩其庸言庸行而已。是故言無忽於庸。而信為行無忽於庸。而謹為信。則吾心之誠存矣。宜无邪之可閑矣。而惺惺之心。猶恐未謹。未信而閑邪以存誠也。即善盖一世。亦且謹信。自如若不知存誠者為己至也。而不伐焉。此所謂龍德也。由是以龍德而正當潛躍之中。但見普博周適。若民孚化。有不和誰之所為矣。此所謂正中者也。故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美

九二尚末
何位只宜
出德不可
重時

言九二未居君位而已備君德此所以為大人而為人所見也此申德施普之意前講猶照舊說以不伐以上為龍德而情而下為正中新說更佳程敬承曰此即顯重德上據本六曰龍德曰君德曰德博而化證信存誠不伐皆證德也其曰正中不處以此別於潛龍耳時說重時誤矣又謂不伐以上為龍德而情以下為正中誤矣閑和存誠非待有和而後閑也庸信庸謹齊業已顯而人於誠願誠有信之謹之而不能盡者必閑之益寡存之益純乃可還乾始之元而歸性命之正動而化所自來矣故閑者閑於無可閑而存者存於不待存此至誠無息境界所稱龍德而為大人之利見也

主經會通 卷一

二十六

庸字根龍德來二之字不可以二亦字代蓋人知龍德之變化而不知龍德所以變化處只在平常日用之間謹信即誠也不謹信即和也閑和即是存誠誠之純粹曰善善之被及曰德不伐是無一毫自足意若說誇張便淺句句要自然意鄭氏曰善蓋一世而不伐忘乎善矣聖人固不自知其善非有心於遜之也聖人以吾之所以謹而信者庸言庸行而已矣原無善也原無可伐也此德之所以為廣博而深厚也而人被其德者亦化焉而不加人未嘗以吾之善為能有所及於人而人能知吾之善一則於聖人而不與之相忘也夫德能使人化此君德也蕪繁溪曰用人之德則曰龍德聖人之學則曰庸信庸謹此乾所以為易知也

也原未嘗損何問之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之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君子終日云何謂也子曰君子乾惕豈過慮哉蓋居危疑之地非德業進脩不能勝也故曰乾夕惕者正欲德之進業之脩耳德何以進忠信之實心乃所以純天理而日進於高明也業何以修脩省言詞使吾心之誠植立不搖乃所以敦實地而使居於大業也何以實用其功哉蓋德之極至謂之至而幾

主經會通 卷一

二十七

即至之微妙也誠知至之所在而主忠信以至之真心實意必諸極而後已則心與理會而九幾微之妙皆吾心所默識者可與極深而研幾也幾知而德進矣業之歸宿謂之終而義即終之散殊也誠知終之所在而修詞立誠以終之躬行實踐期止是而不迂則身與理安而凡當行之理皆吾身所經歷者可與豫存而時出也義存而業修矣進修如此安往不宜哉故居臣民之上自能履盛滿而知戒何驕乎在一人之下自足當大任而不懼何憂乎故乾乾因其時而惕以勗進修則幾危无咎矣此申反復道之意君子一句是綱忠信四句是進脩條件知此四句是進修實功居上以下是進修效驗程敬承曰日乾夕惕

是空虛憂慮任大責重處之最難惟是進德修業可以充發德何以進忠信其所以也業何以脩修詞立誠其所以也此只論大要耳忠信工夫全在知至至之內用修詞立誠工夫全在知終終之內用至於可與幾而德進矣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其終曰乾乾夕猶惕若之精神全注於此以故德業日盛而已不有夫何驕進修方勤而人不忌夫何憂惴約之存誠之一念立誠之一事而以處上下之間無難矣雖危何咎 蘄紫溪曰九三一文是古人學問大源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進德便是明德修業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德非外來是吾身固有的業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

上經會通 卷一

二十八

假學問外飾而中滿陰非而陽是豈惟無得且併其固有者失之矣又有一種虛談的人聽其言論聖賢無以遠過而全無一毫實事吾儒振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言取辦取忠信是一片真心全在天理上更無一毫夾雜六無一念慮設即心是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修詞非在片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行既言而顧行念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任他治平事業只是真心做出去而已知至知終是忠信立誠之功必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者天理之至極大學所謂至善終者事理之歸宿孟子所謂終條理知至之必至之而後為知至也以口耳為知者非真知也知終終之必終之而後為知終也以見解為知者非真知也與幾

德業亦非
截斷兩關

修詞不必
多出行事
程說雖對
分曉

有以忠信
為至修詞
止誠為業
者非

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天德之化乎化天道也

看來理一也得於心為德至與幾皆德體於身為業終與義皆業通節還重德過以忠信為主業根德來誠即忠信也孫氏曰天下事皆由心上做起存心不寔未有幹得事成者故有忠信之心心之誠也然使徒有是心不能實實去幹事則此誠心亦未有安頓成立處又何事業可居故必修省言詞只在行上用功使吾心之誠樹而不搖則行有實功故可以居業修業居業一意業如屋宇未脩則修之既脩則居之程敬承曰誠者成也立誠便做得成做得成便是可據之業不成不可為居也以忠信奠其基址而無以浮華振之則業完而居安矣

上經會通 卷一

二十九

姚承菴曰知至而必至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個忠信知終而必終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脩詞立誠德而曰進必達到極致之地而后可故知至猶處也在實有以至之夫至極處即真幾微妙處幾非親履其域者不可與也與幾正見其能至耳業而曰居必止得歸宿之所而後可故知終猶虛也在實有以終之夫能止歸處即義理安頓處義非畢了其事者不可與存也存義正見其能終耳吳因之曰與幾不是知幾蓋知至之所在而至之則吾心思意念已達到至極田地而胸中所得幾微玄妙不可以形象測不可以擬議窺此是玄通境界精義入神地景地豈有不進乎

聖人作則為萬物造命而精神氣脈與物質通貫足以繫萬物之心耳。朱子曰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龍虎耳若是真龍虎必生風雲也。吳氏曰鶴鳴而子和一雞鳴而衆雞應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於日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磁石鉄之母而可以引針同氣相求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亢時貴善處也苟時亢而與俱亢則尊為天子非不貴也不能長守其貴貴而无位矣首出庶

土經會通 卷一

三十二

物非不高也天下畔之高而无民矣賢人在下非无輔也不信仁賢誰其輔之所以動而有悔也。

此申盈不可久之意有以三无字乃上九自无看更佳張幼子曰无者自无之也既謂之貴自是有位但志滿不能小心以慎有位故曰无位既謂之高自是有民但志滿不能虛心以任賢无無民既謂之賢人在下位自是我輔但志滿不能虛心以任賢无輔耳皆无意也應邦升曰九五當位宜動上九不當位不宜動夫吉凶悔吝生乎動上九宜靜而動故有悔若順時不動焉能言悔矣詞但曰有悔孔子申之曰動而有悔言上九非真有悔也動則悔耳聖人處此使无悔只是不動按貴而无位三句不平

對下二句皆根无位來惟无位故无民无輔也。

三四節大旨龍德而隱節重德上下也節重時位上陽氣潛藏節重時上要一節深一節方得再申又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潛龍勿用豈德不足哉時居下而未得位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見龍在田德施雖普猶未居君位而太為時用也。

二有君德豈為時所棄第時方出潛尚非正位故曰時舍非不足於飛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土經會通 卷一

三十三

終日乾乾豈徒憂哉有志於進修而行所當行之事也。

事即進修之事曰行即天行不息之意。

或躍在淵自試也

或躍在淵正審夫天人之際自試其時之可進而進也。

聖人明進止之義豈不諒可否而試哉特以禪受事大姑試其可耳重意意是試其可為非不為也洪覺山曰自試自審也上下進退之宜存乎心非他人能與故曰自試也。

飛龍在天治也

飛龍在天豈擁虛位哉蓋五居上操三重以出治也。

重居上方切飛龍在天語意或曰龍德在上而天下化之以德配

不以刑政故上治也。上治猶云盛治。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皆治之上者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亢龍有悔。則時當其窮。故有災也。

程敬承曰。窮則變。變則通。災之免也。其惟聖人善處亢者乎。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君之象。元君之德。乾元用九。是體剛而用之以柔。則恩威迭用。天下无不治矣。

用九而曰乾元者。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純是剛健不息。故謂之乾元。用九。敬仲曰。非乾元則豈能用

上經會通 卷十

三十四

九而不為所用。能用九。則隨時而應。各得其所在。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場。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元包曰。德故舉元以盡君道。程敬承曰。元仁德也。乾以元君萬物。故雷霆而濟以雨露。則物生。聖以元君萬民。故精明而濟以渾厚。則天下治。楊止菴曰。五爻言上治。用九。拯六爻言天下治。天下上下六爻之象也。唐疑菴曰。此一段所謂六龍時成也。因時而當。不相假借如此。

潛龍七節全旨。按此數節。重天之氣運。立說陽氣潛藏。是天道晦冥閉塞之秋。天下文明。是世運雍熙太和之候。終日乾乾者。時當進修。故朝乾夕惕。不敢懈也。或躍在淵者。時當改革。故觀變相

幾不敢輕也。飛龍在天者。乘時撫運。乃天命之歸於有德。亢龍有悔者。與時偕極。乃天命之厭乎滿。而天迫之。嘗過亢。君道不可過剛。故又曰乾元用九。拯之六爻皆時也。六爻之時。天時也。各當其則而已。故曰乃見天則。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賢人出處。閱氣運之盛衰。潛龍勿用。豈獨以在下哉。亦以陽氣潛藏。正天地閉塞之會。而賢人隱避之時也。

玩一氣字。以世運言。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見龍在田。雖曰時會。然天下被德博之化者。已成大明之俗矣。

上經會通 卷十

三十五

文明。是雍熙太和景象。德施普者。已德及於天下。文明者。天下被其施普之德。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終日乾乾。固行事矣。然危疑之地。時當惕也。亦與時偕行耳。

六爻皆時成也。惟處危者。時尤加謹。故行事一隨乎時。不息而進修。亦不息也。不終日乾乾。則與時偕極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或躍在淵。固自試矣。然天命人心。斷乎有變。乾道於此而乃革。故不得不審而進也。

前云自試。如武王觀兵孟津之時。此云乃革。是戎衣一著之時。玩

一乃字見不致輕意。六位皆道所在。任事則道在。然溪曰。進德修業乘時者也。所不得變革也。上下進退趨時者也。所得變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飛龍在天而能居上以治下者乃以天德而居天位位乎天德也。

潘氏曰龍潛見惕躍皆非本位惟在天乃還本位故曰乃位乎天德。裂德與位為二者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位以德居斯為飛龍在天。此非無德而據尊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上經會通 卷一

三十六

亢龍有悔所以不免於災者蓋亢時已極而我與偕極故有悔也。

時行偕行可也時極偕極是為不知變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柔適中天道自然之則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者豈无見而

然哉乃有見乎天則耳

用九冠以乾元謂以乾天之德而妙用夫九也乾元者其體九者其用體與用合而成六龍之變化即是乘龍御天也則者有限制而不踰意以龍之變化豈其膠於一定不知至無定之中有一一定可易之天則焉如當潛當見皆則也不膠於一定而不失一定

見道此理
見之可
見之見者
是大明終

之則君子所以為時中也造化四時之運不過如此故曰乃見天則。統六爻而歸之元統乾而用其九不名一節不勝一應也。登之曰九元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之元元之所為終始相因而元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君子瞻謂天以元首為則也。

唐虞卷曰此一段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天則之見正元首之見也見其无首則爻爻皆見其為天德亦爻爻見其為天則矣六龍之乘因時變化不相膠滯又如此。

乾元者合直此章總是申明乾元之大與首章大哉乾元相應。故聖人用其道以平天下也。前四節是分合以贊乾元中大

上經會通 卷一

三十七

哉乾元雲行雨施乾道變化三節後二節是聖人以經體元申大明終始首出庶物二節天道也治道也提歸元始一脈者也。程敬承曰此章提起乾元作主即就乾始而贊其大大故足以盡天道也亦足以盡君道御天即統天者之為也信乎乾元大也。六爻段不重在天道而因及聖人不可以四德運於天具於易體於聖分作三項。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文言復以天道申象傳之意以為乾天也天有元亨利貞而乾元者主萬物之始而亨者也一陽初動而物自无而有自有而著矣利貞者主萬物之性情也乾道變化而物之有者自

不必在物
上總出四
截以新元
截下更直

無無者含有矣

不曰元亨而開口便說乾元則聖人大意只把乾元為主矣乾其元亨利貞四德而實始惟一元乾元乾始也惟元始有始斯亨自阻遏不佳始而亨者也觀一而字可見亨物者元亨之這一點生意直貫到底到利貞時物自有箇性情此皆是元始之氣綿延不息以至於此故第二節以乾始作主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始即萬物資始亨即品物流形性即各正性命情即保合太和生理完足為性而後來半不之機即此胎胎為情即性所合之情舊說謂四德元形難窺生物有逆易見善言天者驗諸物如此似以物為主多一轉矣宜以氣統言將乾元一直說上經會通一八卷一

三十八

下德之元氣流行始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下天起元何一息間斷故而字直貫到性情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然孰非一元統之彼乾元之始不惟物之亨者恒於斯且能以嘉美之利天下而物各得宜不相凌奪物之利也恒於斯又能藏利物之用於無言而神功欽哉人莫能窺物之貞也恒於斯乾元之功用如此不其大矣哉

上二節說得乾元四德之意已了故此承而贊之更不費力只看上文贊他便是乾始天之元也已包亨字利天下是使物各得其性各得其利也乾始之遂也不言是自成其性自成其形而

不
不
不

莫知其所所以然貞也乾始之成也要看能以二字據本義則四德逐句分貼若據程傳則曰乾始之道能使無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元所不利非可指名也如此則始亨性情俱包在美利一句內甚渾融紀開曰止言利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說言利便有利有不利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然元之大孰非乾之大也大哉乾乎何以見其大也專言其體則元始亨通利遂貞成專一不撓何其剛也無言其用則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運運不息何其健也自其利之也元亨利貞不愆其序見其中矣自其立之也元亨利貞各一其氣見其正

乾字承上
不作二層

上經會通一八卷一

三十九

矣且剛健極其剛健不雜陰柔而純焉中正極其中正不雜邪惡而粹焉且純者又純乎其純粹者又粹乎其粹超聲臭之表有非名言能盡者若是其精也至於精則所謂始亨性情者其化不可測所謂一元之運者其神不可知此乾所為大也

前言乾元乾始始是一箇乾此即承上大矣哉而贊之但乾德之妙非一言形容得盡故著剛健中正等字不必推高一層以上為四德統於元此為統於乾蓋元即乾乾即元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正以元之運而無端統天德而始終也孫有卷曰剛健等字只是就他氣机運動而為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出來剛健體段說如春夏便生長秋冬便收藏一毫過他不住何剛也健

就發用說如春而夏而秋而冬而復春年年運行不息何健也中是元亨利貞之運行均適而不偏勝如春夏秋冬各三箇月是也正是元亨利貞之位分明而不相混如春只管生物夏只管長物是也純是純一不雜如元之時純是一段始物之氣用事亨之時純是一段生物之氣用事至利貞莫不然更無一毫陰柔雜焉粹是粹美無惡如元本冲和之氣始物矣至亨利貞皆極其冲和之美更無一毫和惡雜焉精者元始亨通利遂貞成皆維天之命至微至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有不可以粗迹形容者取義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上經會通 卷一

四十

語乾之大而至於精更無復可言矣聖人寧無以發之哉蓋天道不外乎時而說天莫辨於最惟夫六爻發揮而潛見惕躍飛亢變動往來則凡元亨利貞為流行之情剛健中正為統體之情悉曲盡於時成中矣然則聖人法乾為治寧外此哉於焉乘六龍之變化運諸南面隨時變易天道自我御矣由是政教洋溢而與天之雲行雨施者同其仁天下以養以教者各得美利各足性情而平矣夫乘龍御天即元之贊四德而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也雲行雨施即元之始而亨也天下平即萬物各元各足性情美利不言之化也天道聖人一元盡之矣

仁貫其間亦猶乾始統天之妙也此聖人之治所為純粹以精也程歌承曰語乾元之大而提歸一精故不容名言惟聖人以乾六爻發揮之而全乾之精蘊旁通無餘矣何者六爻即六龍也六龍一時也惟此六龍足以闡乾之精惟時乘此六龍足以御天之道時之變化即精之妙用妙用在於我茲化歸元即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不必拘以時乘雨施屬元亨以天下平屬利貞自始至終只是起一機機意潛注默令人遂生於性而元氣太和盎然於宇宙間豈不是萬平乎

情是乾之情微言之則精顯言之則情也情而曰旁通六爻足以贊萬變矣一卦足以周萬用矣乘龍御天即此發揮旁通者也

上經會通 卷一

四十一

乎天下也以乾之情通之乎天下之情則天下平矣夫何以云雲行雨施也行之施之時之乘也六龍之妙用四德之轉旋也此便是生意之流通此便是美利之各足利貞性情不即在始亨範圍中耶故乘龍御天而天下平惟體元者能之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文言復中六爻之義以為德業常相須也君子德已成矣以措於行則不日之間可見功業之成也今初曰龍非成德乎且日可見之行若乃曰勿用何哉以初九時方潛耳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機會未達故行而未成事業未發是以君子弗用也

重隱而未見句。惟盛德者能用。亦惟成德者能為。非用初非德不足。阻於時也。以時而潛。則非有意。長往者。易久至五為行。之地。行而未成。事業未著也。時當潛而事業未著。以時之側微當之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何以為成德之大人哉。亦由學以成之耳。理有萬殊。非學則聚。則多聞多見。博以聚之。合之盡其大也。聚則混淆。非問則辨。則廣詢博訪。問以辨之。析之極其精也。辨明矣。豈處會於心乎。則優游以俟其化。而居之貴寬。居矣。可弗體於身乎。則純篤。

上經會通 卷一 四十二

以踐其理。而行之貴仁。然後德成而大人之名成焉。易曰云。蓋言九二未居君位。而已備君德。所以為大人而人利見之也。就聖學言。釋九二為大人也。曰大人。則備君德矣。君德蓋以學問寬仁而成者。庸言之信。至不伐是德也。此則其德所由成也。程敬承曰。此言君德與龍德正中節何所分別。蓋前節曰信曰謹曰誠。在心體上言。其所謂誠即仁也。然聖人雖是性天德。亦豈能發學問不事。故此又從學問辨說到寬居仁行。東而求此精一。古博約全功也。婚之學問皆為求仁。至仁行而其心純焉。即也是學之成也。仁是心無私欲。行只是此理流行無間。仁行即天行也。心之全德。生不窮與天同運。無一息間斷也。德必至體仁。

而後德成。斯成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以行之。便覺德。周用齊曰。學聚問辨。寬居仁行。有自強不息之意。乾道也。故以內義以方外。有收歛慎密之意。坤道也。其皆德所由成乎。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必曰乾夕惕而後无咎。何也。蓋以重剛能慎之。資慶不中之位。上不在天。居一人之下。下不在田。冠百僚之上。時當慎也。故乾。因其時而惕。以勝上下之任。所以雖危无咎也。九四必或躍在淵而後无咎。何也。蓋以重剛能疑之。資慶不中之位。

上經會通 卷一 四十三

上不在天。則元后未陳。非定於為君也。下不在田。則脫迹百僚。非定於為臣也。中不在人。則德崇業廣。非定於進修也。此正改革之際。故上不遽上。進不遽進。或之也。或之者正審夫天人之去留而疑之也。故无咎。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故曰重剛。是德至健也。有能。能疑之。資也。不中以時位。言上不在天。數句正所以不中也。時位之可慎可疑者也。胡雲峰曰。下乾以二為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為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無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九四不在天。不在田。與三同。而曰中不在人。非謂人事已盡。可以前。

天正見天人交際之會進亦不可輕時亦不可失也或以述言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九五之大人為人所利見者豈獨位哉以德為耳蓋德莫大於

上經會通

四十四

德中自然得之非待擬之而後合也以之御天或先天以開人

舊說以合德四句論聖德先天二句論制作看來宜以合德句為

後天即在

重在前進上去耳非合德之外又有先天後天之功也吳因

上經會通

四十五

神大人極先天之柄設莫之遠也况於人言制作當乎人心不

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

戒則隨時變通若此者衆人昧之不知賢人知之未盡惟聖人

人即終始
明時成

上經會通 卷一

四十六

之德誠精而明則能燭道而神則善處虛而無悔也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易明彼以元致悔
往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為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
故不見這一邊不見那一邊聖人胸中無物原不曾帶進存
得之心故這一邊障礙他不得原不曾有窺避退亡失之心故那
一邊如燭照計數語云身在薩中不見薩此語最有味知進退存
亡不是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不失其正不是在進退存亡上處
得來聖人自是大綱畧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
之闔闢日月四時之祥代鬼神之屈伸世事之進退存亡總此
理聖人一身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
一件不是陰陽消息盈虛之理流行變化于其身而善處進退存
亡者自在中耳此事從天下看聖人處得妙遂以為神化莫測在
聖人直如家常茶飯不足異也提之胸中不着利害兩字只在
天理上起念天理未有終元者所以能燭照計數隨時員轉而善
處於進退之間也蘇軾溪曰衆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人聖人
之制進退存亡也以天天有盈虛況於人乎知進退存亡之胸
中原無進退也知存亡聖人之胸中原無存亡也靈覺所照何
而不知中本自得何所於失故曰不失其正端於不失天道之正
正者貞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始於元終於貞二曰仁以
始也上曰不失其正乾道之終也至謂乾元用九則

有說不
指臣道言

○

貞元之妙如環無端矣張幼於曰潛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
能安於潛也元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不至於元也不言得喪
者知進退存亡則無得喪矣

坤三三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安貞吉

純陰至順故象地而名坤夫坤地道也亦臣道也人臣而得地
之道焉則順而無碍可得元亨且所為元亨者利於常守此順
如牝馬之貞焉何言乎牝馬之貞也論陰之分量則居先非順
而居後為順主義非順而主利為順往東北非順而西南為順

上經會通 卷一

四十七

故君子而有攸往也如以身而事君歟先以倡謀則迷而闇於
臣道惟居後則王事無成於臣道有得焉主於斷制則非臣之
所主惟主利則順以從君乃臣所當主焉如以人而事君歟往
西南而柔順是偕則同道相濟而得朋矣往東北而剛暴是與
則異類相伐而喪朋矣此皆臣道之貞也君子能安之不變焉
則可以得元亨而吉矣

坤順也通節俱重順字順者順乎陽也以陰道言順則無礙故曰
元亨元亨亦據順之分量得為者言與乾元所不元亨異牝馬之
貞不必入健實只是守此順不變即貞也君子以下開示其例以
明牝馬之貞先後不以一事首末言只是任已先物則致遠始後

元亨以地
以言君子
言法坤之德

上經會通

卷一

四十八

從人則不失主利。字乃順利之利。順其自。然而無違。作之謂對。斷制者。非財利也。西南二句。看二朋字。以朋類言。安守而不變也。安貞。即利牝馬之貞也。此句。總上文而言。
朱子曰。坤滅乾之半。故就前後言。沒了前一邊。乾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胡雲峰曰。乾言利貞。則無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無不利。而坤有利。不利。
看來坤配乾者也。故亦有元亨利貞四德。但其四德。即乾之德。柔順以承之。而有終耳。亦合下便是。至順則無不通。至順則無不正。

上經會通

卷一

四十九

也。順之至。即健也。故曰牝馬之貞。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後天卦位。巽離坤兌。居西南。乾坎艮震。居東北。坤道行於西南。則陰與陰為朋。故曰得朋。行於東北。則陽非陰之朋。故曰喪朋。
彖曰全吉。全章以地道明。坤義在柔順。利貞。截上言坤之德。下言君子法坤之德。乾以天道言。而配以聖人。坤以地道言。而應以君子。此乾道坤道之別。程敬承曰。坤元之至。全在乃順。承天一句。德合元。疆即從順。處合也。德惟順。故厚。故能載。宋此順德而不變。曰貞。彼行。此順也。先迷失此順也。惟後則順。惟往西南而不往東北。則順。者一於從陽之謂。坤德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君子惟順。故能安貞而應地。此一章大槩也。鄭汝如曰。資生者。

天地原自
合德故既
云順承天
元德乾坤
用也

地之元氣發育則形者始形而物生肇端固不資於是矣然所以生之者坤未嘗自為也天惟陽氣一施坤特順承以生耳其別為一氣也坤元之至順如此斯以為至柔何以見坤之亨也天之亨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德無疆矣而坤德之厚凡物之資始於乾者悉困於負荷之內其德亦無疆焉但見大生之時化机之含蓄甚弘而物之生意無不包括由是發露於外而所光者大盡物物生意無不顯出焉而品植之物莫不暢茂而亨通矣夫含弘光大可以觀厚德焉合於乾之雲行雨施也品物咸亨可以觀載物焉合於乾之品物流形也此之謂德合無疆也其坤之亨乎

上經會通 卷一

五十

首節造化原無兩箇元也天地間萬物生成只是一元之氣坤元特是後乾元一截耳玩一至字已見他由元亨直到利貞極處朱子曰萬物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初然氣机方動便是乾元萬物得之有生意便是資始氣動處施及於物便是坤元萬物得之有朕兆便是資生非乾既資始坤方去資生也坤所生之物即乾所始之物同此一元之亨利貞乾始之而坤順之耳二節厚與順非有二也厚即順所積也張氏曰提順字於坤元之後四德則四德提歸於一順是順非淺薄之德實配乾而同其厚也故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其所含可謂弘矣惟含弘故大德而物順之以成亨宜申說成字從大字來正萬物聚齊相

見時候程敦承曰乾元統天本无疆也坤之德何以能與之相合為用蓋乾坤共一元乾之所始即承之以生實與坤同德而行以成化而無界限故曰德合无疆何以見其厚也彼資生時所秉天以付於物者渾渾淪淪磅礴無礙乾元之初故也含弘光大四塞正形容厚德之妙坤虛而受其含弘坤美而章其光大而資生之品物於是乎咸亨亨者通也通於外未有不充於內者也故含弘先為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不謂之厚德而何陸贄曰坤以藏之不獨利貞時可見即元亨蓋於藏故元獨醞釀之也至咸亨處盡發越矣而正見其厚必曰含弘曰含萬物蓋其厚德所藏非發越能盡也若乾則主施而已故曰雲行雨施

上經會通 卷一

五十一

取義各文一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厚象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之利貞而曰牝馬何取哉蓋馬而曰牝陰物也乃地之類而性順矣然行地致遠又无疆焉是順而未始不健矣而坤之柔順利貞象之守無為之職順承天施固柔順也而順天者直至遂物成物各正保合而後已何利貞乎所謂順而健也牝馬之貞所由取也君子見坤之貞即吾人之貞也不徒體其順而行之不拂且體其健而守之不渝而坤之柔順而利貞者惟君子攸行之矣攸行何如陽以居先為道坤而居先則失坤之道

行即行
之健
意行
貴惟行故

健也

上經會通

卷一

五十二

其迷也。陰以居後為常。坤而居後則得坤之常。宜其得也。此
微行者。所必居後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者。西南陰。乃其類
也。東北陽方。非其類也。陰從陰類。則得朋矣。知東北之非類
轉而與柔順同事。不終有得朋之慶乎。此微行者。所以往西南
也。此微貞也。知後與西南之為貞而安之。則有得常得朋之
吉矣。不可應地之无疆乎。蓋柔順利貞。地之无疆也。惟君子安
貞。則安與地同順矣。貞與地同健矣。无疆之德。地固上配於天
君子亦下配於地矣。所謂君子依行若如此。
牝馬節重。柔順利貞。句。地類。二句。引之。詞。是順而健意。柔順
利貞。六順而健也。要。若。狀。欲。時。重。貞。君子依行法。地貞以行
也。乾之君子行此四德。坤之君子止曰安貞。至於應地无疆。則貞
同於坤矣。
先迷二節。根。依。行。來。發明君子之柔順利貞。以見利牝馬之貞。看
卿曰。先迷後得。先之迷。失柔順利貞之道也。後之得。柔順利貞
之道也。非若子。豈能審於先後之分耶。曰。東南得朋。西北喪朋。一
得一喪。皆柔順利貞之則也。故乃終有慶。非君子。豈能審於得喪
之時耶。此皆安於牝馬之貞而志。所以應地无疆也。地以其順
而應天之无疆。君子以其順而應地之无疆。歸於天道之无疆。而
已矣。唐虞。卷曰。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
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天言御。若天不能為主。而君

○

上經會通

卷一

五十三

子為之主。本於乾之統天也。地言應若地自為地。而君子自法之
為君子。本於坤之承天也。
鄭孩如曰。人君法天當法其元。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人臣法
地當法其貞。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之形勢。高下相因。至順極厚。坤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地非厚
無以載物。德非厚何以載民。於是攝民胞物。與之量弘。深仁厚
澤之施。於以載物而使之遂生。復性亦猶地之含弘光大。而品
物咸亨矣。
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言。故曰勢。程敬承曰。地之厚德。惟含弘
君子之厚德。亦惟含弘。生意滿腔。靡不翕聚。靡不包納。其載物无
疆。與地何異。陸庸成曰。地勢非厚。德乃厚德之形也。東西南北
無喪無得。混一之規模也。博厚配地。君子之心極乎。
六爻合吉。蘊欽溪曰。乾健也。坤順也。夫健非過於有為之謂也。
為其所當為也。順非一無所為之謂也。然而無所作。為也。健而不
拂。則健亦順也。順而不地。則順亦健也。古君子之事君也。如地之
承天也。載物在君而已。無名。事業在君而已。無功。寧舍其華而不
敢專。天下之成。寧括其囊而不敢傲。天下之譽。時而慶。後時而亡
明。固順也。時而正。直。時而執。方。亦順也。終代可克。而適不忘。弼。凡
此可提而誼。不忘規。茲其為坤道之純乎。至於貞馬而求大焉。而

終則順亦健矣坤亦乾矣引之於前而莫知其首推之於後而莫

睹其終茲其三極之至妙者乎

程敬承曰坤雖減乾之半然想此馬之貞意思他量已量人錙銖

不爽一切好勝客氣終始一毫不起如這事未榮到我做憑他滿

眼風波按定不動若論自家分量上便會趁時如赴也決不挫過

了機會除了純陽至健旋乾轉坤手段就是他了他天地間也只有

這兩樣異人

初六履霜堅冰至

初六一陰始生是小人用事之始也夫一小人其端雖微其

勢必至於黨與極盛陵君子而禍國家矣如履霜而堅冰必至

上經會通 卷一 五十四

也可不防其微哉

重謹初意履霜者防龍戰之漸龍戰者成堅冰之禍取象履即

初象曰霜曰冰皆陰象履霜象初堅冰象上六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初六履霜而又曰堅冰者其初不過陰氣之始凝耳豈一旦為

堅冰哉惟馴致其陰道之盛所以至堅冰也然則一小人進而

衆小人俱進皆君子馴致之耳使防之早國家豈受其禍哉

此兩若曰象只提履霜堅冰四字下三句只是什麼意思重始字

戒於初也其道與上六同以理勢言馴有候順意也此為一馴

字字了說六字而曰堅冰至感其終也傳曰至堅冰防其始也

至危之辭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善以至於此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天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而廓然大公

邪曲之私外方而物來順應有至當之矩且又極其盛大而无

念不直無事不方此二之德所以无不利也豈有待於習哉吾

知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一出於自然而已何學習而

後利

直者心之本體方之極也方者心之妙用直之發也大有心體之

渾全直方之極也利就是直方大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

為而為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一說單以直字為主人生也

上經會通 卷一 五十五

直其本性也直則施為舉錯自无不方直方則大不習无不利矣

是一串語象曰直以方者一以字當以方字屬動惟內直故動於

外者方也唐鑑卷曰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圓坤則效之

以方德合无疆則與乾並其大惟以乾之德為德故不習无不利

坤以簡能也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之直交亦惟動而即直以方耳有不動則任其自然之

性而舉念即直舉事即方也此正不習无不利也儼然地道

純矣吾見天光發於渥春之餘德輝著於踐履之熟全體呈露

大用顯行矣其道不亦光大乎

通節一意
含章即在
无成有終
顯見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先成有終

上經會通
卷一

五十六

出而建大業亦不過以無收專成者輝煌帝治而代之有終耳時說有以上段作士之窮下段作臣之達者非也上下俱以臣道言重含章二字无成即含也有終即章也含章便有无成意含章即是可貞或者時至而自誤也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无成有終重无成上有終特帶言耳陸氏曰非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也无成即於有終處見之其不敢專成者正其代君以終事而不為始也是即安於后得主利之貞者歟

無智名無勇功。嗚呼！似不能言。斷其無他技。臣道之正也。牙成

然而以情
正是善念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交於可與之下用或字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此悲人惟欲口

土經會通
卷一

五十七

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濛濛統有一功一華便無安著處
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故惟知光大故能含胸光謂見得明大謂
見得大程敦承曰象言含弘故光大象言光大故含章互相發
明振之重含意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聖陰不中，短於才，負是大臣過於謹密，不輕有為者也。象為括囊，如是則安分自守，雖無敗事之失，亦无勛名之著，无咎亦无譽矣。

括囊非專在言語上以默為主一切經綸俱韜藏不露也是主靜之至也凡動俱有利害故咎譽半焉此則出乎利害之外咎譽兩

此處
人參

無所涉大抵世人因好名故動以致誤耳

不可以无譽者得不好无譽正是缺處所以无譽者以知譽也

程敬承曰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六不可有譽漢之黨人標榜

桓靈之朝以譽而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也乾初六曰不

名者人之所就亦人之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大都君子不

樂居其名胡氏曰三含章四括囊皆以韜晦不露為義然舍則

有時可發括則無時而出矣取象陰虛體有囊象重陰結閉有

括囊象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括囊无咎无咎則不害矣然以慎而不害也此所以括囊也

上經會通 卷一 五十八

諸氏曰慎不害言其无失也不言其有得也得則譽矣

六五黃裳元吉

五居上之中而以陰居尊是精一執中之德積於中而溫良樂

易之德著於外以中德而暢於四肢則徽柔發於事業則渾厚

黃裳之象而極治之道也何元吉如之

蘇軾漢曰此當依文言解黃所謂黃中道也大中德積於中

也蒙所謂正位居體也大順之治彰於外也有以中順俱就治

文在中俱就心講亦可從但與文言之旨似悖黃中色中德所發

即是謙卑遜順故曰黃以黃為裳猶言以中為順是居中履下

之意耳取象天玄而地黃原是坤德上衣而下裳原是

坤體象曰文在中坤為文五居中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元吉者蓋順者致治之迹其文雖著於外而中者運治之

精其文則涵於中也王道平乎天德也

文在中即美在其中意言中固所以為順也三五皆陰麗於陽故

稱美焉然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此之謂闇然之章不顯之文甚

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陰不敢抗陽者分也六理也上六陰盛之極則亦不顧名分而

與之爭矣為龍戰於野之象夫勢在則陽固不能自全而理在

則陰亦不能獨勝又為其血玄黃之象小人亦何利於抗君子

哉

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微於陰故與陰俱稱血上講依舊說

而新說更佳謂陰盛之極陽所不堪非陰與陽戰乃陽不肯讓陰

而與之戰也野戰言非常度也畢竟陰為主陰為主陰雖盛豈

能獨傷陽哉兩敗俱傷而玄黃真辨矣胡雲峯曰坤陰卦也臣

道也六三曰王亦有君也上六曰龍亦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

曰龍戰與春秋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也堅

冰者防龍戰之禍於其始龍戰者著堅冰之戒於其終也取象

龍陽象上有郊野象血陰象玄黃乾坤象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陰本非陽敵敢於戰何哉蓋由君子不能防小人於微使陰道至於窮極而然也若當始發而早制之安有今日之禍哉此與初之堅冰相應二道同上六已窮之道即初六別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見禍始於微而成於著卦終陰極陽生陰陽交必戰其戰在龍則坤終而乾不始矣朱穆所謂陽道將盛而陰道負也程敬承曰亢龍曰窮龍戰亦曰窮則必變故乾用九坤用六取其變也變者窮之通也

用六利永貞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人臣之正道也坤之陰柔若不足於守者

主經會通

六十

今六爻皆用六則變而為陽能永貞矣是其宅心制行確守忠貞之節持之久而不變也

此用六與乾用九同乾以居道言此以臣道言故高明者易亢惟先首則吉沉潛者易弛惟永貞為利永貞非順之外更有健只是常守此順即所謂利牝馬之貞也胡氏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定分也陰小似不能固守今用六而能永貞則順而有常與健而不息者殆外是能以大終也

大終即是永貞非始小終大之說坤以代終者也乾以大始而此

以大終不夫乃順來天之意

程沙隨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本所以資終始故曰用九又曰不可為首重元也坤用六永貞又曰大終重貞也貞下起元即大矣此大終所為發也程敬承曰陽之極不為首是元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元終也此見天下未嘗一日無陽陰極之終復為陽之始始循環變化無端造化之妙用固如此

文言全旨

胡雲峰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利貞乾以君之所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而亨而元坤以藏之所在貞也通章總是一意不必拘定首釋貞次

主經會通

六十一

釋利又次釋亨末釋元也以柔靜剛方居後而含萬物即泰靜也而有常而化光即剛方也柔以順贊之順非一無所為之謂承天時行無為而無不為乃為順也此之謂坤道程敬承曰此章總是贊坤道之順以承天耳至柔至靜其本體也承乾而動氣至即發剛只是柔之剛乃見柔之至承乾之施隨物各賦方只是靜之方乃見靜之至惟至柔至靜也則后而不先為道之常翁而能含萬物之光要以乾先而坤特代之終其得也順也乾施而坤因作之成其化光也亦順也然則坤道其順乎其承天而時行者乎於時行見其剛方於承天以行見其至柔而剛至靜而大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利而有常含萬物

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文言復以地道明坤義以中象傳之意曰坤地也而元亨利貞則坤所以成萬物也以牝馬之貞言之當其歸根復命時退然無為不任知始之權固至柔矣然代天有終沛然莫禦動未嘗不剛焉寂然無事不見造作之迹固至靜矣然賦形有定確然不後德未嘗不方焉夫至柔至靜順也而動剛德方則順而健矣此坤之貞也由貞而通其利則見夫乾以美利天下矣坤則佐之居後為得而主利天下之物者豈窮古而有常焉又由利而通其亨則見夫乾以雲雨流形品物矣坤則佐之含萬物生意而宣洩其化者又光明而莫掩焉然則坤之道其

上經會通

卷十

六十二

順矣乎蓋先天以有為後天而不為皆非順也坤則天有所始坤即承之以生不先時有為亦不後時不為斯固坤之元直貫於亨利貞而無間也

首節就成物時說動非動闢之動氣之入机即動也德方在動剛後一步動剛是說化機方則在物上見剛方正是要靜之至不是柔外又有個剛靜外又有個方虛齋曰剛方固是健皆承乾而柔非自為健也乃順之健耳二節就收物時說後得主利是柔詞有常是什詞無專成履即是後得無作為履即是主利蓋知始者就故坤不傳先施斷制者陽故陰不傳事主有常是不變也三節就長物時說含非飲藏之謂只是元之緩亨之前此景耳化

此款承主

謂化機指在坤者言也末節就資生時說總結一順字承天時行正是順履坤合德於乾者在此

前講猶分貞利亨元以便解耳其實不必拘也或以二節承柔順

三節承剛方亦可

陸庸成曰柔靜厚德也坤德惟厚故化育俱從厚出然厚中之發生又德是承天之德故特剔出一時字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漸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天下事未有不由積漸成者試以家言之如為積善之家也不

上經會通

卷一

六十三

惟身受其福雖子孫必有余慶矣如為積不善之家也不徒災及其身雖子孫必有余殃矣與之大者臣弑君子弑父撥厥所由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来必以漸矣使為君父者於其漸辨之何至此極哉由其分辦之虞而辨之不早故有弑逆之禍耳夫一家之禍福由於積誠逆之大故生於漸甚矣微不可不慎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君子之於小人當辨於微使積漸而著也

首四句重靜字臣弑以下五句重漸字謂之漸則其幾微之間有先見而人莫覺者乃禍福之所由分而辨不可不早也此責君父當謹微也早字重上辨字是分別之虞下辨字是分辨也順當慎

看或曰順即馴致之義霜而至水惡而至大皆順長而馴致也
當辨於早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二之詞曰直方大直者言此心廓然大公全體之正也方者言
此心物來順應裁制之義也此君子已成之德大而不可孤矣何
以成之哉君子知敬者心之主案以敬存心則私意不容內自
直矣知義者事之裁制以義制事則矯揉不作外自方矣敬義
既立則内外交養理之得於身心者各極其盛不期大而大德
不孤矣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言二有直方大之德則涵養

土經會通

六十四

純熟特渾化不求利乎内與外也自然全體呈露大用顯行
坦然由之無疑矣此大而化之境也何假於習哉
無所回互之謂直以本體言確然不易之謂方以應用言正義是
人心生來自有的全體妙用也直方二句是說君子已成之德然
由他有聖修工夫故涵養成就到此敬是精明純一無一毫私念
義是把吾心做應事應物之尺寸區處調停無一不合權度也以
字不違着方字非以敬去直內以義去方外內本直敬則本體常
惺自然不失其直也方字義則妙用時措自然不失其方敬之精
明條理處即是義之整齊嚴肅處即是敬義原自合一放倒
不得一邊所謂立也立字最難體認人只一心被許多人欲牽扯

便覺立脚不佳兩直則旁引不得外方則移動不得不偏引不
能移合更無東西走作去處是之謂立敬義既立其德盛矣德不
孤也此所謂大也疑是滯碍也如欲盛未盛直欲方未方何等
滯碍由工夫未純熟故也所以必待學習也學習就是敬義工
夫不疑所行二字就是六二之動以字則字直說下不作推原蓋
方其敬義之初敬有矜持之意義有比擬之迹不免於習而未必
利惟工夫夾持日純日熟至於不孤之地敬無其意義無其迹從
心所欲任運而往行何有疑碍而不利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
无成而代有終也

上經會通

六十五

六三之陰雖有美德乃含之不露以從王事弗敢專成者何以
故豈其才不足哉乃其分所限耳六三何分取以天地言乃地
道也以夫妻言乃妻道也以君臣言乃臣道也夫地道不敢專
成惟順承天施而代之以有終也如是則妻道可知况臣道宜
含章有終也

當以含之以從王事為句又言无成此言弗敢成蓋原其含之
心也此字當玩操縱柔溫之態皆一敬心成之耳又言有終此言
代有終則併其終於非坤之祇敢有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彼天地變化世運通泰則和氣薰蒸

不必增出
順字

雖草木無知亦且蕃盛。元賢人有不出乎天地閉塞也。運衰微則道隨時否。賢人為之隱避矣。肯輕出以取咎乎。易曰括囊無咎。元譽者。蓋言當天地閉塞之時。賢人隱避之際。謹密而不出耳。

變化閉塞。即數百年內大氣運。乃泰否之謂。草木蕃者。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唐荅荅曰。乾初之隱。於無位。坤四之隱。於有位。無位則在是非得失之外。而不為不成也。易有位則在是非得失之中。其無咎也。難非其戒慎之心。時刻操持。極其謹密。何以能之。謹非徒能隱其身也。隱其美也。然觀六五方正位。則知六四亦猶乾之九四。雖出而未當事任。時猶可以括而括也。

上經會通

卷一

六十六

君子黃金肯。此中文字在中也之意。專重黃中作主。通理黃中自通理也。居體暢發。俱是通理。處惟黃中故能正位。而居體惟黃中故能暢四肢而發事業。美之至也。極贊中德之妙。不必如時說拘定首二節析言。末節合言黃為中。衷為順之謂。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有黃裳之象矣。何取於黃哉。黃者中色也。君子涵養純粹。中德完矣。是以中德在中。而統體渾淪。時出不窮。合之盡其大也。脈絡分明。條理不紊。析之極其精也。此取象於黃也。又何取於裳哉。裳者下飾也。六五正人君之尊位。而居謙冲之體。是

以居體美
是居正位

其謙恭下士。不挾貴以驕人也。懷懷臨民。不恃勢而傲物也。此取象於裳也。合而言之。黃中之德。通而且理。何其美也。美德充積於中。而暢於四肢。則溫良樂易。順在一身矣。發於事業。則優游乎中。順在治化矣。則所謂美在其中者。原合身心。兼德業以成其美者也。蓋信乎其為通信乎。其為理。豈非美之至哉。所以得元吉矣。

首節。雖然。漢曰。黃土色。居中。是飲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顯之大也。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理備具。故曰通理。通是統體。理是統體之節目。朱子謂冲漠之中。而萬象森然。畢具。萬象畢具。履是通。萬象森然。履是理。通理二字。不。陸氏曰。一

上經會通

卷一

六十七

心之內。具有彌綸方廣。為中。是至順之所出也。二節居體以居人。君之體。看更佳。道存謙抑。政尚和平。為上之體。宜如此也。此帝王執中之治。程敬承曰。正位居體。雖云至順。要以五居上卦之中。正位。乎中也。安見宅中。連極之上。而不。下有體。體乃條。件。恰好。正當之謂。已含下面四肢事業。及居中之體也。本義下體下字。不必泥。

三節承上文來中。美德也。黃而曰中。是美德在中也。在中之美。其精神盎然。其經緯森然。辭而必暢。而必發。四肢事業。通理之符。也。無美之美。乃為至美。之至是贊通理之妙。胡雲峰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內直外方之君。

上經會通 卷一

六十八

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五之黃中通理本於內直外方。故其
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三之常。二之內直。
方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到五黃中通理則內外貫通。無所容其
力矣。三雖有美舍之六。五大在中。而曰美在其中一也。至於暢
而發正。所謂以時者也。蓋美積於二之中。發於五之中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為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為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不敢抗陽者分也。而上何以云戰耶。蓋陰盛之極。勢與陽敵。
此所以必戰也。當其時已無陽矣。而稱龍者何也。蓋天下不可
一日无陽。周公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為以扶陽也。既曰龍

矣。又稱血者何也。蓋陰雖疑於陽。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
為以抑陰也。至於血而曰玄黃何耶。蓋言陰陽俱傷。天地之色
相雜也。明陰之无利於抗陽也。此固變耳。而原其定分。則天之
色玄。地之色黃。豈以雜而變之哉。

天地間陰陽自有定分。陰陽均敵。陰若混於陽矣。然陽終不能无
而陰終未離其類。則分不可易也。天地之雜。陰若離於陽矣。然天
玄地黃。則分不可易也。戰者。陰亢而陽與之戰也。為字嫌字。皆
從周公說。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氣。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
盛。玄黃雖明陰之無利於亢。陽玄黃分見陰陽之終不可得而
陰疑於陽。其變也。天玄地黃。則至變之中。自有不變者在。蓋

上經會通 卷一

六十九

陰於是乎終而乾天始矣。蔡汝楫曰。在初曰辨之不早。在上曰
陰疑於陽。辨則不疑。疑則不辨也。

總論。程敬承曰。上下皆坤。順之至也。順則利於從陽。而不利於
抗陽。初言當慎防其微也。四言當謹慎其害也。從陽故三舍其章
蓋臣子之職。不敢成也。抗陽故上疑而戰然。玄黃之分不可易也。
二居下之中。而直方合焉。故其道光。五居上之中。而通理涵焉。故
其德美是中也。六順也。倘所諱順之至者。其二五兩爻乎。嘗取坤
之六爻合乾論之。六各有相配者。象潛龍護微陽也。象腹霜防微
陰也。謹信無成。與敬義夾持。寧有二德乎。體乾道而惕。守坤道而
含。寧有二心乎。重剛故當革而疑。故无咎。重陰故當問而括。

故并先舉九五居乾之位。而曰飛龍曰上治。乾大之義也。六五正
坤之位。而曰黃裳曰至美。坤至之義也。陽窮於亢。陰窮於戰。其窮
則變。則通之時乎。用九而无首。用六而大終。其貞復元。陰復陽
之妙乎。合而論之。陽欲其常存。陰戒其漸盛。而坤之六爻。猶憚
謂其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聖人扶抑之意深矣。

屯三三 震下蒙三三 坎下

陸庸成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何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
於寅。三才之始也。惟天地開闢之初。而人值其時。為洪荒之世。故
曰屯。屯。此也。民故曰蒙。屯者世之蒙。蒙者人之屯。可見屯非其
爭雲擾之謂。乃未開治之天下。故曰草昧蒙非私細物蔽之謂。乃

未學識之。赤子。故曰童蒙。屯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下坎上。乾坤始交而遇險。險是天地初闢而大難方殷。故名屯。夫屯若難亨矣。而苟有能動者。經綸其間。終當推陷廓清。而得元亨。然時尚在險。據欲有為以犯大難。何以得元亨乎。故必從容觀變。不可輕試。利貞勿用有攸往。非不為也。不妄為也。然不建侯為主。何以聯屬人心。天必求人望而立之。君使有統治。則屯可濟矣。何元亨之不得耶。

上經會通 卷十

七十

屯就世道言。元亨在能動上取。混沌初開。震為長子。始出用事。以濟屯。主初一陽言也。重在利貞。蓋貞正所以善用其動。而達侯正所以善用其貞。所以元亨者在此。程致承曰。元亨利貞。天德也。屯為人道之始。人始生而五性具。故六有其元亨利貞。但陰陽已具。不可分為四德。有大亨之道。而利於貞耳。惟貞能以至正。天下之不正也。不貞非獨有。且凡躁急不寧。而亦是利建侯。將以求其也。當其時。則不可往。得其人。則可往。

不可以貞為三件

人焉。以經綸之也。故利建侯。利建侯。動之大也。貞之道也。經綸之也。程致承曰。象中連用二動字。總見坎之貴動也。君子經綸正其動乎險中。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卦名屯者。卦體震陽動陰下。是剛柔始交也。坎陽陷陰中。是難生也。乾坤初闢。即遭世亂。故名屯。何以曰元亨利貞。卦德震動坎險。是當大難方殷。而奮發有為。動乎險中矣。夫能動則才優。經濟故元亨。而在險。則時值多艱。宜利貞也。何以利見侯。戰卦象雷而交作。滿盈於天地之間。是即屯難之世。天運閉塞。

上經會通 卷十

七十一

雜亂晦冥。天下未定。名分未明。立君統治。此其時也。故濟屯者。宜建侯。以正名分。而定天下可也。然君侯始立。治理猶疎。又當常存戒懼。不可以侯既建。而遂以為安也。屯之主爻在初九。故始交指震。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合震坎之體。而為屯也。動乎險中。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在險中。而尤能動。不為所束縛耳。雷雨之動滿盈。是天造草昧之象。不曰天運而曰天造。若始初造出之時也。此天地始造之時。草昧晦冥。衆力並爭。民無所定。宜建侯以收拾人心。然不可道建侯便了。更須戒懼。不自以為安寧。則可。蓋建侯之後。尚有許多事。屯事業。所當殫心力輔。真主以盡之。勿如漢將一立更。

始便日夜從情聲色也必如是而後可大亨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交作雜亂晦冥屯之象也其在天下則為大綱未張萬目未舉正君子有為之時也故先經以引之正其規模次則綸以理之舉其節自此所謂動乎險中也屯難之世不將變為清寧乎。

屯難之世人皆惶恐畏沮不敢有為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即經綸是借用字所謂治亂民猶治亂絲也此開物成務之道綸綸圖為以解世之紛結者雲雷屯則醴醴然後雨澤降而天地絪縕綸密則謀慮熟然後紛紛紜紜定而世道寧經綸即定天下明名分裏

上經會通 卷一

七十二

面事宜申講國主於侯人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所以治屯也惟不寧故經綸。

六爻合吉○蕪紫溪曰夫屯豈易濟哉無志者既重業而喪功有志者天輕為以取敗無才者既不足為天下用其有才者又剛愎而不能用人此屯所以不濟也三之欲往豈曰無志而輕舉妄動是貴禍也上窮則變豈曰無時而萎蕸不振是自貽伊戚也五則時不利矣勢不便矣即有守貞不字之援而竟不足相濟矣必也其初之得氏子其四之求士乎○凡卦必有兩主此卦初為震主故利建之為侯而諸爻之不從初者皆不獲吉惟四求婦得而往則吉死不往也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則曰

利居貞五則曰大貞山已。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陽居動體能濟屯者但屯難之初未可遽為故必盤桓而居貞焉乃為利耳然惟能居貞方可有為故衆共建以為侯則可以收天下之人望而成功出險之功矣何利如之。

舊說謂君子濟屯要有才有志有位有助初陽是才而在下則無位居動體是志而應陰則無助以故邊回却頭象為盤桓人情到此便易失守一失守非惟無以濟天下而先失所以濟之具矣故利居貞然天造草昧君子豈能忽然從人望而建以為侯則可收拾人心而平世難矣看來宜一氣說下盤桓難進即是居貞不必

上經會通 卷一

七十三

多一轉建侯正據居貞之人衆共建以為侯非初自建也居貞即利貞勿用有攸往對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為侯也又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更無兩樣程敦承曰居貞有時之所限不可躁也建侯者民之所屬不可違也建侯非躁動者所宜惟居貞者利焉則居貞乃濟時之平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貞者正天○之具居貞者居之以待時而行耳非忘世也故初雖盤桓而志則在於行正也惟志欲行正故能以貴下賤而盡心力以濟下民之屯夫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一有聖哲君子能為之造命立極孰不望之如父母而來歸不但得民而且

大得民也故利建侯也

賤雨若曰行字對居字說有不欲也當之意貴以蓋世之德言下賤根志行正來大字從屯字來所謂今時則易然也

陸庸成曰象曰勿用有攸往故初之居不輕往也二之班不得往也三之幾不可往也四之班如而曰往吉者蓋其求婚媾也所謂

建侯非乎求得其人可以往矣故象獨以明歸之也九陽為馬初三五皆陽而乘之者皆有乘馬之象故二四上全取焉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五君臣正應也下乘初剛是時當屯難或有窮據豪強欲強而臣事之故不能進與五遇有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之象然初

上經會通 卷十 七十四

之來非害二也不過以二德具中正觀之以建功耳但恐喪其

所守終不能與五遇也果能守正不許至於數窮理極終必君

臣相遇戮力草莽之朝矣不猶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耶

六二亦欲進以濟屯者六二之屯乃事之屯非世道之屯也為初

九難曰屯難而不得進曰遭乘馬班如正申屯遭之意匪寇句非

寬初之罪言求意之厚見女子不字之難著十年句見女子不字

之堅乃字甚有以非至十年之久不得字也貞之至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應五而為初所難者勢逼於近也以位言初來二而終與五遇

者理微乎常也本德來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既無才德又無應援乃不量力度勢率意妄進蓋陷於險

而已象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焉此死也不知與故耳君子知

安行有取困之幾不如舍去寧居貞而已不字而已苟往以求

濟能免林中之陷耶吝

即鹿就貪功言无虞不自度也有作无虞人重無助邊者若亦可

入於林中則不可沒救惟當未入之始幾而舍之幾字最緊閉與

辨之不早辨字相似幾正是辨虞三之既圍林中其著者也當

上經會通 卷十 七十五

其无虞即鹿之始而林中之困已寓其微者也幾不在著而在微

禍福分途全在於此然此幾原非難見只為心有所迷當面挂過

故象以從禽二字提醒之

仲虎曰卦下體震動也初利居貞戒其輕動二貞不字喜其不

輕動三不中上無應而妄動幾者動之微六三五體艮聖人於

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勉之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慎之

曰往吝戒其動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利害之幾人所易曉何六三躁進妄行取以其心逐於利便忘

其實不顧勢之何如而冒圖耳此君子見幾舍而不往非棄天

下於不顧正為無其具而欲冒其功必取困窮也
從者以身徇之謂使貪心貪於功名也夫言不如令競之案也
傳言舍之去之決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婚往吉无不利

四以大臣任濟屯之責者陰柔不能以往為乘馬班如之象為
四計者惟有求賢而已初九守正應已乃四之婚婚也屈已求
之而往以濟屯則資其才力以輔不逮固弗濟矣吉无不利
來字最重初為得民之候非俯躬求之安肯為我用乎吉以剛柔
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
象曰來而往明也

上經會通 卷一

七十六

六四求賢而往是知柔德不勝不自用而用人可謂明也已矣
四與即鹿无虞者智愚異矣故以明贊之所謂君子幾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有德信然當屯時陷於險中則國勢將危六二正應才
弱初九得民於下則人心不屬故不能拯溺亨屯以施其膏澤
也為屯其膏之象時勢至此天下事無能為矣僅備安小補
而以正行之猶可吉耳安能大有濟乎蓋恢復之業恐非屯膏
者能為也雖貞凶凶

時說紛紜有以小大作小人大人言者有以小大作屯膏如節恩
澤之小則吉如鹿臺瑣材之大則凶也皆不如舊說為妥但屯膏

解卦

作即屯其膏更佳非欲施而不得乃吝嗇而不施也胡氏曰六
惟二五言屯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曰屯其膏可以施而不施自
屯之也姚承菴曰五有可施之膏而屯飲不飲所謂聚財殖貨
君也于一身之計得矣如天下之大計何以小貞吉形出大貞凶
來無兩意程敬承曰君子經綸大人之象而以望於屯膏之五
必不能也何者大事以得人心為本屯膏則無以收人心而安能
濟大業小者必正而吉大事雖正亦凶甚言不可為也取象
膏者坎為雨也屯膏者居中而掩於上下之二陰也象曰未光者
九五本陽光以陷於坎中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經會通 卷一

七十七

人君膏澤下民其道乃光若屯其膏則澤壅不流視帝治輝煌
者何如所施未光也

施字當澤字看澤不得施取未光非謂得施而但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陽剛在下初之所以得民濟以已也下求婚婚四之所以往吉
助以人也上六無才無輔人已兩無足恃雖在屯終机將濟矣
何救於時事乎但見憂懼皇皇無益於敗亡也故為乘馬班如
泣血漣如之象

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眾方歸之時也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
於險時也已去者也四應初故乘馬而吉二應五故乘馬而適上

乘五故乘馬而泣。泣者無聲而出。淚血者必涕如出血也。泣如泣貌。此與比後夫凶同。取象血者坎為血卦。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泣血漣如者。也極之時。不能轉而為治。喪無日矣。何可長乎。

蒙 三 坎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利貞

卦象有蒙之地。卦德有蒙之意。故為蒙。夫蒙者其知若蔽。似難亨矣。然混沌未鑿而真明可達。有亨之理焉。然蒙者之得亨。以明者之善教耳。使蒙不我求而我告之。是為枉教。求之不誠而我告之。是為輕教。求之既誠而告不以正。是為縱教。蒙可濟亨。

上經會通 卷一

七十八

乎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則自亨而不枉教而蒙可亨必初則告再三瀆則不告則迎機而不枉教而蒙可亨又必其所告者皆啓之以真明保其天性不以曲學散渾一之機則養正而不縱教而蒙可亨是蒙之亨皆緣教之善也。

釋而未達曰蒙。亨蒙者亨也不終於蒙也。匪我以下皆發蒙事。蒙所以得亨也。童字最好通即只是全。得童蒙之初體而已。程教承曰童蒙求我蒙非童不求也初筮告蒙非童不初也曰利貞蒙非童不能範之于正也此雖是語教者亨蒙之道其實蒙惟童則亨此童蒙所以吉也。

按蒙者人之初未形未琢其可開發處正在此故養蒙者非能有

加於蒙也。蒙者所性不昧皆欲自明如鄙夫之間正其志應而求我之虞且天性所鼓動者自有一段懇切的意思初筮初字最重

蒙之初心惟一者誠也再三則非一之初矣真已鑿而失之漣矣然而不告者未必非教也。楊誠齋曰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奮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貞就良心上說是童蒙原有發養之勿使壞于邪也。鄭氏曰蒙而未明固有時明而用之于非正。爻與聖人分途故作聖之功在此養正也。取象瀆者坎為水為瀆者衆水所歸煩雜混淆之意人心混淆則再三矣。

上經會通 卷一

七十九

亨行必不能養正非時中必不能及其蒙而養之也。陸庸成曰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初心至一。聖人之全體已彰而領矣。但內若險而外若此。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險之虞達不竭之源即止之虞寓不迂之極。故爻曰發蒙其在中者使著耳。曰包蒙包其所固有者使自保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就童心叩証聖體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真能以亨行時中者也。亨得其時之中則行不得其時之中則不行時中者乘其辭極所通而施當其機因其深淺而各隨其候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剛中如二者不能矣。養正之功全是涵育机括非督責之謂故狀蒙之象則曰山下有險象蒙之功則曰

山下出泉：出於山下其源也。達於四海其流也。聖功不於其

於其源。此果行有德之功。養之必於蒙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而止。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上經會通

卷一

八十

非有求於蒙也。否則為枉教矣。如所謂初筮告者，以九二剛中，剛則敷教有具，中則施教有節，故必待其誠而告之也。否則為瀆蒙矣。至謂之曰利貞，則因其求之誠而告之者，無非開豁其知能之良，而聖人之無不知無不能者，功即在是矣。此以作聖之功，迫之也。夫必待求而應，必待誠而告，則時中之教也。而告之者，莫非至正之道，作聖之功，則亨行之實矣。蒙亨以此。○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請山下有險，過險而止。蒙，然不知所向，蓋非愚昧之蒙，乃童稚之蒙也。今依本義作二意，首句為蒙，象下句為蒙意，但二句不可對首句，不過引起下句耳。而下句貼蒙者身上說，方不犯重。彥陵氏曰：人心惟危，知識稍開，便墮深

解中字佳

別說

新而內艮為止，則純一未發，不為物欲陷溺，故成其為蒙。二節主明者言，重亨行句，蒙雖知識未開，而天真具在，有可亨之道焉。但恐亨之不淨乎時中耳。下文俱是亨行時中處，志應只是五之志應。二然君子教人，雖不區：先求學者，但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故下一應字。剛中不分更佳，剛而且中，自然告而有節，而瀆則不告可知矣。中即未發之體，無心之機，懸以待人，聽其即取，譬如洪鐘虛懸，叩則應，未有誠心求之而不竭者。○象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發其未萌之初心也。再三則心非其初矣。如能靜以待之，猶有可清之理。若彼瀆而我復以言瀆之，難以導而還於一矣。故惟不告則不瀆，不瀆其心使之於誠也。不肖之教不

上經會通

卷一

八十一

可謂非亨蒙之道也。養正即是聖功，非他日也。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全重蒙字。蒙初自有良知良能，元氣是正，時養者養此也。非蒙有不正而養之正也。蒙心完然一聖人，聖人六不失其蒙心而已。程子曰：心皆知學為聖人，六皆知聖學不外於正，却不知惟養正於蒙，總是聖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下出泉，其源未達，其流未達，蒙之象也。君子觀其流未達而有必達之幾，則以之果決其行，更觀其源未達而有可養之機，尤以之涵育其德，果決而加之涵養，則其體盛而其用周，作聖即在是矣。自養其蒙之道也。

不曰水而曰泉正是有源之水且水之初出其水最清不失其真體正如赤子時節故曰蒙果行育德不可平對宜重育德真而山曰泉之始出也消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不涸則其行雖果而必竭良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靜故泉之出無窮花也而後有行也育者靜止意也育其靜本有猶泉之本生者乃德也果者附也育者中也初則果再三則不果一則育二三則不育清雪松曰天命之性山下之泉也博博淵泉盡性之事也果行育德作聖之功也虛齋曰楊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上經會通 卷一

八十二

六爻合直程敬承曰蒙蒙教之像也蒙蒙之廣也發也弗蒙容之弗入則用擊亦道之順也此為教者言也若以受教者論五之童蒙赤子而可作聖者也初六蒙始而易開法猶可懲也六四蒙因而思憤机猶可通也獨六三蔽於利欲童心盡喪蒙有盡滿發之不可容之不可蒙取勿用棄之也不屑之教是教之天一

以往寧無愧於亨行時中之道乎否此發蒙之初教法如此重初字初六之蒙乃真性未鑿者發蒙者發其初心也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乃亨行時中處即剛中也否者部其教未盡善耳敬承曰蒙之初曰發蒙初故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閑初故易閑也蒙云養正而初曰正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後則養之意自寓于法中矣用刑人果行之道說桎梏育德之道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聖功攸始不正法無以發蒙不用刑何以正法故黃楚之威非暴也於以正其教法使心有警畏而教易入也

上經會通 卷一

八十三

法即規矩準繩法正而後教行慎初所以係終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為卦主是大君命以掌邦教也然剛而不過則敷教在寬有教無類如包蒙然而賢愚貪受益矣吉且包蒙之中雖有有昏愚亦無收不道如納婦然而不肖均荷曲成矣吉此則能任上事克盡臣職不猶子克家乎

潘雪松曰九二得中所謂以亨行時中者也發蒙全貴能養包蒙者養蒙也明足以達蒙之心包含而翼入之吉道也納婦者又從包蒙中抽出一項所以明包蒙之意專就愚言二吉字就明者言曲成不遺故兩稱吉而以子克家與之愚見此節二應互蒙宜

指五通節以陰。沃君心言更與卦旨相合。取象必蒙。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則能任之象。六五性陰有蒙象。陰陽應有婦象。位尊有父象。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克家者。豈徒才所能致。亦以二剛而五以柔接之耳。是人君委任極專。故二得行剛中之道。以成發蒙之功也。此正五之志。應接不但禮貌。直是順以張之。謂。有仲曰。人之至親無如一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應之何蒙之不受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蒙蒙者之不能克家。

重二之說
得來

上經會通 卷一

八十四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女可取者。以不失身。蒙可教者。以未喪心。蒙如六三。君子亦棄之而已。不欲置之包納中也。如勿用取女。何也。以其徇欲喪心。如女子見利失身。取而獲之。祇傷吾教。何所利哉。

二包蒙如納婦得亨蒙之道也。蒙如六三。發之不能。包之不可。非可納之婦矣。故戒之曰。勿用取女。示不屑之教也。蓋。有。者。猶可教。而為利誘。者。難與入道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何以勿用取女哉。蓋其縱欲喪心。自暴自棄而行已不順也。如是之人。上且學之二何取哉。

順即

順不必作慎字看。蘇氏曰。蒙卦九三言順。五之順在從人。上之順在樂施。若為利欲所誘。則本性之拂逆多矣。亦子之順。乎。慎者也。利欲之誘。逆乎性者也。

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不以蒙待也。故不言蒙。蓋蒙者氣稟雖蔽。而真性猶存。若喪心則并失其蒙矣。故不言蒙。

○六四困蒙吝

六四既遠於陽。無嚴辟之師。又無正應。無切磋之友。困憊而不能振。困於蒙者也。何吝如之。

上經會通 卷一

八十五

言外要
法通

有師曰。欲自振也。則限於師友之先助。欲自安之。則病於心息之未寧。惟求通故知困。惟思明故知蒙也。人心不通明即為蒙。然知困亦一機矣。止曰吝者。蒙體猶存也。苟能陰師取友。則困知者。與生知學知者。豈有二哉。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九二有陽剛之實德。足以發蒙。四獨遠之。是自外於賢人君子。果行育德。誰與迪之。故困吝。

○曰獨遠見他爻不然實陽也指二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一真不鑿。多欲未萌。虛心受教。童

卦內三順
解字俱一樣

下二句根
擊蒙章直

蒙之象也。則賢人得盡師保之功。而君德成矣。吉。
童非幼小也。取其純一無偽之心也。楊敬仲曰。童蒙是內無知識
之萌外。無聞見之雜。蒙者之求。而有初筮之誠者也。好慶全在一
童字。惟童故赤子。可以作聖。亦惟童故。能虛心一志。以聽九二。
唐凝菴曰。童蒙不待擊。上不必更有所開發。只保其本然。遂可為
聖矣。故吉。取象童艮為少男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之吉。以順德也。五而惟賢人君子之是巽也。
順是赤子之本性。惟順故巽。所以能一心以聽受。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上經會通 卷一

八十六

上九治蒙過剛為擊。蒙之象夫。發蒙至於用擊。似乎施以難堪。
有害於蒙而為寇也。不利矣。但由此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
擊之者。所以成之也。得養正之宜矣。何不利耶。

擊是威嚴意。非鞭朴也。擊蒙即是為寇。為寇之冠在我。禦寇之冠
在蒙。玩利禦寇句。則擊蒙不可說壞了。還是擊。所當擊。蓋包者容
其族之所不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也。蒙而包之。極然
猶蒙而不化。則不得不擊之矣。時講擊蒙。謂不當擊。不利。謂責
以難知難行。甚不合旨。張南陽曰。諸父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
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包。則
教寬而有三匪人間之于中。即治之以猛。六相濟以成教者也。

或曰。擊蒙三也。三陰柔不正。為寇。不利於蒙。故擊之。擊
者。攻而禦之也。寇禦則蒙利矣。取象三坎為盜。而上應之有冠
象。艮止能止坎水。有禦寇象。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利用禦寇者。蓋以嚴禦寇上之教者。順蒙且因其嚴而禦寇。下
之學者。亦順也。上之順非益其所本無。下之順乃還其所本有。
所以為利。

程敬承曰。蒙之初利。有法。防寇於早也。法而曰正。雖過。不防教
化矣。蒙之極。利用擊。法於終也。擊而曰順。雖過。不礙包容矣。
非蒙者。利於初過。此以往。其習已深。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刑

上經會通 卷一

八十七

之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於後者。干戈以禦之。而不

周易會通卷之二

需 三三 坎上 訟 三三 乾上

潘雪松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二為光為亨。訟之坎在下為室為惕。室惕者光亨之反。訟者需之反也。陸庸咸曰需訟均曰有孚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得乎義二卦乾坎互為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貴不陷而貴能往乃可濟以健乘險貴在能惕而不貴於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訟貴謀始故爻亦言終吉者二

上經會通 卷二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以乾遇坎乾健則知險能守不遽進以陷於險有待之義故為需夫君道已盡而治化未臻此正當需時也然不奉於中心之安非能需也故必需待之心至誠而有孚焉則功利不隱然後胸中光明洞達而光亨而行險微俾之事必不為矣何貞如之由是久道自然化成雖踏來之危亦當舒徐濟矣不吉且利涉川矣

主王道說需者率爾之意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保不然而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者心誠安於義命而需也人有寧耐真心自然意必俱空毫無窒礙而光亨併無行險之事而貞此

皆需之善物吉道也雖涉大川何不利之有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有孚最重不可如舊說乎貞平對取象有孚坎體中實也大川坎象也利涉乾健象也光亨乾晦於坎下以五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名需者須待之義也何取哉蓋不過險則不必需處險而至困窮不可言需卦德坎險在前時當需也乾健臨之則知險能待以義按之當不至困窮矣故名需需而有孚遂光亨貞吉者以九五位乎天位正而且中也夫位乎天位則勢足自逞而

上經會通 卷二

有正中之德正則規模宏遠其念不雜中則本體貞靜其氣不

能沉毅觀變懷密畜機成出險之功矣何不利乎 首節見需非奈躁者所能剛健則沉毅有守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則窮無所往惟不困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

二節程敬承曰正中天德之純也然必本位乎天位說來者猶言位乎正中即乾九五位乎天德之意天要曉澤需而能字惟安正執中者能之而光亨貞吉俱從此得待說以正貼貞中貼字又益重乎貞者俱得

項卿曰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雖有功不知能需者之往却亦有功只需求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能濟天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待其自雨需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治天下政教脩矣至于治效不容強者但優游安養以俟太平之自至耳如飲食宴樂可也

以治道言分田制產與之以飽煖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者王道也期治於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為近功有須待之義故曰需需非空待惟存此守正執中之實心以俟亨利之自至即所謂

上無會通

入卷二

三

而貞也哉清淨廢事又非矣洪覺山曰彖利涉言有為象宴樂言不為也先有為後可不過為如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無雲何需之有項氏曰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以剛制之取其剛健而不陷也宴講身安無所禁為樂謂心恬無所謀慮也

六爻合宜下三爻有停待之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無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以待為主則失時以濟為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光明者能之

陸庸成曰乾之剛健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于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於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吉是

惟乾能不陷於險者還須乾以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為也然需需之道又莫如敬故聖人於三上皆以敬示則焉

蘇軾溪曰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一蹶而難振也故稱泥焉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而難出也故稱穴焉然而古聖賢履險若夷則其天定耳是故于郊亦可於沙亦可於酒食亦可泥可脫也血可去也穴之入而不可出也豈世故能撓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嗜好功利潛入而奪之則方寸之中便成塗泥堂奧之間皆為致寇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矣然則險何足為人患吾心之自險耳

上無會通

入卷二

四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卦以坎為險臨險者貴需也初居卦下去險尚遠是朝廷之變方殷而後優游畎畝需于郊之象也此置身於利害外者但恐自信不堅不能恒耳果能從容寧耐恒而不變則身名俱全而无咎矣

此如伯夷太公隱處海濱以待天下之清恒字即有字意用恒始終不變也无咎終不罹於難也取象郊從初取恒從九取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需于郊者言去險尚遠故能超然遠引不冒難而行也利用恒无咎者處需之道以能久為常於此能恒則不失其常矣故无

不難於
此即中
之非險

終

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於犯難。夫天下事。只是當需而不需。是犯難而行。犯難二字。最妙。難亦人所時有。但不與之相犯。難何足困我。常者。吾心之至。一手常字也。明常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須知。人惟中無常主。或為才能而使。或為事勢所激。或為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而行。所以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上經會通 卷二

五

九二漸進近坎。位居王臣。而當國事之艱。其需于郊異矣。故當遭流言之謗。是吾之徐悅。夫國難者。有深意在。而群小以為束手待斃。肆然議之不顧焉。需于沙小有言之象。使急於自明。禍且隨矣。惟靜以俟之。終能身國兩全。成涉川之功矣。言此如狄仁傑事。偽周末。俊臣輩以反誣之。亦陷矣。非彼用晦而從容制變。安能有濟。可見豪傑維持國難。切不可因人言而動心也。但能寧耐候時。終能有濟。何必爭一時是非耶。惟需于沙。所以有言。語也。傷。而時說以小有言。是需于沙正意。似非。

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二需于沙。已近險矣。幸以剛居中。寬裕以待自定。故雖小有言。

終即剛中
之非險

終能有濟而以吉終也

行即是剛。以剛為行者。蓋行非剛者不能。初曰恒。二曰恒。即有孚之義。紫溪曰。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即是非口舌。險于風波。要之求全之毀。無損於日月之明耳。行在中者。此心寬然無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密。毀不加疎。終之所以得吉者。以此。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去險愈近。身當患難矣。豈若初之遠而未近。二之近而未迫乎。需于泥之象也。使以剛中能需。處之猶不陷矣。乃過剛不中。非能需者。則妄行取困。寇害之來自已致耳。於人何尤。此如陳蕃實武當。漢末造宦官弄權之時。欲去皇甫。而即執事不密。

上經會通 卷二

六

卒為所傷是也。致之一字。罪在三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需于泥者。言其災即在外。禍已在目前也。過剛處之。則致寇者自我耳。此由不知敬慎也。若能敬慎。豈妄動以取敗乎。君子勿謂處險。遂無可救之術也。

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敬慎即有孚。意惟敬慎不敗。故能與下二陽出險而並進。以得終吉。然不敗固善。何如早不及沉之為愈乎。孫賓菴曰。二不如初之滿。致三不如二之見幾。

兵困之曰。三切近災矣。而敬慎猶可不敗。四需于血矣。而柔正或可得出。上入于穴矣。而能敬慎可終吉。可見天下無不可挽回之。

勢。稱人力何如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入坎體是大臣身當國難而周旋其間有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能晦處靜俟乎以待之終必持危定傾保身濟君矣不有出自穴乎

六即血之地以其入則曰血以其出則曰穴非有二也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而正故能需而不進然不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取象血陰傷也出穴四在坎體之初有出穴象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上經會通 卷下

需于血矣而出自穴者以有柔正之德心無躁競而聽時之自然所以雖入而能出也

順即柔得其正也聽謂聽時即需而不進也惟順而後聽惟聽能出自穴蔡虛齋曰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陰也柔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在陽為行在中在陰為順以聽故剛柔同歸於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居尊中正治道當為者無不盡矣至此復何為哉惟恭修玄默俟化洽俗美而已需于酒食之象此貞也所以坐致太平者也何吉如之

一說需下
取象于
酒食大下
于此時養
也
陸庸成曰象象之義其係於九五矣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中正也雖在坎中不言涉大川而利可知矣成康文景似之貞字寫玩若飲酒濡節則非貞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食貞吉者以其德惟中正中則無偏而喜功之念不萌正則無邪而僥倖之心不起所以需合于貞而吉

中正俱以心言武帝好大喜功由多欲耳不可以中屬心正屬事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陰柔無才而當危急之極有陷而入于穴耳幸下應九三

上經會通 卷下

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是賢者感時事之衰不召自至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上能敬以待之則因人為功轉危為安不終吉矣

吉矣

沛公鴻門之見得遇項伯以解于難此又似之敬之一字是于死中覓生路也入穴窮困望人救援之心甚切故喜其來而敬之終吉者以三陽至健知險可以拯溺也程敬承曰九三敬慎不敗已出險而采矣其意正欲借彼二陽共來濟我之敬之亦敬其怕者何者欲慎者之足以濟我也大抵上三爻在坎中所賴三陽之進不小四能順陽故出穴也上能敬陽故終吉也五居尊位為三陽主三陽有為五不必為也其曰貞吉以此取象四與上坎中

三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留也。但六在坎終。有入穴象。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速請也。亦對需字言。不速者。剛健能需之人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速之客來。而能敬之終吉者。蓋陰居險極。雖為不當其位。而無才以濟。然敬以下賢。豈大失也。

訟 三 坎下

訟有孚室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以坎遇乾。剛坎險。以上下言為相猜。以內外言為相濟。以人已言為相離。皆訟所由成也。故為訟。夫訟豈得已哉。必其情真。

上經會通 卷二

九

受誣理直見枉。有孚而室。塞不得伸者耳。當以何道處之。心存憂懼。辯明則止。而惕中焉。則室可通而吉。若終極其訟。則其禍不測而凶矣。又必見大人。則是非不枉。情得以伸而利。若理本實。而駕虛求勝。則冒險僥倖。取敗而不利矣。

通即以有孚室為主。惟有孚見室。然後可訟耳。倘得少伸。訟便可止。而不必終。必言惕者。惟惕故中止也。終訟以求全勝。不惕故耳。曰惕。隱然有內自訟之意。見大人以求伸。起亦惕也。若駕虛求倖。則不惕之尤矣。惕之一字。是消磨勝心之良法。以此處訟。可終歸於無訟矣。

陸庸成曰。訟者。公言之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

訓來句與舊辭異

上也。中止之猶吉也。終則凶矣。訟之吉者。凶者一利不利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象曰訟上刪下險。而健訟。有孚室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卦名訟者。卦德乾剛坎險。以上下言上剛制下。則下有不堪。下險伺上。則上為所覬。以一人言。內險則操術難深。外健則才力雄悍。以二人言。已險則能挾彼之短。彼健亦能為我之敵。所以成其為訟。訟曰有孚室惕中吉。何哉。卦變九二剛來得中。夫剛來為柔所掩。是有孚見室矣。而惟得中。則必能兢惕存心。不主於求勝者。所以吉也。曰終凶者。訟非美事。匪特損德。抑且構怨。不可成也。曰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以中正為尚。中則先事而無偏主。正則臨事而得裁決也。不利涉大川者。卦象坎為險。陷溺之象也。乾以剛實乘之。在訟者為情真而駕虛。必為虛所敗也。

上經會通 卷二

十

首節義與卦同。有不拘註作三段。而曰上剛下險。則險而健矣。訟之道也。一。訟與蒙象語同。首句引起。下句險而健。分貼人說。更佳。

二。節訓未得中與險健相反。此句舊說什惕中有孚室三字帶說。程敬承以剛來居險是實而陷於陰。有孚之室也。而得中則能惕而中。亦佳。詩中雖什中義而惕在其中。不可成。以據理言。不可。

二字當玩。中正尚字。有非五自尚。有作訟者尚之。俱可虞。而爭田。遇文王而後決。胤牙崔角。見召伯以求伸。大人當見從。米然也。淵字取駕虛之義。八字要看骨。險求勝。如自家投入一般。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興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而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義理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內自訟。為斯得之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相違而行。訟之象也。君子觀象以為訟起於人情也。遠也。故防其訟源。作事必謀慮于始。合人情則行。違人情則不行。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性而訟端絕矣。此無訟之道也。

上經會通 卷二

十一

訟字全在違字上取。天道西轉。水流東注。象人彼此乖戾。故致訟也。訟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愆。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于毫末。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於微眇。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事羊而宗師敗績。可鑒也。謀之于始。自訟於心也。程中象曰。訟有終焉。有中焉。有始焉。若謀之於終。雖有繫帶之錫。視之隨至何益也。若謀之於中。雖不永。而事而訟之。已興亦晚也。若謀於始。而謀始以杜訟端。而中與終不必言矣。然謀始尤莫先於謀心。內自訟者。絕訟端之本也。

六爻合吉。程敬承曰。塞訟之道。謀始上矣。其次則莫如不永訟。不克訟。守舊而不訟。安貞而變。其欲訟。夫至於變。其欲訟之心。幾

乎無訟矣。而正本清源。則在九五。彼以中正之德。化率爭之俗。所謂使民無訟者。大人在上。豈險健之徒得逞而倖勝哉。即或錫必。號之矣。象所以惕中則吉。見大人則利。而終則凶也。

蔡汝稱曰。訟卦以惕中為戒。爻以不訟為美。不貴九五聽訟之未。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意。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喻安貞。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不曾有箇作事謀始之君子。

上經會通 卷三

十二

不若論後邊改過。則莫如九四之東。四可謂能復。馮厚齋曰。初不見訟。杜其始也。止不言訟。惡其終也。觀訟一卦之詞。只是訟不可成之意。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人之終訟。必有才勢者能之。初六陰柔居下。則才弱勢輕。故可止則止。不終永其訟。但小有言語之辨。亦伸其室而已。是始不

免。有言。終則理無不伸。而吉矣。

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為初象。不永猶未說到完結處。訟始而未成。謂之事也。雖不得已而有言。乃亦平心觀理而已。故以終吉。與之。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化。故終吉。需小有言。人小有言。

二之歸捕
和義之不
可也豈但
能于勢哉

也訟小有言我小有言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不永所事豈特屈於才勢之不足哉訟非美事於理不可長也
所以雖小有言辨明即止也

既辨明矣何必永所事哉辨明方是乾結正是終吉處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為險之主豈不欲訟哉上敵九五而屈於勢故不求
勝於訟退處卑約象猶不克訟歸而逋于三百戶之小邑焉此
遠害之道也何害之有

克字非比能字乃逋而不求勝於訟非訟而勢不克也○吳因

上經會通 卷十

十三

之曰九二只有欲訟之心不會發出未然止得無青九四已成訟
而止之者也乃得吉何也二屈于勢乃歸逋窮他只為免禍耳
心下原不乾淨故止於无眚四審於理翻然改絃易轍起初一點
好勝念頭已自掃淨潔淨了故吉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而歸逋窮者何故自下訟上其勢不敵禍患之來乃自
取所以歸逋而不克訟也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管進前求勝孰肯退後讓入曰歸是退後
一求後其身而身無患也惕故也不然患之至也自掇之矣能无
害哉

貞屬即乾
陽中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惟守其常分以安正理而且惕厲存心
不與人競有食舊德貞厲者焉則終無訟端而吉矣豈特處訟
然哉即或出而從王亦務謙順而已敢以成功自居乎

舊說屬為見侵於人從王為聽訟無成謂明斷不足不能折獄非
也通即是一意食舊德是一味退讓不以勝心改其素守舊即是
貞即是厲无成句只論其人如此非抑之也仍是守舊居貞之
意○蘇軾漢曰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也從
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也蓋一有爭競之心
亦謂之訟為臣下者與人無競而已程傳曰當是時爭功忌能之

上經會通 卷二

十四

風熾矣故或從王事則功成不居者貞厲之用也居貞即有惕
厲意非以受人侵侮而謂之危也陸庸成曰食舊德者安其自
有復即命者聽其固然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耳苟非吾命繫帶
之錫何羨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而何以吉哉一於從上而不自居其重則競心消鎔盡
矣所以吉也

從上即是食舊德或以從上指君或以從上謂九才智賢于我者
俱可程敬承曰訟上則患從上則吉從上則吉從上則吉從上則吉
故食舊德爭辨曰事聖人貴讓不貴爭也如是

○九四不是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而不中，本欲訟者，以其居柔，能以理自屈，不克訟焉，故不惟改行從善，復就正理，且能洗心滌慮，安處於貞，則寡過日新，乃成君子，不亦吉矣。

不克訟，命安貞，一時事命，即天命之性之命，之所在即是貞，不克訟，屈於勢而屈於理，四不克訟，屈於理而屈於心，潘雪松曰：四不克訟矣，然無訟而訟心未化，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執，健一惕聞耳，前念之悔，即為後念之貞，兢心也，忌即為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絕矣。下三爻險體，象戒其甘訟，猶之利害禍福之較然，四乾體，曰復命曰安貞，進之天矣，此非

上經會通 卷二

十五

逞惡不遂而後反者，以剛居柔，自有觸事知反之理，所謂柔克者耳。

程敬承曰：初六不永猶言也，九二不克猶通也，六三无成猶厲也，至四則不但從上而從理，不惟貞而且安貞矣，非畏亦非厲，無言併無心，故直以吉予之，无肯終吉不足言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欲訟，本有失也，今能復即命渝安貞焉，何失之有。

敬承曰：九四以不克訟為復，非必既失而後復，只不克訟便是，不克訟便是安貞，便是不失，曰吉，六即不失意，蓋以理之得失為吉，以事之得失為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訟者遇之情得上達，有孚不至於見寃矣，元吉。

此所謂見大人而利也，元吉主訟者言。

雲峰曰：古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皆無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何以元吉哉，以九五之中正也，中則聽於未斷之先者，無偏主，正則斷於已聽之後者，無過當，故元吉也。

中正者，通天下之人心者也，乃使民無訟之道，若但以聽訟盡善

上經會通 卷二

十六

為元吉，則亦小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剛居訟極，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或飾詐取勝，然非曲直久當自明，不踰時敗矣，況未必勝乎，象猶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是成亦敗也，得亦失也，何貴終訟哉。

錫帶出於或然，見無恥勝之理，終朝不免於三褫，見有必敗之時。

終訟之凶明矣，或假若也，未必然之詞，終朝奪之速，三褫奪之衆，以訟而勝，自以為榮，故取象命服也。

蕪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咎與吉也，上九訟而

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

元吉歸九
五即使民
無訟之意
此說佳

此說為之
詞見終訟
必无取勝
或字宜玩

其能。不勝者自耻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所止矣。故勝者禡服。不勝者安貞。元青止訟之道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本無取勝之理。健華而勝。六不足敬也。况必敗乎。

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見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三木。

師 ䷆ 坎下 比 ䷇ 坤下

陸庸成曰。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忌其陰。為行師者。如水行於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為善比者。如水比於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比以九五一陽為

上經會通 卷二

十七

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於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於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於田禽之執。比之五貴於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無意也。

師 ䷆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卦德象寓兵於農。卦體象命將出師。故名師。夫兵出無名。事故不義。故師以貞為主。必為奉天伐暴。然後與師動衆也。然君不擇將。以圖與敵。又必得老成練達之大人。與之師。則名義之順。已足增士氣。而懾敵心。而有能之將。不能宣王威。而制閭外。

斯有戰勝攻取之吉。無窮兵黷武之咎矣。

以貳字為主。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言者。無敵於天下。无咎者。雖屬冬殺。不失春生。海內元氣未嘗耗損。按師有言。有咎者。羸秦之滅六國是也。有元咎者。不言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且无咎。其三代之師乎。既曰吉。又曰无咎者。王註曰。興師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

揚誠齋曰。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其吉且无咎乎。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謹之至也。李隆山曰。師止言貞。而不言元亨利者。其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若以利亨誨

上經會通 卷二

十八

天下。懼其貪功困生靈也。惟守一貞足矣。象曰。合吉。前象詞專以君用。師言。此象傳通以將帥。師言。全象。彖曰。中二。字。能以衆正。三之剛中以之也。惟剛中。故其才德見信於君。而君應之。下順於民。而民從之。此吉而无咎也。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名師。而詞曰貞者。何哉。蓋師以衆而起。五陰順從九二。是為軍旅。奔徒而環衛。攻擊者。皆下之人也。非衆之謂乎。貞以正為義。九二以剛居中。是為仁義。師制而紀。律禁令。各以其道也。非正之謂乎。夫為將者。能左右衆人。皆歸於正。則為王者之師。矣。

玩一王字
見得王字
正不正便
留仙仙

敵於天下矣。命將者不可以玉耶。此師所以貴正也。然而能
衆正者亦在行。師者之德耳。故詞曰。大人吉。无咎。有以夫。人有
是德也。卦體九二剛中而應。卦德坎險坤順。是為將者威而有
惠。勇而有謀。不且得君之信任焉。但見其雖凶器。戰雖危事。而
師出以律。秋毫無犯。皆順夫民之心。此有德之大人也。以此德
行師。雖不免征伐之毒。而民相率從之。所以有克敵之吉。無窮
黷之咎也。

首節衆字正字。只釋師貞字義。能以衆正處。方屬九二身上。以者
將以之也。可以王是命將者王也。以正字與衆不同。衆以私師
出有私意。此以將節制為正言。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

上經會通 卷二

十九

之心即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若止僅一節制。何
可以王。二節提出剛中二字。正見所以能衆正。處舊兼重才德
宜。重德為是。而應以下。俱根剛中。來行險句。不可與上句對毒
天下毒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
痾。必不輕用也。民從者以其有害處。即所以除害處也。至於而
民從之。則天下無敵矣。
潘雪松曰。聖人喜生惡殺。誠一師字。胸中先自戚然。但擇外安內。
有不得不用者。就這裏仍要計個太和元氣。則有得正任老成。而
已。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
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適降。若兩階。下格。聖

要能保
是生之
心。好生
以能保
生者之
心。

人也不與師。人不是小可說的。若說深謀長計。只是一謀將。若
但謹厚不生事。只是一忠厚之將。家傳說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
毒天下而民從之。是德佐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
王者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夫。人是體天地好生之
心。體王者為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謀。不尚威武
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
使人力不贍。而服。使人心悅而誠服。所過能使婦孺者不止。耕
者不變。報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此皆大人之德。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寓於地。猶兵寓於農也。君子觀師之象。知吾民即

上經會通 卷二

二十

吾兵也。以容民而畜衆。為制之田里樹畜。以養其生。故之孝悌
忠信。以養其性。則無事而任。出以居衆。固民也。有事而列伍以
出。民即衆也。取兵於兵。為有限。取兵於民。則兵無限矣。
容民。即是畜衆。俱以平日言。兵農合一。全在一容字。陸氏曰。人
但知選兵練徒。捕卒蒐乘。為治師之要。不知先王只是容民。容者
不使害於無所。也以井田容之。而比伍之籍具。以蒐苗獮狩容之。
而擊刺之法存。以講射讀法習禮養老睦俗之道容之。而敵愾之
氣在。民容而衆畜矣。不曰治而曰容。樂利之意。實不曰用而曰畜。
窮。窮之情。少。按地中有水。地能容也。容則畜而聚。師衆也。容民
則民聚。民聚則衆。本義云。能養民則可得衆。宜玩。

此二字
先王不
言兵

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鄭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為毒故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於六卿弗謂軍將藏於六卿弗謂將以蒐苗獮狝隱其振旅蒞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拘於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於農之意。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為患。與按後世析兵農而二之。令民出費以養兵。民不聊生。兵於何畜。恃矣。

上經會通 卷十一

二十一

六爻合直 潘雪松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與奉詞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類。不如師卦六爻之累。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大无。以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之詞而不自為詞。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龍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人才非君子不為才。致其憂於其喜之後。忘其用於憐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

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

即在衆人之中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其丈人乎。然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使而不參於弟子。雖丈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三軍之命懸於一將。一將之權在於紀律。初當師始可不設哉。為將者必號令嚴明。部伍整肅。則有制之兵不可以敗。不臧者也不然。號令不行而士奔驕。部伍不嚴而節制亂。無制之兵安不敗矣。

此就師之始上論簡行師道理。見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重出。字師出以律。只是能以衆正內一件。燕子瞻曰。以律

上經會通 卷十一

二十二

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以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胡氏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勝。否臧則知也。出而失律凶立見矣。象義曰。坎為律。師貴人和。失律則不和。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即此意。蓋律為元聲。軍法紀律皆取法於此。故曰律。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師之出必以律。一失其律。敗亡立至。寧免凶乎。

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臧。楊氏曰。有謂秦之銳卒不足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愚謂仁義之

莫荷無節制亦不能以取勝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當將帥之任者也。有剛中之德嚴而有惠。勇而有謀。以此而在師中。必能制勝萬全。吉矣。何有窮兵失律之咎哉。然非大君信任之專。亦何由成功乎。故王者三錫其命。則權無中制而師有成績。吉无咎。所由來矣。

此所謂剛中而應也。在字有不動聲色。威足鎮服。意三者頌數之詞。命是勅之類。非弓矢等物也。三錫只是恩禮優渥。專任為將。非褒功時事。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上經會通 卷二

二十三

二在師中吉者。非獨才能也。上承天寵。得專閫外。故得盡其才而有功也。王何以三錫命哉。由其萬邦為念。故既為天下用兵。則不得不為行師重將也。

承天寵。即是王三錫命。天謂王也。即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人知用師為威。而不知用師正所以為懷。有不忍一人自外意。若徒威不執。猶非用師本心。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念。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程敬承曰。若以懷萬邦之心而任將師之正也。將體君懷萬邦之心。以帥師能以

樂正也。此二所以得君心下得民心也。

六三師或喪尸凶

六三才弱志剛。不中不正。是無才無德。不能審己量力。輕敵進。以是行師。當有喪尸之理而凶也。

或者言有此理也。如趙括不量時勢。率四十萬之衆而盡坑之秦是也。

象曰師或喪尸大无功也

戰而不勝。已无功矣。況與尸焉。豈獨无功哉。下殘民命。上損國威。大无功也。

大者。甚之也。可為輕敵寡謀。喪師辱國之戒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陰柔。無克敵之才。而得正。有自量之智。度不能勝。而完師

上經會通 卷二

二十四

以退堅壁。以待其會。有師左次之象。愈於覆敗遠矣。无咎。其家湯右。為前左為後左次。謂不前進而退後也。此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左次則不失師之常矣。所以无咎。此恐人以退為怯。故曰未失常。

何能審強弱之勢。而決進止之機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六五柔順而中。非好兵之主也。但或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不得

已聲罪致討。猶田有禽不容不執也。何有窮兵之咎乎。然其貴有名。若當擇將。尤二剛中。有才德之長子也。用以帥師。斯有成功。若使三四年之弟子參之。則權分於多將。必至與尸而歸矣。雖為執言之貞。安能免於凶乎。

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太人意。弟子與尸。是假設之辭。蘓子瞻曰。夫以陰柔為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耳。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故戒之。

洪覺山曰。禽害稼者也。將以行師。五以出命。但言執不言戰者。

命其執搏。夫害稼者耳。非窮兵也。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謂之田有禽不可矣。胡氏曰。三曰師或與尸。危之詞而不忍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曰弟子與尸。蓋謂用五而用三。必至如此也。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與尸。貞凶甚言。任衆不可不審且專也。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參以新進。雖貞亦凶。可見與師貴貞。矣。能擇將。又能任將。方可成功。取象禽。坎隆象。長子五應二剛中之象。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長子帥師者。以二有中德。而行師則勇謀無資。恩威並著。若當任之也。以此帥師。而使得其當矣。不然弟子與尸。乃人君使之。

不當也。伊誰咎乎。

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使不當罪六五之詞。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終。則武功成矣。順極則天下定矣。論功行賞。此其時也。故大君有爵賞之命。其功大者。則開國而錫之疆宇。其功小者。則承家而授之土田。此惟君子可以當之。若小人雖有一時之功。可驟予以國家乎。勿用。

大君有命。賞有功也。開國拓其疆土也。承家世其德業也。一說不以國家分大小。錫之王朝曰國。受之私邑曰家。然用師之時。凡有才畧者皆可用。不必論其德。苟治定功成之日。而用之以預國政。

上經會通 卷上

二十六

則又開多事之隙矣。故戒以小人勿用。非不當其功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李九我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者。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倪伯昭曰。六五之征伐。元其亂天下者也。然有名之師。無能之將。則無以戡禍亂。故任將不可不專。上六之封建。封其定天下者也。然立功則易。居功則難。故欲以定太平。則賞功不可不慎。

一說。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古者兵農無二道。文武無二途。禍亂共定。平安共治。非定亂用一等人。平安又用一等人。師中之吉。必於長子。不使弟子尸之。蓋已慎於始矣。故爵賞之命。終無小。

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帛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有國家在人君則為負功非聖人公天下之政師以衆正其成功也以正師出以律其成功也以律皆師貞之夫人小人於時安得有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成功不一或謀畧者或勇力者有大小焉故大君有命正此而已若小人有才無德使與朝政必恃權恣而亂邦也豈王者懷萬邦之初心哉故勿用

張而若曰正功不可以國家分大小蓋國家中亦自有差等耳正者塞其使倖怨望之心豈嫌於別白哉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

上經會通 入卷二

二十七

終則恐其亂邦聖人為民之心如此象義曰以正功者詭遇獲禽所不取也始以正行跡終以正論功師之貴貞也如此

蘇子瞻曰夫師始終之際聖人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無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終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歸其一勝之功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以奇勝故其終可以正功

此三三下

比吉原益元永貞元從不寧方來後夫

卦體有一人而撫萬邦萬邦皆親輔於一人之象故名比夫比

此方是王
者大所以
為顯比

則為人所親輔而吉矣然以一人而當天下之比非德不可始必再益自實果有元善之仁德足以長人與且是元德果能持之久無間於始終而永與行之正不流於姑息而貞與必有是德然後可以作民元后而元德由是至仁達播其未比而有不安者方來不已彼後至者自外生成徒取凶耳至者何容心哉通節重德上人主無德不成其比而比天下之德只是一仁所謂元善也然不永不貞提不得為元善之德其何以比天下故再益自實只是一箇修德我德既脩人之應遠又何計哉自是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吾只原益元永貞而已

乾坤二字
何等氣象

上經會通 入卷二

二十八

程敬承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以比天下而後得元德曰原益元永貞敬仲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而居貞同天不息此是純天之德便是體仁長人之君所以能比天下不寧方來比我以求寧也後夫是負固不服者如萬國朝焉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也於王者奚病哉萃比下同坤體萃四有分權者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貞於五言取象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益得之也故曰初益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六二得之也故曰原益蒙之益問之者也不一則不寧比之益問其在我者也不一則不寧有卿曰初益得坤純陰民象也再益得坎一陽在中位乎天德君象也方來四陰明

元德永貞
即中
不
元德永貞
即中
不

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察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元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此之為言輔也。卦體五陰順從九五。是天下臣民傾心向化。有親輔之義。故名比。詞曰原筮元永貞元咎。其有是三德者。以此心之剛中也。蓋卦體九五剛中。是人君有天之德。剛而又不愷。望極心求。故存此不刻。即為元。進此不息。即為亨。守此不離。即為貞。純王之心。即為純王之德也。所以比而元咎也。其曰不寧方來者。卦體上下五陰。應乎九五。是君有剛中之德。而臣民親

上經會通

入卷二

二十九

輔。執有一人之故。後夫。彼曰後夫凶者。蓋以有德之君而負固焉。以理言之。必至困窮。而為聖世所不容也。

首節比吉也三字。不作衍文。亦可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衆共歸往。大一統而王也。從而曰順。無所勉強。無思不服之謂也。吉道也。

二節。剛中。德足為人比也。上下應。歸其德也。其道窮。即棄其德也。剛中。即是元永貞。不是兩層。總於心而不無屈撓。曰剛中。無偏倚。曰中。為元。善以此。長守貞固。亦以此。一說謂剛者。德性常用。而天理流行。所謂元也。中則無間斷之私。無偏倚之累。所謂永貞也。此本程傳分貼。且永貞即元的永貞。中即剛之中。還是渾說。

不分貼為妙。吳國之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殺。陰多躁動而無操。剛多沉凝而有守。陰之所向。常在私邪。剛之所向。常在公正。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養得不能純。使殘忍間斷。私邪一時都有。絲毫得純。自無三者之雜。蓋元永貞。提是天理條件。隱忍間斷。私邪。提是人欲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為元永貞無疑。上下猶言臣民。非以上六為上。上六乃後夫不言應也。應即所謂順從是也。其道窮。自致困窮。非王者以威力窮之也。後夫雖自取凶。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德。當必因此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無愧。當正法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地上有水。其親無間。比之象也。先王以為天下大矣。安得人親之。於是建立萬國。使為諸侯。而制巡狩述職之禮。以親諸侯焉。則以天下之心。親諸侯。而諸侯各親其民。是親諸侯者。所以比天下也。

上經會通

入卷二

三十

要得親天下。意親則合為一體。親諸侯而各親其民。則合天下為一體。方見比天下而無間意。理齊曰先王建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味。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衆。民愈不疏遠矣。親諸侯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也。呂注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也。卒之感應合。情分接。而天下歸於一統。是所謂大道為公。

地上有水。其親無間。比之象也。先王以為天下大矣。安得人親之。於是建立萬國。使為諸侯。而制巡狩述職之禮。以親諸侯焉。則以天下之心。親諸侯。而諸侯各親其民。是親諸侯者。所以比天下也。

以說推我
之德意也

之世也。親諸侯即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意以比之也。陸氏曰：為天下比者，有元善之有，有卦連之制，則德澤法度其倫矣。

胡氏曰：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使民自有合而無間，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無間。

六爻合吉。程敬承曰：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親侯所以比天下之大機，頭比無私所以比天下之大道，盡得其所以比天下者，則天下非五之比而誰比耶？初比以孚，二比與四比以貞，比得其比，故皆吉也。六三不比五而比諸陰，所以有匪人之傷，上六始不比而終無比，所以為后夫之凶。趙汝楨曰：凡卦六爻貴

上經會通 卷二 三十一

於正應，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六比君之始也，而能精白一心，有孚比之，自今日言可免欺君之咎矣。猶未究其終也，積之至於無念無事，無非忠赤，如在

之盈焉，則精誠感格而寵任之隆，出望外矣。終來有他吉。

此只在初六論道，理當如此。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積之以至於盈缶也。缶者素之器，臣子精神只是自盡其心，右為感格君心之故，然後有孚，此便是欺處，故言盈缶也。他字正做有孚生，來有孚者，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便是謂盈缶在初，雖無他心在理，必有他吉。

不分初終
五載

一說：盈當實字看，缶當積字看，言誠心充實而不虛，淳積而不飾也。程敬承曰：盈缶，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有孚之心微衷，微衷此便是盈滿處。盈缶方是有孚，稍虧有素，便減真誠，非盈缶即非有孚矣。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無心於吉而吉，自來他吉之謂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象，任在初者，終亦在初。既有孚，則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於初已卜矣。

時講小象，俱與大無異。宜以初字作主，比君之初終身大節所係也。初來念頭稍欺，根基已壞，後邊世味日濃，汨沒日甚，豈有復反

上經會通 卷二 三十二

於忠誠者，惟初能有孚，根基先好，故能盈缶而有他吉。此欲人

堅此初念，而勿失也。方獻夫曰：比上之道貴乎誠，比下之道貴乎公。比之道於初五見之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中正應五，知君之可比，內出潛養以比之家，脩而廷獻者也。比之正也，道可行而吉矣。

自內是自內所有者比之，達不變塞也。如時說由側陋而上達太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達而離道失之枉已，比之自內則窮養如是，達施亦如是，豈自

失哉

不自失即自內意自字最可玩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是無德妄比入於不善之黨者也為比之匪人之象

此苟於從仕者匪人何世無之顧吾比與不比耳曰比之乃責他自家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之匪人則敗名喪節自貽伊害不亦傷乎

爻不言凶而象測然憫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

上經會通 卷二

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以柔正比五是大臣致身事君更無內顧之念所謂公爾忘私爾爾忘家外比者也比之正也何吉如之

外對內言內比是以潛養為遠施外比是欲忘私以徇國蓋四不內應初而外比五也故曰外比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比九五固以其賢矣然君使臣事分無所逃正所以從上而盡大臣之職分也

賢以德言上以言曰從上所昭大分也既委煩為臣則豈外

四五本非
為言

比而不恤其私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五陰之比是其為比也耶如覆載洞如日月付得失於勿恤置功利於兩忘君固無心於天下之我應

而天下不知誰之為我德比道何如顯即象王者之用三驅無意前禽之得而邑人之順以從君也亦忘情於驚倫之私焉

則大順大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矣吉

顯比只是大公无私之意三驅前禽上也無私也邑人不誠下化於無私也一句乃上下兩忘是顯比之象總成其為大公鄭氏

曰顯者顯也凡以智術要結者闇昧之道也不以至誠導於太

上經會通 卷二

公棄曲洞達如太陽中天普物照臨而來者俊者皆無容心故曰

顯比象猶王用三驅失前禽不強民以必從也強民以必從者必智術要之又刑威箝之此皆詭詐之私故民之機械亦易生王者

以太公待民亦化而歸醇不識不知少私寡欲如前禽失矣邑人亦翕上意聽其自去不張捕以求前禽之必得也此所為顯比

也何其吉滿雪松曰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三坐王者之田之法也以法從事不必於得王者之田之心也邑人不誠衆著於好

生之仁也使邑人不翕王意有惟恐失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言吉也

取象尤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民有顯象上又在五前故爻曰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曰後六

此忘上下兩忘方成顯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顯比之吉，以其位正中也。正則無偏無黨，中則惟精惟一，王心之純，故能顯比而吉也。象如失前禽者，蓋王者於民之德，我而順，不德我而逆，皆無容心。如田者於禽之逆而去，則舍之順而來，則取之故，前禽乃逆而不順者，所以失之也。顯比之化，如邑人不誡者，下歸中矣。孰使之哉？由上有王道之蕩，而後有王民之歸也。

正中，能以心言。舍逆取順，是正中之作用。虞非真有順逆，非真有取舍，惟不必其順，若見其有逆者，不必於取，若見其有舍者，程敬

上經會通 卷二

三十五

承曰：王者之世，本無逆民而廓然順逆，兩忘其無計較，則有若不盡民而取之者。故取象如此，中者民之恒性，使者下化也。祇知識於大順，若其使然耳，不可以使字着力看。三驅前禽，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誡，狀熙皞之王化。

上六比之元首凶

君者，民之元首也。首出庶物，必有元永貞之德，而後可。上六德不足，為人比，無首之象也。

首以德言，乾之無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比之元首，陰柔不足為首也。故凶。取象上為陰柔之首，有首象居五後，有元首象象曰比之元首，无所終也。

以比說不後失其初

元首可比，則眾叛親離，獨夫而已。何所終乎？

唐虞之世，比貴在始。有始而後有終，初比之於始，故終來有他吉。上六非不比也，比於五，失前禽之後，則始之不知比，而无其首矣。安所容身於顯比之世乎？故曰：无所終，此為後夫之凶也。

小畜 ䷈ 乾上 履 ䷉ 乾下

陸康成曰：小畜與履均之五陽而一陰，故均以一陰取義。小畜之六四陰為小，而五陽為其所畜也。履之六三履乾之後，是位正當者，虎愬者，尾而六三履之也。小畜在卦則曰不雨，在爻曰既雨，履在卦則不啞人亨，在爻曰啞人凶。蓋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時也。象於小畜則大德之懿畜於一身，化畜為畜，非畜之善乎？履則

上經會通 卷二

三十六

禮制之辨，達於天下。化履為禮，非履之善乎？

程敬承曰：小畜以巽柔畜乾，巽最足以摩人而使之惑，故乾卒受其畜而凶。其不受畜者，二陽之善復也。履以兌柔履乾，兌最足以和人而使之馴，故乾不肆其啞而亨。其或見啞者，三柔而志剛也。王註：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反對。

仲虎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小畜 ䷈ 乾上 履 ䷉ 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以巽陰畜乾陽，以一陰畜五陽，皆以小畜大之陰之力量畜而

果在言外
子當反此
時有為

是重
健字

不固亦為所畜者小故名小畜夫所畜既小則陽猶有可亨之
理何也以小人畜未成也中傷之志雖存反噬之謀未肆如密
雲不雨自我西郊焉故陽猶可亨也

亨者陽道可行也密雲不雨陰道未行也君子猶幸有此耳使小
人之勢既極君子亦何以得亨耶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幸吾
道之猶亨喜陰邪之未雨聖人之慮遠矣吳因之曰亨與別履
不同不是直頭得亨言猶有可亨之理不是截然決生意的以怕
陽不善用弄到不好田地耳取象乾為天巽陰上乎乾故象聚
雲陽多陰少其畜不固故象不雨西郊除方取陰義

象曰合旨 全象重健字惟健故正氣尚健惟健故畜施未行程

上經會通 入未上 三十七

竹山曰小畜巽故足以龍制于君子君子健巽故終不受制於
小人巽一也碩所用之人何如耳以柔巽遇健巽是以畜未極而
施未行健當可以勝柔也然則君子之亨乃君子能自亨耳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何以名小畜哉六四一陰得位而五陽應之是小人竊據高位
笑君子皆受制也故曰小畜夫小畜似難亨矣而曰亨者何
也卦德健而巽健則巽剛決斷而主張於中巽則行餘積聚不
憤激於外其德足有為也卦體二五剛中而志行是剛德君子
居中用事大權未至盡移運用猶得如意其勢可有為也故不

一行未行
一行字相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畜物不久小畜之象也夫小畜之時澤既不能遠施
而荷一言一動稍未盡美小人亦得以議其短而畜之術遂
將乘間而入故君子懿美一身之文德容止有度言語有章使
小人無得譏我焉此亦處小畜之道也

上經會通 入未上 三十八

其象乃以此耳 三節重尚往字上且說下王註曰小畜之象
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也九能為雨者陽上薄陰能
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下方
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曰尚曰未其辭則
章之意全是危之畜極而成勢有必至特目下未耳

文德美也
上說

此與前解
異

文德之發為文也。蓋是修飾之以示章美之意。非君子不能為大畜也。亦當小畜時如此。若以全體之學而為經濟之用。則君子於大畜時又將大於此者矣。不曰文而曰文德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非內有章美之畜而能出乎可見。小畜者以大畜為之也。

看來君子原不為小人而懿。不以小人乘間言亦可。洪覺山曰。大畜有艮止內積之義。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有風行外見之義。故曰君子以懿文德。懿美也。畜而不有動而自存。如風行天上以養其和順自然之美。故懿也。懿自內出。懿非小也。消雪松曰。陰陽相錯而後文生焉。德文之根抵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

上經會通 入卷二

五十九

之泰。炳然文德。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六文合音。程敬承曰。此卦以小人畜君子。所貴君子不為其所畜耳。君子所重者道義。所持者節操。如初之復以道二之牽。遂以中不自失。故不受畜也。有孚如四五。雖合志畜乾。其如健體之勝。而剛德之尚往何哉。若三之不能正室。豈獨反目可醜。而專尚陰德。以剛致於幾望。既而既處。此時猶尚可有為耶。曰元凶危之也。故善處畜者。惟初二一陽也。

吳因之曰。此卦雖是以陰畜陽。却亦存乎其人。若有主意。有操守。如初如二。原自不為所畜。只是主意少。操持缺。處得不倖不愆。便落他圈套了。此內三爻全是責備君子。固是君子謀。豈外三爻則

六爻互觀
此有不必
以外卦為
取其義

又修小人之勢。以危君子。亦是為君子謀。言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那箇不是可畏可懼的。且如四本有傷害憂懼。誰想巽體得陽。取血去惕出。竟全然沒事。至五居中處尊。心力相應。一巽一震。整得極至。上九奮極而成。初六無可奈何矣。陽剛處此。若非深為之謀。將何以自脫乎。大抵一卦六爻。總為君子謀。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皆欲上進者也。但為陰所畜。不能復耳。初雖與四正應。然體乾得正。有剛德而不屈者。故其復於上也。不藉要結。而緣自巳之道義。為復自道之象。則無枉道之失。有行道之功。何其咎吉。

上經會通 入卷二

四十

程敬承曰。復自道。有云復其故道者。固於自字无着落。而自訓作由。亦似影響。按本義。自守以正。不為所畜。則自道分明。是以自巳道義為關。不隨人進止者。正與二爻亦不自失。自守相應。周用齋曰。卦以陰畜陽為義。爻以自立。不畜於人為道。苟不自立。則咎在隨人。而其道失矣。何其咎與他无咎不同。乃決之詞。得吉處正在此。初與二能自立。而不為陰所畜也。三則不能自立。而阿附從人為陰畜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道矣。何瑕可指。何譽可攻。以故正已可以正人。其吉也。操

之於義而當然也

程竹山曰：復其詞直曰自道其理正辭直理正其吉宜矣曰義者求可而義當吉也。又曰道象曰義見初之從以道義自主持所以謂剛健。

九二牽復吉

二雖漸近於陰而剛中有守非阿附小人者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六復自道者也直已行道不六吉乎。

此所謂剛中而志行也牽復非止連類而進然既與初九牽連而復亦進復自道也。游讓曰：小畜之小非若以艮畜乾之大正也。是故大畜初二則曰有厲利已曰與脫輟善其能止而不為亢。

上經會通 卷二

四十一

小畜初二則曰復自道曰牽復吉其能復而不終於止也。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復自道固不自失矣二之牽復在於剛中之德則六不徇人而自失也。

中即剛中言在中見他牽復亦能以道。吳因之曰：初二之守正雖同然初難而二易初與四合相入最易又屹然自傲主持無所係靠二則非四之正應有初之可因故初曰何其從二曰亦不自失何其從乃為然許可之意亦不自失則因彼許此之意。

陸庸成曰：復陽自下復也用復之善以處小畜初二以之復之象曰出入无疾初之自道所以於義吉也曰朋來无咎二之牽復而

以不自失也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本君子也剛而不中迫近於陰是一時不能自守後結小人以為媒進之階卒為制縛而舉動不得自由為與說輻之象然以志剛之士豈能久安於小人之下乎其兩必至矣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夫始之不謹而終與之爭亦何益哉。

程敬承曰：初二皆浸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無夫道陰豈能畜之哉故始而比也溺於一時之松既而爭也激於一時之忿進退胥失之矣與初二復自道異矣故象曰不能正室不能正說自失也惟其剛而不中也中故相泥相泥故相敵有自來

上經會通 卷二

四十二

矣輻輳大畜之輻不同輻車輻也輻車轉軸也輻無脫時必毀車而後可脫脫輻者為陰所畜久住之計也如輻既毀則終止而難行說輟者自止不進暫住之計也如輻可脫可縛而終能行。雲峯曰：大畜以陽畜乾故九三與艮一陽同德而其與利往小畜以陰畜乾故九三為一陰所制而其與脫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如夫妻反目者由與陰相說不能自守以正猶夫不能正室故妻得制之也。不然則正如初剛中如二陰亦惡能畜之。不歸於四而致責於三若曰非四之能制三三自脫自反耳自道者自也不自失者自也不能正室亦歸之自而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以一陰當群暴之鋒宜不免傷害憂懼而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有孚信之德也故二陽助之足以禦暴而身可無傷心可無懼血去惕出象也何咎哉

舊說自乾三爻而觀則六四獨為小人自巽三爻而觀則三陽皆為強暴跡又取義但分內外卦為二義與卦背不合宜依後說胡雲峰曰三陽健進四強奮之三雖說四不能無傷故曰血

曰惕危之也必與二陽有受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血去惕出便是无咎程敬承曰巽本畜乾者也四乃與三反目之初便受傷而可懼惟與五相孚合志協力僅得血去惕出而

上經會通 入卷二

四一三

如此當六

已何所利哉即至陽受制而既雨既處屬猶不免蓋畜乾若此之難也但在君子則宜持健體不可為柔巽所入卒受征凶之禍耳鄭揆如曰易不為小人謀也聖人何為以其獲助於二陽而幸之有孚二字此聖人所以化小人為君子也不以權勢相止畜

之而惟以真誠為感動則五陽為之用矣血所以去而惕所以出也四言有孚五言有孚此二爻之交相孚也四以孚而結君子五以孚而化小人意正互發取象血為陰類四本多懼以五助

故有去與出象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而能血去惕出何哉蓋畜乾四之志也孚誠足以感上二

陽與之合志協力共濟故得免憂懼也

上合志是二陽合四之志而所以致其合者四之有孚也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小人得志非孚衆心而屈群力不能畜也今九五居中處尊則孚誠足感人心而上下皆合志矣由是群力皆屈聽其左右為有孚學如富以其隣之象何小人不可畜哉

宜重有孚上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同者程敬承曰九五居中其心

之孚信足以結人與上下衆陽相學固矣心既相結分亦相同能無衆陽之助以成其力故曰富以其隣力有餘便是富謂其力之富能左右其隣以畜小人非謂挾居尊之勢以左右乎上也

上經會通 入卷二

四十四

舊說謂三陽上進五合四上共畜之夫既以四為小人矣又以為君子似非卦旨

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

有孚學如者是誠信以感人不獨以富厚之力也

不獨者不專以力服人而感動人心全恃此孚耳一說不獨富是不專利於己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畜道已成故陽不與之抗而與之和密雲者既雨矣風裁無以自見也尚往者既處矣正氣無以發舒也所以然者由陰德之盛陽不能制反尊尚之至於積滿故耳然以小人言失其

始重臣道
亦與卦奇
相合

卦何名履卦體以兌至柔履乾至剛柔臣而事剛主動有危
机故名履夫履剛有危道矣而謂履虎尾不噬人亨何哉蓋
天顏不可犯猶虎尾不可履卦德悅而應乎乾是為臣者恭順
不失其潛消其剛愎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豈獨臣道貴柔
哉即君道亦不可純任剛矣蓋帝位不易居猶虎尾不易履今
九五以剛中正履之是不徒神謀雄斷又且精一執中无為守
正則德稱其位於心无疚而功業炳然光明矣是君道且不保
純任剛矣况臣道乎此以柔履剛為危亦惟柔履剛為危而不
危也

上經會通 卷二

四十七

也兩剛必至相戾若三之自恃其剛不中不正以此履乾能免噬
乎惟以九五履剛而中正不為過暴此武人為大君異矣夫位甚
高危履君位者報曰如履虎尾而中正則何危之有才位雖足有
為而其心親業若臨虎尾詳審周旋而无失履之咎則其道
光明矣光明之義也事業必有一段光輝發越處如礼樂制度
昭著赫奕也卦中具履道之善所以危可使平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定分不易造化自然之理也君子法天澤自然之象
制人事當然之礼以辨上下公卿大夫殊其等級農工商賈其
其職業於以便上安其位不敢有出位之思下安其分不敢有

定民志
在下不致
一上致不致
民字可

非分之望制而風俗同天下可治矣

君子過操三重而履礼者公卿大夫農工商賈俱有上下辨者陰
統等儀然不亂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
干天定民志即履辨上下內涵玩一定定民欲无涯非履為節制
懋德念頭從何處止惟辨列上下之分截然分明不可移易則民
志自安其分而定矣不曰地而曰澤悅於心非有所強而然
也程學承曰履之吉凶全憑定志定於下則初為柔二為坦
顯獨行而中不亂也三不安其柔下之分則履武而凶矣志定於
上則四能慎上能考志得行而慶大有也五自恃其剛決之才則
履失而厲矣六久取義不同其為履虎尾之心一而已陸庸成

上經會通 卷二

四十八

聖人情有礼則安初率之以為素二由之以為坦上反之以為旋
安於礼也

六爻合旨 丘氏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礼也象言履虎
尾踐履之象也從外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
初言惟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
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
二之凶人而吉九四之怨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
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
履是也

象于木曰履主於行者也人踐履一世謂之履无地非實踐故无

此不戒。履虎尾，不咥人，戒懼之學也。戒懼之休，所行素履，所往坦途。所存懇，所考周旋，無所不宜。跋履之凶，夫履之厲，妄動急行，只是不戒懼。

洪覺山曰：履行之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故行所以行其庸德也。坦素懇懼，而不敢謂以去者庸也。武則不能庸矣。庸德不遠於人，將應之，何咥之有？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行而至動天地，則行至德，德不在天而在我矣。此履道之始終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陽剛抱負有素，而在下居初，是當筮仕之始，志即方銳者也。故功名富貴不移其心，率其素履以往，則修於家，不壞於遠。

上經會通 卷二

田十九

何咎之有

以仕進言，所謂不變寒也。有作安於貧賤之素者，有作禮之有素者，俱可。敬仲曰：素有墳義，有本義，履道惡華，履初象未有華飾也。九陽在下，初心懷固，所以為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顧乎其外也。程氏曰：太素道之始，故初曰素，而二曰道。

此以禮言
此以行素

胡氏曰：微禮也。履初言素履，以有為本也。賁大也。賁上言白文之極，而反頌也。白賁元咎，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也。

生平之德，如足，今能率其素履亦如是，則不負初心矣。故曰：獨行也。

獨事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哉？接俗士務華，徒以彌縫衆見，真儒務實，要以快堂獨知，獨行，顯是自嫌境界。

陸庸成曰：聖人庸言禮，即履其樊為靡為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入，貴貴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頑乃獨行，履紛華之境而不失吾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在我也。

九二履道坦，幽人貞吉

九二雖抱剛中之德，而無應於上，不為世網所嬰，以道自由，無疑無阻，坦而又坦者也。為履道坦之象，幽人守貞之人也，無入不得，吉孰尚焉。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

履道所履即是道，坦之平也。道平，平夷也。坦，即是形容履道景象。

或曰：履道以行言，坦以心言。履道坦，即是貞吉而必曰幽人言，惟幽靜玄澹之人也。味不入者，能之明，非多欲者所能也。或曰：幽不以人言，以心之幽靜言。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幽人貞吉者，由有中德，故能恬淡自足，不以富貴利達亂其心也。

自字與獨字相應

玩一自字，外物豈能亂我，吾心自為亂耳。唐氏曰：世間雖太行，瞿塘，以易心處之，無往非坦途。其不坦者，人自為險耳。惟幽閑之人，不以矜功銜能，爭名爭利，自亂則雖日履危机，皆坦途也。程氏

生人句不
武人句不
平對易字
如與氏說
言必以龍
民

○ 承曰履道坦坦。即素位居易之說。所謂履險以平者。世路崎嶇而
平以履之。豈其有亂心焉。曰不自亂。亦非矯情鎮物。惟中所在。故
坦也。志定而安於道之謂坦。道坦而適於情之謂樂。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大君。

三不中正。柔而志剛。是才德不足。果於自用者也。本無見事之
明。強以為智。本無任事之才。強以為能。如眇能視。跛能履。鳥斯
人也。以之事君。與和悅異矣。必見傷害。象履虎尾。噬人凶也。以
之治人。則與剛中正異矣。播惡於衆。象武人為大君也。此無才
德而自用者。無一可者也。

病根全在志剛。志剛只是不量己力。妄欲有為之意。兩能字。宜玩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一

所謂虎尾之危。正在於此。君字不可認作為人君。只言不可臨民
之意。君有主卦之義。以一陰為五陽主。而欲強行五陽之間。無畏
虎之心。承上則見害。臨下則肆暴。其不免噬宜矣。張氏曰。聖人
以眇能視。二句取象未盡。故又足武人一句。以廣其象。言剛愎自
用之人。強要硬作主張。猶武人為大君一般。程敬承曰。九二坦
坦。志以道寧。即能行能視。而不自謂能。六三志剛有能心矣。躁也。
去坦。遠矣。故二吉而三凶。取象兌有虎象。三虎首也。下臨二
剛。自領其尾。虎之力在尾。用尾則噬人。倚剛為用也。三當兌。只有
噬人象。兩人字。以三八位也。除非武而曰武。位非君而曰君。志剛
之象也。

○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噬人之凶。位
不當也。武人為大君。志剛也。

眇能視者。自謂能明。實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者。自謂能行。實
不足以有行也。噬人凶者。居位不當。無和悅之德。故不能履乾
也。武人為大君者。由其志剛。無剛中正之德。故必播惡取敗
也。

○ 首四句柔而志剛之意。位不當。志剛。正是自以為能。處

九四履虎尾。愬。終吉。

九四近英明之君。以不中正履之。是功挾不賞。勢當震主。不亦
危乎。履虎尾之象也。幸其居柔。能敬畏以愬。則始雖危。終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二

終得吉矣。

三四皆履九五之危。其處危地同也。三才弱而用之以剛。不量其
力而強所不能。是自求禍也。四之才亦弱。而用之以柔。存心以恐
懼。制變以和悅。是自求福也。固知無才非患。不自知其無才。足
殺其軀而已矣。胡雲峯曰。三履虎尾。以乾為虎。而二在其後也。
四履虎尾。以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三多凶。故凶也。四多懼。故愬
也。

○ 象曰愬。終吉。志行也。

得若行道。四之志也。愬。而得終吉。抱負頭矣。志有不行乎。
程敬承曰。三之凶。其志剛也。強欲行而不得行也。四之吉。其志虛

也。不輕行而終得行也。履主於行。故以志行為吉。與初九行願義同。

九五夫履貞厲

九五陽剛居尊。是人君才既能為。勢又得為。而為臣者又將順其欲。為故凡事必行。無所疑碍。夫履之象也。雖使得正亦危道矣。況未必正乎。蓋才既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也。

此剛中。亦只是英明之君。有雄才大畧者。不可看大好。若是純德之君。何至夫履象。因其有德位而善之。又恐其恃德位而戒之。夫決也。以我之所行。皆是不加思而必行之也。傳曰。履道惡盈。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尊。然未嘗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三

不盡天下之嫌。雖有美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夫行不顧。雖正亦危。

胡氏曰。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坦履。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夫履。

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夫履貞厲。以其位正當也。正則雄才大畧。既足有為。當則操縱在我。又得有為。故果於自用也。

程氏承曰。四想。則終吉。可見履臣位者不可無惕之心。五夫履而貞厲。可見履君位者不可有恃之心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至上九。履已成矣。天已定矣。正考祥時也。故不必求端於天。惟視已之所履。考驗祥兆。必所行者周旋無虧。則自求多福。百祥駢臻矣。元吉。

是謂旋起頭履

程氏曰。視履考祥。即孟子所謂三自反者。今人多譏休咎於天。而不考禍福於已。眇視如三。無論矣。五之夫履。何恤履之善否。曰。視曰考。非就紫之慎。然如始者不能其旋。元吉謂必考得如此。方纔好。有不欺自寬之意。履道高譏。不喜取盈。視履如上九。謙之極也。盈則不能視也。初終之間。告凶之門也。履之初以素往矣。人情始乎素。嘗平乎華。視履而曰其旋。猶俗語回頭轉看之謂。果其履之終完。其素之始以此往。即以此旋。方是周旋無虧。方可得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四

元吉。其元吉全在考裏面見得。是考祥之例也。祥者福之兆。履之善。即吉之祥。

滿雪松曰。考祥而曰其旋。先儒所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也。上以重剛居履健而不息。能視其所履。猶之乎檢身飭行之初也。夫百順之福。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

匪終之旋。則繫於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吉祥於一念旋還之間。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唐氏曰。想。在始而要終。故曰終言考祥。在終而原始。故曰元吉。義正相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之制行。初心易。而末念難持。若得元吉於所履。則多福。

永綏繫社交錫堂特尋常之慶乎

在上履之終也。大有慶即是元吉。亦要本其旋來。吳因之曰。天本一定。而以為有未定之天。何也。蓋與人事合而為一。人事之所在。即天也。人有所向在善而善未極。所向在惡而惡未極。此時殃慶大端。雖已分路。猶姑緩之以待其所積。使一旦易惡而善。則始於殃。未始不卒於慶矣。一旦易善而為惡。則始於慶。未始不卒於殃矣。故曰。天之未定。蓋從人事。未極。猶可轉慘而為吉也。至於所履之終。則人事已畢。天已定矣。故曰。考祥吉莫吉於無愧。慶莫慶於克終。

泰三三坤上 否三三乾上

上經常通 卷二

五十五

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也。家洪荒之世。也。需養結繩之世。也。訟斷陂泉。涿鹿之世。也。書履書契。代法之世。也。太通充。舜雍熙之世。也。過此以往。太而否。而太一治一亂。治多亂少。豈可獲哉。太其上古之極治與。

馮氏曰。自乾坤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倍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太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書者之深意。而六天地自然之理也。

陸庸成曰。自太及否。同人大。有謙。五卦。通卦文。無一凶字。其易道之最盛乎。開之者太。而有終者謙。非君子其孰能之。

泰三三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乾下坤上。則是天地交通。貞元會合。故為太夫氣運開太之日。正世道清明之候。此時檢士屏跡。君子用事。非吾道之幸乎。有德而際是時者。不惟得遂其進。且得大行其道矣。吉亨。

卦名以氣代言。天道之太卦。辭以世道言。人道之太。天地交而二氣通。非時尋常。春夏時侯。乃貞元會合。和氣充塞。時也。小往大來。重大來。遯卦以九二為主。六五為應。原以大來成太也。若亨深為君子慶也。取象小往。陰退在外卦也。大來。陽進居內卦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上經常通 卷二

五十六

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卦名太。詞曰小往大來。何也。蓋乾天道也。君道也。坤地道也。臣道也。此卦乾下坤上。則是天地氣交。而物皆惟欣交通。造化之太也。君臣交而慮有不謀自合。人事之太也。氣運應其端。世道昌其會。太極矣。而小往大來。當何如哉。以造化言。生息之氣。在內方使肅殺之氣。在外退飲。惟內陽也。故內健也。惟外陰也。故外順也。蓋雖造化不能皆健。而無順而健者為主。所為順者。亦置之空虛不用而已。非造化之太往小來乎。以人事言。君子亦在內用事。小人在外積棄。惟內君子故。君子道大行也。惟外小

人故小人道不售也蓋雖太平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而君子用事使小人者難乎為小人矣非人事之小佳大來乎至此則太和在宇宙間其吉亨宜也

此依李九我分造化人事講天地四句照太者內陽以下照小佳大來者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物通者亦以氣通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志同者欽太保太之心同也陰陽以氣言健順即陰陽之德君子小人以人言道即君子小人之道一說世道之太天地啓之君臣昌之而君心君政君輔尤要焉天地交通化生之氣在萬物也上下交食保太之志協元良也內陽以下明君臣所以能同志履陰陽君心之存理而過欲也健順者政之剛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七

發而無柔懦也君子小人所進用皆君子而無小人也正氣日佛奸謀漸蝕太而吉亨以此一說陰陽以造化言健順君子小人皆以人事言一說歸重君子小人一說更甚張雨若曰陽與健皆君子也而在內是為內君子而君子道長矣陰與順皆小人也而在外是為外小人而小人道消矣須知內外等項重內邊如天理為主而人欲自退聽也餘微此內君子外小人不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順之則為內疎而遠之則為外程敬承曰自古有君子則有小人在能使盡消滅惟君子在朝連彙而祀相典為包荒為艱貞能使彼之嗣來者皆化為君子耳陸康成曰大壯與夬陽極盛矣皆過於中而惟太為中道何也天不能無陰地

三句分路
天地人亦

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小人但欲內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也往來者道也與時為循環也正恃勝而使邪無所歸則物窮必反惟君子居中制命小人在外聽命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故曰太然後安

游讓溪曰程傳曰既取陰陽交和而為泰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愚謂陽在內則陰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變為君子惟君子能容小人所以交和而為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蓋常相因而修人事者其本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交而二氣通太之象也元后於是有致太之道焉彼天地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八

之化自然曰道任其自然或有過者聖人以心極之經綸範圍一中之造化察四時經九野定五倫過者裁成而就於中矣天地之道當然曰宜限於形氣或有不及者聖人以有心之制作贊助不盡之神功用天時因地利扶人倫不及者輔相而進于中矣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之遂生復性皆得道天地之道宜天地之宜耳此治功之盛所以成造化之盛歟
裁成是箇全體物事將來剪裁成箇器具道以一氣渾淪言如氣化流行龍蛇相續之分春夏秋冬地形廣狹經緯交錯為之辨別柔躁濕也宜即道中之宜如春生秋殺天時也焉泰下稻地勢也輔相者是時勢所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為聖人從而贊助之

以左右民者先儒謂民為民然無知之衆聖人以贊天地提挈之此元后開萬世之太也道與宜就天地說不必添出人來更佳洪覺山曰屯蒙之時氣未開需訟以後開而尚畜至履而太而後九功修和衆美畢聚財成輔相之功方有所施是堯舜命稷契夔龍之事也

六爻合旨 周用齊曰五主太之君其道維何任賢而已二輔泰之臣其道維何用中而已初泰之始也泰所由始君子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漸也否之所始由小人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勝天也上則泰之既極而艱貞則否天之能勝人也

上經會通 八卷二

五十九

吳因之曰聖人作易以扶陽也至於泰則為吾道慶之當陽之衰於則盡於坤聖人固不勝操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晚之意然尚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咸無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上進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又凜憂危於八月至於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至五陽之夫心極盛矣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兆已成故一則不言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陽惟泰則三陽方進有方興未艾之勢而無盛極將衰之虞六十四卦之中可為陽道慶者莫大於此初九拔茅茹以其彙正吉

初九一陽在下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是除天地之夾泰象上下之志同前進而扶景運者初為之唱而尚中行懷艱貞之素皆為之和猶拔茅而其茹以彙起也則裁成輔相之業賴以翊贊豈不吉乎

三陽以初九為主拔者上拔之也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茅根也彙根與茅共類也初為類首舉則類從以者初以之也君子小人一人進則皆一類從之故泰否之初皆有拔茅以彙之象吉以功業言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拔茅而征吉者由其志在天下皆欲左右斯民故彙起而吉也

上經會通 八卷二

六十

不然則亦黨同而已

泰謂上下交而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志雖無三陽言亦以初作

主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剛中應五蓋主泰而中行者也君子何如而後得尚之我必也待人以恕處事以寬包容其荒穢且有罪必誅有禁必革用馮河之勇焉舉及側陋慮及隱微不遺遐遠且不狎近倖不玩目前亡朋比之私焉則渾厚精明互用不偏滯合此爻中行之道矣

中行九二之中行也須是無包荒以下四事方合於二之中行焉

出包荒而
以用字實
和合小義

中行指六
五亦佳

因之曰四事一時俱有。蓋一事之中而四者齊備。絕非各有所宜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張有漸。不一時取必。略其細微。不察見淵。却斷然要去。不肯偷安。是用馮河。即此輩弊。正是為海隅蒼生之計。為百世萬世之計。是不遐遺。從此弊一去。輒不便於左右近習。熟感故舊。我也決不為他中止之。是朋友。中行雖無剛柔。畢竟以剛為主。馮河朋友固剛也。包荒不遐遺豈委靡者所能。剛也。但不可純任剛。須以柔參酌耳。時說多四平看。來重包荒更佳。保泰以包荒為重。專於包荒。非中道也。又用馮河不遐遺朋友三者。故象言包荒得尚於中行。缺一焉於中行遠矣。如保泰何哉。程敬承曰。太寧之世。人情安肆。

上經會通 入卷二

六十一

法度廢弛。振作釐革之宜矣。然驟振作則激。遽釐革則擾。故包荒先焉。詞曰包荒用馮河言馮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者也。程傳曰。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故包荒豈姑從哉。從容而面。略其苛細而寬裕之中。自有精密之思。深遠之慮。所云馮河不遐遺朋友。盡由此出。蓋不遺朋友。非有馮河之勇。不能而馮河又以包荒用。唐虞蒼曰。包荒如天之包地。險阻與非類。正所謂荒也。以險而避。非包也。以遐而遺。非包也。以類而分。非包也。用馮河用字當貫言此皆包荒之作用也。尚配合也。中行或曰指六五。必如此而後可與中以行願之名相配耳。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以此。取象包如天荒屬地。乾坤有包荒象。乾體剛健。故象用馮河三陰。

在外太本上下相交。說象不遐遺。初三剛失中。九二不以同體相比。本至公無私。故象朋友。

象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而得尚於中行者。以其心體光而且大也。惟光故知柔知剛。而擇乎中。惟大故不剛不柔。而用乎中。相業本於心術。如此程竹山曰。專言包荒者。可為之時。人情弊於新政之亟行。快于積弊之速革。故非決斷之難。包容之難也。非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蓋扶植根本。培養元氣。此為持遠慮。亦存大體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九三太過中而否將來之時也。以天運言。世無常平。米有不陂。

上經會通 入卷二

六十二

者小人無常往。来有不復者此乎。而可恤也。保泰者將何如哉。惟存思慮。預防之心。而艱蓋持盈守滿之道。而貞則人定勝天。可以无咎。不恤其必陂。必復之孚。而太寧之福。可長享矣。平陂往復。以天運言。危也。詞艱貞勿恤。以人事言。戒之。詞天人有交勝之理。履其交。極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也。易述曰。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凡處平心常忽易。動失正道。故禍端敗幾。伏於通泰之時。泰所以言艱貞也。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无往不復者。以三陽過中。三陰將復。乃天地泰復為否之會也。保泰者可不艱貞乎。

陸庸成曰：地道無平不陂，天道無性不遷。世道之否泰，天地之位來為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可際，天地交則下濟上行，而世道開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亢彼戰，而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難之心，盡貞固之事，挽回于早，幹旋於微，則此際一斷，即不可續。消不久矣。能安享其福乎？提出際字，見可畏之甚，當及時挽回。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六四時已過中，小人得志時也。故三陰翩翩然下復，不待力以率之而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心自孚。為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之象。黨類易集，若此君子能晏然乎？翩翩疾飛貌，謂群然而來且迅疾也。此二字橫寫，群小人彈冠相

上經會通 入卷二

六十三

慶引類呼朋，躍上進景象。不富二句，又是狀個翩翩。初曰以其隣，君子與君子同類也。而以之者在初，故曰元吉為君子幸也。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同類也。而以之者在四，故曰翩翩為君子危也。取象三陰，登有飛象，陰為虛不富也。隣五與上七，乎三陰同志，皆承乾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三陰翩翩不富而下復者，蓋小人本宜居下，今皆在上，是徒擁虛位而失其實。其心常恐君子議其後也，故不戒以孚，相與謀君子者，乃其中心所素願也。

三陰下復是欲復來為主於內耳。爻以內卦為下象，以下復為上。

凡陰在上皆非其分，故曰失實。中心願承失實來，以失實之故而恐不容於君子，以害君子之故而自結於小人，乃小人之情所必至者。君子可自疎其防哉？程敦承曰：彼之所願此之所虞也。然安能峻絕之使不來？第因其來而轉移之，令彼自消而化為君子，庶可上下交，而合為大同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五為泰主，虛中應二是不恃治安，屈已以下中行，之臣有帝乙歸妹之象。由是君相協德，福祉永綏，太宰之治可保於無虞矣。以此受祉，不亦元吉乎？

此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二曰尚五曰歸，所以交泰也。福之所

上經會通 入卷二

六十四

止曰祉，即三所謂福也。以祉者，以此受祉也。吳因之曰：初之彙，二之中行，三之艱貞，此諸臣協力以保泰也。臣任其勞，則君享其逸，只消虛心委任而小人翩翩之勢不足憂矣。故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傳曰：前古帝女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夫。明陰必以從陽為正也。取象帝妹者，五為坤主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祉元吉者，蓋坐致太平，人君之願而非任賢不能行此願。今惟柔中任賢以主太治而泰之福澤及天下，人君之願行矣。時說以下賢為願，非也。願字宜以保泰為中，即虛中任賢也。程

敬承曰三陰交合害正其所頌也幸五為陰主尚二之中虛已從陽相與致太平是頌此之頌行而彼之頌消矣

陸庸成曰太之君頌為賢者婦蒙之君頌為賢者童中孚之君頌為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哉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治道積累以成泰猶隍土積累以成城上當泰終復反為否城復于隍之象也時勢至此可力爭哉但自治其私修政令以回之耳然不能保邦於未危而欲制治於已亂雖正亦可羞吝况未必正乎

隍城下土也勿用師者衆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徒驅民于潰散

上經會通 卷二

六十五

而連其禍耳自邑告命反身自治以收人心以回天意而已貞吝傷告命之不早也三艱貞早已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雖曰天命亦由玩愒之久紀綱紊亂而然也豈遂付之不可為乎告命所以治也

命指紀綱法度之類與告命一字相應罪人事之失也

否 三三 坤上

否之匪人不和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故為否夫泰者人道之常否則三綱淪九法斁匪人道之常矣不利于君子之正也何也以此時君子

飲迹小人僻惡大往小來如之何其利耶此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故曰大往小來所以為匪人所以為不利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和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卦名否詞曰否之匪人不和君子貞大往小來何其利耶此卦乾上坤下則二氣鬱而萬物屯造化之否也驕誦盛而國事非人事之否也天人交虞其危則其大往小來也當何如哉在造化則肅殺之氣在內方行生息之氣在外不行惟內陰故柔在內也

上經會通 卷二

六十六

惟外陽故剛在外也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在人則小人在內用事君子在外擴棄惟內小人故小人道長也惟外君子故君子道消也非人事之大往小來乎夫是之謂匪人也夫是之謂不利君子貞也

此節句與泰相反否七月之卦萬物不通要切剝落時言无邦者言邦之為邦君臣而已若上下不交則情意隔絕不相齒豈成朝廷有邦與无邦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有也否者氣藏乎順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順而已楊氏曰陰陽剛柔君子小人二氣類相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三者有一焉小人乘

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若果宜以君心為主，惟君心內陰外陽，故內柔外剛。內君子而外小人，而成天下之否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者，亦必有道。故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天地不交，否之象也。君子遭此，若聲光少露，致物色之求，安知爵祿之賡，非賈禍乎？欲其德以避難，祿德不著，而微辟不至，濁世之榮寵，誰得而賡之也。

重儉德二字，君子當否之時，豈肯為祿位所羈絆，但恐收歛不密。

上經會通 卷二 六十七

小人反借此為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賈禍，故必儉德，惟儉德故能避難，不可榮以祿，正成其儉，處不可者，其心有不可知，發明決之辭也。一說：程敬承曰：本義不形於外，四字甚妙，當否時，君子志在休否，豈肯忽然退避山林，但其知幾識微，善藏其用，雖被寵祿，澹然無榮之心，焉蓋超然榮祿之外，然後可以運其幹旋之樞也。

六爻合宜 李九我曰：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聖人處小人之道，長故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每為之致其戒焉。抑陰也，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聖人處君子之道，長故曰嚚離祉，曰休否，曰傾否，後喜每為之致其幸焉。扶陽也。二五皆以大人言之，蓋以大人處

六二之時，當儉德避難，故守否而亨。以大人居九五之時，當乘時有為，故休否而吉。然則休否之大人，即否亨之大人也。前日不能守否，今日安能休否乎？

馮大所曰：嗚呼，治天下者，懷苞桑之念，於拔茅之時，則否不生矣。存傾否之憂，於包承之際，則否不成矣。既否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曰：大人否亨，又曰：大人吉，所以致意於否之君子也。

吳一源曰：聖人每不極言小人之惡，以開其遷善之門。如剝之陰盛，其惡至於剝膚極矣，然於三則曰剝之，於五則曰以宮人寵猶有深望於小人者，况否雖內陰，未至如剝之極也，故於其始進也，誘之以志在君，則吉，其既用也，誘之以包承，則吉，其力足以傷

上經會通 卷二 六十八

善矣，尚冀其包羞而不肆，情以逞，雖然聖人之引小人則然，而其為君子謀者，未始不嚴也。王莽下天子雲失身，蔡京奉法君實受欺，包羞處最易亂人，故聖人戒之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夫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已，必至剝膚，防之可無豫乎？吾故曰：聖人之為君子謀甚嚴也。一陰始生，躊躇乎矣，二陰浸長，肥遯急矣，况於三陰內固乎？

尹和靖曰：否泰天道在泰思保，在否思泰，盡人事以幹旋氣運，君子所以關世道，否泰同也。儉德避難，以存吾道，不榮寵祿，志在濟時，豈為保身堅隱哉？觀初二三四爻，見小人之未始不可為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奉為焉。故知盡人回天在

一命乾坤中矣

初六接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之時小人道長之會也初與二陰相連而進象接茅連茹之象勢莫遏矣但初惡未形若猶可回也故戒之曰君子小人無定在正不正之分耳誠能幡然悔悟變邪從正否之初猶然太之初矣大所為吉亨者即在此矣初亦何利而耳從邪以害正也

陸庸成曰此爻要得講小人意泰之為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人變為君子則命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君子之者諒也也與泰初之象同而不即別其為小人者欲化之使貞

年律會通 入卷二

六十九

有命休否
皆由小人
來此爻是
聖人特移
妙處

姑獨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政元為貞故外為君蓋一旦以君子之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於為君子而深樂於聖人之予我者不以我為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機也則專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夫使小人能順君子而又羞為小人何至為君子之害哉此四所以有命而五所以休否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之志祇為身謀耳變為君子則志專報主矣豈復害君子哉

善反惟志從志上轉移他志在君即是有不害君子意在內揚止卷曰在外則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在君則專欲得

君而用之所謂為利權而效忠也作之不已亦成君子較之志在身而不知其君者異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柔順中正是小人之長名義者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則必受君子之賜而吉若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進亨豈可以來意之善失其守乎蓋小人之真者不忌畏不純乎小人也最可畏耳

六二初心原欲害君子特以已方進用而君子則公論所歸士望所屬如處為傷正便失人心不得已而包承是包得許多承順的意思在內其包承君子處正是榮君子處若徒泥其外有相容之

上經會通 入卷二

七十

迹而不察其中有實不然之心未有不悅而任其逞者故小人之吉就小人之分言耳大人之亨非為君榮深為君子危也虛齋曰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大人非謂其包承而亨也不為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游讓溪曰安否非太人不能休否亦非太人不能愛身明道修已俟時休否之業惟否亨者能之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大人否亨者蓋惟安守其否則不亂於小人之羣所以亨也程敬承曰一小人猶易與也群小人以包承我最易為其盡誠非大誠見大涵養未有不為所亂者情非大人不能否亨矣大當

惟不亂群
此能休否

否時儉德君子豈不與小人為群哉然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其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也泰之二爻包納荒野乾道也否之二爻包容承順坤道也保泰亨否之道莫尚於乾坤

六三句蓋

害君子者小人而為亦小人所羞六三雖志傷義而心有不安故既不能肆惡又不能善變徒包藏羞惡而已

包承包羞
二包字有
中藏則則

朱子曰初六是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於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純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自不穩當故包羞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聖人以

上經會通

卷二

七十一

蓋字動其恥心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然內羞而外包其中未可測矣危君子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能害君子必才足濟奸耳包羞者以位不當而短於才也位不當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使位一當羞其終包乎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四當否將濟矣而不恤其剛是亂極思治天命已開調護幹旋人事又當有命而无咎矣寧獨四之福哉雖疇類三陽或休否而吉或傾否而喜皆獲之以受福也

有命天命將泰也无咎人事周旋也半說重无咎還只是一個不

無事做到
無可無慮

極其剛不亟反之意疇離祉全賴有此蓋必如此而後可以上與天命也疇離祉見君子道長氣象泰六四之惻惻小人之黨初成也否六四之疇類君子之黨將合也將讓漢曰泰九三將中以艱貞而食福否九四過中以无咎而離祉時之否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陸庸成曰命亂於泰之上六而復治於否之九四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則轉否為泰而泰之以祉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執無轉否為泰之志惟有命而必无咎方天與人合而濟否之志行矣不然更張無漸祇以激變在已且不得亨况同類

上經會通

卷二

七十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其亡其亡
正其大人
將以吉慶

否至九五否將盡之時也無之德位俱隆為能興乘起故休息天下之否此惟大人能之而吉矣然大人雖以其道息天下之否猶未離乎否也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而其亡亡則安固之道如係于苞桑矣

二句作一
意者為是

不曰否休而曰休否重人亡也然休否不過暫息其能盡傾也故惟大人而後能保其吉蓋大人乾德常懷恐懼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危亡之心即是保固之象不是兩意按桑之為物其根深固也謂叢生者其固尤甚此固祇安固之術或曰俱作憂危

之心言此心競然若國家係於苞桑之柔小嘗畏其亡而不自
安也君子當休之時不敢自以為休故其心危懼如此苞桑生
也叢生之桑細而弱不堪係重此即朽索難馭之意九五休否
之大人即九二否亨之大人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德者休否之具位者休否之權九五陽剛中正德正矣崇高富
貴位當矣以德乘權所以休否而吉也

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
後位而德不在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經會通 卷二

七十三

上居否極時當傾也濟以陽剛之才故向之否運一傾而盡平
之非若休之猶有漸也夫方其未傾否猶故存及其既傾則為
太平之休矣喜可知也

平否言傾而言傾否人於居多為傾有傾倒盡出之意唐荅菴曰
陰否之九金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耳先否後喜
則又自其亡而傾中來傾然休而來喜從傾而出

一說陸庸成曰上爻傾否則泰可喜矣猶有傾心焉其心猶以否
為先以喜傾否之念為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後喜之思泰方
生而能保否何日之有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至于極其勢必傾而為泰矣豈有長否之理乎

同人 三三 離上大有 三三 離上

陸庸成曰同人之立盈二是也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
之主盈五是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二卦與師比同

同人其情親也大有其勢盛也情同故能令人伏令人乘令人號
且哭勢大故能令人思艱令人懼艱令人憂害而免然二卦畢

竟離不敵乾故同人曰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

同人以貞為要歸大有以元為首出

同人 三三 離上

同人 三三 離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上經會通 卷二

七十四

卦名同人蓋以大同天而性同以二應五而德同以五陽與一
陰而情同也夫君子之與人同貴公克貴正誠能大無我之公
家四海人中國同人于野鳥則同心多而協力衆何事不通何

險不濟故亨而利涉大川又必其所同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皆君子之正道乃為于野乃為亨利涉也

同人不外公與正二字但公正不可分惟正乃能公也于野是公
此句即有貞了下特點出貞來見非公不謂同非正不謂公也

情同耳惟于野則無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然非君子
之正德安得謂之于野故曰利君子貞只把貞字襯出于野來只

一層意。李氏曰：同人之道，雖曰曠遠，豈必人々求同？片一正便
了。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無不同也。同出于正，一人不為必
天下不為多，不然，即同以天下，總是私情之合而已。吳因之曰：
于野利貞，只是以理為同，不以情為同意。後面曰：乾行，曰：文明以
健，曰：中正而應，總之不入人情，絕去躁狂，渾把一理為主。看同人
卦詞，須將情與理分箇大頭項，以理同，不以情同。一卦六爻之旨
盡於此矣。

象曰：合旨。全象當先認一乾字。乾，天也。健而動也。無私覆載者
也。無私生成者也。與天合德，方能盡天所覆載生成，無不偏及，方
成其為同人。下文曰：乾行也。惟應乾，故能乾行。二乾字正相照。乾

上經會通 卷二 七十六

行天行也。天無私覆，以天而行，浩蕩。豈不是于野之大公？然
則文明，天也。健，天德也。中正而應，天應也。此君子之正德，謂
之乾行，故能以一心通萬心也。或曰：通志則形迹不必拘矣。曰：惟
君子則非勢利所能。

象曰：同人，親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何以名同人也？卦體六二，陰居陰位，德之正也。居卦之中，德之
中也。以柔中正，應乾九五之剛中正，同德相應，故曰同人。詞
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何也？同人，貴公而公，又平于健也。卦
體以乾而行，則主之以無私之天德，自能克其有私，所以能同。

首知乾是
之本體

于野而亨，且利涉也。又曰：利君子貞，何也？同人，貴正而正不
於內外，人已之間也。卦德文明以健，是眾明大同之理，而健以
行之也。卦體中正而應，是眾體大同之理，而與人相孚也。此君
子之正道也。惟此正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天下人不同，而同此
志也。志不同而同此正也。一正潛矣，而天下家國無往不念此
貞，所以利也。

首節宜深言。謂之人者，盡乎人也。人字寬，不可泥。君臣者，得位得
中而應乎乾，即下文中正而應也。項氏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徒
柔不能以同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
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亦

上經會通 卷二 七十六

二節乾行二字，即下文健字，正是于野源頭。大凡陰柔者，多懦弱
而徇私。陽剛者，皆大公而無我。故于野取於乾行。君子貞，全在中
正而應上見。然必先之曰：文明以健者，蓋惟文明則不蔽於私，而
能明正理。文明以健行之，則能克乎私，而能行正理。然後中正相
應，合乎乾行。所謂君子正也。正者，即是通處。故曰：惟君子為能通
天下之志，不是將正去通天下之志。易述曰：通乎正，與志字對。
潛運默行，金石不能隔也。人心天機動處，只有這正理一條路數。
更無別地。他處可以多方難出。雖欲強自開闢，其道無由。故能通
之而無間，惟通其志，絃誦之同志，一不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異。

通字者作乎契決渙者便屬情去下此只就理發出一段大周
之妙天下這點精神意氣心思慮潛於幽獨而不見者真以此
正通之而無壅耳。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故為同人君子體之欲大同必先
審異故天下有族為族不類則相避而害其同惟名以命之使
尊卑貴賤不至混淆天下之族有物為物不辨始相競而害其
同惟器以別之使多寡隆殺不至乖亂由是以類聚物以群
分天下無異志矣大同之正道也。

天與火合以無所不覆之體無無所不照之用則物：同在其中

上經會通 卷二

七十七

矣君子致同全在審異上吳固之曰惟類族辨物則零碎看來
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此是零碎同處從來人各安其分各止其
所再無僭亂爭爭再無橫擾侵害穆然又是大段同處程
敬承曰類之辨之以為同各正之為保合也然異也以同而異則
非立異矣同人同也以異而同則非苟同矣不苟同之謂正也通
志之道也取象程傳曰象天之無覆火之鑒形天火相同於上
萬物相見於下燦然有辨矣。

六爻合旨 丘建安曰合六爻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
遠而無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
人同者與其為二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為三

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無與同之無所爭也

慈散漢曰同人也道惟其窮而已出門之同以天下同貞也中
正之過同以一人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本也伏戎乘墉邪也非
貞也然與其本邪也寧固而已卦象以大同為義爻以擇所同
為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無私主也必剛在下無私心也上無係應無私與也
故無間觀雖惟賁是與無間遠近惟德是親同人于門之象則
天地四方孰不吾同何咎之有
于野是通天下于門只是無私泥 按門室之始同人之始吾與

上經會通 卷二

七十八

人易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彭山曰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
動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于此故无咎取象初前過
六偶為門象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惟各在門戶則人欲其私出門同人則公矣又誰咎哉
觀一出字便見門以內心有所係門以外心無所係也誰咎者無
可咎也爻言我元咎象言人不咎咎我。

六二同人于宗本

六二中正上應此同人所以為同人也但去五尚遠而近繫同
體之陽是心有偏主睨近而忌遠就親而棄疎象同人于宗則

感私而應侯未遂其上應中直之勝也豈不差否

明發以上應于五為否非也二應五中正也何謂否也非應五之
為否乃未得應五之為否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
卦有宗象象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係焉而未應即同於五也此
五所以應二也劉伯子曰子門同之初也于野同之至也于宗
同之始而爭之肯也乘墮伏莽起于宗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
也于宗非二之德也戒也戒之以私而進之于公即杜若子貞之
言而明告資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于宗不惟不能如于野之致亨亦不能如出門之无咎吝

上經會通 卷二

七十九

道也非君子正道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剛而不中則強暴自恃妄於求同上无正應則孤立寡援
急于求同夫二五正應也欲同于二恐攻于五故內設隱伏之
謀外起窺伺之面猶伏戎于莽而升其高陵以顧望焉孰知理
既不正勢又不敵雖有智力將安施乎故為三歲不興之象
敬承曰或謂伏戎恃智升高象恃力愚意不然理不直義不勝
故畏敵而不敢發又望敵而終不敢發是慎九五見攻之意
然既不敢發故未凶也胡雲峯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
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

易述曰貞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觀四因同而攻皆起于
不貞故卦惟三四不言同人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
五也四之乘其墮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
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戎于莽者恃其智力將以敵剛也但勢有不敢故三歲不興
安能行也

此言屈於陰與四屈於義者異矣

九四乘其墮弗克攻吉

九四剛不中正又无應與故隔三攻二起憑凌之心以求不正

上經會通 卷二

八十

之交為乘墮以攻之象幸以剛居柔卒屈於理而中止之有弗
克攻之象則不起爻以招尤吉之道也

非其墮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弗克攻非謀與三也以二自
是五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五氏曰二五正應當同者也三四
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為甚何也三
近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墮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
之形矣况四所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欲敵者五
君位同人之主也此四之言異乎三之不與也取象離二中虛
外周象墮城也
象曰乘其墮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經 18-632

如時說
無悔為
與卦有
志未得
見

志未得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楊氏曰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為
亨為利。同人于郊。止於無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元
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故曰志未得也。君子
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上經會通 卷三

八十三

如此說
本義大
而亨則
字作善
字作大
之有亦
可

周易會通卷之三
大有 ䷍ 乾上
大有元亨
卦象所照者廣。是人君照臨萬國。尺地莫非其有。輔佐所使者
衆。是天下皆歸一人。民莫非其臣。故名大有。夫所有者大。則
其亨亦大。但見禮樂刑政。極其精當。而推之四海。无不通矣。元
亨。
彭山曰。大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乎乾之健。莫
大乎離之明。五以離日當中。而行乎天。諸陽至大。皆其所有也。故
大有元亨。元是制作盡善。亨是治化四達。
上經會通 卷三
吳因之曰。所有既大。元亨又何必言。蓋大有只龍統據天下大勢
而言。元亨則就其申運用調理說得極細。如萬事皆无可議矣。而
猶有一事稍未精粹。即此一事規模要領。公粹然无以議矣。而其
中曲折處。猶未十分滿足。此便不可語元。天下之大。指臂相使。威
靈所制。无弗達矣。而猶有匹夫匹婦未會其極。皆吾德化壅塞處。
便不可語亨。緣所有既大。我的精神要周遍圓滿。照顧得到也。其
難。故自古創業者多。而大有者少。大有者。間有之。而元亨者。絕少。
大有與元亨並言。則天下雖大。如人一身。元氣貫徹。更无一毫壅
關。勢莫盛于此。陸庸成曰。元德統天。為善之長。故唯元為能有
大而亨。

泰字不可
泥字下
詞從字

象曰合吉 全象皆重德上首節德足致有下節德足治有大凡
慶有者據見在之時謂可統攝人羣威行海內而不知所以運量
哉據全在德勝故夫子提其德二字承接是以二字應天時行正
是大中上下之應也此耳

象曰大有泰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
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何以名大有哉卦體六五之位尊為天子且有大有中之德是以
上下五陽皆來應之百辟儀刑萬民親附車書玉帛會于一統
故為大有曰元亨豈倖致哉蓋治有之德非剛不斷非明不
燭非應天無以妙明之用也卦德乾健離明卦體居尊應天

上經會通 卷三

則是神謀雄斷足以裁決萬凡聰明睿智足以周知萬物德之
體固如斯矣且其剛健之所敷施文明之所旁達無非順天理
之當然而與時宜之初非任暴為剛過察為明德之用又如斯
也惟德足治有故其禮樂刑政自盡制作之善而極推行之利
是以元亨

首節雖德位兼隆畢竟以大中德為主大中之極也純乎中
而無不中之雜也下而剛健文明應天時行便都包了二節其
德二字一直貫下是就論君德非德體之德也先剛後明東天德
以照萬事也卦雖主柔而以言其德有剛健文明之體則以剛為
主有應天時行之妙則得剛之助此大有所以元亨也司馬君實

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謀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
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
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幾元亨也應天即是
時行原非附屬唐氏曰惟柔能應天故上下皆應之耳云應字
正相照

象曰大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大在天上所照者廣大有之象也所有既大雲霧易消不有以
治之可乎君子察之以明決之以健惡者累吾有則刑辟遏之
善者輔吾有則爵賞揚之此非私意也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特
順天所欲遏欲揚之休命而已由是天下知懲而害有者遠知

上經會通 卷三

勸而保者集何大有之難保哉

照此說與
本義有義
而天恩相
合

順字即中
廣字字同
義

前講休命照依舊說而新說謂天命休美原來有善無惡遏之揚
之不遏使天下去惡歸善而人各若其命耳非奉行天命天討之
說唐疑卷曰天之休命即天之大德也今日索其善賞之日搜
其惡伐之雖謂之天命天討非其好生之初矣故惡不待其著而
遏而絕之使不作善雖隱必揚而顯之使樂于為不惟善者蒙其
利惡者不至受殃與本義義協一而不相違故曰順天
惟剛健大明應天時行者能之
六爻合宜 幸九純明大有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
順而持盈二之倚重三之獻納輔有而共致其隆初之无害四之

匪彭慶有而不遇其則之詞皆善盛世之景象也。有大者不可
以盈初惕其艱。二防其欺。三慎其害。四匪其彭。所以儆人。臣五
其无威。上幸其不溢。所以儆人。君。揚誠齋曰。八卦乾為尊。六十
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六吝于亂。盛治倫福。孰
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貳亂
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時當大有。蒙難易生。卒有交害之理。而咎不終无也。初陽在下。
未與物涉。是以政事不至急廢。他綱不至敗壞。未涉蒙難之害。
而匪咎也。然以為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又必艱以慶

上經會通

卷三

四

之。欲畏加切。則終不至於害而无咎矣。

无交害其始也。艱則无咎戒其終也。在世道上者。交涉也。害謂
欺亂之害。或曰。驕奢之害。匪咎。猶言非為咎也。艱常存无交害之
心。則无咎。即上匪咎而保其終。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
始矣。无交故无害。則知有交必有害也。故告之以无咎之道。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時當大有而居初。故初心未變。蒙難未萌而未涉乎害也。

提一初字。正危其終。而惕之以艱也。保終之道。慎于慎始。必有克
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言獨本
未見大有為始。不垂戒。終艱者。祥聖人之意者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二以剛中而應六五。是以碩德宏才。受君委托。而民物之重皆
身荷之。大車以載之象也。如是而往。可以勝任。何咎之有。

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之象。以載是有天下大責任之象。所謂入
資勝沃。出任經綸。文致太平。武定禍亂。悉以托之者也。惟大車為
能輕天下之至重。通天下之至遄。與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所以
任重不危。致遠不泥。可以往而无咎。取象二。虛足以受。九。剛足
以行。故象大車以載有攸往。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大車以載者。言二有剛中之德。足以負荷大任。故以所載積之

上經會通

卷三

五

于中不致覆敗也

積中。作以載象。看傳曰。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敗。猶九
二。才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或以中即剛中。言剛中之德。至于
无積。作大車象看。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公侯。而以剛正之德。過下賢之君。將何所效。用哉。感知遇
而盡誠。納允治。有之規。保。有之責。无不入告我侯。象猶公也。用
享。方物畢獻者乎。是惟君子能之。若公侯中之小人。則謀獻不
足上陳。徒獻諛耳。安足當此。

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職之當

然也。程欽承曰：玩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則正之德輸之于王，所謂嘉謀嘉猷，入告而後是也。小人弗克，正欲舉其責于用亨者耳。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用亨于天子，惟君子能之，若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豐亨豫大之說，以為君害而已。

九四无交害，小人則有交，有交則有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柔君也，而以剛近之功，德過盛，所謂彭也。幸其處柔，故克自抑，畏不以龍利居成功，匪其彭焉，則疑忌可免而无咎也。

上經會通 卷三

六

彭以功德言，非立位也。匪其彭，自是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為求免疑忌之故。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匪其彭而无咎者，由其心之明，於君臣之分，盛衰之機，不惟辨其然，而且替其微，故不放一毫儲擬而得无咎也。

以明字為主，辨是明足以辨也，替是辨之深也，有以明辨二字相連，而以替字形容其明辨之深，亦可矣。因之曰：君尊臣卑之分，虛虛消息之理，都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故日著不覺。

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辨替者，當局不迷。三則正不私其有，故持以效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虛中應二，而上下歸之，是推誠任賢，足以固結臣民之心，而臣民與我交相孚信，為厥孚交如，而以柔道致治者也。但恐柔中之君，病於寡斷，承平之久，狃於因循，耳當以威濟之，而後可保有而吉也。

威如是，柔不足者，開之。

當大有之時，而群剛應之，非乎不及此，然處柔剛而獨用柔順，則主威不根，自古虛已任賢之君，往往以優游不斷致積弱，故以威如戒之。虛已應二，是厥孚上下五陽歸之，則五與上下交孚，如陸氏曰：人臣有交則私，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是，遇惡揚善，斷然行之，而不牽於情，是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程

上經會通 卷三

七

敬承曰：孚交德也。交不足以言之，故六曰如。大有之世，君以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交害，始得共享大有之福，不然凶咎至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厥孚交如者，言六五之孚，有以感發上下之志也。蓋虛已下賢，感臣作忠之心，為民而虛已下賢，感民悅服之心，故交孚如此。威如之吉者，蓋太平之世，清漫易生，一于柔，則人將易之，而玩法行奸矣，故必濟以威也。

吳因之曰：志字正典，同人天下之志，字同皆指心之義，見真德處而言，原是人之所同，具只有埋沒與發見不同，而其埋沒其發

見彼又不得自主惟願上之能解發此否耳或曰易字照初爻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有至上九盛極矣盛極易盈而能下從六五高而不亢滿而不

溢是信思順而尚賢人之盛德也惟德動天自天祐之祐

於一身則百祉集矣祐于天下則盛治永矣吉无不利

上下應故上亦應五九陽也在五之上為天之象五以下諸爻下

應也為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為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

上經會通卷三

吉无不利斯其所以大有歟曰自天祐明天祐之有即也蓋六

五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至上九而天祐之惟應天乃得天也不

然天下未嘗廢其極而不害者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盛極當衰何以吉哉由其信順格天自天祐也

曰上見當衰了宜衰而不衰者何故惟奉於天心而曰自天祐

陸清成曰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臣之元祚

君道之吉而為言者乎故大傳以此為六爻之全德而象曰人有

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

謙三三坤上豫三三坤上

說

陸庸成曰謙為德之柄而豫為戒德之階故謙又極著謙之效而

豫又極著豫之戒然謙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見於豫

之順而豫之象傳言順動者四蓋有言哉謙以三為主爻故以

象之君子有終與之豫以四為主爻故曰由豫又象曰剛應志行

而象曰志大行也謙有三之勞謙不可無五之侵伐以元不服知

侵伐之皆為謙則知天地之虧盛變盈正是天地之謙不是天地

之盈豫有四之由豫不可无二之介石不終日知介石之善處豫

則知天地聖人之不過不忒刑清民服只是天地聖人之順非是

天地聖人之豫然而謙可鳴豫不可鳴也故謙之二由中而出曰

中心得上從外而和曰志未得豫之初特其配以為樂曰志窮

上經會通卷三

謙三三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卦德內止外順是心不肆而行不驕謙之意也卦象山高地卑

是以至高而屈至卑謙之象也故名謙夫謙本人所樂與人能

謙則无往不通而東此君子之道也究且德顯名尊而有終矣

有而不居曰謙若无而不居乃是本分不謂之謙亨以行無不保

言有終故成終結學言亨有終終是著謙德之善乃一時見之非

始亨而後有終也必言君子者見謙非君子不能也陸庸成曰

此說先
念太虛
非為保
有計有
至以修
言

上卦有字說來請有而能謙故保其有也。潘雪松曰謙為美德。由中而得。惟君子能焉。謙能令終。逝久而通。惟君子有焉。君子者卑已下人。自安於挹損。而井人已兩忘。一江河之能納。歸之下而終無溢亢也。謙功讓能自處於不競。而井讓名不有。一太虛之能含。飲之無而終靡盈虧也。功愈高。心愈下。碩膚有凡几之安。德彌盛。禮彌恭。既老猶抑之。戒。君子之有終也。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只是一個傲字。結果一失。傲之反為謙。非但是外面卑遜。須是中心恭敬。謙即退讓。常見自己不足。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取象見終萬物坤代終。故曰有終。

上經會通 卷五 十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卦名謙。詞曰亨者何哉。以謙之必亨耳。彼天處於上。而其道下降。以與地濟。故化育萬物。燦然光輝而光明也。地配乎天。而其道卑。以承天施。所以效法上達。與天時行而上行也。下濟與上。謙也。光明上行。亨也。天地且然。況於人乎。是謙之必亨。曰亨。又曰君子有終。何耶。亦以道固然耳。以天道言。如日月升沉。寒暑往來。虧盈而益謙也。以地道言。如陵谷遷移。山川增損。變盈而流謙也。以鬼神言。如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害盈而福謙也。

至於人道。豈異於天地鬼神哉。傲物者。舉世同惡。下人者。舉世同好。一虧。蓋變流害福之必然也。故人之能謙。何往不使。以之居尊。則德因謙顯。无不光矣。如天道之下濟。而光明矣。以之居卑。則德因謙重。莫能踰矣。如地道卑而上行矣。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通章以造化形容人事。首節見謙則必亨。濟非濟物。天氣與地。濟也。卑非形體。君後代終也。俱以氣言。光明上行。是化育之功。乃元亨時事。程敬承曰。天之光明。能下故也。地之上行。能後故也。大都我能下。則人孰上之。我能後。則人孰先之。取象乾。今居上。九三以乾下坤。天道下濟也。艮其道光明。坤本居下。今居上。卑而

上經會通 卷五 十一

上行也。次節重人道。天地鬼神皆起人道耳。四者非有心如是。皆自然而然。故曰道。鬼神不言。道天地間皆鬼神也。逐句重謙。一謙。不可以謙盈。益重謙。尊以下。有終之義。尊卑以位。言光不可踰。俱言其德望之隆。而聲聞之遠也。紫溪曰。謙與盈相反。盈者必虧。必變。不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使如造化。始成終一。般。君子瞻曰。不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謙之必勝也。陸庸成曰。謙者。君子進德無窮之柄也。如登山。企而愈高。如行地。循而愈遠。故為光為不可踰。乃是愈飲則愈光。愈下則愈上。

多是自老
手多則
神氣不
壯
即覺
不必如舊
誤作二層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上經會通
卷三

十二

視己非有餘、視人非不足、以衡量夫人己之宜、而得其平、何有不謙乎、

二句一串說。衷多益寡。正所以稱物平施。人與己皆物也。處已處人皆施也。衷益非君子作意其間。人心之平自宜如此。便是鐵程敬承曰。人惟挾一自多之意。則積多成亢。積亢成爭。而人心因以不平。爭不已則攻。攻不已則亂。而世道亦因以不平。君子是多益寡。而稱物以平其施。平者平心平氣之謂。非如釋氏之平等。二本不情也。水不波。則水平。情不畸。則情平。情以施。則施之公。當而天下平矣。平字道理最大。平者君子所持以一人之心。道者也。戴溪曰。損得上人之心。盡渾是下人之心。便謂之平。稱物平

六爻合旨

藕簪溪曰。謙卦下三爻皆有言而无凶。上三爻皆有

利而无害為君利也為臣不利也。廢常吉也。即廢變而涉川亦吉也。无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衷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忌。以易陵易忽易忌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

壬經會通

卷五

十三

元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蕙鉅然。人元所疑於我而我无所加於人。故潛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之內之中耳。楊止菴曰。凡天下之交爭不平。惟多者多。寡者寡。不得其稱。所以有爭。必忘伐而後已也。能以寡者哀多者。益之。則衆物无有彼多此寡之疑。而各得其稱。則各得其平。衆賢皆平而元有於爭。亦元有於侵伐。舉世皆所謂順理樂天者。天下皆樂矣。

初六 謙 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陰柔居下以能謙之資執抑遜之節心已下而益下君子之謙而又謙也雖用涉難可獲協力之濟况无事乎

謙者，謙而又謙，能繼續也。曰用者，用此久之義。以涉川也，見謙
君子用无不利耳。涉川不可以爭先，只是謙退居後，萬无一失。
取象初最下為謙，二陰承陽亦為謙，故曰謙、二陰一陽。

象曰：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者，君子者，由其平日卑以自養，而容氣日消，圭角日化也。否
則謙豈可為哉？

自牧，卑損之至，血氣自平，內心自寧。如牧養者，使之不暴而時馴，
授之以謂，順卿曰：卑，地道也。謙，卑法地，處懷抑志，以自養其性。
靈，自利用安身之妙也。程敬承曰：人之驕心，容氣最易發而

上經會通 卷三

十四

難御，非重自抑損，不能降之使馴。故濟用牧物之法，以養之曰卑，
以自牧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者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正，居下卦之中，其謙也充於內而見於外，故為鳴謙。此
實大聲宏，非矯飾而然也。貞也，吉在是矣。

鳴非自鳴，其謙乃謙而有聲，鳴非過情，便是正吉。即享有終意，潘
氏曰：九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正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
有也。乃中正所自得，非勉為之，故不覺發之于外耳。或以貞吉作
戒語亦可。

象曰：鳴謙貞吉，心得也。

鳴謙貞吉，豈聲音咲貌哉？由其謙德自得於心，故積中發外而
有聞也。貞吉宜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德倍剛正，上下所歸，故功在社稷，澤被蒼生，而自視歛然，
不以為勞。謙之君子也，如是則功莫與爭，而位可長保矣。有
終而吉。

以一陽而五陰歸之，正是勞，是上下倚賴以成績也。以功不掩為
有終，以貳崇存位為吉。此所謂謙尊而光者也。胡仲庸曰：乾之
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無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
者，即乾之終日乾，是也。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程敬承曰：天

上經會通 卷三

十五

地鬼神惟其損益以益虛，故妙造化不窮之用。如其盈也，寧得以
盈終耶？可思君子有終之義。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謙君子者，蓋萬民既仰其偉績，又服其雅量也。故有終而吉，
非服其勞，服其勞而能謙也。程敬承曰：萬民服人，直好謙之公心
也。此德不欺與爭功能已也。若然則君子豈第以功名終者哉？
服與不服，正相反。蓋五必征而後服，而三則无不服也。故謙惟三
有終。唐鑑卷曰：為揚為行師征伐，皆有不待終於謙者矣。取
象萬民以上下群陰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不富宜如
利有二句
要者係這

六四大臣也。平正能下。所謂謙尊而光。人道之所好也。天地鬼
神之所福也。何不利哉。然居九三功臣之上。有不可自安者。更
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偃然居上之意。可也。
九三勞謙。本無見忌之隙。在四虞功臣之適合。當如此。六四非无
全功。但三充過之。謙非端媚。由中達外。真有一段不自安之意。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无不利矣。又撝謙者。豈足恭哉。居功臣之上。理合如此。非過則
也。
夫子恐人疑撝謙太過。故為之解也。則者。人之道也。平施之準也。
上經會通 卷三 十六

理合如此。非為求免疑忌之故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居尊。有天下之富矣。奈中虛體。能去驕去盈。无富天下之
心。在上而能謙者也。以故遐邇景從。中外悅服。為不富以其隣
之象。固後之者眾矣。夫謙而為人所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
立。即用以侵伐。亦无不利。而可知矣。謙道之得人心如此。
舊說不富。不待勢驅也。侵伐以一事言。无不利。以凡事言。非也。富
者驕盈也。不富。不以天下驕。也不富。正是謙之至。臣隣樂為之以
樂。為不富者。以也。利用侵伐。二語作一句看。是極言謙道之得民
心。謂謙而為人所與。即用以侵伐。亦无不利也。不必以无不利推

不不服亦
不遠則亦
其謙

開者。陸庸成曰。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過也。雖侵伐亦不爭
之。天故無不利也。
或曰。侵伐亦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
謙。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謙德之主。何以利用侵伐哉。蓋負固不服。不得不征之耳。故元
之通。以濟謙之所不及也。
夫子恐人泥侵伐之詞。故為之解。見不得已而用之。无害其為謙
也。程傳征不服也。忘其大德。謙巽不能服者也。又德所不能服
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過其則者也。舜
溫恭而不免伐。三苗。文徽柔而不免征。容人。何損於謙。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謙極。有聞人心樂與。故可用行師。師以人和為貴也。雖其
有柔无位。不能布昭皇靈。以威宇下。豈不可以征已之邑國乎。
此重謙之好處說。不可看征邑國太低了。還是與之。詞語意謂
雖是才力不足。亦可以征邑國而利也。舊說謂僅可征邑國耳。不
可從。蓋聖人論謙。原未嘗以才力言。觀五爻詞可見。
看來。沁邑宜連上句講。以此謙德而用行師。以征邑國。亦无不利。
更直截。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經會通 卷三 十七

上雖鳴謙而志猶未得也。何也？君子之志合天下以成，惟未有盡信從者，故至於行師以征邑國也。此所以志未得也。志未得，是謂詞非短詞也。下二句正是志未得處。時說皆以才力不足短之，殊非本旨。一說：燕子瞻曰：鳴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上六志未得也，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者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

遇見志未得，非謂不卒於由中也。志得意滿，則非謙矣。志未得，是心不敢自安，正是謙處。與中心得者不異。由中達外一而已矣。胡氏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應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

上經會通 卷三

十八

服用之亦可以征不服。

豫三三三 震上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卦體人心相應，有豫之意。卦德順而以動，致豫之由。和平之極治也。故為豫。既謂之豫，則得天下心矣。得天下心，行天下事，以之建侯，則百姓歸心，以之行師，則三軍用命，何不利乎？渾：就君道說，豫以和樂取義，人心和樂以應此大順，極治景象。濟大事以得人心為本。如舉一人置之萬姓之上，使萬姓惟一人是戴，非得人心之豫不可。如驅無喜於鋒鏑之下，使其忌勞忌死，非得人心之豫不可。舉此兩大事，以見豫之無所不利。取象地

以靜鎮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或曰：震長子取建侯，坤為衆取行師。章氏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衆。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何以名豫哉？蓋豫起於人之私，尤本於德之順。卦體剛應志行，是衆志交孚，適處大行之順。卦德以順而動，是時措合宜。允協人心之同，觀志行而知豫之得。名觀順動而知豫之所以得名，故為豫。何以利建侯行師哉？蓋理一也。天地莫位此理也。

上經會通 卷三

十九

吾人立極此理也。今豫既順以動，則一理所感雖天地之大亦如之而順動不違矣。況於人乎？所以建侯行師也。皆利也。信乎？順動所係之大也。極之天地聖人，其能外乎以理為極而二五順布，天地以順動也。故日月不過其度，而四時不忒其序。為以理為治而張弛隨時，聖人以順動也。則不假刑罰之煩，而民服焉。是順動之義，天地所以成化也。聖人所以成治也。豫之時義大矣哉。全錄以順動貫首節，雖以德體並言而順動則致豫之由也。則應志行只是豫之光景耳。剛應謂四為群陰所應，志行本應字來順動順理而動也。楊氏曰：順言理，豫言心，循其所當然，斯得天

如字要分
自地地分
人地地分

上經會通 卷三

二十

下之大悅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
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
二節即承順動見建侯行師所以利也聖人見得順動道理大不
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
人事固為大對天地則小矣順動二字不但動之體樂刑政即獨
動動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已先有順的根源了所以能三
而一之上下文順動行然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
只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
一節以順動而贊義理之大承上文天地如之此明所以如之也
品以天地之動原無不順也惟天地之動原順故聖人以順而動

上經會通 卷三

二十一

故曰時義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過其及之而已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於地而聲奮焉則鼓天下之太和豫之象也此天地自然
之樂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作樂焉由其用之也
養性情而義日以精消融渣滓而仁日以熟德之未崇者於樂
崇矣及其用之盛也冬至於南郊而配以祖秋於春上
帝於明堂而配以考神之難格者於樂格矣樂作而神人以和
體豫之功何至哉
雷陽氣漸萌地中順時而動則出地奮震也冬令雖謝春陽未融
及二月震雷聲發則寒淫渙釋品物無不和暢故為豫作是制樂
非秦樂也潘雲松曰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欲消躁釋而德登於熙明夫豫德之和也豫而德之
和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
以荐上帝歆祖考崇是崇高之崇一說謂樂作而祀吾功德心德
闡揚充大出來即謂之崇殷荐者先王作樂朝聘祭祀各有所用
然至於祭上帝配祖考倫物盡大則其樂之猶盛者如大司樂圖
五之秦樂極九變是也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
祖配之以冬至祭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
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姚承菴曰崇德崇配是
感格天地祖考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為豫陸庸成

曰夫建侯行師利清民服作樂崇祥只是一和。由順生不順動而求豫舉念使碍矣。

六爻合旨。蔡子木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棄

上多以暴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廢四之勿

疑朋益贊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石三之盱豫上之冥

豫以戒士之暴富貴者苟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

豫不可久乎。

程敬承曰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世道之豫和豫也人心

之豫遠豫也九四由豫非以天下之豫為豫者乎故豫卦以四陽

為主初之鳴以應四也三之盱以比四也五之疾以乘四也獨六

上經會通下卷三 二十二

二與四無係故能定理欲之介而豫識禍福之幾至上六則冥而

成矣成猶可渝以震體能動而渝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速於

上之渝則幸其改所以出於人於心之危者何如矣汝吉曰象

通全體以所樂人公物之道也無不利矣文止一節以所樂身

身已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懼也夫。

初六鳴豫凶。

初六陰柔有九四強臣之應是小人憑藉寵貴意得志極而以

自鳴是自求禍也凶。

恃勢以驕樂者蔡京之附安石萬侯嵩之附秦檜類此噫豫與謙

對豫之初即謙之上也善必積而後鳴惡不待積而已不可制於

其初人心之動可不慎乎。取象震為善鳴而初和之故為鳴豫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不可滿當豫之初即以自鳴志已滿極所以凶也。

或曰初總得志便滿極豈能久乎故凶吳因之曰六爻言不溺於

豫便是順動道理所謂溺於豫不必十分沉溺只畧有此念頭即

是溺人兄關頭也只爭這些子故介石便是誠意便是謹獨。

六二介石不終日貞吉。

豫之時初與四應三與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是性守於中而

上經會通下卷三 二十三

勢利紛華泊無所好德之安靜而漠然不染堅確而屹然不移

其介如石者也由是靜極生明於凡處豫之利害禍福其幾之

先見者不俟終日斷可識矣則得持身之正而元沉溺之凶不

其貞而吉乎。

程敬承曰凡物兩間為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三之間故謂之

介憂悔吝者正在乎此惟二以坤順之中正而審其介理欲之辨

則為如石之不可轉是至定之精神所以能先事而覺也夫天下

勞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上經會通
卷三

二十四

自守也。蓋心無物而後能觀物。心無事而後能見事。否則中心
撓亂。思慮日昏。何以得貞吉哉。

中正即介於石。惟處利害之外。所以能燭利害之中。

六三 盱豫悔遲有悔

上有由豫之臣六三上視於四縱欲敗度宜有悔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儲勢弄權而不敗者當速悔之可也若晉惡而悔之遲則禍不旋踵能無悔乎

肝張目而望也。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故曰肝。二。懺字以凶咎言。註懺字以悔悟言。陰性遲疑。不能早決。故又曰遲有悔。聖人望人遷善之心。要繫在一遷字。漢之竇憲。唐之楊國忠。宋之史彌遠。

皆肝視得禍者亦由悔悟遲耳
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

肝豫有悔者德不足以自守則溺豫而不自知矣苟如二之中正雖處初三之間安能溺乎

胡雲峰曰肝與介石相反連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是君民之豫皆由我發。其道大行而志乃大得矣。然豫可以一人致。不可以一人保。必開誠布公。任用天下賢士。而無猜忌之心。則我不疑人。人亦不疑我。而朋類之來。

上經會通
卷三

二十五

如髮之聚於簪也。豫不可常保乎。

非西時

由豫所以致豫於前。任賢所以保豫於後。由豫即是大有得。但大
臣身致天下之豫。必非獨任之功。此時已是聚費戮力了。然人情
當未成功之時。推誠任賢。惟恐不及。功成業就。則驕忌漸生。故以
勿疑破之。取象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柔。朋黨替者。五柔之舍

一剛五陰朋聚我以一陽貫之於中如枯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

象坤為盛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者
則應而無
勉力以分
其權也

四之志本欲致天下之豫今曰由豫則志大遂矣大有得與志大行要講得分別上句粘治功說下句粘心說即兩

謂剛中而志行也。金汝曰：五之貞疾，四實為之。於四取其志，大行也。於五傷其乘剛，可以定功罪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以柔弱不振之主，耽于逸樂，又迫於九四之強臣，威權已失，國祚將危，有貞固之疾矣。幸其得中，則權勢已去，位號猶存，國祚猶少延也。又為恒不死之象，苟能因此自振，猶可不死，否則終必亡矣。

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迫者，四本無失，故於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已去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或曰：恒不死，先

上經會通 卷三

二十六

王之遺澤猶存，猶可藉以不死。此如東周君衰弱而以文武之緒綿延數十世而未絕也。

藉于贍曰：卦有三豫，二貞，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位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為貞者異，故二得吉，五得疾也。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為喪，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恒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貞疾者，柔也。四之剛，據出於下，勢孤於上也。所藉以自存者，僅共主之號而已。故不至於亡而恒不死也，亦危矣哉。

中是五位居中，處尊也。中未亡，或以祖宗未泯之德澤言亦可。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從欲忘反，冥於豫也。遠樂成矣，以其動體則有悔悟之萌，然改圖為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何有咎冥之咎哉。

冥者，陰柔者也。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胡雲峰曰：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訴之以凶，甚於初者，既以過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怨於終者，既以開其善也。

陸庸成曰：志窮於中，則口不勝鳴。神亂於中，則目不勝盱。心溺於

上經會通 卷三

二十七

中，則意不勝冥。聖人於三之悔，猶懼其遷於上之冥，深冀其改，无非開人以遷善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樂不可極，在上而冥於豫，豈可久乎？不可不速改也。

卦辭只一豫字，而又言豫不同，初上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遷猶豫也。六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

隨 ䷐ 震下 隨 ䷐ 震下

陸庸成曰：剛來而下柔，此動彼悅，故為隨。剛上而柔下，巽上止

故為隨。隨，俗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亨貞，又亦首貞吉。為。蓋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

何也。隨。無。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蓋。則。錫。也。當。錫。而。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後。言。貞。以。阻。之。

隨三三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卦變剛來下柔卦德此動彼悅是為君者德足以致天下之隨而天下隨之也故為隨夫君既為人所隨則治化四訖其亨大矣然正者天隨之理而王道之所以為大也必其致人隨者奉天地之无私而雕虞不事乃為王者大公无我之正无遠道干譽之咎矣

主王道言本義已能隨物二句言已能致物之隨而物自隨我

上經會通

卷三

二十八

隨固元亨而非貞固易有咎也况動而悅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蠱壞生矣按屯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蓋隨主於悅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卦名隨者卦變剛來下柔是君以微柔之德立極於上而剛德之臣下之臣隨君也卦德震動兌悅是君以震動之才運治於上而天下之民悅之民隨君也臣隨於朝民隨於野故名隨隨固可大亨矣然必貞乃无咎何哉蓋惟正可以通天下之志以正為隨然後人心胥應而所隨者盡天下之人則之所以下

此說作
隨時解則
貞之可也
即是時

柔者此也動之所以必悅者此也一正立而天下隨之則隨之時義正而已矣感在一人應在天下不其大矣哉

首節前講依時說剛來二句一主臣隨君一主民隨君看來此界傳與豫象傳同豫象剛應而志行是釋其所謂豫而順以動是本其所以致此豫者故下就順動贊其義之大此彖剛來而下柔是釋其所謂隨而動而悅是本其所以致此隨者故下緊接大亨貞无咎而發揮隨時之義之大程猷可曰時說剛來句俱說柔主看來九五本非柔君宜以剛指君下柔指存心於民此便是動而得民心慶而物自悅以隨之也上句分明是已能隨物下句悅慶是物來隨已如此說方與註已能隨物二句相合

上經會通

卷三

二十九

二節重貞字潘雪松曰通本應隨必說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通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亨而又利貞而天下隨時其實元亨處已是貞下已是无咎了若不貞必不能成隨安得无咎

末節承天下隨之句贊其大明而不可不貞也貞者隨之時義也一說不曰隨之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傳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蓋時之而會人情已有必趨之勢王者因其勢而施變通之權則風會人心不覺一轉故不曰天下隨我而曰隨時隨我則猶屬私意而因時以為隨則公心公理於此可見但此說與本義不合洪覺山曰隨可時不可係非大亨貞何以免于係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隨時休閑隨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造化非入何以養其出。人心非靜何以運其動。故於嚮晦之時入而宴息焉。莊神於靜養氣於虛以為作之用而己矣。隨時之道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渙以閉關息旅。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蓋造化息不固則來春必是災。冷人非夜而息則不能怡神養氣安足。

上經會通 卷三

三十

為平旦進修之本乎。但息必於晦。然用功養未發之中也。息者自心也。心自有息。必歸心。綿若得天地根。若戚息中則生息之為理微矣。

索了凡曰宴息從洗心徹密來。放下身心安閑自在者宴也。萬緣俱息一念不生者息也。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縱然酣睡而餘忙猶在。不得謂之宴息。

程敬承曰嚮晦宴息此止體也。即生機也。勿謂宴息之精神與自強不息有二也。歸休於寧定之境。恬養於閒適之天。而於其中潛蓄惕勵進修之本。是靜以藏動而動伏於靜。怡然惺然正合卦象之義。

○周書曰文取隨時而動。大彖取隨時而息。故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六爻合直。丘建安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享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有言則五君位當為人而隨四臣位不當為人而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吳因之曰此卦以初九九五兩爻為主。初二三隨朋友四臣隨君。五君隨臣上言五倫之相隨。人之道正與乎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

上經會通 卷三

三十一

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乎誠之義。蔡虛齋曰隨道有始終見於初上。隨道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也是也。合而觀之隨道備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陽在下為震之主所謂剛來而下柔者隨之官也。夫人心廓然太公原一無所隨也。既有所隨則有主之心。似不若無主之心。廓然者變其常矣。為官有渝之象。然隨亦人所不免者。但志隨不正耳。正則有主而不失其所主之公。雖渝何傷。猶得吉矣。然非出門以交則隘而不廣。不得言貞必鄉國天下。麗澤最宏。

有出門句
相隨

而出門交焉。然後為貞。然後得吉。可以有功也。

時說以公正平對非也。只重貞。出門交。正是貞也。蓋不公即非正矣。通節俱以心言。官有渝。似非大公之心。矣。然隨而得正。猶不失其心之誠也。故曰貞吉。心之初體最廣。若有私泥。豈敢初廣大之心乎。故以出門交廣之。

貞只是無私。然不廣即是私。即是不正。程傳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苟以親愛而隨之。則私情所與。豈合天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陸庸成曰。心本廓然。何宇宙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失。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聖人曰。隨之時。不能無隨矣。亦隨。隨時之義。何如耳。能不入於情利之

上經會通 八卷五

五十二

私。雖隨心貞也。則惟賢惟德。以為粹。則一出門。皆有功之。交何失之有。

程敬承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亦曰出門。其初則得正均也。初前二陰偏門均也。惟初則得正。故心無所係。而能出門以交。於上而孚。以道交於下而孚。以義交於大夫而孚。以貞交於神而孚。以至誠率是也。觀官有渝三字。見得隨非小可。連心體都變換了。可妄隨矣。故必貞云云。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既渝矣。何以言從正則吉也。惟出門交有功。則不幸於私。其交必正。故不失而有功也。

或曰。不失。失夫夫者。來如云。天下皆吾友。不失一士之意。

六二係小子。失夫夫。

隨之適。但論當隨與否。何論遠近。初為小子。五為夫夫。是二當從五。不當從初矣。乃與初近。又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曰。若情牽於近。而係小子。則勢遺于遠。而失夫夫也。可不當乎。

係字。在相近上看出。係者。牽是以私情。比。晚有眷戀。不舍之意。失者。情之離。三句。不可平。交雖不言凶咎。然特用小子。夫夫四字。正見從違之失宜也。要把四字。看得重。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則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二陰柔順地。先不好了。故與初近而相係也。此初所稱渝也。

上經會通 八卷五

五十三

象曰。係小子。弗與也。

二亦中正者。豈遂舍夫夫哉。但既係小子。則幸此必失彼。其勢弗與與也。

吳一源曰。二之中正。非背正者也。柔或泥近。故嚴其戒。使知擇之不早。從之不專。即欲從正而不可得也。或以人臣言。如荀或舍昭烈而事曹操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居卦上。當大臣之任者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是依結伸名。流而舍去。鄙夫得所。隨失何求不得哉。然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隨也。道義自重。不以權利相倚。而居貞焉。乃為正人君子。

之隨而利矣

曰係夫牽三之得所隨也。曰利居貞恐三失所以隨之道而戒之也。隨有求得就人情論其常耳。當輕者求如事求可功求成之求非求富貴利達也。吳因之曰三之順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為從遠非真見四為君子而當親初為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貲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不有係心焉其從則是其係則非其得則是其求則非也。居者非隨之義也。
胡氏曰六二失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官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乃所以為得也。

上經會通 卷三

三十四

象曰係夫志舍下也

三之所從既在於四則志之所舍必在初矣蓋係者志係之也志有係係獨無舍乎

弗無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兩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五君臣同德者也以是隨君則言聽計從何求不獲哉但恐嫌於陵逼雖正亦凶耳將何以自完也惟乎誠積於中而動為合於道以明發履之則無過上之嫌而何咎

隨有獲為皆如意也或曰得天下之心也貞凶是位高權重上疑下忌之意不必實讀貞凶有孚在道處之也法也惟有孚故能

也四有獲
以得人之

在道大有匪其彭可謂在道矣須從有孚上來此惟明明之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能如此故曰以明何咎有孚在道即是以明或曰人臣賈禍豈盡恃權之過即心力俱竭而不顧主上之所安者皆足取禍故乎與道又必以明處之
吳因之曰常人處危疑之地立脚不定便有許多術數出來或巧媚君心借援左右或表暴白心迹以自明無他聖人一切不用所用以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若慮威權太盛而解使去已則衰世君臣互相揣摩之術也豈大臣體國之忠哉
立氏曰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戒在臣而四貞

上經會通 卷三

三十五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山然則處豫隨九四大臣之位者奈何曰以疑有孚在道而已

隨有獲矣何以凶哉惟有獲則地居危疑義當凶也所以有孚在道者果何功耶乃明哲之功也苟非明哲必不能以誠格君以道律身矣

傳曰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又以有孚在道即為明此言有孚在道本於明吳因之曰人臣處功名之際多不克終只坐一昏字蓋惟勢迷人自不得不昏也若於此卓有定見不為目前權勢應蔽豈有

○以哉故提出明字為慶盛之著鑑云。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柔順中正。臣德之嘉美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嘉謀嘉猷。傾心信從。孚于嘉也。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隨之矣。吉。

蔡氏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或始信而終疑。孚于嘉，是同德相信。君臣肝胆相照，始終一轍也。程欲承

曰：六二係小子者也。五何以與之乎？而稱嘉。六二德本中正，近其迹耳。負俗之累，賢臣不免在明主掄其形迹。什其精微而一心

相信，則嘉會成矣。是故無所污而有所疑。上九所以睽孤，有所係而無所疑。九五所以孚嘉，不言隨而言孚者，五為隨主，君不下隨

一卦一義

三十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于嘉者，以五有正中之德，故與二之正中相孚也。所謂取人以身者。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攬隨在初，固隨在終。上居隨體，是情義相維，始終無間。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象如拘係之乃從維之，即此隨之誠王者。

用此亨于西山，神且從而散矣。致天下之隨乎。宜主君道上說拘繫二語，言民心固結之極耳。君之誠通於民，又結於君者。

或作此
可事者亦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拘係之者，上居隨終，意固結之極也。

窮字作好字而看，與往吝窮字不同。三止言係，此又加拘字，隨至上而窮也。

姚承菴曰：下三爻曰交曰係，教以隨之正上。三爻曰孚曰係，教以隨之誠摯之則，象辭所謂貞也。

三三三三

當從治設，盡可元亨，以天運言也。人無是事，可乎？為君若臣者，治必銳意勵精，興衰補弊，如涉大川，乃為利耳。涉川何如？以將

也。此紀綱刑政所以日廢，盡所由致也。故為盡夫盡壞之極，配卦體卦變皆則上柔下，上下不交也。卦德卑巽苟止，君臣怠緩

上經會通

三十七

者，前所之義也。更張前日之弊，以善其始，以於新之義而使之速壞。非所為涉川矣。故取後甲三日之丁為丁者，丁寧之意也。

致謹後事之端，以善其終。天啓其時，人盡其責，盡可治而元亨可必也。

盡就也。通講盡事也。盡非訓事，終乃有事也。既盡而治之，亦事也。既盡則有後治之理。元亨，天時也。涉川，人事也。先甲後甲，正定涉

川事涉大川，非極溺亨也。之說，取致往之義，正與卑巽苟止不同。

川事涉大川，非極溺亨也。之說，取致往之義，正與卑巽苟止不同。

蓋蠱以積漸而成。知蠱之所由致。則知蠱之所由治矣。

吳因之曰。先甲後甲是一時事。先甲三日。新也。以今之新。易昔之舊。把向日蠱壞。渾身淋漓。振創過了。非是將衰未衰時。用此維持挽回之術也。且其所謂淋漓振創者。又極其慎重詳審。周悉萬全。略不疎漏。以致後發復生之端。要之後甲三日。亦是足上先甲三日之意。蓋恐自新有微於意氣。喜于紛更。少萬全之長策。故言此以防之。何等振作何等持重。此所以善用其涉。而圖元亨者也。

上經會通 卷三

三十八

家曰。合音。是官明曰。舊解卦辭從天道。說向人事。象辭從人事。說向天道。不知聖人言。不言天。卦辭曰。元亨。隨著利涉大川。後甲之辭。教人着力去治。蠱不可復。亦因仍。象傳釋元亨。隨中有事。天行之語。教人上繫去。承天不可自失。其機會此。皆責人治。蠱也。當知之以剛果。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卦何以名蠱也。蓋凡朝綱國是。清明振肅。皆由君臣道合。而交相整頓于其間。卦體卦變。剛上而柔下。則君亢臣卑。兩情不能

相通。卦德巽而止。則臣使君情。無事。目至蠱。皆足致蠱。故名蠱。治蠱。豈易言哉。天下之不治。蠱為之也。治蠱。至於元亨。紀綱振肅。法度備明。則天下可以亂而復治也。此見蠱當治也。故利涉大川。正言君臣嚴密。往而有事。以治之。聖至於治之。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豈不固乎。時而顧冒為之哉。蓋亂之終。則治之始。天運然也。時至而事起。天命而人從。先甲後甲。正以人而應天也。即所謂有事也。有事則必至於元亨。而天下可治。知首節剛上二句。非為蠱乃致蠱也。惟剛上柔下。上下不交。所以君驕臣諂。因循苟且。坐視其敝。而莫救耳。履卿曰。蠱從虫。從風。物必腐而後虫生之。虫叢而物斯蠱矣。人必怠而後蠱生之。弊積而

見上下不交。可下交。

上經會通 卷三

三十九

世斯蠱矣。二節元亨。有作將治。言有作已治。言者。看來卦詞元亨。以天運言。言蠱可治。此元亨。還依註以人事言。治蠱。至於元亨也。但此句只是渾。要其始終而言耳。下面往有事。正所以治也。不曰往有攻。而曰往有事。治蠱之道。貴於勇往。有為。以濟其險。故六爻之用貴剛也。往字最有功。如坎。焚。振。溺。危。難。艱。險。遇。避。不。拂。先。甲。後。甲。卒。是人事。而曰終則有始。天行者。乃是鼓舞人去幹事耳。吳一源曰。終則有始。者。天之行。慎始。履。終。者。人之事。研於未治之先。而審於已治之後。至再至三。深謀遠慮。樂天運以興治。盡人事以成天

此中解字。即是此意。

庶其可治乎。吳因之曰。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勢

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做。只為天不能如此做。而特假手於人。要之人做。便是天做。人事之所存。即天運之所存。在人事之外。豈復有天故。曰天行此。即指人事為天。見不盡人事。便是違天。如此說。更覺好。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君子以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已德壞也。於是振民鼓之。舞之。使無廢惰。自安之習。振則頹者起矣。而己德未成。作新無本。又必涵育已德。無逸豫焉。則民風可振。而天下之蠱可治矣。

上經會通 卷三

四十

不可知時
此說亦
不合

風在天下。象民風也。風類於下。而振作鼓舞之權在上。故曰振民。然欲振民。必先育德。育者。涵養以要其成。匪徒一奮勵而輒止者。振民育德。非二事。其為治蠱之道一也。周宴曰。振民者。所以起其卑異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病。又有以振與育俱在。民風上說者。滿雪松曰。民心之蠱。以玩愒頹廢。未可知振作耳。故必振民。而育德者。從民心之善根。提撕而涵養之。以啟其自新之機。所以振之者。不在條教。徒令上得力。蓋治其本也。

六爻合直。蘇軾漢曰。卦以幹蠱。象涉川。又言幹蠱。必剛柔中。過剛則急治而失之貞。過柔則緩而不治失之俗。君虛中以任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於蠱也。雖然。寧為幹之悔。無

為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子瞻曰。器久不用。則虫生之為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蠱。故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故曰巽而止蠱。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夫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瘳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國資於臣。猶家資於子。臣之代君。猶子之代父。當蠱之初。蠱未深也。紀綱未盡頹弛。法制未盡廢壞。乘此飭之。象幹父之蠱。可謂有臣而君無失政。猶有子而父無敗德。然謂之蠱。則亦危矣。當知危能戒善。救預防。則終能幹蠱而吉也。否則何以有子。

上經會通 卷三

四十一

何以得考无咎。

陽氣能幹

六爻父子。除六五外。俱以君臣言。不可作實象。此爻只就初上。義議論。曰父之蠱。明無得。謬耳。人子能幹父蠱。方稱為有子。不然。與無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未免有咎也。此。人子始事。可以无憾。然幹蠱。終非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厲終吉。取象初最下子象。以柔行剛。幹蠱象當事之負有危象。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當蠱之時。君孰不以振起望臣哉。故幹蠱者。其意正以仰承君志。猶子之善繼志也。

一說。楊氏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承

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也。惟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聖人只要人幹蠱。而他以傷厥考為解。故說破耳。

王氏曰。初有幹蠱之志。二有內幹之才。三有外幹之才。下三爻皆能幹者。以其異體主於行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六五陰柔之主。致世道之蠱。二以剛中起而幹之。子幹母蠱之象也。貞也。但恐以剛乘柔。多有違拂。而君不堪耳。為臣者豈可。以是為貞。徑情而弗顧哉。當巽以入之。而從容有漸也。

五以柔廢治。二幹所當幹。即此是貞。然事當巽順。有不可執以為。

上經會通 卷三 四十二

貞者非謂不可正也。不可貞正是善用其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母之蠱者。蓋治蠱。非陽剛不能。然陽剛非中。未免有拂戾之嫌。二惟剛中。故得因革損益之宜。無矯枉太過之失也。

得中道。得治蠱之中道也。本剛中柔。蘇氏曰。陰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者。歸之。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後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

以免矣。曰得中道。可見柔行巽入。乃為幹母之中道也。項卿曰。得中道。則所幹者皆慈祥愷悌之族。一念不已之真情。非徒為其

事之當而已。

事之當而已。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相臣更張先朝之積弊。幹蠱之象也。但過剛不中。小有急遽之悔矣。然異體因以得正。則一洗積弊。於治未必无補也。何至大咎哉。

小有悔。以心言。无大咎。以理言。要見得能幹。雖小悔。亦何傷。故不可有所。退托。便不去。幹耳。

蘇子瞻曰。九三之德。與二无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三之幹蠱。雖過剛而有悔矣。然幹所當幹。終无咎也。寧獨无大

上經會通 卷三 四十三

咎乎。

蠱之時。聖人只是要人去幹。故畧其失而深與之。於无咎上加一終字。與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一例。聖人於蹇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於蠱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夫終无咎。何必避悔哉。姚承菴曰。論到周旋無虧。則過剛不中。无小小之悔。故周公亦責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故孔子併畧其細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陰柔才弱。不能有為。是溺於因循。憚於變革。坐視其政之

日弊。象寬裕治蠱也。恐天下之蠱。日甚一日。大壞不可救矣。往

松與變
可相令

不見者乎

豫以立事為幹。急以委事為裕。碩華雖貴。東安行徐。安豈所施於
棟焚極弱之時乎。往見衣。謂衣可立見也。往宋有過。一日徐安一
之意。

朱晦翁曰。此兩文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元咎。由凶
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
學光劉器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未免有悔。其他諸公且寬裕無
事。目前雖遮掩掩延得過。后却憂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治蠱能濟。斯往有得矣。豈其裕父之蠱。而往有濟乎。未得也。

上經會通 入卷三

四十

此得字以成。功高。非得意也。未得言未得濟蠱也。三失之過。四
失之不及。必不得已。率為悔。毋為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當前人積弊之後。以柔中之主。任二剛中之臣。主臣一心。相與
勵精剔弊。以先王令緒。非復何之剛上。柔下。巽而止者矣。此
中與令主也。用是而有譽於天下後世矣。

此得賢輔治。振起先業者。幹蠱貴剛柔相濟。二五剛柔合德。故幹
蠱而用譽。是有光前。非徒善繼善述之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父用譽。豈五獨能哉。由九二承以剛中之德。所以君臣相濟。

幹蠱而用譽也。

承德雖在臣。而用臣。則在五。故譽不在臣。而在君也。卜子夏曰。
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也。則任賢正六五。所以幹蠱者。故
以用譽為用賢也。

程敬承曰。初當治蠱之始。故為厲。而曰以意承權之用也。五享治
蠱之成。故為譽。而曰以德承中之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以陽剛居蠱之終。則無所事矣。事之外。則不當事任矣。故撥
亂之君。有用譽之五。撥亂之臣。有剛中之二。復何事哉。故不事
王侯。惟尊德樂義。高尚其事而已。

上經會通 入卷三

四十五

上九陽剛。是有賢德。而時未偶。如伊呂之處。欲訟樂海濱。非沮溺
之繫身。亂倫者。王敬賢曰。諸父皆汲。幹事至六五用譽矣。從
此何加。惟有求之事外耳。而上陽剛足以當之。故不事而又曰其
事明。以無事為事也。其事何事也。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
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任吾身之事。何足稱乎。故象曰。志可則。與
往有事者同用矣。

胡雲峰曰。初至五皆以蠱言。言父子。上九以不事王侯言。君臣
子之於父。不可自諉於事。外君臣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
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也。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為行。巽之權而不
為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為係良之止。而不為辟。

一說以功成身退言趙法補曰居盛之終事之靈壞者幹之畢矣
蓋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蓋既亨則致國事而高自事。取象居
艮山之上故象高而止也故象不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不事王侯豈無裨於世哉其高尚之志真足振起頹俗激勵人
心可為天下法則也

程敬承曰士何事尚志即其事上九何志高尚即其志非二也曰
高尚則志不狃於卑卑高尚而曰其事則志不安於苟止是亦可
以救盛之壞

張雨若曰盛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第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校

上經會通 卷五

四十六

機也故聖人以為志可則寧獨清風高節足以應頑起懦哉

吳因之曰聖賢處世前後若兩截上之高尚正是耕莘釣渭時事
一當事任使會涉川幹盡先甲後甲所謂志可則者以此

臨三三三觀三三三

坤上

陸庸成曰臨觀二卦俱以二陽為義自二陽初進而臨於地故為

臨及二陽進極而為天下觀故為觀此皆扶陽之卦也臨之六爻
古居其四而元咎者二可謂基盛矣觀之卦爻並不言凶然亦不
言吉止五上為元咎者臨以勢言而維之者在我觀以德言而人

之望難塞也臨之六爻俱言臨觀之六爻俱言觀

意
中而應

臨三三三觀三三三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浸長有進逼小人之義故為臨夫君子浸長以勢論之陽
道大行當得元亨然勢不可恃也必宅心處事一稟於貞則可
以臨小人而得元亨矣何也陽雖浸長而浸消之漸已在目前
至于八月小人復得志而君子有凶矣此元亨不足恃而以理
維勢不可不制貞也

海之一陽固是陽長然猶微也至二陽則勢已盛君子進小人自
退非真逼他去也元亨以勢幸之也利貞以理防之也八月有凶
以消長之時惕之正見不可不貞也不直曰凶而曰有凶不必凶

上經會通 卷三

四十七

而凶在其中碩其以理自持何如耶

按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夫不言亨復與泰言亨不
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為最盛二陽浸長方興
之勢也盛莫盛於臨故曰元可憂亦莫切於臨故曰有凶聖人為

戒必於方盛之時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取象歷臨六爻至
遯初二陰亢八爻八於數為陰于象為月故曰八月歷初六爻
至復初一陽九七爻七於數為陽於象為日故復曰七日

象曰合資 全象重利貞元亨只帶過元亨利貞惟乾為然故曰
天之道天道為陽為君子率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也既以元

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使不以貞維之凶立至

矣。吳因之曰：元亨利貞，言目下雖盛，却不可不貞。八月有凶，言後日將衰，盛見不可不貞。

象曰：臨淵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卦何名臨哉？二陽浸長，則君子道亨，莫禦雖无意逼陰，而小人自退避也。故為臨。何以元亨利貞也？卦德坤順兌悅，卦體剛中而應，是其臨小人也。內既心氣和平，而外又不拂時宜，在己善用其剛，而在人又委任事權，此皆正也。故以大亨與君子而又戒之以正者，正理以維乎勢，乃天道之當然如此也。且以氣運言，至于八月有凶，二陽之消在數月之間，不待久。

上經會通 卷三

四十八

也。君子得不利貞為競，哉。

首節浸長內有漸而長意，又有友來未艾意。二節承浸長來悅而順見進之不躁也。剛中而應見進之不苟也。此所以善其臨所為元亨在此，所為利貞在此。故下文直接大亨以正之辭。剛中而應字，不在人協力言，乃君為之應，剛柔合德而有為也。

三節孫氏曰：天道不可一日無陽，无陽便不成世界。故其心未嘗不注意於君子。然君子所以與小人異者，只在正不正之間。使君子不能以正自處，天為何意於君子耶？故大亨而必以正，方與天道合。以天道原無不正也。

宋即消不久危之詞，長而曰浸，何其漸消而曰不久，何其速。君子當預為戒耳。魏氏曰：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此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剥浸否泰言消長于二卦者，其憂深思慮為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於未亂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臨于澤，臨之象也。觀此得臨下之道焉。臨民不可无教，而教思一念盡，不徒與兌澤同其深矣。臨民不可无容，而容保之澤，無與坤地同其廣矣。臨下之道，何以加此？此臨字上臨下也。與卦名取義不同，重在无窮无疆上，不徒曰教而曰教思，謂教育人才之意，思如兌澤之深也。如庠序是謹矣，又

上經會通 卷三

四十九

申之勢，梯勝果有方矣。又繼之振德，不徒曰保民，而由容保謂容受而保養之，其度量如坤地之廣也。如利一人不為也，利天下為之利，一時不為也，利萬世為之。此君師之道也。无一人不復其性，無一人不安其生矣。

六爻合意，蘇軾溪曰：上下之以分相臨也久矣。然以一人臨天下者，其勢常難。以天下臨天下者，其勢常易。是故為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故以智臨稱焉，為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其臨者去而小人消矣。夫以司牧者有人，司牧者有人，孰臨之治可以安。然垂衣而享之矣。

金黃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欺。所謂無心之感也。井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協心。王道已成。上六敦臨。夫亦敦篤其咸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內也。內指內卦二陽。李九我曰臨一也有臨過之臨。臨之臨。與之臨。初二爻臨過也。三五上臨莊也。獨四一爻臨與也。與之皆歸於正也。張幼子曰說而順則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大君臨莊小民之道也。凡卦陽上陰下者。取尊卑定分之義。否與恒也。陰上陽下者。取往來交感之義。泰與咸也。故臨二陽曰咸。初二咸臨下。臨上剛臨柔也。甘臨至臨知臨敦臨上。臨下柔臨剛。

上經會通 卷五

五十

也。諸爻無不言臨者。既憂之者反其。臨而為至臨敦臨也。兌終為悅。井臨者小人之事。良終為厚。敦臨者君子之德。咸者臨之體。言公也。至者臨之情。言密也。知者臨之道。言明也。敦者臨之誠。言久也。井者臨之賊。言邪也。

初九咸臨貞吉

卦惟二陽。偏臨四陰。是君子進而衆小人皆其所陵迫。而猶斥也。故為咸臨。要在所為臨者。一軌於正。如所謂順悅剛中。則不為小人之所乘而吉也。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二陽皆曰咸臨。然君子豈有不貞。但當道長之初。聖人慮其恃壯妄為也。故以貞戒之。咸皆

言項以臨民

也。臨與卦同。貞即卦辭之貞吉。即元亨意。一說二爻俱以臨民言。咸普偏之義。其道廣大公普。無所偏比。蓋以至公而感大順。臨民之正也。故曰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必貞而得吉者。蓋天下不可一日无正。君子之志欲行正於天下。不得不守正以臨之也。

時說謂釋咸臨非也。此釋貞字耳。若說釋咸臨。是君子之貞為防小人。非以自治也。吳因之曰。行正不對榮身肥家說。正對好剛使氣說。君子之志只欲行正於天下。若乘此機會植黨求勝。務淺不平。好逞客氣。一有此念。即邪也。何以為貞。何以能咸臨而吉。

上經會通 卷五

五十一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亦以陽臨陰。故為咸臨。然剛得中。則舉動合宜。勢上進。則權力在我。故可以揖服羣邪。發舒吾道。吉而無不利也。

初二皆咸臨也。二剛得中。所謂剛中而應者。且勢上進。比初又不同矣。故初必貞而後吉。二即咸臨而已。吉无不利矣。吉陰邪盡去也。无不利。陽道大行。功業可建也。宜一串說。

一說以臨民言。初以正二以中。皆以至公偏感羣陰。而得其大順。曰咸臨。咸无心之感也。感也而忘其感。臨也而忘其臨。故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君子志欲行正以令天下而天下順之彼小人者不利君子用

事而排阻其間何其不順哉咸臨者為其未順命而不容不去

也陰當去而陽道行所以吉无不利矣

順以小人之心言雖迫於勢而心未帖然順命若以臨民言潘

雪松曰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陽自下進至三陽開泰則陰无不

順今尚在二未順命也尤二咸臨不強其順而徐俟其自順无迫

促以勝之意焉此以德臨人也吉无不利以此

六三其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以小人位二陽之上時當剛長自憂不能見容故以其為

臨而媚自結然君子豈可以非道悅哉无不利矣為小人計惟

上經會通卷三

用憂之一念既行從善則君子亦不追其既往而咎可免矣必

以其為臨也

二陽臨四陰以大臨小主德言也四陰臨二陽以上臨下主位言

也蓋小人以井為臨恐不容於君子其心不免於憂也聖人就其

憂之一念開示之蓋其能憂慶即是良心萌動慶可與為善故與

之以无咎廣遷善之門也君子欲去小人正為其井悅耳變其

井悅而順陽剛之正君子豈不能容小人哉一說无咎謂君子不

追而咎之耳亦佳項氏曰三井臨而无攸利見二陽之難悅既

憂之无咎見二陽之勢重一說以臨民言謂遠道于譽不能動

物取象井者兌口柔悅也

象曰井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陽剛當位乃可臨人今以陰柔居下之上是其處位不當故以

井為臨以冀免耳是其咎也夫既憂而改之則變柔從陽可以

補過咎不長矣

位不當不以德不足說時講有就德言洪覺山曰三以不當之位

居說之終以陰柔媚悅之道臨人者也二賢在下不為所悅且將

進而逼之以不得行其私是以不免於憂也聖人猶以咎不長

許之欲其速憂耳

下三爻以臨民言亦可看來還該以君子小人說初二君子也六

三小人也惟在為君若相者任賢勿二知人善候則君子用而小

人退无疆无窮之治成矣故上三爻至臨智臨之後則係之以敦

臨

六四至臨无咎

四以柔正之大臣下應初九剛正之賢士因其情意懇至固如

膠漆不以勢位拘不以毀譽間也故為至臨得為相用人之體

矣又何咎

主大臣下賢言至者誠意懇至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德同者相信異已者見疑四之至臨由其位當有柔正之德故

於剛正之初不覺情投意契也否則外觀內疎烏有懇切之誠

哉

位當雖以德言。要識大臣任天下之教養。而初九有教思。容保之德。欲行正道于天下者。是其同德相信處。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以柔中下應九二。是知君臨不能獨運。擇賢以任之。教思委之司徒。容保委之司空。此其所為臨者。乃智之事。誠為執簡御煩。得理道之要也。不為智臨而大君之宜乎。則賢才輔而教思

容保之治成矣吉。不自用而用人。就是智臨。智臨就是大君之宜。相承而言。傳曰。人君以一人之身治天下之廣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

上經會通 卷三

五十四

智。適為不智。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雖不自任其智。其智大矣。乃大君所宜也。其吉可知。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君之宜。豈苛察為智哉。乃行中之謂也。智在知人。使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偏知也。

時說皆云中者。天理之當然。用賢就是中。就是宜。不自用而任人。就是行中。此說雖是。仍誤入一層看。中即柔中。在人君為下。賢產心也。夫子處人以知臨為苛察。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見非能任其聰明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居卦上。履臨終是其教養乎民者。行而有常。久而不變。以深仁厚澤。煦育天下者也。此聖王雍熙悠久之化。而无愧君師之責者。吉又何咎乎。

主臨民言。正所謂教思无窮。容保无疆者。淪肌浹髓。百年必世之治也。一說主下賢言。至者秉理如一。敦者始終如一。

敦臨即至臨。智臨而道愈篤也。取象坤上。益最高。曰敦又坤艮

皆土。有增高象。皆於終見之。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臨之吉者。由其存心天下。加意甯民。是以教養不安小成。而敦厚於臨也。

上經會通 卷三

五十五

此純王之政。本於純王之心也。若主下賢說。內指內卦二陽。觀三三。坤上

觀三三。坤上

卦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觀之位也。卦德內順外巽。觀之德也。又九五以中正示天下。觀之道也。故名觀。夫觀化在民。為觀在己。使徒多其文章。修其號令。以眩天下。則本之不在。天下安取棄哉。必精一執中。無為守正。冲然虛勿之上。則精神凝一。而民即契於精神。心志不分。而民即孚於心志。可以建中表正於天下矣。不猶祭者既盥以後。未嘗以前。而孚信在中。顯然可仰乎。蓋事神以誠。不以文治。民以心不以迹。其感應一也。

下矣。不猶祭者既盥以後。未嘗以前。而孚信在中。顯然可仰乎。蓋事神以誠。不以文治。民以心不以迹。其感應一也。

出而八字
觀之

上示下瞻謂之觀卦名雖無德體更重中正上是可以為人觀仰
肅然觀本於中正本體原是精微聖人恐人認作政教粗迹故特
揭不荐顯若淵微玄穆廣示人以觀之精也觀者顯也。不荐顯若
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也。有手具於顯顯若寓於不薦。是萬
恭不顯文王不顯亦臨。无默公保。正是此意。

上講皆依時說但時說皆謂顯而不薦時此心無一毫妄想襟處
極其誠敬為觀者常如此時純一則孚信在中顯然可仰。但如此
說只說得有孚而顯而不薦四字尚未透看來誠敬在未有事之
先象正之无為而化也。祭必先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
事聖人至德之化如特祭而盥不特見於用事孚信在中已顯然

上經會通 卷三

五十六

可仰也觀是元為之妙從涉有為便不是觀。

象曰合宜 全象以中正二字貫以神字作骨首節維皇建極上
所以為觀也。此節維民歸極下所以觀上也。二節已有神字意三
節見中正為觀出於自然而極其妙也。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謂一人在上為天下觀也中正則其所以為
觀者通章全重此句順與中正德非有二也順則不假作為
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即此不可見者
隱耀示人於聲臭之表耳我何意於觀民何意於觀我神道
設教我與天下共遊順巽之中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即天道
也故謂之神。又曰大觀在上。有盥而不薦之意此其精誠所灑

輸而奉祭已偏為兩德矣故曰下觀而化也。而只一觀示。上安
所着意言下安所庸知。兩精相神焉而已故觀天之神道可
以得聖人之神道。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
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

卦名觀者何也觀之道中正而已然匪位則道不尊匪德則道
不立卦體九五居上是中天地而為君有其位矣卦德順而巽
是內之和順道德外之深入義理有其德矣德以位顯故能建
中表正以觀示乎天下刑百辟式下土矣卦之為觀以此詞

上經會通 卷三

五十七

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正人君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
化何如哉但見觀上之中正者莫不化於中正下觀而化也此
辭所由係也。夫觀卦而得神之感矣觀辭而得神之應矣然
而即天之神道也。試觀天以大中正至正顯顯神道而四時不忒
其序矣則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建中表正直與天道同於穆也
天下有不順帝之則不識不知而心服矣此所以中正以觀天
下也所以下觀而化也觀之妙也。

有言曰大觀主位順巽主德看來順巽是說他性情中
正則其養成之德也至所謂大觀者合巽順中正以為觀而成其
大也若止是位何以曰大觀。果因之曰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

下二句正
所以大觀

平和安妥無躁動決裂之狀。其不是入於理其心收歛退藏沉而不浮潛而不露之意。所以養到中正田地。便是盥而不荐之意。思二節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失。言能如是則下觀而化矣。化者妙於不知也。吳因之曰。觀示絕不是所可見之示。下觀不是觀者之觀。都不著形迹。不落聲臭。天人之至妙至妙者盡於此矣。三節是形容中正以觀天下之妙。類化字來。下觀而化。皆本於聖人精神心術。鼓鑄出來。不落形迹。故曰神。無可象。故借天道以形之。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廣此便是中正之則。神道設教。之所在。即是神所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下觀而化。故曰服。兩神字粘着觀示說。天以四時不忒觀天下。聖人以心之中正觀天下。上經會通 卷三 五十八

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蓋以教顯神。非以神為教。設教即是為觀。吳微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無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一說神道設教。謂神道廣即是教。易因曰。夫曰觀則聲臭俱無。一如其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觀者自以為神。而何教之可設。何化之可服乎。无教可設。故曰神道設教。无化可服。故曰神道而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風行地上。無物不通。觀之象也。先王以身率民。既建中。衣正矣。

而風土異宜。習俗異尚。使愚天下以神可乎。故巡行方國。以觀民俗。因民俗以設教典。使同歸於中正。亦如風行地上。物无不通也。

古者天子五載巡狩。巡行方岳。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好惡。是省方觀民也。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貞。利末教義。風僂以戾。教之尚賢崇善。陳禮播樂。使俗移而不知教。每所教從。民風漸焉。則以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垂行矣。歐陽永叔曰。聖人觀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

六爻合旨。蘇軾溪曰。觀者觀也。因人觀己。名曰反觀。以己觀人。名曰遠觀。故天子之觀。在百姓。大夫之觀。在四方。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人者也。此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墻之陋。闕觀者自足於葭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

李九我曰。卦以觀示為義。爻以觀瞻為義。下四爻皆所以觀人者。上二爻皆所以為人觀瞻者。皆以中正貫。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九五中正。為觀萬物。所快觀也。初六陰柔在下。庸才而無遠識。不能振拔。有為以觀。先上國。故為童觀。此乃閭閻小民之象。非君子志四方之事也。故在小人則不足咎。而在君子可羞吝也。

土經會通 卷三 五十九

觀我九五也。而四陰之觀九五者。則以相去之遠近為所見之大小。初不能遠見者。去五最遠也。小人无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不足怪也。君子吝。邦有道貧且賤。鳥恥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童觀。是百姓日用不知者。小人在下之道。則然也。豈君子宜共。

從一道字。見得小人當如此。其所見者。日用飲食。與愚夫愚婦之事而已。夫婦飲食之理。不知也。知者君子之事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二應五。亦欲觀五者。但陰柔居內而觀乎外。是不出戶庭。而欲

上經會通 卷三

六十一

窺上國之光。而見幾何哉。能可窺。窺萬一而已。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豈丈夫大觀之識哉。

雖然。一无所見。曰童。小人日用不知也。有見而小曰闚。僅見一隙。不能徧觀盡識也。利女貞。見非丈夫所宜也。張氏曰。初以小人

勵君子。二以女子激丈夫。取象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初在下。故為小人。二應五而隔三四。故為在門而闚門外。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但以君子而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朝端。徒聞一斑於形似之粗。如女子闚觀也。不亦醜乎。

此二爻正見神道設教之妙。死人。不陶鑄焉。初雖童觀。二雖女闚。

皆淺。誠其餘光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君子出處度其君又度其身。三居可進可退之地。安取衷哉。故君如九五。不必觀也。觀我生之通塞。以為進退焉。如執中居正。德足宏施。是行之通也。進可矣。否則寧闚觀而已。童觀而已。此自度其身者。

初居下。不能上進。二位柔。不能大觀。三可進矣。苟所行未通。想之不能觀光。竟何益哉。故聖人欲其自審。程敬承曰。吝與醜有愧。我生多矣。六三居陽居下之上。進而觀光。其雅志也。而曰觀我生者。何足以漫不可用之。身自負機會。故觀我所為之進退。蓋欲審

上經會通 卷三

六十一

自檢省。以善其進。云耳。倘其未也。三肯忽然以退。終耶。吳草堂曰。生者人之神明。所操生者。即仁體也。非內心自後。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取象進退。三居上而近巽。為進退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所行以定所履。進退自審。未失觀之道也。童觀闚觀。失之矣。

有大觀在上之生。說一退字。似阻天下觀光之志。故以未失道明之。重進退。看來直者生之理也。觀我所生之理。以為進退。必不至自失所生。而有負明時也。三五皆觀我生。六三察已以從人。

此說

九五察人以脩已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得以此

九五中正為觀與章文物燦然光輝矣四最近而觀矣之非若初之童觀二之闕觀也為觀國之光此豪傑奮庸之希觀也于此猶不賓焉處此良遇矣用賓于王不亦宜乎

時說上句以大臣言下句推開看血脈殊不貫串通節俱宜以四言利者四利之也上句只言四近當時之盛不必說出大臣字惟觀九五之光故用賓于王敬承曰國之光初二未終觀三未及觀獨六四最近而觀焉四有君子之道夫之既可以進而輔大觀之主矣故宜作賓王家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虛此觀光之食

上經會通

卷三

六十二

也雲峰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亦出于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于國者也曰君之光而曰國者觀其達于國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國之光者亦以明王有賓禮以親邦國有賓禮以待賢能故為士若臣者各從而尚之也

入君者

用賓者作賓王家而賓者尚其賓禮而用賓也一說尚賓就人君說賓字當賢字看言人君崇尚賢賢故四進而觀光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中正為觀在上之君子也故觀已所行果能達中表正君子乎則可以為大觀之主可以使下觀而化何往之有此獨觀萬化之原者

時說俱以占者為主以君子指五謂人君如九五之君子焉看來通節俱宜指九五說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群陰俯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使下觀而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為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也我而曰生謂必得我之所以生而後可與人並生也我之所以生者中正而已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經會通

卷三

六十三

我生非但以我觀我觀民乃所以觀我也

聖者通天下為一身故觀我必觀之民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夫合萬民生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噫

觀道如五而僅曰无咎觀未易盡哉

孔穎達曰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君子風著已乃無咎所謂難乎其無咎也

唐經處曰象言下觀而化諸爻卒无一化者即九五之觀我生以觀民亦自盡其為觀於上者而已民之化與不化我何知焉則否與觀皆非君子之咎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師道觀天下亦君子之象也故觀已所行果足師世範俗而君子乎則无愧賓師之責而无咎矣

看法亦如九五不必作占者說潘雪松曰上雖不當事任而德之為人觀者猶九五也其心通天下以生故曰觀其生陽剛君子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為非已咎其者對我而言以我示人則曰觀我因人反已則曰觀其實無兩謙二爻皆為觀者皆陽剛故皆曰君子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居師位責望隆重惟恐已之道德不足為國家矜式其志常

上經會通 卷三

六十四

戒慎而未安也所以觀其生也

此以為觀于天下之心言未平者不以无位而安然肆意不自考省也

一說以情世接和言武王善定而伯夷採薇是也上九不與天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艱貞曰貞厲見威嚇之不足恃也聖人不尚文故用文之文無其

取之意至五上而曰丘園曰白賁見大賁之賁以止也又離與震合則利用獄離在艮下則毋敢折獄何也雷搏擊而山慎重也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卦體內虛一陽間之必噬之後含是有強梗間吾之治必去之而後和也故為噬嗑夫治道之不亨以強暴梗其化也既噬而端則強暴者去治化行矣故亨然欲去其間非刑不可故宜用獄而後噬者可噬治乃以得亨也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噬嗑 ䷔ 上九 貴 ䷍ 上

上經會通 卷三

六十五

天地好生之心也非故欲用刑以毒天下但強梗為間之人若海從優容反以致養奸而繼惡故必痛懲其罪而決去之然不曰刑而曰獄者以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如舜之遭四凶周公之遇三叔孔子之值少正卯道

德仁義之化俱有所不及用至於用獄亦聖人大不得已處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泰

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名噬嗑者卦體中虛為頤一陽為物間隔不去則治道壅閉必去其間而後海宇可同風也故為噬嗑既噬而噉則強梗去而德教行亨矣利用獄者何哉蓋治獄之道非威無以斷非明

去而德教行亨矣利用獄者何哉蓋治獄之道非威無以斷非明

元察非中則威明偏。偏則柔均。則則不過暴。柔不過縱。有得中之善矣。卦德下動上明。則威足以斷。明足以察。有威明之善矣。觀雷電合章之象。而明動之機相須為用。威明不相濟也。觀柔中上行之五。而寬非姑息。以對剛之剛。柔又相調也。此皆用獄之所宜也。故六五雖聖修未純。不能化暴。然威明得中。則折獄致刑。無不得其理者。何用獄之不利乎。昔節見順之象。豈可使有物哉。有物則上下間隔。勢不容不噬。矣。二節噬嗑亨。加一而字。謂噬嗑之而後亨也。下文正是噬嗑所以得亨處。按用刑治獄。人情多失之偏。全用則則暴。全用柔則威。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無威。不足伏物。故惟威明得中之為

上經會通

卷三

六十六

貴剛柔分。柔上行。則得中矣。下動上明。下雷上電。則威明矣。但上二句分言。下二句合而相濟言。

六五既不當位。如何威明得中。不當位者。德歟。聖修不能致刑。措也。威明得中。自發用言。既具是善。故能利用獄也。一說以剛柔為主。剛者執法之義。柔者恤恤之仁。剛柔分言。仁義並行也。此且漫說剛柔不過意。至動而明二句。乃其善用剛也。柔得中乃其善用柔也。此說更新。又一說歸重柔中。刑者所以取中也。使非五之柔中。孰為刑之主哉。不當位。又一說遇難治之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有以去天下之闇。噬嗑之象也。先王象雷

以用威象。電以用明。而明罰以勅法焉。夫天下之有闇。起於法之不軌。而法之不軌。起於罰之不明也。故辨其輕重。出入制為一定之律。於以肅紀綱。而警有衆。使人凜然不敢犯也。此去闇之大權也。

以勑法言。非用刑也。明罰所以勑法也。明有詳審。勑有整肅。勑用獄是臨時所用。明罰勑法是平日所定。與其有闇而後治之。不若未闇而預防之。明罰者。明之於先。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勑法者。勑之于初。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之仁心也。吳因之曰。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但非此無以合闇。是刑罰者所以濟德禮之不逮也。故明罰勑法之心。即道德齊禮之心也。

上經會通

卷三

六十七

雷雪松曰。夫罰以寬刑之用。或罪誤而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忠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而法以制刑之中。或垂之象親。或請之當刑。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故緣飾者。或得以舞智。故言勑法。

六爻合旨。當噬嗑之時。刑罰自不可火。故薄刑加於小惡。極刑施於大惡。而二三四五俱屬用刑。二惟良折獄者也。三困於險難者也。四有司執法之義也。五人君於恤之仁也。大都用刑俱是。而元咎。但其德有厚薄。故治不元難。步耳。統觀六爻。只是申明用獄之意。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人情無懲於前則无警於後罪薄而縱之後必惡極罪大不可
救矣初惡未形而一行稍虧即有所懲後豈敢為惡哉為優校
戒趾之象小人之福也无咎

此趾惡於初也過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
于薄而後至於誅小懲大誡乃得其福卜子夏曰戒為治者不
可不禁其微取象陽剛橫亘于震足之下遮沒其趾之象震動
於下不禁則行故象曰不行

象曰獲校戒趾不行也

趾者人所以行優校戒趾乃禁其行不使進於惡也

楊氏曰優校不懲必至何校戒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小人能懲

上經會通

卷三

六十八

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極罪大之凶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二以中正治獄是心無偏私所謂公生明也一審察而立見
其情一剖決而隨當其罪如噬膚之易矣但所乘者剛梗難化
非嚴刑何以攝其奸哉故必滅鼻乃得无咎也稍務寬假難免
縱惡之咎矣

滅鼻即剕刑也刑加于剛暴之人雖噬之勢必法之嚴也與滅趾
滅耳一例有非費心力之說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既噬膚矣又云滅鼻者以過強梗之人非重刑不足以治之也

一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浸其鼻根株悉拔矣除惡務本也

取象六二六三二柔居象肉謂无骨者也九四一剛居不言肉而
言腠謂有骨者也曰滅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象其用刑曰
難貞曰貞厲皆象其宅心易述曰中四爻主治獄者曰噬膚噬腊
肉噬乾肺噬乾肉皆順中有物噬而合之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肺
難于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于腊肺膚者性腹之下柔軟无骨
之以六二柔正有此象也小物全体而乾曰腊肉藏骨六三三
剛有此象也乾肺乾肉而帶連骨至堅難噬九以陽剛居四已入
上侏此郡國之獄上於士師者其間愈大用刑愈深故有乾肺之
象乾肉肺之去骨者五正位而六以陰居之蓋獄成而讞於五雖

上經會通

卷三

六十九

有強梗其詞已服故有噬乾肉之象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无有服從者能不噬腊肉而
遇毒乎然彼為聞而三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為羞吝
而吝亦小耳終无咎也

噬膚成曰三之遇毒小吝才弱故也百按非舜則四凶未易去司
寇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得无咎者位不當而罪當也二所遇
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己有善治之術故取象於噬膚雖滅鼻
而終得无咎三所遇者在己无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故
取象於噬腊肉雖小吝而亦得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遇毒者以處位不當才德不足以服人也

以平日不足取信言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以剛居柔有明斷之才而不傷於刻覈雖遇難治之獄亦自輸情服罪而堅者剖直者伸矣有噬乾肺得金矢之象然獄者人之同欲必艱難而心无苟息正固而心无枉曲則刑當其罪民不冤而吉矣

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以六爻言之居大臣之位則為去間象大司寇掌邦刑者二三皆刑官也噬乾肺象難治之獄也得金矢得

上經會通

卷三

七十一

其實直之情也艱以心言其難其慎惟恐情殺法枉也貞以守言不任喜怒而上下其手出入其情也一說得金矢謂聽訟者用剛直以為斷以剛克強以直理枉也艱貞謂利在持艱難之貞不

平

丘建安曰噬嗑惟四五兩爻皆盡治獄之道象以五之柔為主故利用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故吉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惡則柔迭用畏愛無施治獄之道得矣

李震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主之其道先仁臣守之其道先義蓋人臣之勢屈誠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難而

利貞人主之勢尊行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貞而利貞

利艱貞吉者恐用刑之人有漫易偏私之心而未光故戒之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元咎

六五柔順而中有好生之德而又不為姑息也以此用刑即研遇難治而彼且輸情彼且伏法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大君主獄一輕重出入之間而民命攸係甚母苟且漫易也守以貞固處以危危則刑清民服乃得元咎矣

六五君位微成而告之王聽之也取決必大獄厥係元重故貞而四之貞厲元比艱更重四以剛噬五以柔噬故四先曰

上經會通

卷三

七十一

艱後曰貞此終歸於執法有司以執法為公也五先言貞後言厲此終歸於伸恩天子以好生為德也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得金矢六五黃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黃金君臣剛柔相濟皆用獄之道也

蘇氏以金為天象金佩主聽訟者

且與為貞馬大司寇哀矜之心固當如此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鼎所謂聽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

象曰貞厲元咎得當也

貞厲元咎者蓋貞則聽斷惟公厲則思慮詳審用刑得當故元

咎也

吳一源曰：威明中正，利用獄矣。苟非凜危，慎難之心，以臨之，有不恃威明以逞，而至於過中失正鮮矣。故曰：貞厲无咎。又曰：利艱貞，乃知惟艱無艱，惟厲无厲，而用獄非得已也。威明而已末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惡極罪大，怙終不悛，宜服上刑，為何校滅耳之象，何凶如之。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王者明罰勅法，凡有耳者，所共聽也。上九玩法而聽之不明，故何校滅耳以罪之耳。若能聽於滅趾之時，豈至此乎。

上經會通 卷三

七十二

取象在上，有耳象耳。本聰且為離體，離上亦有不明之象。蘇氏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為事者也。自二至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與我噬之貪得而不顧，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明相噬之得喪。

周易會通卷之四

賁 三三 離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變則柔交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有文飾之義。故為賁。夫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自其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賁稱其文，推之天下後世而皆通也。故亨。自其剛上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文勝滅質，不過粉飾一事，美觀一時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傳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徒以文而不以實，則亦小小可行而已。二句全重本質。亨者，亨於有本之文也。小利

上經會通 卷四

一

往者，惟无本耳。故不能無弊也。時說皆用離明。艮止二意，謂離明在內，有榮然莫掩之文焉。艮止於外，陰為陽止，有不盡飾之意焉。此二意不用亦可。吳因之曰：混沌初分，渾是太朴，到伏羲說出賁字，遂為萬世文明之祖。然人情自賁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返於賁也。難。文王一說到賁，便慮末流之弊。故亨之下，即繼之曰：小利有攸往。一說柔來文剛，是以文濟賁。剛上文柔，是以質救文。二者皆以賁為本，非謂剛來文柔，文為主而看輔之也。取象剛體實為賁，柔體虛為本。

象曰：賁合宜。全象重賁，要得維持世道意。大有循環，雖曰天運，而維之者人也。文以濟賁，以救文。上可經緯宇宙，下可轉移民俗。

全在司世教者崇本實而無事浮靡也故與其過於文寧過于質
斯挽回世道之大權也重在以質救文上
吳一源曰彖言小利有攸往非小之也賁之始也文自內而發外
故亨賁之終也文極於外往而不反則滅賁故言小利以止之也
在時變則賁極而必趨於文極而必返於賁在化成則民俗朴
陋賁之以文明尚文明賁之以艮止事事物物各止其所乃所
以為文明而文之弊也失其止則亦失其所以為文矣六爻之象
皆常既賁之餘而止之非止其文也揀其文之弊而使之各止其
所以復其本然之真文也周公制禮其文郁然而文勝之憂已懷
憐于賁其察時變審矣

上經會通 八卷四

二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卦名賁而辭曰亨小利有攸往者何哉卦變柔來而文剛是以
文輔質忠樸勝而禮無不行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是以有輔文
煩文盛而禮為無本故小利有攸往然賁之盛豈特名卦係詞
已哉彼剛柔交錯卦變也非即日月星辰燦然爛然昭回雲漢
而為天文乎而賁昭於上矣離明且止卦德也非即典教禮秩
炳然哉然鋪張人事而為人文乎而賁昭於下矣由是觀之
交錯即天文也天文具之哉而觀之遂可以察時變為賁而文
尤而賁其中迷運不已提皆時之所趨可得於剛柔交錯中矣

明止即人文也人文具之勢而觀之遂可化成天下為賁極而
濟以文一極而救以質其中因時挽回使天下化成於不知可
得於文明以止內矣此賁道所為大也

首節上句妙在一來字下句病在一分字真誠內結柔自外來而
文之是質極生文初無致飾之意則真情自相流通故亨文所以
文其質也而分剛以為大則加一分華彩即滅一分真誠故小利
有攸往言其不可過為緣飾也一說胡氏曰柔來文剛以剛為主
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
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
止於外是皆賁為主而柔傳以陰為小者此也艮于瞻曰剛不

上經會通 八卷四

三

以小事作
分剛上句
作以賁救
文言佳

柔來大剛
四句內已
有剛柔交
錯之不可
添入亦可

得柔以文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也
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者所以利往也吳因之曰柔來文剛
是當賁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
之文以濟賁之不為陋固文也賁以救文復還大雅之道也中真
文見焉亦文也故彖傳並用文字

天文人文皆是賁的道理即此剛柔交錯即是天道自然之文如
日月之行星辰之布皆剛柔相錯以成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天
者也此天文以開人文也即此文明以止即是人道當然之文
蓋君臣父子之間燦然有禮以相接便是文明其中截然有分以
相守便是以止以見在易者即其在人者也此人文因乎天文也

求節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而觀之也時變不過剛柔交錯而已化成不過大明以止而已以見天開大廣之運而人以成之也

唐虞卷曰天文者文質適中之準時有過文過質之樂故觀乎天

文可以察之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天之貴止則惟山之而使文

不端以燦爛乃可以化成天下矣時變以文質之運言不指四

時化成跟察時變來惟時變既察則可以挽回而化成也化指

舊者變新成謂久而成倍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光輝照耀賁之象也君子以賁之時文明之世也於

上經會通 八 卷四

是修明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折獄蓋折獄者專用情實稍

文飾則沒其情實矣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

舊說火為山所障明不及遠庶政事之小者明雖不遠猶可能也

折獄則民命攸係非視遠惟明者不能看來既言賁正是文明且

賁道至於察時變化成天下奈何以為明不及遠又以庶政為事

之小風依程傳便以明言明庶政法火之光明化成天下也元敢

折獄法山之慎重不自恃其明也飾伯羔曰賁者文飾也明庶政

可用份飾之具若獄而深大緣飾沒其情實民且有含冤矣故言

則嚴者曰文言獄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爵文治獄

之多寬未有不起於文者此皆欺心謀之也必欺之心山心也不

敢適用其明也折者一折便了有止之義

六爻合旨 丘氏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上爻柔

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

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元應

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輪如也二比

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頤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

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

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

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之常五上所謂賁者則賁之變也至

賁極而反于白賁則變而適得其常矣

上經會通 八 卷四

吳因之曰此卦本取賁飾之義乃六爻中唯二之賁頤三之賁濡

為得其賁而永貞之戒已隨其後外此則四之皤如固不成賁而

初之舍車而徒則以幽人之貞賁矣五之束帛交則以丘園之

野賁矣上之白賁又且以無色賁矣此皆非世俗之所賁也於賁

飾之時而取不賁之賁周公之心則大主小利攸往之心也然周

公制禮作樂纖悉具備開闢以來人文獨盛此皆天時人事不泯

不然不曾以己意增飾一件則固以不賁之賁為賁之賁矣故有

取丘園反白賁之心然後有一套周禮

初九有趾舍車而徒

初九則明之德豈不足以黼黻皇猷時當自賁獨善其身而非

道之富貴。寧舍之以安貧賤。馬不猶貴其趾。舍車而徒者乎。則則有定矣。明則有定見。自貴於下。是貴趾之象。在下故稱趾。舍車而徒。所以為趾之貴也。一說趾以行言。君子在無位之地。死所施於天下。惟自貴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所以行也。守即處義。其行不苟也。故舍車而徒。以為貴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軒車人之所以為貴者。初豈惡而舍之哉。義所不可乘也。

在下而苟圖富貴。非義也。安分而自貴於下。乃義也。初以義為榮。不以車為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榮在趾。此窮不義也。達此者寡矣。故聖人譏之。微夫子此語。初幾于以隱為高者。

上經會通 卷四

六

六二貴其須

陰陽合而成。貴二陰柔而三陽剛。則陰不得不求助于陽。且二中正而三得正。則道同相孚。彼此皆無應與。又勢孤相倚。故二

附三而動。資其謀。敬智力以成。貴不猶須之附順而動乎。

時說主從大臣制度說。六二中正。非无文者。然而一切經綸事業。

得成其輝煌。皆從乎大臣也。貴者事業成就。有可觀也。一說須

之資。非有假於外物。以為飾者。喻大不虛生之義。潘氏曰。六二

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柔必須剛。以興起。夫文明之盛。

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成。貴。吳因之曰。即陰陽相與。便見其貴。

九三之貴亦然。陰與陽間雜而處。便增飾成文。陰之從陽。之從

陰。亦見順理成章。取象三在上。有順體。二在順下。須之象。三剛柔相資。其須也。

象曰貴其須。與上興也。

二貴其須。豈苟合哉。亦陰柔不能自興。必附上之剛健。而興耳。

上指三。與有為也。柔必得剛。以成文明之盛。不麗陽剛。安得貴乎。

一說上指上九。二為文剛之主。上為文柔之主。貴至於二。文明

盛矣。二惟中正。知文之不可過。故與上俱興。不敢獨以文勝。蓋文

明以止者也。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

三居二陽之間。柔來文剛。陽得陰助。是凡所建樹。人施其澤。我

上經會通 卷四

七

收其功。非得其貴。而潤澤吾身者。受然陰之承宣。可以貴我。其

奉順。亦可以弱我。必嚴非道之悅。永守其貞。則有以杜其僭竊。

而常得其潤澤矣。吉。

此大臣得庶臣效力。而文彩日章。如率先有司之類。不必以小人

服役言。

一說三。大極盛。未免有文滅質之患。防其必弊。故有永貞之戒。

潘雪松曰。三處文明之極。二陰比之。陰陽相錯。貴然而文。濡然而

沃。蓋貴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貞如濡。如膏。

懼其盛也。濡。慎其弱也。惟永其貞而不變。則二陰必為潤澤之

濡。我於彼不為。陷溺之濡也。取象九三有離文自備。故曰貞如

遇見六五
說卦名卦

居二陰之中有坎水自潤故曰濡如有濡義亦有隔義故曰永貞

三四離艮相連文明以止故曰貞如又曰永貞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大臣之於群工始末嘗不藉其潤澤而終或受其憑陵惟永其貞則正大足以消盡媚終莫之陵也

陵生於狎念及於陵故宜貞念及于終莫之陵故宜永貞終字須玩一說謂終不至文之陵而害貞也此聖人於大方值其盛

而憂其終三終莫之陵四終无尤五終吉三箇終字可見聖情

六四貞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應陰陽相賁以數皇猷者也苟得相從則為剛上文乘

上經會通卷四

而成賁矣乃為九三所隔故為賁如皤如不成賁焉然四求初

之心則如白馬飛翰之疾矣此皆三所致也而三非為寇者特

求賁于四而相親耳其情雖善如四之自守何哉

以大臣求賢成文明之化言曰皤如見四也不遇乎初曰翰如見

四之必求乎初曰匪寇婚媾見四之終不失乎初通節重四求初

孫氏曰四也不遇乎初者妄求之謂四之必求乎初者無已之

情三餘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易其守也求在彼

應不應在我故只曰匪寇婚媾而不言應與否以見四之自守何

如耳能不改其飛翰之心久當還皤如為賁如矣一說六四艮

休其賁將止而文將反于賁矣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初以實心而

賁乎四不為外觀四以實心而求乎初不為虛飾初曰貞如四曰

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匪寇婚媾言非所

以相拂而乃以相成也象曰當位疑言其以陰居陰似乎易于狗

世而難於永貞者乃能與初為賁相濟而不相拂何尤之有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所以求婚媾之求者居位與三近疑可附而求也亦觀四

之自守何如耳果能堅意守正彼自止耳安能強我哉終无尤

也

三得所賁者也恐其溺於賁故以永貞戒之四不得所賁者也恐

其妄求賁故以匪寇婚媾防之匪寇句蕪子瞻謂不與三之寇

上經會通卷四

為婚媾也程傳謂非九三之寇則與初為婚媾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養之終吉

五為賁主而有中德是君欲敦朴還淳而躬自儉約以有實為

光華有賁於丘園之象是雖用度太簡如束帛之養而可鄙

吝然禮奢寧儉世風賴之終得吉矣

丘園有畜而非華美之虞六五不賁於朝市不賁于軒冕而賁于

丘園此以不賁為賁也束帛養之與賁于丘園不是二意但束帛

句就庸度言不可以此句說不好了吝者賁餘之時而獨守儉盡

于人情誠謂之吝也終吉者任有則于事可久守約則漸反于有

卷六五之吉有喜也

時方逐末世道不无可憂五能敦平而吉是世道之慶也不有

喜乎

伯夷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于文勝之時而為立國

之貴豈不甚可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賁極反本是當致飾亨盡之時而矯大以有故奔以儉猶

物有本色而浚於无色白其賁者也則无文勝威質之咎矣

白賁以白為賁也上九賁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以剛居之其

本色之故為白賁文極而反賁素賁于是乎止矣何從唐凝菴

上經會通 卷四

曰亦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矣文明以止者此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人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必有所厭薄者即此真心所謂志也

白賁无咎則能反而得其素之真心矣志不得乎

此皆以大臣雄世之志言看來以初心言更佳人心之初原白

賁之反本後始得其初心矣

程放承曰下三爻詞皆主文上三爻詞皆主質故皆以白言

之賁如白也帛亦白也至上則艮作之終為實之極其賁也即白

賁反而澤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澤志

剝三三坤上復三三震下

孫解

陰陽成曰天地所以存存人心所以不死止賴有陽耳曰剝見其

宜有而去之曰復見其有而還之也然陽之所以自完於剝而

善處於復者莫如順之一字故剝之止以順而復之動亦以順也

順則天行之數有消必有息有虛必有盈故不利於剝者未有不

利於復者復也剝曰天行復曰見天地之心蓋天行迭運不能

使陽之不剝天心不改能使陽之常復也孫吳江曰龍蛇蟄而

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暮特而夜氣不息可知天地之

心見于復而已存於剝陽之來復不待於七日而已在于頃刻之

不食矣

剝三三坤上

上經會通 卷四

剝不利有攸往

五陰盛長陽氣將剝落而无餘故為剝夫衆陰剝陽小人盛而

君子孤時當止也君子當儉德避難豈可有攸往乎

剝者陰道消陽消至於五揆必剝盡一陽而後已也不利有攸往

戒君子也所謂順時而止也

象曰合貞全象重順止二字順止即是順天見小人非能剝君

子惟君子不順止斯受其剝耶

程致承曰反剝為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順止非第不往靜以觀

時存吾之身以乘其隙而圖之有待而往也止而曰順孔疏謂在

剝之時世既无道君子行之不取賄其剝直是也故順乃所以止

一變是成
之變也
九君子乃
是時事

明

〇

而止乃所以行必曰尚消息盈虛天行有言陽消而息乃天運之必然見順止之為順天也。在剝則不利有攸往而順止在復則利有攸往而順行。即從止裏養成端倪。不有今日之止孰為後日之行。勿謂剝之不佳與復之利往有二道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卦名剝者剝落之義也。卦体柔進于陽變剛為柔是小人乘君子之孤欲去之盡而純為小人之黨也。故名剝。詞曰不利有攸往者以五陰方生小人浸長之時也。時固不可往矣。且卦德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上經會通 卷四

十二

者何也。蓋君子出處觀時運盛衰于陽之息而盈時當行也則尚時而行於陽之消而虛時當止也。則尚時而止。此天行之數不得不然也。今時當剝落則消與虛在陽矣。能不順時止乎。故不利有攸往也。

首節丘建安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盡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近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為君子者。悉為小人。天下事有不應言者。故遇可為也。變不可為也。李隆山曰。夫言剛決柔剝言柔變剛。何也。君子剛明果斷。其去小人也。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陰謀詭計。其去君子也。詞不順理。不

真。變非浸潤使之。日錄月鑑。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聞。君子小人之情狀見矣。

二節吳因之曰。上說柔變剛。則向之衆陽。今將盡變為陰。而陽道幾元以自立於天下矣。此時小人長。不利有攸往。已說盡矣。又轉在卦德上去。謂君子亦須觀象而收斂。又轉到天行上去。只是要他順止。故復申說一番。要在言外看出丁寧之意。大抵聖人一說到剝字。便慘然不安。苟可為君子謀者。无所不至。故其辭氣如此。潛雪松述曰。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可往而大有為也。謹身晦迹。異言。僞命。不犯手。不觸時耳。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為世道計。雖剝之時。猶隱約要蛇於小人之間。靜慮事外。不輕攸往。存

上經會通 卷四

十三

吾之身。以乘其寒。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之哉。李隆山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咨嗟憂戚。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不情辭小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薑尾之毒。其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非君子所尚也。胡氏曰。消息盈虛。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亦天運然也。故剝曰天行。復曰天行。君子順時觀象。係天而已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山起于地。今反附之。顛剝之象也。夫上之剝。從下而起。下剝則

五、

六爻合旨。陸庸成曰。卦皆純乾。初二三四五皆變剛為柔者也。聖人於初二也。必曰蔑貞凶。示剝牀剝辨。貞猶無恙可及止也。如

卷四

十四

必蔑之為快。凶將在已。不獨在君子也。至四而貞已蔑矣。故直言凶也。以見前言之必有驗也。子衆人剥陽之中。得一應陽者。輒冀其去邪從正。誘之曰剥之。剥其剥陽者也。轉凶為无咎。何憚而不為哉。剥陽者誰也。環我之上下而廢者皆是也。曰失上下教之斷也。則至然五則又極矣。併剥之一字。聖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義。以為悔陽之計。開小人遷善之門。賞之者五也。率陰聽陽。寧獨免蔑貞之凶哉。白寵曰无不利。聖人以暗為君子之心。托明為小人之策也。又曰終无尤何也。破小人之疑情。示君子之宏量。必不追咎而尤汝之昔也。五又何憚而不為也。有三有五而上之碩果。乃得以獨存。聖人猶慮其危也。又示之曰君子小人相為一體。非相

蘇軾漢曰世道升降之機每係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聖人固慮之已足是故于陽則象之曰牀曰廬謂其能安乎陰于陰則象之曰魚曰宮人謂其當順乎陽曰蔑貞曰剥廬危之也所以嚴未然之防也曰无咎曰終无尤所以開反正之漸也至於上九而得與剥廬之戒尤深致意焉夫蔑貞之極猶有碩果剥牀之餘終于剥廬則君子之道固未嘗一日廢於天下為小人者亦可惕然畏哉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剥陽從微而著初為剥陽之始雖未即逐去君子然已侵

卷四

十五

其權尼其道、為剥牀而方及其足也、勢必至于淺貞自取凶矣、小人亦何利為此、

剝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床之象。床取身之所處也。人以床為安。床以足為安。剝始于下。先及其足。漸至於身也。蔑貞則凶。戒小人勿害。君子自失其所安也。觀六三。從正則无咎。六五受寵則无不利。則蔑貞凶。屬小人言。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剥床以足者滅貞之害方起於下也初雖微而剥從此始其消
不可測者君子其可忽哉

交言小人凶此為君子危初在下陰德未勝剥至於五以漸而極

皆由初起故剥足滅下咎其始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二漸進而六小人之勢益壯害正之謀漸肆猶剥牀而及其幹也必滅貞而自取凶矣

辨分別上下者故曰床牀牀去辨即膚曰辨危之使自謹儆焉楊氏曰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日矣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剥陽雖至于辨幸其黨與未盛大也君子當急避之失此不去

上經會通

卷四

十六

即剥膚矣

剛柔相應比曰與二與五應所與乃順陽者二與三比所比乃失陰者故曰未有與此於危之中有衆也之意教君子急避之也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剥陽而三獨與上應小人猶知有君子也故誘之曰若能

剥去和黨以從君子則无蔑貞之凶何咎之有

一說謂剥去衆陰恐非本卦剥陽之義只是保全善類不忍黨和

害正在應字上取義故在剥之時為无咎胡雲峰曰剥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剥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

吉許之可也剥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無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小人害正皆同黨使然三无咎者以其遠失上下之情不與同黨也故无咎

聖人恐其係戀同類故勸以辭曰失上下

六四剥牀以膚凶

六四陰長已盛蔑貞之禍肆矣故象剥牀而及其身所謂逐去忠臣剪落義士斯其日矣豈有小人既剥而得以獨全哉凶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上經會通

卷四

十七

剥牀以膚則已羅及身之禍切而且近此時去無及矣何不早為計乎

初為牀足二為牀辨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剥牀以膚言剥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切近於身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為群陰之長小人之領袖也能為君子禍故能為君子福也故示之曰若能率蔑貞之黨為從正之謀國政權柄一歸君子掌握如貫魚以宮人寵焉則不惟民社受福而小人實嘉賴矣无不利

貫魚者率陰也以宮人寵者受制于陽也一陽在上群陰所剥

非五以柔中之德。總領承陽則剥必盡矣。剥至於五。剥之極也。盈而消之時也。故可以順而止之。而更不言剥。三之勢未盛。則教之以去其黨。以從正。五為陰長。則教之率其類。以從陽。曰无不利者。以利害動之。見小人。婦至蔑貞之。後一能委聽君子。猶可獲福也。丘行可曰。遞剥皆陰長之卦。遞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剥陰長已極。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剥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其曲為君子謀如此。取象魚陰物。官人陰類。貫指一二三四而以之者五也。

象曰以官人寵終无尤也

十人

害正者小人之尤以言人寵則終无尤矣
小人慮禍之心常恐君子追論往事以為罪故以終无尤說動之
使堅其從正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上九一陽獨存。是衆君子論謝已盡。天不忍世道終亂。留一君子以開太平。而昌善類。為碩果不食之象。故在君子而當斯時。必為衆陰所載。而得輿矣。若在小人而值此。不盡去君子不已。豈有君子既去。小人能獨存哉。直自剝其廬而失覆庇矣。然則君子可盡。剥乎。

天道絕而淩續之時，所賴回造化之春者，止此微陽。世道亂極思

治之秋。所賴開太平之盛者。止此君子。當剥之極。而有碩果不食之君子。正衆心共戴。以為世道主者也。可盡剥。而小人必欲盡剥去之。非剥君子也。自剥而已。故曰剥廬。胡氏曰。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剥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剥廬。自失所安矣。取象此爻為艮止之主。是全乾剥而止於上之爻。不為所剥。艮之成終成始生。不息為碩果不食。有復生之機。果中有核。謂之仁。復者復此仁耳。非不食而何以致復哉。艮為果。坤為大興。五陰垂載上九一陽。如人在車上為得輿也。廬亦取在上之義。艮亦為廬象。群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廬。猶不已。必剥其空廬。此小人剥極无所容身之象也。

五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一陽在上其勢孤矣而曰君子得與蓋君子之德下民仰望故剥極愈孤而民戴愈殷也夫既為民所戴而小人必盡剝之祇自失所庇耳寔極於終安可有為哉小人亦何利為此

程傳曰正道消剥已盡則人復思治故衆心殫轉於君子君子消
與也敬承曰君子上則辱下辱下即所以自安故得與耳小
人剥君子將以自用也而乃終不可用亦何益哉

復
三三
坤震
上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剥盡而坤一陽來復故為復陽既復矣則吾道之生意復圓正

人之餘類復植不其亨乎故已之出入揮霍如意无有嫉害而朋類之來離我受祉亦無摧抑豈俾致哉蓋陰陽反復之道時至七日當得陽之來復天運循環自如此耳天有是時則人必有是事况且一陽進衆陽俱進建鴻樹駿惟我縱橫何往不利乎豈特无疾无咎已哉此復所由亨也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復者窮上反下還其所固有也通節提見復則必亨一亨字便了出入无疾亨在我也朋來无咎亨在人也七日来復計陽復之必然以見時至而必亨也利有攸往則既復之後无往不利推開事業而言正所謂為亨也一說无疾无咎以在已所行言反復二句見天運之必然君子不可不善承耳攸往即

上經會通 卷四

二十

指无疾无咎

按出入无疾以其動而順故也朋來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故也其無朋來言者一陽既復其勢不止於一陽復而已七日来復此天心開治之時氣數難逢之會也利有攸往修舉廢墜之德進復先王之政以致太寧之盛者君子處復之大用也一解疾字氣失其平之謂疾出剝入復之間最忌炎氣害事能順行故无躁妄之疾也无咎根无疾來我若不順行用壯用剛則衆陽亦因壯意而有過矣一陽先事故曰疾見事由以壞衆陽后事故曰咎張雨若曰聖人于臨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于復言七日来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曰月曰八惡陰

此解非
此解非
此解非

出入二句
不平

二句俱佳

長也故速也於復曰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也取象亨者陽在剝則窮上而无所往今復在下五陰俱無阻隔有亨象也出入剝入復之象也朋來五陰順之象也无疾无咎則一陽震動而五陰咸順之象也反復剛反而復之象也七日来復於剝七變而成復之象也利往陽消既久而復其長莫過之象也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卦名復而詞曰亨何也蓋剝之餘君子往矣今陽既往而復反則善類復植吾道大行所以亨也何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哉蓋剝反固可喜而自恃其反動有不順亦可惧也卦德坤順

上經會通 卷四

二十一

震動是當元氣初回之日順理而行不輕動以激其變則在已足以自固而小人無隙可乘是以已之出入既得自如而无疾朋類之來亦得離祉而无咎也所謂反復其道七日来復者豈人為哉以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陰陽消息一天運之自然也天固有以開君子矣由是而利有攸往者一陽既復則其勢駸駸漸長而臨而太而壯而夬以至於乾无非陽明用事而君子滿朝矣于此有何不利哉是復也固有知君子之亨矣至觀復於造化其有以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無心生以不息乃其心也剝之時此心不可見矣至此一陽來復而无中含有自下起元天地生物之心无間可息

者不於是可見乎

首節劉反釋漢字而亨在其中他卦皆曰剛柔並濟而亨

順動其居
下

二節程欲承曰元動皆貴順而陽反之初九其蓋剝之時士君子
之氣約結不伸候反而亨未有不銳焉其意氣欲激聚陰之怒
者疾之不終无也故向觀象以俟時今乘時以順動此所以善其
出入而自復之道也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以動而自長矣

上經會通

卷四

二十二

遂成震為動剛反即動也動而以順行者當剝極之後陽之始生
不敵衆陰正坤上龍戰之時動而不以順行之則无以養微陽之
休而甚陰于陽之咎何得亨通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陽順而長陰
順而消此一陽主五陰為復之道也

天行由是
天心可見

三節反復其道者及而復陽之故道也剝則自息而消自盈而虛
復則自消而息自虛而盈其來而必往而必反循環周流自无
止息故曰天行

四節剝自下而上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剝長言復
之一剛自下而上為復為太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也故亨

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程欲承曰天行天運之自然
也自然而反亦自然而長乃此動而致者曰順天之行也

宋鄭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雖氣有闕闕物有盈虛而天地
之心一也自古至今無時間斷故陽極于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爲子
此可見天地之心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有時止息則陽之
極也一絕不復續尚何以復生于內而闔闔无窮耶見字重發
見者自人所見而言也天地之心時時不息但在一剝就復之時
更覺見得明白非謂生物之心果有滅息至此復見也唐氏曰
天地何心也生之不已即所謂仁也然心與行非有二也自其運
念謂之心自其運旋謂之行惟其心之生生不已故其行之運旋

上經會通

卷四

二十三

不息隨剝隨復行無停机无後先無斷際但欲見之非此无由何
者渾然於穆機緘不露何所容見惟其收藏乍畢而一元生生之
机忽萌于黃鐘之宮此為可見正見其生之不已也故聖學之
求見吾心也亦必在莫見莫顯之際孟子所謂乍見孺子見此也
則見天地之心正所以自見其心也潘曰復者已之心也而實
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已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已之
心自見天地之心李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非聖人真能大
明終不能言也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

按宋句分明是提前意蓋天地有剝柔有動靜有七日八月有剛
柔消長而其心於剝及則見矣動而以順行則見矣七日來復則

見矣。則長則見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陽甫動，復之象也。先王以陽省天地之生氣，而微陽不養，則不固，故于冬至之日閉關焉。使商旅不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上下安靜，皆以保養微陽，使其生意完固，為來春發生之根本耳。

雷在地中，不是有聲之雷，陽氣動于地中，此即至日也。陸氏曰：冬至之日，洞陰雖冰於地上，一陽已萌于地中，謂之至已反而來矣。迎其真陽，培其天機，以閉關立法，而不行不省，皆先王順天時，贊化育之一端也。商旅至賤，后至貴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

上經會通 卷四

二十四

為事也。○按微陽之氣，天地之根，而萬物之母也。氣方息而遂淺之，故夏有冠陽，冬有伏陰，精未聚而先發之，故人多夭折，物多疵厲。當靜養之，不可使發洩耗散也。

一說以心體言，外之閉關而吾心之出机併杜也。商旅不行而吾心之情欲更有不行者也。后不省方，不謂明于外而反照于中也。去情欲，鉅神識，閉關之學也。所以養仁也。取象閉關象坤之闔戶，商旅無坤之象，震為大塗，有闔象坤為靜，有不行象坤為地，有方象。

六爻合直，張安東曰：觀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象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為仁之事，初不遠復，係詞以顯子。

知然見天

當之。三月不遠仁者也。乾道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其閭卦之徒與。三頻復，其日月至焉者歟。四獨復，志仁者也。其陳良之徒歟。五敦復，積累而成坤道也。其曾子當之歟。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也。

蘓軾溪曰：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為見天地之心，而至係詞則曰：復以自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是真知也。見天地之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真見也。天地之外，更無人心，吾心之外，更無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願可為遠，即不然一念少殺，即與天地不相通，一息少間，即與天地不相似，不至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已而後復。

上經會通 卷四

二十五

禮格物而後致知，夫惟內不見已，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真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子所以為庶幾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人心有失而後有復，失而後復，即遠矣，即不免于悔矣。初為復主，在卦之初，念慮微動，即能覺察，即能克治，不待失而後復，以至於悔者，此欲淨理還之境，可以齊聖賢於天地也。元吉。

按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即天地之心不離不復者耳。悔從何來，此天地純粹至善之條，人心復還天德之元動而未動一念，常覺之真机，吉之先見者，故曰元吉。

以不為

楊敬仲曰人心本善自神自明如鑑中萬象鑑不動而萬象森然意微起焉即成過矣微過即覺即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也於意不起之始也元即乾元即神元即人之道心即謂天地之心濂溪以貞論復伊川以元論復此即伊川之說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人身所由來誰非生機一有間斷身為虛器矣不遠之復則其生機渾乎無間雖以澄心乃所以修身也

潘雪松曰復之初九即乾之全體此乾道由貞而元無斷無續無間可息故不遠復浚而未嘗有失也故默識此体一陽為主形色皆天身無有不善者矣故象曰以脩身也於形著以檢身未矣

上經會通 卷四

二十六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身也修身以仁則毛髮甲爪俱為仁體故曰陽者仁也不遠之復求仁之學也

六二休復吉

六二柔順中正近于初九皆其善以自益而已不蒙復之休美者也聖賢事業皆由此出言

人心之復不知覺然許省察克治休者取諸人而已不勞也非以復善即為休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不遠復克己復禮之仁人也二能下之所謂以文輔仁也故能休浚而吉

以不為

下字要說得重能下則此心日就檢束而不外馳能下則此心日與陶鑄而不自知其益也不亦休之乎其為復乎張南軒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所謂浚其見天地之心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切也

王介甫曰以卦言之陽反為復以爻言之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陰以退為復故六二乘初有下初之意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不中正資稟偏矣又居動極性情躁矣故既還于理又蔽于

上經會通 卷四

二十七

欲既出乎欲又入于理屢失屢復之象夫屢失固蹈人欺之危矣而能屢復則天地之心猶存何咎哉

復乃惟一功夫如何著得頻字曰頻復則頻失可知矣然既危其屢失猶幸其屢復者亦誘以遷善之門也一說屬作惕厲之厲

復至于頻者以易心處之也天人交戰之際能以危厲存心一復初復矣乃得无咎以其震體有慎以戒則之義所謂震无咎也雪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雖有厲浚則能補過矣于義何咎

創解

六四中行獨復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四履群陰之中。獨與初應。是與眾俱行。獨能依眾。傑以自復。于善。亨。不假言矣。

時說中行。在群陰之中行也。獨復謂獨能復於善也。諸爻之復。其善端。此之復。復於善。類若如此。有太淺。聞之。繆師曰。中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即復中以自考中。字。獨即中庸慎獨之獨。此中體原在隱微中。獨知獨覺。四能。以中而行。而於獨知之中。惺然自復。所謂復以自知也。蓋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也。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惟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

上經會通 入卷四

二十八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中行獨復者。以初九有道之君子也。四寧遠眾。以從之者。非從初九也。正從初九之善道而行。故能獨復耳。

初之善一也。於二則曰仁。於四則曰道。蓋仁以心言。道以理言。近初者聯之以心。遠初者從以理耳。聞之。繆師曰。此道即率性之道。道止一中。獨復即是中。中體即是道。體要者。湯合一四五之中。一也。四之中。以獨復當始念。而即是五之中。以敦復至終念。而愈固。

六五敦復无悔

復之時。有待失而後復者。有資人而後復者。柔中如五。其涵養

深潛純粹。善念存存。善行隨。始終如一。敦復之象也。此至誠无息之道。聖賢不愧不怍之心也。何悔之有。

敦者。堅固完成也。此卦以初之復為主。所復一如其初。能常以不遠為復。即敦也。本義中。順云者。坤為順。居坤體之中也。是未發之中。一順其初。不加一毫。瑕也。故曰无悔。不但无祇悔而已。復頤不重初哉。不遠復者。善心之萌。入德之事。敦復者。善行之固。成德之事。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下仁如六。從道如四。皆因人而復。其復非自成也。五所以敦復者。以中德自成。無待於人。故敦復而无悔也。

上經會通 入卷四

二十九

考成也。人性之初。止一中也。能定其初之謂成。不敦不可語成也。自考即誠者自成之意。順其初而完之。无一毫缺陷也。

有以考作考不善之考者。俞氏曰。二居下卦之中。而休復。四居五陰之中。而獨復。五因二四之中。自考乎已之中。有不善未嘗不復于善也。蘇紫溪曰。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為得乾之精。地之靜者莫如山。故惟艮為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不遠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終。

上六迷復凶

有災者。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元。卦以初陽為復。六在群陰之上。而遠于初。敦復已深。善端滅息。

迷而不復者也。從欲惟危。凶可知矣。即其凶而極言之。棄天棄天。天必災之。自暴自棄。人必絕之。以是而行。祇以敗事。且將喪心病狂。終身汨沒。而不能出。猶用行師。亦必覆車擒將。辱及其君。雖十年亦不能雪耻也。迷復之凶。可畏如此。

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則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藏。柔終而無改過之遠。故昏迷而不知復。災眚以下。甚言其凶也。十年不克。正七日來復之反。十者數之終。凡言十。坤終之象也。順卿曰。易之凶。泰有大於復上爻者。蓋人心不過迷悟二端。復不可迷也。迷於復則患。有不可言者。故凶至此耳。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半經會通 八卷四

三十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是心。以為天君。當存天地之心。迷而不復。則與君道相背。馳矣。能免凶乎。

君以心言。君道謂初所復之仁也。反背馳也。迷復凶。不仁之甚也。

无妄 三三 乾下 震上 大畜 三三 乾下 震上

陸庸成曰。无妄災也。大畜時也。无妄以六三言。故以或繫之牛為災。大畜以上九言。故以何天之衢為時。然二卦以乾為上下。而震以一陽居无妄之始。艮以一陽居大畜之終。猶之剝復以坤為上下。而艮以一陽居剝之終。震以一陽居復之始也。合四卦而乾坤之上下脩矣。故順與大過去乾坤。而以震艮巽兌為上下。終之以坎離也。

无妄 三三 乾下 震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為卦乾剛震動。是本天德之剛以動。以天不動。以人故。名无妄。夫无妄則誠能動物。當得元亨。然謂之无妄。則无不貞也。又必一出於正。不拘于小諒。則信理而非徒信心。可得元亨而利也。若其匪正。而所信或失。其是亦妄矣。背且不免。安能利有往乎。

无妄誠也。史記无妄作无望。人有期望。即是邪妄。本義實理自然。无妄即是實。即理。即自然。實理自然。所謂正也。无妄原无不正。聖人又應人認理不精。偏執信果之念。以為是。故又點出貞安。

半經會通 八卷四

三十一

貞正所以戒其无妄也。匪正有眚。戒人於无妄上加一意也。此一正一反。深明貞之為利。意太極著念。即為妄。不惟妄念不可著。即无妄之念亦不可著也。傳曰。心雖无邪。苟不合正理。即妄也。或問既无邪。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人有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理。

程敬承曰。无亨利貞。乾詞也。不利有攸往。剝詞也。陽既復而无妄。有乾道矣。仍用剝詞。何取。蓋一陽之復。尚微。震方動。而二柔乘焉。即妄之參也。雖有妄。便有青陽斯災矣。故仍以剝詞言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

矣哉

卦名无妄詞曰元亨利貞何哉卦變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是
通心運動死妄念所存者一正而无妄也卦德震動乾健是
即此為主者奮發有為不屈于欲所發一正而无妄也卦體剛
中而應是即此為主者實意交孚不載以偽所與一正而无妄
也故詞曰大亨而利於正者乃天命之當然也蓋天命流行本
无不正惟順天之命天斯祐之而元亨矣其匪正不利者蓋无
妄而以不正往焉則妄矣欲往何哉吾知逆天命者天必不祐
如之何可行也

通節反復其詞只是将无妄與正合一處示人見得无妄原出於

上經會通

卷四

三十二

正乃所以成其无妄此天命之本體原自如此而盡人合天者
亦反之天命之初不可不正也首三句不可平看以首句為主
二字為重吾以天德為主則動作應酬之間自然皆德性用事而
无邪妄矣蘇紫溪曰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為主於初
也震之初即乾之初也此乃卦之主也人心之初只要得其主
動而健而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須而
濟也曰无妄則自先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為中人言也聖人
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
性樸實无所回互而于事机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
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實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

程傳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則妄无妄之卦動卦也靜不礙動

以道心為主此為主於內者非有我之所得主非去有我者之
所得主自然然而動者也動于无妄即動而天矣此有主者衆理自
為之後非以主役也无物欲安得而挽之即剛中而應矣此有主
者人心自為之通非以主通也况形骸安得而隔之於衆感衆應
之時澤无感无應之體方是常主方是真主方是道心而為天之
道方是率性而為天命之性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意无必
无固无我則為知命者一念焉即落人心存心養性修身以俟則
為立命動一念焉即為廢墻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為受命墮一
念焉即為困窮故匪正之害亦云无妄而不利於往者不以天命

上經會通

卷四

三十三

性也故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曰天
命不祐聖人所以破萬世之惑而塞異端之門戶也
象曰天下雷行陽氣鼓動萬物皆春物而與以无妄也然與以實
理者天也全其實理者聖人也先王於是代天理物茂生之心
對時育之使不失其實理之自然而已此贊化育之道也
易曰天命上說象後性上說性即天之命也天下雷行物與以
无妄物各具一性物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
萬物亦聖人自然之天也物不必無人言時字最重
程敬承曰對時育物只以无妄為主茂者一誠充積之盛有萬物

之。故其動也。以天其行也。以時。因時而施。非有心以迎時也。因物而付。非有心以合物也。如堯舜禹湯。孔子老安少懷。豈有所期必之哉。期必焉。則妄矣。妄則天命不在我。而何有於育物。故對時育物者。無與於時與物者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體天而無妄也。

陸庸成曰。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時者。有為主於內者。也。內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而盡育者。先王所以盡性盡物性也。

六爻合旨。胡雲峯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

上經會通 八卷四 三十四

行雖无妄而有青无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青。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有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青。時當靜而靜也。君子之學。時止時動。以適於无妄而已矣。

蘓欽溪曰。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于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復。思慮俱屬妄心。種。計較俱屬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戕性也。妄之妄者也。若潛心學問。銳志進修。固自以為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焉。而妄成。心未忘。則固我之私乘焉。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焉。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為聖賢。君子而偽滅性人。賊天幾微之

間。大致千里。失二之不耕。穰不留。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不喜功。純乎天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繫而妄者也。上之妄也。窮而妄者也。告子之助長。无異握苗。尾生幸已无取。經。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初九无妄往吉。初九正剛來為主于內者。最初一念動。以天不以人。无妄者也。以是而往。獲天之命。天必佑之。安往不吉。无妄以初九為主。震陽初動。誠一未分。以此而往。動與天合。自澤无心之吉。

上經會通 八卷四 三十五

時說吉。以君民親友言。非也。有謂與天地萬物相感通者。可從者。來此往吉。宜以心言。唐楚菴曰。初與四敵。應與五未交。何以言往。蓋於豫之運原。自不已。吾人之心。原无停机。一陽初動。生機動不可遏。順其最初一念。而往。即是天之行健。即是至誠无息。安得不吉。與匪正不利。有往正祖反。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无妄。心初體也。无妄而往。順心之初體以動。而自得其所之。正也。志有不得乎。程欽承曰。大凡有應。則有繫。无應。則无繫。直心而往。此心之存。体自如。故曰得志。非以行之順利為愉快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人皆知不為之无成不知有為之為累故聖學有為心與取必心皆妄也皆不利往也六二柔順中正純心修學而无計功期效之念无謀為於前无冀望於後如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畬也无妄之至也則雖不計功效而功效自應何往不利乎

六二非无作為只是始終一无計較也前念不生後念不起无獲與畬之念恰似耕與菑都无有也然漢曰學非无為也順乎天機為之以天即謂之无為可也非无得也與天俱化得之以天雖謂之无得可也邵國賢曰有所為而无所冀非无妄也无妄為而有所冀亦非无妄也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菑

本經會通一八卷四

三十六

而菑當畬而畬何當畬之有此之謂无妄耕春耕獲秋收當穫也是開田畬熟也是三年之後成田也則字甚賤見匪正决无利往之機也利往自然之理无妄之福也與卦不利有攸往相反正有意无妄之辨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二之无妄有如不耕穫者言不以富利雜其天理粹然純修也

富當利字有未富者虛中无實之謂沈德培曰人多為富字所誤心仔裏潔淨渾渾去清來未嘗念頭涉着功效上此正純心之學便不害无妄之体游氏曰无妄往吉乾道也初心剛有主而

實不耕穫不菑畬坤道也二之柔无欲而虛

六三无妄之災戒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本无妄教履不得正則居非其地過非其人有意外之災所謂事修而訪興德高而致來者故為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之象君子且柔何哉亦順受其正而已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正必有福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故曰无妄之災其象何如或係之牛彼无妄而來也行人之得此无妄而去也邑人之災亦以无妄而罹也无妄之事人所不能必也行人與居人兩或相值得牛與失牛事有相因蓋適然之遭如此此聖人恐人泥定往吉之說利適遇境便生怨尤故以此

本經會通一八卷四

三十七

盡其義欲人以義命自安然其无妄之心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得牛在行人而所係在邑人則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此言理之所有君子不淨而避也惟自信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則天德為君下无應與則物交无引是以實心常在實理常運為可貞之象无二三之咎矣

六爻皆无妄全重在貞即利貞之貞不至於匪正故曰可貞蓋六四之乾體即震初之動无所係累也時說可即常也當守此貞而不變也

唐氏曰：于初四兩爻，乃見心之全體。要知念之遷轉，曾先停機。此心也。如：不動，真常寂然。此心也。然非二也。念之遷轉，而真常終於不動。如：不動，而遷轉更無停機，不可執住往吉，可貞相病也。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本固有之理，可貞无咎者，守其所固有者也。非固有之謂固守也。乾初作，乃震一陽，自來是貞，其固有非由外鑠也。時說謂凡物不能守，便不為我有矣。故固守乃能固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所謂剛中而應者，非有妄也。但在无妄之時，不免有意於

上經會通 卷四

三十八

无妄，夫妄疾也。有意于无妄，亦疾也。一念內橫太虛之條，得矣。當知幻從真生，亦從真滅。勿藥而自愈矣。

時說以二五中正相應，君臣同德，內治修矣。誤或變起不虞，是无妄之疾也。靜以鎮之，當自定耳。看來六爻皆言心學，忽參以治道，殊非卦旨。亦宜主心學言。程敬承曰：九五健體也。健體本无疾，即或有疾，非真疾也。惟順其天命之正，而以无心處之，天將自佑，往將自利。无妄之疾，當自緣无妄而愈矣。楊敬仲曰：起意于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則于意上生意，疾中加疾矣。故勿藥，即是藥。

聞之師曰：提是戒其妄動，其實九五无疾者，諒焉之詞，以見其當靜也。

藥攻有妄者也。无妄而藥，反以藥生疾矣。可輕試哉。

上九无妄行有言，无攸利。上九非有妄也，但處窮極之地，而必信必果，膠固而不知變，不可行而行，適以自害，何能濟乎？故為有言，无攸利。

此象所謂匪正有言，不利攸往者，象止言有言，而此言行有言，則不行，猶或可免。當止而行，便匪正。何其驟極而不知處窮之道也。蓋由乾體健極，故不能止而有行也。唐凝菴曰：三猶可諱其

上經會通 卷四

三十九

災於天上，冥造其青於已。崔子鍾曰：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曰災，曰疾，曰言，曰窮，人之所避，而不知欲避之私，皆妄也。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欣厭就避之心，非有妄之所由生乎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无妄而行有言，豈誠不足哉？窮極而不知變，故災也。

行而曰窮，即欲往何之之意。纂言曰：居卦之極，靜守而終焉可也。乃猶行焉，故以窮之災言之。窮反生災也。一說：此爻如孔孟有德而不得行于春秋戰國者，紫溪曰：六爻皆无妄，使信不以正，何以謂之无妄？本義窮極作時上說，時之處窮，雖聖人亦有行不

大畜

大畜 三三 乾上 艮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卦體以陰畜陽畜止之大卦德日新其德畜之大故為大畜夫畜貴大尤貴正必其利於聖賢正學不雜曲端然後有大畜藉者斯有大設施食祿於朝而不家食抱負可展而吉矣匡濟時艱而涉大川險難可濟而利矣此有依斯有用休用合一畜所以為大也

卦名雖以止畜畜二意立說仍重畜上故卦詞俱就畜言功夫在利貞上學術正則事功宏不家食利涉大川皆本畜之貞來

上經會通 卷四

四十

彭山曰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畜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為時用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大川之象吳因之曰士君子學術未有空虛无用於天下者必天地間事業先一件不能做施為措置果到透徹處方完吾學問之分量若事到頭來伸手縮脚從有所經理亦只是勉強支吾苟且塞責非有卓然可見之效萬世不拔之業這却是本領不齊學術未純之完不得大畜故不家食涉大川文王繫之特詳如此有此卦辭先要在卦名大字上想出意味來

彖曰合宜全象以剛健為主聖賢之學必止于健天德也畜之大乃大於健德也畜之正乃正于健德也健德所履无不篤實

健德所煥極其輝光人能畜此乾剛以止於健則有大涵養者自有大作用也應天即剛健故君子以健為業即以天為學究此剛健動與天應畜乃大矣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何以名大畜哉亦大畜此剛健之德也為卦內乾剛健是德性堅強而物欲不撓外艮為止是奉此剛健者踐履篤實而光輝宣著德日進於高明而成畜之大為故為大畜故詞曰利貞者用此本體之剛健向上達而希賢聖以為歸能止于天行之健此其大工夫大學術而為大正也所以利貞也惟利貞

則不家食矣國有養賢之典正大畜者享之而膺其大烹也惟利貞則利涉大川矣張弛闔闢之天正大畜者應之而動合時宜也使所畜未大而未正則我不得為賢能享大烹乎心未與天合能達時變乎此畜貴大尤貴貞也

首節剛健以本體言篤實輝光以踐履言吳因之曰吾儒學問先要剛健為主不令胸中容半點私及至下手時節又一毫放鬆不得直須敦篤懇至把道理著實體驗著實踐履不令半點虛浮久之天機活潑鼓舞飛魚躍時地若有精光閃爍不可掩遏此就做工夫的說出一段真光景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按篤實輝光重篤實字輝光即在篤實內見躬行踐到時履真純則白

上經會通 卷四

四十一

則不家食矣國有養賢之典正大畜者享之而膺其大烹也惟利貞則利涉大川矣張弛闔闢之天正大畜者應之而動合時宜也使所畜未大而未正則我不得為賢能享大烹乎心未與天合能達時變乎此畜貴大尤貴貞也

中九

有一段昭著不可掩處。日新者。日進一日之意。一說輝光無頂。乾艮未終。山曰剛健者乾。篤實者艮。二休相磨而神明見。輝光。越興。俱新。蓋誠中形外。自不能已。畜之所以大也。二節時說分三段。剛上。人臣進位具瞻也。尚賢。人君尊禮賢士也。止健。錫強不使為惡也。非直己守道。不能濟時。非屏欲斥諂。不能任賢。非道德齊禮。不能化暴。三者皆大正也。故利貞。或有相承講者。止健之功。非剛上而尚賢者。不能。君臣道合。相與有為。方健化天下之強暴。看來宜以畜德言方切。利貞。剛上之剛。即剛健之剛。止健之健。即剛健之健。上文剛健。實輝光止。渾成說個所畜之大。此欲發利貞之意。又就此剛健而發之也。

上經會通 卷四 四十二

不家食二節。俱承大畜利貞。未惟大畜利貞。則賢德在我。故能應養賢之典。天理融貫。故能具應變之才。○吳因之曰。天者時而已。矣。蠱。蓄深。積累。厚。義理爛熟。百九施為。注厝。圓活。通變。隨時轉。移。動。與天俱。故利涉大川。蓋變故。攪于前。患難。臨于後。這時轉。眼風波。倏忽變化。若令泥執之士。拘按古方。而欲以濟非常之變。非徒無益。祇增事耳。此應天時行。斯可利涉。而必大畜利貞也。吳臨川曰。涉險非乾健不能。五應乾。故利涉。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至大。而在山中。大畜之象也。君子欲大畜其德。恒從古人言。行中求之。蓋古人由盛德出。為言行。則言皆德之華也。行皆德之

畜即剛健
言德即止

心實也。於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鳥得古人之言行。即得古人之心。得古人之心之理。即得吾心之理。畜斯大矣。天在山中。以氣言。天積氣也。空虛中无往非氣。則无往非天。山之虛。虛皆氣。則皆天也。多識以下。作一氣講。不必如時說多識。前言往行。非誇多也。乃所以畜德也。云云。山之体小而能韜天道。人之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博文乃所以約禮。多識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問學乃所以尊德性。程敬承曰。德在內。豈待多識。後大君子。則健實。內已充。裕多識。前言往行。即聞見。即德性。所以大其畜也。識者識之心也。畜聚也。止也。多識者聚而止之。以心為宅。故畜大也。德何以曰日新也。前

上經會通 卷四 四十三

言往行。皆吾故。物自我畜之。則新矣。將氏曰。非剛健。為實。則多識者。不免徒博之病矣。六爻合旨。陸庸成曰。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內卦是受畜者。以自止為義。初。惕。災。而見幾。二。得中而獨善。雖以三之畜極而通也。猶必以艱貞為戒。外卦是為畜者。以止之為義。四。禁。愚于未形。五。清源而自化。然後上之不畜而通也。始見道之大行。而喜慶又不足言矣。何之為言。警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警喜曰。何天之衢。亨至此也。馮氏曰。乾進也。曰利已。曰說。輟。曰艱貞。能止。止為進。艮靜也。曰括。朱曰。續永。曰亨。衢。能以靜制動。外和不偏。所謂日新其德也。

潘雪松曰：畜以止為義，以養為義。止則得所養也，止之欲有以行也。養之欲有以用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輟，止也。閉與衛用也。利有欲往行也。三為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俱達，止而後行。必通養而後用，必濟是之謂大正，是之謂日新。可用養賢之典，成濟川之功。

右四五之義

○ 潘氏曰：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為日新富有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聖人以為未也。初九厲也，慮其災也。二說輟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通，我車既閑矣。我馬既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無不利矣。然天下之人，剛柔異性，熾惡異習，於是有觸若牛，而突若豕，而悍然難馴。上經會通 卷四 四十四

者，豈形驅勢格之哉？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視之，吾身室欲於未萌，則其克治也。豈止惡於既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學，順之而自消，強制之功，逼之而愈熾。而況於治人哉？是故重牛之犢，必防其漸，積豕之豕，必相其机。夫亦以鈎距之屏迹，不若候時之潛消，棄灰之畏威，不如保釐之胥化耳。要之初以牯而厲，二以續而脫，四以牯人者自牯，五以續人者自續，是相拂而未始不相成者也。惟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為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為天衢，何怪其措足之差哉。

初九有厲利已

初九為六四所畜，是君子而為當權者權抑也。往則受制，有厲矣。利在已而不進也。

○ 初九為六四所畜，是君子而為當權者權抑也。往則受制，有厲矣。利在已而不進也。

初九乾體，志於上進，惡恃其剛銳而往，以受畜。故以止之。卜子夏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上進，則厲。蔡子木曰：大畜明體，適用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於用，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義以明之。取象艮山在前，乾雖剛健，必不能通，故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有厲而能利已，則小人肆災之日，自不犯其災矣。

不犯者，初自不犯也。行止皆存乎初，重初也。按程朱解，初二則以四五之畜之者為小人，解四五則以初二之為所畜為小人。蘇子瞻則六爻皆作君子解，與卦旨合。附後。

蘇子瞻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初九欲進之心無已也。至於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

九二與說輟。

二亦為五所畜，剛而得中，故時止而止。若與之自說其輟，而不進，明哲保身二得之矣。

朱漢上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柔能畜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宿憤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曲。

之命故曰大畜時也。與行以輟止則脫之輟輿輻不同。小畜所說者父住之計也。大畜所說者暫止而可以旋起也。小畜之所說在大畜之所說在已。取象二與初三同為乾休有輿象二在中。有輟象剛中能止有自脫其腹而不行象輿而脫輟脫其車下之縛而其中如故不失為輿也。故无尤。

象曰輿說輟中无尤也。

二如輿說輟者由有中德故不躁而能相時何尤之有。或以中无尤說。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與衛利有攸往。

三與上當畜極而通之時同德相與故三隨上而進此德協力。

上經會通 卷四

四十六

此說艱貞是方守其是艱貞

以馳驟乎王事有良馬逐之象然過剛銳進恐如初之有厲不如二之无尤也。必艱難守正致慎重之道。日閑與衛修進用之資則其出不苟其進有具自然動有成績而利有攸往也。良馬指三逐者三逐上而進也。上為天體故馬可逐然馬不憂其不良憂其輕車易道以致泛軼也。故有利艱貞之戒謂不可以易心處而苟且以赴功名也。日閑與衛正是艱貞與象所以載器足以任重衛象所以防才足以應變。如是而利有攸往難之。須知乾為良馬三逐上以進而下二陽亦俱逐而進不獨三也。欲承曰日閑與衛只是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與艱貞一。套事不可以閑習為上進之具也。舊說艱貞與衛以節與才。

並對亦可。

雲峰曰初利己戒其進也。二脫輟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猶戒之艱貞閑習慎其可進而銳於進也。二之輿脫輟而不進三閑與衛而不輕進則初之利己者三可利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利上合志也。

利有攸往者以三之志與上合耳。蓋三與上皆陽也其德同其登進之志亦同故勢不相畜淨遂進而利往也。

潘氏曰大畜之權在上故曰能止健而自止此三所以合上之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上經會通 卷四

四十七

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難勝不免煩刑戮矣。四與初應畜初者也。能止惡於未形若童牛未角而加之以牯則上不勞禁制下不傷刑誅大善而吉之道也。

此大臣佐君畜惡者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用力甚易故大善而吉。牛之觸在角童則未角其天全矣。此時牯之使不至抵觸所以消融血氣而畜之易也。是民未有欲心而教之讓未育爭心而立之防也。張而若曰禮者防于未禁之前刑者禁於已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有止健之心者能潛消天下之惡而得元吉此心下為一快。

子

六五積象之牙吉

五居君位。當止天下之惡者。夫以億兆之衆。其邪欲之心。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性。揖事有執。會聖人操得其要。拔本塞源。則道之斯行。止之則戢。其用如積象之勢。牙雖存不為害也。不勞而治。何吉如之。

象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若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以此畜天下之惡。得畜之要道矣。

薛氏曰。畜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情而已。積去其勢。則

上經會通 卷四

四十八

牙不噬。順逐其情。則健不爭。故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彌其源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能化暴而得吉。則天下受其福矣。不有慶乎。

虛齋曰。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止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曰有喜。五不如四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廣者。位不同也。四五二爻有主陰自畜之說者。而蘇氏以陶鑄人才言。蘇子瞻曰。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童者也。而遂括之。故至於九二。

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括之。其漸可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括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

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畜極而通。夙側盡平。天下大順。大化。何其如天之衢也。禮樂刑政。沛然四達矣。亨。

主治化說。根四五兩爻來。曰何喜之也。天衢。天路也。四通八達。无所障礙。天衢即是京。有照三爻良馬逐。主君子行道說。仕路无所阻塞。象所謂不家食利涉川。三所謂利攸往皆本此。又有主畜德說。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極而通。用力之久。一旦豁然。

上經會通 卷四

四十九

貫通也。斯為大畜。又有主廣開賢路說。四五俱以陶鑄人才言。括之積之。皆有畜止而不輕用之意。至於上九畜極。無所事畜矣。恣其進而大用之。使展其驥足也。蓋四五之畜之者。抑其銳而徐用之也。成就人才之術也。上九之畜之者。君子之才德已成。與衛已閑。虞于四之逸也。廣開賢路之道也。取象民為徑路在上。大衢之象。道字行字。正與衢字相應。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治化四達而如天衢。豈獨四五之吉慶哉。王道大行於宇宙也。取象艮陽在七。天道也。畜而進。天則用夷。乘乎六虛。入于无礙之門。故曰大行。畜之大故。行之大也。

吳因之曰乾是德操剛健若非畜得絕好他豈肯為我制故上三爻俱言善畜之道惟善畜所以天下都被他制縛也

順 震上 大過 巽下

陸庸成曰震艮為順取一陽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陰皆虛故有順之象巽兌為大過取一陰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陽皆實故有大過之義順飲食之道也人之所資以養也大過宮室之象也人之所倚以安也故順與大過之時皆嘆其大

順 震上 大過 巽下

順貞吉觀順自求口實

卦体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皆順之象故為順者養也養之道

上經會通 卷四

五十

惟正則吉故觀其養德者皆聖賢之道而不雜於他岐乃為養之正也然欲觀其養德者何如必觀其養身者口實一出於自求不為飢渴所累乃為養德之正也斯為貞吉也

順中有物曰噬嗑而順中之虛原未有物故以貞吉示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也曰觀乃獨知自証不假外求意養正工夫全在此處着力大抵天理當然之極畧差一毫不得稍差一針頭便不是正所以要觀自求口實是觀順裏面事蓋人情易移於口體一有不正連所養亦為累矣故剔出以示人口實如飲食嗜好富貴爵祿身上受用者皆是舊說以養德養身平對自求即自觀也姚氏曰觀順果能集義以

養氣寡慾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無崇正學而不流於術數則養德正矣不然異端曲學皆不正也自求口實果窮不屑於蹻蹻達不愧於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心不以聲色臭味汨性則養身正矣不然急口腹而輕道義即不正也正則吉不正則凶安得不考但經文原未嘗對必從事說謂觀順於自求口實觀之觀順即所為者其善不善也自求口實即所為於己取之而已也謂順之道在自求耳

按順以靜為本惟自求則靜而知止所以得正而吉而一外假而妄求則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專為口體之奉失其正也故六爻之義自養者吉求於人者凶初二三動俸毋論已雖四五亦未免

上經會通 卷四

五十一

順且拂也資人故也獨上九之養取足於已所謂以止為養者自養以養人養之正也信乎觀順之在自求也

觀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順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順之時大矣哉

所謂順貞吉者蓋惟養正則道義不虧身心有補故吉也觀順者觀其所養必得正而後吉也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出于正而後所養乃得正而吉也試觀養萬物者天地也而有不正乎養萬民者聖人也養賢以及之而有不正乎則人之自養必如天地養物聖人養民各當其可然後得正得正然後得吉順之時不其大哉

首節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言。則字甚圓。謂養而正。則吉。不正。則不吉。然觀其正。在觀其所養者何如。觀其所養。在觀其自養者何如。二句正是解養正則吉。宜一串說。養德養身。絕非兩件。除了養身。別無養德。故聖人不教人觀其養心。而教人自求口實。朕希道曰。人之所以忘其大休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占其自養矣。自字甚重。順之道。養已以及人者。正也。舍已而及人者。妄也。洪覺山曰。何以為觀也。艮一陽在上止而明。故可觀也。何以為實也。震一陽在下為動為實。動而後實之正。與不正分焉。故觀之者。觀之於其動也。是故君子之體順也。必虛中靜止。無一毫忻

上經會通 卷四

五十二

養之累。則外物不入。而後內之所自養者可觀矣。
二節天地養萬物。是養之有生之後。日夜所息。而雷雨潤。雷動風散。元氣渾。推出來便是无待及也。聖人不能自以其所養。天下而養賢以及之。有所及。卒歸於无不及矣。養之及民。與天地養萬物者。同以故。於時為大上言。養之正。此極言養之大。允道理未有正而不大者。楊氏曰。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譌戾。而物不遂其生。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故惟正然後吉。順之時豈不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順君子以慎言。語即飲食。
山下有雷。震動發生。萬物皆養矣。順之象也。君子以人之所養。

固非一端。而亂階於言。設禮始諸飲食。非養德養身之切務乎。故慎言語以養德。即飲食以養身。所謂養正之吉也。

言語從順動而出。不慎則妄出。以招禍。飲食從順動而入。不節則妄入。而致病。皆取止其動為義。有不分養德養身者。洪覺山曰。養自其身始也。身之易動而為德病者。莫如言語飲食。慎之即之法。山之象也。吳氏曰。已得其養。然後可以及人。未有不先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楊誠齋曰。慎言非難。當其可則諫。死不美。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羨林肉。

六爻合直。趙汝楫曰。順中有物。貴于動而後合。今順本虛而下猶動。故動之。休。止之。休。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

上經會通 卷四

五十三

乎凶以動極也。四震乎正。五居正。上厲故皆吉。
經繹曰。順下體震動於款而多凶。其上休止於道而多吉。情之性也。又下休止。自養。專所養於身而凶。上體主養人。公而養於人而功。性之命也。惟陽為能養物。陰則飲之。故卦主二陽。爻為養。六爻皆主養身說。无養德意。但養身正則養德在其中。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本飽乎仁義。而不顧膏粱者。如龜以靈氣自養也。乃應四而觀望。位舍素持之清操。羨非義之膏粱。猶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則敗名喪節。何凶如之。
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詞也。又為

養。順以動而為養。李樂菴曰：爾一點靈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去理會。只來看我利達富貴，便奔趨求媚。如此則我之順矣，正如劉禹錫輩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寵斥也。舍爾觀我與自求，以爾正相反，震陽在下而動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陽動不足自貴，乃觀我朵頤。慕人爵而棄天爵，祇取清議，亦不足貴也。

其體山曰：九以陽實明智之德，自養于人，无待於外，如龜之咽息，以氣靜極而靈，可謂貴矣。今乃朵頤於四，以陰虛无實而又无所得，為徒自動，顛垂涎，朵頤而爾矣。故觀者設為四之詞，曰：舍爾

上經會通 卷四

五十四

云：其亦不自知所貴哉，蓋啓之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順征凶。

惟陽剛足以自養，二陰柔待養於人者。求養于初，是大丈夫不能自食，而其心泰養於卑賤，既顛倒而違常理矣。至求養于上，則以士君子不能自養，而奔走趨附于權勢，寧不見拒而得凶乎。

初九：雖欲養人，均非二之正應。二居動體，不能自止，下為初九所動。為上九所動，是无資身之策，才德不足動人，人不求我而我求人人，無平昔之惟相知之素，无論在上在下，均不可也。求之下，則自貶差之類而已，不遇失正理之常，至越五求上，必且斥逐而

取凶矣。然則顛頤不足病，在於丘順也。遊犬人以成名者，母為乞憐之態也。

按二之顛頤，何以異于四之顛頤？二之丘順，何以異于五之從上？但四五賴其養以養人，二賴其養以自養，人心自養吉凶分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之求初，固不得矣。往求于上，復得凶者，何也？以非正應而行，失其類也。情分不投，誰其與之？適取凶耳。

時說：無言初上，看來單言上，更佳。人各有類，行无失其類，則相應。相求感之易，動即代之養，而不言恩，受其養而不言惠，二行失類，非應而求養，故妄動而取凶也。行字最重，惟行故失類，使堅自

上經會通 卷四

五十五

守之節，何失之有？行字對守字，看允養道以安靜為无失。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三以陰不中正，而履動極，其所為顛，无非從欲，敗度恣情，滅性于養之道，拂矣。雖其所養為天理人情之正，能无凶乎？其凶何如？吾知終身沉溺，名節俱喪而已，何所利哉。

二是處貧賤而不知守，三是處富貴而不知節，養正宜靜，並動於欲，揣養正之義，視拂經尤甚。故曰貞凶，見得飲食男女之常，不慎即為戕生伐命之斧，可畏也夫。

吳因之曰：自養之道，全須自立主意，自存識見，自勵操持，再靠別人不得。再放倒不得，故二三四五凶禍至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十年勿用蓋其於養之道所謂自求口實節飲食者大悖也道宜靜而妄動故至此耳

悖即拂順大悖由動極來如以藥石養生以梁肉伐病以紫款殺身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心皆大悖之類也

六四顯順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初九陽剛德足養人所以大臣任養天下之責而與初應惟其養是賴故以上求下似顯于順而為民養賢則雖顯而吉第患下不舉而求不繼耳誠能信任不二如虎之下視專一不他始終如一如虎之求食相繼不已則賢者效用而於相道无負何

上經會通

卷四

五十六

咎之有

惟陽剛能養人四五俱陰柔故皆賴賢以養天下自養於內莫如龜求養於外莫如虎下視也虎之威在目故視眈眈曰逐則虎視下而求食之心也四以賢者目初故其視專在初而不泛用其養以及二三如所稱吐哺握髮云者所以得吉而无咎也泰義云下賴上之養則不可求上賴下之養則不可不求

象曰顯順之吉上施光也

顯順而吉者惟能任賢則賢人之養即吾之養上之德施于是光大于天下矣

則為相者不必耻其恩出自下也養在于初功在於上六指五人臣無施臣之施即君之施故施歸之上艮有輝光象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居君位以養天下者也才質不足必賴上九為養拂於常矣然用賢養民君之正也安守此貞則天下蒙澤吉矣若不度德而自用以濟則謀猷不足養道何賴焉不可涉大川也

拂經猶顯順也居貞猶下之專求之繼也居貞二句是一正一反見當任賢養民意取象六五艮係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休

上經會通

卷四

五十七

則反是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之吉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爻言居貞未言所以貞也象言此心樂從无後友是居貞

張中溪曰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求上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靜而從上也

上九由順厲吉利涉大川

陽剛在上六五賴其養以養天下由順象也此其任大責重必厲以處之則克勝而吉矣然不以此時大奮經略弘濟天下能稱厥任矣利在匡濟時艱以涉大川也

大過卦
大過卦
大過卦

順以止為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卦而後止。則群陰之消而順者。由于上也。上居亢極。群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厲。乃可得吉。利涉大川。不亦宜乎。涉川艱險。非危厲不足以濟。此取厲吉處也。五曰不可涉。大川則涉。以者在此。終。

馮文所曰。一曰不可涉大川。一曰利涉大川。者君不可喜。成臣不可避。事也。君喜功而天下不得養。臣避事而天下失所養。皆順之道也。

陸庸成曰。卦惟陽德能養。而爻初上二陽。乃初則養一已而不足。其靈舍也。上則養天下而有餘。其屬勝也。文明之天。本自足貴。競

上經會通 卷四 五十八

業之字。利賴无窮。士當自養。宜寶。爾。其當。其養。人。无。忘。爾。屬。兩。得。之。矣。

象曰。由順厲吉。大有慶也。

由順而以厲獲吉。則天下皆被澤矣。大有福慶也。

古大臣道濟天下。皆由憂動惕厲。中來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

碩庸者。屬也。屬則慶在天下矣。

是固之曰。四五之養。不免取資于人。獨上九取足于己。惟以其才

識之。自裕者。昭四海蒼生之慶。豈非養道之最優者歟。

大過 ䷛ 巽下 大過揀撓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是際非常之時。而有非常之事。故為大過。夫大過之時。非剛不濟。苟以存弱當之。適以敗事。象揀撓也。惟以剛濟之。而又善用其剛。則可往濟時事。撥亂定傾而得亨也。

大過有單以時言者。謂非常之時。內有二意。時極盛。勢極重。已非尋常光景。且時極盛。則必衰。勢極重。則必反。又時之不常也。有卑

以事言者。謂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非常事也。看來無時事

言亦可。宜以剛為主。以剛濟過者。還以剛濟。揀撓者。非剛也。亨

利者。善用其剛也。

或曰。攸往句。承揀撓說來。正見勢重時危。田地。君子。兵。宜。急。往。以

救揀撓之敗。不可坐視其壞。而莫之計也。不是兩意。看來揀撓

上經會通 卷四 五十九

是委弱者坐視不救也。故惟利往以扶乃亨。

象曰。合吉。大過之時。无才者不能濟。恃才者弊。于一逞。亦不

能濟。故全象以剛為主。而以中巽悅。善用其剛。是過而不過。大過

人之才也。故可處大過之時。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揀撓本末弱也。無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

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卦名大過者。四陽居中過盛。而大者過是。事處其極。不可以尋

常揀撓者。此非無才之才。能濟。而此卦上下皆陰。為本末俱弱。

是既不能振作於始。又不能奮發于終。揀撓无挽矣。夫揀撓

者。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過而不過。乃克有濟。今卦体

問能避世不可如時說獨立易至於懼云
章氏曰常人元陽不充故无定見无定守君子澤身陽氣充實何
懼何問

六爻合直 丘氏曰大過陽過乎陰濟過之道貴其中而已六爻
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
故一凶一可醜至初上二柔亦以不過者為美然初陰伏於四陽
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无咎上陰躡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
涉滅頂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
剛也

馮文所曰木抵陰宜慎而不宜過故藉茅則吉滅頂則凶陽宜濟

上經會通 卷四 六十二

而不宜過故二四則利三五則不利然則易所謂大過者乃无取
於過也

溫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
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或曰初六慎之過者也上六勇之過者也然不失為仁義之事也
故皆无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以陰柔能慎之資巽下順密之應以處過時謀必萬全舉
無輕發慎之又慎藉用白茅之象也何有棟桷之咎哉

六爻皆有保時過之任者以人臣濟過言有小于天下之心者斯

有大於天下之事藉用白茅戒慎恐懼之過也或問卦取過而不
過之義而此言過於畏慎何也曰過于畏慎乃其所為不過若縱
事則過矣取象初柔在下承上陽剛有藉象茅柔物巽為白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以陰柔居巽下所以慎之又慎而象藉用白茅也
雪松曰柔在下也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為藉善陰之詞也二
比初故无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三重剛非初所能輔而又應上
六之柔故有棟桷之凶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陽始過而得柔以濟之二之謀淺而初之謀深二之慮近

上經會通 卷四 六十三

而初之慮遠高明柔克事功可圖象楊枯矣而生稊其發育有
機夫老矣而得女妻其生育有望天下事尚可為也所以救過
笑何不利哉

此所謂剛過而中利有能生者楊曰枯夫曰老象陽之過也若不
免其氣害事矣生稊得女妻象比於陰也則能補偏以制過者過
而不過生道也何不利哉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

九象於妻初柔在下象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女妻者言二陽過之始而得初陰以相與也以柔濟剛何
事不成哉

林次崖曰陽過之始則未太過也初陰未太柔也以此相濟故无不利。

九三棟撓凶

救過之道惟剛中為善九三以剛居剛華事體拂人心即欲少有建武且弗克濟况太過之時烏能勝其任乎棟撓之象也凶何如哉

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但卦言棟撓太柔則廢之言棟撓太剛則折

李西溪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撓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

上經會通 卷四

六十四

上卦之下而曰棟陰吉言下實而不撓也此二爻當上下分看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撓之凶由其剛復自用雖有忠益拒而不入不可以有輔也

不可二字宜玩非人不能輔三過剛自用不可輔也大厦將顛非

一本能支時事將危非一人能濟過剛无輔誰與共救天下之過

乎或曰輔三者上柔不能輔而三又自用寧免棟撓哉

虞翻曰人過棟撓由本末弱然實以本為重四應乎初救其本也

救其本于未過之初故棟陰而不撓乎下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

其末于已過之後故棟撓而不可輔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于其

本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是大臣剛柔參和克負國事者棟隆象也可濟過而吉矣然四之所以吉正為剛柔之得中也若更有取于初而有他焉則過于柔而理者亂振者危祇取吝耳

隆起也取不撓下之義經緯曰剛柔之用難其中損過就中過

損非中棟隆乎可矣矯剛過而柔无乃過乎故有它吝也張

而若曰太過之時人皆知有不可過之說資初柔以自輔此說最

易惑人不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棟隆之吉者以剛柔相濟不至太剛則折而撓乎下也

上經會通 卷四

六十五

不撓乎下只解隆字意敬承曰又言有它吝以下應初六也象

原棟隆之吉亦以其下應初六也下有白茅之藉故不撓也不撓

則隆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剛過至五過極矣而所比者上陰以強復之君過委靡之臣鮮

克濟矣故象枯楊生華无益於枯也老婦士夫給不能育也委

靡情事之徒雖或可免而欲以解匡時之令主難矣又何譽

唐荅菴曰二近初也五近上末也上以柔居柔志雖說陽而力

不足以振之五與之比故其辭遂與二反枯楊生華士夫而得老

婦槁之皆无生机矣五與上比非若三之不可輔以取凶雖不久

可醜非其咎也然无補於救過又何譽乎蓋本有生机不過一時之華一時之合終于无益其弱終弱矣此又上下本末強弱之分也无咎非與之重无譽過取象二陽在下近本有梯象五陽在上近末有華象且以過二與初枯楊之梯至是畢達而華巽長女老婦象五陽得位居中士夫象四陽同為木棟木之強也三四居中故為木之強楊木之弱也二五近本末故為木之弱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梯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君任事而不能濟亦若是矣老婦而得士夫公異乎過以相與者矣不亦可醜乎君任匪人而无益於事亦若是矣

上經會通

卷四

六十六

枯楊至五而復生華則陽氣盡發逮其死也雖其起於九二之未甚過者亦與諸陽俱至此而盡矣故為老婦得士夫之象蘓子瞻曰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不能久矣梯者顛而復藤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達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乘之不能正祇以速禍故言老婦士夫以醜之

程敬承曰生育陽道也得女妻者老夫為主所得在陽故有生殖

焉得士夫者老婦為主所得在陰失其道矣五以剛居剛過而步

悅陰反得而乘之故稱老婦得士夫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大過之極非大過之才不能濟也上六以柔弱當之竭力以濟

不避生死至於不能成事而徒死事猶勇於涉水而滅頂焉雖於事凶矣而于義何咎乎

楊氏曰水溢而過于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滅其項任事而過用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吳因之曰徒死而无益聖人所不與也但死于國家則一死足以明節故既曰凶又曰无咎蓋忠義感激之懷雖過而不嫌于過周公係此一爻蓋深以維過之責望天下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君子幸而成事當識其功不幸而死事當識其心過涉之凶事雖不濟心可无尤就可得而咎乎

上經會通

卷四

六十七

見危授命而功不濟或有從而譏其非者故聖人曰无咎又曰不可咎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愿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程敬承曰初上二爻柔所謂本末弱也然初居巽下臨事而畏慎不敗君子不以柔少之上居說極臨難而其死如歸君子亦不以柔少之則巽說之道尚矣

習坎三三坎下離三三離上

程傳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陰之象在下動之象凡陰在上者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

章氏曰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所以坎離

六十八

亨行

陸康成曰坎曰習坎險不克則平險之勢分而趨避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需可以不陷蹇可以能止非真險也習坎則遠近

水曰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

六十元

坎者險也上下皆坎則身當多難之衝險而又險也故名習坎

雄心亨者以二五剛中則堅強而能寧耐中則善調而無
躁競之心亨而行有尚貴以此剛中而往自能從容觀變持危

定傾有餘功矣。然是陰也。以其害不可有。以其防害不可无。

水以行險
以人之心
以人之心

觀險於天高不可升是也。有无形之險矣。觀險于地山川丘陵是也。有有形之險矣。在王公法天險之无形。設為紀綱法度。法地險之有形。設為城池甲兵。則內安外寧。國是用安。險固通三才矣。其時用豈不大哉。

肯節險者水之所行。非指水為險也。二節純以水言。而人之有孚在言外。鄭孩如曰。夫水性平也。行險若不平。而其平之性終不失也。此有孚之象。君子雖在險難。猶死之中忠孝節義操之愈勵。亦猶是也。丘氏曰。坎水流也。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行而後流。則澤水也。陸氏曰。善行險者莫如水。故徵水德之靈長。必於行險觀之。水之信惟內。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一

明外暗。故得全其信。君子以其外暗者。蒙頭難而不避。以其內明者。抱剛中而亨。

三節或有重剛字者。剛中是中心之剛。即中實有孚也。王註。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中。心亨者也。坎以能行為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傳曰。以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唐氏曰。水之所以能險。惟其陷也。陷則不能流行。不能流行。則或盈或止。不能常通。必有失信之時。故君子所以為出坎計。惟其彼之坎皆成流通而已。剛而得中。彼其心自有不與身俱困者。其來應之機與能通之妙全在于此。安得亨。以心亨而行。終有功也。往則流通矣。蓋二五兩剛。雖為正。

應有可通之道。然非往亦不通。非通亦不能。有功也。敬承曰。君子不惡險而惡其自入于險。苟不入于險。其如何。心孚而亨。所謂入險不自險者也。不自險之心。定而安。即能動而出矣。豈不往有功乎。而非剛中能然乎。

末節陸氏曰。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通簡而險自難。喻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為長。久險之所以為大也。險有時有用。非用之常。用之時也。象曰。水流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流洊至。往過來續。習坎之象也。君子以脩己治人。非重習不可。故德行之則。欲其常。學不厭也。使理熟于身心。教事則欲其習。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一

論不倦也。使民熟於聞見。亦洊至之意也。

溫公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勞來匡直。振德習教事也。子瞻曰。常其德。行故過。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六爻合旨。洪覺山曰。六爻相值。俱无應。揆其吉凶。惟以才德為本。以能漸出為尚。以陰陽相比為義。顏卿曰。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特換兩值。亦是事端兩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未然。又有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故雖如九二之剛中。僅亦小得。

象曰：坎以一陽陷于二陰，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為陷之太甚，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于坎窞，上言置于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元功，四則得位，承陽而元咎也。然漢曰：履順易，履逆難，艱難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無可出之險哉？特患無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于上，四以誠心而輔于下，此君臣相與以濟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終于入坎窞，抑于險，枕束于叢棘，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值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得，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論也。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二

論也。故惟其性之定也，視利害順逆之交，若風雨雷霆之變，即坎窞皆坦途也。險枕皆順境也。微經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孚心亨也。不然，險不在時而在心，亦可慨夫。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在重險之下，勢難濟矣。使以剛者居之，或能奮出。今六陰柔，不惟不能出險，蓋自陷于險矣。故為已在習坎，又入坎中之窞，為終于得而而已矣。

六爻除九五居餘皆指人臣辭。國家之難說亦可，俱以有孚心亨作主。象言習坎而又係于初者，以其在重險之下也。坎中小穴旁入者為窞，入于坎窞，險中之險也。蓋才不能濟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有孚心亨，履險之道，惟陽剛能有孚心亨，而初六陰柔失其道矣。故習坎入窞而凶也。

失道凶，見不可盡，諒於時位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處重險之中，身當國步之多艱也。坎有險矣，而剛中善處，所謂有孚心亨者，雖未能弘濟時艱，廓清皇路，猶可維持萬民，不至如初之入于坎窞也。可求小得。

此九孔明似之，蓋君子處險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三

二豈才德不足哉？何僅求小得也？以當險時，未出乎險之中，故不能大有為也。

此見二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也。按九二剛中正，象所謂往有功者，乃僅小得，雖時未出險中，亦以上不過大有為之君，以為正應故所濟者小耳。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陰不中，兵備重險之間，才德既劣，時勢更艱，故來往皆坎，其位也坎，前既遇險，其來也坎，後又枕險，故見其入于坎窞，而不見其出矣。安用濟乎。

項平菴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居

陽下卦之上，來之坎，坎豈不有恙出險而戒之以勿用者，蓋惜其
資陰柔不足以往也，欲進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不利，而
不得安，欲退而下則入于坎中之陷，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
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无功，雖勞其心，必多於圖
終无出險之效也。終字可見坎之為勞矣。一說：趙汝楨曰：六
三才柔位剛，在上下卦之際，或來或往以求出險，可謂不違寧
居矣。柔身居剛位之際，徒費心力，无所用之，故曰終无功也。皆不
中失道而致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之坎，即命世之才，猶難，况凡庸而當禍亂之衝乎，終无出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四

險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四、五有君臣之義，而在險時，則柔相濟，是君臣同心濟險也。六
四何以自效哉？不必于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從君之所
明者，進納以結之，為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之象，則上下同
心，終必轉險為夷，而无咎矣。

六三不義，及程傳：非君臣之說，只是人臣當天下險難之時，
其心之道當如此耳。樽酒二用，一事意，不必分講。樽酒一樽之酒，
六三之貪，蓋也。缶，瓦器，簋，誠朴之象，納約謂進結于君之
心，而明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通之，乃能

也。朱子曰：牖，非所由之正，非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有不
不自牖者，以難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象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也。

樽酒簋二用，以五與四在險之時，則柔相濟也。臣固思艱而切上
交，君亦憂時而篤下應，故相通之情起于薄飯之小也。

剛際柔，邊大抵人情共安樂，則猜疑之隙易生，共患難，則倚庇
之情自切也。

五、坎不盈，既平无咎。

九五雖在坎中，然陽剛中正，其才可濟，以居尊位，其勢可為時
主將出，其相入將濟，漸：傾否為太，至于治平，其象猶坎不盈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五

既平也。既平則險可濟，而何咎。

時說尚在坎中，坎不盈也，不盈猶未平也。二句言坎陷之中，雖未
至盈而出，然已漸至於平，而將盈矣。看來不盈，即是平，二句一意。
程敬承曰：水以流而不盈為常，盈則有溢溢之虞，不盈而溢，則
既平。天下之水，行到平處，尚復有險而陷者乎？非通流之極，何以
有，然而止得无咎，何也？時未信於出故也。平，即五剛中正之
象，水以中正為平，則不陷于險矣。二五雖陷險中，畢竟陽剛
能動，不為所陷，故至于既平而无咎也。然二有險而五既平，上下
心勢與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之中德宜大有為者。僅曰坎不盈者。何以其尚。既時艱中。

未餘光大于天下也。非德之病時之難也。

德非有大小。特在險中。未得大有。設施也。知二之得小。則知五。

以未大矣。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无非險塗。所貴。易以知險。處之以平耳。夫規。險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

上六以柔順不報之才。當國家險難之極。終于險而不出者也。

象繫結之以徽纆。因置于叢棘之中。至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六

繫用二句以時言。三歲句。根陰柔以才言。三昧曰微。曰脫。曰纏。皆。索名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經釋曰。夫道若大路。

然平也。失道則陷于險矣。初與上皆失道而陷。詞指所之。皆險之。情狀焉。其懼也夫。

三三離上

離上

離上

離上

離上

離上

不可以貞

克成君德亨矣。然或浮慕特正之名。而意氣少激。非所謂貞也。惟涵養中和。充全其真。順如畜牝牛焉。斯可以保其亨。而吉矣。

主臣道說以正字為主。順乃成其貞也。唐疑菴曰。先利貞而後言。

亨。何也。蓋以附麗為事。而不得正。則附非所附。明非所明矣。何以。能亨。畜養也。養成其順德。所以消其火際之用也。胡雲峰曰。麗。

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于。外。離之明在外。常柔順以養之。于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為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為吉。

看來貞以事言。順以心言。亨者有所通于彼吉者。无所咎于我。舊說利貞。謂未附麗以前。擇君而事畜牝牛。謂既附麗以後。忠順。不。失。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七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者麗之義也。推之人物。莫不各有所麗。觀之日月。則麗天而。明也。觀之百谷草木。則麗土而生也。以至人君位天地之中。為。天下化之。主。豈无所麗哉。吾知君以明而又明之德。不尚苛。察。而麗乎正。則正明所發。不虛維貞。乃能正百官。正萬民。而天。下成維新之化矣。夫君以明作于上。臣可不以中順佐于。下乎。今六二柔麗中正。是其不驕不亢。傲柔謙恭。而能裁之以。中。行之。以正。又不流于卑諂。惟中正也。故亨。惟柔也。是以畜牝。

以明應
日月可以
參

牛吉也

有節麗者附麗也。火无常形。麗物而後形。故離為麗。日月麗乎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兩離相繼。謂明而又明也。常明而得其正。不為奇。察則天下之化可成也。重明主君德言。不可無君臣。正字非指位。只是明得其正。乃字亦不可忽。趙汝楫曰。明者易流于察。易昏于所寄。流于察者非明也。寄于和秘。明之害也。重明即繼明。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于行難。于成難。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若後或廢。其何成之有。

二節。柔麗中正。專指六二說。不可無六五。以六居五為不正。安得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八

以正名也。臣道貴柔。中正。所以善其柔。貞字承中正來。畜牝牛。承柔來。按君猶天也。其明猶日月。麗天也。然君道貴明。而明不可流于苛察。臣猶地也。其柔猶百谷草木之麗土也。然臣道貴柔。而柔不可流于阿諛。故曰。麗乎正曰。麗乎中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上下皆離。明之循環不已。重離之象也。大人法此。以大明在上。无所不照。君明不繼。何以照四方乎。故曰。新其德。緝熙光大。以普照乎四方。而四方萬物。莫不道情直。此即合其明也。

明兩作。今日明明。明日又明。相繼之謂也。非兩個日也。照四方。根繼明。明德繼續而不已。則光明自照于四方。非物而察之。故曰。明

或說或
以作通

六十四卦。獨此稱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明則德于天下者。此。繼明者。湯之曰。新又新之。緝熙。是也。曰。上明而不繼之。以下之明耳。目所及。且救之。况四方之遠乎。六爻合宜。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而後離則出征者。作者過于動。故止之。繼者安于逸。故振之也。臣之炎盛。不能以剛為柔者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為剛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慎于進。四急于進。吉凶之所以異也。嗚呼。聖人於剛柔進退之際。其審如此。此明之極也。陸氏曰。元可柔之時。聖人教之以順。欲有為之。始聖人教之以徐。不自振之中。聖人教之以惕。順可挽。憂徐為繼。明惕可永離矣。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九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履明。休志欲上。麗幾不顧。時勢之何如。所履急遽。急則錯矣。是其咎也。此无他。不知敬慎故耳。誠能敬以處之。需時度勢。何至于錯而咎哉。

履錯。是施為急躁。動履紛錯。非差錯之謂。敬者錯之反。敬之非。今勿進也。但欲慎重。而勿急耳。傳曰。離性炎上。幾于躁動。其履錯也。謂交錯也。雖未進而進。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謂之才。若知其美。而敬慎之。則不至咎矣。程敬承曰。履錯。離始也。交錯未定。猶可因其未定而敬慎。以維其終。終之道也。是以君子貴謹始。然則離終之正。非始之敬慎。敬然。與不然。未有

不歸武者矣。一說不主仕進說謂新進喜事之臣欲舉天下事而振作之不自知其卑方也。

象曰優錯之敬以辟咎也。

後錯固咎矣敬之正以避咎也。

聖人惡敬之二字推讓避事故曰避咎豈是敬之避事。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麗乎中正是人臣麗君將順而濟之以匡救渾厚而濟之以精明臣節之純黃離象也則可佐繼明之主而臻化成大善而吉矣。

二本坤之中爻故稱黃臣麗乎君故稱離而得臣道之中故稱

上經會通 卷四

八十

黃離曰大也明也有火之明而不入于躁即所謂明而得中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所以元吉者以其柔麗乎中而得中道也蓋相道本之心術耳。

中以心言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坎五之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特以得中道許之一說得中就是黃離不分黃離在外得中在心。

九三日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盛衰循環自有定數故人力所當盡者固不可諉而時事元素何者亦不可倖九三前明將盡如日昃之離盛極當衰之時也。

此時若不安常自樂而欲逆天道之天以倖難必之功則不能自處而以大耋為嗟矣祇速其斃而凶也。

取象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至常用之器象日用所行之常道也。自樂只在安常內常理當盡安。處而自適則幹旋變通之計已漸圖之矣。不如是而憂嗟嘆恨思反其常必將行險徼倖以自速其斃者故以歌與嗟示儆焉。八十曰耋自此不反則謂大耋人之老不以生為樂則以死為憂人能自作元命或順受正命則皆樂而不憂也。昔韓信已奪齊王而封淮陰時已盛而衰矣乃不能善處功名而徒鬱鬱不樂宜其卒取禍歟。

上經會通 卷四

八十一

日昃之離盛極將衰喪元日矣豈能久乎。

曰何可久正是緣天以晚人當在未昃以前幹旋耳到此已昃地位止有修身以俟一法。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是當天命初回人心始向之秋乃以刑迫之驟施元漸突如其來如者也則過激生變突必遽夫身矣焚如死如棄如。

凡繼他人有事者須和緩詳密乃克有濟況當更事之始而急之乎宜其焚死棄也。因突而焚則死允則棄矣夫焚而死猶有公論惜之而不棄者必焚而死而棄然後足以盡禍惡之極而

其元所容。按秦政一夷大國，遂掃滅百王之法，項籍一得志而遂殺子嬰，裂天下以封諸侯，獨為伯王，何暴哉！不旋踵而取滅亡也。陸氏曰：火性躁銳，故前明之始，有錯之象；後明之始，有突之象。

仲虎曰：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于此有深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而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而而之上也。水本下，又來而之下，入于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死棄而後已。然坎之三有枕象，三枕下之險而四又下枕三，故三之入也愈深，離之四有突象，四既上焚而迫乎五，三亦上焚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上經會通

卷四

八十二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元所容，即焚死棄也。觀四突如，其來无所容，則初敬以避咎之義益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陰居尊，迫于二陽，是強臣跋扈，威權下移，危之道也。必反身修德，憂懼處之，既出涕沱若，而憂懼形于色，又戚嗟若，而憂懼形于聲，則已德修而權奸自消，位可保矣，吉。

憂懼，非徒憂懼，必有善反之正，在內。昔孝順哀弱，迫于梁冀，使當時以憂廢之，豈至國事大壞哉？

三不當憂而憂，故凶。五憂所當憂，故吉。是三之歌俟命而非樂憂。

五之涕畏命而非失志。鄭康成曰：二五皆以柔體，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迫于二陽，王公之位，幾不保矣，而曰吉，何也？以其憂懼圖維，則危者使安，有以麗乎王公之位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剛居上，履離終，是剛明之極，而能及遠者，王者用此出征，則能奉天伐暴，而有嘉美之功，所誅皆首惡，而威克振也，所擒非醜類，而刑不濫也，仁義並行，王者之師，又何咎？

五為成卦之主，與上同體相比，故五用上以出征，有嘉美之功，剛

上經會通

卷四

八十三

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故无咎。按有嘉全在折首上，兵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嘉，不以獲醜為尚也。吳因之曰：怙從罔治，威得正卒，亦不失畜牝牛之意。取象兵猶火也，夏官掌之，在卦外有出征象，離為甲冑，為兵戈。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用出征，豈得已哉？奸寇亂我邦國，不得出征以正之也。重明麗正，天下之本也。出征正邦，則天下之不正者盡正而盛，化成之功矣。

汪咸池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哀周之世，皆小役大，弱

仗強。或曰。起興師。或輩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之肯深矣。必以正邦而後出征。豈王者之得已也。

上經為陰。經緯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離象之為誠。為明。上經為陽。人受天地之功。于二經為中。象人成位乎其中。貴之矣。乃坎離為中。未大也。離六爻貴二。得之道矣。善反天地之理。坎多險。離多躁。險且躁。于理性。无已遠乎。

上經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為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乾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蓋

上經會通

八春申

八十四

坎離二卦為天地之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為月。離藏地之陰。中含明為日。坎為水而司寒。離為火而司暑。坎為月而司夜。離為日而司昼。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昼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有出於此哉。